議事集成

[illegibl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七〇冊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一　春秋

左氏傳續說十二卷……宋　呂祖謙撰　續金華叢書　一
春秋讞義四卷……宋　戴溪撰　敬鄉樓　八三
春秋經傳辨疑一卷……明　童品撰　金華　一九三
春秋四傳私考一卷……明　徐浦撰　城　二一一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清　俞汝言著　昭代　二六九
春秋稗疏一卷……清　王夫之撰　昭代　二九一
春秋規過考信三卷……清　陳熙晉撰　廣雅　三三一
春秋述義拾遺八卷附問閒劉氏書目考一卷……清　陳熙晉撰　廣雅　四七九
春秋傳禮徵十卷……清　朱大韶撰　適園　五九三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一卷……清　顧棟高著　昭代　七五一

設其廉隅

袁勵準

甲春康宗校

鍒楀垎胡永子

左氏傳續說綱領

學者觀史各有詳略如左傳史記前漢三書皆當精熟細看反覆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自後漢三國志以下諸史只是看大綱始末成敗蓋自司馬氏班氏以後作史者皆無史法

看史記又與看左傳不同左傳字字纖密史記所載却有歲月差互先後不同處不似左傳纖密只是識見高遠眞箇識得三代時規模此學者所當熟看

司馬遷作史記却有變風變雅底意思惜乎却少正風之意

史記世家多書別國事如魯世家却書晉國秦國之類此皆是當時大事筆法最高不可不細看如此條例亦看史者所當知

司馬遷雖不免有些血氣爲學未純然規模終是濶彼他克已爲學消除得血氣雖董仲舒亦不能及

一部左傳都不曾載一件閑事蓋此書是有用底書學者看得左傳熟時以下諸史條例亦不過如此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數句便是看左傳綱領蓋此書正接眞夏商周之末戰國秦漢之初上既見先王遺制之尙在下又見後世變遷之所因此所以最好看看左傳須是識得時節不同處春秋自是春秋時節秦漢自是秦漢時節看史要識得時節不同處看春秋大綱領處則其餘細事皆舉矣如一二百幅公案但是識得要領處方見得破決得定切不可只就小處泥

學者觀史且要熟看事之本末源流未要便生議論

左傳一部三十卷其大綱領只有三節自第一卷至第三卷莊公九年齊桓公初出時是一節此一節霸者未興當時之權亦未嘗專在一國自莊公九年以後直至召陵之盟又是一節凡二十四卷正是五霸迭興之際此一節甚長自召陵以後直至卷末又是一節蓋當時晉楚霸諸侯凡南方之諸侯盡從楚北方之諸侯盡從晉自楚用子常以來以玉與馬之故遂執二國之君故蔡侯以子爲質於晉而請伐楚晉荀寅又以求貨於蔡弗得遂辭蔡而不肯伐楚只緣要些小物事遂壞了霸業晉便失霸諸侯遂無霸自是以來吳與越却以蠻夷主盟諸侯當時吳闔廬正用子胥要霸諸侯故事都不成世界了此是末一節凡三節皆是左傳大綱領

孔子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與祿之去公室與陳恒弑君當作一段看蓋天下大勢浸浸至此亦非一日譬如傷寒傳經至七日病證極矣若初從醫者之說便下藥尙可調理若自此不從醫者之說則其病必入惡症不可復救當夫子請討陳恒之時亦是一箇時節當時備君若從其說亦可轉而爲夏商周之盛惟其不從終所以變而爲戰國不可整頓

孟子論五霸一段正是說春秋一節當子細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天子五載一巡狩舜與周官皆同此制當時巡狩非只是巡一方乃是徧四方巡之古之人君兵衛之出亦少所以易雖是一歲之中亦遍得徧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如舜典所謂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偶因所見以興之非徧天下而興之也故天子所至謂寺此略以匱乏救困補不足之事是春省耕之甚者諸侯亦自有罰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此日是三事養老只是養老一事不必問其他如國老庶老皆是老尊賢只是尊賢不必問其他未論到才上俊傑是在位有才能者方養老時其間固是多才只是尊賢不論其才之如何此是大讓論須是經歷久遠方見得破決得定切不可只就小處泥

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諸侯只是方伯連率如湯伐葛之類謂之伐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如晉侯以征之是也左傳載葵丘之會隱其五命而止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以孟子五命之事觀之見得左氏愛仲之深而於桓公之過皆隱而不書如內政之頒皆是桓雖爲霸主而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所有犯故左氏特隱之所以使後世不知桓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親孟子左氏之言其意豈不盡見孟子之言出於無心故無所隱左氏之言拘

於有愛故欲隱其過然左氏在春秋亦可謂之賢大夫若子產叔向皆其徒也諸侯東牲載書而不歃血是諸侯之性東是偏而不用此見齊桓威信兼著此只是仍舊舉盟時禮數故牲皆不殺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此皆是桓公命諸侯之辭即是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當時有管仲在所以曉得此誅不孝是楚世子商臣弒君之類是也易樹子是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之類是也無以妾爲妻即桓公如夫人者六人衛姬鄭姬之類是也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賢是成德者所以尊之才是育而未成者須要保護之如唐元稹本自可取因言宦官遂見退黜被貶之後平日廉耻遂喪彰有德是土地鬬田野治養老尊賢庶人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敬老只諸侯自敬其國之老者慈幼亦只欲諸侯撫其國之幼者賓旅是國之大事如國語所載周之秩官有曰郷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理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饩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虞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上三句總是一事士是入仕爲官者世官見得當時大夫已世襲多了桓公已自無整頓處所以只說士且舉小者言之士既世官其位必有虛曠桓公又恐復用他子弟以權攝又戒諸侯曰官事無攝士既無世官其子弟又無攝則其爲士者必取其賢才而用之取士必得又須是衆得賢者方可蓋桓公與他改了條貫所以如此戒他毋專殺大夫如晉惠公殺慶鄭及殺里克之類是也五命曰無曲防正如戰國策所載西周欲爲稻東周不下水戒他不得曲相防遏無遏糴蓋北方多是販米於鄰國無有封而不告如齊封衛晉封曲沃皆是此類凡封國諸侯不當專須當上告於天王然後封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諸侯之所以爲三王之罪人也者皆由其大夫長逢其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論孟論管仲併作一段此亦要看孔子稱管仲但言其功孟子却責以王者之佐夫子見子貢企慕聖學求造其妙一或過之則失其中雖言管仲之功亦是隨材而教子貢孟子見公孫丑性質卑下未明於理或推管仲之功則公孫丑必有歆慕之意而其趨向愈卑則孟子之責管仲亦所以教公孫丑

霸者把也此說是

春秋自子產叔向死後氣象頓衰及到范韓全是戰國人或謂于產叔向不似春秋時人非也子產叔向只是春秋時人可矣如孟子在戰國却是不似當時人也

看得左氏亦是子產叔向一等人其記管晏叔向事皆連當時精神寫出深知精髓若不是此等人品無緣記得如此精神只記孔子事便無意思以此知杜預謂左邱明受經於仲尼其說難信

左氏只有三般病除却此三病便十分好所謂三病者左氏生於春秋時爲習俗所移不明君臣大義視周室如列國如記周鄭交質此一病也又好以人事附會災祥夫禮義動作古人固是於此見人吉凶亦豈專係于此此二病也記管晏之事則盡精神發說聖人便無氣象此三病也

觀隱公一卷其問言王處甚多其中止有二年不書耳到桓文以後漸漸少又其後言王處極少蓋隱公之時王室雖衰而猶未甚衰當時尙知有王到後言王處少便見得當時全不以爲事故王室之衰又不如隱公之時周自東遷之後王室便衰然初遷之始凡事尙可料理至隱公之時經四十餘年而故家遺俗猶有存者如臧哀伯之諫觀魚申繻之對問名皆三代之遺制則其東遷之初又可知惠公平王三年即位在位四十六年則春秋作時平王東遷已四十九年蓋春秋始於平王非始于周之東遷也春秋之始周家法度紀綱猶班班可考尙似可爲若五十年之前便能整頓則文武之迹猶未墜也惜乎平王之不能振刷大凡天下大亂之後

須得大聖賢出來料理方可如桀之亂天下得湯而後治紂之亂天下得文武而後治平王東遷之後無一聖賢出來整頓所以直至於秦

東坡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大未敢貳也此蘇氏之論亦失於考之不精豈岐豐之地自幽王犬戎之禍作文武成康之舊都非復周家所有故平王遂以岐豐之地賜秦襄公使之自取此其勢非可以不遷也而蘇氏亦欲如晉王導不遷都豫章會稽之謀只恐此說與時勢大段不相似

隱公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元年

左氏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一段須便見得隱公當立底意古者諸侯繼室雖以適而不以長然元妃苟無適嗣則庶長當立自先儒皆有是說此理甚明今惠公元妃既無適子則繼室之子雖非適子却是庶長左氏首載孟子卒即載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一句而隱公之當立煥然無復可疑但隱公性質柔巽大義不明却自以先君之故謙遜退避有不敢竟當之意初不知君位原不是兩間界做得底事此却失於不敢自做非不當立也左氏載下面仲子爲魯夫人事則曰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言其有文如此耳實非夫人也桓公亦均之爲庶子耳故事至此則隱公之當立與否益易見矣只此一段正如法吏斷案善敘陳其事而法意自在其

中此左氏具文見意處所以學者要看得詳細

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元

邾是魯附庸之國何謂附庸之國蓋古者封國之餘別有閒地散在諸侯之國故諸侯之有功者則以閒地而增封其國此亦立以爲附庸尋常閒地只散在諸侯之有功者則以閒地而增封其國此亦其地以增爲閒地若諸侯之有功者則以閒地而增封其國此亦如秦漢間置諸侯郡縣相似皆是犬牙相制底意故其閒地天子平時各自命王官掌之如周禮縣師是也縣師之職曰掌邦國都鄙之地所謂都鄙便是諸侯國中閒地論來縣師只當掌都鄙而兼言邦國則是統掌天下可知然而所掌亦是總其目耳觀春秋之初附庸尚有未命於王者見得諸侯之國尚有閒地在邾未命邾本非諸侯至後方得王命周之封建非舉天下皆爲諸侯固有閒地參錯其間所以能維持天下故如邾之類至此方封本亦周自古所建立國家維持天下大綱目不過數事如三綱五常天敘天秩之類聖人作書亦如此如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元年

京不度元年

京不度此猶是周之法制當時人猶熟知之猶以違制爲不可其後人不復言周多言文襲之制矣

時兄弟夫婦之間可見矣故標之於上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

諸侯之間亦周之遺意

鄭公求好於邾元年

諸侯初即位必與與國通好此乃相交際之道魯與邾爲鄰自來相依倚邾小國固依魯得邾亦足以爲重故不得不急求好

鄭伯克段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愛惡兩字便是事之因由大率人所以致骨肉之不睦者多緣此兩字婦人常情每每如此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制地正是鄭國險害去處便是後來虎牢之地天下大形勢如此處亦自有數如今創開之類莊公當時所以不與他時亦是莊公初間好意未必是恐難控制而不與之也故蔡仲當時之諫但引先王都城之制未嘗有一言遽傷其兄弟之情大率骨肉之間外人苟未知得果何如時安敢便有離間底言語看祭仲第二次再說亦不過蔓草猶不可除況之自此詞語展轉益激看得莊公初間亦未便有殺弟之意只緣事勢浸浸來了此所以遂成了克段底事如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此等語亦是狠愎者之常談至說多行不義必自斃與後來不義不暱厚將崩之語其意却不可回矣學者能細看此段亦儘見得人情物理

京不度元年

京不度此猶是周之法制當時人猶熟知之猶以違制爲不可其後人不復言周多言文襲之制矣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元年

自古所建立國家維持天下大綱目不過數事如三綱五常天敘天秩之類聖人作書亦如此如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元年

時兄弟夫婦之間可見矣故標之於上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

諸侯之間亦周之遺意

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此見當時風俗制度皆壞處夫兄弟相戕此是天下之大變蓋君臣父子兄弟是內治制度紀綱是外治內外相維持皆不可欠缺今以兄弟之間相戕相賊如此則當時天下可知

潁考叔對鄭莊公 元年

潁考叔開導莊公欲悔之心固善然莊公既已悔過自當直告以母子如初之理不及黃泉之言至可笑此何足復顧乃教之以僞以順其意何也蓋人各有力量極不可勉強潁考叔非不知正論然至此力量加不去只得如此說如孟子則不然其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其力量大矣凡人之進言多故為委曲遷就之語亦以此耳

公會戎于潛 二年

魯會戎亦是戎狄通中國始見于春秋者

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二年

左氏傳續說卷一

三秦出版

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是三綱底事可見天下之盛衰大抵天下之所以治者只是君臣父子夫婦

司空無駭入極 二年

司空無駭入極注云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古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而實各兼六卿之事故三卿皆取天子之次者司徒冢宰之次司馬司徒之次司空又司馬之次至後漢三公所謂司徒司馬司空却只用了諸侯制度

周人將畀虢公政 三年

周東遷既衰而其舉措皆無一當者所以衰鄭當親反疏之號將亡之國反倚之至于交質取禾之類君臣之禮亡矣

秋又取成周之禾 三年

成周之地今人多不能分往往以王城為成周不知成周與王城自兩處蓋天王所都處謂之成周王城頑民所遷處謂之成周王城即今人所謂洛陽縣成周即洛陽縣洛諺曰我乃下瀍水東繞水西惟洛食此便是河南縣我乃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此便是洛陽縣然此兩處皆統屬於河南郡分別名字便有兩般其地相去亦不甚遠只都在一郡中如今錢塘仁和是也書洛誥詩王風及後漢地理志言之甚詳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三年

宋是二王之後官制又與諸國不同故有大司馬孔父亦當時用事底臣故以殤公屬之

宋宣公可謂知人 三年

左氏載宋宣公穆公之事而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而公羊又曰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此論皆未確蓋宋是繼殷之後殷禮或傳子或傳弟商之法度自來如此故宣公之於穆公却不是讓禮記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以此觀之宣公以其子之不賢遂舍子而立弟未為不是穆公不傳諸子而必歸於殤公此所以兆亂也故宋之禍在

左氏傳續說卷一

三秦出版

穆公而不在宣公

齊衛盟于石門 三年

齊侯公亦是顯諸侯當時亦能糾合諸侯盟會已有五伯之漸故國語謂之小霸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三年

左氏敘此一句亦要見他族類之貴處

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問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 三年

柳子厚作六逆論乃曰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遠間親新問舊蓋言任用者之道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問之其為理亦大矣而可舍之從斯言乎晉厲公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公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蠶穫侯乃安魏相城瑣而疏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恃也顧所信如何耳子厚之論亦是一說

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四年

衛桓公卽位至是歲已十五年尊常人只見傳文相接將謂桓公卽位便爲州吁所弒不知亦卽位許久傳兵是先經始事耳觀書要當熟看細考不可草草也

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四年

杜氏謂諸纂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此春秋時法也且晉公子頎弒太子而自立而晉人請于晉曰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是罪則君列諸會矣蓋前年成之會頎在列故不可復討也置而不問乃爲無罪

會畢乃執之故晉人以爲無罪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五年

春秋時蒐亦有兩般有因時而蒐有因事而蒐臧僖伯之所舉者便是因時而蒐如僖二十七年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盾爲卿文六年蒐于夷舍三軍

復命號伐曲沃賄倒錯亂失而復失大抵國之將亡皆如此耳

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如此類皆因事而蒐非因時而蒐然而立一將舉一事必因蒐而後舉者何故古者車徒卒伍無事之時皆散處于田野郊甸之間事不能以遽知唯蒐時農民畢集皆來在一處所以因蒐而舉者正欲使之公然知得適是與衆公共底意思況蒐時又不是徒然耀武揚等列順少長又却是寓此禮意在其間故蒐之本意只欲蒐索獸之不孕者亦以兵是凶器不得不略殺一兩件以銷鑠兵氣四時必講亦以舒民之勇氣也自秦以來三時皆廢止于秋時講武世之論者遂謂古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以此看來乃自秦以後法非古制也春秋經書蒐書獨書狩尙多有之唯苗一事雖不載于春秋或存或廢制度猶在自秦漢而下存者唯狩而已以後漢禮儀志考之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班馬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誡故寄教于田獵閒肆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爲不敬田不以禮爲暴天物周禮

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鐸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鐲公司馬執鋼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旗而前却春教振旅以蒐田夏教茇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狩田春夏示行禮以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于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撰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秦漢間制度如此殊失古意矣

王助曲沃伐翼五年

爲天子反助臣以攻君可見周無政是亦畀虢政之類

王命虢公伐曲沃五年

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五年以公羊考之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士則無舞劉原父曰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舞之儀安能二佾而施之乎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者王服玄冕不興舞矣士服玄冕反舞之平且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劉氏之論極是然以是說攷之亦未可信以左氏爲非蓋周家七八百年中禮之更改亦不只是一次公羊左氏或前後更改不同各以所聞記之亦未可知正如後世之法亦不知是幾次更改

叔父有憾于寡人五年

隱公賓貢近厚故不忘人之一言

九宗五正六年

九宗五正此乃唐叔始封受姓者也至春秋時猶存諸侯皆有世家雖或存或亡大略可見也古之建國天子必有諸侯諸侯必有世家世家之下又自有家臣之類更相聯絡更相維持根盤簡錯

所以能久長譬之如木有根有幹有枝有葉自大而小此理之必然故上下亦相親附雖衰亡亦不至於遽至秦以後無復此意後世君臣皆是暫時假合若偶然相遇初無悠久以相維持之志故易於土崩瓦解此不可不知也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 六年

此見得周室之衰處先王盛世諸侯者是諸侯之貢賦不入于天子故王室始下告于諸侯耳然魯在當時猶爲之請糴於四國以師安得來告饑于諸侯告饑于諸侯者是諸侯之貢賦不入于天子故王室始下告于諸侯耳然魯在當時猶爲之請糴於四國以

舒王室之難此又見得當時猶以王室爲事在

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 七年

如忘者精神不在於盟也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此數句足見五父之賢矣其至於與鄭伯盟時亦不過數年間耳何其先後相反之甚以墓門之詩觀之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而序詩者以爲

刺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堅加於萬民焉蓋陳佗初問數語以其本有善心資質自好後來只緣師傅不善朝夕相與處者非其人故蕩散其心術鑿壞其資質所以至此以此知人之善惡本無定分只在朝夕所相與處如何耳學者于此不可不時時警省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 七年

此見得古制尚在處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 八年

古者有姓有氏有族姓出于一而百世不可易者謂之姓別其枝派各取以爲號者謂之氏合而言其一派之所自出者謂之族如同出於姜姓而支派却別後世姓氏殺亂已久俱失其所從來今之所謂姓却是古之所謂氏

命氏爲族 八年

命氏爲族此三家之漸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 十一年

古者大夫家無私甲有事則授之于廟往往所藏處則自有之如此須是看行卒之兵制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大者出稷小者與大廟當不甚相遠如鄭授兵于大宮魯莊公治兵于廟楚武王授師子焉之類皆可見蓋春秋之初此制尚在後來欲侵伐則便自去侵伐皆是家有私甲如襄十年子西聞盜入子北宮乃歸授甲不聞授之于廟也此皆是古制壞亂處

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 十一年

親考叔初聞慫祥禮悌之意能感動莊公念母之心決非是一時幾句言語所能感動也是他平日工夫到後方能如此然以前日之工夫如此而終不能充于爭車之時者何故此只緣境界移換了蓋用兵行師以殺敵致果爲義其勢似易至於爭考叔却被此境界牽動了血氣故挾輈之時不勝其忿而遂忘其身使其在家庭間決不至如此以此知學者做工夫果是難故易之損卦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聖人說損只說此兩事忿必下懲字慾必下窒字懲創水若浸浸其發時便須撲滅故君子之于忿也須十分用力懲治之於慾也便須不已必至于淪溺必須無一毫罅隙方可故君子之于此二事惟勇於義者能之是故成德之士在宗廟則斷然塞斷了此二事惟勇於義者能之是故成德之士在宗廟則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在軍旅則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都是境界雖變而他原不曾變

鄭人許 十一年

春秋之初猶以滅人之國爲異故鄭人許而不敢有其後滅國則鄭伯使卒出猰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 十一年

此須是看行卒之兵制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大者出稷小者出犬雞此各以人數多寡爲等差耳若尋常盟則用牛用牛則其禮重哀十五年衛劇聵與伯姬與猰以盟盟不用牛而用猰者蓋

當時太子未立不得從人君之禮
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十一年
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古者王畿有六鄉六
鄉外有六縣六縣外有都鄙此古采地之制未嘗世襲但世祿耳
自春秋以來采地諸侯始世嗣

桓公

公及鄭伯盟于越　二年

鄭與魯盟此蔑君初與諸侯會盟

見孔父之妻于路　元年

妻而使人見于路此治容誨淫之類宜其及禍

師服論名子　二年

晉之師服魯之臧僖伯帥繼之徒皆是國家所容訪底人所以三代之源流先王之制諸侯之國必有知典故備訪問底人所以有這般人在春秋之初尚多有之度不至於斷續而不知者正緣有這般人所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二年

此數句皆是左傳中大綱目學者惟經歷久看書多然後深曉得今晉句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二年

古者所謂句亦有兩般有幾句之句有侯句之句禹貢曰五百里甸服此是幾句之句周禮職方氏曰乃辨九服之邦圖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此是侯句之句如周襄王謂規方千里以爲甸服鄭子產謂列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此皆是以王畿爲句世俗書熟多呼畿爲句正合禹貢之制鄭師服謂今晉句侯也子產謂曹爲伯句此謂是晉以諸侯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在甸服曹以伯爵而居甸服正合成周之制今晉師服曰晉句侯也本既弱矣師服指句地以爲本朝則此句在侯服之外可知蓋去王畿既遠故其地小古者大率地近畿者土廣而貢重地遠者土狹而貢輕何故舊時海島之地亦有十里之國以此見愈遠愈小侯服近畿想侯服之地必多於句地也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公侯伯子男古者分土爲三只有此三等公侯一等子男一等公侯一等其貢重伯一等其貢稍輕子男一等其重又輕今鄭伯男也使之從伯本等之貢已爲重矣又使之出公侯之貢則豈不甚重觀此兩句最見得古者分土爲三一句分明周禮職方氏載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一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大抵周禮所載皆與其他書合惟此一處却有可疑恐是後來諸侯欲侵占土地者私廣其數目耳且以孟子攷之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以此盈可見古者三等之制又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古者公侯皆是百里如何便有三百里四百里之制況孟子正是當時人豈不可信國語謂鄭伯男也鄭在男服此說亦通

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芮伯之多龍人也逐之　三年

此正是後世母后專權之漸

王奪鄭伯政　五年

周將亡舉措無不失失之又失至於此無復可言矣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　五年

古者天子六軍今桓王何故只有三軍鄭何故御有左右拒及中軍蓋周室衰弱不能備天子六軍之制鄭欲當王之三軍就一軍中分出左右拒故有三軍鄭命二拒曰旝動而數旝中軍之旗鼓二拒之鼓古者每軍主將之車必有一鼓如國語曰有中軍之鼓有國干之鼓有高子之鼓則此中軍亦當有鼓今中軍乃動旝而

不動鼓何也蓋車進則鼓動今鄭欲先命左右拒以擊陳蔡衛則中軍尙未動所以鄭中軍以旆爲號令也

魚麗之陳五年

只緣鄭既分左右拒以當三國則中軍人少不能敵王三軍故先偏後伍分開人數使行陳廣狹足以當王之三軍蓋左右拒只在兩邊當蔡人衛人陳人又不能當王之左右軍也古者車制每車必有甲士三人如主將之車則主將居中御戎與右却在兩傍如非主將之車則御却居中兩邊却自有左右故在主將之左者謂之御御之職掌馬之六轡右之職掌執戈矛哀二年鐵之戰鄭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鄭瑕曰我兩軸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滑人之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此皆見得御與右之職事

戰于繻葛五年

左氏傳續說卷二　三

繻葛之戰此是周室大變處自此後如陳如蔡如衛之屬竟不見來從王室蓋自此一敗後諸侯皆解體矣

楚武王侵隨鬬伯比言於楚子曰漢東之國隨爲大六年

親楚經略漢東之初便欲滅隨而隨終不爲楚所滅者何故蓋少師死季梁在諫行言聽無人阻撓其謀故楚不敢滅後來却反以厚意結隨以爲助使之勿救援小國故漢東之小國盡爲楚所滅而隨獨終春秋之世如所謂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寔盡之隨密邇於楚楚存之世有盟誓至今末敗看此兩處便見楚常結隨而不滅隨處

楚略漢東六年

楚初盛時橫取湘漢一帶漸至中國如敗鄧會南諸侯盟貳軫州蓼皆是

隨人使少師董成六年

董成如揔盟相似蓋兩君不親相見故使人往臨之

季梁曰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六年

古人說治民必言事神蓋人君是神民之主天下國家只是治民事神兩事周禮一書自初至末亦只說此兩事見得古人以實事看神如後世以神爲虛誕文具了春秋之時神民所以並說者只實見其不是虛擬且如學者不親屋漏不欺暗室此便是知有神處上思利民忠也六年

尋常以誠事君謂之忠如隋煬帝下詔非不說要利民只此心不誠於爲民故謂之忠則不可古人上下常通說此一字如孟子曰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仁矣必曰自反而忠既說禮與仁而又必說忠者何故蓋亦欲驗此心果如何也一部左傳所以多只說一箇忠字自秦漢以來簡册中此字始斷絕

祝史矯舉以祭六年

所謂矯舉者如無嘉德而曰嘉粢不能馨香而曰旨酒之類皆謂之矯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蠹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六年

既說博碩肥腯何故又說備腯咸有此南句似重然細看來博碩肥腯是大綱統言牲體備腯咸有自各以其類而言之如用太牢則牛羊豕三者皆相似乃可如三者之中有一不稱則不得謂之咸有此四句各不相似故杜氏謂其實皆嘗新此四者看他下兼字便見得杜氏不以爲同處

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六年

無讒慝便是所以爲馨香處且如一家中所以爲馨香者必其父子兄弟中和睦而無乖離之意乃可謂之馨香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兩句最有味

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福況六年

此四句自有次第

北戎伐齊六年

當齊桓未覇以前戎狄橫行於中國滅衛伐魯伐周之類甚多自
管仲相桓公之後方能攘之所以孔子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之歎須看當時事體然後知聖人之言不妄發
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六年
春秋時班次亦有兩般無事時則以爵尊者爲先出師時則以主
兵者爲先隱五年邾人伐宋邾在鄭之先邾主兵也桓十年
齊衛鄭來戰于郎齊衛在鄭之先王爵也今鄭爲齊伐戎如以主
兵例論之自合居先而魯以王爵論故居後又如踐土之盟載書
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盟府夫魯
弱國也蔡小國也如何却在鄭齊之先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此
所以周班爲先後也戍齊見當時諸侯猶相親附猶相扶持
鄭忽辭齊昏六年
忽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非奮然誠有志也蓋其爲人淺狹
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子子然以交義

自喜而國勢人情異其身之安危皆憒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
而已矣使忽誠有志而深求其實則齊之弱固可彊而所以持國
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爲善有名而無實所以卒見噬於祭仲
而爲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蓋
昭公但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而所謂在者初未嘗做工夫也
季梁曰楚人尙左君必左之八年
楚人所以尙左者蠻夷之俗也蠻夷以左爲尙如左衽之類皆是
中國則以右爲尙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八年
謂君當與王爲敵
王命虢仲八年
此皆畿內諸侯周之舊制畿外諸侯則世襲畿內者則皆隨其所
職且如爲卿則有采地或免或死則已不世襲也其後乃亦世襲
周之王畿皆爲人所有所以益弱

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
莫敖楚官也楚初只有莫敖後來彊盛時又有令尹故令尹之權
卻重莫敖一官雖存而權反居令尹之下矣
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十一年
封人是治封疆之官祭仲以封人而入來執政得見春秋之初尙
未世襲在臺官人以世非古之制度乃武王數紂之辭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
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十一年
此盟是要盟要盟義所當背如孔子稱之盟孔子過蒲公叔氏以
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關甚疾
蒲人懼請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
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也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採樵者以誘之十
二年

行軍之法有正軍有役徒正軍是行陳之兵役徒是供役使之兵
如采樵庶人乃是役徒非行伍間執干戈弓矢者也然役使采樵
時却必使正軍扞衛以往今欲爲計以誘殺人故請無扞僖二十
八年樂枝使輿曳柴而遁昭十三年衛請楚匄義者皆是采樵之
役徒也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遂見楚子曰必濟
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十三年
鬬伯比既知莫敖之必敗不便明告于楚子而使追屈瑕却待鄧
曼之說而後方使賴人追之還延了許多時節何故蓋此不是伯
比不肯直諫楚王恐是楚軍法軍行而沮撓軍謀者則有刑故伯
比微諷而不徑言之意欲使楚王自悟耳婦人不預軍事而楚王
入告鄧曼者蓋師已盡行而又欲益師訝其說而入言諸家入耳
此亦人之常情也

夫固請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十三年

眾謂士卒諸司謂偏裨論得却是大率博議中議論自今日看來十
楚師盡行十三年
楚伐羅一小國其師盡行則當時楚亦未甚大
楚宥羣帥十三年
楚之政事如此便自是將興氣象
莫敖屈瑕十三年
屈瑕終始三事博議論得却是大率博議中議論自今日看來十
全精確者大段有數蓋此書舊日一時問意思耳
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十四年
左氏所謂禮非左氏自說乃是周之典禮蓋夫子未筆削春秋時
魯史本謂魯春秋魯春秋之法合於周禮者則書不合於周禮者
亦書所以示勸戒也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今左氏所謂禮也之類便是然其中却又有兩般有周之
舊典禮經又有春秋當時之所謂禮如鄭以齊人朝王禮也祭公
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書人致餼禮也此皆古之所謂禮也如大
夫三月同位至如君薨卒哭而祔之類此皆是春秋當時之所謂
禮左傳書禮處極多要須編緝作一處看乃見得兩般分明古之
周禮非今周禮之書今周禮之書只可謂之周官
鄭子人來聘盟十四年
杜氏曰其後爲子人氏此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者
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逵十四年
逵是道路之名如莊二十八年楚伐鄭眾軍入自純門及逵市宣
十二年楚伐鄭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在鄭多謂之逵在齊多謂之
莊在魯多謂之衢此皆各以其國之道路廣狹名之逵道方九軌
車兩輪間曰軌一軌凡八尺九軌七十二尺計十二步而周禮註
九軌不名逵爾雅曰九達謂之逵杜氏謂道方九軌爲逵者彼以
鄭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九軌然鄭有九逵之道未可知
或只是容得九軌亦未可知此正如蜀中綦盤市之類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十五年
杜氏謂車服乃上之所以賜下如舜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益
稷曰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是也然書中所說車服亦各不同如舜
典所說乃天子所以賞諸侯者益稷所說乃人君所以賞士大夫
者此兩般亦所當然至於不私求財則諸侯自有常貢如禹貢九
州之賦各貢其方物若過求之則爲私求財矣以天子下求車此
雖非天子之體然天子不能自辦而所以下求於諸侯者亦見得
當時諸侯常賦不供敢於慢周處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十五年
當時雍糾不享於家而必享於郊者何故蓋祭仲是鄭之權臣黨
與盛強就享於國中則救援多至必難誰何所以享諸郊者特地
使他出在遠地使他黨與卒來不得故殺之也易如陽虎將享季
氏於蒲圃而後殺之之類相似蓋圃與郊皆國外之遠地而季氏
與祭仲皆一國之權臣

昭公正嫡出奔莽並無人欲納之厲公庶子纔出奔而諸侯即謀納之蓋昭弱厲強可見當時不論是非只論強弱人情大略類此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而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及行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者何故蓋旌旗屬凡使者出竟則有旌儀禮聘禮云使者載旌及竟又云及竟張旜乃謁關人入竟欽旌乃展又云及郊又展如初註曰旌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此古使者之制如此壽子所以飲之酒者正欲使之醉而後可竊旌以先往也自常情看來壽與朔是同母弟朔既讒構急子則壽亦宜同構之也今乃導急子使行又欲以身免其死此最是賢於人處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氏因以諫辭繫之大抵作史之法皆如此後來文姜如齊不知其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幾而都無諫者何故以此看來此行是第一次尤分明聽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

哉然以道理論之急壽之死亦有未盡處父有過子當掩護而正救之爭相爲死是暴其父之過也此未得爲盡事親之道必如舜之號泣大杖則走然後能盡事親之道

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 十七年

疆事云者謂此疆場閒微事耳爲疆吏者當自區處足矣何必來告若如契丹來求關南地之類此却是大事須當請之於朝廷非邊將所能自區處得了若只是邊鄙閒時復侵掠五里或十里此亦常事耳何必一一說朝廷之聽

高渠彌弒昭公 十七年

鄭莊公聚權謀之臣於朝雖可以立一時之功快一時之意然只莊公可制服之纔至莊公薨百態交作都無一豪節義如渠彌之弒昭公如祭仲之逐厲公都不知義理所在蓋此曹平日只理會得權謀上有人制服則爲用而不敢肆上既無人則自用其權謀自擇其便利何所不至那君子非不欲快一時之意用權謀之士也所以獨取忠厚長者蓋爲長久之計耳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 十七年

此一句是左氏議昭公處言其特能知之耳而不能去之意自見於言外此正是惡惡而不能去也左傳中如此處皆左氏筆高含不盡意

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十七年

復是報復之復謂昭公初間只是惡渠彌而渠彌後來却弒了昭公以爲報言其報之之甚也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十八年

左氏所以載申繻諫辭一段者便要見得姜氏是第一次如齊處言前此未嘗如齊至此方往故申繻以未曾有此遂入諫耳故左氏因以諫辭繫之大抵作史之法皆如此後來文姜如齊不知其幾而都無諫者何故以此看來此行是第一次尤分明

人曰蔡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十八年

此見蔡仲全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底人且昭公是蔡仲所立渠彌既弒昭公仲何故不討而又事子亹況仲在當時專據兵權非力不足蓋當時厲公在櫟自櫟入鄭地殊不遠仲若討渠彌時正恐厲公乘隙而入蓋厲公又不是無能底人仲所以願一時利害且安順過若以賢者處之安肯如此

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十八年

並后如褒姒申后之類匹嫡如齊僖公羅夷仲年之類兩政如狐突諫晉太子曰外寵二政是也謂如政當由中書出而今却自近習出之類耦國如鄭京城晉曲沃之類

宋　呂祖謙　撰

築王姬之館于外　元年

莊公之立桓公見殺於齊則莊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以復讎爲念前輩論之詳矣然又須識得莊公之要領王姬歸於齊魯絶之而不與主婚義也而魯則畏齊之强而不敢絶欲與之主婚內則畏清議而不與外則畏齊之見計而不敢絶其君臣之間宛轉商量一箇兩不相妨底道理故築王姬之館於外三傳之說不一然皆未必是凡天下之事不知夫不共戴天之仇義不可與者未足爲憂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回互者深可覆蓋其不知者良心一朝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之而欲立一名字求以委曲回互亦終於此而已矣父子之間天屬之恩莊公報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熟如水之必寒如手足之必捍頭目安可以委曲安

排回互使之兩不相妨至如伐鄭一段亦然莊公本自畏齊而曰我寔不德齊師何罪皆是要立一箇名字文飾之此其所以終于不振毅梁謂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莊云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侯迎故莊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又曰於朝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改築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此同姓主婚之制而魯人改築之意也然天子之女下嫁諸侯何以必魯主之而天子不自主蓋天子不當與諸侯爲敵體是故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魯於周爲同姓故使主之然莊公是時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莊公非不知道理去不得只緣力弱不能自强明告天子言與齊絶恐恐然懼爲齊所侵伐只顧些少利害忘了父子大義却說中間做委曲底道理大抵爲人最戒如此設辭做事極是害人寧是不知義理底人一旦覺時尚有改悔時節

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四年

楚初稱荊詩所謂荊楚便是尸乃是楚陳名子亦鍾屬蓋楚陳所利也大抵陳中自有利子長兵有利干短兵弓矢利遠是謂長兵子只利近故爲短兵此亦見始參用子爲陳處

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　四年

此見得當時尚知古人致齊之義蓋楚武王平日是攻城略地底人豈復知正心誠意之理然欲入廟之初猶知所謂齊者蓋齊是犒神會聚之時於此散蕩覺不收斂故驚而入告諸夫人耳所謂將齊是欲入齊而未齊之時故可入告使其已齊之後則不可復見夫人矣後世徒有齊之名而不知齊之實故雖當此時而亦不復知所謂蕩矣

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　四年

武王既死何不便去發喪却除道梁濟營軍臨隨何故此是爲奇兵伐他處蓋軍中既無主帥則事變易生不如此隨必反追楚師而後無可慮蓋漢汭是楚地既入楚地則事始無他虞矣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　四年

紀侯能全身遠害爲宗社計亦不爲不賢比之衛壁面縛者達勝王人救衛　六年

朔不當立王救之是也

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裏焉不知其末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　六年

此正是左氏論大凡立君之法非是斷此事之是非夫所謂木者指適子而言所謂支者指庶子而言今以適子謂之本此固易見苟無適子而能於庶子之中擇其最親者亦謂之本以庶子之親繼先君之正統此止可謂之本而又未可謂之知本所謂知本者謂又於羣公子最親之中舍其不賢者擇其賢者而立之始謂之知本本詩云本支百世周之所以能長久者只緣是知這箇本支

道理

楚文王伐申過鄧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六年

夫鄧之亡不在於不殺楚子而在於不能自立紀綱修治甲兵以整頓一國所以卒爲楚所滅向使前時從三甥之言殺了楚文王又安知後來別無一箇楚文王出故不能自強其國而徒然不從人言者亦所當戒

板是不見七年

齊桓公將霸乃天下一變故天象先見

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入年

夏書皐陶邁種德德乃降此正今皐陶謨之文而杜氏謂逸書者何故蓋緣秦火之後唯伏生口授尚書傳於世如盤稷大禹謨泰誓諸篇世皆不得而有自孔安國古文尚書始皆有此數篇當時但隱藏於民間未甚公行於天下至東晉時始盛行於世杜預是亦只是政令無定凡事皆然如與文姜會處皆是無常底事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　入年

既使民慢則難殺人而人亦不畏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入年

鮑叔奉小白出奔于將亂之初管仲奉子糾出奔于已亂之後以仲之才論之豈不及鮑叔而叔何故如此知幾仲何爲而不能知幾蓋叔素知小白之賢平日保護故其輔佐出于誠心所以未亂而先奔于糾平日亦只是尋常底人耳而仲之佐糾又非其本意而出于君命故亂作而後奔如仲射小白中鉤其于事子糾之義亦盡矣仲之不死子糾亦未爲傷義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　九年

桓公自莒先入與齊大夫盟在春閒至夏方納子糾何其遲緩如此蓋二公子各有黨魯欲在中間調護勢亦甚難故遲了許多時日

師

鮑叔曰管召儕也請受而甘心焉　九年

鮑叔之意正在生得管仲所以如此說管仲亦知鮑叔必不殺他故特地請囚至堂阜而後稅者蓋堂阜是齊地至堂阜而稅則魯人不疑不然魯人知之則未必不復爲魯所奪也

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豕人立而啼　八年

管夷吾治於高傒九年
高傒齊之上卿治是治政之才過之
公將戰曹劌請見十年
劌平時初未嘗仕于魯何故却自出來爲之謀蓋魯是劌父母之邦前年乾時之戰社稷幾不可保此一戰若再大敗則宗社必危劌不忍坐視父母之邦至於殄滅其勢不得不自出來向使大勢未到極處時劌亦未便自出以此見乾時之戰是魯大敗處況當時齊之興勢方强而魯之在位者又皆非深謀遠慮之士劌于此不出則魯未必有復存之理故自此長勺既勝之後魯却用曹劌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十年
朝覲諫觀社處便見
此指當時在位者耳然古者肉食亦自有制唯貴者老者耳如食肉者皆與食肉者無墜之類皆是說貴者如孟子云七十者衣帛食肉是古人儉約非如後世奢侈諸侯無故不殺牛

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皆是古之制
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十年
曹劌之言正與季梁之諫相似蓋古人只理會神民如周禮所說
賓祀處皆是此兩事春秋去古未遠尙知此理自秦漢而下鮮能識此者
忠之屬也十年
言亦是忠之一端耳觀此數條亦似迂濶而不切于戰然以理論之可謂得其要處大抵得民之心便是得軍心然莊公素不達此何故便能悟其言蓋劌自前面鋪敘有來歷所以見得明白
齊人三鼓劌曰可矣十年
齊人三鼓而魯不鼓非是任齊自來進兵蓋魯前而遮護截定了
後全不動
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十年
軾是車中之軾板劌所以登軾而望之者蓋軍敗有兩般有果敗者有詐敗者旗雖亂而行伍進退之節初未嘗亂乃是爲陣特爲亂其旗以誤敵耳自非眞知兵法者不能識之劌正恐齊人復有變陣設伏兵以誤我故登軾而望之故曰夫大國難測也慮有伏焉
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十一年
杜註謂文仲魯大夫蓋當時臧哀伯已爲魯卿故文仲止得爲大夫何故蓋一族中只一人爲卿故哀伯卒後文仲始爲卿注曰魯大夫所以別爲卿者也
焉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十一年
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湯以六事自責之類皆是禹湯罪己桀悔不殺成湯於夏臺紂則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皆是皆對罪人處
既而閉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十一年

此是閔公對僖如何見得是御說之辭蓋春秋時辭命有自君出者亦有臣爲之者論語所謂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此是出於臣所爲者蓋辭命安危之所係不是臨時漫對他必先子細與人商確而後告之
石祁子論鱗狐獲十二年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此一節是以道理論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此一節是以利害論此數句當作兩節看方分明惟天下之惡一也此句最道得好非有識見底人不能說得出魏檀弓所載石駘仲卒無適子卜庶子爲後皆欲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以此見得石祁子曰執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以此見得石祁子自幼年便別了故至此所以有這般議論
塹于柯十三年
齊服魯當時宋與魯最近齊而疆故先事宋魯宋魯既服即有鄄

之會齊始霸矣

齊請師於周單伯會之十四年

是時單伯帥師以往其出兵多少之數雖不載於經傳然亦可以例類如晉平丘之會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以此看來兵亦不多蓋霸者只欲假王師之名耳非眞欲資其力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十四年

傅瑕初間許納君之盟不過一時間勢所迫耳是謂要盟及至入國之後背之可也然必去犹君者何故蓋當時風俗以盟爲重幾與之盟則不得不踐其言唯識道理者然後能自區處故所謂背盟者又自有兩等人有一般是狡猾底人反覆無信者有一般是識得道理達時變者如孔子蒲盟是也

傅瑕殺鄭子十四年

稱鄭子居喪故也有在喪稱子有貶而稱子如宋子鄭子之類皆在喪而稱者如杞子自侯而伯而子者乃貶辭而稱子

厲公殺傅瑕十四年

厲公殺傅瑕與晉惠公殺里克相似

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十四年

上大夫便是卿周禮纔書卿了便無上大夫止書中大夫下大夫春秋之初周制尚在到後來如晉有上卿又有上大夫便見得制度壞處

厲公入遂殺原繁十四年

自當時觀之厲公之問甚曲原繁之對甚正何故厲公纔入却便殺了原繁蓋原繁與祭仲之徒皆莊公舊臣又有權謀厲公若不去他時終放不下鄭有祭仲原繁洩駕曼伯之徒故後來鄭常多謀臣如衛有石碏故後來有蘧伯玉之徒

楚滅息入蔡十四年

楚伐鄭十六年

鴝之類是也

楚子鬻之大敗於泜還鬻拳弗納十九年

夫勝負兵家之常而楚子一敗之後鬻拳何故便不納蓋楚正是圖霸之初不是尋常時節一小不勝則聲勢不張舉邦小國必乘勢共起而叛之此鬻拳所深慮也況此一敗又非是小小不勝當時有這般人觀其以拳如何不出來強做得此又見楚方興時便自有這般人觀其以兵諫楚子便見鬻拳乃是朴直木強底人忠于國家不知其他只是不曾識得道理左氏謂之愛君此亦是左氏不明得大處故杜氏注云明非臣怯此一句雖非是左氏本意然杜預却以此一句救左氏之失處

鴝國邊伯石速甯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公子頹以伐王十九年

惠王致亂之因只是貪襄來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

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盡納王平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二十年

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玨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二十一年

王無事時于虢爲厚子鄭爲薄有事時鄭每先出力扶持虢却全然不見大凡此處正是事之緊要處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要識得恪詰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周公告老只以一件事戒成王蓋此却不是容易底事看敬識兩字便見得如此難須子細辯別其果是誠意來享又須辯別其是不誠來享其間有享雖多儀誠意不及此與不享者同若不能用志辨別其眞僞以誠意來享者如此不誠意來享者亦如此則天下何緣得很來蓋是非不明則并其是者皆亦不誠矣享且如此則其他事事如此如虢築宮于玨此正是享多儀

左氏傳續說卷三　十　夢選廬

儀不及物者惠王無事時都被他以間禮數取奉了不特是此一事每每如此鄭却是得力可倚仗底人王却不曾識得此周室之所以衰正緣如此顚倒了譬如朋友中無事時以酒食笑語相追逐底人平時甚好及至有患難時却便都不見至於平時冷淡底人雖若不滿人意患難時却十分得力故學者須是知所親疏

陳人殺其太子禦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二十二年

陳人以陳宣公也陳公子完是厲公躉子史記謂厲公佗之子非也當以釋例爲正

陳完奔齊二十二年

齊始顯而亡齊者已至頗如寒暑相代夏至一陰生冬至一陽生也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二十二年

此是眞箇以龜卜蓋古者大事必卜今以臣於君亦大事故卜

懿事卜妻敬仲二十二年

左氏所載筮易之辭如此詳者何故蓋左氏正當田氏篡齊之時故大意亦以爲田氏所以强盛者亦非偶然其數如此

庭實旅百二十二年

庭實旅百楚子入享于鄭時孟獻子亦言之禮記曰庭實旅百何爲乎諸侯之庭以此見諸侯不當用此

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二十二年

玉帛正是天地之產天產是動物地產是植物如鼈魚之類皆出於蟹故爲天產金玉之類皆藏於地故爲地產

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

觀社是觀兵

制財用之節如平丘之會鄭子產爭承是也

諸侯有王二十三年

王是王事是朝會征伐之事

晉士薦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薦告晉侯曰可矣二十四年

前年既謀諸富子而去之今又殺游氏之二子蓋富子是有力者游氏二子是有謀者先去有力者次去有謀底人然後可以下手

故士薦告晉侯曰可矣

始給陳好二十五年

蓋十九年陳與齊人宋人伐我西鄙至此始結好看左傳如這般處便考他前後事迹曾有甚斷絕處方見得來歷子細如前無事可考時只是未曾往來此是看左傳一條例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七年

此是大節目蓋已前皆服楚今始服齊

晉侯將伐虢士薦曰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二十七年

讓事如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之類樂和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管子內政所謂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接其歡欣足以相死之類

哀喪如內政所謂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之類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二十七年

惠王恐使齊侯不動故先賜齊侯略略應命不是十分蓄力當時管仲尚在而齊侯取賂何故蓋桓公做事管仲亦有調護不得處於此可見

驪姬嬖欲立其子奚齊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侯都二十八年此所謂使俱曰者使國人皆如此說杜註謂使二五俱說恐說不順蓋離間情狀底人須要頑縫不覺

晉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十八年

蓋情疏則易離情親則難間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二十八年

蓋舞有部曲行伍之次便是陣法樂記曰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

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登濟也注云夾振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武舞戡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分猶部曲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觀此可見舞之制度故曰先君以是舞習戎備也

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二十八年

是時楚師既遁而鄭自有備何故邦要奔蓋楚此一戰亦不是小戰觀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一句可見城濮之戰春秋之大戰也不過七百乘此六百乘計二千四百騎車其勢最盛此所以欲奔

圉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二十年

當時子元既以貪淫亂楚遂擇廉潔者糾之左氏記此事在子元爲令尹下見得須當如此如唐肅宗既見元載以貪敗故特用楊綰其事正與此相似齊服楚所以甚難者以有子文爲令尹也正

如諸葛武侯乃異司馬懿爲敵所以不能成功耳

齊侯來獻戎捷三十一年

獻捷亦有兩例如襄八年邢丘之會鄭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伯獻捷于晉親聽命此是獻其囚謂之捷二十五年鄭伐陳陳侯使其眾男女別而梁以待于庭數仵而出此是獻其功而不獻其俘也

齊侯來獻捷是獻其俘也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三十八年

此句最要看蓋中國而王于用兵此是甚不得已蓋中國非叔父則伯舅之國也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三十二年

大凡會盟中欲先相見者皆是先欲自謀二國私議如隱八年莽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三十二年

古者尊敬神明纔在後世便是差錯了意思自應如此就此一段論之如內史過議論何有可取未至全然差舛在

零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國人皆自城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豎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三十二年

莊公既知舉之罪可殺而終於不殺何故蓋當時只不合試過了便休天下事當做便做切不可如此說了便休極是害事然莊公當時家法不正習以成風雖圉人犖與之戲亦不深以爲怪蓋魯自文姜以來禍亂既作初間其夫桓公見弒其後二子叔牙慶父見殺及其二孫子般閔公見弒又及其子婦哀姜以宗族旨之則閫門之內禍亂如此以名義論之既弒三君又殺二卿此背緣文姜淫亂所以生出許多事以此觀之曲禮內則所以繼惡閫中事者非是繁碎

成季使以君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三十二年

成季殺叔牙而不殺慶父何故蓋兄弟間至於不得不殺者此是甚不得已安可又殺慶父但去其一人則其黨自孤矣

子般卽位次于黨氏三十二年
古者君薨太子卽位皆有喪次如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延入翼室恤宅宗翼室卽次也子般所以次于黨氏蓋欲倚外家
以爲助耳

閔公

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元年

士蔿勸申生去至與其及也義已足矣何故下又說大若祚太子其無晉乎蓋緣申生本是慈祥底人有眷戀不果之意士蔿是當時謀臣見得利害明故其辭若此

畢萬筮仕於晉　元年

左氏載畢萬筮辭如此詳者何故蓋左氏正當三晉强韓魏盛時故推原其始而言之如載陳敬仲事相類亦如王莽武后時多獻符讖之類

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一　年

衛侯不命以言而以物何故蓋古人大抵以物爲信

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二

年

如周禮太史之職祭之日執事以法位常蓋祝史皆掌祭如今此制尚在天地神祇位板皆太史局掌

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二年

蓋衛惠公卽位時正是齊襄公時所以有此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二年

古者一車甲士三人論來三百乘止合九百人而今何故却有三千人蓋此甲士却又非在車上者乃別是車外步兵緣其國中長於步兵故齊所以增了許多後來晉伐狄亦致車爲行皆是此類

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

三十兩二年

此一段最要看自常人看來祭服門材魚軒皆是閒慢底物事不知此却要緊緣衛國既爲狄所滅全不成模樣所以畧與他做一副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魚軒重錦全不成模樣所以畧與他做一國大綱體面乘馬是人君出入須要儀衛祭服是奉祀稷須用禮

僖公

諱國惡禮也元年

國惡只是魯國臣子所不忍言者所以養臣子愛君之心若公言君父之惡便有弒君之漸

諸侯救邢元年

當初狄伐邢齊已救了何故又救耶蓋衛與邢相近始初去救邢狄人雖退却去伐衛故衛爲狄所滅狄既滅衛却乘滅國之威去伐邢所以桓公師諸侯再來救邢然不便去救次于聶地者蓋夷狄中國之勝負於此乎分齊侯是伯主萬一小敗後夷狄便侵強中國便浸弱所以未敢輕去直待邢人突圍而出方敢乘其勢亂而逐之

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元年

邢不比衛衛是滅亡之後重新把服用與他今邢尚自有遺物無者從而與之未備者從而全之師無私焉見得邢自有遺物師不敢胡亂去與他私取一件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元年

既與之邑又加之田厚賞之也此三家始盛之因後裹七年南遷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遷謂遷請城費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十三年叔弓圍費十四年南蒯奔齊二子來歸費三十二年史墨對趙簡子曰昔季友桓之季也有大功於魯受費爲上卿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季氏墮費

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元年

哀姜於魯大義已絕魯人正當討之於閔公既死之後僖公未立之前方是此魯當討而齊不當殺齊知魯不去討故取而殺之於齊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二年

封衛如何却在遷邢之後狄人無有在者然後去城楚丘而封衛此非是緩其勢當如此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二年

晉獻公如何知虞有宮之奇蓋獻公是有意經畧諸國底人平時下功夫正在此所以先知得若是不曾留意在此者雖敵國之謀臣亦何緣知得

荀息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二年

此正穀梁所謂達心而言畧者也荀息所以知得子細亦是當時謀臣非特知得宮之奇之爲人虞公之情性他亦知道故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他知虞公是要人取奉底人故先夸大其功以投他之所欲保于逆旅二年

逆旅是旅舍言處於旅舍時復往來侯畧耳兵亦不甚多也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二年

大凡滅國曰滅此特取虢之下陽何以亦曰滅蓋虢有上陽又有下陽上陽是虢所都處下陽亦與上陽相等既爲晉所取此便是與滅國一般

盟於貫服江黃也二年

先孫楚之黨

楚人伐鄭二年

齊楚所以欲爭鄭者何故蓋鄭界齊楚兩間齊得鄭則齊霸楚得鄭則楚霸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薄公公懼變色二年

舟蕩而公獨懼者何蓋蔡亦近淮之國其俗習水爲常了所以蔡姬不畏

齊侯以諸侯之師侯蔡蔡潰遂伐楚四年

此段是看得桓公不是因伐蔡了偶然去伐楚蓋齊欲伐楚經營

一多年却本是要伐楚了因特伐蔡耳
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四年
云四年
此見得緊要處管仲必自出來說都不使行人對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四年
五侯九伯止管得一半此却云五侯
此左氏書法最高處蓋當時驪姬所憚者惟里克一
九伯女實征之何故蓋太公是師當時特地以此命他却與常制
不同
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四年
此見得楚國勢強處不肯全然屈下故其辭半服半不服如曰君
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此皆是楚對得好處他所以能如此者

蓋楚有子文爲令尹其才畧可與管仲相當正如司馬仲達對諸
葛武侯一般
楚子使屈完如師四年
楚何故不便來敵齊却使屈完來何故蓋齊是霸者其師又皆是
節制之師不可輕犯所以先便屈完來觀之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四年
蓋霸者之師凡經過處諸侯必須供其資糧扉屨如用師於秦之
類相似
齊侯說與之虎牢四年
見霸者之權專雖諸侯他國之地予奪皆由他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
如從長四年
此不知何處見得考之洪範七稽疑甚明始言汝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逆吉又曰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又曰庶民從

龜從筮從卿士逆汝則逆吉蓋謂曰汝曰卿士曰庶民驛逆然龜
筮之從則自吉也至於作內吉作外凶則曰汝則從卿
士逆庶民逆於此乃見雖筮之逆然得龜之從亦吉矣此所以爲
筮短龜長也是以古者大事必卜卜所以爲最重及夫龜筮共違
子人然後用作凶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四年
此左氏書法最高處蓋當時驪姬所憚者惟里克一人而已然里
克柔弱避禍却有中立之語使驪姬敢於逐申生而立奚齊全無
忌憚此便是與里克同商量一般何以言之中大夫便是卿古者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一卿命於天子一卿自命故命
於天子者謂之卿如周禮所書止有中大夫爲佐卿非也但只是亞
是上大夫正與此制合注中所謂中大夫蓋卿便
於卿者齊侯是大國亦只是二卿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觀此則齊止二卿而已想是公之國方命三卿侯國只命二卿而

已晉武公是基位而入國天子未嘗命他卿故只有中大夫中大
夫便是晉國秉政之臣以此見春秋之初此制尚在距齊之強暴
亦未敢改後來此制紊亂天子反滅諸侯反多一國既有卿又有
上大夫中大夫如叔向所言
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姬寢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大夫祭與
小臣亦殪四年
觀其祭地而地墳之時此已見得是毒了何故又與大夫與小臣蓋
驪姬要做箇明證了以重他罪大抵此事亦恐是驪姬與獻公先
自商量了所以敢如此然論來申生到此時亦自可去而卒不去
者何故蓋申生爲人小不忍而害大義雖不得立逃去他國亦何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五年
春秋如此事皆當時大事所以必告於諸侯
晉侯使士蒍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五年

夷吾獨訴而重耳不訴者何故以此見重耳夷吾賢否處蓋重耳當時已自知了

七蔦稽首而對 五年

稽首是以首至地凡敬其命則稽首然士蔦當梁蒲與屈之初何故不諫蓋初時見獻公之頭勢難說所以不敢說到獻公責他不慎故至此敢說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 五年

重耳自不校便了何必須要徧徇國人蓋重耳素得蒲人之心蒲人只要去救他本不識重耳之本心萬一來校時恐害他後來大事所以不得不以此號令蒲人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五年

胡氏所論極精確曰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許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之本意

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六年

賈華是七輿大夫爲右行者夷吾與屈人盟正欲以此結屈人之心尚有覬覦復入之意

而修虞祀 五年

此一句左氏正欲應宮之奇神其吐之之語

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 六年

卻芮爲夷吾謀不爲不是但奔梁之策乃苟簡淺近欲復國之意初間止是申侯反覆不是陳轅濤塗却是後來兩人却都不是與他一般了

鄭伯逃歸不盟 五年

只是潛身而歸正如高祖脫鴻門相似若以軍歸則晉安得不覺

江黃道柏方睦於齊 五年

江黃道柏皆是近楚小國齊平日工夫正在此上先服小者然後來理會楚

晉侯復假道子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五年

宮之奇到此諫得詳何故他亦見事勢極了所以盡說出利害曲

折無不瞭然

虞不臘矣 五年

臘是祭名見得春秋時已有此名史記秦紀書曰秦初臘此太史公自秦言之蓋言秦子此始初臘耳非臘始于秦也或者疑臘是秦時方有而不知自古來已有之以秦本西戎真禮未備至此方用臘當時諸國用臘者亦多且如秦紀書縣宜陽豈是古來未有縣而始縣子秦耶

晉滅虢 五年

時桓公既爲伯主何聽晉如此縱橫蓋當時天下縱橫之甚救不得許多頭行最是夷狄極盛所以先去伐狄其狄却來伐楚故後來雖不伐晉而晉自來服此乃見桓公規模處

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五年

媵本是卑者爲之此特使虞公媵正要屈辱他如劉聰使晉懷帝青衣行酒相似

而修虞祀 五年

此一句左氏正欲應宮之奇神其吐之之語

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 六年

卻芮爲夷吾謀不爲不是但奔梁之策乃苟簡淺近欲復國之意所以不如重耳奔狄之意遠大也

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七年

招攜如鄭携貳之類懷遠是江黃之類

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七年

官是諸國所掌貢賦之官齊既富強又是伯主諸侯所以與他物貢之物以貢於天子蓋齊既伯諸侯欲以此結諸侯之類想當時亦有以爲貢正如一邑之中有上戶先代下戶輸納之

不貢者伯主正欲以此倡率之既結得諸侯又能上尊天子守命共時之謂信七年

共時便是時見曰會此只說會耳

德刑禮義無國不記七年

無國不記見得諸侯國皆有史如莊氏謂汲冢紀年篇有書晉事

事類皆秋者可見

子華由是得罪于鄭七年

子華既是太子了何故却使齊伐鄭蓋子華急要篡國爲君耳如我以鄭爲內臣一句可見

襄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七年

懼王子帶之黨盛

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八年

禮記檀弓魯夏商周之殯皆不在廟至此却在廟何故此制度當考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八年

襄公本當立何故讓子魚蓋襄公只是要著意要做好事底人雖常好名而實不稱如泓之戰不禽二毛之事可見

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九年

襄公在喪何故會諸侯如此速蓋宋是顯顯之國如齊侯屬孝公於宋襄公齊桓公所以獨托於宋者亦是見當時顯顯者只是宋故襄公此會不得不自出來然此會亦當時盛會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九年

晉踐土之盟不賜而齊桓葵丘獨賜者何故蓋周以賤事貴兄弟之國文公是同姓是所當賜者故不書齊是異姓本不當賜王特地加厚于齊所以見得是異禮

天子有事于文武九年

天子有事于文武便是祭祭是大事故直謂之事如洛陽重牡丹故直以牡丹爲花若其他花卉各自有別名名之

宰孔先歸九年

宰孔何故先歸禮宰孔止與會不與盟者自不信而後有盟宰孔所以不盟者不敢以不信待天子之臣

東晉之不知西則否矣九年

蓋當時三方皆往了只有東邊未去非久必去西既會了必不複來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九年

此是指晉言之蓋說與晉當時齊已不來但自歸去察其國之亂務靖安之足矣不必往齊也晉之亂便是荀息奚齊事

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孱在大夫九年

當時卑生已殺重耳夷吾皆在外只有奚齊卓子一二人在裏面此所謂藐孤正指此兩人言也

稱俱無猜九年

俱謂送往事居兩事無猜謂無猜疑嫌忌言我無嫌於生者死者

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九年

里克既要殺奚齊何故却先說與荀息則甚且荀息佞說佞說不是無謀底人受遺託孤亦不是無權底人蓋當緣民心離散眾意不屬於奚齊卓子荀息所以敗不得然克所以先告亦見得當時風俗尚厚

詩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九年

此亦是一節可取大概亦不濟事

齊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九年

何故只止高梁便還蓋齊侯是伯主了一則恥於不能大敗一則又力不能及而秦晉又强所以只畧行便歇合不及魯蓋當時去伐晉時亦無甚諸侯從他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九年

爽吾入時重耳何故不入蓋權弓所載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

與于吳廿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命說
此見得夷吾是賂人了求入重耳是人勸他入却不入二八之賢
否於此可見況當時謀臣重耳所倚是舅犯之徒夷吾是郤芮之
徒人品高下亦甚遼遠
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九年
此二句言其易納欲秦助惠公
夷吾弱不好弄能闔不過九年
此數句言其可以爲君見得古人語言大率婉順郤芮是當時謀
臣大計策難未了得若此等言語亦說得好
是吾利也九年
此句如鄰之厚君之薄也一般
晉侯殺里克以說十年
穎濱蘇氏曰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
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弒君書之矣惠公既入而

殺里克以弒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
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弒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
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逞破義雖已爲君而晉人不以爲君也
既以爲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爲弒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弒必
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
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
以弒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說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
里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狄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
至其謀臣呂甥郤稱冀芮皆以兵死蓋皆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
不與而天亦不與也此論極是
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十年
論來本無此理只緣民心不附屬夷吾故民或訛言如此此亦將

七與大夫十年
亡之兆
七與卽周禮侯伯七命貳車七乘晉只是獻公時王命一軍爲晉
侯獨上軍有之正義謂下軍亦有恐未必如此所謂禁盈下軍七
與恐只是前時上軍之制襄公二十五年下軍七乘亦畧可見
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雖歜棄虎特宮山祁十年
左行何故止一人右行何故有六人當攷
秦晉伐戎以救周十一年
秦晉伐戎以救周齊何故却不來蓋晉近周已自先去了齊既見
自有晉理會了便不去以此見桓公留中畢竟寬大與晉文不同
如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晉侯辭秦師而下是汲汲要爭去理會
此皆是不及齊桓處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
十二年
應是報應之應督謂厚之意踐乃職者謂位雖是下卿而職則乘
齊政今還以職尊之故杜氏曰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職

齊政故欲以職尊之也
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十二年
仲孫湫是齊之賢者以閔元年省僭難之事觀之見得齊國出使
有人可以見齊之使能如此
秋爲戎難故請偪戎周十三年
戎有兩般有每歲更戍有待事已而久戍者觀采薇之詩曰昔我
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此是遣戍于春時至次年更
留防秋而歸則冬時矣乃每年更戍之制也觀勤戍五年之語則
直待難平事已而方得返不比常戍有更代之期也今戍周爽難
未已只得且戍其國又須自以時遣人代之
百里奚論與晉羅十三年
子桑與百里奚所言不同子桑之言利害固是但所言之意又不
如百里奚實質渾厚百里奚蔡穆公兩人賢質皆好觀其言可知
然穆公皆用百里奚此其所以與

自雍及絳相繼十三年

此是舅甥相銜而往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十四年

遷杞便與遷邢不同此見齊桓公自葵丘會後驕心生凡事皆不如前時

宋　呂祖謙　撰

文公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元年

大抵歷法不過此三句履端於始正是立春立夏之類是四時之時始舉正於中是一月中氣如春分秋分斗建寅建卯之類歸餘於終以每月大小盡每歲零日積成閏此三句皆統說一歲事書謂協時月正日正是此三句素問謂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舉矣註云端首也始初也表彰示也正斗建也中月半也推退位也言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於相望之後此說却分明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　二年

文公何故不朝晉前輩謂文公做事大率寬緩亦是如閏不告朔之類大率如此

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二年

古者卿不會諸侯與伯子男會可也處父不能正君之失故春秋去氏以貶之

大事于太廟　二年

禘祫烝嘗常祭也故止曰事若禘祫之類非常祭故曰大事

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二年

弗忌亦是想像得如此耳蓋閔公薨時年七八歲僖公之薨幾五十餘矣故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禮無不順　二年

禮者順也大率禮事無有不順況祀是國之大事豈可不順今乃逆之豈可謂之禮

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　二年

契與不窋非是不賢只較之湯武則少劣帝乙爲王却非有德前禮猶尊上之蓋于不可以已之賢而先父

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文仲聞柳下惠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然臧文仲是當時賢者却有此等過失何故蓋文仲之過亦止此數端耳皆可數可書者此乃見文仲賢處若他人之過則不可勝言矣然下展禽一事不謂之不知而謂之不仁何也蓋知柳下惠之賢而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不與立却非是不知乃是不仁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　二年

襄仲是莊公子於文公爲季父其親最近也故文公成公之世當時雖有三桓爲卿大抵却是東門氏用事其後却是三桓好舅甥

齊曾本是甥舅之國修婚姻是重姻親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　二年

當時不是文具必須盡焚然如何能復歸于秦蓋秦所以示士卒必死之意萬一擺脫倉卒決不可回既勝晉了却不慮無物可渡如戈茅浮亭之類皆可以渡不必皆是舟

晉人不出三年

晉人不出便是太勝晉了不必交兵

封殺尸而還三年

殺之敗已三數年了如何又有尸只有骸骨皆是尸封是積凡在一處以土封之如京觀之類其意却與京觀不同京觀是夸大其功積尸令高此却是欲向時之敗死者葬埋封瘞之

遂霸西戎三年

蓋爲西邊戎狄之長不關涉中國事

其不懈也能懼思也三年

懈字說得極切太抵人纔做事敗了意思便懶怯惟孟明却不懈怠仍自奮作于困頓中能懼思也懼而能思則其思必切於利害事須懼而能思則其思必切於利害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泰穆有焉三年

蘩至賤之物公侯却是至重底事然苟有可用不管其他如孟明其不懈也能懼思也三年

苟有可用不管其他有不善處

詢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三年

言人臣爲國家宏遠之計者其如舉賢者爲益無窮

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四年

蓋夫人位望輕時事便做不行如東門氏殺其二子皆是文公始初輕了出姜故大率不爲眾人所欽重

在國必亂在家必亡四年

夫人義兼家國在魯言之謂之國在宮中言之謂之家

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四年

蓋名分上下截然不可犯處便是天威書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與此意同

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四年

此皆是穆公好處以功業論固不及桓文以資質論則有遠過桓文處卻庸謂穆公是五霸第一極是

王使榮叔來含且賵五年

車馬曰賵古人以祭器鐘鼎爲寶以車馬爲貨在當時車馬最是易貨底物如今人以金玉爲貨相似顧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不是便以車爲椁乃是欲賣車以爲椁見得車馬易貨當時是人人要用底物

召昭公來會葬禮也五年

此禮非周公禮經如今時州郡例册相似當時以爲禮耳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五年

德之不建謂上無明天子建德以固諸侯蓋天子建德者他民之無援謂下無賢方伯以救援而使聖賢之後見滅於東夷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所以如此六蓼是唐堯所封經許多時尚在到此一旦滅了所以臧文仲聞之深嘆文仲畢竟是舊時人識得此等事要緊不然亡國亦多何故獨嘆此二國想當時典籍尚具在今六安縣有阜陶冢

晉賜趙衰原屏狐溱先軫黎侯五年

註贏逆旅大夫是主客館底人國語云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

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五年

是惟深沈不暴露底人爲能剛惟高明不暗弱底人爲能柔箕子恐後世以張眉揚目底人爲剛以因循不整底人爲柔故書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此三句正解上面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三句到下面正直一句便不解蓋此句容易聽故特再舉所以爲剛爲柔底樣子說與人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五年

此句以草木譬之華不必盡是詐僞且如要濟惠底人易得多然人情不周徧則眾皆怨之甯子初見處父便踧踖從之他想見是華及久便釋然舍去此便見得不實國語云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曰吾見其

貌而欲乞聞其言而惡之

晉趙成子樂貞子霍伯曰季皆卒 六年

中軍帥先且居卽霍伯也中軍佐趙衰卽趙成子上軍帥狐毛箕鄭父上軍佐狐偃荀林父下軍帥樂枝卽樂貞子下軍佐胥臣卽臼季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毅樂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 六年

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子董易中軍 六年

中軍帥趙盾中軍佐狐射姑上軍帥先克上軍佐荀林父下軍帥箕鄭父下軍佐先都此一次命帥凡三次更改而後定

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 六年

不罪秦公而罪穆公者蓋當時穆公曾命三良列葬故特罪之

先王遠世猶節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 六年

猶是與況字相對法是末節尚立而遺後世況賢者國之本豈可

殺之乎

並建聖哲樹之風聲 六年

並建不特是一人風聲是教化著之話言如周公作書告成王是也子之法制如冠昏喪祭是也告之訓典是先王之書道之以禮則是以禮防民而教之中使毋失其土宜使人民萬物各得其所如稼穡之類亦使得其性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道喪之禮以行 六年

季文子求道喪之禮大夫平時皆當自講禮不待臨時方求然文字備舉不廣儘勝得不講者比之平時素講者亦是其次

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六年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 七年

士會此意極好大凡人各就實質便處相入有要底人自要與要底人自要與窮困者處此皆是實實凡下士會不見士伯却不肯如此亦正是處重難之正當以靜自處豈宜送相往來以引惹閒事士會善思正如此是出於慮練熟所以後來復晉晉人謂之忠

穆嬴頓首於宜子 七年

古者婦人拜禮與男子一般自後世方改了

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 七年

奉卽抱也如曲禮奉盂之類

宜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七年

見得當時諸大夫皆知靈公必無道無一人敢說靈公當立者

箕鄭居守 七年

居守在春秋時是一件大事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 七年

士會此意極好大凡人各就實質便處相入有要底人自要與要底人自要與窮困者處此皆是實實凡下士會不見士伯却不肯如此亦正是處重難之正當以靜自處豈宜送相往來以引惹閒事士會善思正如此是出於慮練熟所以後來復晉晉人謂之忠

趙宣子使因貢季問鄧舒 七年
此見得當時風俗厚處貢季以陽處父之故出奔狄自他人既得罪於宗國必懷不平之意貢季以舊不棄父母之邦其言尚爲晉在故當時宣子所以使他時亦託得他過此足以見風俗厚處正如公山弗狃曰人之行不以所惡廢卿
對曰趙盾夏日之日 七年
其意亦欲懼狄此狄是當時居中國者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 七年
盾是大夫如何以大夫盟諸侯蓋當時靈公尚少
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出于衛且復致公堉池之對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八年
申與虎牢皆鄭地衛鄭相近故自鄭之界皆還衛
司馬握節以死 八年
司馬所以有節者蓋其職主兵古者節之制大小短長固各不同

如周禮玉節角節或以金爲節或以管爲節所謂玉節須長蓋欲節上掛旌也然一節須分爲兩其一分收之於國其一官自守之合而後以爲信如止有一節則人或得以自爲之何以防其欺僞後世所爲節之制皆訛了古意與古制全不同古時亦官長有節如以下官屬恐不盡有
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八年
周禮掌節府二人古時必須自有府庫以藏此節故蕩意諸所以效節於府人
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 八年
皆復謂其官屬官屬皆來尤見其從容整暇處
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九年
當時賊殺先克者五人何故先殺此二人想是先知得此二人爲到後來採索得三人出故三月間始殺箕鄭父士穀劑得三人
楚子師于狐淵以伐鄭 九年

范山言於楚子一段書說已得大意晉中國與夷狄一消一長當

相盛衰
鄭及楚平 九年
陳懼乃及楚平 九年
楚服陳鄭是近楚之國至宋亦服則大勢全歸於楚矣
楚使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九年
當時越椒只不過恃楚之大而輕魯之小而不知傲時便是傲了先君故叔仲惠伯謂必滅若敖氏之宗以此見古之時最重宗廟
晉使臣出使他國必先告廟然後行則此幣乃先君之幣也如西漢丙吉子顯少爲諸曹從祠祖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之重而顯不敬亡吾骨者必顯也漢去古尚近氣味尚在到後漢則全無此氣味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左氏謂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此一段氣味深長宜子細看蓋成風已死四五年秦襚方至而此猶曰雖不當事無忘舊好蓋人苟以是而來不問他之遠近情之親疎時之遲速皆感其誠意此是忠厚損怨之道夫人最不可有責望人之心此送襚雖緩然猶勝於不來

宋　呂祖謙　撰

文公

富父終生駢乘十一年

古者車甲士三人駢乘之制蓋緣戎狄強大時添此一人

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十一年

大抵君道善羣須得眾人共輔方得豈有獨特一已有力而能自立者蓋天下未有能獨立底人

彭班御皇父充石十一年

充石是名皇父是字大凡古人言人名必先書其字

宋公於是以門賞彭班使食其征十一年

此正當周幽王時萱閧釁而不征乃是文王治岐時所用法周禮國凶荒則殺關市之征此亦取得不多到幽王時已自多取至春秋時浸浸尤甚

鄋瞞十一年

太子以奉社稷宗廟之粢盛以朝夕覲君膳者也今朱儒留戀夫鍾之地以自便苟安其君父在時既不視膳問安及其亡也又不能居喪盡禮二者俱無則祭祀之禮絕國人所以不從之也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十二年

大凡聘禮賓襲執玉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公側授宰玉至事畢後却還以玉歸使者此是常制魯之辭秦者魯是晉屬國所以辭者不與其伐晉也

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十二年

何襄仲一聞其言而便爲君子蓋秦遠在西戎而使臣之辭命和遜如此便知其國有君子而非陋也

范無恤御戎十二年

此言御戎而無車右非無右也偶不載耳

請探壘固軍以待之十二年

探壘便是高壘蓋請探則壘高高時取土必就下取其壘既高其探必深固軍是軍所舍處必致其固

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十二年

此是指出爲卿者如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如賜子成季之屬也之類皆是春秋中家臣出爲卿者亦多當考

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二年

士會所以以臾駢趙穿之謀告秦者亦以一戰之勝負本不甚計利害而士會既出在秦只欲安於秦所以以此謀告之然秦欲滅晉時亦決不肯如此教他要之爲士會當如鄭公子蘭從晉伐鄭無與圍鄭者方是

秦軍掩晉上軍十二年

此只畧地引動晉軍

趙穿追之不及十二年

大率有寵之臣最要先犯軍法彼蓋有所恃而然當時趙宣子所以不禁他時亦緣穿有寵無如之何然趙穿既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既是後生不練事底人又好勇而狂又多忌刻此必敗之道豈可處之軍中此却是宣子措置得不是處

秦行人夜戒晉師十二年

此蓋是約戰期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十三年

桃林便是困谷關戰國日陰晉秦孝公下令謂三晉攻奪我河西地是時陰晉屬魏後來商鞅敗魏公子卬之後魏納陰晉于秦秦遂更名日寧秦特名此地爲寧秦便見得此地是險要之地漢高帝八年更名日華陰屬京兆尹武帝元鼎三年緣楊僕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武帝意好廣濶於是徙函谷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以故關爲弘農縣唐屬華州禹貢太華山在縣東水經注云河水南流衝激關山因謂之潼關安祿山之亂黃巢之亂所以入來得時只緣潼關失守

晉人慮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貫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卻成子曰不如隨會十二年

諸浮是野外之地謀欲密故出於野看宣子荀林父卻缺三子之言見得宣子深得執政之體宣子意欲復士會未肯先自說出且舉賈季隨會兩人統問眾人如何處已平心聽其公論所在方中行子欲復賈季固是說得未甚盡到卻成子請復士會則眾人始服所以從之使宣子便自以已意先說出則便非為上之體十二年

六卿相見於諸浮十三年

此一子字見得是文公女

諸浮必幽隱處恐秦人知其謀故幽隱處謀之

能外事十三年

賈季知得四方諸侯之事地勢之險要人才之賢否

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十三年

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此方是人才若賤而不知所恥狠愎而使

人不犯亦何足貴

魏人在東十三年

作詐降之勢

晉謀適不用也十三年

想繞朝當時亦曾言之秦秦不從耳

其處者為劉氏十三年

此一句本無謂恐西漢人添入蓋左氏一書本無閑句設有此句時後面必有事相應後面無一事應所以見此句是添入蓋西漢時惟公穀列于學官左氏不曾立學官到後漢因此立學官

邾文公卜遷于繹十三年

此段見左氏智識明處所以取其驗於人者載之此非知道者安能如此惟文公斷之在已不惑子左右故左氏曰知命此去理上看不去事上看若常人必舉不驗處以證其謬

子家賦鴻雁文子賦六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

公與晉衛會各賦詩以見意見得意思雍容詳緩各自有味凡左氏傳載賦詩處皆好看

凡崩薨不赴則不書隱桓不告亦不書懲不赴也十四年

此是魯史之例非孔子春秋之旨蓋魯史不書所以懲不赴者之不赦春秋不書所以懲天下諸侯之無王蓋天下共戴天子於上安有天子崩諸侯猶有待於赴而後知耶

子叔姬卒昭公十四年

此一子字見得是文公女

公于齊臣彔蒲於國而多聚士十四年

彔施是一旦周旋要結人士不特是人才凡厮養士卒之類皆是

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十四年

有司官司也杜註謂富者非是魯如今預借官錢相似蓋公子商臣是當時強恣底人所以使令得行

有星孛入於北斗十四年

有星孛入於北斗正是入北斗之環域蓋北斗是天綱紀之星宋齊晉是天下綱紀之國所以見得有亂胡氏春秋所論是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十四年

同來城濮之戰七百乘却是晉國所自有之兵此八百乘却不是晉國所有共取諸諸侯者耳盾欲納捷菑此是盾見得不分明後來一聞齊出獲且長之言便還師而歸此却是速於改過處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于晉十四年

周公與王孫蘇訟王使尹氏訟周公于晉此是天子下訟於諸侯如晉卻至與周訟是天子與諸侯大夫下訟於覇國衛侯與元咺訟是君臣相訟于覇國鄭伯與許男訟是諸侯相訟于大國王叔陳生與伯輿訟是王臣相訟于覇國之使聃子與季氏訟是諸侯之臣自訟于其國蔣弗鄙偽訟三卻是小臣訟于執政楚穿封戌

四鄰皇請公子圍與之爭政于伯州犂此又一國之臣自訟于本國之執政

虞慶寨及叔孫諾誘之遂殺關克及公子斐十四年

當時不用兵伐之而却誘之者何故蓋當時莊王在如用兵却是與楚爲一雖其間自有曲折不同然

却君所以不敢

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十四年

此一國是大節目蓋當時天下强國四晉楚齊秦互相角立自殺之役後齊却與晉爲一秦却與楚爲一至春秋末大勢分爲二却自此始

穆伯求復十四年

穆伯所以自晉奔莒奔莒而復求歸者何故蓋初同歸晉而不得爲卿所以又奔莒既奔莒而莒又不如晉所以復求歸蓋在晉雖不爲卿而其子則爲卿也與在他國氣象必不同

請葬弗許十四年

請葬但欲歸葬不必如杜註請以卿禮葬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十四年

此自下而拔出爲卿者蓋古者有世卿皆是世承其職而此外却自有匹夫登上位者如此類便是若不如此則成局三年賓興賢能者却頓放在何處然封人之職甚卑自封人而爲卿高哀必是大段有過人處觀其不義宋公而出其去就之輕如此則此人之大畧亦可見矣

齊人執單伯十四年

此王室衰甚齊君無道處

叉執子叔姬十四年

公羊子以爲單伯逆叔姬蓋公穀只是經生不識朝廷大體其間或有那個然其中說經旨處甚明不可不子細

蓋據他傳得子夏學所以識見至此若載事則不比左氏左氏是

魯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十五年

曾與魯同在東嶽皆東方諸侯所以五載之間復相朝聘先王之命如此至此特修之耳修是久廢而復舉

齊人或爲孟氏諫十五年

孟氏莊云孟氏公孫敖裔慶父爲庶長故或稱孟字爲氏慶父自共仲則本謂之仲氏然以其是庶長之或謂孟氏也故春秋只書仲氏不書孟氏

惠叔猶毀以爲蔣十五年

正如申包胥憎夏泰庭之頌

立於朝以待命十五年

大率朝時只旅進旅退而已至此常立於朝待許而後退且國故也十五年

此所以存國家之大體蓋穆伯亦是公族且爲故卿不可使之不葬

葬視共仲十五年

看此句見前面杜氏注請葬請之請卿禮亦未安

惟堂而哭春父十五年

卿朝夕哭不離惟而哭此變禮也檀弓載曾子曰尸未設飾故惟堂小斂而徹惟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惟堂小斂而徹惟此是正禮

敬子賀善弔災祭敝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十五年

此正是宗法惠伯舉宗法以告之耳如宗族之中有窮之當救之善者賀之有災者弔之同其祭祀以敦其睦其喪以敦其哀此是宗法之義如此雖兄弟之初時或有不足至於此數事之中則然有不能已毋絕其恩愛此是相親之道

蓋據子叟穆伯二子或謂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十五年

獻子告季文子亦已信之矣二子皆死亦自愧不安而死孟獻子正是宗子宗子有君道博識所謂此事非是

當時下軍帥不曾出

以城下之盟而還十五年

城下之盟古人所恥如楚莊王伐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楚還師三十里方與宋盟以此見得恥之深

齊人賂晉侯十五年

此見當時諸侯相賂以私而畧無忌憚於此可見當時風俗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十五年

書如他人有過則不諱親戚有過則有隱諱之意人情自應如此為尊者諱為親者諱固然而褒例乃云為賢者則不諱豈賢者亦自有為諱之理若是賢者小過豈可不為諱若有大過則舉欲諱亦不可所謂諱者皆是不忍言其惡却是忠厚之意不然則其將至於篡逆之漸

諱以順天天之道也十五年

左氏傳續說卷六

邇有上下有尊卑有降圍往來之禮此皆是天道如此君子之不處幼賤畏於天也蓋自人言之則有貴賤強弱有許多般自天言之天下人皆是受天之一氣烏可以其幼賤而虐之左氏此等議論皆有源流須當深沉細看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陵子陽丘以侯晉枝扈人帥師禦之以叛楚農人率百犒聚於邏將伐楚十六年

戎伐楚一段初是戎因饑來伐不過乘其饑耳其中扈人帥師禦之以叛其勢甚銳其兵甚眾是有意來伐楚至農人率百濮以伐楚其意亦不過如戎之伐楚當是時三處先後來伐楚其勢亦甚可畏須是要識他緊敵之方如此一段最要子細看成敗興亡及地理險阻兵勢布置謀臣措置事事有之

楚人謀徙于阪高薳子馮曰不如伐庸庸者何故蓋當時病根在庸其所以引羣蠻共攻楚者皆是庸人倡之此所以先伐庸也楚當時所以使庸人七罵皆北盡欲示甚弱之勢而使庸人以為不足與戰庸人既驕則舉禮皆散不能合以攻楚則楚師可以大進而伐庸還之計正在此然所以如此者必欲試庸而後已蓋病根不去則終為禍患

我能往寇亦能往十六年

薳子馮是與子玉同時人到此亦甚老成所以為謀如此之審以此見國家不可無世臣

振廩同食

當時各自有廩以備艱急若常時則藏而不敢發到此勢極事急故盡所有發之大抵做事須是如此決然剛斷然後成事況成敗在此一舉幾退縮長避則舉寇乘勢愈來攻擊不已以此知人立身亦如此須當振作不可蕭索過了使楚當此時不自振奮則烏保其不亡故楚自子玉死後其勢甚弱自克庸以後氣象殊別蓋振廩乘驛皆是左傳中大綱目如此等事只有數件才識得此等事會看史振廩是險要處皆有廩以備急難後世則無之蓋古人作事周備皆是閑時措置如臨時發運雖費十石亦卒運不得一石來

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十六年

楚謂之驛鄭謂之遽晉謂之傳皆是傳車古時遽舖皆有傳車以待使臣之往來及有緩急告命之事此所係甚大如人之一身其血氣常使流通乃好自荊公以來却作等閑事看了其後遂廢往往以此為費用而不知是朝廷大事命之遞舖雖有遺迹而人多不以此為事至于請給之類多不及時與之

齊侯戒師期十八年

齊侯戒師期或是戒約如定八年盟虎戒都車曰癸巳至蓋平明兵皆散在郊野中必須約定期日畢至此是軍法當如此如違期則有殺無赦戒師亦有兩般有自戒國中士卒者此是也又有敵

惠伯令德十八年

令德如儀禮喪服命曰集有近悔之類皆是

齊懿公刖丁父鼻以爲僕十八年

懿公無道之君既刖其父鼻矣納其妻如何却不盡殺其子載其夫乃使此二人居親近之地何故懿懿公是自恃才勇底人意謂此二人常人所不敢與之同處者而我無所畏而且能爲我用此無道之常態

公將干申池十八年

申池亦是可游觀處想多竹木可觀襄公十八年云焚申池之竹木可見多竹木之處大凡左氏載事雖小小事皆前後相應

乃載弧襄公十八年

懿公所以見弒於游申池之時者亦是游觀處左右無備而此二人且處近職所以弒之無難

會稽而行十八年

左氏傳續說卷六　九

見得二人去時甚從容暑無恐懼意此亦見國人皆惡懿公處

宣公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元年

河曲之戰趙穿與胥甲俱敗軍謀何故獨放胥甲父此見得趙宣子私親處當時所以不便誅他時正爲是親不敢行法耳自晉文公不殺魏犨而止殺顚頡此端隙已開然晉文公猶是國君趙宣子乃是元帥秉國之法豈可徇私意此所以成趙穿弒靈公之事也

楚子侵陳遂侵宋　元年

楚侵陳遂侵宋蓋陳與宋壤地相接

鄭伐宋因華元　元年

元是元帥華元被執此是大敗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二年

大抵事須一一點檢得到方可羊斟不與在元亦不爲無失然華元之意正以親密待了羊斟所以不與者乃是親之也羊斟却是簞食豆羹見於色底故及戰乃時地馳車入鄭而使元爲鄭所獲於此亦見得華元平時視人亦未仔細此等人一毫不到便易生怨平時亦有可見處豈可復置諸左右此是華元之失也然古人所以多以羊羹賜人者亦以羊羹賤者所常食故多賜之如戰國時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此亦見因羊羹而致忿者但羊斟是緣親密而不及子期是疎遠而不及

華元逃歸二年

華元當時所以能逃得歸時蓋元自有此等才能觀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一段便可見

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二年

大棘之役羊斟之罪也當是時羊斟先歸宋何故不討其罪蓋大棘之戰宋師大敗宋但見華元被囚而亦不知是御者馳主將車入鄭乃所以敗之由故羊斟雖歸而宋無人知之所以不討其罪然自華元初歸之時首正典刑誅羊斟以謝國人亦不爲過觀元反告則曰子之馬然也此亦是華元一時間意思但當自責故以溫辭慰勞所以安反側之心此也是華元一時間意思

使其擊乘謂之二年

亦是作歌以答之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二年

周禮冬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不是犀角之犀只是今水牛之類合甲是合兩皮以成者古時只用皮甲

自戰國以後方用鐵甲

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二年

此見得華元知爲人上之大體處

使婦人載以過朝二年

所以使婦人載蓋不欲令人見耳加特地示威於眾時必不使婦人載也

會請先二年

晉士會言爲輕在宣子是秉政大臣如不行時便無可說故士會請先時特地留一著在後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二年

古之君臣相見甚易亦無時不比後世分嚴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二年

士會引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蓋其意謂事寧可使無始而有終不可使有始而無終若靈公初雖不君一旦能改時便是有終

君能補過衮不廢矣二年

蓋補過本是人臣之職今君若自能之尤善故士會特地褒奬他

鉏麑退觸槐而死二年

鉏麑之觸槐而死趙盾之縱之去皆是不欲殺之意

柳子厚非國語中論鉏麑事謂宣子爲政於晉如此分明鉏麑覺不知之特待假寐而後始不殺是不敢其六德而赦其小節也要不必如此泥蓋俠士恃勇唯君所使初不問其人之賢否與其當殺不當殺一向恃力以前耳到得後來一見而便回轉了意思此亦俠士所見多如此

過三爵非禮也二年

過三爵不必如禮中所謂三爵但提綱明見事急所以伏正義如此說正如樊噲脫沛公一般

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二年

看趙宣子此言已全無君臣恩意了當時靈公雖無道然使賢者處之當不如此樂毅上燕昭王書儘好

宣三年矣二年

宦是學做宦底事業

既是與爲公介二年

公介是宿衛底人

不告而退二年

不告而退却知是竄竄者何故蓋當時爲公介時必有姓名後來訪問得之

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二年

趙盾弒其君大史既如此書諸侯之國史皆從晉史如此書然當時趙盾亦不爲無意使盾無意時反必討賊可也猶可復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左氏載孔子曰越境乃免疑使越境而反不討賊時亦不可況不越境乎此一段載夫子之言傳聞差了如爲法受惡一句最說了本意然齊崔杼殺齊太史而盾安受之亦見宣子終是別看前時盾說棄人用犬雖猛何爲已自有無君之心觀太史所言四句可見宣子分明弒君孔子曰五句恐非夫子之言豈有弒君之後纔出境便可免罪

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二年

驪姬詛無畜羣公子自成公方收更晉文公當時亦因循過了不曾整頓成公雖改驪姬之制立公族以總諸國子然亦有不盡處依舊親近者有在外底疎遠者却在內往往改制之時文襄所出在外之子弟不曾詔歸來故有流離在外者其法竟不及自成公始公族大夫如成十八年晉悼公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又有掌公族大夫者又統管其餘公族大夫餘子公行之屬國語郤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此是掌公族大夫職事此皆是宿衛入宮中者最是親近成十六年晉伐鄭鄭范以其族夾公行此處可見是近國詔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脩公族不能死穆子以無忌處公族爲深恥此猶可見其處親近之地所以爲深嫌也成公稍改得亦未有盡處依舊通子得爲君者方得在內其有不得爲君者猶在外文襄所出之子弟亦不曾歸得想當時只是成公一振得歸

又宣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二年

餘子在周禮則統謂之士庶子故士是適子庶子是妾子左傳則分而言之故以餘子爲適子之弟以庶子爲妾子周禮小司徒凡國之大故致餘子鄭注云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正義曰致餘子與太子使宿衛也夏官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征此國子不屬之司馬而屬大子何故蓋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在學如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謂諸侯者樊穆仲曰晉侯蒲黎明神而教事者老獻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此皆是諸侯子弟同在學者又如楚世家曰當周成王時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此又可見太子素與諸侯之子弟相處朝夕習熟故後來諸侯之子立爲諸侯時事太子爲君此正是封建諸侯之本不如後世徒然封建且平日在學時必先擇其可以爲諸侯者則他日立爲諸侯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又凡國有大事天子親御六師時天子既與公卿大夫同出在外則太子却又與公卿大夫之子弟同守王宮于內此內外相維不可拔之根基此皆三代制度學者所宜深考

君姬氏之愛子也　二年

君姬氏者蓋周天子之女稱王姬諸侯姬姓之女稱君姬氏

趙盾爲旄車之族　二年

旄車之族注謂公行恐不應降在妾子之列但盾既讓括爲適子故已之子居次而已

鄭穆公卒　三年

鄭穆公事左氏所以詳載者蓋鄭自穆公以後七穆之盛直至春秋末故石癸曰其後必蕃此皆是氏族左傳多留意氏族氏族是一件大事唐時尚有人專平生之功理會氏族者蓋緣難理會後世族氏族蓋有公卿數世之後又有轉爲皂隸者

公及齊侯平莒及郠　四年

郠與莒並徐州地亦相近當細考之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　四年

楚大國也却曰獻正如君有饋焉曰獻相似古人不以此一字爲重黿是海物楚近海故有之

靈公召子公而弗與　四年

此特一時之戲耳却生出大亂以此人不可以戲謔爲小事

子家懼而從之　四年

此只是失之弱大率弱最不濟事故洪範六極以弱爲先

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　四年

子文之後却是子玉子玉之後便是爲呂臣以此見鬬般非正權子文之後言子文死後爲令尹耳

爲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　四年

爲賈謀譖子揚後來却又自不免蓋爲賈畢竟是謀臣工正位次三卿位亦甚重如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辭卿便使爲工正他如襄九年宋使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昭五年季孫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處皆可見

圉伯嬴於轑陽而殺之　四年

此見得越椒之族彊盛處便要作亂爲賈同爲卿而若殺逃與兵輒殺之自備甲兵以師子揚遲此見子越逼莊王之急然若殺之彊已見於六卒之時

王使巡師曰盡於是矣　四年

此是安慰士心

虎乳子文　四年

虎乳子文正如牛羊飲食后稷之類子文之字亦取虎文之義

君天也天可逃乎　四年

此方是分明見得大義

高固使齊侯止公　五年

宣公弒兄而即位不正所以有鄰國之侮況魯又近齊所以從來多懼齊

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　五年

諸侯之女下嫁大夫者亦有之如趙穿之類是也但不出於偪迫而強成耳

赤狄伐晉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六年

晉伐狄皆中行桓子之謀宣十五年桓子滅赤狄潞氏此可見始終皆出於中行桓子晉之規模當其盛時則經略中國之諸侯及其稍衰則專攘夷狄從來如此當是時楚莊王方强晉稍弱則

便去理會夷狄如後來伐白狄之類皆是稍衰時便去理會狄事以盈其貫六年

貫如在繩索之貫不必作習字解其在周易豐之離六年

古人論易才舉一爻論時便是言其變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蓋爻者言乎變者也聖人作易時有這一爻時便有這一爻變故左傳論易雖論本卦此爻立文而此爻便自有變爻也

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七年

此是王官伯臨諸侯之例其他如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單于盟于雞澤劉子盟于召陵皆是蓋晉是諸侯之伯王叔桓公是王官之伯位却在方伯上諸侯所以欲王官伯以臨盟者蓋欲假天子卿士之重以令諸侯耳

左氏傳續說卷七

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八年

秦諜是細密探事之人六日而蘇所以記其異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八年

古人所以有繹祭時蓋是祭之明日又復會以賓尸故謂之繹蓋古人議意敦厚不便薦散故所以正祭後又有繹祭然其禮比正祭之禮則多殺鄭氏注儀禮云鄉大夫既祭而賓尸禮崇也賓尸則不設饌西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有司掃室陳鼎之後乃議侑于賓以異姓宗人戒侑此是擇異姓賓之賢者以侑尸南面告于其位曰請子爲侑其禮又不如正祭時甚嚴凡胙俎主人胙無體遣下尸也尸俎五魚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彌變於神也家膋無涪於侑禮殺也主人降洗觶尸侑降不升者尸禮益殺不從也凡此類皆繹祭之儀殺於正祭之儀者也蓋繹祭正如待賓而非十分如正祭故在商曰肜高宗肜日是也在周曰繹

楚盟吳越而還八年

吳越自此方入春秋吳越在此時只是一小國未大强盛

雨不克葬八年

雨不克葬當看胡氏春秋

諸侯之師伐鄭十年

自宣四年以後晉楚俱欲服鄭鄭遂南北兩屬此可見中國夷狄盛衰

子貢曰與其來者可也十一年

看此一部書鄭始終謀策只是出於此子產所謂玉帛以待於四境惟其彊者從之與此一般

令尹蔿艾獵城沂十一年

令尹城沂須看處置規模土功是一件大事令尹如此亦見楚所以興處封人是周禮封人之類慮事是謀慮此事分則用是看四隅所費多少各分于四隅主事之人免臨時交亂財用是應于築城所用之物版是所築之版榦是墻中之木有司不是都統役之人此是每處監臨底人

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十一年

晉求成于狄當時赤狄强盛非德莫如勤十一年

此勤謂勉力以求人

轘諸栗門十一年

轘周禮亦有此刑

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夏州如戎州相似東晉時北方人在南方者一時聚落亦各從北方州之號今鎮江謂之南徐州者亦緣僑聚徐州人故也

且巷出車吉十二年

鄭有大逵巷閎皆出車於逵道蓋九逵之逵兩旁皆無居民只通商賈往來之路耳巷者乃閭門之巷各自共閭出車于巷古者五

家爲比五比爲閭一閭各環以墻一閭共一門出入謂之閭門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十二年

肉袒牽羊是降底禮數如面縛銜璧之類

使臣妾之十二年

古者有良人有賤人如爲妾時則世世曰妾以其賤也如後周滅後梁時虜其君與公卿大夫皆爲臣妾

徼福於厲宣桓武十二年

鄭大宮世祀厲宣故當時有曰鄭祖厲王古者諸侯不得祖天子此何故却祖厲宣蓋諸侯不祖天子周時制度也到春秋時亦漸

僭

殽子以中軍佐濟十二年

郤之戰荀林父士會樂書之徒皆不欲戰唯殽子一人凶暴不從上令遂致喪師論來先穀剛愎非可告語惟有殺之爾然則林父何爲不殺曰春秋時却未嘗有殺軍佐之法問當初殽子獨濟自

可不愼曰不然若此人剛暴一向直前喪其偏師亦是敗也如城濮子玉中軍雖不敗左右師潰亦是敗績先穀雖獨潰却是一体事故不若大軍盡從却有幸勝之理

伍參言于王十二年

觀伍參言晉國諸帥一節曲折非是孫叔敖不知但叔敖國相自是知体當是時楚已自彊若能自全爲上戰危事也勝負成敗繫焉伍參謂孫叔無謀渠自不知叔敖若謂伍參言於楚子者孫叔所不知此大非也

楚少宰如晉師十二年

觀當時楚少宰如晉師辭命亦煞商量言語甚是謙遜曰我但聞得鄭自與一國公卿謀此便是叛楚了蓋子良是有謀底人不留在楚話也疵子專命擅改亦竟何益勝負却不在此也還大國之迹於鄭是說要逐你出去

丙辰楚重至于邲十二年

以乙卯戰于邲而丙辰楚輜重始至蓋楚軍制輜重常後大軍一日故無鈔擊之患若後世多不知此是以或爲人先擊輜重而王於敗者多矣

楚子不築京觀十二年

潘黨請築武軍爲京觀楚子不許着此一段楚興氣象自別或問曰楚莊不知大義如問鼎事何如曰他本是蠻夷不可以此責他但看右尹子革對楚靈曰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便自可見自商時渠亦未嘗馴服觀詩商頌可見只是後來漸盛然後漸學中國盟會制度東坡作王者不治夷狄論謂秦楚流入於夷狄正是倒說蓋秦楚正是夷狄漸流爲中國非爲夷狄也問鼎之事不必責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十二年

此與孝經事君章所說同蓋是事君常道

晉原穀盟清丘十二年

先穀既敗後晉何故又用他主盟蓋先穀是當時之卿

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十二年

先穀召狄他亦是自見郤敗不得志所以如此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十三年

論來先穀亦不至滅族言先穀自取其罪注中極好

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十四年

衛殺孔達以說子晉此與定十年董安于事相類皆諸侯殺大夫例說如解說之說

中行桓子曰示之以整十四年

蓋自郤敗之後仍舊整齊示軍容不減前日之舊

使謀而來十四年

是使鄭自與一國公卿謀

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四年

此便是叛楚了蓋子良是有謀底人不留在楚則其意可見

楚子使申舟聘子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子晉不假道于

鄭十四年

楚無假道子宋鄭亦見莊王鄭勝之後驕心發見處假道之禮有二有君命假道者如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之類有使臣假道者如聘禮曰若過禮主於竟使次介假道東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敢以入告出許遂受幣之類

見犀而行　十四年

此便是以其位傳其子與見溜之類皆是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十四年

此見得楚軍素備要去便去不是臨時旋辦若吳漢士卒常衣糧整備有變即起

屢及於窒皇　十四年

古人平居不看屢出則履屢此處亦可見

孟獻子言於公　十四年

孟獻子言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也皆諫了

夫特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戚　十五年

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此是恃眾手格猛獸強足以拒諫此是恃才

文反正爲之　十五年

此古者篆字體中有之

盍在狄矣　十五年

謂狄皆有之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　十五年

三人皆是畿內諸侯如魯有三桓晉有六卿左氏所以載者見王室之弱

晉畧狄土　十五年

晉之規模綫是本國强盛時專與楚爲敵若楚强盛時則與戎狄爲敵此是一部左傳綱領其後至魯昭公之世晉猶伐狄未已所以王三晉之强爭相侵奪亦有許多地

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十五年

此是伐狄還而與秦師相遇秦報河曲之役魏顆一段大槩蓋好

晉侯賞荀林父狄臣千室　十五年

只所載夢之類亦難信

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　十五年

築室反耕者示爲久遠之計此亦見楚子出兵久糧已盡公羊子載子反曰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亦可見縱宋人不與之盟楚亦自退

華元夜入楚師　十五年

杜氏謂因其鄉人而用之在兵法亦有之

宋及楚平　十五年

子反未起聞華元至亦是元脅之而與之盟不然殺子反亦不可知

棄仲章而奪黎氏地　十五年

此非兩事恐奪黎氏地時仲章也皆諫了

夫特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戚　十五年

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此是恃眾手格猛獸強足以拒諫此是恃才

文反正爲之　十五年

此古者篆字體中有之

盍在狄矣　十五年

謂狄皆有之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　十五年

三人皆是畿內諸侯如魯有三桓晉有六卿左氏所以載者見王室之弱

晉畧狄土　十五年

晉之規模綫是本國强盛時專與楚爲敵若楚强盛時則與戎狄爲敵此是一部左傳綱領其後至魯昭公之世晉猶伐狄未已所以王三晉之强爭相侵奪亦有許多地

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十五年

此是伐狄還而與秦師相遇秦報河曲之役魏顆一段大槩蓋好

晉侯賞荀林父狄臣千室　十五年

只所載夢之類亦難信

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　十五年

築室反耕者示爲久遠之計此亦見楚子出兵久糧已盡公羊子載子反曰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亦可見縱宋人不與之盟楚亦自退

華元夜入楚師　十五年

杜氏謂因其鄉人而用之在兵法亦有之

宋及楚平　十五年

子反未起聞華元至亦是元脅之而與之盟不然殺子反亦不可知

棄仲章而奪黎氏地　十五年

此非兩事恐奪黎氏地時仲章也皆諫了

千室正是百乘之家壹十家出一乘公孫免餘曰唯卿備百邑百邑兵一千家此亦十室之邑非成周四井之邑如論語十室之邑百乘之家及十室之邑如鄭賜子展八邑及公孫免餘邑六十皆同室是小聚春夏出廬舍之邑若周禮四井之邑則其地制皆大與此不同

晉士會滅赤狄十六年

當時晉既無如楚何邲去這邊開拓亦是彊國規模

晉侯請于王以徹晁命士會將中軍十六年

見得當時上卿爲元帥皆命于王大抵諸侯之正卿皆出於天子之命若次卿下卿却出於諸侯齊管仲辭上卿之禮曰有天子所命餘二守國高在郎天子所命也如漢制諸侯守相乃是天子所命餘官皆諸侯自命之七國反後餘官亦不得自命矣晉欒盈逼周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杜預註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於此可見諸侯之正卿皆命於天子大率晉命中軍

帥未嘗請於此特請者何故壹以其徹晁之服也

晉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十六年

晉太傅與成周時三公之太傅不同何故壹三公論道經邦何常管事晉之太傅却纔命于上卿如趙宣子爲國政時以授太傅陽子處可見又國語載叔向爲太傅賓賦祿皆是理會小事亦可見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十六年

此是范武子德望所感民自不敢欺他列子載斯事謂晉國苦盜有鄧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大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何視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鄧雍必不得其死焉恐俄而纂盜謀曰吾所窮者鄧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問鄧文子意思假正義以濟其私壹欲去東門氏耳然宣叔既怒文子之言何故却又曰許請去之此壹順文子之意言子如欲去之意亦不見是十分好我即爲子去之看此意思則前時去莒僕之意向時博議所論是却是但太過耳大抵文子在家言之却不好後三家專看來却不好正如莊王在楚却好自中國言之却不好後三家專權皆自此始

子家壇帷復命于介十八年

壇帷有兩般古時祭鬼神除地爲壇有他般做事時亦有壇如後

漢范冉傳王奐還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此亦是古制尚在者

即位哭十八年

即位哭是設子家位次

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十八年

言其出奔從容所以善之胡氏春秋一段亦當看

成公

齊侯親鼓士陵城二年

陵城是勇氣激發直踰其城不待用雲梯也

卻克請八百乘許之二年

城濮是春秋大戰不過用車七百乘蓋古者用人爲兵互相調發所以少不如後世盡發人以爲兵也鞏之戰晉用八百乘此時雖添百乘亦不過六萬人至昭十三年晉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計三十萬人前此未嘗有用許多人者春秋到此時蓋已與戰國時相接戰國策田單問趙奢曰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今將軍必負十萬之衆乃用之何也對曰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狄卒此亦見狄人常爲晉用處如襄十六年晉敗其上戎亡其下可見

郤克伏車軹折

此是見時勢急迫不可走故使之易位古者軍將在軍皆同服

鄭周父御佐車二年

佐車便是貳車朝祀時謂之佐車周禮田僕掌佐車之政檀弓魯與宋戰于乘丘公隊佐車授綏兵車之法將在鼓下御者在左車右戎右執刃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二年

齊頃公每出齊師時必先自當其前以帥厲退者然頃公既自前入晉軍則齊師繼至士卒乘勢而進與晉軍相夾故頃公誤辟入狄卒此亦見狄人常爲晉用處如襄十六年晉敵其上戎亡其下可見

此大抵人放意懈怠時曾在前後左右扶持底人著力推挽

射其御者君子也二年

古者一車三人自非元帥御者居中居其中者必是一箇好人

逢丑父與公易位　年

此是見時勢急迫不可走故使之易位古者軍將在軍皆同服

鄭周父御佐車二年

佐車便是貳車朝祀時謂之佐車周禮田僕掌佐車之政檀弓魯與宋戰于乘丘公隊佐車授綏兵車之法將在鼓下御者在左車右戎右執刃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二年

齊頃公每出齊師時必先自當其前以帥厲退者然頃公既自前入晉軍則齊師繼至士卒乘勢而進與晉軍相夾故頃公誤辟入狄卒此亦見狄人常爲晉用處如襄十六年晉敵其上戎亡其下可見

辟女子二年

辟女子之言亦可見春秋之時民尚有三代氣象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二年

賓媚人是國佐經書國佐傳書賓媚人左氏欲教人互見賓姓也

媚人是族

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二年

以蕭同叔子爲質晉固知其不可行然當時只欲辱他耳然賓媚人便直分明對他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此大段勝得他大率人語言須當直如此分明向使齊或卑語屈節以告晉則晉益加侮矣賓媚人之對可謂使臣矣頃公雖無道然能選擇此等使臣是尚能用人在如此則晉亦可未十分弱齊

物土之宜二年

物土之宜從其高下燥濕之宜如稻宜下地粟宜高地之類

南東其畝二年

北以南爲上西以東爲上言南則北在其中言東則西在其中古
者井田之制溝洫縱橫兵車亦難經過
五伯之覇二年
王政修明則安得有伯自王政衰微而後伯者出夏伯昆吾商伯
大彭豕韋此是三代之伯春秋之伯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或
者以勾踐與五伯之例
僖衛諫曰齊疾我矣二年
魯衛來諫盍事不如此則無收煞
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二年
此見古人善爲辭命
乃大戶二年
大戶是大閱視民之戶口豈常時自有軍籍到此又恐有隱匿者
有未會注於籍者所以大視之如宣王料民之事雖不是大戶然
大畧亦可因此見

魯以執斷執鍼織紝賂楚二年
此皆魯工巧庶人楚無之故以爲賂
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二年
春秋時凡諸侯乘他國之車則以爲恥蓋以有臣僕之意也如定
公十三年齊欲與衛乘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爲也寡
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此正是諸侯乘他國車之例
公衛逃歸臧宣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寧以爲賂
此一段最要看何故論衛父爲賢於楚時國不如在魯之安然爲
賢於楚時楚蓋自以賓禮待之亦不爲十介不好但衛父本不以
國家爲念只欲自便其身耳所以有昭七年邊敝疆之事大抵人
最不可求一身之利而不能權忍終至於貽患後世此處最宜深
看然臧宣叔既明見得後日之患禍如此分明何故初間却不肯
自去使楚蓋臧宣叔是氣直底人他見當時季氏執政合是季孫
而季孫却不出所以不平故辭以無功而受名而孟孫所以自請

晉侯以傳召伯宗五年
傳車或謂之馹或謂之傳皆是驛車之名在唐專有館驛使
晉侯夢天謂已祭余余豚女五年
此亦見先王禮典廢壞所以大夫僭而祭天古者天子乃祭天
而晉逆女宣伯餞諸郤穀五年
此是晉人自魯境逼魯以芻米往餽之古禮猶在
晉侯以傳召伯宗五年
傳車或謂之馹或謂之傳皆是驛車之名在唐專有館驛使

伯宗辭重 五年
重車轉動甚難故重人教伯宗不如自徑路速往伯宗見其說有理所以問辭事重人又言梁山崩因舉故專告之重人必是隱者知得典故想伯宗反未必知之
出次 五年
出次不必出郊但避正寢
伯宗請見之 五年
古者無故不見君纔見君便爵之以官伯宗所以欲見重人正欲官之也穀梁言伯宗攝善則恐不然恐失于傳聞之差不如左傳
戴此有理
楚人執鍼宣及子國 五年
楚執鍼宣及子國何故書皇戌是攝鄭伯之辭者子國恐是當時為介辰人所以俱為楚所執
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五年
左氏傳類說卷六
書當時南北強弱之勢全在鄭之從違
宋公辭以子靈之難 七年
辭以子靈之難者尚有餘黨未平
士貞伯曰鄭伯不安其位 六年
位便是所權之間
季文子如晉 六年
重重其事則上卿自往
趙同趙括欲戰 六年
同括乃向來從魔子之人其輕躁可見
善鈞從眾 六年
善指賢者譬如有善人十人其一說或二三人欲如此其一說或七八人欲如彼兩說皆出于賢者之謀似皆可從此所謂均也從眾者從之此所謂從眾也若不問眾者却就賢者兩說之中擇其眾者從之此處如議得便有受用處
其人之賢否而徒例曰從眾則不可

中國不振旅 七年
入曰振旅不振旅者只是用兵不勝此是係天下盛衰中國弱則
夷狄盛
晉人以鍾儀囚諸軍府 七年
軍府是憲軍實之府凡獲俘囚皆藏于此府
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 七年
賞田制度在周禮載師之職曰以賞田任遠郊之地司勳掌六卿
賞地凡頒賞地參之一食註云賞田在遠郊之地屬六卿焉賞地
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于賞之臣也
楚子重殺巫臣之族 七年
楚共王前時止子反重錮巫臣如是之明今却如是
巫臣請使于吳 七年
左氏傳類說卷八
巫臣初止欲報私怨其後楚為吳所役
通吳于晉 七年
吳自此漸盛
晉趙莊姬譖趙同趙括 八年
晉趙莊姬一段與史記所載不同史記所載失於傳聞之差是時
晉室正盛而史記却云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趙嬰已死了而
云與同括同時死蓋太史公理會大處儘好只此等不甚細考所
以只據傳聞之誤謂屠岸賈索莊姬之所生子於公宮亦恐不然
蓋晉宮中自有紀綱亦不容得如此
以其田與祁奚 八年
大抵有官則有田趙氏之後無官故無田以與之而乃以其田與
祁奚
晉無侮王賴前哲以免也 八年
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子孫賴禹湯文武之德以免同括雖有罪亦

當念趙衰趙盾之功勳於晉國
唯或思或縱也 八年
思謂思開啟封疆底人縱謂我放縱而不整頓備禦之謂杜氏謂
縱其暴掠者則恐說不甚通
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變將復之 八年
士燮向在同僚中如此謙遜到聘魯時公請緩師則對魯之辭又
邦如此嚴敕蓋在國則本無所爭但當退讓將君命以出使則不
可辱國故須直致其意若一味柔懦則不能做事一味剛狠時亦
不能臨事會如此韓昌黎做王仲舒墓誌云氣銳而又剛以嚴哲
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
之光孔戡墓誌云君於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
遯處如怯夫學者要當如此
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 八年
同姓媵凡諸侯適女方嫁庶女皆爲媵

杞逆叔姬喪請之也 九年
杜氏謂僭强請之恐當時未必是如此左氏曰爲我也以其爲魯
故也左氏之意自分明
使稅之 九年
想晉亦不常拘繫只晉侯來時又暫囚之
泠人也 九年
泠人樂官樂官多瞽者以此職之亦不盡是瞽
先父職官也 九年
盡古者所以藝之得名于後世者以其世世相習所以專精史記
屠黍云嘗人子弟分散如淳註曰家業世世相傳爲嘗律年二十
三傳之嘗官分從其父學此可見古之世業處其他如卜筮百工
其不盡如此雕記曰瓦冶之子學爲裘裘先自易者爲之
楚囚君子也 九年
觀其應答之間便有此四德此必能成事

尊君敏也 九年
敏是明達知禮之謂
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九年
所以引此詩意者蓋謂大國雖要害處已自守備也
處尙不可不守況今菅是小國尤不可不加守備也
我執一人焉何益 十年
一人猶言一獨夫爾
鄭子罕賂以襄鐘 十年
古人以鐘爲重器
壞大門及寢門而入 十年
天子有五門諸侯有三門曰皐門應門寢門
公疾病求醫于秦 十年
秦多良晉醫緩醫和皆是秦人
攻之不可違之不及 十年

攻之以藥違之以針凡針灸皆曰達達通其氣
使甸人饋麥 十年
天子謂之甸師諸侯謂之甸人甸師之職掌帥屬而耕耨王籍以
時入之共齊盛
饋人爲之召桑田巫 十年
饋人是掌飲食之人如天子之膳夫是也
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 十年
如廢置之事非是大聖賢心純於國家者亦恐不能免嫌疑之迹
晉如放太甲須伊尹方可今叔孫申之謀當時意雖爲鄭君然其
間亦非是盡純於鄭君故左氏所以如此說
晉人止公 十年
晉因八年晉歸汶陽之田是以疑公
聲伯之母嫁于齊管子矣 十一年
齊管子矣亦管仲之後杜氏註管氏之不祀也宜哉云仲之後于

齊沒不復見此恐杜氏偶考之不精耳

卻犨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十一年

當時聲伯不辭卻犨何故想卻氏指施氏婦之名以求于聲伯聲伯不能以無婦辭之乎此一段見伯不得不奪以與之不然聲伯豈不能以無婦辭之乎此一段見卻氏淫虐

晉卻至與周爭鄐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十一年

此見周室衰弱

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十一年

撫者鎮新王即位雖向來諸侯已封建了到此必須再封諸侯以各撫有其封內之地或有因其舊而封之者或有因其舊而別封他人者須重新整齊過此之謂撫封

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十一年

王官邑是畿內采地王制謂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此固是先王之定制然畿內諸侯或有累世賢者亦世封之外諸侯或有不

賢者亦必別舉賢者更封之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十一年

晉楚向來都未曾有合成者到此一節兩邊皆衰晉厲公幼楚共王弱所以合成若一邊強時必不如此然當時華元之意只欲息兩京正居南北兩間此所以欲合晉

列國戰爭之難耳鎮宋是今南京正居南北兩間此所以欲合晉楚之成也

秦晉爲成十一年

秦晉爲成此又別是一事又不緣晉楚之成秦晉之成是秦先疑

晉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十二年

不庭是晉楚之庭恐非王庭

卻至對子反十二年

晉卻至對子反之辭備知先王典禮而又以治世宴享之禮與亂世諸侯暑其武夫以爲腹心一段對說最有意思蓋先王所以有

宴享之禮正所以通諸侯往來之情使其相與以誠相接以和則粉爭之禍自無所起此先王制禮之意非徒然文具也至于後世徒恃武夫以相侵奪多少費力其親典禮行而弭亂于無形者其用力豈可同日而語哉大抵武夫固不可無然徒恃武夫則亦未策耳盡當時去古尚近鄰至尚聞得先王之意所以說得有理就如此到鄢陵之戰力欲與楚戰却又忘了前日之言以此知無事時說得易臨事時做便難

三卻中言之至又勝得雙錡二子親對子反之辭深知先王之意

柳子厚論曰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又曰朝不廢夕禮記曰日入而夕朝不廢夕晉侯將殺嬖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侍之亂子我夕趙文子與其樣張老夕智悼子爲室美士苗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頊圖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

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十三年

此是取墻以爲物無基則承載事不得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十三年

此一節當子細看盡人者天地之心正得天地之中氣其他萬物則得天地之偏者耳然于物之中又有所謂偏者焉是以人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則非是外來盡纔有日則必明有耳則必聰有覩則必恭皆是自然有者故能者養之以福福者百順之名也凡順理處便是福故福不說取而禍則曰取禍此理著可見勤禮盡力此只各就君子小人地位分說其實則一般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人最重祀戎周禮一書大率亦只此二事今成子受脤于社而二事實兼之此一段見得孔子未出以前學問常常講究得分明中庸大學與此無異自異端出後始不見有此議

晉侯使呂相絕秦十三年

論

魏錡封于呂邑故稱呂相晉欲伐秦故先數秦之罪後世檄書蓋
自此始然此書大抵多是誣秦此可見風俗之變向來辭命初未
嘗有不若實者虛言相誣蓋自此始左氏書秦爲令狐之役而又
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蓋記秦之曲只此數端
耳此見左氏書法如秦有韓之師此本是晉許秦賂晉不與之此
是晉曲今晉却言秦不是秦納文公乃是大功今言是穆之成如
晉文之征曹衛而諸侯朝晉自是文公欲圖伯是時秦穆雖預諸
侯之朝本不是爲秦而却言有大造于西此則已未有一分恩于
人却言有十分恩于已則作一分說過

虞夏商周之胤十三年

蓋當是最重聖賢之後古之聖人所以欲存古聖賢之後者正所
以存其風聲氣習禮樂典章常繼而不絕故其間或有絕而不嗣
必待聖人出而封之如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
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

春秋時無聖人出所以聖賢之後少後世惟太史公識得此意故
于杞世家之後敘聖王之後所以如此詳也

穆公郎楚謀我十三年

秦自殽之敗復與楚爲成

白狄及君同州十三年

同秦都雍西河郡有白狄

昭告昊天上帝十三年

秦告上帝見秦之僭處當時諸侯唯魯賜天子禮樂故得祭天此
外未嘗有諸侯告天者秦告上帝是秦僭禮而秦之僭自平王時
文郊之戰襄子不退此皆不和處

師迓晉侯于新楚十三年

當時晉侯到秦地雖與戰却不曾隨眾軍深入只止在新楚以待
諸侯深入秦地而還此所以諸侯還迓晉侯也

成公

定姜不內酌飲十四年

古人有喪則鄰里爲糜粥以飲食之定公之喪想羣臣設酌飲於定姜定姜以太子之不哀故不內

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十五年

此見右師之職事蓋右師是六卿之長也

魚石止華元十五年

華元欲出奔晉此見得元畏桓族之强所以欲奔魚石曰國人與之此見元有重望在人又有大功於國故國人懷之萬一惟元不反則國人必討桓氏之族然魚石能知向戌之賢必能免觸而自不能免者何故蓋大率見他人則易自爲則難華元既歸遂出桓族此一事終是有計較利害底意故後來宋之禍遂始於此要之

當時桓族雖盛强若留在宋時亦不妨況當時魚石之言健自說得好自魚氏世爲左師到此華元始易以向戌方不用魚氏之族若不我納今將馳矣十五年

此是魚府知元有不納他之意故言曰元若不納我時元必疾驅而去矣至魚石登高而望之則元已馳矣至五子驅逐而從之則元已決睢蓬閉門登陴矣觀元初間使人止五大夫後來又自去止之此只且盡他之情虛作禮數豈是誠意

晉三郤害伯宗十五年

看伯宗學陽處父便是害處國語曰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生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聽之曰諸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悠庇州犁焉得舉陽及藥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譖而殺之舉陽實送州犁于楚

民惡其上十五年

上是上於人之長言人皆惡勝已者

若還吾願請侯皆叛晉可以還十六年

言鷹公驕恣若此是鄭叛鷹公必不憂須諸侯盡叛然後恐懼修省

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十六年

向來樂武子多從范文子之言至此却與文子所見不同蓋武子只是虛氣

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十六年

論來令尹當將中軍此戰却是司馬將中軍何故蓋當時子反爲司馬皆盟伐舊之謀皆出於子反故子重以此中軍之任特地使子反自任之要之此亦非是好意

德刑詳義禮信十六年

詳是安詳

民生厚而德正十六年

此正尚書正德利用厚生之意

濮齊盟而食話言十六年

便是背盟誓之言

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十六年

屬公本無道才勝得楚心便驕若是未勝楚時猶可以紓憂

武子曰不可十六年

此只是爭一時虛氣

范文子不欲戰十六年

必之戰是中軍佐欲戰鄢陵之戰是中軍佐不欲戰正相反

秦欲齊楚皆彊十六年

此一句非是閒句見得前時事勢

楚晨壓晉軍而陣十六年

大抵戰時自有戰所多在平原曠野之地今楚特地臨近晉壘使

無列陣之地

軍吏患之 十六年

蓋軍中必有軍吏所以錄有功紀死傷者至今亦然軍吏亦預軍謀如軍吏問日之類是也

范匄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十六年

范匄之策自是只當時正是諸將處置未暇之時匄想突然踴躍出說所以范文子謂之童子何知焉大抵後生議論才發得輕雖理是時亦是未是疏行首者凡軍屯處便立溝壘壞今楚既在晉軍壘前布陣晉軍乃決開溝壘壞壁以爲戰道蓋纔塞井夷竈便是平地

欒書請固圉以待之 十六年

此亦是一說大率老將之謀多持重

卻至曰楚有六間 十六年

卻至之所以亡正在於此蓋此謀既發於至故欒氏所以忌之至

左氏傳續說卷九

之死皆由勝楚後驕恣勝載不起

舊不必良 十六年

此是楚軍政不修蓋自來楚之王卒皆由更代今舊人既不更代必多有老弱不良者如後漢志謂季冬之月饗故衛士饗畢罷遣勤以農桑以此見後漢時尚如此

請分良以擊其左右 十六年

凡用兵先攻瑕後攻堅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 十六年

此是卜辭未占時已有此辭占者應得此辭楚是南服乃十一月卦陽自東北生而侵迫至南故以此推之此是消息之理

詰朝爾射死臣 十六年

古之戰皆尚智謀此一句見春秋去古未遠猶不專以勇力爲貴

與之兩矢 十六年

由基自有矢所以與之者只欲此兩矢中之

有敵韋之跗注 十六年

此是戎服韎以茅蒐染成色漢宿衛行首衣纁赤之衣亦遺制可見

不可以再辱國君 十六年

此見古人有禮處雖不是本國之君亦不敢辱之

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 十六年

當時晉軍安得有楚人蓋是所獲楚之俘囚所以識得是子重之麾

請攝飲焉 十六年

飲不專是酒有周禮槃人可見攝持也

旦而戰 十六年

楚晨壓晉軍處便是

察夷傷 十六年

楚命軍吏補卒乘繕甲兵而晉亦苑乘補卒秣馬利兵晉皆與楚同惟楚則察夷傷而晉不察蓋晉既勝後無夷傷可察

修陳固列 十六年

修陳是整頓行陣執盾者居前其餘執干戈弓矢之徒人各從其陣列兵法五人爲小列二十五人爲大列參列爲七十五人便是五伍之法固列不動使之不得深入也

穀陽豎獻飲于子反 十六年

此飲却是酒正義載呂氏春秋云子反渴而求飲陽穀豎進酒子反却之陽穀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此說却是

晉人楚軍三日穀 十六年

三日正欲循城模例

君其戒之 十六年

文子恐厲公擅嘗不去

子重使請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盡圖之以深叔敖與伍參事論之此皆是子重不好處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十六年
所以載此事者可以見當時樂書待諸侯之師不至只晉師獨去
故後來楚公子茷謂郤至曰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可
見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十六年
鄭自鄢陵之敗後却堅意事楚蓋當時感楚王之傷却不肯叛楚
也直到鄭伯死後方從晉
郤讐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十六年
晉是伯主諸侯來多所以使公族大夫兼管
取貨于宣伯十六年
郤讐是當時大國專權之臣小國諸侯皆可結託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
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還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來齊衛
皆失軍十六年
取貨于宣伯十六年
郤讐是當時大國專權之臣小國諸侯皆可結託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
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還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來齊衛
皆失軍十六年

大抵鄭自鄢陵敗後全不肯服晉蓋楚王爲鄭之故傷其目所以
深感他
師逆以至十六年
魯師在後不敢獨進所以待晉師來逆而後進
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蔡十六年
子臧反曹伯歸十六年
子臧之反只爲曹祉稷之故不忍宗國之亡耳及既反後盡致其
邑與卿終不肯失身於纍紲之朝然太子既被紲子臧之賢又國
人所願立以爲君子臧不從國人之欲無乃處之太深蓋君子之
道不一端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子臧一則是處已高一則是不當
立使當立時於左傳中必自有解可見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十六年
此四家皆晉魯之世家大族欒氏之族初自欒枝以來未甚專權
至欒書爲中軍帥專主晉政後欒氏始盛范氏之族初自士蒍爲
司空以來亦未甚盛到得士會爲中軍佐其政皆自已出所以始
盛
馬不食粟十六年
君之馬食粟臣馬芻秣而已此言文子之儉
出僑如而盟十六年
此是內大夫盟大率春秋內大夫盟時亦不是一般如襄二十三
年毋或如東門遂殺嫡立庶此是出其大夫爲戎於國中而盟者
其他內大夫有不和而盟者各自有例史記秦紀載操國事如嫪
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如此例亦是一例
聲伯夢涉洹一事此見左氏好怪處
其有馬十七年
其是未定之辭

豈有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十七年
此言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之事此是厲公不明處然樂書詔郤
至時當時爲郤至計者亦有辭何故蓋欒鍼當鄢陵之戰時亦致
飲于子重此事亦可說也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
晉前時有驪姬之難詛無畜羣公子後來成公已立自有公族大
夫掌羣公子了何故悼公尚在京師想當時須別有故
欒書使孫周見之十七年
書何故能使得他出見郤至蓋悼公在羣公子中素有民望想欒
書與之亦厚所以能使之見至也
與婦人先殺後使大夫殺十七年
凡田獵時以草爲防虞人先逐獸子圍內以待君之發故君得先
殺大夫矢之至北齊時此制尚在北齊主正當射時周兵來卽欲
去潛如曰更射一圍是也

御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十七年

蓋得豕便是得鹿

召韓厥韓厥辭十七年

韓厥辭樂書此意亦未爲全善

晉樂書中行偃葬厲公于翼東門之外十八年

左氏特書翼東門之外此見得不入兆域如僖公三十三年鄭文夫人葬公子瑕于鄧城之類

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十八年

國佐如何在內宮蓋古者亦自有臣見小君之禮如夫子見南子是也內宮若漢之東朝

棄命專殺十八年

謂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此是棄命殺慶克以殺叛此是專殺

齊侯反國弱使嗣國佐禮也十八年

事如此須參國語一段看見得氣象甚好

大國無厭鄙我猶憾十八年

此二句連上文說言楚惡魚石以德於我必責報於我無厭難以我爲鄙邑猶以爲未足也

收吾憎以贊其政十八年

如楚申公巫臣之類

以塞夷庚十八年

夷庚當考地理宋納魚石于彭城是徐州宋是南京相去甚近

杞桓公來朝問晉故以晉君語之十八年

此見得悼公即位諸侯皆說他好諸侯纔做得好四方諸侯皆相聞而來此意亦好看

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十八年

當時之數不可得而攷然哀公八年傳云魯賦八百乘以此知魯本有千乘只隨事減耳

會于虛朾十八年

此是會諸侯借兵

葬成公書順也十八年

此句杜氏注得好蓋魯自隱公以來未有以善終者隱桓皆見弒莊公雖薨于路寢其後共仲作難閔公又見弒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而襄仲又殺惡及視至成公薨葬始皆得禮

襄公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二年

此司馬是令尹之貳者文公十年孟諸之役復遂爲右司馬此司馬又是一時間制度

孟獻子曰寡君敢不稽首

當時襄公方七歲應對之辭皆獻子代爲之

晉侯謂羊舌赤曰必殺魏絳三年

是時羊舌赤與晉侯在內而魏絳適自外至

以順爲武三年

順是不亂行之謂

請歸死于司寇

死卽是尸古書死字多訓尸字春秋及漢皆然前漢嘗膚川憲王

傳惠王幸姬陶望卿自殺望卿前烹煮卽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

其母領師古曰死者尸也

公跣而出三年

蓋古人坐於席上無履唯下堂則有履

與之禮食三年

此皆公食大夫禮與燕禮不同蓋燕禮以酒爲主食禮以食爲主

子罕善之如初六年

如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之類

齊侯滅萊六年

齊侯自五年四月圍萊至六年十一月始滅之以此考之亦非是

萊專恃賂於夙沙衛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六年

此是紀事之法蓋當時未有年號可紀故以一件大事記其年如

季武子舉沙隨之會爲魯君之生如杞桓公卒之月是當年經涉

未遑故以月書

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請城費七年

當時季氏雖强徒役之人衛隧人至後作三軍時豈復有尙屬

公室之意

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七年

田蘇想是晉國敬信底人耆言旣與賢者相處又爲賢者所推許

此人必別於此又見田蘇氣象亦別

正直爲正正曲爲直七年

正直兩字與誠信兩字相類誠卽是誠信則又與未信相對在

參和爲仁七年

此古人說仁字完備處惟參上兩件方是仁韓退之直曰博愛之

謂仁終不免有未備處

使韓無忌掌公族大夫七年

想無忌廢疾亦不甚害事故可爲公族大夫之長如郤克跛之類

如不可用時當時亦不教他代獻子爲政

衛侯娶妻必折七年

此言人順理時當徐緩安詳以行之若違理時無速敗意亦徐緩

以安之則不可此正說孫文子無悛容

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七年

子駟弒僖公而惮公不能討想恐鄭從楚耳

傳言經所以不書弒七年

大凡杜預註左氏及正經多謂從赴告舊當以爲不然近來看得

亦有一半如此非是全不是只如聖人作春秋亦只因魯史約之

以示萬世若魯史所無必不强加魯史不從赴告亦無由得知然

杜預以從赴告解魯史則固然若以赴告解經則謬矣杜氏止識

魯史之例而聖人之意固不知也太史公謂孔子次春秋約其辭

文去其煩重

鄢氏是欲八年

此言楚貢賦重與中國不同如漢何奴賦亦重

武子賦形弓八年

范宣子之對見得他敏處觀左氏所載引詩處多與毛詩合以此

知齊韓詩未可盡據

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九年

司城雖在右師之下此言司城爲政蓋權在六卿之上如齊有二

卿國高皆天子命卿而管仲雖非天子所命齊國之事皆主於仲

看此可見

使西鉏吾庀武守七年

不必作武庫說兵徒守衛皆是

祝宗用馬於四墉九年

此恐自是商制今不可考宋之官制皆是商制武王滅商之後自

可盡從周制何故存商之制蓋聖人之心正欲存前代之遺制使

後聖人參酌用之耳亦欲忠質文迭用

宋之火備亦見平時備之有素

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

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九年

此乾之文言如此說如何穆姜先能言蓋此言自來相受授孔子

因取以爲乾文言耳歐公以此爲文言

斬行栗九年

蓋古時道旁多樹栗固欲爲戰地亦欲紛擾之

晉士莊子爲載書九年

士是士師如何倣盟書蓋周禮司盟屬秋官則盟辭亦士之職也

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九年

前時子展堅意欲從晉到此却不肯改盟辭後來却從子駟從楚

何故蓋當時見晉之盟辭曰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

盟有勢力雖猶庶意子展到此却不得不出來助子駟亦不是相

反

會於祖會吳子壽夢也十年

諸侯會吳子祖會吳是春秋大事

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十年

凡左氏傳中言禮也非是徒發亦是一時典禮如此問曰晉滅偪

陽取其族姓納諸霍人亦謂之禮可乎曰偪陽固不當滅然想見

古者有非當滅之國天子不欲滅其族姓故納之同姓之國此亦

是禮也

獻兆於定姜十年

往往定姜曉了所以必獻于定姜

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十年

井田之制百夫有洫一井廣八尺深八尺曰洫子駟欲再整頓田

洫而司氏之徒皆喪田此見得井田之制已壞久矣蓋緣司氏之

徒平時便占舊洫之地以爲田到此整頓時所以皆喪田

鄭之官制以司馬爲首司空司徒次之又與他國先後之序不同

蓋當時諸國官制各自別

南近楚北近晉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十年

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十年

昔周制四命賜官則方有家臣大夫不得有宰到春秋時大夫亦

有宰如石碏使其宰之類不爲大夫時則不得有家臣如子路以

門人爲臣如哀二十三年類蓋施孝叔不是宰有家臣夫人亦有

家臣如哀二十三年使求薦諸夫人之宰此想是國君賜者所以

有臣以管其家事此見得周制都壞諸國皆不遵守到此王叔有

宰伯輿却無宰只有屬大夫屬大夫則非臣也意者伯輿卑未至

四命所以不得有宰亦足見周之遺制王室尚能守在

季武子作三軍十一年

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爲臣季氏强直欲盡無公室

載書曰凡我同盟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奖王室十一年
亳之盟辭與戲之盟辭不同蓋亳盟辭却出於公
楚子囊乞旅于秦十一年
不謂之乞師者蓋旅亦不多五百人爲旅
鄭人使良霄太宰石奠如楚十一年
太宰却在良霄下又見鄭官制別處大抵諸侯各自不同
會于鹹魚十一年
晉悼公自鹹魚會後雖不全弱畢竟驕後來衛之亂不能討伐秦
又不肯濟處皆可見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歌鍾二肆十一年
春秋時惟鄭多以樂與人如蕭魚之會以師悝師觸師蠲與晉荀
氏司氏之徒出奔宋又與宋師茷師慧亦足見當時已不喜古樂
皆喜鄭衛之音然鄭衛之音所以爲邪聲時亦緣地近耐之所都
染耐之習如此
秦庶長鮑庶長武十一年
此自是秦官制直到始皇時亦有此官
范宣子讓十三年
若以次第論來士句既爲中軍佐今合中軍帥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十三年
意只在能法則上古人引詩意寬看詩者當知此
謂之晉德十三年
如哀二年晉敗鄭趙簡子爭功緣晉之衰世便有此樣事出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十四年
如晉惡吳當不令預會可也何故數吳之不德而後退之蓋晉覇
主特地示此於眾人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十四年
瓜州今西夏外
毋是覇業十四年
言不欲滅其族類妻戎是堯四岳之胄或有居中國或有居戎狄
者無令亂倒
秦師不復十四年
蓋徹之敗匹馬隻輪無反者
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十四年
官之師旅不敢指執政只指在下者言如言執事之類
棄其室而耕十四年
如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對曰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
違四者惟里人所命次又曰公欲弛敬子之宅對曰請從司徒以
班從次里人司徒皆比夫家眾寡之吏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
宰以此類推之棄室則與庶民同矣
蘧伯玉從近關出十四年
此須連後獻公歸時一節看方可見蘧伯玉好處蓋初間出時是
辟禍不肯預亂此人之所易到後來獻公歸時乃是行賞底時却
左傳載尹公佗與孟子所載不同要之左氏得其實孟子亦據傳
聞耳
師曠對晉侯十四年
師曠所對一段乃左傳中一段大綱領
亦自近關出如此方見蘧伯玉
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十四年
左傳載尹公佗與孟子所載不同要之左氏得其實孟子亦據傳
聞耳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不歸十四年
此亦見晉君臣漸不如蕭魚以前
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十五年
宋向戌與孟獻子相見之初便責他室美是何故蓋賢者氣味相
入故一有未盡處便如舊交須是理會得此意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十五年
官師想是一司之長如卜人以大卜爲長之類
楚公子午爲令尹十五年

公子午爲令尹一段亦見楚官制
屈到爲莫敖十五年
莫敖所以名爲敖者蓋楚人之祖楚君有若敖後來君既爲王故
其臣謂之莫敖
齊高厚之詩不類十六年
此見得齊用事底人意欲叛晉而歌詩便不類亦見古人風俗尙
純處然齊之所以見偪於大國皆由高厚夙沙衛之徒

左氏傳續說卷九下

昭公

謂圉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元年

撫有兩字正如詩所謂鴛鴦居之相似

圉布几踆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元年

儀禮士昏禮只告禰廟此告莊共之廟者恐是大夫之禮

其政愛豐氏之祀元年

祧卽祖廟必遷於祖廟

楚公子圉設服離衛元年

離衛如離坐離立之離蓋古人以兩人相對爲離

苟或知之雖憂何害以下文攷之杜注恐錯

苟或知其後來有樂時今雖有憂何害以下文攷之杜注恐錯

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酬字而敬子與子

由古史邦實翟光皆此意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元年

五六天地之數素問一部書亦不出五六兩字如六元六氣之類

皆是雖所用處有不同而五六之數則一蓋陰陽互相交也尋常

天之數是五而今邦是六地之數六而今邦是五正是天氣下降

地氣上騰如女陽物而晦時女本是陰邦爲陽物三先生語錄一

段亦好看

殺大宰伯州犁子郟元年

伯州犁亦王子圉之黨而終爲王子圉所殺何故蓋伯州犁是智

謀底人終必忌他

葬王子郟謂之郟敖元年

楚以未成君者爲敖郟敖立爲君多時而亦曰敖者亦以其弱故

以未成君者名之也

謂陳無宇非卿執請中都二年

執陳無宇此見晉侯昏處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四年

盡歲三田一爲乾豆

子產作丘賦四年

子產作丘賦只緣子產武煞要齊整故一時間雖是暫時做得去

然終是貽禍於後來然其所以如此亦緣他恃才之過觀初間不

肯毀鄉校時便不肯如此斷須要做故子寬曰作法於涼其弊猶

貪此議論說甚是然使子寬執政時未必做得似子產只緣在旁

邊看得來易分明

偏而無禮四年

偏是禍偏常常放不下

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四年

奔命便是起兵

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四年

豎牛爲亂於叔孫氏只緣父子之情不相通

孟有北婦人之客 四年

北便是指齊說杜註以爲使是公孫明恐見不得

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 四年

古之幼者受人之賜必獻之於尊者內則曰婦或賜之飲食衣物則受而獻諸舅姑可見此禮

使二宮書之 四年

此段見諸侯三卿之制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之事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兼司寇之事此雖一事而三官皆與又見得三卿相關處

舍中軍 五年

初作中軍孟氏取其半晉固是比之叔季有間矣至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盡征之而貢于公則孟氏至此已與叔孫氏同矣宜夫墮成之時爲公欲處父所沮而孟孫亦不復克已以

徇公家也

遺啟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五年一段以昭三年叔向對晉侯子產相鄭伯解於享十二年

遺啟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一段以昭三年叔向對晉侯子產相鄭伯解於享十二年

楚遺啟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五年

言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觀之晉室甚是衰弱至此啟疆却說晉長轂九百遺守四千尙有許多兵賦許多賢人而晉室猶如是之強雖楚王無道而虛說欺之亦不得當時叔向之言亦不是虛須要識叔向啟疆之言以襄三十一年魯叔孫穆子言晉君失政大夫多貪觀之是在公與私之間其後爲戰國亦只是私諸卿皆無心于公室若是韓起叔向被楚四辱則其私起報讎定是楚不可當雖車乘人馬衆多仍舊無統紀所以漸漸至于晉亡正緣如此戎馬非是君之戎馬如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知戎馬是君之戎馬乃晉君偷安避勞盟會不出故戎馬不駕如魯之四分公室兵賦後秦貍首卒投命酌者行觴然後正爵行正爵行然後遂徹馬之後遂行無算爵

故以配日七年

以十甲配以十二辰謂之配此便是天六地五之數

孔成子夢康叔七年

大率古人夢祖見於夢寐時者亦多說是祖如曹夢曹叔振鐸之類亦是宗法行故人常念其祖

賜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十一年

此便是五行更旺氣盛則易衰若今年多雨明年必多旱之類不可復振只是不可墟頓古人言語如此自戰國以來此等議論便斷絕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十一年

此二句之解注疏雖多不同亦可看然亦難考

鄭丹在內十一年

丹本不爲害其意欲說棄疾且相帶他

子產相鄭伯解於享十二年

諸侯在喪皆稱子至此鄭簡公未葬却言鄭伯見得春秋初制度到此漸變漢書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葬長陵皇太子奉臣皆反至太上皇廟此至太上皇廟正如晉朝武宮相似素縗朝祖廟便是太子然稱帝猶太子者亦在喪稱子之意此皆古制尙在處惠帝紀云

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至此方稱帝

投壺十二年

投壺與射皆是樂賓以二者論之投壺禮簡射又大于投壺古人宴時有此禮禮記與左傳不同記主人先讓賓左傳晉侯是伯主所以先之此制固不同至齊邴舉本國滹水名晉言淮邴不言晉水蓋伯者以統天下言之禮記載投壺之禮先宴飲之後主人奉矢請賓投壺賓固辭主人固請乃從主人送矢賓受矢就筵司射進度壺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欲不懌者主人亦如之然後奏貍首卒投命酌者行觴然後正爵行正爵行然後遂徹馬之後遂行無算爵

徹馬之後遂行無算爵

寡君中此爲諸侯師十二年
此句是說不得是
與君代興十二年
言與晉迭爲伯主左傳載此處不是閒事
以齊侯出十二年
蓋緣齊閻得伯瑕參子之言恐晉君別有勝處所以做道理使齊侯出
親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千子晳十三年
親從僞人以蔡公之命召子千子晳蔡公何故不討親從後來親從却與眾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何故蓋當時靈王威令可畏初間棄疾恐事不成故見之而逃且看當時事勢如何後來見得蔡人皆從親從事勢已成棄疾之意謂若當此時執親從於楚時楚王亦不信必不救棄疾乘勢做起到後來因正僕人殺太子祿見得根本都無人心皆離矣如枯朽之木遇風便倒向
左氏傳續說卷十
使楚王當子革歌祈招之詩時便自改悔亦未至便如此
先除王宮十三年
除是掃除肅清宮闈以待新王之入也
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曰欲速且役病矣十三年
蓋當時楚王出在乾溪親從之徒正是乘他之虛而入豈容稽緩
然此不獨不可稽緩又民力勞疲矣
申亥求王遇諸棘闈十二年
相是時都無人
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十三年
叔向便是教他以一篋錦與羊舌鮒邪以君命賜之也然兄弟之義正當掩惡叔向却直如此說鮒是何故想見鮒平日氣味與叔向不同叔向亦是話不得故忿鮒遂至於此左傳書未退而禁之一句見得鮒想是輕淺貪賄底人
天子之老請師王賦十三年
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
明王之制十三年
所謂明王之制皆是東遷以前制度他日當考東遷以前制度作一處東遷以後制度作一處然東遷前制度後人添入處亦多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十三年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此數句大不似叔向平日言語何故此須看晉室衰弱當時卿帥皆無人肯出來理會公室故叔向此一舉最是不得已處治兵邾南試爲整頓故其言所以出于此然其辭氣却不是尋常人虛氣也
卑而貢重者旬服也十三年
凡在旬服者雖有子男之卑其貢亦重
行理之命無月不至十三年
蓋鄰在南北之衝諸侯往來者多矣
使狄人守之十三年
狄人喪大記所謂狄人設階之狄人是樂吏之賤者蔡統又曰閽吏之賤者若以昭十七年觀之又恐只是夷狄
請從君惠於會十三年
子服惠伯初間要歸後來却須待會諸侯而後歸何故蓋一時且做箇模樣耳其實却自要歸
詰姦慝十四年
詰亦是搜索之意不欲使姦宄之人雜在良民中
禮新敘舊十四年
新是新用之人不以新用之人超越在舊人上如此則意思均平今之人多加禮于新者而棄其舊
祿勳合親十四年
勳只是有功者未必盡是才能但祿之而已合親是古之大事其間事甚多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十五年
杜預謂諸侯之制凡葬後即除服但諒闇三年終制此是但見春
秋時制不識古制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孟子曰古
之人皆然此正謂三年之喪又謂葬後便稱君其間雖有未葬幾
踰年則即位改元稱君此亦是以春秋時事推來看耳温公通鑑
論中一段甚好
志經而多言畢典十五年
春秋人才多知大體且周王能點檢晉籍談之失非不是而周王
之失又被叔向點檢出來然籍談之失小而王之失却大大抵人
好點檢人之小失而自已大處更不知此最害事
宗周既滅十六年
是周自東遷之後已有滅亡之兆
子寧以他規我十六年
此一段見子產失處

子蟜蔵野有蔓草十六年
他繼父之官年雖幼而居六卿之先所以在子產上者蓋子產咸
子皮之德故其子代父爲卿不降其班次使居已上如先軫死事
晉侯即以其子且居將中軍相似非常禮也若喪常父死于代即
班諸卿下春秋此例甚多
太史曰在此月也十七年
謂正月朔孟夏時事也故却引夏書辰不集于房事夏書所說是
季秋時日食事却不是正月事何故引說蓋此却不是他引錯前
云日過分而未至謂過春分而未夏至時也過春分而未夏至尚
用此禮則過秋分未冬至用此禮宜矣故季秋事所以引證孟夏
之禮孟夏是純陽之月其事又重耳
少昊爲鳥師而鳥名十七年
五鳩之官與曲禮五官合古時命官以天道爲先故伏羲以司歷
爲首堯典以羲和爲首後世以人事爲重故司歷之官以小官爲
之耳觀周禮可見
獲其乘舟餘皇十七年
乘舟是君舟稱乘如乘馬之類
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十七年
此是有隨國人在此故使守之如十三年晉人執季孫使狄人守
之一般當時有赤白狄人在故使守之正義云是時有北狄在會
故使守之恐亦不可知以使隨人一段觀之則狄人守之即是夷
狄之狄不必作禮記樂吏之狄
盈其隧炭十七年
用炭實於墜隧之間以厲吳人之奪舟故也
陳以待命十七年
陳列以待吳人來戰之命
神龜欲用瑾幹蘧火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實以保民也子何愛焉十
七年

此見得子太叔不如子產處到後一節原人又却不如子太叔
吾不足以定遷矣十八年
此句杜氏注得極好
使司寇出新客十八年
蓋司寇諳奸且本是掌客之官故使之
遂墓屏攝十八年
墓是百神之位屏是屏翰障蔽之所
使府人庫人各徵其事十八年
先宗廟了然後及府庫財賄之事
徵司宮十八年
不必從杜注作卷伯寺人之宮即是公宮之官
出舊宮人十八年
此是易得冷落底人而意思却先到此見古人事事有法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十八年

火作恐有掠奪之人故使主兵主刑之官防閑之稍有攘奪者即以軍法制之

鄭人講和十八年

是親自看人收刈言其國小無政

從帑於鄴十八年

是從其妻帑於鄴如置其帑於戚

往者見周原伯魯焉　十八年

晉文公時已伐原何故周又有原原是原莊公之後以原爲氏

大人患失而惑十八年

杜氏注謂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若今有曾爲學底人或至失其所學與所學悖戾人便以爲學無益此所謂患失而惑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十八年

學只是理會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幾不學上下之分便亂如成湯肇修人紀亦只是此事不比後人祇學文章

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乃簡兵大蒐十八年

社有侯社有鄉社侯社是一國之社鄉社是一鄉之社此是因國社而後蒐大會一國之人所以用社而蒐

晉之邊吏讓鄭十八年

鄭授兵登陴晉之邊吏何故便知蓋授兵不獨在國內凡邊鄙皆有備故晉所以來責

令尹子瑕城郟十九年

大率楚之規模常向外經營今則收拾向內此所以見得楚衰

晉問鄫乞之立故子產不待謀而對客十九年

此一段見子產於衆人皇惑之中獨處得有精神初問不管他亦是鄫氏族彊難制及晉使來子產邾欲存鄫國體面

請龜以卜十九年

古者諸侯藏龜家不寶龜子產以禮治鄭國所以行古之制

施舍不倦十九年

是施惠以舍勞役非是兩處觀施舍已責一句可見

民樂其性十九年

民樂其性此是古語如饑食渴飲耕田鑿井皆是安其性司馬法曰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養其性也古人說性豈如後來虛無之論

非撫之也十九年

侍者所謂息民特見其小處沈尹戌邧見得大處

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二十年

伍奢積忿之久發言太粗以激王之怒太子建之逐奢亦不能無罪

王召奢揚奢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二十年

奢揚亦是會處事底人不忍太子先遣他走固是好而他自處得尤好使城父人執已以往此已是滅楚王一半怒然而楚王不便殺他而邧好去召他是何故蓋奢揚是司馬兵權邧在他

齊侯將飲酒禓賜大夫苑何忌辭二十年

齊侯時爲子石宴如晉侯食魏絳一般此是公食大夫禮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二十年

宗魯死胡氏春秋論得是

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二十年

夫元公初間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其愛子之意如此其切到此邧與前時意思不同何故蓋元公往來亦自憚煩又不忍其詢尋所以有是說

華登奔吳二十年

華登之才與伍子胥相似觀國語所載吳之興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伍胥華登簡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則登與胥大畧亦可見也

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二十年

齊侯欲誅祝固史嚚晏子一諫而齊侯便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

淸欲已責此不可謂不從諫然而齊終不競何故蓋紀綱大處不
曾改得雖目下一二事做得好時亦竟不濟事
招虞人以弓　二十年
蓋虞人相去遠不可以語言召故特揭弓以示之使知所召
守道不如守官　二十年
此所謂道只是謂常人平常所做底事若謂所守之道則守官便
是守道原不是兩般
子猶馳而造焉　二十年
見得婁人取媚如此晏子謂和如羹一段極論到義精處大抵古人
爲學精粗不是兩事
出入周旋　二十年
此皆說樂之節奏轉換處
若琴瑟之專一　二十年
如史記載鄒忌論大弦小弦之類是也

其次莫如猛　二十年
聖人不曾說猛但說嚴恐非夫子之言
子產古之遺愛
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佩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
不作此類皆是
晉士執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　二十一年
魯不獨專是季孫執政叔孫亦有執政時季孫不恤圖龍邾要陷
叔孫于不好處
加四年焉爲十一年　二十一年
魯本是守禮之國今如此則天下大勢可知此段最要看
與公謀逐華貙　二十一年
緣貙之黨盛故謀
其子與君同惡　二十一年
蓋平王既弒靈王必怨靈王而東周又怨靈王之殺其父同惡相
親故東周于楚平王爲相得也
齊帥賤其求不多　二十二年
言不過畧取些財物耳
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　二十二年
劉獻公之庶子伯盆事單穆公　二十二年
左氏敘王子朝事極有法言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見得他勢
炤如此次却說劉獻公之庶子伯盆事單穆公伯盆既是庶子又
爲家臣其微如此似不可敵然子朝之亂全得伯盆之力左氏先
如此敘時見得他初間雖微如此然所助者正故其後終能以定
共亂
荀吳使師偽鑼　二十二年
荀吳初間伐鼓時如此信到此間却偽鑼何故蓋荀吳本不是信
只欲就一事上特地做出信來故後來所以如此大凡霸者之事
多如是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　二十二年
王子朝之亂與宋亂相似只緣立太子不定
盟百工於平宮　二十二年
古者工不與農並處百工自是一處
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二十三年
左氏如此等句不是閒句見得周制尙在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　二十三年
此是特殺其徒從以辱之也古者卿行旅從雖未盡有許多人亦
不止此四人而已
叔孫旦而立期焉　二十三年
此見得不苟底意思想是必欲請其徒從而後往蓋當時都與他
放散了
范獻子求貨於叔孫　二十三年
范獻子求貨此全無故家子弟氣味韓宣子雖懦弱故家風味猶

禮上下之紀二十五年
自天子至庶人只是君臣父子子太叔一段自治身治國治天下
事皆備蓋春秋以前未有異端人人皆講明此道飲食上皆有工
夫後世都把做閒事看了所以都無工夫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二十五年
此見得晉衰處前時何敢如此然當時宋固可責晉亦當自反
文武之世童謠二十五年
童謠鸜鵒此亦當時增益不應得如此親切
公曰善哉二十六年
齊侯聞善言非不感動却不能行何故蓋資質柔弱安於苟且不
肯自勉故聞晏子之言則曰吾今而後知禮可以爲國閭夫子君
君臣臣之言亦曰善哉當時陳氏亦未甚強使景公雖未能用夫
子若能用晏子亦未至于陳恒弒君之地齊終至子哀微則緣景
公說過了便休以此知學者聞人善言不實踐履終無益也

君令而不違二十六年
命令雖自君出須是當天下之公理合天下之心使人不違方可
父慈而教二十六年
慈則須是教之以義方若徒慈而不能教則姑息而已
子孝而箴二十六年
孝子之意常在父母之身故父母有過便能於萌芽時獻箴不待
其著
夫和而義二十六年
夫本剛故婦之以和若柔昧暗刷反受制於婦人不得謂之和既
和則又婦之以義
婆柔而正二十六年
婦人以質本柔順須是正
姑慈而從二十六年
婦人有三從之義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父子兄弟父族也姑姊甥舅母族也昏媾姻婭妻族也

婦聽而婉 二十六年
是與不是皆當聽不當問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 二十七年
君子乃是士尋常既爲士則不調發惟吳楚多有此蓋事勢急則
爲士者亦從軍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
公子光告鱄設諸曰不索何獲 二十七年
蓋中國有不慮胡獲弗爲胡成之論他遂謂不索何獲當初本說
君子爲善當力去做小人却借此論就不好事上說
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二十七年
季子內爲國人所敬服外爲鄰國所敬信他若要討時其力甚易
後來所以不管時只緣季子是高潔底人見國中有人主之則不
去理會
子惡曰令尹將來辱爲惠已甚 二十七年
此見卻宛爲人格低卻宛見令尹來飲他酒已不勝其喜此所以
無極謂令尹曰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 二十七年
蓋見令尹好賂故特說子惡取賂令尹之意必怒子惡不分賂子
已此見得左氏無處辭又應前面子常賄而信讒處
季氏之復天救之也 二十七年
季氏初間爲昭公圍欲殺之今復得保全亦
是天救本是公徒怒季氏今公徒却自說甲豈非天息其怒乎孟
氏望見叔孫氏之旌乃從季孫豈非天啟開叔孫之心言魯昭之
敗季氏之盛皆由於天
有十年之備 二十七年
未必有此時張大言之耳
事君如在國 二十七年
如獻糧食幣帛車馬之屬依舊供奉亦是他不得不如此
訪於司馬叔游 二十八年

蓋叔游是當時賢者如楚申叔豫相似
盈曰初氏私有討國何有焉 二十八年
大凡家臣卿可自討但不可專殺必告之君而後誅之如田僖傳
載田僖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傑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
至狄狄城守僖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吏服虔曰古殺
奴婢皆當告官僖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以此看來則春秋之
時可知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二十八年
凡世間惟德義則無害舍德義之外則萬物皆能害人且聲色貨
利其害固易見如古人有好學字亦有至喪身者則其他可知易
兌卦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夫兌說也天下之可說者多矣
而只說朋友講習一事者蓋他物則不可說惟講習則是德義之
事故儘說則儘不妨
平公強使取之 二十八年
平公強叔向取申公巫臣女何故此是平公愛人不以道處當時
之所賴者惟叔向所敬信者在叔向且博物洽聞足以動人平公
愛之久矣到此見叔向意欲取巫臣之女而其母沮之故平公之
意以爲其母雖不肯我以君命臨之則亦無不可其意只是要悅
叔向之心而不知愛之非其道也故後來滅族喪家其禍卒始於
此然使叔向不肯順從君意能不動心於此則叔向十全底人亦
豫叔向自有此意到此遂從而娶之此是叔向大段關處後漢宋
弘傳載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
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
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
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彼宋弘苟從光武
之命則其見重必不如初時惜乎叔向不能如此禮記曰私惠不
歸德則君子不自留焉正是此意
分鄆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 二十八年

以魏獻子爲政之時觀之此田尙歸公室後來漸歸於私家
遠不忘君二十八年
常人在下僚時去君甚遠多不與同休戚戊雖在下僚却不忘君
此人所難處
近不偪同二十八年
蓋戊是正卿之子其勢甚近亦得陂偪同列他雖是正卿之子却
不以偪同列
居利思義在約思純二十八年
此是窮達對說
有守心而無淫行二十八年
常人處窮困時心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則易守至於正卿之子處
富貴利欲之中易得搖動却有守心而無淫行此其所難能也
成鱄引詩二十八年
成鱄謂魏子却舉文王詩一段何故蓋曰主之德也近文德矣近

文德者亦是文王盛德之中庶幾得二耳如曰於舜大功二十
之一也之意
心能制義曰度二十八年
如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
德正應和曰莫二十八年
如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須當以此看莫然淸
淨之意
勤施無私曰類二十八年
譬如春雨之降不擇高下遠近燥濕故物各以其類而均被其澤
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二十八年
教誨不倦此爲長之道賞慶刑威此爲君之道書曰作之君作之
師
經緯天地曰文二十八年
如天道剛地道柔二者相錯而後成文

叔向將飲酒二十八年
毀茂既從收器者立于堂下是既徹俎矣何故下而方謂叔向將
飲酒蓋古者燕飲之禮既酬酢正禮既行之後弟子徹俎命賓坐乃羞加行無算爵此所謂飲酒正是徹俎之後無算爵之
時也
退朝待于庭二十八年
待于庭此是家臣朝大夫衆人皆退惟二人待之于庭魏子欲食
見二子未退故與之食杜氏注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恐
未必是朝君也
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二十九年
古者畜龍一段亦要看古之時如此而龍至後之時如此而龍不
至亦可以見古人維持天下之意
能求其嗜欲二十九年
龍之嗜欲豈得而知亦無法可傳惟其好之故知之古人作事只

一件事故精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二十九年
此見得劉累便不如董父董父多踏之劉累止有四龍一龍死
便無求處董父養龍是無法可傳
官宿其業二十九年
宿其業是世世相繼安其業而不易
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二十九年
社是土神稷爲百穀之長何故言自夏以上祀之以商湯既克夏
欲遷其社不可凡事皆變易欲新民耳目社是有功于水土故可
祀之商時無一人如句龍能平水土故易不得周棄爲稷以有播
種之功故可以棄而易
遂賦晉國一鼓鐵二十九年
鼓如令家出一鼓杜注云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恐亦難
說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筮與叔解云東海梁浪人呼容十二斛

爲鼓
民在鼎矣何以尊貴二十九年
刑法既在鼎而不在人國人只看鼎上刑法而議論其上何有於
上
靈王之喪我先大夫即段實往三十年
舉此一段見得天王有喪天下諸侯皆往
光又甚文三十年
吳本是荆蠻後來通上國而文章益盛中國至此却衰當是時如
吳季札亦可見是文
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三十一年
豫章有兩豫章楚伐吳及豫章他亦意其如此未必實有據也
在淮以北後移在江南豫章恐非今洪州豫章杜預云豫章當
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敏攻難之士將奔走之三十
一年
此正是春秋末戰國有此風俗刺客之類是也他所以殺人以求
名者彼以勇而無所畏忌爲尚相誇以爲美名如莒烏存以力聞
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觀此可見胡文定公謂豈有人欲求不義
之名此說恐當時未會察此風俗故有此論
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溺人懼
焉三十一年
春秋之作當時權臣强族在上可以殺人可以刑人聖人欲使是
非善惡明白故其辭所以微而顯婉而辨若只爲一匹夫而作則
定不如此婉晦既如此則能使上之人善惡昭明且如齊桓晉文
當時不知其爲假仁義也惟春秋書之則知其所以譎季氏之强
當時不敢言其非也惟春秋書之則知其所以僭此之謂上之人
能使昭明不是上之人能使春秋之法昭明何故春秋之作其法
便自昭明不待上之人使之昭明也故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
如見諸行事深切著明也春秋便是行事
天子只天降禍於周俾戎兄弟並有亂心三十二年

兄弟是王子朝與王景之族作亂靈景之族皆從兄弟也故曰並
有亂心
士彌牟營成周三十二年
此一段當與召誥參看魏舒正如周公韓簡子如召公成王城成
周時凡事之細碎皆召公理會至大綱則周公總之今晉城成周
凡事亦是韓簡子理會所謂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近于有司至
魏舒是執政之爭但提大綱
書以授帥三十二年
是書以上許多事件各量其國力大小以授之正如書召誥所謂
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采衛相似周公亦是城成周故
其規模亦畧相似
子家子受賜大夫皆受三十二年
子家子此意當細看當時諸大夫所以不受者不過謂公在羈旅
惟子家忠誠懇惻體此意故獨受之

定公

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　元年

此見得子家子爲三家所敬愛處使魯當未逐季氏之前能用子家則昭公必不至如此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　元年

幾曾也禮朝暮臨易幾者是當羣臣臨哭之後子家方哭此一段須看子家當昭公不在時如此正直泰山巖巖之氣象

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驕未得見而從君以出　元年

古者繼世爲卿時方見於君然後見於卿大夫當時叔孫成子尙爲子弟未曾爲卿故子家曰驕未得見君不命而薨驕不敢見此一句最有意何故大率君命見時便是以君命爲卿而今君不曾命我見汝時則成子之爲卿不知是誰命汝子家子此言

蛙是託辭以拒叔孫而大義凜然須子細看　元年

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　元年

此語乃是季孫當時欲叔孫見子家說子家既不與相見所以達此說他所以說二子時蓋公衍公爲是昭公子季孫要廢昭公之子而立公子宋故說二子之罪欲使之不得立

子家子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　元年

子家謂立君一事須合人謀又須合天理方可不可以一時私意廢立昭公既在外死須立他嫡子方得

若鞫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　元年

此對得極懇切謂我與君同出而今則獨入則吾有去而已未知其可入也

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元年

想當時子家未對之前其間亦有要歸魯者觀子家謂貌而出者入可也當時亦有備數而出者若不是子家倡此大義則亦須有一半人

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　元年

當時季氏只要彰昭公之惡不知適所以自彰其罪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謂而合諸墓　元年

是改其墓道使與羣公爲一也當時蔽昭公於墓道南是自在一處不與羣公通也

羣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元年

如單獻公棄親用鞫相似故春秋多重族姓

楚子常止唐成公蔡昭侯三年

楚昭王看後來亦是賢君何故爲子常如此此是權柄爲子常所將長蔡於衛　四年

晉自來會盟不曾以蔡先衛何故於今却特欲先蔡蓋晉姦不能爲蔡伐楚然蔡當時曾遣子爲質以伐楚今晉奈何楚不得又全

然不理亦不得故所以先蔡者時不過以虛禮悅蔡耳此見晉之衰處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　四年

當時周公不之魯故先賜伯禽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四年

後來陽貨盜竊寶玉大弓便是此二物

殷民六族殷民七族　四年

殷民六族何故遷于魯殷民七族何故遷于衛蓋此皆商之大族難治者也時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大家強族頑狠弗率之徒皆聚在商都周公分殷頑民便擇最難化者遷之洛邑而周公自教之其次便遷之于魯而伯禽教之又其次遷之于衛者蓋魯則又周公之國遷之于衛者蓋衛去王都相近此周公所以分散在此兩處其他小民雖有頑者亦不難處置惟是大族乃是一國之望呼吸響應易得生事此周公所以先措

置分此大家書曰暨厥臣達大家又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正是說此事

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四年

帥其宗氏者謂同宗者也自高以下小宗之屬皆是輯其分族是廣言之也將其類醜是與臺皂隸之屬

使之職事于魯四年

使之職事于魯者是殷之六族皆供伯禽之命也

祝宗卜史四年

所以特言此者古人只理會人神此四官皆是王命而賜之不得私立所以重其事

備物典策四年

如周禮典命所謂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者便是備物也典策便是策命

因商奄之民四年

因商奄之民者商奄是紂之黨當時同四國作亂周公伐之以分散其民於魯

命以伯禽四年

伯禽是古書篇名命以康誥亦是古書篇名孔子所刪者正如康誥之類

少帛四年

周禮以此封異姓要之亦通用周禮司常云通帛爲旜雜帛爲物通帛便是大赤大赤即綪茷也雜帛便是少帛也綪茷既是旂下面何故又說旂蓋茷言旂之尾旂言旂之身

封畛土略四年

封畛土界言其詳也上云分之土田陪敦言其畧也古文多是前後互見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四年

相土契之孫其都南京東都又是別都也東蒐者只是東方之蒐

也杜預便謂是泰山然亦未有攷處

彊以周索彊以戎索四年

彊以周索如周人百畝而徹之類是也彊是授田予民戎索者如二十而取一之類也

文之昭武之穆四年

文爲昭武爲穆父爲穆子爲昭

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四年

黃父之會趙簡子深有感于子太叔所舉子產之言禮者天地之經一段到後來意猶以爲未足故再請于子太叔而後以九言語之此九言却是趙簡子切身事當時晉公室衰六卿之族强盛已自有分晉之漸故子太叔曰無始亂無怙富以下可謂告得親切畢竟簡于後來終是得力定公十三年趙穆子涉賓之徒作亂董安于告趙孟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此可見簡子聞太叔之言得力處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四年

伍員任吳如此何故却只做行人蓋行人之官在吳爲最大如申公巫臣亦是報楚而爲行人于吳於此可見

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四年

伍員與太宰嚭初間同謀伐楚如此好到後來闔廬既死之後太宰嚭却反爲員之害何故蓋太宰嚭若不是闔廬死時亦無緣會敗露正如四凶若不遇舜時如何會見然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嚭爲吳太宰以謀楚初間不知此二人果相知否蓋伍員其父見殺太宰嚭其族亦見出皆是報仇必須同心戮力然太宰嚭其初亦豈無見破他處只伍子胥往往見他盡心彌縫不覺故伍員經營之於外太宰嚭爲謀于其內大率事如此等處當于細深看

舍舟于淮淵四年

舍舟于淮淵者蓋吳是舟師水路至舍舟時已自渡過了但有舟在故司馬戌所以悉方城外以毀其舟者欲吳無舟可歸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子必速戰四年

楚之亡只緣史皇之謀史皇之初謀欲子常毋令司馬獨克吳到于常欲奔時史皇又要教他必死是何故小人之意只要忠于子常而不知皆出于私初間之意其私固易見後來使他必死時亦是私心爲名而已

闔廬之弟夫槩王四年

夫槩王三字是後來追書當時亦不稱王

楚五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四年

臣便是令尹所屬之臣卒却是臣之卒如城濮之戰子玉爲令尹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蓋是他家兵

史皇以其乘廣死四年

史皇非不是忠只是不知大義所謂自經于溝瀆

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四年

季芈畀我只一人左氏書此一句正是史法便見得其餘皆非楚

所有故以班處宮正是公羊謂君處君之宮而妻君之妻大夫處大夫之宮而妻大夫之妻蓋子女玉帛皆非楚君倉卒中只帶得季芈一人走出蓋季芈是未嫁之女觀後面以妻鍾建便可見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四年

當時子常爲令尹司馬戌都不得行其志到此見得楚大勢已敗司馬戌亦只得自息還然此時之勢已如此而戌猶能敗得吳師于雍澨然其後所以至死時亦有由蓋初間勸子常去費無極時沈尹戌亦是要子常好然司馬戌只是勸得小處而不知大處故所以至此當時若能勸昭王去得子常時方得究竟今不能去大處理會却只在子常手下扶持以此論來楚之亡司馬戌亦與有罪

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四年

可哉二字是乃嫗之辭看此一段見得司馬之臣如此又看楚

又是一箇單使更無侍衛此所以辭之也
改步改玉五年
此如國語改玉改行一般蓋君臣之間其行步各有遲速先後如君行一臣行二是也
陽貨欲逐仲梁懷五年
陽貨欲逐仲梁懷一段此見陪臣強處然自當時觀之季平子如此強盛身死未幾而陽貨便敢於逐仲梁懷因季桓子何其如此之速蓋季平子當時逐昭公時正起陽貨之徒出力向前理會此事到得平子既死之後其害自然到此正如鄭莊公收拾祭仲曼伯祝聃之徒其初有至子射王中肩者及莊公既死五子便爭立當時雖是昭公懦弱之過亦是祭仲祝聃之徒餘毒流禍如此故其事正與陽貨相類
子期將焚之五年
此是火攻法當看孫子大率軍中用火時必看風勢之順逆茅葦之有無
公叔文子老矣六年
大率既告老而歸則不與國事然有大事則雖告老亦當出言之如孔子請討陳恒亦是告老之後以公叔文子平時時然後言觀之必是寡言底人今所以言者必是國之大事蓋魯衛是同姓之國最相睦如遷頑民在洛陽者周公自主之其餘便遷之衛使康叔主之觀此一事見得魯衛如此親睦到此却因小忿以棄舊德不可壞了此正公叔文子所以不得不出來說蓋春秋之時齊雖是先王之國經管仲爲政之後典刑俱亡晉既非舊國又是晉文之後典刑亦亡當時只有宋與魯衛尚有典刑如曰宋魯可以觀禮如曰諸侯惟宋事君昭公之難亦曰宋衛皆利納公觀此見得惟有宋魯衛三國在春秋時最好故公叔文子所以見得此却是大事然觀文子之言既說昭公之時其事如此又說周公康叔之相睦如此以此見老成人之言自有來歷
陽虎御季桓子公欲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七年
此是陽貨欲陷季孟於齊師其意知齊必殺之所以有軍之也
不待有司七年
見得只是單車出
顏高奪人弱弓八年
顏高之弓爲人傳觀至齊師至急忙取人弱弓以戰
宋樂祁歸卒子太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八年
此見晉極衰處當時天下大勢皆衰如吳闔閭之勢又衰楚子西只能自守而已東西南北無一國彊者
魯是秉禮之國而不知禮其他可知想是自昭公失國之後方如此凡事纔經十餘年無人接續自然失其本
王孫賈趨進曰有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八年
此不獨是告晉君又所以告之於神明如戲之盟襄九年公子肸趨進曰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以不唯忠子君利社稷者有如上帝二者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八年
衛大夫何故不肯叛晉蓋自文公以來百餘年衛常服晉人情安習以此難叛
工商未嘗不爲患八年
此見古者工商未嘗與士農雜居蓋工商無土著多居城市故國有難則工商同受其害也
將如蒲圃八年
陽貨若就季氏之家害之他必有備所以必出郭乘其無備也
桓子咋謂林楚八年
季氏當時全得林楚力
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九年

此一句見得春秋時喪在時同宗必不舉樂如所謂隣有喪不巷歌之類

鄭駟歂殺鄧析九年

析亦當時才辨之士擅立法令亦自當殺然既用其刑則不當殺看此一節子然都無樂善意思靜女指一事而言竿旄取其樂善此須看得左傳愛惜人才忠厚之意列子說鄧析一段當錄

陽貨使焚萊門九年

此是虎蹲被圍在窘迫中猶有計

鮑文子諫齊侯九年

鮑文子以老成臣所以諫如衛公叔文子相似

上下猶和眾庶猶睦九年

此猶字當看魯雖微猶如此

親富不親仁九年

此是陽貨平日所言如爲富不仁之類是也

齊侯執陽虎將東之九年

齊欲以陽虎歸之魯

錮其輔麻約而歸之九年

此只要使邑人不覺誤其用也

載蔥靈寢于其中而逃九年

寢于其中使人不見如或坐或立則人或有知之者矣

先登求自門出九年

此欲獨入開其城門却引外面師徒入來

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九年

此見王猛本非十分要爭功只且以此試東郭書

其君在焉九年

亦見衛靈公有才能處

皆幘而衣狸製九年

何故不便說東郭書名姓蓋欲不知以示其公耳

士兵之十年

見得魯尚自有備

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十年

孔子何故與梁丘據言他是近習緣當時攝行相禮所以與之言

涉佗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十年

言其分爲左右兩邊行步都相似蓋他兵教得熟所以如此不是

臨時使他如此

晉人殺涉佗十年

涉佗倚仗晉是大國趙鞅是權臣又見他使所以盡力做都無斟酌想是趙鞅亦不教他如此正與晁錯相似大抵巇是倚人做事自是如此

侯犯以郈叛十年

須看初問都無此緣昭公出奔後魯國大變都無紀綱所以如此

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十年

此只是異其色却要認不得

魋懼將走十年

此見向魋初間尚未曾十分可畏自此後却方難制以此知小人态橫只緣寵愛太過

于爲君禮十年

蓋古者待罪必于境君賜環則還君賜玦則去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于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十年

此是齊之以虛言示武叔蓋郈本不曾入于齊當時侯犯出奔時聞赤便已自納魯人了侯犯只獨出奔耳齊侯于此不過要人以虛人情底言語示恩於魯所以武叔都不受他之說以此知人只以虛言爲人情者探爲可恥

宋公母弟辰入于蕭以叛十一年

蕭是大邑莊二十三年宋閔公時羣公子亦入于蕭今年母弟辰之

亂非獨是所據之地可畏而所謀事之人亦可畏如仲佗之徒及樂大心陰合得成所以爲宋大患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十一年

當此時晉之屬國皆不屬晉如衛又自去年叛今魯又與鄭平諸侯皆無從晉者

荀羅殿十二年

殿者獨當其後正如先登者獨當其前今荀羅爲殿而却不退于列此安得謂之殿周劼傳謂殿注云軍後曰殿此漢時殿之名何在至三國却謂之斷後

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十二年

魯墮郈費此事若出于仲由之謀則子路似乎自專若孔子既爲司寇而此事又做不了何故當細思之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十三年

此地正是西晉高平國屬古兗州在今京東西路濟州

齊侯皆欲諸大夫之軒十三年

此只是要諸大夫用力耳

趙孟怒召午而因諸晉陽十三年

邯鄲午之意本亦是好意只緣趙孟不相信不可出力來任事

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十三年

當時三家既叛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則伐三家便是伐晉君相似何故高彊却勸伐之蓋高彊只要伐他之家如齊滅崔杼只破崔杼之家家破則自無去處

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十四年

當初安于只是請趙孟先爲備又不會用其謀何故謂安于則發之蓋知文子之意謂范中行氏之亂正是安于之言迫他作亂所以歸罪于他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十四年

衛侯所以召宋朝而不以爲怪何故蓋淫亂流蕩之人舉動多是如此以此看來前代忠臣義士往往當昏亂之朝而力諫其君所好之非所嬖寵之失自以爲其君一聞此語便深疾邪惡以遠去之而不知其未必見省蓋人之性情自是如此如唐武三思事可見蓋人不是一樣君子所以要通下之志

太子三顧戲陽速不進十四年

戲陽速處得是

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十四年

彊本是齊國上卿緣陳鮑挾君以叛高彊遂伐君公議不與所以國人不容于齊遂奔晉至范中行氏欲伐君之非高彊知之却不知托身于范中行氏之非蓋緣他更得一事只知得一事不曾兼體曉得非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也若豪傑之士因一事銷則全體盡曉以此知人因一事不是却只知得一事者誠不濟事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十五年

古人不拘陰陽若是大雨亦須當止公羊論之詳矣胡氏論大圖當自有備此亦見魯之衰皆無備矣

哀公

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元年

越既爲吳俘虜殘敝之餘若不是二十年亦不能伐矣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　元年

所欲必成是水陸必備如漢霍去病出師天子遣太官齎數十乘是也

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　二年

衛侯命公子郢爲太子若郢當時便自立則衛必不亂郢徒據一已而不愼國之亂如無子則立孫檀弓舍子立孫是也至此則又難以此論若荊瞞不爭則子瓶可立今荊瞞既在外則郢立纔得定然左傳于荊瞞何不稱君只稱大子太子既葬後方稱君如文帝紀九月葬太子即位是也

上夫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二年

古人以縣爲大至秦以郡爲大

志父無畀　二年

志父趙簡子名簡子既叛君之後名簡子諸侯至後來所以改名

太子曰吾牧生于車　二年

衛太子救趙孟太子何初怯而後勇蓋緣他初不經歷見鄭師恐便目驚後來得王良在所以膽氣便壯

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三年

此見夷狄甚盛至戰國時中山稱王

南宮敬叔至命出御書　三年

所謂顧府者不過皆常人先至到後賢大夫漸漸至敬叔蓋當時亦是從夫子所以其來有源流左氏書此一段截然可看先是敬叔至措置如此景伯至其措置又如此至桓子至命傷人則止此是大臣之言桓子雖是一强臣此言猶知大體此見得當時源流如此

孔子曰其桓僖乎　三年

當時人欲以此推重聖人不知適所以貽淺耳此說是附會亦未可知或夫子偶然說亦未可知左氏尚惑於此

周人殺萇弘　三年

杜註云然違天之鴞恐不如此弘是忠臣當時蓋欲忠於周室觀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可見柳子厚韋萇弘文殺身之匪子戚今閱宗周之不定莊子外篇謂血化爲碧則其忠義可知矣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　三年

始聞是秦有此俗今魯是禮義之國猶且染此想是此風大熾

襲梁及霍　四年

此是聲東擊西

司馬超豐析與秋戎以臨上雒

上雒是今之商鄧

司馬致邑立宗焉　四年

諸疊所處亦不一非有宗主不能以聚其部落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　五年

嬖大夫是特寵之名若今之捻差是也昭七年晉以鄭罕朔爲嬖大夫此別是一等他尚未至大夫今却常要用卿服

大夫請祭諸郊　六年

何不在楚國內祭蓋祭諸郊便是望祭如望于山川是也

三代命祀　六年

三代諸侯天子命之祭則祭

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　七年

百牢是牛羊豕共三百頭謂之百牢此見吳所以不能成伯處蠻夷之主盟中夏都不用先王之法又不如申之會鄭王尚用齊桓之禮至此都蕩盡

宋滅曹　八年

晉文公初問要滅曹何故不克今宋何故便克此亦是春秋之末
亦緣公孫彊不修政事民心易離所以克之易
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八年。
公山不狃雖是陪臣尚有前人氣味所以夫子欲從其召
有若與焉八年
古人耕射之事皆習焉耕以養身射以衛身有若未嘗以此爲恥
至漢時尚有之但今人皆不習之耳
多殺國士八年
恐魯三百人自受其害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八年
此是魯歸邾子蓋向來邾曾被魯囚之負瑕今齊來伐魯故魯所
以歸之
囚諸樓臺柝之以棘八年
從來有此故事與秦穆姬登臺履薪事相似
左氏傳續說卷十二 三 遷 廣
觀此一事見得鮑子是箇狂率人如前面醉而往時日女忘君之
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此語亦不是眞出於忠誠使其果出於忠
誠則前日自當以正義責之今日不應得有此語
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九年
鄭武子賤之雙許瑕求邑請外取許之九年
齊侯初間要伐魯未幾而又辭吳師此見齊侯舉指無常全不成
模樣此最要看春秋末間一節事與前全不相似向來雖無道之
君又有甚于此者而其舉措又却不如此觀此是悼公直以國家
爲戲了如鄭武子之雙許瑕求邑許其外取前時士大夫皆無此
等事此卷是春秋末所以如此
宋取鄭師于雍丘九年
取是盡殺之也使有能者無死便是要生囚之以爲奴僕凡滅國
之後俘囚皆爲奴僕以邾張與鄭羅歸見得只留得兩人
吳城邗溝通江淮九年
江淮本不相通吳欲霸中國邦溝通江淮此是東南漕運第一件
事此路在高郵軍至今尚存在唐時漕運亦是此路故自江通淮
自淮通汴自汴通入渭自渭運入長安
通水適火九年
此是卜家所謂五兆五兆所謂金木水火土是也
不利子商九年
從來所謂姓之有五音蓋已見於此至今卜筮之家姓有宮商角
徵羽是也
陽貨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九年
凡筮有兩法有筮易而自有筮家之辭者有筮易而只用易中之
辭者如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千乘三去獲其雄狐此是
筮家辭也如論泰卦六五是周易中之辭也
左氏傳續說卷十二 四 遷 廣
蓋齊以魯故請師伐吳繼而邾辭吳而與魯和故吳之伐齊所以
特地教魯來同伐
吳子三日哭子軍門之外十年
此是吳要學中國霸主模樣中國風俗凡鄰國之喪其禮如此
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十年
此是海道其路境自今蘇州直到山東
吳子使來復儆師十年
見得諸侯不伐喪之風俗尚在
吳子使來季子曰我姑退務德而安民十年
延州來季子曰我姑退務德而安民亦見春秋末間
東坡延州來季子贊說得是季子曰務德而安民亦見春秋末間
季孫使從於朝十一年
如此等議論甚少不比春秋初時
尋常家臣不入公朝此是特地帶他去
五日右師從之十一年

此記得極好見得孟氏精神緩散處此一戰亦見得三家到此皆自收拾不得幸而全得冉有在且暫主張起然季氏所以使人不動時亦緣平時只自私已凡國有利必已專之而他人不與故孟氏叔孫氏所以不肯用力則其敗形已見於齊師未來之前然季氏自文子以來未嘗不私特其私之意尚私得大在如季武子平子之徒必不至此尚能割捨處置得行至康子私得太狹監故所以至此大抵一家之盛衰天下之治亂只是聚散兩字人之聚散包只在公私二字上

孟之側後入以爲殿 十一年

殿或稱多殿之功受上賞如周勃傳先登賜爵五大夫攻簡虞取之擊章邯單騎殿

陳轅咺對日懼先行 十一年

此處要看蓋轅咺是轅頗之族頗之過至於宗族皆知之而尚不敢說則頗之所以至此者可見矣

吳髮短 十一年

蓋吳之俗斷髮文身

子胥屬其子於鮑氏 十一年

此子胥做得不是處所以來讒譖者之言史記伍子胥傳說內不得志外倚諸侯蓋自以爲先君之謀臣常欲怨望王宜早除之此說可見

季孫命修守備 十一年

此見季康雖無足取在春秋末間亦尚有此識見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 十一年

觀此方見論語中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一句分明蓋當時文子行事如此所以疑其謂之文也孔子則日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言其亦有長處

或淫于外州 十一年

此見太叔疾又淫于外州是禽獸之所爲也魯衛是禮義之國前

時魯用人于社今衛又如此則可知矣

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 十一年

此與論語對衛靈公問陣之語一般恐當時只是一事論語所載爲得其真大抵左傳載孔子事多失其實蓋察不得聖人深所以有欠缺神處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 十二年

此地是王官所掌在春秋時列國多有王官之城在其間或有王官爲後者皆是魯掌此地至春秋末尚有此地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是也此皆封建之法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十三年

黃池是今京西路此是二國爭伯處當時謂之兩伯

越子伐吳爲二隧 十三年

當檢圖語看方分明

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弸庸不可 十三年

此見得吳太子但望輕人不服蓋緣吳人理會不得這般去處

越入吳 十三年

吳太子既被獲後吳國又虛何故越不滅其國蓋吳國雖虛其兵在外尚強所以未敢滅他

七月盟吳晉爭先 十三年

終當時宋之盟晉楚爭先之後有此故事至此吳亦爭之

襄乃先晉人 十三年

此左氏載得其真處如吳語却說吳人先奔晉師不知是用心不好處大抵人須子服景伯謂太宰曰自襄以來未之改也 十三年

蓋景伯出自襄

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 十四年

公孫之言乃是兩面看得底言語此最是用心不好處大抵人須是分明說可用不可用不當用兩可之說故陳豹所以鄙劣者

正緣公孫如此

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十四年

此亦不合欺他過了如人云不妨相似

我盡逐陳氏而立女十四年

陳豹為子我臣此正是陳氏使他來探伺闕止消息而闕止乃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故陳豹亦不以得其實為喜而且為親密之狀姑與之謀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此正是小人不露處

何以見魯衛之上十四年

可見魯衛禮義之俗

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十四年

宋桓魋亦不是箇大凶惡人只緣景公驕之所以至此

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十四年

使夫人請所以示其不疑

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十四年

陳恒弒君一段恐記不出聖人之意左氏于孔門事記多失實惟孔門弟子記得其實論語說夫子告三子此却云不告恐不如此

孟洩將圉馬於成十四年

此見得三桓子孫徵處成是孟氏之屬邑前後皆擾之至洩却要自此上文皆是欲殺子西以前時事

處之養馬正如人家不肖子弟出却去擾他私屬此邑前時夫子會墮之不克此可見其強矣

鄭人在此譬不遠矣十六年

成人奔喪十四年

此見其還怒便指于西為仇皆是凶暴處

成是屬邑故應奔喪

焚庫弒王十六年

孟洩弗內十四年

當時白公若使如此終是凶焰人心必不歸然葉公亦難克畢竟費力白公所以不焚庫弒王只是欲不受弒王之名

孟洩私意弗內所以致得他叛

若之何不冒十六年

吳斃陳上介十五年

左氏欽此段見得國人愛之深

此見吳衰處

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十六年

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十五年

國寧是待國安寧之後方使寧為令尹寬為司馬

衛侯爲虎幄于藉圃 十七年
虎幄是以虎皮爲幄未必是畫虎爲幄
吳子禦越笠澤 十七年
笠澤是太湖今蘇州
國子實執齊柄 十七年
此是陳氏用詐衛巧處齊國之柄皆出於陳氏國子豈得而與蓋國高天子之貳守田氏雖專猶挾舊族以鎮服內外也
衛侯貞卜 十七年
衛侯見晉彌赦奔宋之後於心不能無疑所以又卜卜與占異卜是用龜其繇曰如魚竇尾衡流而方羊裔焉皆是繇辭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 十七年
當時戎狄錯居中國如晉有諸戎以依之正如附庸一般此戎正依衛從前如此衛侯無道一旦欲翦之
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 十七年

齊人怒公不稽首至此都不知先王之制度
皇瑗奪其兄劇殷邑 十七年
春秋以前鄭人要取祊田尙經涉許多時如此之難至此都不問兄弟之邑欲取便取
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十八年
三夷無君長男女混雜皆與盟
趙孟降于喪食 二十年
喪大記君之喪世子大夫公子食粥皆三日不食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算既葬主人蔬食飲水不食菜
喪大記君之喪世子大夫公子食粥皆三日不食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算既葬主人蔬食飲水不食菜
趙孟降于喪食 二十年
喪大記君之喪世子大夫公子食粥皆三日不食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算既葬主人蔬食飲水不食菜
猶有制度當攷
公使優狡盟季孫 二十五年
前此都未曾有俳優盟大夫舉至此亦甚如涉佗盟衛侯此欲以
三年之喪親膳之極也 二十五年
此見衛有先王之制以此看春秋之時非是不知有三年之喪
唯其儒書 二十二年
此見魯秉周禮處

越人以歸 二十二年
越人以其尸歸蓋生則執俘馘死則執尸以歸
宋景曹卒 二十三年
景是諡曹是小邾之姓曹姓出顓頊之後
季康子使冉有弔 二十三年
故事大夫東修之問不出境今之士大夫交政于中國政是春秋之時如此
有不腆先人之產焉 二十三年
士喪禮兼送葬故用焉
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二十三年
天子后之宰卽周官之內宰諸侯之制想亦如此
軍吏令繕將進 二十四年
凡是用兵無所不備
使宗人釁夏獻禮對曰無之 二十四年

宗人之辭直發從前不以妾爲夫人雖成風亦只是他子立之此亦是先王之遺澤厚處
公如越 二十四年
見得魯衰處
季孫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 二十四年
太宰嚭是吳故臣越何故不殺當時越用之反間所以不殺他
褚師聲子韓而登席 二十五年
韓有制度當攷
公使優狡盟季孫 二十五年
前此都未曾有俳優盟大夫舉至此亦甚如涉佗盟衛侯此欲以
辱之
季孫曰晉無信 二十五年
此衛侯昏處皆不知爲他所紿
越納衛侯 二十六年

永康胡宗楙據四庫全書本校鉄

此是越欲圖霸
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二十六年
此興字不是尋常字乃是調發之名纔出兵兵符皆在手故所以調發空澤之兵
內不聞獻之親二十六年
子鮮子展皆獻公之弟
將以子之命告寡君二十七年
當時陳氏豈有君叛臣常假君為名王莽之徒皆如此
公患三桓之侈二十七年
是時夫子之門人皆在然哀公不能用其言亦無益乎亡
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四年
左氏載此二段專記智氏之亡至韓趙魏來分晉便成戰國一經
戰國文武之典章法度掃地而盡
鄭魋曼閉口而死悼公四年

亦見智伯養死士如豫讓吞炭皆此之類此是春秋末漸入戰國氣象

呂東萊先生春秋左氏傳說已刋入金華叢書是編乃續說十有二卷儀顧堂跋云此書雖續傳說而作與傳說體例不同其詞如語錄與麗澤論說集錄相似當出隨時講說而門人錄以成書者又以麗澤論說集錄羣經皆有獨無春秋或即集錄之一種雖近臆測亦自有見此錄杭州丁氏八千卷樓鈔自文瀾閣鈔自四庫即永樂大典本也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皆闕與四庫提要所稱宋合是書久無傳本無從校補姑仍之以付梓八季樵胡宗楙

春秋講義

永民國十有八年
嘉黃氏校印

戴溪字肖望亦作少望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宋史本傳紹熙元年教授湖州分州學十八齋爲六齋東曰明誠仲道治道西曰藻德義勝仁榮以經學啓迪多士求聖賢用心士翕然從之郡人相與肖像祠於學宮湖州府志入爲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閒田讓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爲教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於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春秋講義傳

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文華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溪久於宮僚以微婉受知春宮立朝慥慥明多務祕密或議其殊乏骨鯁宋史然性行純明平實簡易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議者服其理到嘗與朱子遇於旅邸時從行者衆溪謂之曰獨不畏鈞黨邪朱子翛然遣散之嘉定初朝論將以姦黨盡投嶺海溪獨援紹聖往事恐貽君子小人反覆之禍議遂寢以經學輔景獻太子太子親書明經二字扁其堂所著有易詩春秋說論語孟子答問通鑑筆義將鑑復雠對岷隱集溪醫築精舍岷岡山與王柵讀書其中自號岷隱學者稱岷隱先生萬曆府志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一年也謂一爲元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其曰春王正月聖人之特筆也天有四時春爲之首三代異正夏數得天今首之以春若曰此時者天之所爲也次之以文王又次之以正者若曰此正朔者文王之所爲也王者班正朔以奉天道則天下萬事莫不得其正矣君之始年當書即位隱公不書即位何也隱攝而不行即位之禮故也春秋之法一年之內必備四時四時之中或無事可書必書首月所以備天道而成歲功也

（按黃震日抄云胡文定節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朱子疑之程氏在東宮進講亦嘗見其書背隱意三代雖有改正朔公不言即位蓋氏以經之所無付之不言今考講義之不然耳）

（以夏正爲說於時事而天時恐無可改故所抄依舊氏焉又按日抄云謂春秋之法書時亦未見其書背隱意三代雖有改正朔公不言即位蓋氏以經之所無付之不言今考講義之不然耳）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按講義稱邾儀父從左傳之證是也）

春秋之法書時書月書日有月而無日者史之闕文也邾者中國之附庸儀父者邾君之字也中國之附庸儀父之貶稱字其曰公及盟何也及者內爲志隱公即位欲求好於邾故是盟也出於公之志邾之與魯壤地相接數會屢盟非不善也然而人情利害相反則嫌隙易生其後或侵或伐紛然而不定卒之哀公入邾執邾子益以歸觀始焉盟蔑之好終焉入邾之役則知屢盟之無益人情之可畏如此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叔段者鄭伯同母之弟也書弟不以弟事

其兄鄭伯不能友愛其弟也書曰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烝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其鄭伯叔段之謂歟稱鄭伯克段若途之人然親親之義絕矣克者力勝之辭也以鄭國之力施之叔段沛然有餘矣其曰力勝何也段多才而好勇外爲邑人所歸內有姜氏之助繕甲兵具卒乘將爲襲鄭之謀其力固未易勝也鄭伯命公子呂出車二百乘以伐之其用力亦少勞矣段本在京而出奔鄭無能爲矣使鄭伯擬追逸賊猶可以全親親之義克之於鄭其迫之爲已急矣春秋書鄭伯書克書于鄭探鄭伯之志而著其罪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加天於王之上此春秋之特筆也先書王正月次書天王此尊王之大義聖人作春秋之本旨也當是之時周室既衰自

儕於諸侯聖人作春秋援周室於千仞之淵稱天王於諸侯之上見王者在上其尊如天而諸侯之衆其卑如地一字之嚴凜然而不可犯其功用可謂大矣然而王者奉若天道賞罰天命刑曰天討有一不當則失其所以爲天矣今也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揆之典禮容有未安仲子者桓公之母非惠公之夫人也天子不當歸賵宰咺者天子之冢宰以道佐王非所當使於諸侯就使仲子之卒禮所當賵宰咺不當遣也禮天子之宰當稱爵周公是也今以宰咺書名用見冢宰之自輕也春秋書此所以重典禮而敬大臣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者國之大事也邦國有疑會同則盟之諸侯自相爲盟苟非大事猶曰不可況國之微者乎及宋人盟內不書其人外

不書其名其微者可知矣隱公攝子所自出於宋有甥舅之親即位而修好固人情所當然也三年之久公始與宋公遇于清魯之於宋未汲汲然也不知兩國微者相與爲盟果爲何事耶宿者國也盟於其國則宿亦與焉意者其爲宿盟乎觀宋人遷宿之事則宿之服屬於宋亦已久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者畿內之國也凡將邢茅胙祭皆周公之裔也特未知祭伯者亦周公之後乎若是則與魯親矣書來者見祭伯之自出非有王命也今年之秋天王使宰咺歸賵於魯未幾而祭伯來必非王命也來者來朝也其不言朝者何也畿內諸侯不當朝於列國畫內外尊卑之分所當然也祭或稱公或稱叔其稱公者嘗受命爲三公其稱叔者永受爵者也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公子益師卒

二年春

隱公在位十有一年獨元年書春王正月餘十年不書正月說者曰隱十年攝正隱不自正也古者諸侯受正朔于天子故月正元日朝正於廟隱不書正自謂居攝不行朝正之禮故也隱公十年不書王二年不書秋冬此又春秋言外之深旨也（按此條永樂大典原本在桓十一年十一月經文下今移正）

公會戎于潛

古者外域種落間與中國雜處近於爲者爲徐戎多爲魯患當伯禽之時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伯禽至於治戎器以伐之具脩蒐以備之今也隱公與戎會於潛左氏以爲修惠公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婚禮人之大倫也爲國君者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故冕而親迎不以爲重今也紀裂繻來逆女書於春秋傳者以爲逆女當親行使大夫非正也是則然矣然考之昏義婿（中亦稱裂繻可見）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師衆也極小國也命將出師直入其國魯之怙恃亦甚矣自無駭入極之後終春秋之世極無聞焉意者卒見取於魯耶春秋之初小國尚多至于末年寂寥幾靡魯乘禮之國也取根年取鄆取郜取郠其所取者不止一國而況于諸侯強大者乎漢陽諸姬楚實靡之昔自武獻以下兼國多矣可深歎哉（按此條永樂大典原本在桓十一年十一月經文下今移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按據氏所稱經文多從左氏春秋舊講義）

迎婦於其家御輪授綏三周而先歸俟于門外相去蓋不遠矣有如國君之尊遠迎他國以行親迎之禮則國事少廢矣說者以爲文王娶于莘莘之國在渭之涘故文王親迎於渭然文王是時爲世子猶可以遠出也韓侯娶於蹶父之女韓侯迎之于蹶之里此諸侯親迎之禮也然蹶父爲天子卿士韓侯入覲于天子故因迎于蹶里非專爲親迎行也其理恐或然春秋內女適列國者多矣其事不盡書於春秋伯姬之歸紀其事甚可念也紀亡而伯姬不能葬使齊侯得以葬之故春秋書伯姬之歸于前又書伯姬之葬于後所以志伯姬之終始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紀子帛其義不可曉說左氏者曰子帛者紀裂繻之字也書不通帛之一字非疾文則字誤也聖人存而不削史之舊文不敢改也

外大夫於諸侯之上春秋無是也公穀二傳帛皆作伯義亦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鄭人伐衛

按左氏叔段之亂段之子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伯以王師虢師伐衛又請師於鄰鄰私於魯公子豫豫帥師會伐其事可謂重矣春秋削之而不書今茲復伐衛討滑之亂也夫鄭伯不容其母弟逐其弟及其子又不能容之於衛請師於王以伐之春秋以爲王師之重非鄭伯所得用也故沒而不錄觀鄭伯前日之所以伐衛者如此其重今茲再伐必非輕用微者春秋以鄭人書蓋貶鄭伯之無親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之法祥瑞不書有變異則書故日食書於春秋者三十有六凡日之食必書朔其不言朔者或在朔之前或在朔之後也說者謂日食之變陰陽有定數無與於災異是大不然陰陽薄蝕天道有虧代天作子適當天變惡可不恐懼修省以回天譴譬如父母有疾爲人子者當引咎歸己請命于天庶幾父母之可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秋武氏子來求賻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春秋書諸侯相盟始于密次則石門厥後瓦屋之盟則諸侯參照之始也人愈衆則志愈分志愈分則盟愈不可信矣

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莒在春秋不得爲大國前年入向圍已甚矣今茲伐人之國取人之邑狃於前日之勝而忘其國之微無乃太甚乎書伐書取甚之也異時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徒爲叛人之資閣背義以求利果何益哉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與之禮有朝有聘有會有盟而又有遇禮焉遇之禮造次簡略有遽迫願之意春秋譏失禮也曲禮

曰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其簡略可知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按左氏衛州吁之立也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然則伐鄭之謀衛實先之春秋以宋公主兵何也州吁衛之亂臣賊子也衛人不以爲君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不與州吁之邪說帥師以伐鄭則是師也非宋公誰實主之書宋公于其上書衛人于其下聖人之深意也衛人者州吁也不與州吁之爲君故以衛人書翬者公子翬也不書公子惡之也宋公請師于魯魯公不許公子翬固請帥師隱公之縱翬實爲之怙彊專政有自來矣春秋之辭貴乎簡嚴不曰翬帥師會伐鄭而再書宋陳蔡衛者詳其辭所以甚其罪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之罪天子所當討也衛晉之立天子所當命也今也不然討有罪立嗣君皆出于衛人之意聖人直書之曰入言權之不出于上也州吁稱名晉不稱公子其辭嚴矣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左氏曰矢魚公穀曰觀魚矢之爲言陳也陳魚而觀之其實一也說者謂矢魚者射魚也其說亦通靈臺之詩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文王有仁德而其民樂之也使隱公知此意能與民同樂則民樂其有鳥獸魚鼈矣何至遠去國都陳魚而觀之禮失地遠春秋再譏之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鄭

曲遷就若此不知典禮之壞有以啓人之姦心異日之禍皆

春秋於魚觀水旱皆書所以重農事也重農事所以愛民命也人君一念及此必不敢違天以病民矣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說春秋者多用之其實未必然也伐人之國其事不一固有造其國都門焉而還者春秋當以伐書若築壘壁塹環而守之春秋豈得不以圍書若楚子圍鄭之類是也苟非造其國都而直圍人之邑春秋不先以伐語則未知其爲誰之邑也今書伐鄭圍長葛者記事之體當然也宋鄭未有舊怨止因交兵之故結怨不已長葛之圍久而不去經一年之久不取不止春秋惡其黷兵書圍長葛於前書取長葛於後不待貶而罪可見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按此注疏文與氏從公穀說下講義中屢稱輸平可見

左氏曰渝平公穀曰輸平渝之爲言更也言更前之怨而爲今之平也輸之爲言納也言納今之款以求平於我也其辭雖不同其義則一也鄭人與魯有舊怨今爲既與宋人交惡懼魯之謀己也取疑是故字易仇怨而爲和平凡平者春秋之所喜也然鄭伯之意非出於眞情異時歸紡假許田之事皆於此乎始故春秋謹而志之見鄭伯之爲譎也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曰始平於齊也隱公初與鄭平及今又與齊平可以爲夷疑是賢字矣而齊魯鄭在春秋之初俱爲大國苟能同心合力以撫鄰國則是平也君子與之自鄭人輸平齊人始平之後三國會于中邱者謀伐宋也會于時來者謀伐許也已而入許之師三國皆與焉據諸侯以伐諸侯何取於平哉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秋公伐邾

魯與邾爲鄰國儀父始與隱公盟邾未嘗得罪於魯何爲隱非其有而壞奪之其名曰取長爲之圍志在必取能民日久不遑餘力所謂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而民不堪命者蓋如此其得禍也宜哉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歸于紀在隱之二年今叔姬始歸何也待年于國也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若叔姬者所謂有待而行者歟其書于春秋者爲入于鄰書也入于鄰者叔姬之賢行也

滕侯卒

夏城中邱

中邱魯之邑也魯方無事非有疆場之虞中邱不必城也就使當城夏之月非所當役也穀梁曰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郭溝池以爲固先王所不廢也故民衆城小則可以益城苟不計民之多寡益城無極則凡城之志於春秋者皆譏也有如城其所不必城役其所不當役其譏益甚矣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原注弟年來聘凡兩卷一見桓公三年

春秋書法其稱兄若弟者親親之禮當然也然而寵愛過則傷義刑爵疑當作罰加則賞疑當作賞恩隨事而觀褒貶見矣聘問之禮國有大夫兄弟之親何煩聘使有如行人失辭則國家不可屈法齊僖公寵其母弟故弟年來聘兩見於春秋異日無知之禍亦寵愛之過歟

秋公伐邾

魯與邾爲鄰儀父始與隱公盟邾未嘗得罪於魯何爲隱

公親自伐鄭不惟輕於用兵其自貶屈亦已多矣

多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凡伯出使非有徒兵之衆戎人無道掩而執之直易事爾春秋何以書伐大天子之使也不書執而曰以歸避其名也左氏曰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楚邱之執凡伯固有以自取焉天子之使則不可以不重也凡伯聘魯爲戎所執魯方與戎盟不暇問戎之罪道過楚邱衛獨不能救乎戎不足責也魯衛之罪其又奚辭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昔也宋公魯侯遇于清今宋公衛侯遇于垂非總之總習而安焉尤而效焉不以爲異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古者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之從祀者有湯沐之邑諸侯時朝天子故天子之郊有諸侯朝宿之邑焉祊者鄭湯沐之邑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周室既衰侯服不朝時巡不講故諸侯朝宿湯沐之邑皆廢而無用祊近於魯許田鄰於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之魯故先使人歸祊以爲異日取許田之地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故春秋書曰我入者受而歸於己有德色焉大抵鄭詐而魯愚自鄭人輸我入者受而歸於己有德色焉大抵鄭詐而魯愚自鄭人輸平之後魯多墮鄭計而不自知曰輸平曰歸者有卑遜屈下之義焉用見鄭伯之詐也 按貴巖曰抄云趙鳳飛經筵講魯假許田也二股不同而得祊以祊此卷不載鄭氏刪節鄭詐魯而歸祊以後此鄭考究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九月己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入春秋以來莒人入向已而伐杞取牟婁頗有自大之意今茲魯公親與莒人盟人微者之稱莒彊魯弱益可知矣左氏曰以成紀好也向者紀莒二君嘗盟于密魯大國也何乃汲汲沒然與莒之微者盟乎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天子之大夫例稱字隱公即位之初天王來歸仲子之賵于今九年聘魯者再隱公不惟不朝亦未嘗有報聘之使說春秋者猶以隱公爲遜國之賢君賢者而若是乎春秋之法責臣子者重責君父者輕天子下聘於諸侯固失體矣諸侯未嘗報聘於天子如不臣何春秋未嘗責周深責魯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紀天道之變上自日月星辰次及風雨雷電莫不具載蓋欲人君省災戒懼陰陽之差各以類應既有震電則不當雨雪蓋震電者陽氣發洩而雨雪者陰氣凝沍故也八日之間陰陽交錯其變甚矣

秋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是會也魯與齊謀伐宋按左氏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來告于魯魯會齊于中邱盟于鄧皆以伐宋故也夫奉王命以討不王此天下之大義也當特書于春秋防與中邱以常事書鄧之盟削而不書其故何也蓋春秋原情之書也隱公實以怒宋之故借公議以釋私憾春秋方以爲罪人烏足以爲義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魯去年之冬會齊于防今年會齊鄭于中邱合謀以伐宋亦已久矣曷爲而夏五月公子翬帥師會齊鄭伐宋而公不與伯也而春秋以人書不與翬之會諸侯也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春秋削而不書敗宋師者三國之兵皆在焉取郜取防者鄭也而皆以我書何也蓋伐宋者非齊人之意魯慊於鄭齊逼於魯故也及其敗宋師取二邑齊不與其謀鄭人特歸於魯用見魯隱之愚鄭莊之詐推其利於魯而歸其罪於隱公隱公莫之悟是亦歸防之餘智歟追書曰敗又書曰取春秋之意深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詳觀左氏所傳鄭人伐宋取其二邑師未反國宋約衛人乘虛入鄭鄭人還在郊宋衛之師不敢在鄭遂偕蔡人爲伐戴之行鄭人掩其不備伐三國而取其師焉鄭莊亦巧于用兵矣春秋書三國伐戴于上書鄭伯伐取于下不言取三師焉其惡鄭伯之詐也明矣隱公十一年之中鄭莊用兵于諸侯者不一役甚矣鄭莊之佳兵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郜
左氏曰討違王命也鄭伯爲王卿士借王命以討諸侯一則曰宋公不王二則曰郜違王命當時諸侯不知有天子者豈直二國而已哉異時蔡衛陳從王伐鄭其違王命也不亦大乎鄭小國也昔年衛師入鄭今爲齊鄭又入之弱小之國不能以自存若此亦可見王道之衰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古者諸侯俱朝于天子于是有旅見之禮諸侯雖曰世相朝然兩君相見分庭抗禮安有旅見于庭哉滕薛與魯皆列國也來朝于魯固已卑矣隱公安得假然旅見之連薨滕薛讖其僭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古者諸侯相會非有天子之事則有四方之禁也春秋以來凡諸侯之會大抵爲伐國設也時來之會謀伐許也乘三國之力而直造人之國都言其甚易也向也三國伐宋魯取其邑今也三國入許鄭有其地齊皆無與焉然而伐宋入許之師皆以齊先鄭何也齊在當時最爲大國魯鄭非假齊之力未必能勝也聖人探其事而書之則罪有所歸矣按左氏鄭伯入許既有其地春秋不以滅許書蓋鄭伯處許叔于許西偏後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則許既復國矣故春秋書入不書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人君踰年即位故於元年之春行即位之禮春秋從而書之然而春秋之法繼故不言即位隱公鍾巫之禍桓公實爲之則桓之繼隱是繼故也何以言即位桓公志在得國諱隱公之故假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所以原其情而重其罪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鄭莊公自歸祊之後志在許田久矣久而未言固將有待也一旦桓公嗣位得罪於諸侯莊公乘其恐懼迫脅而取之然春秋不書賂而書取嚴其事而正其罪也大廟者周公之廟也取其鼎而薦之大廟周公其受之乎納之爲言義弗受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夏后氏之後其爵稱公今稱侯者杞弱而以侯終至也七月來朝九月見入魯之無道甚矣亦杞之卑弱有以自取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三國爲會始懼楚也入春秋之初楚最先稱王其彊可知矣此三國者地與楚近先有懼心爲未幾而楚滅鄧久之而楚復滅蔡鄭雖僅存異日牽羊之逆鄭亦幾亡矣然楚雖無道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後子產相鄭執玉帛以抗楚而楚亦不能加焉弱小之國能自彊於政治猶可以自保三國之會徒有懼楚之心而無自彊之實春秋惜之

九月入杞

則然矣後之稱子者獨何罪乎大抵春秋之諸侯其輕重皆自爲之小國有爵尊而貢重者多自貶黜以從其卑若杞侯之或稱伯或稱子之類是也春秋從而書之不沒其實也（按實字疑衍或日抄取鄒氏此論又云自貶之即朱子書之以子書爵承爲說）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子大廟

何謂郜大鼎是鼎也郜實爲之宋嘗取之鼎雖在宋猶郜鼎也宋取之郜魯取之宋則是鼎爲諸侯所重久矣華氏之亂魯桓公與諸侯會于稷以成之亂可治也其可成耶書成亂於前書取鼎於後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然而宋以鼎賂公春秋不書賂而書取嚴其事而正其罪也大廟者周公之廟也取其鼎而薦之大廟周公其受之乎納之爲言義弗受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隱公暨與戎盟于唐桓復行之修故事也然隱不書至而桓書至何也爲其告至于廟而後書耶凡君行告至於廟禮之常也隱獨不告至耶春秋之法會而不至者安之也會而書至者危之也桓公得罪于王法亦戎之所得問也使戎人思隱公之盟問隱公之事則桓公是行也豈不甚危乎危其往所以幸其歸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春秋之法加王于正月之上其正月無事則二月三月亦然桓公即位十有八年稱王者四不稱王者十有四（原注元年桓王二年桓王十年桓王十八年桓王）桓公得罪於王法天子之所當討也元年即位至于二年而天討不加聖人猶有待也三年之久而王法卒不行焉聖人猶有待也十有八年桓公於是終矣烏可以無王哉故復書曰春王正月聖人誅亂臣賊子之意既嚴而扶持王道之意尤切焉魯之與齊婚姻之國也魯娶于齊非一公也獨文姜之婚載於春秋甚詳其曰會于嬴者謀婚于齊也公子翬如齊者逆女也送姜氏于讙者齊侯也會齊侯于讙者魯公也姜氏既至致夫人者齊侯之弟仲年也自會嬴而至于成婚何其爲禮之厚也春秋備書其事辭繁而不殺深惡姜氏之亂由齊侯寵愛之太過桓公之禍亦有以自取焉爾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春秋之法會而爲盟者陳牲而歃其血爲載書而要諸神堅守誓約不敢違越今也齊衛二君胥命于蒲牲不歃書不載彼此相讓謹言而退此春秋所無有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胥命之書止此而已故曰春秋惡歷盟書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魯入杞杞求成于魯故會杞侯于郕甚矣杞之可念也桓公之時杞侯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共也夫杞行朝禮卑遜有餘豈其不敬不共自貽憂禍良由微弱之國不能備禮貢獻有闕貽怒於魯身蹙行禮而不免見伐于人尤可念也比事而觀春秋抑彊扶弱之意可見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之爲言盡也日之食也由陽氣之微也日食有多寡之殊則陽氣之微有輕重之異今也食而至于盡幾于無陽矣故日食一也正陽之食比于他月猶重謂陽氣之甚微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有年亦多矣苟其無年民何以生獨桓公書有年宣公書大有年豈桓公皆無年耶曰非也桓宣二君得罪于王法天道所不恕也即其罪惡宜降之罰饑饉薦臻天道不僭矣然而民何辜焉幸其有年喜而書之此聖人助天愛民之意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四時之田惟冬狩爲盛蓋農隙之時不至于妨傷禾稼兼簡殺之後萬物衆多非三時比也正月而狩非其時矣于郎之遠非其地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冢宰也渠國也伯爵也糾名也天子之上士書名今渠伯以畿內之君爲天子之冢宰何以稱名爲其聘桓也桓公之罪天子不能討又從而聘之賞罰無章甚矣冢宰奉命來使詔王誅賞之權當如是乎書宰書爵以見其尊書名書來聘以見其罪待之尊者責之重也責之重者罪之深也

桓公四年無秋冬春秋之法四時具然後爲年故四時無事必舉首月獨桓公之時四年無秋冬七年無秋冬聖人之意傷矣桓公之罪天子不能討聖人固已不書王矣王法不能誅聖人豈無望於天乎越四年之久桓公假息如故既又三年而猶自若焉聖人曰天之道或幾乎息蓋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天之道也今天道失刑無秋冬矣此又聖人言外之意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二國同時朝紀本以謾紀也紀人知之故因以如紀欺諸侯春秋從其告而書之蓋不如是則無以顯其詐也書如紀於前書紀侯去國於後二君之情不可得而掩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王者不忘大臣之德故仕者世祿詩人賢之不以官職私大臣之親故官人以世君子罪之天子聘問于諸侯當擇賢而行豈得使其大夫之子且父在而子代任其將何稱故書曰仍叔之子其名字不獲載於春秋求名而名亡垂戒遠矣

葬陳桓公

城祝邱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聖人之特筆也鄭伯不朝天子親行討罪三國從焉聖人書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見諸侯擁衛天子以行天討天子甚尊諸侯甚微鄭伯無所逃罪矣如左氏所載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不以戰書不可言也戰不可言況于敗乎敗績于茅戎猶可言也敗績于鄭其可言乎王不言天褒貶之意略寓其間矣

大雩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雩帝用盛樂謂之大雩諸侯雩境內之山川而已蓋雩者祈雨也先事而祈王者重農之意也

（原注：常祀祈雨者謂之雩過早而祭者亦謂之雩傳者易以雩爲旱祭特知其一閒）魯僭用天子之禮樂大雩郊禘奉與天子同使春秋悉書之將不勝其書也故因雩而書以示戒也今夫雩之所以書者非時也夏當雩而秋行之時也晚矣凡書大雩者其義同

秋

冬州公如曹

州公者天子畿內之諸侯嘗爲三公者也外相如不書於春秋此何以書左氏曰滛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此奔也以如告於魯春秋傷之畿內諸侯不能自存逃于他國此春秋之大事也安得而不書

六年春正月寔來

按三傳皆以寔爲州公之名按左氏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杜氏注曰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稱宋公羊曰猶言是人來也穀梁曰是寔也皆不以寔爲州公名來來者來朝於魯也州公失國故名之不言朝者不與其朝也春秋書此以爲失國者之戒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齊侯有圖紀之心紀人懼而諮謀於魯當此之時魯與齊紀婚姻之國也紀侯告情于魯求成于齊必可得也今也既會于成之後復朝于魯欲請王命以求成于齊情意懇切而桓公恬然不顧受紀之朝卒無救於滅紀之禍夫親仁善鄰救災恤患賢者之事也桓公豈其人乎求非其人祇無益耳

秋八月壬午大閱

仲冬教兵名曰大閱既閱之後因以田狩故冬之田名曰狩桓公四年嘗狩于郜今年復行大閱之禮爲前日之狩止於田獵而已未嘗有所閱也茲爲大閱還徒簡車其禮盛矣夫大閱者非諸侯所得爲也況以秋八月行之故春秋因其失時以垂戒焉

蔡人殺陳佗

陳佗得罪于其君奪其國而有之國人不以爲君觀慕門之詩指以爲梟則國人之情可知一旦蔡人取而殺之如盜賊然書蔡人者討賊之辭也以討賊與蔡人其不能討者罪有所歸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春秋十二公惟莊公爲嫡夫人長子桓公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得書于春秋此義明則嫡庶之分辨矣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焚咸邱者焚林而田也古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仲春之月蟄蟲已啓萬物孳生豈容以火田耶桓公不仁亦已甚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諸侯不生名穀伯綏鄧侯吾離何以名朝于桓公故貶之也去年紀侯來朝何以不貶紀有亡國之憂不得已而朝于魯穀鄧未嘗通于上國一旦無故來朝惡得不貶故曰春秋原情之書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天王使家父來聘

桓公即位八年其天子之使三至于魯周之無政魯之不臣不亦甚乎家父何以無譏宰渠伯糾既以名書於前仍叔以下無譏焉譏之將不勝譏從其初也責及家宰大夫無與此又春秋正本之意也

夏五月丁丑烝

烝之爲言衆也冬祭曰烝故四時之祭冬祭爲盛言萬物之衆多也春正月烝已非時矣況五月而又烝乎失時黷禮聖人譏焉按程端學春秋或問云秋再烝之說殊氏最善

秋伐邾

伐邾不言其人微者也向焉隱公嘗親伐邾故以公書今焉伐邾雖大夫不行猶又卑邾矣其後僖公卑邾而不設備遂有升陘之敗匹夫不可輕況國乎按黃震日抄謂殊氏此說可爲紓戒

冬十月雨雪

孟冬之月陰氣始凝躁有雨雪陰氣盛也（按黃震日抄云諸家多以冬十月書今之八月殺氏編以夏正言之固亦未嘗不明知聖人之不言秋爲多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曰使我爲媒可則因是往逆故祭公之逆后春秋以遂書夫婚姻重事也先期未嘗告諸紀一旦祭公來使魯爲媒而遂逆之撰諸人情不應率略若此天王下婚於紀計已有成約矣今祭公至魯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爲之也紀魯甥也祭公過魯諮謀於魯而行則有之矣使魯爲媒而遂逆后無是理也（按黃震日抄云穀梁氏此說以情言過于諸家之專主臆斷者）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諸侯之女歸于京師亦多矣而紀季姜獨書因祭公之來季姜之歸魯實與聞之非他王后比也方其逆也稱曰王后由王命言之也其歸也稱以季姜由父母家言之也（按程端學春秋本義云此史氏立言之法穀氏臆得其意）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來朝諸侯之事也世子不得而行之射姑之來曹伯實使之于是失正矣曹伯何以使其世子來朝當食而射姑歎逾年而終生卒意曹伯將託其子于魯乎不然何其急也射姑承父命而行朝禮幾于僭矣魯以待國君之禮待人之子幾于屈矣三者咸譏焉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會之爲言彼此有成約矣此往會而彼不來非有他故則中變而背約爾今也魯會衛侯而弗遇衛背約也春秋何以弗遇書弗內辭也若曰彼之來也我弗與遇則其爲辱不在我矣此春秋存魯之意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春秋諸侯加兵於魯或侵或伐或圍春秋皆即其實而書之未有言來戰者今而曰來戰于郎何也齊與魯爲婚姻鄰以許田之故與魯相好今年之春衛侯與魯約會于桃邱一旦以鄭忽怒魯之故相與率師來戰人之稱斯師也其諸無名之師歟春秋惡之直書曰來戰如入無人之境若曰魯不受兵而三國自爲戰爾左氏曰我有辭也其義得之主兵者鄭也何以首齊齊人以鄭忽有功之故忘婚姻之好合師以伐魯齊侯逐辭以謝鄭則必無來戰之師矣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之師以去年十二月來戰于郎今年正月三國之人盟于惡曹相去甚邇故說者謂是盟也三國之君在焉貶而稱人是固然矣然三國之君迫歲而歸留其大夫使爲此盟亦未可知也三國來戰已無名矣既戰之後復爲此盟其意欲以謀魯也向使鄭莊無恙魯之被患猶未已爾貶而書人春秋之意可見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祭仲鄭之相也命大夫故不名鄭莊爲王卿士故其臣得請命於天子以爲大夫而爲國相宋人得誘而執之其

爲人不足憚矣宜乎廢忽立突制命於宋而莫敢爭也突公子也其不稱公子者言突之不當立也鄭忽未踰年之君也其以國氏者言忽之當有鄭國也突歸而忽去一出一歸無辭焉用見權臣之專制舉國聽命而不敢違也釋春秋者猶以祭仲爲賢豈其然乎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魯大夫之未賜族者也春秋之初猶有如無駭卽挾柔者其後周室益衰列國之大夫自專故無未賜之族矣桓公不得罪於齊衛鄭今將與三國爲好而以大夫盟其君可乎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虛

夫鍾與咸之會傳者不言其故以穀邱虛龜之盟觀之知魯之欲平宋鄭也以紀鄭之戰觀之知宋人之責賂於鄭也意

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曰宋人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主乎是戰者鄭也公羊曰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則主乎是戰者魯也穀梁曰其不地于紀也則主乎是戰者紀實爲之也三者之說宜何從

先儒以爲內以紀爲首外以齊爲首則齊紀之事于三說爲勝是固然矣然合謀以伐人者非先有釁隙則其謀不合齊欲滅紀紀安得而不自救乎宋多責賂於鄭鄭安得而不怒乎魯與齊衛有戰郎之怨于宋有辭平之嫌故自相糾合以善其私然大要齊紀之事爲多紀不度德不量力而欲傲侔於一戰之間齊雖敗績紀終不免於亡由是知浪戰之無益也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虛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數與宋盟會欲平宋鄭宋公辭平故桓公怒而與鄭盟共謀伐宋夫魯之平宋鄭非也宋人之辭平亦非也兩國各懷其私心不得所欲怒而至于伐伐而至于戰春秋之法戰者不言伐今戰伐並書何也惡宋魯之爭也書及而不言其人書伐而復言其戰皆所以惡之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曰宋人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主乎是戰者鄭也公羊曰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則主乎是戰者魯也穀梁曰其不地于紀也則主乎是戰者紀實爲之也三者之說宜何從

先儒以爲內以紀爲首外以齊爲首則齊紀之事于三說爲勝是固然矣然合謀以伐人者非先有釁隙則其謀不合齊欲滅紀紀安得而不自救乎宋多責賂於鄭鄭安得而不怒乎魯與齊衛有戰郎之怨于宋有辭平之嫌故自相糾合以善其私然大要齊紀之事爲多紀不度德不量力而欲傲侔於一戰之間齊雖敗績紀終不免於亡由是知浪戰之無益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七月之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左氏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此二說者皆藏冰之道也然而微有不同二之日者今十二月也三之日者今正月也如是則十二月取冰正月藏之左氏所謂日在北陸而藏冰蓋十有二月也四之日者今二月獻羔祭韭所以出冰也如是則二月固出冰矣左氏所謂西陸朝覿而出之也者今三月也藏冰先一月而出冰後一月雖早晚不同大要十二月取冰且取且藏至正月而畢二月出冰出而未用至三月而後用之其實一也今桓公春書無冰者無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燠而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出春秋於是時而書之夫藏冰之用亦重矣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下至老疾無不受冰一歲無冰爲害滋甚不惟此也藏冰不時陰陽失節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舊霜雨雹莫之能禦其爲害也大矣春秋安得不謹而書之

分季冬冰方壯水澤腹堅命取冰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曰凍冰即詩所謂鑿冰冲冲者也十二月無冰可鑿來年春趣斫冰仲尼錄之以見人事繼弛變理失道則冬行春令雪寒而燠是以萬物失宜疫癘將作者十一月無冰則十二月凋布冰可警何害于事而書之書無冰于正月謂無藏冰孜有未盡特譏見正大義而勝踏說考戴氏本主以此言之可爲三代不改月歟之說考戴氏推闡尤暢故附錄焉

夏五
夏五之必有月衆人所共知也夏五而不書月聖人所不敢增也由聖人之筆削而不敢增衆人之所共知其不知聖人

者乃欲增改疑似之閒多見其不知量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魯公既與宋爲怨故一意與鄭爲好既會鄧伯于曹越數月鄭又使其弟來盟何謂來盟魯與諸侯盟約既定不親相爲盟內遣大夫往盟於彼謂之涖盟外遣大夫來盟於此謂之來盟夫盟國之重事也親自爲盟猶懼不信而況遣大夫以盟乎大夫猶不可而況遣其弟以行乎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古者天子諸侯親耕耤田取其米藏之御廩以供粢盛今焉魯之御廩災則御廩之所藏燼燼之餘也三日之閒蓮行嘗祭君子謂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火戒不虞時祭不敬春秋並譏之
冬十有二月丁己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人責賂于鄭怒猶未息故復借四國之師以求多于鄭此春秋之所惡也其書以者何也夫諸侯合兵以伐人各聽命于其主故有同于伐國獨不欲戰者非主兵所得制也今而書以者謂列國帥師以從左右前後惟主兵所用而不敢有貳焉其爲謀也專矣其爲力也大矣此尤春秋之所深惡也以諸侯而從天子制命于一人可也糾合列國而聽命于諸侯其爲僭也不亦甚乎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古者天子錫有功諸侯於是有車馬之賜故在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馬未聞天子求車於諸侯也昔者夫子正取假之

之名於季氏今天子責貢於諸侯而書之曰求何也王室微弱諸侯強大即求車一事觀之則庭實之貢其不至久矣不書求則無以知王室之日卑而諸侯久無所貢也直言其實不避其名責諸侯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突之入五年矣故稱鄭伯其名者失地故也鄭忽之立纔四月爾未成其爲君故書鄭忽出奔衛及其入也稱世子稱復歸明忽之當立也突之出奔未及數月復歸于櫟稱突稱入者明突之不當立也自是而後稱鄭伯者皆突也忽雖立爲君不通於諸侯亦可以見忽之弱而突之彊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

隱公末年魯與齊鄭同入許鄭莊公據許而有之莊公既卒鄭國方亂許叔者許侯之弟也自許東偏復歸于許向也齊魯二國同爲伐許之謀今爲自知其非復爲定許之會聖人許其能改過矣許叔何以稱入內無所因外無所自獨以其力復其國都其難若此故稱曰入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列三國而稱來朝旅見故也邾牟葛三國雖至微小然桓公非所當朝也旅見非所當謀也貶而稱人言其至微而不足責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春秋之法地而後伐者疑辭也于袲伐鄭于棐林伐鄭于召陵侵楚是也伐鄭之師助突而伐忽也助突伐忽於理不順於心有愧疑而未敢前故地而後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鄭突以不義得國王法所不貸也諸侯合謀以伐鄭將以助突也始焉會于袲猶有所疑而後伐今焉會于曹定其謀而再伐同惡相濟不遺餘力春秋詳書其事則舍順助逆之罪不待貶絕而自見矣去年伐鄭不書公至今蓋書之何也春秋之法書至者危之也不義之師連年不已此危道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之立也不以其正內得罪於國人天于召而不往且不能使衛小衆人疑是大字戚又字得罪於天子失地出奔惡得而不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紀侯之事迫矣娶於魯結婚於王室借助於諸侯而與齊師戰假寵於魯公而與齊侯盟皆不能同齊侯之心以紓滅國之禍春秋詳書其事紀爲可哀而齊爲大可罪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蔑

隱公初年魯與邾儀父盟于蔑其後邾自伐邾春秋固已非之桓公盟于蔑其事魯之桓公之時邾復來朝邾儀父復與桓盟何其無信義若此也春秋亦至矣盟未數月魯與宋衛伐邾

秋書及宋人衛人伐鄆不言其人隱之也儀父自是以後得
列于諸侯春秋遂以鄆子書終春秋之世數數與魯戰爭一
勝一負迭爲客主推原所自實隱桓有以基之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齊侵魯疆疆吏來告桓公有命事至而戰若是則奚之戰疆
吏爲之也書及而不書其人微之也疆場之爭一彼一此春
秋備書於策重兵爭而惜民命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按左氏蔡桓侯卒蔡季自陳歸于蔡杜預曰桓侯無子故召
季而立之及莊公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杜預
曰獻舞卽蔡季也先儒以爲不然曰蔡季自陳歸然獻舞已

立矣蔡季力足以得國而不有故春秋賢而字之然則蔡季
之歸與季子來歸其事正同此二人者皆其國之賢國人欲
其歸故春秋亦從而嘉之稱歸稱來歸者雖易辭也亦喜辭
也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衛人伐鄆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按左氏曰會齊侯于濼遂與姜氏如齊則是會也公與夫人
俱既會之後同以如齊春秋當書曰遂與夫人姜氏如齊今
再書公又曰與夫人姜氏匹敵而並書之見文姜之抗桓公
不得而制也春秋書法嚴矣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莊何以不言卽位桓公不得其終莊公不行卽位禮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內諱奔曰孫不稱姜氏者絕之也如公穀所言夫人固在齊久矣莊公接父之練錄母之變于是有念母之心焉故春秋探莊公之心而書之其說恐未必然桓公之喪歸自齊姜氏必與之俱久而不安于魯故逃歸于齊春秋卽實而書明示大義非由莊公念母之故也

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杜預注左傳稱單伯爲天子卿公穀稱單伯爲魯之大夫也故稱送王姬以魯事考之魯無單伯其爲周之卿明矣古者天子嫁女于諸侯使諸侯之同姓者主之謂之公主今也天子使卿送女至魯俾魯主之以嫁于齊魯築館以待之禮記所謂由魯嫁是也春秋書送王姬築王姬之館王姬歸于齊明年書王姬卒詳書其事若此何也魯之與齊有不共戴天之仇況莊公方有三年之戚天子不當使之主婚魯亦不當主婚于齊此禮之大失君臣皆不得其正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有二有生而錫者若平王錫晉文侯是也有既死而錫者若榮叔來錫桓公命是也生而褒寵其功以策命之死則褒贈其功以追策爲生榮死哀所以爲諸侯之勸也今也魯桓公得罪于王法生不能討死又追命之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宜不若此王不書天失天道矣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邠鄑郚

齊侯志在滅紀不滅不止故先遷紀之三邑遷之爲言徙其民而虛其邑也三邑既虛則紀國之勢孤矣用師而遷邑言齊之逼紀也齊之于紀亦虐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公羊曰於餘邱者何魯婁之邑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誠如是也則於餘邱者魯之國都也春秋何不直以伐魯書乎杜預注曰於餘邱國名也然而於餘邱之爲國諸夏未有聞焉意者東夷之小國乎公子慶父帥師言其將拿而師衆也以貴將重師伐一小國然則於餘邱亦已彊矣

孟氏之壑淄于此亦衆大與失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前書夫人孫于齊未有復歸之文一旦遽與齊侯會于禚何也姜氏歸矣春秋不書明國人不與其歸也以夫人而會諸侯豈當書于春秋文姜之事人倫之變也曰會曰享特書而不貸有不容以常理論者觀敝笱之詩言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其從如雨則魯之臣子豈得爲無罪哉

乙酉宋公禋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不稱氏未賜族也齊儐國也衛同姓也會仇儐而伐同姓不待貶而見矣左氏曰疾之也疾溺者所以疾魯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鄰入于齊
紀季者紀侯之弟也鄰者紀季之邑也自齊師遷紀三邑之後紀不可以爲國矣紀季知紀之將亡也以鄰入齊奉幣而委質焉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其辭亦可哀矣春秋原情之書也季不書名哀之也
冬公次于滑
公次于滑欲救紀而卒不能也自桓公以來數數謀紀卒無尺寸之功今也紀之亡已形而勢已迫矣豈次滑所能救哉莊公特不過借此名以自欺非眞欲救紀也春秋不書救紀而止書次滑亦原情之意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甚矣文姜之惡也始焉孫于齊猶有所愧中焉會齊侯已無所懼終日抄作今焉享齊侯于祝邱其無忌憚益甚矣犧象出門嘉樂野合假然用盛禮于十手十目之地蓋不但疾驅于通逍大都而已穀梁曰享齊侯所以病齊侯也齊侯不足病也
享齊侯所以病魯侯也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桓公五年齊侯鄭伯如紀欲襲紀而不能自後齊人謀紀幾二十年至是與陳侯鄭伯遇于垂固將以入紀也紀侯度不能自全故一旦大去其國大去者棄其國之所有盡室而逃焉紀侯二十年間謀所以存其國不遺餘力卒不能問齊人滅紀之念則未知其大去之後其諸人民之從者久而不忍去歟抑亦逃奔于無人之地假息以偷生歟不然則歸鄰奉祭祀以終其身歟其事可矜其情可哀矣書紀侯而其不言其名哀之也按程端學春秋本義附錄纂要胡氏云戴氏此說即本公穀而公穀何必書大去之說于文爲支與荀紀侯盡室逃焉則必葬伯姬而後去猶祝伯姬而齊葬之叟叔姬而歸于鄫爲義也夫大者紀侯之名非大去之謂按程氏之說本于伊川可以參考紀侯之去似太王之去邠而無太王之德紀季以鄰事齊如微子之適周而不遇武王之聖此其所以可嘆也齊人志在滅紀使其出師以伐之紀固不能支也而用計深密遷延若此其故何也託復讎以爲名曰吾非利紀而有之也雖恥不復齊紀並存將無以自立於世故日夜迫紀使其不能以自存而自去焉則吾有辭於天下以此欺諸侯故諸侯坐視而不敢救又從而助之不特此也存紀季葬伯姬不窮追紀侯縱其自去皆所以欺諸侯而掩其罪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夫人姜氏享齊侯莊公不能制猶曰迫于母之命也公及齊人狩于禚獨不可已乎莊公有威儀技藝詩人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今也與齊人狩嫻於騎射曾是以爲樂乎與念及父凡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春秋書及者明是狩也出于

莊公之志與公狩者齊侯也其曰齊人何也與齊人狩獵可也與齊侯狩可乎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春秋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間施面目於三軍之中豈容以人道責哉

秋郳犂來來朝

郳者何外齊之附庸也與介葛盧相類故皆以名書焉郳儀父以中國之附庸自附於諸侯知有盟會之禮故其後受王命得稱爲小郳子禮之有往於人也大矣

冬齊人來歸衛俘

齊人易爲來歸衛俘齊爲主乎是戰故衛朔既入國之後使齊爲主分俘獲於諸侯也其書來歸者正齊魯之罪也伐衛而諸侯稱人救衛而子突稱名人衛而以衛朔書歸衛俘面以齊人書則諸侯之罪昭然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經星在天遇雨不見至于夜中星隕如雨其異甚矣夫星辰失行古或有此不見而隕何異如之天者積氣所爲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列星之隕衆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矣春秋書此比他異爲尤重

秋大水無麥苗

大水者陰氣之盛也秋大水則霖雨可知矣洪範庶徵有雨暘而無水旱蓋常雨則多水常暘則多旱矣莊公之時秋無麥苗冬無麥禾並書於春秋說者疑焉以爲麥成于夏禾成於秋易爲以秋冬書夫無麥猶可也重以無苗無禾民何以食乎七八月之間雨而苗壞於水十月築場圃而納禾稼而禾且不登聖人於是時也併禾麥而書之記災之甚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春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之地一歲再會檢惡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

師圍郟郟降于齊師秋師還

以左傳考之自次于郎至于秋師還莊公皆在焉春秋始終稱師没公而不書何也師者存亡所係也非有不得已之事輕于用師三時而後反危國亡師之本也春秋危其出而幸其歸不書公諱之也師次于郎何以侯陳人蔡人其諸陳蔡出師待其至而邀之歟抑亦有所約未至而待之歟以春秋書人書侯之意觀之知其有所約矣師次于郎猶未久也是月甲午卽爲治兵之舉用見公之倉卒出師既出之後始行簡閱何其急也至其及齊師圍郟也則未知先約齊師歟抑亦偶遇齊師以俱往歟以春秋書及之法觀之知圍郟者莊公之志也兩國之師同時圍郟郟降于齊而不降于魯魯人之愧不亦甚乎齊師方銳魯師已老老字原脫據盛日抄補遷延日久不還何待引咎自歸其亦莊公之不得已也春秋何善焉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蔖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

公及齊大夫盟謀納子糾也是時齊無君與公盟者非止一人故以齊大夫目之公親與齊大夫結約而外以兵送子糾其歸特易爾良由小白先入其事中變故外拒魯師於是敗魯而殺子糾春秋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言魯人拱手聽命齊人取之猶一夫耳不惟此也退師之後方且浚洙以備齊其懷懼若此而欲納人於國宜其不濟也亂未作而小白入莒亂未定而小白歸齊鮑叔之知也亂既作而子糾奔魯既定而納子糾於齊魯則失時矣管仲其無謀乎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公子糾者小白之兄也小白之立未定魯人伐齊而納之未爲過也魯師既敗齊殺子糾亦可以已矣今茲帥師伐魯何其復怨若此也公用曹劌之策乘其三鼓之衰一戰而逐之不言戰而言敗者直叱之也魯之辭亦稍直矣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魯隱公之初年求成于宋嘗與宋人盟于宿則宿者宋之與國也一旦宋人徙其國都驅其人民雖未至於滅國其服屬聽命之不暇亦幾于亡矣故春秋書遷者惡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莊公正月敗齊二月侵宋 其其上原脫一字敵以爲國患故齊宋二師同次于郎將以伐魯也莊公乘其無備敗宋以拒齊魯雖不爲直而齊宋二國帥師以次人之境亦取敗之道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自是始見于經其在殷武之詩曰奮伐荆楚采芑之詩曰蠻荆來威或稱荆或稱楚其來久矣至是稱荆者始以荆之名通于中國也其後改而從楚春秋因而書之猶於越之與越始以於越書而終以越書也其曰先書荆聖人貶之者非也自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已有懼楚之心至是而敗蔡師于莘不勞兵力竟執蔡侯以歸告于中國以示強大自是而與中國爭衡矣名蔡侯所以著諸侯之失不言執所以抑楚人之暴中外之義兩得之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桓公將以圖霸而首以無禮滅譚不三年而又滅遂其用心之初已謬矣異時存亡繼絕特矯操而爲之爾齊桓反國以無禮滅譚晉文反國以無禮伐曹伐衛霸者用心類若此況望其能以公滅私乎譚子不書名滅非其罪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莊公狃于再勝之故未陳而薄宋師敗之于鄑宋之侵魯固已非矣魯之敗宋不亦甚乎屬辭比事其義見矣

秋宋大水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宋人告災魯人弔災故得書于春秋

冬王姬歸于齊 原注莊元年王姬歸于齊桓公之夫人也今年王姬歸于齊桓公之夫人也

王姬下嫁于諸侯亦已多矣其書於春秋者魯主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侯去其國至是七八年矣不知紀叔姬從紀侯而出奔歟抑紀侯自去而叔姬不從歟其未歸于酅也與紀侯俱歟抑紀侯之已卒歟抑其尚在亦歸于魯歟其既歸于酅也其諸紀侯之已卒歟抑其尚在歟不然則紀侯有于其父既卒而率其子歸于叔歟是皆未可知也以春秋書法觀之既書其歸又書其卒又書其葬勤懇懇若有哀於叔姬者君子是以知叔姬之賢也 按此可正鄧氏鄧叔姬之誤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齊桓圖霸之始也前此諸侯未有稱繒者而圖霸始于桓公五霸桓公爲盛衣裳之會十有一而北杏實爲之首是時齊侯與四國之君皆在焉春秋爵齊侯而人四國其意若曰從齊侯于會者特四國之人爾惡足以言霸嚴其始所以防其終也霸圖既盛諸侯並從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

齊既以無禮滅譚今茲復以期會不至而滅遂彼獨何罪哉不過借威小國以恐動諸侯爾春秋特書曰人微之也微則不足以爲威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齊桓圖霸其先結宋其次結魯蓋宋魯當時之大國也宋魯從而小國皆從矣魯自乾時之戰與齊有怨至是桓公欲圖霸故修好于魯而爲盟于柯自是以後齊魯益親自柯之盟始焉春秋重是盟也故二國皆稱爵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宋數與齊會齊曷爲伐宋左氏曰宋背北杏之盟蓋會以結之伐以威之而後宋之從齊益固矣單伯曷爲會伐宋左氏曰齊請師于周故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挾天子以令諸侯桓公之本謀也其不言會齊人陳人曹人者尊單伯故不言其人也若曰單伯會于伐宋而非列國所能屈也是年之冬單伯復會諸侯子鄭齊宋衛鄭皆在焉藉天子之重以鎮

服諸侯而諸侯之從者亦多矣

秋七月荊入蔡

前日荊敗蔡師于莘今焉竟入之如蹈無人之境楚益強蔡益弱矣北杏之會蔡人在焉桓不能救蓋力有中國之會力不足以及遠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氏曰十四年會于鄄宋服故也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齊侯圖霸在北杏而始霸在鄄自冬春上加以一字兩會于鄄勤動諸侯莫敢或違此其所謂霸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邿

宋人何以序齊人之上左氏曰諸侯爲宋伐邿宋主兵故也

鄭人侵宋

宋鄭兩會于鄄鄭人間宋伐邿遽有侵宋之師用見齊桓之信未孚於諸侯而其力猶未足以庇宋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人主兵復序于齊上左氏曰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人侵宋故齊桓爲之會諸侯以伐鄭其用力于宋亦勤矣

秋荊伐鄭

荊至此三加兵于中國矣不稱師不稱人者惡之也終春秋之世蔡服屬于楚鄭奔命之不暇二國之患實基于此春秋安得不深拒痛絕于其初耶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說者以爲同盟者同心以爲盟也或同心以尊周或同心以外楚春秋皆以同盟書之夫人之結信莫大于盟既盟矣惡有不同心者哉誠如是說則自同盟之外凡書盟者皆不同心乎考之周官有朝覲會同之禮殷見曰同先儒以爲同盟用是禮也周室既衰是禮不講齊桓始霸僭用天子之禮春秋譏其始而書之罪其僭也其不書公會者爲公諱也自是而後同盟書公春秋亦不得而諱矣按殷氏以同盟爲殷同之盟本子劉敞

鄭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左氏曰鄭不朝也先儒以爲鄭詹者鄭之執政也執其一國之政而被執于齊如一夫然何也昔宋人執鄭祭仲于時祭仲出行道過于宋宋人誘而執之今齊人執鄭詹將執于其國賦抑誘而執之耶觀鄭詹自齊逃來其爲人輕脫無恥可略見矣況公穀皆以侵人目之其柔媚不立經是正字且不能自重其身宜乎見執于齊也然齊桓以此服鄭亦豈足爲伯討乎

夏齊人殲于遂

齊人滅遂遣人戍之遂人飲戍者酒醉而盡殺之此遂人殲齊人也春秋直書齊人殲于遂若曰齊人自取也遂何罪焉滅人之國戍人之地自殲其師圖霸若此亦可羞矣

春鄭詹自齊逃來

冬多麋

春秋之記災異也鳥獸之害人者悉書子春秋其未嘗有而忽有者名之曰有若有蜚有蝝是也略有而不足以爲害多則爲害則書之曰多若冬多麋也多則害稼矣若螽蜮之類有一物則有一物之害故直以螽蜮書之皆所以謹災異重民命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隱桓之世再與戎盟則戎之狎習于魯而無忌憚也久矣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公羊曰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誠使其未至也驅而去之則有之矣其又何追焉先儒以爲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夫戎蠻種落倏去忽來不可常也今一旦驟至驟去而魯人亦驟追之故春秋不言其伐然自是而後魯伐戎戎終不能爲魯患追戎伐戎不可謂無功矣治戎之道使之畏威則遠遁豈可以盟誓結哉

秋有螽

螽之爲物含沙射人南方多有之非魯所宜有也世之治也地氣自北而南及其衰也自南而北蟲魚禽鳥隨地氣而遷焉有螽有鸜鵒皆紀地氣之變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陳人之婦者公子結之私行也其事淺其辭略不足乎書也因其及盟而記其事之所由始也公子結之是行也抑聞齊宋之將伐魯而遂自求盟以排難解紛歟不然何其專也誠使是盟也果能排難解紛如弦高之存鄭君子猶以爲譎而況無救于伐西鄙之師乎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是師也其謂之何豈公子結之盟不足以救難歟抑亦公子結輕爲盟激怒于齊宋而致師歟書及盟于前而書伐我于後則罪有所歸矣春秋之書魯事也其初也擁衛其國以外禦諸侯其漸也不可復禦其終也蕩然無復限節矣故諸侯之伐魯也其初曰來戰其次曰敗某師其次曰伐鄙鄙之爲言遠也不以難邇我國也又其次曰伐鄙而圍邑及其甚也直書伐我而已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之惡豈容以人道責哉昔年如齊猶託名歸宗圖歸連年如莒獨何名哉文姜不足道也獨莊公爲可恨爾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齊桓至是始用師子戎然猶未得其要領曾未數年戎敢子侵曹使曹君出奔子外其怙強亦可知矣及桓公親伐山戎來獻戎捷然後始不爲中國患蓋桓公圖伯之初猶未暇遠略故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隕大雪
隕赦也書災也故虞書曰雪災隕赦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獨
莊公書隕大雪蓋春秋予之赦有二義時有大災害及百姓
則君赦之有蠢愚老弱則特赦之非此二者無故而大赦海
內非帝王之法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盟高傒者公也何以不稱公是盟也其將求昏于齊歟莫重
其與讎昏也故沒公而不書穀梁曰不言公高傒主也夫高
傒之伉何足輕哉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即位二十餘年矣至是而求昏于齊說者謂娶齊女者
文姜之意也齊女尚幼故待年而後聘然則莊公之圖昏于
齊何其庸愚不武如此也意者莊公不知其父之所以死與
其母之所以罪歟盟防結昏如齊納幣前此昏禮未之有也
況三年之制未畢而可圖昏乎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祭叔者畿內之大夫也親來聘魯祭叔之私交也非有王命
故不稱使禮諸侯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畿內之王人不
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也此義明則人臣合黨植私之患
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國有社故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
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自諸侯大夫以至于百姓莫不有社
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蓋取禽以祭社則國
人皆與閭里皆出其禮可觀矣然齊有社魯亦有社莊公棄
國之社而觀齊之社其怠于國政不卹民事可知矣穀梁曰
以是爲尸女也其說得矣
荊人來聘
荊入春秋三以兵加中國春秋不稱人不稱師者貶之也今
茲來聘何以稱人非進之也幸而知有聘問之禮人道未息
猶有望子其終也向使荊人能世守是禮交聘于中國則晉
楚之爭庶幾少釋而中國之民庶幾少息肩乎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遇者禮之簡者也穀之遇莊公之意亦知數會之煩擾故簡
禮以自便云爾然而觀社之行方至何事之急而倉卒若此
也魯以邂逅遇齊蕭以邂逅朝魯失禮之招有以致此也古
者朝聘之事賓主行禮于廟示不敢輕也春秋書蕭叔朝公
魯之與蕭皆失之矣
秋丹桓宮楹
殷武之詩祀高宗也詩曰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言
寢廟之制取其松桷以爲楹桷有梴楹有閑享焉而今安也丹

桓宮之楹刻桓宮之桷加非禮之飾于宗廟固已非矣而況修飾宗廟以待夫人之至乎瀆禮違制可謂甚矣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莊之媚齊不遺餘力二年之間親如齊者再遇齊者一盟齊者一其切於昏姻之好若此然是年也祭叔荊人來聘諴叔來朝遠近歸慕皆以齊人昏姻之故莊公自以爲計之善矣君子以爲假人之彊爲重者非自彊之道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莊公生于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七矣求昏于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至何其難也春秋書夫人姜氏入入者難辭也不順之辭也內弗受之辭也娶仇人之女以奉宗廟其不順大矣宗廟其受之乎在禮私見曰覿夫人始至大夫郊迎明曰執贄以見則既行公禮矣又使其大夫之妻執幣帛以行私覿之禮違越禮制以爲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牖謬不武也向也桓公娶于齊致文姜之淫亂桓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子齊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于策辭繁而不殺所以爲萬世永戒也

大水

莊公即位三十餘年書大水者三於莊公爲最甚大水陰氣之盛也魯自文姜之後繼之以哀姜夫婦道失陰盛陽微故在莊公屢有大水之應不特此也多麗有蝗皆陰盛之所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以曹羈爲曹大夫杜預以曹羈爲世子二說杜氏爲長曹莊公之葬久矣曹羈之位猶未定也戎人乘間侵曹意將以納赤耶羈倉卒無備懼而出奔赤歸于曹用見羈之柔弱不能自有其國而制命于戎若此也是時齊桓方霸而戎人之微得與聞中國之事桓亦少媿矣

郭公

說春秋者曰郭公者郭亡也其稱郭公闕文也其說有二證齊桓公嘗問管仲曰郭何故亡則郭之亡也正在齊桓之時況春秋嘗書梁亡矣今稱郭亡亦其稱郭公闕文也其說有二證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氏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夫諸侯大夫例書名春秋覺以始結陳好而獨私子女叔哉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原仲亦以字書覺嘉之乎天子之命大夫稱字故鄭祭仲陳女叔原仲皆命大夫也古者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故命于天子者謂之命大夫春秋之時諸侯強大往往自命其卿陳鄭之所以有命大夫者鄭伯嘗爲王卿士陳蔡嘗從王伐鄭蕃者其國之大夫嘗受命于天子也春秋抑強扶弱齊晉之大夫多書名陳鄭小國大夫間或稱字者所以尊天子而重王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食之災瞽奏鼓所以充其陽也用牲于社則非禮矣大水
之災用牲于社所以致禱也伐鼓于朝用牲于門則非禮矣
春秋常事不書非禮則書莊公三十年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救故事而行魯不以爲異也聖人謹禮之始失禮懼其沿
襲之誤而不反也
伯姬歸于杞
逆伯姬不書逆女逆者微也杞國微弱兼用俗禮故來朝于
魯多以非禮獲譴今茲逆女禮必不備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如陳報聘也原仲相陳季友相魯兩相好也故女叔
來聘公子友躬自往報聘其意可謂厚矣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追戎之役伐戎之師莊公皆親行蓋攘外之道不得不若是
也觀費誓之書知伯禽之用力勤矣其後子孫狃于宴安以
盟誓爲可信而不知外裔之不可以信義結也一大創而終
身創矣
曹殺其大夫
不言名氏所殺者非一大夫也公羊曰衆是也自曹莊公既
沒之後其事不見于春秋羈出而赤歸曹之大夫必有不與
赤同心者故至是而殺之云爾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先儒以爲是年之春魯嘗伐戎蓋戎在徐州謂之徐戎今茲
伐徐者戎必與徐合兵表裏以爲魯患其說固書矣然宋序
齊上以宋爲主宋與戎近或者得罪于宋乎是伐也以書公
書人觀之則主兵者魯也以宋序齊上觀之則主兵者宋也
董者宋魯合謀而齊人助之乎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以夫人而會諸侯古無是事也文姜數會齊侯不以爲異杞
伯姬援之以爲故事踵而行之莊公亦安然受之曾無留難
其冬伯姬歸魯繼以杞伯來朝至僖公五年伯姬復來朝其
子由此觀之若夫若子皆聽命子伯姬其與閨外事亦可知
矣先儒謂伯姬莊公女恐非也以春秋書法親之若齊高固
逆子叔姬其稱子者公女也其不稱子者公之姊妹也莊公
春秋講義 卷二下 二十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二十五年伯姬始嫁還歸愆期意必有爲或者掃對而有行
乎叔姬之嫁復還再歲或者待伯姬而後行乎是皆未可知
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齊桓至是再與諸侯同盟狐前事而不以爲憎故尋舊盟不
以爲黷春秋始書同盟猶沒公而不書今焉同盟公與諸侯
並書諸葉已成諸侯聽命雖春秋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也（按此五字永樂大典閱日抄貢震日抄補）幽之盟衛侯不與（閱日抄作至）會于城濮謀伐衛也大要魯自結昏之後事齊甚謹盟幽之役魯獨與齊謀伐衛諸侯不與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桓自圖霸以來其侵伐諸侯未嘗用大衆故書曰齊人伐衛然而伐衛者齊也其書曰衛人及齊人戰以衛主戰何也齊人以甲寅至衛衛人以甲寅交戰有輕齊之心無禦敵之備倉皇疾戰至于敗績衛自取之也按左氏言衛人立王子頹王命齊侯伐衛誠如是齊侯當率諸侯之師聲罪致討豈容率略如此既勝之後取賂而還衛雖敗績而齊侯之功不足觀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荊之來聘固嘗稱人矣荊蠻貪惏復還舊習故春秋復以荊書之齊宋皆以人救鄭公獨親行蓋魯之事齊獨厚于列國故也

冬築鄑

城之與築不但有大小之別而已春秋書築館築囿謂其役之小也其書築臺有增高益下之義焉此書築鄑者言其增高益下特其所包者小爾當無麥禾之時而爲築鄑之舉不待貶而義自見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按幽風十月納禾稼時既冬矣而禾稼無可納者況無蓄麥乎故聖人併而書之言無禾屬矣復又告糴何其急也倉廩虛竭國非其國矣不曰臧孫辰如齊告糴而曰臧孫辰告糴于齊言事之急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春秋之法改創曰作修舊曰新今曰新延廄者向焉有廄改而新之也築鄑于無麥禾之時新廄于無麥禾之後猶匆匆焉告糴于人人其卹之乎

夏鄭人侵許

自許叔入許之後中間鄭人伐許累累不已其後卒滅許者鄭也貪人土地不滅不已鄭亦不仁矣哉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去冬大無麥禾正使今茲少稔民力猶未甦也何至連城兩邑乎左氏曰書時也以十有二月築城時則時矣以年饑之後築城抑豈天時乎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鄑（按此條經文從公羊穀梁作鄑）

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鄑而不能也向也齊人迫紀侯以去其國莊公次于滑欲救紀而不能今焉齊人降鄑鄑者紀之遺邑也魯師次于成欲救鄑而不能此二事正相類然以時事考之向也次滑莊公猶有救紀之意今焉次成莊公其敢救鄑乎莊之事齊也不愛其力齊欲降鄑魯願效力者也安敢言救乎杜預以設備爲言恐或是也不然則次師爲

齊聲援耳紀之滅久矣而紀遺邑猶未盡服于齊齊桓既霸
卒以兵威迫而降之用見義理之在人心服人不以道雖彊
而猶難也

八月癸亥葬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魯親于齊故齊之國事多咨謀于魯城濮之會謀伐衛也魯
濟之遇謀伐山戎也伐山戎者齊侯也其稱人何也賤山戎
而貴桓公不使桓公敵乎戎也說者謂稱人貶之非春秋攘
外之意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莊公晚年荒于土木之工築臺之役城諸及防今一年之間

三築臺于遠地其荒甚矣左氏載莊公築臺臨黨氏春秋不
書然則公之築臺不亦多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親來獻捷非威我也魯濟之謀莊公與焉捷獲而過我
因歸功于魯云爾敵愾獻功諸侯事天子之禮也魯與齊皆
失之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春秋書不雨與書旱之義不同旱之爲災也大不雨之害猶
未至于大甚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氏曰城小穀爲管仲也蓋小穀者管仲之邑也何以不繫
之齊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威行于列國故莊公爲管仲城之
然而爲鄰國之大夫城其私邑非莊公所當爲也書曰城小
穀若莊公自城其邑然蓋譏之也城楚邱而不言術惡其專
也城小穀而不言齊譏其卑也 按范事數梁注曰小穀魯邑有都非小穀也 氏用左氏之說似誤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齊桓之霸惟宋與魯最爲親密故遇于穀遇于魯濟者魯也
遇于梁邱者宋也梁邱在曹鄰之間去宋近去齊遠桓公不
憚勤勞親與宋遇君子是以知桓公圖霸之動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

般卒公子慶父如齊狄伐邢 狄伐邢三字原脫依經補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莊公卒而子般立子般卒而閔公立閔公繼子般者也是時魯國有亂閔公尚幼不行卽位之禮故春秋不書卽位

齊人救邢

春秋之法書救者皆善之去冬狄伐邢今年齊救之固足以爲善矣然桓公之力而僅能救邢君子所以恨之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

子般之亂公子慶父如齊說者謂慶父懼而適齊欲以求援

是時季友出奔閔公尚幼不知落姑之盟誰實主之慶父如齊至是十閏月矣計慶父必已還魯然則落姑之盟慶父必與聞矣慶父與聞是盟則請復季友必非慶父之意誰實爲閔公請之意者國人欲復季友而慶父亦不能制也前乎此慶父有求援之行後乎此齊桓發可取之問然則落姑之盟齊桓未必有存魯之心姑爲是盟以戢魯變爾此齊桓所以爲霸者也

季子來歸

春秋書魯事未有若季子來歸者魯之社稷復存者實基於此春秋愛之重之曰季子曰來歸喜甚之辭也向也季友辟亂出奔不言其奔諱之也今爲來歸國人望之如見其所親然春秋安得而不爲之喜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之來不言使不言聘若仲孫之私行然爲齊諱也蓋仲孫是行名曰省難實以覘魯故也仲孫秉禮之對有存魯之心魯之不亡仲孫與有力焉言仲孫而不稱其名嘉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也遷陽之後自是不復有陽矣齊桓存亡繼絕之功獨不能施於遷陽降鄫之時乎君子是以知齊桓假仁以求名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

禮有禘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何謂祫毀廟之主未毀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故謂之祫何謂禘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太祖爲配毀廟之主與未毀之主皆在焉故謂之禘天子之禘聖人譏之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今莊公三年之禮未畢而遽用吉禘於莊公蓋喪畢而祭之謂吉禘書吉禘者言其未可吉而吉也春秋常事不書違禮必書公子慶父出奔莒

有祫有禘諸侯有祫無禘魯諸侯也何以有禘僭用天子之禮聖人譏之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今莊公三年之禮未畢而遽用吉禘於莊公蓋喪畢而祭之謂吉禘書吉禘者言其未可吉而吉也春秋常事不書違禮必書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書公薨而不地繼之以姜氏之孫慶父之奔則罪之在哀姜慶父也昭昭矣哀姜主之於內慶父主之於外疑若可以肆行無忌矣卒至於出奔者季氏友來歸之功也季子之功雖不足以存閔而足以存魯是知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來盟比之齊仲孫來聖人尤喜之魯再世有亂國危如髮齊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至魯其意蓋有在也設使

高子欲取魯以言而已矣今焉高子與魯大夫定盟而去城魯而存其國其功大矣內有季子外有高子二人存魯功足相方故聖人皆以子書之不言齊侯之使何也春秋原情之書也不使齊侯得有其美其意深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按左氏所言狄固滅衛矣春秋何以入書衛懿公不恤其民爲狄所敗衛自滅爾狄豈能滅衛哉況文公復與衛國忘亡春秋是以不書滅也

鄭棄其師

鄭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於河上久而不召棄散而歸春秋書鄭棄其師鄭自棄之於高克何有哉此春秋之特筆也

僖公

元年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魯方有亂僖公入自外不行即位之禮也（按書法本此左氏說近諸家說此經始復其舊）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按此條經文載氏從公羊）

說者謂齊桓公次而後救緩於救邢也此說不然按莊公三十二年十二月狄入衛僖公元年正月齊師救邢相去一月之間則知狄人入衛之後未嘗再伐邢齊桓公意謂向者狄嘗伐邢矣懼狄人乘入衛之餘威候至於邢故次於聶北借邢之聲援而杜其欲來之路是乃所以救邢也已而狄人雖不至邢人懼他日之復來也故遷於夷儀所以避狄也書三國之師辭繁而不殺者

美桓公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檉

荆至是而稱楚從其所自稱告於諸侯非春秋改之也何以稱人至此益彊不可復制矣會於檉將謀救鄭然桓公重於抗楚不敢輕用其謀三年之後始有次陘之師亦可謂爲謀之深矣

九月公敗邾師於偪多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鄑獲莒拏

哀姜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況季友亦常奉僖公以適鄭及僖之立邾人固謂有德於魯公子慶父奔莒莒人逐之又奔有難二國有輕魯之心而又有責報之意舉兵之魯意將以求賂也使魯人內懷恐懼俯首聽命則四鄰外侮將不足以爲國矣故魯之君大夫赫然奮發起而敗之於是魯之威令始強然後可以立國其敗邾師也稱公稱敗其敗莒師也稱公子友帥師稱敗栚獲春秋所以大其功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狄既滅衛齊桓率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諸侯不繫楚丘於衛而直曰城楚丘者魯自城其邑然此春秋之特筆也春秋之意若曰存亡者固諸侯之功專封者乃天子之法不請命於天子而專封焉予之則廢法不予之則傷恩故微其

事而不錄其功齊桓城三國曰邢曰衛曰杞春秋書法皆異
彼遷於夷儀者邢之自遷也桓公率諸侯而城之其義正故
春秋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淮夷病杞齊侯率諸侯城緣陵
而遷杞比於邢之自遷則不同矣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
若夫楚邱之城比於城杞又大不侔蓋城楚邱以封衛非諸
侯所得專也故春秋略之書曰城楚邱大抵詳其事而大書
者所以錄其功微其事而略書者其功不足觀也已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侯將伐虢以璧馬假道於虞虞公許之晉由此滅虢則是
滅虢者非晉也虞也故先書虞下陽虢之邑也何以不稱虢
下陽虞虢之險要虢公在焉下陽滅則虢亡矣至僖公五年

晉卒滅虢春秋不書虢亡者言虢之亡久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齊桓將伐楚故不憚屈己與江人黃人盟江黃近楚桓公固
無假於江黃之助離其黨與以壯吾特角之勢也故次陘之
師江黃不與焉
冬十月不雨
僖公之世不雨者三時春秋每於首月必特書之文公不雨
自冬徂秋比於僖公稍久然春秋總而書之曰自十有二月
不雨至於秋七月不惟此也不雨之後有雨僖公書曰六月
雨文公自八月得雨春秋不書其書法不同何也蓋天下之
事憂念切者朝夕不忘憂念不至者因循易怠春秋探僖公
憂民之心故首月書不雨以見僖公之不忘文公憂民之心
不及於僖公故春秋總而書之以見文公因循而易怠僖公
既以不雨爲憂必以得雨爲喜文公憂喜不形於心則亦以
得雨爲常或書雨或不書雨此皆春秋之特筆也
楚人侵鄭
三年之間楚人伐鄭者二侵鄭者一皆譬於春秋志楚人之
強抑亦愧齊桓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詩曰荊舒是懲荊舒並稱舒近於荊蠻之屬也舒之種類不
一或謂之蓼舒舒鳩舒庸猶狄之有赤狄白狄也徐與
戎夷雜處力不足以敵荊楚一旦取舒而有之是爲異時楚
病徐之端矣
春秋講義 卷二上 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桓兩與江黃爲會屈尊以就卑其爲謀也審其結約也固
江黃感桓之德亦盡力於齊然自是結怨於楚卒不免見滅
中國有愧多矣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魯之復存齊之功也三年之間魯難既定故公子友始得如
齊涖盟無忘齊德且永好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遂伐楚次於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
陵

齊桓圖霸二十餘年矣至是始有事於楚然猶未敢聲言以伐之也以侵蔡召諸侯其意不在蔡也借侵蔡之名以出楚不意此桓公之謀也諸侯連兵一旦侵蔡蔡安得不潰而潰乎蔡既潰矣竟往伐楚師次於陘方且逶迤不進楚人餌強未服行人辭語不順齊侯退師召陵與屈完盟苟得楚人儻服斂兵而止不敢求多焉又何其退縮不武耶爲謀於前其艱難如此成功之後其處莽如彼召陵之功不足觀也已楚屈完何以不稱使屈完之來非曰求盟楚人使之如師固將以觀兵也齊侯有先君繼好之言不穀同好之請而後屈完始肯就盟故春秋謂是盟也屈完實爲之召陵之盟諸侯皆在焉不書諸侯而獨曰盟於召陵若屈完自盟然春秋以爲中國之諸侯下與蠻荊之大夫盟非所以尊中國也故略而不書夫既與楚人盟則伐楚之功已成矣春秋之法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盟楚而歸不可謂之不得意也而猶書曰公至自伐楚毋乃諸侯之不得意者乎

齊人執陳袁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濤塗誤軍其罪固不可逃使齊侯行師不擾諸侯固將僕而望之懼其來而誤其往齊侯當自責可也執人於會非不討也故春秋書齊人不書齊侯齊急於問罪不待還國維時列國在行江黃不與故齊遣微者同江黃伐之其書曰秋及者承上文謂齊人也其言曰及者非也既歸之後公孫茲始會諸侯之大夫同往侵陳蓋齊侯還憾之意猶未已故也

葬許穆公

八月公至自伐楚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古者諸侯朝於天子其有故而不朝者則使世子攝之下其君之禮一等尊天子不敢廢朝覲也諸侯無事相見曰朝未嘗有定禮也豈容以世子攝之向者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春秋固已譏之今爲杞伯姬攜其子來朝於魯是時杞伯固無恙也制命於伯姬益非禮也伯姬庸親其夫越禮違制會莊公於洮朝其子於僖失爲婦之道矣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曰公孫茲如牟娶焉若是則公孫茲之私行也何以書於春秋借君命以行故也成公八年公孫嬰齊如莒爲逆婦之行亦書於春秋是亦公孫茲如牟之類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首止之會謀甯周也世子之位未定周不甯矣於是齊桓率諸侯會王世子所以定世子之位也諸侯同心翼戴世子則其位不言而自定矣漢留侯招四皓以定惠帝得此意也昜爲殊會於王世子此春秋之特筆也世子王之貳也豈當下與諸侯會率諸侯而會王世子則世子尊矣諸侯自盟而王世子不與此桓公之大義也春秋書諸侯盟於首止見齊桓尊王之義爲當是之時諸侯相與甯周鄭伯志在從楚不與於盟識使天子有命猶當從道而不從君故春秋以逃歸書

之逃者匹夫之事也書逃賤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曰江黃道柏皆弦姻也是時四國皆睦於齊弦子恃之而不事楚楚人以其情告於楚而滅之弦恃齊而不設備又不告鄰國以自固其亡力不足以及遠而好事遠略其誤人多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人滅虞而有其國春秋不言滅書曰晉人執虞公如執一夫然虞公貪賂自取滅亡晉人不勞餘力假館而取之言其易也虞虢一國常受命於天子爲三公故皆稱公左氏曰虢公晉侯朝王王賜之玉五穀子曰百里奚知虞公之將亡也而先去之則二國之稱公必有由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諸侯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然而鄭伯以非時勞民築新城密桓因設其罪而伐之春秋所以并書圍邑也譏日持久未能服鄭亦使楚人圍許以救鄭向者伐楚之師許男卒於會固嘗宣勞於中國矣今茲被圍諸侯安得而不救乎移師之微者往與於盟其會卒之意亦可見矣先書王人尊王室也鄭伯懼於王室之難遂有乞盟之請曰逃曰乞辭之卑者也春秋正其名而書之用見鄭伯之自取也

夏秋伐晉

齊桓伯圖方盛是時晉國亦既強矣外裔不知乃衆間而伐

之其後滑氏諸國晉實盡之豈非自今伐晉始乎

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哀姜之薨久矣未附於廟至是始用禘禮而致哀姜用其所不宜用致其所不當致春秋爲僖公惜之向也哀姜之喪至自齊言夫人氏而不言姜今言用致夫人并姜氏而不言絕之深矣（後此用左傳不用公殺姜母之義）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邱

襄王初立故宰周公以三公之尊冢宰之貴與諸侯會於葵邱諸侯相與盟而宰周公不與尊之而不敢使與盟猶其在首止也其曰宰周公先歸者非也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而葵邱之會爲最盛陳牲而不歃血壹明天子之禁春秋於是盟也上書宰周公下書諸侯盟兩書葵邱辭繁而不殺可以爲春秋盟會之冠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

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者殺內之邑也狄敢滅溫取其地而君之其無忌憚甚矣

春秋直書曰滅不以爲譏何也左氏曰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由此解之溫之見滅蓋得罪於天子也然而溫可滅也以狄滅溫則不可也書曰溫子奔衛不名之者猶存王臣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齊僖公之時北戎侵齊鄭太子忽救之有功於齊則北戎爲齊患久矣桓公既霸諸戎恐懼至是獨與許男伐北戎意者其爲許伐乎其伐山戎也稱人而不稱侯其伐北戎也獨曰齊侯又以桓公能屈尊而憐下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秋七月

冬大雨雪

莊公八年冬十月雨雪爲其陰未甚而寒太早也今益冬大雨雪書冬而不書月其爲深冬未可知也雨雪而至於大寒極矣則民之與物必有死於凍者故春秋謹而書之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

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遂有彭生之禍魯之子孫當世爲永戒乃如僖公之賢亦蹈其覆轍蓋不特偕如齊也又同會齊侯於陽穀此何禮也又數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卡按故事而行之不以爲異典禮不正夫婦道失若魯亦甚矣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黃人事齊而得罪於楚楚人伐黃齊不能救明年楚遂滅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自楚邱既城之後狄人不敢窺衛者十有餘年至是復侵衛
其後衛數有外外日沙作伐患齊桓之霸業於是不能及遠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鹹
左氏曰夏會於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
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如左氏所言淮夷病杞其患小戎伐
京師其患大爲齊桓公者宜先謀王室之難而後及於杞今

也以救杞爲重而以謀王室爲輕不能大治諸戎而僅能遣
人戍周明年諸侯相率城緣陵以遷杞焉不盡力於宗周而
夏肆是昧輕重之宜失緩急之序故春秋書城緣陵而不
書戍周不足於齊桓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自季友來歸之後如齊者三所以親齊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邢遷於夷儀而諸侯城緣陵
之也夫自遷可也遷之不可也故春秋書城邢也詳言三國
之師其書城緣陵也言諸侯而不言其國用見春秋尊王命
而不使諸侯自專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
季姬驕蹇縱恣欲自擇其對故與鄫子遇於防既當其意使
來請已故鄫子來朝明年季姬歸於鄫夫婦之道始合若此
其何以爲訓乎魯自文姜之後昏姻之道不知有人倫多疑是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按自此事係公三十入疑有按語說落此字疑從公穀不從左氏
三年永樂大典非闕
秋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
牡邱遂次於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徐前此取舒舒楚屬也故楚伐徐徐遠楚而近齊齊不得不

救盟於牡邱謀救徐也次於匡畏楚而不敢救也使諸大夫
往救姑爲救徐之名也徐卒爲楚所敗按自此以下係二條並從黃震之日
以救徐爲念不以盟會爲信退而伐曹以尊舊怨持此圖霸
秋九月大雩
冬宋人伐曹
牡邱之盟宋曹日鈔作宋將皆在伐厲之師曹與齊俱宋襄公不

不亦難乎

楚人敗齊於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於淮

左氏曰會於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不果城而還夫鄫未警與會習且未聞有備難猶以魯昏姻之故至勞諸侯

補譯其文據應引左傳作案故節錄於前

其會亦不足觀已齊桓衣裳兵車之會蓋終於此

按此條從責難日抄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

九月公至自會

去冬會淮今年夏始滅項會淮之後公長爲留齊必有以也

經年於外國事慶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鄭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於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鄫子會盟於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首執滕子已駭覩聽會盟曹南鄫子後至未足深罪也遽使邾人執而用之曹不致饋忿微罪也口血未乾繼復圍曹以此求霸豈不謬哉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夏邾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於邢

冬楚人伐陳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於鹿上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孟執宋公以伐宋

齊桓公霸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公一旦圖霸輕於挑楚於是楚人有狎侮之心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與之會誤而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伐其國如玩嬰兒於

股掌之上宋人俯首聽命罔敢或違不言戰不言敗拱手而
勝之爾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楚人使宜申獻捷於魯蓋是會也魯君不與獻捷之意將以
風魯魯侯懼而往會與諸侯盟於薄既盟之後宋公僅免而
歸蓋在會之諸侯惟楚命是聽或執或伐或盟或釋一無所
與焉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襄被執之後歸反其國當痛自循省爲臥薪嘗膽之計乃
以鄭之朝楚起而伐鄭楚師救鄭卒敗於泓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宋襄雖失道然納齊孝公實有德於齊今敗於泓而死諸侯
之所同念也而孝公首伐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是以知孝
公之背德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于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文公新卒嗣子未踰年非有甚不得已之事也何至匆匆

亟爲此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
左氏以爲尋洮之盟也洮之盟纔一月何盟之尋僖公謂前
日之盟莒子不親至不足以爲平故復會於向不知洮之盟
莒子不至公與大夫盟已失體矣今衛又效尤使大夫來公
自輕亦甚矣平莒非大事何汲汲若此乎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酈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
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前者齊伐宋嘗圍緡今者楚伐宋又圍緡緡之百姓何以堪
命此皆宋襄之餘孽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或稱侯或稱伯至於稱子極矣故春秋因其自貶而書之

僻陋用夷庭實有闕魯人重物而不重禮公子遂所以入杞也責其不共杞何敢爾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

使宋人賂齊秦以告楚分曹衛之田畀宋私許復曹衛以攜楚人之黨顯執宛春以激子玉之怒凡此皆譎也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介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室如晉文之尊王自謂不可及矣狃於習俗闇於典禮若此等類皆不知其非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春秋講義 卷二上 二十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按僖公十八年狄敗齊二十年齊狄盟於邢三十年三十三年狄皆侵齊侵起於盟盟起於救也有如此者（有如此者句豈可使有功於中國而與之盟會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王朝之貴豈得下聘列國（日鈔作夷狄）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僖用天子禮國居東方親祭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山川（按黃霽日抄謂臧氏此說較趙鳳經箋之主倍濟淮尤爲明白）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升陘之敗魯固怨邾然君取其邑臣伐其國報亦甚矣

晉人敗狄于箕

此卻缺之雋功也前此未有能敗之者晉實始之故書（日知錄作狄中國患至春秋此未有敗狄者晉始敗狄于箕狄白狄子此卻缺之雋功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於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皆恒燠之災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講義 卷二上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隱莊閔僖皆不書即位隱以繼故至於文公受國於僖承先公之正統行即位之禮春秋喜而書之與桓宣二公特書即位其事異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杜氏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觀春秋時諸侯之即位者未嘗有命圭之錫獨晉文公嘗有功於王室襄王策命文公爲侯伯賜之弓矢秬鬯今毛伯錫文公命則未知有命圭之錫歟抑亦策命而已歟前此魯之羣公未始有是也而文公一旦驟得之其恩禮可謂厚矣然文公即位且數月矣未能入見於天子遽遣使錫命其禮傷於太過爲臣子者不能奔走京師拜命王庭僅遣叔孫得臣報命而已其於禮爲何如春秋責君父者輕責臣子者重周之失未暇問也魯之罪不可追已

晉侯伐衛

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晉文公之霸也嘗執衛侯及其季年衛人不朝亦人情然也晉襄公不能反也甫及祥祭親自伐衛雖僅能一勝而衛人有報復之師視霸主如敵國不復有晉矣春秋書晉侯伐衛見晉侯之自輕書衛伐晉見衛人之無霸也不特此也公孫敖以大夫會晉侯於戚雖

見衛人之無霸也不特此也公孫敖以大夫會晉侯於戚雖魯亦有輕晉之心矣

叔孫得臣如京師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修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公孫敖如齊

諸侯世相朝必三年喪畢今敖如齊非禮也專也文公即位一歲之間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爲國乎（去從程端學春秋木瀆檢補遺日鈔以上二條皆作木訥語　按以上二條永樂大典脫）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之師秦報晉也不曰秦伐晉而以晉侯主是戰何也敖之役晉襄公邀秦以擊之自是而後秦晉交攻者數十餘年春秋不直乎襄公若曰襄公有以自取之也不惟此也上書晉侯下書及秦師以晉侯及秦師則敗秦之功亦不足觀矣

丁丑作僖公主

虞主用桑在既葬之後故葬畢而虞爲主練主用栗在既祥之後故虞主則埋之練主則藏於廟而祭之僖公之卒於今一年有奇以言乎葬則既久矣以言乎練則既小祥矣於是而作主綴也春秋十二公未有書作主者而僖公特書志其綴也然則作僖公主何以綴文公欲躋僖於閔公之上久而禮未定也故綴於作主已而用夏父弗忌之言八月大事於

太廟而躋僖公焉大事者大祫也三年之喪畢然後合祭而祫新主今也作主失於緩祫祭失於早皆躋僖之失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左氏曰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甚矣晉侯之失也往年以衛人不朝親帥師以伐之衛人有伐晉之師今茲以魯公不朝之故來討公既如晉矣宜善魯以懷來者乃使其大夫盟公以恥之何其怙強若是也春秋不書公如晉不言公及盟直魯而不直晉也垂隴之盟諸侯在焉而魯獨以大夫往明年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然則諸侯果不可以力霸主之力果不可恃耶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公怠於政事志不在民今年書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其後十年與十三年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此皆春秋之特筆也僖文不雨並書於魯史聖人作春秋始分別而特書之在僖公則曰某月不雨以見其志在文公則歷時言不雨以見其無卹民之念垂訓後世其義著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先王之禮典祀無豐於昵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僖公之視閔公雖曰庶兄然嘗臣於閔公矣君臣之分如之何其廢之今也文昵於私親躋僖公於閔公之上夫是謂之逆祀至定公時陽虎欲取悅於國人始正其位而順祀焉用是知逆祀失禮國人之所不與也春秋直書其事義自見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曰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此說非也秦晉之爭報復已甚其原起於襄公春秋惡之貶卿而稱人所以惡晉也豈曰尊秦乎哉秦穆之敗於殽也退作秦誓之書聖人取之列於百篇之末特取其悔過之辭耳豈眞以穆公爲賢耶誠使穆公有悔過之實當敗殽之後追悔襲鄭滅滑之非固將用蹇叔而黜孟明豈復有報復之師乎其所以不替孟明者藉之報怨爾何悔過之有

公子遂如齊納幣

魯十二公納幣者多矣而書於春秋不見多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非常也莊有文姜之戚而親如齊納幣文有僖之喪未除而公子遂有納幣之行皆譏其未終喪而圖昏也春秋雖不言其罪比事而觀義自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蕞爾小國服屬於楚何足爲中國之輕重致煩六國之大夫連兵致伐驚散而潰卒亦不能得沈春秋以其功不足錄也故魯書叔孫得臣而列國止稱人微之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殺之師彭衙之戰秦伯皆不在焉至是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敢出兵秦人勝晉而還遂霸西戎此秦穆之雋功聖人以爲秦晉之爭自穆公啟鄭始其功也豈足道哉微其事而書曰秦人伐晉而已言其功之不足錄也此義明則貪功

者知所戒矣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向也春秋書隕石於宋今焉雨螽於宋列國有災來告則書螽之妖孽墜降自天其類實繁羣飛蔽空因風而墜其害稼可勝計哉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侯使陽處父盟公己而自知其非禮復請改盟然未嘗有春秋書及處父盟於前書及晉侯盟於後則魯之微弱概可知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齊桓之霸江黃來盟又宣力於中國其慕義非不善也當桓公在時楚人伐黃桓公不能救卒之楚滅黃而後已今茲楚人圍江晉人乃能伐楚以救江然則桓公之負黃多矣楚人方強未可輕伐處父剛愎不善爲謀雖毅然率師爲伐楚之行而卒無益於救江之實明年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然亦不能救也楚之强若此處父乃欲以偏師攻其所必救不亦疎乎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于婦姜于齊

穀梁曰其曰婦姜謂其禮成乎齊也此說是矣文公成昏於齊先配而後祖其失禮甚矣春秋上不書公下不書氏公與夫人皆有譏焉婚姻人道之始也始不以正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去年秦伯伐晉以秦人書今年晉侯伐秦易爲以爵書秦伯爲焚舟之戰晉侯斂兵以避之幾於太弱矣今年晉侯伐秦以報焚舟之役向使春秋抑晉侯而不書則中國日衰非春秋所以存中國之義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衛之賢者也免衛侯於難俞有勞焉今茲來聘意者衛得罪於晉晉方謀衛故謐俞之聘欲修好於列國也魯侯享之歌湛露與彤弓俞不辭又不答賦魯秉周禮有媿于甯俞

多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去年狄侵齊楚滅江今年秦入鄀楚滅六可謂四夷交侵中國微矣中國安得而不微乎當是之時楚最强暴滅夔滅弦滅江滅黃滅六相承而不已如左氏所言滅六之後滅蓼繼之春秋最爲獨書滅六春秋之法列國有告則書不然則否一時之間連滅兩國蓋皋

陶庭堅之後也楚之無道亦已甚矣然狼子野心雖以無道
逞其私欲猶歉然不安於心告減比於六而不敢及蓼此春
秋所以不書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春秋之法大夫賜族然後得書氏故入春秋之初多以名稱
而不言氏及至中世大夫強盛無未賜之族故春秋至是亦
無不氏之大夫矣若季孫行父之類是也公子遂何以不書
氏未有氏也公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然
後以王父之字爲氏蓋亦有以官以邑爲氏者不一而足也

按此條公兒經此承上行父晉之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按三傳所言殺陽處父者狐射姑也春秋易爲稱國以殺國
無政刑使人無所忌憚敢干殺大夫罪人弗得逸之他境非
晉殺而何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禮天子頒正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之朔則以
特羊告于宗廟謂之告朔既告之後然後出而視政故謂之
視朔文公以閏月之故不以特羊告朔止朝于廟而已夫閏
月之朔日月相會天有是月歲功以成聖人置閏典禮具在
若之何其可廢耶春秋書猶朝于廟幸朝廟之禮猶存不至
於盡廢也文公末年四不視朔則荒怠于政雖非閏月亦不
告矣當孔子之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由此觀之自文公
之後禮日益廢告朔之羊雖有司具文行事而魯公不親告
朔矣此春秋所以志其始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部

向也僖公嘗伐邾取須句而復其君中間邾人侵奪而有之
今爲邾之公子叛邾歸魯文公爲之伐邾取須句以居之由
僖公言之猶有存亡繼絕之意由文公言之納人之叛亡以
偪其宗國豈禮也哉遂城鄆者因伐邾之師城鄆以備邾也
取人之邑納人之叛方惴惴然勞吾師旅以自爲備是果何
益于魯哉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書晉及秦戰晉爲主乎是戰也當是之時趙盾鞫將晉軍潛
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以春秋書法言之當曰晉趙盾敗秦
師而今曰晉人及秦人戰何也是戰也晉之理曲矣晉人欲
立君逆公子雍于秦秦伯多以師衛送之秦何負于晉誠使
晉人迫穆嬴之請而畏國人之逼尤當善爲辭命以謝於秦
何至遽以干戈相向乎不書將不書敗者罪趙盾也

晉先蔑奔秦

狄侵我西鄙

戎常爲魯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息至是狄患方興侵
我西鄙其後魯人獲長狄僑如狄遂少戢外攘之道固不可
以無威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序大夫不名左氏曰公後至也公羊曰諸侯不與公盟賤晉大夫使與公盟也大要文公之爲君怠于政事晉侯新立諸侯在會而公獨後至春秋諱其事而略言之若曰在會之諸侯不知其幾國與盟之大夫不知其爲誰則文公荒忘之意隱然其中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徐伐莒莒請盟于魯其意固將借魯以爲助也魯不能與莒伐徐徒使公孫敖如莒涖盟而已奚益于助莒也哉而況公孫敖是行寔有昏姻之好君子謂是盟也不足以爲信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春秋講義 卷二下 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春秋之法遂事者稱遂今公子遂以十月壬午盟趙盾以乙酉盟雒戎相去纔三日爾其爲遂事可知矣春秋何以再書公子遂甚矣聖人謹中外之辨如此其嚴也如使公子遂盟趙盾之後繼以盟雒戎則視雒戎與中國均非所以立天下之大防也閒之以日別之以地兩言公子遂則中外之分截然而不可犯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穀梁曰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
其意深矣未嘗至京師則非如也而以如書蓋已嘗受命則君言不宿于家惡可廢也未嘗歸魯國則非復也而以復書蓋受命而出必當反命于君不可專也彼公孫敖之奔莒人道之大倫不足責也而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此義明則上之命行乎下矣
癸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春秋之法大夫書名其善之者稱字此獨以官稱何也夫守道不如守官司馬握節以死司城効節而出其守官如此春秋以官書之不沒其寔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家父求車嘗稱使矣毛伯求金不稱使何也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是時襄王在殯猶未葬也從魯求金亦可念矣故聖人隱其事若毛伯之自求所以存周且罪諸侯也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十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文公即位之初天王使毛伯錫命成風之喪榮叔歸含（有閒字）召伯會葬今茲襄王之厥（厥作喪）公孫敖如周弔不至而復魯亟遣大夫繼往可也遷延不行而毛伯求金已而得臣如京師會葬亦已晚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往者文姜至自齊不書至此其書至何也杜氏曰告于廟也公行則告于宗廟反行飲至此諸侯之禮也今夫人亦有告至之禮是上僭而敵君也故春秋謹而志之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于是伐
鄭趙盾會諸侯之大夫以救鄭誠善矣介命而行猶懼不濟
緩不及事無功而還卒不逃范山所料故諸侯之大夫皆稱
人左氏曰以懲不恪其說得矣
夏秋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莊公之時荊人來聘今也楚子使椒來聘有君有大夫春秋
非進楚也拒之於前固將以絕之於後也拒之而不能絕使

得儕于中國則亦有不得已焉爾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曰頃王立故也誠使頃王之立周之卿士與魯人盟春
秋當特書之今書及蘇子盟而不言其人魯之微者也僖公
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溫即蘇子也今與魯盟豈非既復
其國而求與魯盟乎不然魯安敢以微者盟王人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按左氏陳鄭之君先會楚子于息已而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將以伐宋宋公迎勞楚子田于孟諸鄭伯與焉櫟子逃歸宋
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宋公違命其僕見挾櫟子恥之逃歸
不與其爲辱不亦甚乎故春秋書次厥貉于前伐櫟于後宋
鄭陳三國不與焉所以譏其從楚之失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是會也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後三年公會晉趙盾盟于新城
而後從于楚者始服蓋二大夫之謀未足以爲重彼陳鄭宋

三國舍強楚而從中夏誠非易事固不容以易謀也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連年侵伐中國暴橫已甚向也晉人敗狄于箕猶足以爲
功也今茲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可謂一時之雋
功矣公羊曰其言敗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斯言得之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郯伯來奔
按左氏郯太子以地來奔魯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郯伯誠如
所言郯太子未嘗爲君也春秋豈得以郯伯書蓋必嘗爲君
追于不得已而出奔非其罪也故春秋不以失地罪之書其
爵而不書其名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曰杞伯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由此觀之子叔姬
固嘗歸于杞矣杞伯絕之故其卒也書于春秋然公穀皆曰
子叔姬嘗許嫁于杞矣未嫁而卒故春秋得以書之三傳之
言未知孰是然春秋之法內女不書卒其書卒者必有故者
也今之書子叔姬之卒于杞伯來朝之下則杞伯之來朝也
其請昏乎其絕昏乎俱未可知也（按公殺叔姬云叔姬許嫁其公殺叔姬云叔姬許嫁于杞君殺梁亂引徐邈註也）

夏楚人圍巢

巢江淮間小國也然武王克商之後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
命蓋自夏商之時已列于諸侯久矣楚人強暴侵滅小國圍
巢之後卒滅而有其地異時吳復取巢于楚春秋以吳滅巢
書猶存巢也（按黃震日抄引戴氏曰前日楚伐陳中國不能救子是又圍巢中國無納主諸侯何恃哉永樂大典失去）

秋滕子來朝

隱公之時滕嘗來朝爵猶稱侯中間宋執嬰齊已稱滕子至
是復稱滕子來朝其自貶損久矣蓋滕小國也絕長補短僅
五十里間于大國惴惴然懼不能自免宜乎降而稱子也

秦伯使術來聘

莊公之時楚始聘魯春秋以荊人書及其再聘始書楚子使
椒來聘今秦始聘魯其書法何遽與楚椒同耶蓋楚子開端
于前秦伯效尤于後聖人雖欲絕之不可得也秦穆公初霸
西戎欲行禮於中國始歸成風之襚今又使大夫聘焉其使
者雍容文雅應對有禮亦見其擇使而來不敢輕中國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晉交兵不一而足聖人直書晉人秦人戰不言及者不分
客主厥罪惟均言二國皆主乎是戰非略其事而不詳書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上卿長師以城二邑其役重其事大矣無故而城邑君子猶
以爲病民況幷城二邑乎雖曰得時勞民甚矣曰行父曰帥
師曰城曰及備書其事惡之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鄫子遬葴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大室者世室也世室者伯禽之廟也其爲屋亦久矣時加省
視隨事增修故久而不壞今文公在位十三年矣時方無雨
屋無壞道一旦遽壞必其不加省視馴至大壞而莫之知也
文公怠于國政每事皆然今宗廟之敬闕焉若此他何責乎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晉侯新立卻缺實與魯大夫會于承筐謀（謀字原脫據左傳補）諸侯之
從于楚者固將倚魯以爲重也今茲公如晉也衛侯會公以
請平于晉及其還也鄭伯會公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明年
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皆服魯侯之功也春秋善之書如晉
書會公書及盟書還書至辭繁而不殺者皆善之也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鄫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鄫

左氏曰鄫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鄫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鄫弔喪不敬魯固非矣何遽至于興師耶彭生伐鄫蓋亦不能自反矣春秋交譏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同盟之禮齊桓以霸主行之固已僭矣趙盾主盟復行是禮其僭亦甚盾之無君有自來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斗爲帝車運乎中央以制四方星入環域皆足以致災而況有星孛入其爲應也昭然矣故春秋謹而書之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鄫弗克納

以晉人之力納捷菑于鄫其爲力也甚易春秋以弗克書其辭甚嚴凜然不可犯也夫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非不能奪也義不可奪也鄫人守義晉人退縮卒弗能納赧然而反豈晉能悔過哉大義所在雖有力者不能加也書晉人弗克者惡晉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宋子哀來奔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如左氏言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單伯幷子叔姬而執之公羊之說則不然以爲單伯道淫而被執夫單伯未嘗與叔姬偕行烏乎道淫是時齊國有亂天理人倫無復存者故執單伯又執子叔姬豈容復以人道責哉春秋兩書齊人甚惡之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一年之間行父如晉者再其始如晉也爲單伯與子叔姬之故然而六月單伯至自齊至十二月子叔姬始歸何其晚也其後如晉也爲齊人侵我西鄙之故然而諸侯既盟之後齊侯復侵我而鄙既而伐曹討其來朝于魯亦可以見齊之強魯之弱而晉無能爲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來盟不稱使何也杜氏曰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此說近之自僖公盟於薄釋宋公之後宋未嘗與魯爲好至是而華孫來盟春秋嘉之而不書名猶齊高子來盟是也其曰司馬何也華孫之來其官皆從故以司馬稱之猶宋司城來奔效節于府人是也然而歷考春秋書宋之事比列國不同竊有疑焉其殺大夫也不稱名氏若皆併稱其官其來盟也其來奔也皆以官稱之其書孔父子哀華孫也又皆不名傳春秋者紛紛異說或曰宋三世無大夫內娶也又曰其以官稱者無君之辭也又曰孔子故宋有既字爲祖諱也其說多牽強不通左氏之說比于二傳差勝然亦未能盡得聖人之意宋先代之後世于周爲客天子所以待宋者其典禮大不同而春秋之所以書宋者其名字豈容無別凡春秋之所以特書者必其典禮之當然非因

事起義偶然而書者也蓋不特此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稷之會書曰以成宋亂薄之會書曰釋宋公滀淵之會書曰宋災故凡此三者皆爲宋特書其意蓋有在矣

夏曹伯來朝

左氏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誠如左氏所言曹伯之朝合于古矣特不知左氏所言者古之制歟抑春秋之制歟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春秋之時小國奔走以朝於大國于是始有比年之朝矣以是爲古誣矣哉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單伯爲魯使齊故執之與歸皆書于春秋書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來惡之也書齊人執單伯單伯至自齊閔之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侯與楚子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又不與新城之盟故晉卻缺伐蔡如公羊所言卻缺之師以戊申至蔡其至之日卽入其國何其易也用見晉師蓋而蔡人之無備也左氏曰獲大城焉則蔡之國亡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齊人執單伯子叔姬矣而又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告于晉晉人爲之合諸侯于扈將以謀伐齊爲文公者先當率諸侯聽命于會以請師期顧假然不至使諸侯自爲盟無怪晉人取賂而還也春秋微之書諸侯盟于扈而已略諸侯而不書其

國者所以著文公之罪也齊侯至此益無所畏不惟再伐魯也又伐曹而入其郛曰汝何故行禮于魯還怒于人猶以爲未足而又遷怒於他人齊固無道矣抑亦文公荒怠有以致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歸子叔姬不曰魯人請之而曰齊人來歸者魯之直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逞威于魯其勢未艾使文公請盟于齊猶可息也呢于宴安不卹國事而委重於季孫行父宜乎齊侯之弗盟也書弗及者言其權之在齊也已而公子遂納賂于齊僅得一盟然卒益爲魯患明年齊復伐魯及文公親與齊盟而後齊難稍息君子是以知文公之怠惰其害于國多矣

親朔者每月之朔告于宗廟退而聽政以朝羣臣也向也文公閏月不告朔矣今也四不親朔其怠益甚矣僖公既葬而作主綏大室屋壞而不修不雨者三年而皆無閔雨之心晉侯新立諸侯皆會而公獨後至及告難于晉晉爲之合諸侯而公又獨不會荒怠國政一至于此春秋譏而書之以爲有國者戒焉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鄄邱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蜀彭濮蠻從武王于牧野蠻之微者也秦楚巴三國同滅

庸以楚爲首蓋是主兵者也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楚人將徙都以避之幸而滅庸始能立國楚人自謂有功故告于諸侯春秋得以書之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列國之卿相與伐宋將討文公之亂也既不能討又立文公而還助亂之罪不容誅矣貶而稱人深絕之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戊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無道縱爲魯患甚自鑿固不足責然文公怠惰不卹國事向使陽穀之會文公親行其忠必不至此病而乞盟所喪多矣不能盡力于前而遂徒費力于後是亦不善爲謀者也

諸侯會于扈

文十五年經書諸侯盟于扈至是書諸侯會于扈其事正同始也魯文公不至晉侯取賂于齊無功而還故春秋略之不列數（日鈔作序）諸侯今扈之會文公不與諸侯成宋之亂而不能討其罪比于取賂尤甚故春秋復得而略之大抵春秋之法其事之可錄者特書屢書不一書其不足錄者微之而已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人臣出使有正有介介者所以輔行也春秋之法書正而不書介今遂與得臣並書蓋兩卿並出名位相敵故春秋列而數之穀梁曰使卑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此說得之

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魯桓公夫人文姜莊公夫人曰哀姜僖公夫人曰聲姜文公夫人曰出姜亦曰哀姜自文姜亂魯之後繼之以哀姜魯國之人倫不復存矣文公末年魯人殺適立庶故出姜歸于齊哭而過市魯人哀之亦謂之哀姜然而春秋書二姜之事不同前之哀姜其去魯也書曰夫人姜氏孫于邾著其罪也後之哀姜其去魯也書曰夫人姜氏歸于齊憫其無罪也

季孫行父如齊

葬弒其君庶其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魯之桓宣皆繼故而立無所畏懼假然而行卽位之禮春秋卽其實而書之明著其罪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文公喪祭未終納幣于齊君子固已非之今宣公執親之喪繼踰年爾遽遣人逆女人道廢矣姜不言氏貶夫人也稱婦姜者貶敬嬴也君臣父子婦姑之義皆失之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子赤齊之出也齊方有難不暇爲于赤地悵于仲遂之邪謀故子赤卒而宣公立然魯之君臣恐懼而不安百計以求悅于齊喪制未終而成昏固已拂天理而不顧季孫行父繼踵如齊然後宣公得會于平州以定其位已而賂齊人以濟西之田公子遂拜盟于後何汲汲也齊人取濟西田不言魯歸之爲魯諱也書取甚易之辭也桓公之立也不義以許田賂鄭宣公之立也不義以濟西之田賂齊懷慚抱愧制命于人亦可哀矣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陳宋怨鄭伯者也故復與衛曹會晉師以伐鄭既歸之後晉宋再復伐鄭當是之時晉靈公年少而侈楚莊王方有事于諸侯故晉不競于楚未幾而有桃園之難楚莊得騁力以圖諸侯入陳入鄭楚卒得志于二國楚莊以此稱霸春秋紀晉楚之爭霸陳鄭之叛服于此特詳焉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侵崇之役最爲無名趙穿有言曰我伐崇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是無名之師也穿新得政而導復讐竊晉之兵柄於是無名而興師桃園之禍其所由來者漸矣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晉人宋人伐鄭

按左氏鄭人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御之則主兵者鄭也今書曰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稱帥師者見宋主乎是戰也宋方得罪于王法不自修省而汲汲然報怨于鄭故鄭之爲魯諱也書取甚易之辭也桓公之立也不義以許田賂齊懷慚抱愧制命于人人伐宋宋自取之也兩國之卿親帥大衆尅日以戰其事重矣春秋書戰書敗績書獲辭嚴而不恕非以大鄭之功也宋之不義霸主不能討假手于鄭敗師失將所以快神人之憤示亂臣賊子之無所容也

秦師伐晉

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晉楚二國不務德而力爭陳鄭一彼一此亦不足以得二國之心鄭伯以晉人受賂之故而受盟于楚陳人以楚人無禮之故而受盟于晉故楚子鄭人侵陳及宋而趙盾亦帥師救陳陳宋怨鄭伯者也故復與衛曹會晉師以伐鄭既歸之後晉宋再復伐鄭當是之時晉靈公年少而侈楚莊王方有事于諸侯故晉不競于楚未幾而有桃園之難楚莊得騁力以圖諸侯入陳入鄭楚卒得志于二國楚莊以此稱霸春秋紀晉楚之爭霸陳鄭之叛服于此特詳焉

秦之伐晉多矣或稱爵或稱人或稱師或止稱國其義不同各有攸在此稱師者言用大衆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郊禮先期卜牛而養之及既卜日則改牛爲牲或卜日不書或牛有傷則有免牛免牲之禮今也魯之郊牛其口傷故改卜牛改卜而牛又死知天災之甚也於是而不郊宣公以不義得國即位始郊獲罪於天故降災於牛以見其不饗也上天垂戒之意深矣

葬匡王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近在伊雒中國不能問能楚人伐之然楚意不在戎也觀兵于天子之疆而問鼎之大小輕重其僭亂若此春秋是以譏書之也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於經狄有赤狄有長狄其種類不一大抵自爲部落相聚而寇掠爾他日晉人滅潞氏甲氏則赤狄之存無幾矣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二國交怨有能平其怨而息其爭豈不甚善然非有以信服其心則勢力固未易平也譬如鄉鄰有鬬非有大人長者爲之講解則其鬬豈易平哉莒郯之爭莒大而郯小故平莒爲難平郯爲易今公及齊侯平莒及郯郯之于魯有伯姬之親故宣公主乎是平也齊魯二君方得罪于諸侯豈足以信服乎莒不肯之辭傲然而不顧也宣公不勝其忿伐莒而取向夫取向則易而平莒則難用見勢力之不足恃也昔者魯桓公嘗欲平宋鄭矣數與宋公爲會宋卒辭平桓公至于伐宋而與戰焉其事正與宣公類二公皆以不義得國諸侯誰其信之不能省躬而遑怒於人滋益罪矣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宣公連年如齊卑辱已甚今因如齊之役高固使齊侯止公以求叔姬無乃太甚乎前此魯女多爲諸侯夫人今下嫁於大夫固已少屈矣宣公又自主昏是以大夫自處也高固之逆與子叔姬之偕來其書於春秋益可恥矣向者莊公之時莒慶來逆叔姬其後僖公及莒慶盟于洮皆魯之恥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楚莊王圖霸刻意以爭陳鄭此豈一手一足所能定哉晉時有難趙盾之志不在諸侯僅與衛孫免侵陳示諸侯以爲名而已非能罔陳人從楚之心也

夏四月

秋八月癸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魯衛兄弟也數會屢盟亦已久矣自文公會沓之後十餘年間衛未嘗通魯好也今茲孫良夫來盟衛始通魯且結信也魯宣自得國以來恐懼事齊視晉而下不以爲意良夫之來不惟通好且謀會晉故委心於魯結盟以示信其意可謂勤矣然宣公方篤意事齊從晉之意未敢堅決衛人雖結信於魯猶無益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左氏曰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魯方聽命於齊之不暇安敢勤動齊侯以伐人之國則伐萊之謀其出於齊侯之意也明矣齊志於伐國而魯助齊爲虐春秋交譏焉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按左氏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則是盟也有天子之卿士奉天子之命其事重矣春秋曷爲不書盟左氏以爲魯公不與盟之故非也誠如左氏所言則春秋當以公不與盟書豈得闕而不錄霊公之難晉不討賊成公之立又不請命于天子今四年新會諸侯天子縱不能問罪于晉又使卿士臨之赫然王命臨照諸侯而賞罰倒置莫此爲甚春秋沒其事而不書以爲不足乎揚也其旨深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按昭公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今也公子遂如齊不至而復未幾卒于途其有疾明矣春秋書至黃乃復不書有疾何也蓋諸侯適他國進退得專之已人臣銜君命而出則不可專也有如疾不可爲猶當與疾將事進退豈得而由已哉春秋書此示人臣不得專命之義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前書公子遂今書仲遂何也公子遂有德於宣公始死而賜謚所以寵貴其身後而無忘其子孫也春秋即其實而書之大抵君臣之義務存始終故人臣之卒當祭則不告終祭則不繹今也辛已有事於太廟則既終祭矣明日賓尸禮不必講也壬午猶繹可已而不已也萬無聲之樂也人則用之籥有聲之樂也去而不用時不欲聲聞於外惟恐人之或知也宣公非恝然於仲遂也君臣之恩薄其來久矣知悼子在殯晉平公飲酒擊鐘於寢屠蒯入諫宣公去籥之意固已拳拳於仲遂矣彼仲遂之罪當棄絕於宗廟春秋非愛仲遂者特愛禮爾禮有終始所以待過臣子垂訓後世不容以仲遂廢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曰狄伐秦

晉呂相絕秦之書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白狄之與晉固爲婚姻晉之與秦獨非婚姻乎舍秦之婚姻而獨與白狄伐秦何哉昔也襄公與姜戎敗秦師于殽今也成公又與白狄伐秦內外親疎之義皆倒置矣

楚人滅舒蓼

觀左氏所載隨絞州蓼伐楚師則蓼固當爲一國而以春秋考之前乎此徐人取舒後乎此楚人滅舒鳩今之滅舒蓼者豈非舒鳩之類所謂羣舒者是歟（按文公五年楚已滅蓼矣隱義不引似疏）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宣公卽位九年親如齊者三而君臣未嘗至于周天子使人來徵聘仲孫蔑一至京師而已天子猶以有禮而厚賄之亦可嘆矣

齊侯伐萊

萊東夷也書曰萊夷作牧其地在青州千齊爲近故齊侯必欲服之觀齊魯會夾谷之日萊人以兵刼魯侯則萊之服屬之禍春秋以爲不足錄也故略而不書

陳殺其大夫泄冶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公羊曰根牟者鄫婁之邑杜預曰根牟東夷之國經書根牟而不繫於鄫知其爲國明矣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黑壤之會謀不睦也而陳不與扈之會亦所以謀不睦也而陳又不與晉安得而不伐陳耶如左氏所言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春秋易爲不書諸侯蓋晉侯卒于扈則在會之諸侯猶未歸也荀林父受命而行聞晉侯卒乃還實未嘗伐陳也春秋豈得併諸侯而書之乎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前書滕子卒今書宋人圍滕其伐喪之罪比事而觀不可逃矣滕之于宋非有深怨也特不事宋而已向也宋嘗執滕子

嬰齊今茲又伐其喪明年宋復伐滕何其甚耶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按左氏楚子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此鄭之焦功也春秋易爲不書楚連年伐鄭今茲親帥師徒至鄭之城下其勢未易抗也晉卻缺救鄭未嘗與楚人交戰鄭伯遽敗楚師于柳棼徼倖一勝不足以挫楚人之勢適足以稔鄭之禍春秋以爲不足錄也故略而不書

陳殺其大夫洩冶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之奔不止一人其宗強于齊久矣異日莊公之禍崔氏寔爲之宗彊故也春秋書尹氏武氏崔氏其義各有攸在或志其世卿或志其彊宗此二者皆國之巨患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往年救鄭今年伐鄭爲昔師者不亦難乎德不足以庇鄭威不足以抗楚一救一伐徒自疲其力而已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天子使其母弟弼聘於魯其恩禮可謂隆矣然而自是以後周室日衰天子之使不復至魯春秋亦無得而書焉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公孫歸父者仲遂之子也有寵于宣公故執魯兵柄伐邾以取邑已而懼齊人之見罪也親往謝罪于齊小人謀國假寵以肆威行險以求利類多若此久而未有不爲國患者向使歸父不見逐於魯其爲魯患多矣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齊侯之卒也宣公既如齊弔矣公孫歸父繼往會葬爲已而行父歸父又有如齊之行一年之間魯之君大夫接踵在齊齊不得已僅一遣國佐報聘而已歷觀魯十二公其務爲容悅以求媚于大國未有如宣公之甚者也

饑

宣公即位十八年春秋兩書饑始以大水而饑繼以蝝生而饑彼其不義得國乖戾致災自取之也民何罪焉故春秋書尹氏武氏崔氏其義各有攸在或饑者爲斯民憂也至其末年特書大有年者又爲斯民喜也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自莊王以來力爭陳鄭有事于二國者屢矣二國或服或貳莫適爲主陳人從晉則貳于楚鄭人從楚則貳于晉紛紜而未定也至是陳鄭與楚盟于辰陵則二國俱服於楚矣陳鄭不足責也迫於社稷之故惟彊可以庇民者是役晉主夏盟其可坐使陳鄭之至于此乎故自辰陵既盟繼而楚入陳圍鄭陳既亡而復存鄭幾亡而僅免操縱之權一制于楚春秋是以咎中國之伯者不能以自振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檉函

狄本久爲列國患自晉人敗之于箕稍知自警今乃會狄于檉函何哉爲伯主者以外攘爲已任縱不能攘獨可會乎誠使狄人知懼請成于晉猶可言也今晉乃求成于衆狄又親往會之其辱甚矣書會狄所以辨中外之分書晉侯又見中國之自卑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陳人之罪天下之所得同討也中國不能討而使楚莊得藉

手以爲辭中國之愧多矣楚莊伐陳先入其國而後殺夏徵舒此先書殺者討賊之辭也然而楚人取陳以爲縣則既滅陳矣春秋以入陳書何也春秋大改過喜遷善楚莊既縣陳而復還之其功豈可掩哉然納公孫寧儀行父楚莊之爲德亦不終焉始爲殺夏徵舒討其罪也終爲納公孫寧儀行父獨非罪乎致陳靈公之爲亂者寔二人之罪也獨可納乎春秋不以功掩過亦不以惡掩善故楚莊之事備書於春秋則功過善惡不可誣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按公羊曰楚莊人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由此觀之楚子固嘗入鄭矣春秋不言入何也去年楚子滅陳書入而不書滅

今年楚子入鄭書圍而不書入聖人之意蓋有在矣陳既滅而復其國鄭既入而許其平聖人嘉楚莊能改過而遷善也當是之時中國無道十餘年間晉宋陳鄭皆有大罪楚莊因之遂有圖霸之心既得陳鄭矣不迫人以險猶有存亡卹難之意春秋安得而不嘉之按左氏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楚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春秋何以不書存中國而抑荆蠻也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晉楚之大戰三哲勝楚者二曰城濮曰鄢陵楚勝晉者一曰邲此三戰者春秋皆書曰晉及言中國主乎是戰不使楚人得以主之也然城濮之戰楚之主兵者得臣也以邲之書法觀之當書曰晉侯及楚得臣戰不書得臣而書楚人者賤得臣不使與晉侯爲敵也邲之戰荀林父

不能制御諸將以至于敗林父之罪不可逃也然而城濮之戰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晉雖敗邲林父之罪不及焉君子是以知晉用法之恕楚御下之嚴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附庸也其國至微楚人滅之易爾然楚莊能施德於陳鄭卒不免於滅蕭何也人之常情矯揉以爲善者雖能勉強於一時不能持守于悠久楚莊始焉矯揉伏其好利之心一旦發其暴怒復還故常春秋即其寇而書滅功罪不相掩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左氏曰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則是盟也原穀寔主之邲之戰原穀違命先濟遂至于敗得免於死已復之賚慶倍已甚卒不免於見殺削其名書人罪晉而惡原

爲厚幸豈得又主列國之盟乎盟猶可也豈得而同盟乎很戾之賚慶倍已甚卒不免於見殺削其名書人罪晉而惡原穀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方受兵于楚僅復其國宋何事而遽伐之乎宋衛方盟衛人渝盟以救陳春秋不以爲罪而以爲善書救陳者善之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向也宣公會齊侯伐萊其後齊自伐萊向也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今爲齊自伐莒蓋二國去齊爲近齊人志在併吞始猶資助於人終則自專於已不勝其利慾之心而欲逞其虐小之威不娶其所欲則不已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曰以其救蕭也楚子滅蕭已有意於伐宋非以救蕭而起也明年圍宋意可見矣

秋盜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伯如楚謀晉故也春秋曷爲不書如楚中國不競諸侯相率南向以朝楚此春秋所嘆息也前者鄭伯許男如楚今茲鄭伯又復如楚春秋以約中國朝楚寔自鄭始故諱而不書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莊連年有事于中國今茲圍宋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其急亦甚矣楚人屈于華元一言退三十里而與宋平其事與圍鄭相類故春秋書法一同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宣公十有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至是三年矣再會齊侯于穀向者君臣迭至于齊自歸田之後事齊侵簡君子是以知勢利之交不能久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僖公之時楚子伐宋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宣公之時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及楚平魯之謀國類出子公事以爲私行煞其亦繼公孫歸父會穀之好煞斷道之會高固逃歸意其爲人也必事輒而不用命者也自是而後齊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前者楚子伐鄭鄭及楚平春秋不書今茲圍宋宋及楚平春秋存中國而不秋何以書蓋鄭伯效牽羊之迎乞平于楚春秋之所與書今爲宋華元楚子反親自結平兩國息爭亦春秋之所與也故以宋人主乎是平不使楚人得以專之也然而二國之卿略而書人何也平者在下而不在上也下議其平取必于上春秋義存君臣故微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外域之屬自爲種落而種落之中又自分其族類蓋勢分無以相統屬故也若狄之族有赤狄白狄而赤狄之族亦有潞氏甲氏之類是也向者狄爲中國患其後赤狄繼之今茲晉侯能滅赤狄潞氏執其君長而歸亦可以爲功矣

云慶齊伐衛者狄耳潞氏前此未見于經不知其部也滅氏之說非是潞子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向者大國也彼白狄之與赤狄皆得結婚於晉其不自貴重亦甚矣一旦潞子之夫人見殺于鄭舒然後興師滅之不亦晚乎潞何以稱子豈非亦皆命于天子乎四裔之君長雖

大皆曰子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盜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高固娶子叔姬嘗與叔姬來魯則未知是會也其諸高固借公事以爲私行煞其亦繼公孫歸父會穀之好煞斷道之會高固逃歸意其爲人也必事輒而不用命者也自是而後齊

魯之好疎矣

初稅畝

井田之法爲田九百畝八家同井而居共受田八百畝名曰私田其中一百畝以二十畝爲八家廬舍餘八十畝名曰公田八家共耕公田得其地利以供公上此之謂什一之稅外此一毫無有也今也宣公以公田之稅爲公上所當得復于私田之中履畝而稅之其取于民也比舊倍增至于後世遵用之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是也春秋深惡之故書曰初稅畝著其作俑之罪也哀公十二年復有田賦之法蓋於稅畝之外復用田以取賦爲甲兵之用其剝民益甚矣然春秋不書初者作俑之罪宣公既任之矣稅畝之後繼以緣生又繼以饑獲罪于天降災于下悲夫 按程端學春秋或問云饑氏公羊今考講義於私田之中履畝而稅云宣取杜預左傳注此說本公羊

冬蝝生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去年晉滅潞氏執潞子嬰兒猶以爲治鄫舒之罪也今焉滅甲氏及留吁則又太甚矣中國之有外域猶陽之有陰也陰不可使勝陽然不能使無陰也古之王者攘却之則有之矣後世好大喜功之君不分別其事理而但以兵威取之則過矣前書晉師後書晉人春秋之義各有攸在

夏成周宣榭火

昔者成王定鼎于洛邑復于洛邑之東營邑以居頑民名之曰成周在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是也 按二語係書序 以其地在東故或謂之東都春秋之書王城者謂洛邑也書成周者謂東都也成周宣榭火爲書于春秋告于魯也宣榭者杜氏以爲講武之屋無室曰榭公穀以爲宣宮之榭樂器藏焉先儒之說以爲不然曰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合此三說而觀之竊意宣王中興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是知宣榭者宣王講武之屋也後人思宣王之功烈即其榭而廟祀之歲時享祭樂器藏焉容有是理不曰廟而曰榭何也廟有屋榭無室故也

秋鄭伯姬來歸

魯之內女適于他國者多矣常事不書其書于春秋者必其有故者也春秋之法婦人謂嫁曰歸歸甯曰來大歸曰來歸失歸者棄于夫家而歸于宗國不可以復反也若鄭伯姬杞叔姬之類是也夫婦之義終身與齊生雖異室死則同穴或相棄背叛其妃耦此人倫之變也夫婦道失春秋交譏焉

冬大有年

春秋書饑書大饑一饑足以病民而況于大饑乎其書大者憂之甚也春秋書有年有年有年已足爲斯民喜而況于大有年乎其書大者喜之甚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

向也同盟之饑諸侯猶有所 而 按而字上原脫一字 不敢數行其後

大夫亦得而行之至是不復爲重矣是盟也以討貳爲辭正爲卻克報怨爾何至重煩諸侯爲是大盟乎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卻克請于晉侯欲伐齊以報怨晉侯勿許亦可嘉矣已而盟于斷道齊人請盟而不得與遂有伐齊之師則是晉侯執德不堅交鄰不固卒奪于卻克之私而不能自制也同盟者五國衛侯使世子從于晉伐齊自非大不得已何至遣其世子從伐乎既與齊侯盟後二年復有棠之戰故君子于晉侯伐齊之事有憾焉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讀春秋至于邾鄫之事未嘗不爲之悲傷忿恨也向也邾人嘗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此人理之所無者一時之人不以爲怪今也復戕鄫子于鄫親至人國戕人之君春秋以來亦無是事也鄫夏餘也列于諸侯有社稷有民人何乃俯首受制于邾若此凡爲鄫之臣子與邾有不共戴天之讐縱不能報之于前當其戕鄫子之時獨無一人出死力以衛其君者人倫天理於是絕矣是時晉主夏盟於邾鄫之事略而不問烏得無罪焉

甲戌楚子旅卒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仲遂有德于宣公而獲罪於魯國當宣公時其子歸父用事于魯其所以納交于齊者非不至也一旦宣公卒其家被逐歸父倉皇奔齊蓋人理之當然而天道之必復者也春秋于文公末年書公子遂如齊於宣公末年書公孫歸父奔齊比事而觀亦可見天理之不昧矣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子承父統國無內難行即位之禮故以公即位書于春秋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邱甲

先王之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長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蓋四邑爲邱每一邱爲一百二十八家（按永樂大典誤作一百四十二家今改正）四邱爲甸每甸合計五百一十二家古者使一甸之家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成公作邱甲始令一邱之人各出甲士一人步卒二十四人比于古制增三分之一矣先王藏兵于民合五百一十二家總步卒甲士共不過七十五人爾不敢窮民力也今無故而增三分之一是三甸而增一乘矣成公即位之初德政未洽而驟變古制輕用民力于公室寔無所補徒爲三家異日作三軍之地爾春秋特書作者著其作俑之罪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齊未嘗得罪于魯也歸父如晉謀去三桓齊何與焉歸父奔齊人受之亦人情之常爾何至驟與齊怨謀伐其國懼有

齊難先作邱甲聞齊欲出師急與晉盟若此援擾也重卿不
行而僅使臧孫許往盟寡主幾于失禮矣亦賴晉侯急于伐
齊脩從臧孫之盟不然滋益罪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按左氏劉康公徼戎而伐之遂敗于徐吾氏不言伐者不以
王師敵戎也不曰戎敗王師而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者王師
無敵誰得而敗之若曰王師自敗云爾戎伐凡伯而不言戎
執王師敗績而不曰戎敗尊王室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宣公在位十八年與齊爲好至親且密齊魯未嘗有疆場之
爭故其民亦少安成公即位首與齊爲仇斷道赤棘之盟將
非國佐之所急也卻克欲以蕭同叔子爲質而欲齊之封內
盡東其畝其暴橫無禮若此齊國佐抗辭以對揖而去之卻
克方脅魯衛之大夫使爲齊請彼亦自知其非而歎然于中
乎然則是盟也諸大夫之所欲也春秋卽其情而書之惡大
夫之專猶存君臣之義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齊師既敗反魯衛之侵地則汶陽之田固魯之舊也不書曰
復歸而書曰取何也得之不以其道故也連兵伐人迫而取
之其與奪人之地何異春秋於諸侯歸田之事其以公義歸
者則曰來歸若鄆讙龜陰田是也其以私情歸者則曰歸我
若濟西田是也奪而得之者曰取若汶陽之田是也一字之
辨而取予明矣理正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
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
蜀

前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祖僖公之故智也今成公會楚公
所一也故春秋書帥師必以主帥書今也鞏之戰四大夫並

子嬰齊子蜀嬰歸父之故事也蓋楚人有伐魯之意於是魯之君大夫先往會之以求自免故魯在列國中不被楚兵由此故也自後襄昭皆朝于楚魯之卑辱有自來矣公既會嬰齊于蜀列國之大夫效尤皆至是以有蜀之盟春秋書公及者見是盟出於公之志繼以楚人書于列國之上者見楚之主乎是盟也楚人著嬰齊也不曰嬰齊而曰楚人不予荊蠻之主盟也列國之大夫皆稱人貶之也前書會于蜀次書盟于蜀辭繁而不殺者荊蠻之大夫主中國之盟會自此始故春秋特重其事詳而志之雖欲爲諱不可得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人從楚伐晉敗晉於邲已而從楚師侵衛與公子嬰齊盟于蜀今晉侯帥諸侯以伐鄭鄭有餘罪矣然使晉侯自反修桓文之業則鄭決不至此其所以使鄭至此者是誰之咎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曰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穀梁曰迫近不敢稱諡恭也按文公二年書作僖公主又書躋僖公則既葬而後書諡春秋之法也今宣公之喪三年矣不曰宣宮而曰新宮見當時之不忍稱猶以新宮目之春秋因其名而書之非成公不敢稱諡也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左氏曰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取田于齊拜賜于晉則予奪之權制於人矣數年之後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歸之子齊魯人拱手聽命不敢違焉因人以爲強弱者亦可鑒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氏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甚矣鄭人之不度德也鄭方得罪于中國晉帥諸侯以伐之鄭當恐懼謝罪願以許不事己遽至興師去疾之役將尊師衆猶以爲未足也至冬復伐許春秋遂從而貶之不稱人者惡之深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汶陽之田故魯地也齊人奪而有之一旦復歸于魯則汶陽之遺民宜懷其舊主翕然聽命何至有不服之心耶昔者周

襄王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賜晉文公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夫以天子賜諸侯之地而其民猶有不服者今汶陽之田以干戈取之其義已不足以服人矣況魯有苛政稅畝創于前邱甲繼于後民將攜持而去之安能懷其舊哉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二國同時聘魯皆有尋盟之請春秋不以來盟書者非前定之盟因聘而尋舊盟也以二大夫同時而聘同時而盟未害也魯方尊晉待其大夫不敢與列國齒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事大之義固得之矣以君而與大夫盟無乃甚自卑乎不書公及者避其名也

鄭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去年晉與衛二國同時聘魯今茲宋華元來聘魯之交鄰有道矣然公親如晉報荀庚之聘明年仲孫蔑報聘于宋獨于衛無報焉豈非畏晉而卑衛耶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氏曰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文公之時杞桓公來朝請絕叔姬今杞共公來朝請歸叔姬父子兩世皆昏于魯叔姬二人皆絕于杞明年杞叔姬來歸已而杞叔姬卒春秋悉書之

以杞事觀之杞桓公請絕叔姬而無絕昏杞共公逆叔姬之喪以歸則杞之父子固未嘗得罪于魯叔姬之不賢固自有以取之爾 按杜預釋例云杞桓公以信一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今考信二十三年經書杞子卒左氏以爲杞成公來朝之文足爲杞桓在位七十一年之證先儒謂共公生惠公惠公生成公及桓公而史記陳杞世家謂共公卒子公德公立德公卒子桓公立中脫成公一代非也要之共公爲桓公六年經書杞伯來朝之文公爲桓公又僖二十年經書杞伯姬來歸子叔姬卒左氏曰杞桓公娶鄫子叔姬始歸杞桓也文十二年杞伯來朝子叔姬卒左氏曰杞桓公無絕昏杜氏云廢立正義曰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皆杞桓夫人也蔵氏所釋殊爲踈舛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氏曰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魯之事晉非不勤也一禮之不答遽有叛晉之心賴季文子之言而止不然所喪多矣舍中國而事荊蠻安保荊蠻之不吾慢也有如楚人不敬公其將何之使成公移事晉之心事周得之矣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鄆有二其一曰東鄆其一曰西鄆西鄆魯邑也東鄆莒邑也魯之所爭者也今茲城鄆蓋西鄆也定公之時齊人嘗歸鄆讙龜陰之田杜氏以爲此三邑者汶陽之田也魯既得汶陽之後故城鄆以爲固爾杜氏謂欲叛晉而城鄆者非也

鄭伯伐許

去年鄭伐許不書人今茲鄭復伐許書曰鄭伯何也鄭襄公新卒未踰年而鄭悼公伐許特不過爭許田而已其甚也與許男親訟于楚其自卑辱若此不明言鄭伯將無以著其罪矣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氏曰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饗諸穀若此則叔孫僑如之私行也經何以書魯畏晉故其大夫逆女非以公事行也而僑如之其諸奉命而往歟春秋書之用見魯之不能自彊而區區求悅于大國也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之貳晉久矣一旦請成于晉晉所甚喜也故會諸侯以同盟舉行盛禮以侈鄭人之服晉景公于是有驕泰之心矣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氏云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如左氏所言則武宮者猶郤之戰潘黨請于楚子欲築武軍之類是也公羊之說則不然曰武宮者武公之宮也杜預之注似以左氏之言爲非其說曰魯人鞌之功至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宮以告成事誠如杜氏所言合武軍武宮爲一事春秋書法不應若是略也按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魯以文德歸于魯公謂之文世室猶漢人尊文帝爲太宗也以武功歸于武公謂之武世室猶漢人尊孝武爲世宗也此二室者世世不毀然而武公之室至是十一世向者太室之屋壞書于春秋以伯禽之廟不修且壞而況武公之屋亦毀壞僅存而已今魯人以鞌之勝歸功于武公故即武宮而一新之所以昭武功也其曰立者毀舊而復新也誠武公之廟不當毀耶則魯之子孫固當世祀之其當毀耶則不應因武功之故而復立若是不亦誣乎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氏曰禘于武公夫五年一禘當在太廟不應在武公之宮不然則禘者春祭之名也時祭于羣公之廟而別有祀于武宮乎是又未可知也

取鄆

取根牟取鄆取郚公羊皆以爲邾婁之邑非也此三者皆徼國也魯兼而有之邾婁何與焉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魯爲方百里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由此觀之則魯之兼國也多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一年之間魯之大夫兩至于晉豈非以得汶陽田之故賓禮以媚晉耶明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于齊初不以魯之媚已而爲之輕重然則以非禮悅人者果何益哉

晉欒書帥師救鄭

按左氏欒書救鄭楚師遂還晉師回而侵蔡楚師救之晉諸將欲戰欒書不欲全師而歸是時晉人成師而出欒書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欒書能信用善言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卒收救鄭之功此主將善御下者也春秋之書救善辭也若欒書救鄭抑又甚善矣楚勢日彊有帥師之卿矣鄭之去就關繫中外之重輕其往來晉楚急則弼猿之投林緩則飽鷹之颺去情蓋叵測也然自會扈之後去晉二十五年而後同盟既來之則安之不容逆計後日之

復叛此所以方伐而隨救也晉楚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救蔡樂書亦以師還而侵蔡救蔡不書所以全晉人憚鄰救難衛中國之義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曰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觡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魯郊非禮也聖人作春秋譏之則不可勝譏故因不郊而致意焉屢卜不從猶有卜焉也災牛之傷猶有天道也聖人幸之畏敢過有司哉

吳伐郯

郯中國也故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憚然而夫子嘗問官名于郯子其辭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則郯固夷也帝王之舊典禮經郯能識之豈純乎夷哉荊之始見也入蔡吳之始見也伐郯中國莫之問故駸駸焉交亂中國聖人貶之于始其嚴矣哉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鄆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鄆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

楚再伐鄆晉再救鄆晉侯爲之大會諸侯而鄭人亦能四楚之鄆公鍾儀以獻于晉其勢可以有爲矣曾未能得楚之要領而遽爲馬陵之盟有驕大之意君子是以知其終無能爲也

吳入州來

曷爲不繫之楚州來故蠻也楚人取以爲邑故名從其舊吳楚之爭自入州來始春秋謹而書之所以志吳楚盛衰所由始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韓宣子求環鄆商子產弗與曰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蓋維持其國者固自有紀綱不如是不足以爲國矣汶陽之田固因晉而得之然魯之舊也亦既歸于魯矣七年之間一予一奪惟晉是聽無乃不足以爲國乎設使晉侯念齊侯不飲酒食肉之故欲復反其地猶當使韓穿來言歸之子齊果何益哉春秋書此雖以見晉人予奪之不常然亦以著魯之君臣不能以自立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前年晉欒書救鄆因而伐蔡楚師救之不戰而還晉未得志故再伐蔡陳鄭蔡三國迫於彊楚乍服乍貳非其罪也善察天下之勢者當先用力于楚若楚以兵威臨之則此三國迫于彊令亦勢所必至安保其不貳乎苟不至此則雖救陳救鄭救蔡皆不足以爲恩而伐陳伐鄭伐蔡皆不足以爲威也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魯人得以自歸之猶可諉也一旦遽使韓穿來言歸之子齊是令之而已爾魯人不敢違命拱手歸之季文子雖有私言果何益哉春秋書此雖以見晉人予奪之不常然亦以著魯之君臣不能以自立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前年晉欒書救鄆因而伐蔡楚師救之不戰而還晉未得志故再伐蔡陳鄭蔡三國迫於彊楚乍服乍貳非其罪也善察天下之勢者當先用力于楚若楚以兵威臨之則此三國迫于彊令亦勢所必至安保其不貳乎苟不至此則雖救陳救鄭救蔡皆不足以爲恩而伐陳伐鄭伐蔡皆不足以爲威也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穀梁曰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春秋書嫁女亦多矣獨伯姬之事爲最詳其賢伯姬可知也內女之不得其所亦多矣賢伯姬而錄之非謂其得所與不得所也男女人道之本也內女賢而詳錄之以示人道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文公卽位之初天王嘗使毛伯來錫公命至是成公之時天子復使召伯來賜公命魯十二公獨文成二君身受王命文公拜命之後猶能遣叔孫得臣如京師成公無是也後四年因會伐秦道過京師息汗馬之勞爾臣子之禮有愧多矣宜然

文公書天王此書天子文公書錫命此書賜命何也曲禮曰君天下曰天子臨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則天王之制曰制三公一命卷伯姬之賢魯人尊之故尊使上卿致女人致勅戒之語耶蓋伯姬之賢魯人尊之故尊使上卿致女所以撫問其已至非嫁女之常禮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明年五月鄭伯歸穀梁曰不言戰以鄭伯也今春秋所書其一不言鄭伯如晉而被執其二不言欒書以鄭伯伐鄭其三不言鄭伯歸何也執之非其道伐之非其正歸之非其義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氏曰冬十一月楚子重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遂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按如左氏之言楚克莒三都然而渠邱之潰春秋不書入鄆之事衛人來媵

再書楚人何也梁邱非莒都不足乎言也莒魯爭鄆爲日久矣書楚人入鄆若異事然言鄆非莒得有也

秦人白狄伐晉

晉皆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白狄反復無常惟利是視不足罪也晉可愧矣

鄭人圍許

左氏曰示晉不急君也公孫申之謀于是爲不韙矣昔秦伯獲晉侯晉大夫反首拔舍以從之秦伯卒歸晉侯豈有其君被執外示不急之意與師以伐人者有如激晉侯之怒其不重爲君累者鮮矣

城中城

春秋書城中城者二其一在定公六年杜氏以爲中城魯之外邑穀梁之說則不然曰非外民也又曰三家張也其意以爲魯有中城有外城成公修中城以自固委外城之民而不恤也定公之時三家益張故定公再城中城爲自固之謀二說未知孰是以春秋再書城中城觀之知其爲魯之內城非外邑之城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凡春秋書兄弟帥師聘問甚至於刑戮者雖恩怨不同均之爲私也皆譏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春秋書郊有書免牛者有書免牲者有書不郊者蓋卜郊不吉或郊牛有傷故卜免牛吉則免之不吉則不免其免者有司元端送之南郊其不免者繫而待來年再免牲然後左右之免牲亦然或曰免牛或曰免牲何也牛卜曰曰牲未卜曰曰牛其傷者亦曰牛其名不同其卜免之禮則一也既卜免矣宜乎其不郊也故春秋之法惟不免牲者書不郊既已免牲矣則不書不郊獨成公七年書免牲矣復書不郊春既免牲夏復三望中間異事故復申言之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左氏此晉太子州蒲也晉景公有疾立太子爲君使會諸侯故稱晉侯夫父在而子代從政春秋猶譏之況無王命父在而使爲諸侯乎春秋譏齊世子光猶惡其父在而處乎諸侯之上況于會諸侯乎春秋正名之書也其必不然矣前書晉侯伐鄭後書晉侯猶卒其爲景公明矣

齊人來媵

春秋經世之書也媵賤事也得書于春秋蓋二南王化之基也媵遇勞而無怨詩人美焉聖人不刪也伯姬之賢二國來媵推而大之王化之基也春秋豈得而略之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左氏曰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澄盟如左氏之言公請受盟于晉晉侯不肯與公盟公既反國晉使郤犨來盟是卑公也當文公之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春秋爲公諱不書如晉今春秋不書郤犨來盟先書來聘次書及盟是晉猶有禮于魯春秋得以避請盟之事而爲魯諱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按左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審如是春秋不書涖盟何也兩君相見不自爲盟而各遣其臣以盟其君尊卑素亂莫此爲甚前書來聘而不言來盟後書如晉而不言涖盟略之者惡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宰之戰齊人返我汶陽之田而晉使韓穿來言歸田于齊齊未嘗遣使至魯是憑晉而怨魯也今也僑如修好未幾而求昏齊卒無報聘之使然則魯爲齊弱久矣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春秋之法爲尊者諱今周公出奔晉公出奔長爲以出奔言之爲天子之三公外通于四海而至于出奔尊之義微矣故直書之言失其所以爲尊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故會于瑣澤夫晉楚之成非細事也鞌始于瑣澤易爲三國會同見晉之得諸侯也挾所與謀者二國而已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春秋之時主盟中夏以齊桓公之盛四裔爲患桓公不能治也晉霸之衰狄人微弱晉乃能屢勝之春秋于晉敗狄之事繼

悉備書幸中國之猶能自彊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左氏曰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由左氏之言則公嘗朝王矣不曰朝而曰如春秋原情之辭也公無朝王之心道過京師不得已而行朝王之禮用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春秋推見至隱書公如京師紀其寔而不序其名書公自京師見京師之尊而諸侯之不得專也書公至自伐秦見初心之所存而終事之不可掩也春秋于君臣之際其嚴矣哉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定公不可既歸晉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則是晉人得以制衛大夫出入之權也其可乎書自晉晉與有罪焉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氏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穀梁曰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左氏之辭深不如穀梁之義正也春秋之法已書族者一事不再見獨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再書公子遂嚴

內外之辨也今以稱族爲尊君命是遠有所伸也舍族爲尊
夫人是近有所降也其辭深矣恐春秋紀事之法不若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

左氏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左氏之言過矣天子討而不伐
諸侯伐而不討其曰討曹成公過矣曹伯自立豈得謂無罪
執曹伯稱晉侯非謂曹之無罪也惡晉侯之自專也同盟于
戚其事專矣猶知歸于京師用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

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華元出奔晉宋華元乃反則是華元奔
未出境也元未嘗至晉晉未嘗納元春秋安得以奔晉自晉
書之嗟乎此華元之意也元克合晉楚之成嘗有功子晉故
挾晉以爲重其奔也聲言出奔晉其入也聲言晉納之以此
令子國人告于諸侯春秋因其告而書之著其志也
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鰌鄭人會吳于鍾離

公羊曰局爲殊會吳外吳也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春秋信
其爲內諸夏外外裔（據公羊當作外夷）也楚之始會也局爲其不外
楚且既已內吳矣不宜復外也局爲咸不殊會而相復殊會
也是以知春秋非有意于外外裔也因其可外而外之爾雖
然秦楚吳越非純于外裔也故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許遷于葉

春秋之時許遷國最數既亡復存春秋之末許國尙列于春
秋亦見其居彊國之間委曲遷就以求苟免至于此也其亦
可哀也已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寒凝者雨欲下而爲霰今雨而木冰是寒之甚也非異也物
不常有而驟有之謂異事不當然而偶然之謂災故隕霜殺

菽志寒也李梅實志煖也觀于萬物之變而雨陽寒煖之變
定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按左氏云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也鄭因滕子
喪而伐宋宋人敗鄭汋陵鄭復敗宋汋陵春秋以侵書不言
兩敗惡鄭之乘喪不與宋之恃勝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鄢陵之戰與城濮同功然厲公所以異于文公者一勝之後
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季孫行父之見執而厲公之志

曠矣觀邻鄑鄑邻鄑與欒書之事而嘗之禍慘矣然則非有功之難而保有其功者爲難乎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春秋之法爲尊者諱恥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者公弗與之遇也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者公弗與于此盟也今而曰不見公不見在諸侯如其書弗及盟然何也屬公無道政在大夫信人臣之讒而疎其君春秋以爲不恥也前書公會侯後書公至若已成事而反者此春秋抑彊扶弱之義也當其時晉侯不見公春秋不書嘗晉侯若諸侯之不見然莫適爲主與齊侯弗及盟書法不同者此又聖人爲君父隱之道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氏曰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春秋稱尹子者時未爲公卒末又書尹氏召伯以王子朝奔楚書尹氏于二伯之上則尹氏世爲周卿士當春秋之初年嘗書尹氏曰武公追稱也尹氏世爲周卿士當春秋之初年嘗書尹氏

會見公之待行父也 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春秋書刺公子買也先書公子買不卒戍之罪次言刺見買之有罪也今不言其罪而直書其刺然則偃果無罪乎非也沙隨之不見季孫之被執魯之恥大矣次書僑如之出行父之盟公之至公子偃之刺則僑如公子偃之罪不可逃矣此又春秋比事之教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按左氏鄭子駟侵晉衛北宮括救晉侵鄭春秋何以不書鄭侵晉衛救晉也以霸王而見侵子小國辭其爲言也以小國其歸也以公而不以私故春秋以歸自京師書之春秋之尊

京師也至矣書自某歸子某則納與不納未可知也書歸自京師則通行而無所阻矣此天子無外之義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邱

公羊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苕邱悔矣穀梁曰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春秋明大法不狥私恩使行父有罪而可執其罪在行父使行父無罪而被執其罪在晉人春秋其不以私恩仁行父也必矣曰在苕邱悔矣此既既爲之私言也由左氏之言公還待于鄆不曰公在苕邱如使公而在苕邱也則與行父並執也其不然明矣執未有言舍者此其言舍何執之于國都或執之于會而歸其國春秋不得而書也執而舍之是置之于其地也比于執則尤甚矣春秋安得而不備事之行父易爲不言至自晉公在會而未返其國也行父已免矣先書行父及卻犨盟次書公至自會見公之待行父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春秋書刺公子買也先書公子買不卒戍之罪次言刺見買之有罪也今不言其罪而直書其刺然則偃果無罪乎非也沙隨之不見季孫之被執魯之恥大矣次書僑如之出行父之盟公之至公子偃之刺則僑如公子偃之罪不可逃矣此又春秋比事之教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按左氏鄭子駟侵晉衛北宮括救晉侵鄭春秋何以不書鄭侵晉衛救晉也以霸王而見侵子小國辭其爲言也以小國其歸也以公而不以私故春秋以歸自京師書之春秋之尊

而侵小以爲救不足乎揚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前此諸侯屈天子之卿而爲盟者有之矣而未有屈二卿者屈天子之卿而爲盟者有之矣而未有同盟者厲公之志其驕而僭也甚矣柯陵諸侯同盟伐鄭見厲公之無道諸侯離心盟以劫之也當悼公之霸也會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其事與柯陵類春秋于柯陵也書曰公至自會于亳城也書曰公至自伐鄭從二君之志也厲公志欲服鄭而自以爲功悼公德能服鄭而不敢爲功春秋從其告至之意而書之柯陵先書致會後書致伐亳城北先書致伐後書致會始終之義定矣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或曰用然後郊穀梁曰用者不宜用也如公羊之說用然後郊若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是也夫魯之僭郊也久矣其僭也必先有事于頖宮不待今日用而後郊也大抵春秋于祭祀之禮多言用曰用牲用幣是也不特春秋在書亦曰用牲于郊蓋春秋之記魯郊也皆因事而書率不出于春夏之間獨九月最爲不時魯知九月之不當郊也而用常郊之禮以祭故曰用郊二傳所謂不宜用者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子貜脤

公羊曰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穀梁曰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春秋固不以日月爲訓也然日月之差則亦不足以爲信史也使十一月而無壬申春秋以十一月書焉則亦何以取信于來世春秋固以日月志大夫之卒矣然而公子益師卒世遠不書日春秋不得而彊增也使春秋致公而錄嬰齊之卒也其不必書壬申可也取非其日而繫之其月之下是天時可得而變也春秋其不然明矣昔者陳侯鮑之卒也書甲戌己丑傳者曰甲戌之日死己丑之日赴使嬰齊以十月壬申卒也十一月公至之日而命之爲大夫然後卒之獨不用陳侯卒例乎然春秋書十二月丁巳朔則十一月果無壬申也其何以通之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舊史以壬申爲十一月猶其爲夏正也春秋豈得而改易之乎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鄫子鬷茲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楚人滅舒庸

羣舒叛楚楚人滅舒庸又滅舒鳩外爲相攻何足以勤春秋之書而春秋備載焉蓋楚之未通於中國也雖滅穀鄧而不書于春秋及其從事于中國也聘問曾盟侵伐攻取往往來告故滅舒庸滅舒鳩之類春秋備載焉亦可以見中外盛衰之故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氏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如左氏之說歸爲最善復入爲最惡若公羊之說則不然復歸者出有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夫歸與入不同歸爲順爲善入爲逆爲惡此不待辨而明也或言復歸或言復入者何歸爲善矣而又言復善之善者也入爲惡矣而又言復惡之惡者也魚石挾外姦之勢入于國以叛何惡如之故曰復入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悼公卽位公往朝之悼未始至魯其于周禮失相朝之義矣左氏猶以晉爲有禮何也晉彊魯弱久矣君朝而臣報則已爲得禮何敢復望其相朝乎君子謂晉於是乎得春秋之禮矣

秋杞伯來朝八月鄫子來朝

築鹿囿

左氏曰書不時也公羊曰譏有囿矣又爲也穀梁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合三傳之說成公之罪不可逃也不時一也奪民之利二也然猶有遺罪焉孟子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築囿以爲鹿區此孟子所謂以爲阱者也其罪益甚矣

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鄭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杼

是盟也見晉急于圖霸忘其國之喪而又忘鄰國之喪也厲雖無道步未踰年魯猶有喪猶未葬也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晉于是有愧矣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魚石之入也彭城不書宋諸侯之圍彭城也復繫之宋何也虎牢鄭地也諸侯奪而城之故不書鄭言鄭之不能有其地也戍鄭虎牢復繫之鄭言諸侯不得有鄭地復歸之其主也彭城宋地也宋不能守而奪於楚故不得而書宋楚南蠻也奪中國之地而封其叛臣此豈得而有之書宋彭城復其舊也聖人刪詩雖衛滅邶鄘猶不忘其故國而況於春秋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按左氏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然則韓厥身自伐鄭而諸侯不與焉見晉悼公圖霸之初使大夫身親其勞不敢勤諸侯之師若此宜其能成霸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氏曰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歷考十二公即位之初朝會聘問於邾國者有之矣而邾國未有先來聘者獨襄公爲然蓋晉悼圖霸屈已以交諸侯當次鄫之役也晉侯衛侯寔次于戚以爲之援故謀而聘魯此左氏所以特言其爲禮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春秋惡伐人之喪故晉宋皆稱師衛獨何以書將穀梁曰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特書甯殖明其能復怨也然則春秋許人復怨乎君父之讎臣子所當報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氏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公羊曰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大夫無專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穀梁曰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虎牢鄭地也如左氏之言則晉實取之矣如公羊之言則晉於今始取之也虎牢何以不言鄭如公羊之言則以爲諱伐喪如穀梁之說則以爲內鄭鄭人服罪故諸大夫爲之城虎牢也以經意考之穀梁之說殆非公羊亦

未免求之太過使鄭人果服罪而諸大夫城之則他日何以
復戍虎牢諸大夫寔會于戚未嘗伐鄭春秋亦安得爲中國
諱蓋諸侯連年伐鄭侵偪虎牢其取之有漸矣屬之鄭耶則
鄭不能守已非其地矣屬之晉耶則非晉所得有也舉而歸
諸其公若莫適爲主然比春秋謹分守正名寔之意也昔者
桓文之霸鄭嘗不服矣未至於城險以逼之出此下策悼霸
衰矣不特此也齊桓經營霸業雖不敢勤諸侯而率以身親
之悼公以圖鄭之功付之諸大夫益見其不逮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按左氏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侵吳吳人要
而擊之獲鄧廖吳人伐楚取駕由左氏言之吳楚交相伐迭

爲勝負楚人之失爲多春秋何以不書吳伐楚楚人告命行
於中國久吳方自通於上國告命之不及春秋不得而書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襄公年在幼冲往朝于晉悼公喜於親魯出盟公于外前此
公之朝晉盟於國有之矣未聞其在外也用見悼公圖霸之
謀急於得魯若此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
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

是盟也見悼公急於得鄭幸鄭人之乍服不暇論其情僞而
亟爲是盟也上連單于以爲同盟而又欲援引吳人以爲誇
當桓文之圖霸也亦既勞矣悼欲成功於三年之間宜乎未

久而鄭復叛也昔者踐土之盟陳侯如會今者袁僑寔來文
之霸不及桓悼之霸不及文益下益衰矣悼公不特急於得
鄭也亦急於得陳袁僑之來已出望表況敢望其君之至乎
諸侯既盟復使大夫盟之懼無以結陳人之心不憚煩瀆以
懷來者悼之志迫矣文之霸也其君如會而不與之盟悼之
霸也大夫如會而汲汲然盟之其功業之相去甚遠春秋書
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書及以外之也若曰吾中國之諸
侯當夫今茲來會其君不至大夫寔來是未可內也公穀皆
以爲與袁僑也非矣袁僑未足與也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昔者齊桓之霸也召陵之師許男在焉寔卒於師他日許嘗
與會楚人圍許諸侯救之亦由許之能自彊而桓公粗足以

服許也當文既爲溫之會移諸侯之師以圍許晉悼復霸修
文故事雞澤既盟僅遣荀偃以伐許用見晉文之德不及齊
桓而悼公圖霸之謀其荀簡於文也多矣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曰內辭也城中國類非魯所自爲諸侯皆與焉而春秋書城成者多獨書魯非掠美以專功也諸侯受命於霸主各共乃事不相告命春秋不得而悉書也公羊言離至者是穀梁言內辭者非

按杜預左傳注云諸侯在戚受命各還國遣戍不相

莒人滅鄫

穀梁曰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據左氏言之則莒固亡鄫矣非立異姓也二傳之說未知其孰是然以春秋考之鄫請屬子魯則鄫人之勢迫矣莒既滅鄫季孫宿如晉見魯之不能救鄫也鄫莒二國與鄫爲仇昔者鄫人執戕鄫子矣今莒人滅鄫勢所必至也嗟夫王政不行彊弱相虐亦已甚矣鄫爲一國之君鄫人執而用之如犧牲然尚爲有人道乎他日又戕而殺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諸侯晏然不問至於莒人滅鄫晉不能恤反貽責於魯苟爲諸侯者皆不免於罪況於霸主乎以莒而敢於滅鄫在晉而不敢問莒然則以齊而滅萊晉人其敢問齊乎此聖人之所傷也

冬叔孫豹如鄫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鄫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按左氏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夫卜而後郊郊而後耕此天子祈穀之禮也魯豈得而用之使卜筮而有知凡魯之郊無一卜之可從豈特數四而已哉然後知魯卜筮之無知也

小鄫子來朝

城費

前卜郊而不從則無以祈國也後八月螽則無禾矣中間城

費見大夫之強而不憚民力如此也凡春秋書城築之事比文觀之其罪不可逃矣莊公築臺而書不雨新延廄而書有蜚僖公作南門而書西宮災文公城諸及鄆而書正月不雨若此類皆是也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前者季孫宿如衛衛未嘗盟宿今者衛孫林父來聘魯何以盟林父左氏曰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按子叔之聘在元年及今而始報魯有歉於心矣宿之聘衛未移時而林父復來魯且愧且德故汲汲盟之所以結衛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鄟鄭伯乞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子鄟陳侯逃歸

公羊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曰致其志也鄭伯未至於會曷爲以如會書內之也陳侯已至於會曷爲以逃歸書外之也春秋之於諸侯本非有內外也咸其自取焉爾君子之與善也觀其始故有向善之心者雖未至而已錄之其惡惡也觀其終故有違義之心者雖已至而猶絕之此鄭伯所以書如會陳侯所以書逃歸也雖然春秋非私陳鄭也當齊桓首止之盟鄭伯逃歸晉文踐土之盟陳侯如會春秋即寔而書之猶其書鄭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左氏曰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會于邢邱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穀梁曰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魯公如晉季孫在會由左氏之言見悼公之屈已而尊諸侯也由穀梁之言見襄公之失正而大夫彊也悼公之意欲尊魯爾而不知適以卑君而彊臣也蓋其意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非義者悼公是也襄公亦既長矣親如晉朝將聽朝聘之數顧不得與於會使其大夫偃然與諸侯並列是尙爲有君乎書季孫宿而不書諸侯之大夫惡季孫而貶列國之大夫豈曰尊晉侯乎哉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春秋書同盟多矣皆諸侯既會而自盟也今茲伐鄭而同盟春秋不言至自伐鄭則諸侯既盟矣不言至自會則鄭人未服可知也（按杜預云伐鄭而書同盟鄭受盟可知）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

穀梁以不書鄭爲內鄭其書鄭者外之也非也夫諸侯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奪而去之顧以爲內復而歸之反以爲外何耶天下之物取非其所有雖一時之力足以得之久而未有不復其故者衛奪邶鄘而有之聖人刪詩猶存邶鄘之風而況虎牢鄭地始雖奪於諸侯終復歸於鄭安得不繫之鄭乎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公羊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穀梁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周禮六軍之制昭然具在公穀之論其異如此蓋不特論軍制然也凡議禮皆然以此類推之公穀殆漢儒秦火之後未見全書也魯次國當有二軍故詩人稱僖公曰公徒三萬舉成數言也三家專魯人征一軍故增爲三軍爾公羊以司馬有二卿其於官制增矣穀梁以諸侯例爲一軍其於兵制損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穀梁曰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春秋之法不觀諸前而要諸其後同盟未幾鄭復被伐其前之盟不足信而後之伐不可掩也至書公至自伐鄭著其實也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按左氏晉趙武人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于蕭魚公羊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如左氏之言晉鄭二國固相盟矣春秋不書者見晉悼不煩諸侯而兩國自相爲盟也既盟之後鄭與諸侯同會于蕭魚晉赦鄭囚納斥候禁侵掠是舉也可以爲春秋盛德事矣比於召陵有光焉春秋伐國多矣既服而盟未有言會者獨蕭魚爲然

茲不謂之盛德乎桓文之霸先服楚而後服鄭悼公之霸止服鄭而不急於服楚此成功所以異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按左氏九月諸侯悉師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如楚告將服於晉楚人執之如左氏之說楚執良霄在九月會于蕭魚在十有二月春秋何以書執良霄于蕭魚之下蓋悼公十年經營服鄭至此而後成功書楚執良霄服鄭之功於此乎訖事矣用見鄭人之心已服楚人之力不競晉悼之功爲不爭也

冬秦人伐晉

按左氏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己丑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杜氏曰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殆不然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公羊曰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夫春秋之法伐則言伐圍則言圍取則言取其曰伐不言圍者非也取邑之辭亦非也春秋紀實之書也誠使侵伐圍取紛紜不定則亦何以信來世哉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邾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氏曰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杜氏曰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敬故貶稱人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如左氏之言吳來告敗晉合諸侯之大夫爲吳謀楚事之倒置莫此爲甚魯二卿並列見魯大夫之強非敬事霸國也齊宋衛三卿不書見三國之慢晉罪不止於三卿也殊會吳者見中國之弱坐爲吳人所致聖人傷焉

故離而外之豈曰吳來在向諸侯往會故稱會吳乎屈中國爲外裔謀晉之始計已失矣既會之後始敵其不德而退之晉計亦晚矣悼公末年以此謀國不已疎乎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夫秦晉有積怨伐秦大事也晉侯親出諸侯之大夫從焉見諸侯之慢晉也三國之大夫惰於會向衛北宮括攝於伐秦春秋豈較一時勤惰以爲書法哉志諸侯之慢侮傷悼公之霸業自是不復振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戚之會謀衛故也一年之間大夫三會皆中國之大事其一曰會吳于向其二曰伐秦其三曰會于戚悉使大夫專之習兒其事以爲當然故踵而行之不以爲怪亦可以見春秋之譏季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成孟氏之邑齊圍成而公親救既而二卿城成郛用見孟氏之彊公雖有所畏於齊不敢不出三卿和睦合比以弱公室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公羊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悼公

踰月而葬既葬之後平公遂會諸侯于溴梁其始之欲得諸侯何其速也及諸侯在會使大夫盟又何其怠也二傳以爲大夫不臣春秋偏刺天下之大夫是則然矣甫踰月而葬既葬而會會而宴諸侯使大夫舞其天理已亡矣何以責臣子之專命乎內失權於大夫外用威於諸侯謹始如此天下其誰畏之此晉霸所以衰於平公也

齊侯伐我北鄙 按自此至襄公三十一年永樂大典逸詞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男欲遷於晉許大夫不從許之勢甚迫許之請可念也晉人歸諸侯而獨使大夫伐許猶未甚怒也獨許鄭有宿怨鄭

伯身從諸侯甘心於許故以鄭序晉上爲鄭主乎是師也 按自此以下講義十二並從黃震日抄檢補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郚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鄆子犂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

春秋未有書同圍者而此獨書見齊之得罪者多而諸侯之同心者衆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鄆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

昔莒僕以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出諸境甚矣季武子之有愧於其祖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羯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左氏曰鋼欒氏也按欒盈寔奔楚非晉所得鋼也商任之會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按此條從黃震日抄補詳其文義應引左傳作案故節錄於前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春秋講義 卷三十 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楡己卯仲
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豹之如晉賀克欒氏羯之侵齊爲晉復怨夫當事而救不能
致力既事而聘何益於晉當齊伐晉不能擊齊既退而侵何
損於齊君子是以知其爲文具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君子是以知崔杼有異志助其君爲虐矣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夷儀
春秋講義 卷三十 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會于夷儀欲伐齊不克乃使楚人伐鄭以牽制中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氏曰齊成故也舍崔氏之大罪復莊公之小怨況又納賂
焉何以示諸侯（按此條亦從黃震日抄補詳文義應引左傳並爲錄入）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
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春秋講義 卷三下 二十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寧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
霄許人曹人子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弭兵之功小大夫專盟之罪大大夫固嘗盟于溴梁宋當是
時諸侯皆在會憚於一盟遣大夫以爲盟是諸侯之怠非大
夫之專也大夫專盟未有如宋者也春秋書宋之盟特言諸
侯者明君臣之義特先晉人著正中外之分（日鈔作英夏）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率天下朝楚明告於晉晉不得而辭也尚得以宋之盟爲晉
趙武之功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春秋講義 卷三下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當正月之吉身在荊楚（日鈔作英秋）之國左氏以爲釋不朝正於
廟公羊以爲存君穀梁以爲閔公皆得之矣
庚午衛侯衎卒
闕弒吳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不稱大夫出奔已絕于鄭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虢之會宋之盟爲之也夫天下之事惡其始之不正也不明天下之大義徒徇一時之美名其意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非義卒貽患於後人若宋之盟是也彼趙武之意豈不欲弭天下之兵少紓中國之患故合楚之大夫爲宋之盟至於虢之會而後知其事之窮也楚公子圍以僭侈無君之心假然欲專中國之盟會假借宋之盟告於諸侯中國不得而却也尋

宋之盟復居晉上趙武無以爲辭至是獨不足悔乎穀梁之言以爲中國無侵伐者八年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夫天下兵爭勢不能免嘗謂聖人修德於內使遠人服從於外故無兵革之禍不聞俯首從人委天下之權於敵國而偷安於數年自以爲功也其亦可謂無策之尤者矣

三月取鄆

魯有兩鄆其一魯邑其一本莒邑也書城鄆者魯邑也書楚人入鄆者莒邑也今茲書三月取鄆謂其爲魯邑耶則邑固屬我矣何以取爲謂其爲莒邑耶則上文不言伐莒何以知其莒邑也是以知莒魯爭鄆爲日久矣疆場紛紜莫適爲主故魯因莒亂正其疆事在魯書取在莒不言其邑聖人之意深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鄭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原按穀梁氏釋此一事從公羊見經叔弓敗莒一條講義

秋莒去疾自齊入於莒莒展輿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

葬鄭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穀梁曰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也故公恥於不得入記疾以求反則前之不恥者多矣季氏之罪春秋蓋不勝其惡矣非惡季孫宿惡晉也當昭公卽位二年首朝於晉未嘗得罪也晉却之而不見何哉却其君而納其臣晉之罪不可勝責矣乾侯之事其兆於此乎春秋直書至河乃復昭公之弱季氏之彊晉人之無識具見於此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宋之盟弱於虢極於申昔者楚莊之霸也滅陳入鄭其勢張矣然猶未敢專主中國盟會及楚靈之始立也假然欲爲桓文之事會中國之諸侯執徐國之君伐人之邑爲中國討罪而執其叛臣此其用意不淺也晉人恬然若不聞者亦可以觀世變之盛衰矣

九月取鄆

左氏曰言易也莒亂著邱公立而不撫鄆叛而來故曰取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如左氏之說鄆叛而來當書以叛如公羊之說魯滅鄆當以滅書今書取鄆二說皆未爲當昔者魯嘗屬鄆未幾而莒滅鄆皆人以咎魯然則莒人以不義而滅鄆豈得遂爲莒邑今者莒人有亂魯乘勢而取之是可爲鄆復國而非取莒人邑也春秋惡莒之滅鄆惡魯之不能復鄆不書莒邑不言滅直以取言之其意深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曰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于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宅季氏擇二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公羊曰復古也穀梁曰貴復正也如左氏之言初作中軍三分公室今舍中軍四分公室名雖爲舍而實增之也季氏執國柄外示其弱防大國之多求內私其彊竊公室而自衛公羊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復正是惑其名而不察其實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原別爲一條今是北級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氏曰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公羊曰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重地也三傳皆以三叛人不當書於春秋其得書者重地故也夫三叛人之賤誠不足以書於春秋然春秋非爲重地而書也明矣春秋之法明大分正大義也人臣以其地叛此君臣之所同惡也招納叛亡貪其土地大分失大義亡矣春秋安得而不惡書之如其以土地爲可重而得書於春秋是教天下爲利也春秋豈直爲諸侯正疆

也如左氏之說鄆叛而來當書以叛如公羊之說魯滅鄆當以滅書今書取鄆二說皆未爲當昔者魯嘗屬鄆未幾而莒滅鄆皆人以咎魯然則莒人以不義而滅鄆豈得遂爲莒邑今者莒人有亂魯乘勢而取之是可爲鄆復國而非取莒人邑也春秋惡莒之滅鄆惡魯之不能復鄆不書莒邑不言滅直以取言之其意深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曰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于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故號之大者從中國而書之不曰伊緩而曰善道不曰大鹵而曰大原此其意是也獨於貢泉之書則異是矣吳與狄皆外也伊緩吳地大鹵狄所居也春秋豈得舍中國之號而從外域之名乎莒非外也蚡泉魯地也穀梁子復舉狄人之號以釋貢泉之義其亦未之察乎 按晉范本作善所引稱疏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說公羊者曰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俱助義兵意進於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甚矣何休之妄也楚靈無道連年伐吳外域相攻乃其常爾豈得謂楚人義舉越人助義乎越不當人而稱人者非進越也越之與楚均之爲外也楚人主會越人從之使越不得稱人則是尊楚而賤越也其可乎以外裔而會外裔其君稱爵其大夫稱人此豈春秋得已之意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氏曰六年冬十二月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七年春王正月次于虢燕人行成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弗耳不克而還穀梁曰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如左氏之說則燕暨齊平如梁穀之說則暨齊平者魯也春秋之法間無異事則承上文貴簡辭也若今年之冬齊伐北燕明年春燕暨齊平春秋去燕而不書將以簡文也無乃紀事不明非所以示來世乎左氏之說殆不足信也定十年書及齊平與今年書暨齊平其事正相類獨定之平出於我欲昭之平出於不得已爾惟其出於我欲故既平之後公會齊侯於夾谷惟其出於不得已故既平之後叔孫婼僅如齊涖盟而已

三月公如楚

昔者襄公如楚仲孫羯如晉告將朝焉是猶有懼於晉也不特魯也鄭伯如楚使游吉如晉告今者昭公之行遵襄公之故事若當然者不以爲異也君子是以惡宋之盟而歎謀始者不可以不謹也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當昭公八年楚靈經營中夏一歲之間陳亂擾擾卒也楚師滅陳誉不復同乃成厖祁之宮魯復遣使賀厖祁之成甚矣

秋蒐于紅

左氏曰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穀梁曰正

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釋左氏者曰不言大者闕文也釋穀梁者曰後比年大蒐失禮故因此以見正周禮四時治兵之法獨仲冬曰大閱蓋農隙之時大講武事法度號令與三時不同故春秋嘗書大閱蒐狩矣而未嘗言大蒐至昭公十一年始書大蒐於比蒲惡其始爲僭侈也如使紅之蒐其果爲大蒐也則聖人固將致意焉而春秋獨闕此何哉釋穀梁者以秋蒐爲得禮之正固未敢知也論大蒐之非正而秋蒐之近正爲得之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甚哉楚靈之無道也楚之稱霸始於莊故靈慴侈之心欲倣而爲之宣公十有一年楚嘗縣陳殺夏徵舒納公孫寧儀行父今者靈復滅陳放公子招殺孔奐其事略同春秋於莊之縣陳也書曰入靈之滅陳也直書以滅莊能改過縣陳而復封之靈爲無道罪極惡盈自取夷滅至平始復封陳春秋安得不予莊而惡靈乎雖然陳已滅矣葬陳哀公猶不廢於春秋其與宣公十二年葬陳靈公無以異焉春秋存亡繼絕與外域滅人之國其意均爾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許自隱公之時已見滅於鄶及哀公之世許國尚存其遷徙不常者屢矣豈非終始從楚迫於彊令委曲惟命而後僅獲

存邶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彊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其斯之謂歟

夏四月陳災

春秋之法外災不志其來告於魯者亦或志之陳已亡矣災作其國其無有告於魯者審矣春秋何以書之嗟夫此春秋之特筆也楚滅內國人不能救也天作之災遂楚而建陳聖人傷之存其國而志其災所以恭承天意興滅而繼絕也其旨深矣

秋仲孫羯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春秋講義 卷四上 八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羯帥師伐莒

左氏曰季平子伐莒取郠杜氏曰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春秋之法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侵伐者以帥師爲主文公十八年如齊之役公子遂叔孫得臣並書說者曰惡其同倫而相介也成公二年伐齊之役魯四卿並書說者曰惡其內虛國家恣出用兵也今者伐莒之役誠使季孫爲主則二子固將聽命於主帥春秋豈得而列書之誠使三大夫皆卿得並書於春秋則魯之軍帥皆卿也奚主兵者獨書昔者郯之役魯惟六卿不同心故敗兵惡其權之不一也當昭公之時三家彊大莫能相下也故三卿並出莫適爲主聖人即其實而書之哀公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於句繹釋者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由此觀之則三卿並出各取其所有而各盟其所自得也其不主於一人也審矣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先王之法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蔡侯得罪於君父其罪不止於失地楚子亦一蔡侯也誘蔡侯而殺之是以賊討賊也其罪豈止滅同姓而已哉昭公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春秋未嘗書名外域相執殺春秋固不暇責也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於比蒲

左氏舉叔向之言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當昭公八年秋蒐於紅未始書大蒐也今有夫人之喪不踰月而大蒐何其速也釋殺梁者曰人衆器械有踰常禮又何其偕也彼魯誠不恤其夫人之戚矣而亦未至無道若此也意不知蓋闕如也公羊乃以不可知者爲知其亦異於夫子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於厥憖

甚矣晉之謀國者無識也當楚之滅陳也陳未有大罪晉爲盟主熟視而不救蔡侯般得罪於君父中國不能討使外域借其名誘而殺之中國固當愧羞縮而晉之大夫方謀救蔡是何其倒置若此也義不足以遠蓋楚力不足以庇蔡厥憖之會徒以重蔡世子見執之禍爾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

穀梁曰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公羊曰伯於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北燕伯之出奔與其入國其本末甚明公羊何所見而以公子陽生釋之如公羊之言夫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公羊乃以不可知者爲知其亦異於夫子也

己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左氏曰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殺梁曰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

稱之也釋之者曰鮮虞姬姓曰狄也地居中山故曰中國夫外域以所居之地通於中國遂得與中國並稱則陸渾伊雒之戎較鮮虞尤近而可乎謂鮮虞爲中國謂晉爲外域春秋褒貶若此無乃非乎如左氏之言晉荀吳假道於鮮虞遂入其國以中國之卿而行盜竊之計鮮虞不足道也而晉之事爲可恥矣故聖人略而書之非進鮮虞也亦非遂外晉也當荀吳之圍鼓也鼓人或請以城叛荀吳不欲也君子亟稱焉及鼓人叛晉而從鮮虞也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羅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是殆用入鮮虞之策也夫何前日能行義於鼓而今者復自爲掩襲之計乎君子是以知荀吳圍鼓之事出於勉强其入鮮虞與滅鼓也是殆荀吳之眞情乎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季氏之邑也南蒯以費叛春秋直書叔弓圍費若待鄰國然季氏不有公室自絕於魯久矣今家臣以其邑叛是天絕之也不書蒯之叛而直書圍費非外魯也外季氏也嘗觀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竊爲之說曰公山弗擾叛季氏非叛魯也南蒯之辭不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凡叛季氏者皆欲以張公室爲名其意雖未必然其辭則正矣夫子之告子路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子之意蓋有在也因其名而正其實尊魯以及於周則天下其庶幾乎是蓋春秋書圍費與墮費之意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弒其君衛於乾谿楚公子棄疾

殺公子比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平邱八月甲戌同盟於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羊曰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也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穀梁曰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穀梁之說不如公羊之精也晉自宋之盟未嘗出會諸侯諸侯皆有貳心故大會於平邱以威諸侯數十年間未有若此盛也上會王臣下舉列國皆有甲車四千乘治兵於會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大懼諸侯之貳已也然後卻魯之君執魯之臣欲藉此以威諸侯而不知晉事之失亦未有若此甚也昔者桓文之霸也最先得魯屈意以交之今者平公欲復霸最先治魯厲志以威之何其悖也且魯未有大罪也鄆莒之爭疆場之常事也僞此以罪魯其何以服魯人之心聖人於沙隨之會書曰不見公者當僞如之謂魯猶爲有罪也若平邱則無罪矣直書曰公不與盟言公之不與而非晉之不使與也不特此也書曰公至自會飲至策勳如平居無事然用見魯無愧晉之心而有自安之道抑強扶弱之義於是乎在公羊不恥之說得之矣

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

左氏曰楚平王卽位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悼太子之子吳歸於陳禮也公羊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曰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譏而日

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穀梁以平邱之會有復陳蔡之功左氏以楚平之復陳蔡爲有禮二者皆非也公羊不與諸侯專封之語幾是矣然不能力言外域之僭而使得與齊桓同罪亦非也蔡侯廬陳侯吳皆以太子出奔未嘗有國也春秋書之若二子嘗有國而復歸然穀梁如失國之辭善矣其書歸也上不命於天子中不稟於霸主下不屬於外裔若陳蔡自失國而自歸然春秋致意於此三者深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禮有出於人情之變者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若此去樂卒事是也故三傳皆以爲得禮然公穀之言竊有疑焉昔者衛獻公之臣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由此語觀之是君有祭祀大夫之喪不以告也公穀之意皆以爲叔弓卒在外當祭而告獨左氏以爲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其言爲有理春秋書曰籥入叔弓卒是叔弓行禮於廟遽然而卒也審矣蓋君有事於宗廟雖有大夫之喪不當以告惟與執事而卒者則因事制宜此禮之變也若夫既祭之後聞大夫之喪則繹祭可廢故春秋書曰壬午猶繹猶者可以已而不已其義明甚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氏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公羊曰楚子

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誘其君而取其國不義孰甚焉取其國而還其子君子猶以爲有禮甚矣聖人待人之恕而望人以改過若此也楚子不書名之意其殆以悔過乎如曰外國相誘君子不疾則亦不書於春秋矣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鄆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於大辰

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穀梁曰一有一亡曰有孛之爲言悖也其次也不言某星之入而曰有星猶書曰有食之知其不可知之也公羊以爲彗星聖人不敢言也穀梁一有一亡之說亦非也有彗有盛可以言一有一亡有星不可以有亡言也

楚人及吳戰於長岸

公羊曰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穀梁曰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此進楚子故曰戰春秋之法凡書外裔其法與中國同者非進外裔也傷中國也傳者不察類以爲進外裔蓋不特此一事也今楚與吳戰勝負相當均之爲可罪也春秋獨進楚子何哉蓋外裔相攻伐其始也不書於春

秋其中也以外裔之法書之其末也待以中國之法皆春秋傷中國之意也於外裔何與焉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曰其志以同日春秋記外災異多矣宋大水梁山崩非爲天下記異也一來告則書紀天變之非常所以重交鄰之義也

六月鄫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於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鄫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春秋之法莫重乎君臣之義也臣以其君之邑叛春秋以其先世之賢也而諱之則春秋之法廢矣鄸非叛也據邑以自歸於鄭國謂之叛可也舍邑而出奔豈得謂之叛乎然奔未有言自者此獨言自何也自國出奔故不言自自邑

出奔惡得不以自書之穀梁曰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非也挾公子公孫之貴而取其邑以叛春秋不以叛書是貴者義之賊也豈春秋之意乎（按范甯穀梁注云會以公孫之貴而取邑以叛也穀梁之意正褒其不挾貴以叛而不以之叛故書公孫誤說耳）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穀梁曰盜賤也按左氏殺縶者齊豹也齊豹爲衛司寇則非賤矣左氏曰欲求名而不得也夫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者畏其名也世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名而不可得者以左氏考之孟縶之死由於宗魯魯爲孟氏之賊原情定罪歸惡於宗魯子以宗魯爲齊豹之盜而孟縶之死故夫非齊豹欲求名而不得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穀梁曰叛直叛也說者曰言不作亂也昔者樂盈入於晉入於曲沃不言叛何也盈本欲入晉不勝而走曲沃其無君之罪大矣非直據邑以叛也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夫子罪之間禮既失矣豈復以失時爲非乎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壬子猛卒
春秋之書或曰京師或曰王室何也由諸侯言之故曰京師由天子自言之故曰王室京師以臨天下爲言王室以家天下爲言也或曰成周或曰王城何也遷九鼎之地曰王城遷頑民之地曰成周王城在西成周在東也今周室之亂生於兄弟之間故以王室言之王猛既爲君矣何以稱名未踰年也自入春秋以來周室蓋三亂矣其禍皆生於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公盟世子於首止而位定襄王復寵帶出居於鄭晉文納王王室遂定向微二霸周室之亂豈滅景王（日敬作王）之時然則春秋書王室亂者固以憫周室之微弱而歎桓文之不復有也悲夫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穀梁曰自宋南里者專也夫宋華亥之徒既入於南里以叛矣專何足言乎春秋書宋南里者嫌其自宋出奔也豈罪其專也
大蒐於昌間
穀梁曰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穀梁知春之不當蒐是也而不知魯之不當大蒐也失時之罪小僭禮之罪大由是以往魯以大蒐爲故事連年而屢舉多在夏秋之間禮既失矣豈復以失時爲非乎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壬子猛卒
春秋之書或曰京師或曰王室何也由諸侯言之故曰京師由天子自言之故曰王室京師以臨天下爲言王室以家天下爲言也或曰成周或曰王城何也遷九鼎之地曰王城遷頑民之地曰成周王城在西成周在東也今周室之亂生於兄弟之間故以王室言之王猛既爲君矣何以稱名未踰年也自入春秋以來周室蓋三亂矣其禍皆生於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公盟世子於首止而位定襄王復寵帶出居於鄭晉文納王王室遂定向微二霸周室之亂豈滅景王（日敬作王）之時然則春秋書王室亂者固以憫周室之微弱而歎桓文之不復有也悲夫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春秋之法因使而被執者皆以行人書內外同辭重使也然
既書叔孫婼如晉則固知其爲行人矣復書行人不以辭爲
贅何也夫行人將命者也虐執行人討非其罪此春秋之所
惡也故正其名而特書之兩國交兵行人猶不可執也況使
命之往來乎以此教天下兵禍其少瘳矣

晉人圍郊

公羊曰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
晉圍天子之邑其罪大矣春秋宜明正其罪何書辭之略也
非也子朝在郊實亂王室晉圍子朝非伐天子也然則晉之
大義正矣春秋宜特書其功何書辭之略也嗟夫此春秋之
意也子朝之亂今踰年矣晉爲盟主不能糾合諸侯同討亂
略以獎王室顧以微者僅圍一邑是尙足以爲義乎明正其

罪則遍諸侯勤王之意特書其功則非諸侯獎王室之義微
其辭而略其功春秋予奪之意深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於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
夏謀

吳以號舉蓋深惡之也公羊曰其言獲陳夏謀何吳少進也
春秋之法未陳曰敗某師中國與外裔戰皆言敗今吳敗蔡
陳許之師以勾吳而敗中國何也嗟夫胡沈之君不足道也
蔡陳許三國淪於外裔久矣今茲從楚而與吳戰是兩外裔
自相攻也春秋安得以中國之法待之昔者秦楚固嘗撓中
國矣猶未至如吳之甚也兩君死敗一大夫被獲春秋以來
未之有也公羊猶曰吳少進焉何哉

天王居於狄泉

周室之亂踰年矣敬王之立在去年十一月己丑館于子旅
氏亂離之際雖未成其爲君然猶在王城之內天下猶有所
宗主也及子朝入王城敬王居於狄泉春秋正其名而特書
之示天下有君也昔者襄王出居於鄭春秋以出書天子以
四海爲家其曰出者志襄王不能有其家也敬王之立周已
亂矣非其罪也況在王城之側乎

尹氏立王子朝

春秋惡世卿於是爲信矣尹氏世執周柄自幽王之時固已
爲詩人所惡入春秋之初書尹氏卒惡其始者所以慮其終
也卒也立王子朝幾亡周室者尹氏也春秋於王朝之卿未

有書氏者而始終以尹氏書其意深矣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玃卒

婼至自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黃父之會謀王室也見世變之衰人情之薄而天理之猶在也昔者桓文之霸周室皆有亂二公勤王之意厚矣今子朝之亂王室岌岌若此而列國之大夫爲會以謀王室亦可謂世變之衰而人情之薄矣然而君父之心人皆有之卒不能自已爲會以謀之相率以戍之是豈非天理之不可磨滅乎有鸜鵒來巢

鸜鵒不踰濟此齊魯所無也蓋地氣自南而北則世將衰亂禽鳥動物得地氣之先今南方之禽見於北方者世衰之兆也鸜鵒鵲屬也非穴於地者公穀二傳皆以爲宜穴而巢非中國之禽是殆未之識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猶衆以逐季氏也前年魯嘗大雩矣今年再雩魯固旱矣再雩之意不在旱也公羊聚逐季氏之言粗爲可信夫人之舉事懼其洩也必託於衆事而行之故嘗於都試田獵之中舉事焉意者魯因旱而雩因雩而欲逐季氏不知舉事而至於再其謀固已洩矣安得而不敗乎古人以爲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今雩之又雩魯未嘗有是也而驟行之甯無令人之疑己乎昔者哀公問社於宰我說者以哀公有誅季氏之意是亦昭公大雩之意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州在齊魯境上公次陽州是未嘗至齊也春秋易爲以孫出奔其辱甚矣不敢至齊而次於陽州次於陽州而以孫齊書國之者大之也先書公孫於齊以正其名繼書次於陽州以紀其實春秋雖不廢其實而有尊君之義焉昔者周之襄王越在鄭地汜春秋以出居於鄭書曰居於鄭者尊之也是亦公孫於齊之義

齊侯唁公于野井

昭公次於陽州齊侯將唁公於平陰公先至於野井是齊侯無奔走救難之心而有忽略待魯之意君子觀野井之唁而後知齊侯之不足與有謀也昔者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昭公始謀之不善見幾之不早忽子家羈如晉之言不用宜乎淹恤於外而卒不克歸也悲夫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國取內邑直書其事而莫之諱不言其國之名若取諸他國然此春秋悲傷之意也夫齊侯取鄆以居公其名正其言順故春秋不忍言其國之名所以存魯而直書其事者所以存君而不使季氏得有魯然則何以不書取鄆居公也鄆我邑也我公居之豈使齊侯得以居公哉此又春秋存君屢致意也

秋之書公至自齊其與如齊而至廟者同辭焉嗚呼此春秋存君之意也傷其出也吾何忍言其不能至齊幸其歸也吾未暇論其未能告廟其曰居於鄆何也非吾國也故言次苟吾國也亦可以言居矣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天王在鄭可以言居諸侯得有其國故昭公在鄆始可言居陽州乾侯書次而已尊卑之義明矣哉

夏公圍成

成魯邑也魯公圍之春秋書法若施諸他國然何也夫君有其國誰得而奸之棄其國而不有越在他竟是自絕於其國也以大夫之邑而儼然如敵國不臣之罪不待貶絕而見以其國之君而圍其大夫之邑其不能於君亦可愧矣成孟氏邑也季孟同惡相濟而叔孫氏獨賢書圍成以見孟氏之黨

惡書叔孫婼卒以見叔孫之勤於君也深矣哉雖然春秋其不言與齊同圍成何也夫齊人取鄆以居公猶可言也今公以齊師圍成春秋尚忍言哉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併見後公至自會居于鄆

公至自會居於鄆

鄆陵之盟謀納公也君子謂是盟也齊侯欺魯而昭公不能覺卒遷延於齊久而後去也齊侯納樊邱據之言固已無意於納昭公也師挫於成意沮而歸懼昭公之去己也故爲是盟以要之特昭公莫之悟當時從公之臣亦莫之悟也至會之書義雖不外公意則責當時之臣子相與得意而不悟齊之欺也悲夫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昔者襄王之居於鄭也言出而不言入今者敬王之居狄泉也言入而不言出爲穀梁之說曰周有入無出也夫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以言出則亦不可以言入也襄王之入晉侯納之春秋不得言其入敬王之立寔在狄泉春秋不得言其出春秋寓悲傷之意于一出一入之間使人讀其傳因其所不書求其所以書在臣子有存君父之義而天子不能有其家亦可愧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夫戍周大義也納公重事也使大夫主之不成其爲盟主矣以晉文之勤王春秋猶謂其不能盡忠以齊桓之存國春秋猶謂其不能盡義而況以大夫謀之乎夫樂祁犁北宮喜其在宋衛非華向孫甯比也故猶利納公若士鞅則六卿專晉久矣同惡相濟宜乎其不肯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昭公寔次陽州而春秋以如齊書寔次乾侯而春秋以如晉書雖尊公也亦傷公也往者昭公之在國也慶如晉而猶不得入及今出亡也欲一至晉之國都其可得乎諸侯失位越在他國禮猶謂之寓公昭公如兩國次於野而不得入豈不重可悲夫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夫天下之事莫重於謀始始之不謹猶望其能圖終難也若昭公之如齊其始謀亦不謹矣遷延於齊久而如晉則既棄齊矣自晉復歸於鄆齊侯其謂之何高張之唁止以納侮是何其不能圖終也耶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觀鄆之潰也知季氏之暴而舉魯國皆非臣子也棄其一國而居其一邑猶不能容也相率而叛之豈非畏季氏之暴虐棄君臣之義而不顧乎三戶可以亡秦匹夫可以存齊鄆之臣子無一人敢抗季氏者悲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氏曰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居鄆猶可言也不越魯竟猶望公之還也公在乾侯越在他國不復歸矣此春秋之所悲也故舉舉焉一歲之首必記之而已矣坤之上六曰龍戰於野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始之言次暫焉可也中之言居已卽安矣末之言在是終焉公在乾侯是固嫌於無君耶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人情之厚薄視其禮之輕重昔者齊侯親唁公於野非猶不能納公晉侯使荀躒先會季孫而後唁公其禮之輕若此則人情之薄可知矣昭公將何求焉先會其臣而謀納其君臣以爲不可而遂已之亦惡在其爲盟主乎是亦文具之尤者矣君子以晉爲無責焉夫始有求於人者則其應也必亟不得已而求焉者人亦不得已而應之昭公始有求於齊數年而莫之得也不得已而求之晉於晉何責焉然則昭公胡爲而不去也當時中國其大者唯齊晉耳齊晉莫之恤惟南走吳楚而已異時哀公出奔求哀於越君子是以傷內國之不足恃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氏曰賤而書名重地故也杜氏曰不書鄫史闕文夫春秋於三叛人嚴矣其不言鄫恐非闕文也當季氏之逐君也諸侯不能問是舉天下無君臣也三綱斁人倫廢矣加以黑肱之無鄫如季氏之無魯也故黑肱不書鄫此其意傷矣夫身爲大夫而至絕之於其國人臣可不鑑哉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杜氏曰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也公羊曰闞者何鄫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鄫婁諱亟也昭公之出奔也齊侯取鄆以居公書曰齊侯取鄆公用齊師以圍成書曰

夏公圍成如使公居乾侯而取闞則如其圍成之書矣不言公而取闞是取邦取鄙之類也公羊之義得矣

夏吳伐越

左氏曰始用師於越也杜氏曰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矣春秋備書之吳楚之戰至於柏舉春秋書之亦辭繁而不殺獨於吳伐越越入吳之事略而書之何也嗟夫秦楚吳越均爲外裔吳越最晚出驟致強大卒自相殘以至於此蓋春秋世變至此窮矣尚忍詳言之哉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定公

元年春王

公羊曰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也在季氏也穀梁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昭公之終非正終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春秋之君不書即位者四其三皆書正月而定獨不書蓋隱之攝桓宣之罪雖不當書即位然喪君有君國猶有人也若定公之初則嘵正月而無君矣是與亡國無以異也其孰與承正朔乎夫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春秋於隱元年猶書正謂其嫌於無君也然則定公之無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聖人尤於是傷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人臣遠於君則其勢仲近於君則其勢屈故諸侯之卿入天子之國稱士今晉之大夫執人於王都是逼近而不有天子也宋仲幾不受功其罪猶可言韓不信專執大夫其罪不可勝誅矣城成周美功也尊天子大義也春秋不以一時之功廢萬世之義其於君臣之際甚微而嚴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以言乎嗣子之義則踰年而後書即位以言乎臣民之義則一日而即位禮也今昭公之喪以癸亥至定公以戊辰即位是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蓋數日而後定也春秋以日月爲義若此類是也

氏所闕耳不若戴氏兆佳尤爲精核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按定公戊辰方即位程胡二傳試云爲季氏所逐

九月大雩立煬宮

甚矣小人之無道（無道日沙作誣）也嫁怨於人歸過於神公然無忌憚也昭公之出也諸侯之大夫同惡相濟以宋公之黨叔孫之卒歸於天道及昭公之歲也季氏大雩以爲媚立煬宮以爲報蓋昔者昭公之逐季氏也嘗兩大雩而不克濟季氏嘗致禱於煬宮矣故小人得藉口以求媚而致報焉季氏旅於泰山夫子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深有望於其神也其意傷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魯之僭久矣子家羈（公羊作子家駒）言於昭公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此皆天子之禮也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然後大夫得以執國命昭公出亡有自來矣定公之立兩觀被災天蓋以警魯也不能致察於此新作兩觀舊有加焉夫修舊謂之新始創謂之作既有雉門及兩觀矣謂之新可矣曰新作者蓋明其不當作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之不仁亦已甚矣昭公屢如晉而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難

定公新立躬朝於晉至河而復不得入使定何以自立於魯乎昔者魯有慶父之難國幾亡矣賴齊桓庇之盟於落姑季子來歸齊仲孫來魯國遂定今昭公出亡晉不能納之定公新立晉不能安之尚何足以爲盟主乎於是六卿專晉雖晉侯亦不能自爲政矣

二月辛卯邾于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自鄢陵之後晉楚不復有大戰一旦有召陵之役是六七十年間無是舉也天子之老元戎啓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其盛者僅侵楚而退自相盟於皋鼬當是時楚有可亡之勢失此機會使吳人乘其後而收入郢之功傾天下之勢折而入於吳中國之霸於是絕矣悲夫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楚自入春秋以來僭強漢淮之間陵犯中國蓋二百年矣中國不能制假手於吳國幾亡而僅存甚矣中國之不競失於機會霸圖遂絕始稱吳子幸吳猶能治楚也末稱吳吳猶楚也去楚而吳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蔡魯非有好也蔡人未嘗告饑魯曷爲而歸粟於蔡魯志也

蔡中國也而虐於楚告情於中國中國莫之救也告援於吳吳之入郢諸侯相與歸蔡之粟以捄其過不書諸侯諱之也

穀梁以歸粟爲正左氏以爲周亟矜無資此恤鄰之常禮也非所論歸粟於蔡若昔澶淵之會諸侯謀歸宋財若是可以爲正矣

於越入吳

公羊曰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越者能以其名通也越得書於春秋則能以其名通矣或曰於越從其所自稱也越文身之賤者也最後出其常自稱曰於越驟通於中國未能遽忘其陋故以於越告若夫中國則固稱之曰越其事關於中國而中國告之則稱越非有能通與不能通之間也始也書荊非外之也終也書楚非進之也始也稱越非能通也終稱

於越非不能通也不變外裔之舊以見其種落之賤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許嘗滅於鄭矣二百年間屢遷國焉鄭卒因楚亂而取之甚矣其不仁也游速何以無貶書日書氏書名書帥師正其事而詳書之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許既滅矣哀公元年許復從楚圍蔡楚復之也楚亂方定未暇治鄭先復許焉不告於中國春秋不得而書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按左氏季桓子如晉獻鄆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如左氏所載季孟二子以二事使晉則春秋當以致女納幣之例書誠使晉人賤魯象享二卿春秋不應卑魯列數二使也蓋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猶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也使舉上容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季孟不相下其亦同倫相介之意乎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毚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自文公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更五世矣今順祀先公此魯之大典也春秋宜特書之以示後世其曰從祀先公若隱諱而不明言之何也此春秋之微意也魯之宗廟昭穆失序歷羣公不能正陪臣乃借此以求媚使春秋明書其事是於陪臣之得而罪羣公之失其可乎故略而書之若曰從祀先公之時有盜竊寶玉大弓以出非曰從祀之爲順祀也其意微矣

盜竊寶玉大弓

穀梁曰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甚矣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功用可畏若此也陽虎專季氏與魯國之權盡歸焉其勢足以竊宗廟之寶器聖人書之曰盜若曰非其所取而取之其辭恕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蘭卒

得寶玉大弓

得必有所從不言其所從得之人得必有其所不言其所得之地何也聖人不忍言也宗廟之器使人得以竊而去之是不能有其宗廟也國既亡矣故春秋之書曰得寶玉大弓若曰得而藏之非既失而復歸也其意傷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春秋之盛事也二百四十二年間所未有也春秋書齊魯之會多矣未有歸田繼之者春秋書歸田有之矣未有言來歸者宣公嘗如齊齊既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魯有求於齊也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祊非魯地也鄭有求於魯也夾谷之會齊人謝過鄆讙龜陰齊人來歸春秋未始有此也穀梁曰夾谷之會危之也聖人在會何安如之離會不致而夾谷致會者喜之也非危之也聖人相魯君於會曾不淹時齊人壩服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盟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邸

左氏曰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邸帥師墮費公羊之言失之矣後之學者承舛聽訛皆言夫子欲墮三都嗟夫使聖人而欲墮三都也成卒不墮費幾生變則聖人之謀疎矣綏斯來動斯和之功果安在乎左氏之言信矣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是果出於仲由之謀無可疑乎（日鈔作也）由勇而無謀率意之所欲爲而不顧其難也故幾於亂當費人攻公及於臺下微夫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豈不甚危哉說者猶以爲墮三都者聖

人之謀也過矣大抵事之可疑者承襲之訛非止一事也裹
公二十三年季札觀周樂固已歌王矣說者乃謂夫子降黍
離於國風是何不審若此也夫聖人序書作春秋固微寓其
褒貶之義若考訂舊聞廣記實錄固不容自爲之也謂一爲
元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說者謂春秋之法抑亦過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
趙鞅歸于晉
春秋書晉趙鞅之事見君臣之際嚴矣趙鞅非叛也而以叛
書爲法受惡也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夫子曰雖曰不要
君吾不信也況以地正國乎其曰晉趙鞅又曰歸於晉何也
聖人原其心而恕之也已叛而知罪未幾而反地趙鞅之心
可恕矣非春秋其誰察之按劉繆訂書晉趙鞅歸於晉國亂無刑准藏氏此條未免沿公穀之說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楚人及吳戰於長岸說者曰進楚子故曰戰楚與吳一也春
秋何以獨進楚楚自莊公時已見於中國駸駸彊大與中國
抗矣春秋雖欲遏之不可得也吳最晚出越又在吳後率其
類曰敗於是而得以正其名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甚矣齊景圖霸之亟也不度德不量力普固失霸矣齊非得
霸之君也不慮蕭牆之變而欲外求諸侯當齊桓之霸也實
始結宋與魯景公釐其故智舍疆場之爭親與魯平結衛結
鄭今茲復與宋公會於洮然卒不能成事徒擾擾焉自敝而
已德之不講力之不競區區欲以智術取之亦見其惑焉而
已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公羊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穀梁曰石尚欲書春秋請行
賑貴復正也此王室之盛禮也若君臣能率是典禮而行之
周可以復王魯可以復振當周之盛也以賑膰之禮親兄弟
之國及齊之霸也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久矣是禮之不復
行也春秋侈大而特書之豈直一士得書於春秋哉
衛世子朔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魯之僭郊自僖公始其說蓋可信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則知僖公請郊於天子如其作頌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連年鼷鼠食郊牛宜可以不郊矣而卒不免郊蓋玩習既久雖天亦莫知所畏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吳入郢之日楚昭奔隨隨人免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定公六年鄭已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觀楚子圍蔡之事可爲歎息也已滅人之國絕人之祀無不如志異時興滅繼絕封人之國亦在我而已楚靈滅陳蔡二國及平即位一旦而復之隨在漢東亦爲大國役屬於楚終春秋不復見一有德於昭遷列於諸侯鄭已滅許楚實封之專行廢置中國斂衽爲可歎也已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左氏曰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穀梁曰取漷東田漷東未讎也及沂西田沂西未讎也三人伐而二人盟各盟其得也按三卿並將季氏最強故以季氏主兵然二人各盟其所得之田而季氏不及何也如左氏之言邾人以田賂魯季氏先時有陽虎之難二子實救之故推其所賂以報德非二子各盟其所得季氏莫之得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雖得罪出奔靈公未嘗廢之故其出奔其入戚春秋皆

以世子書兄輒之立非靈公之命輒豈得以子而拒父昔者
冉有發夫子爲衛君之問夫子有正名之對子路死於孔悝
之難夫子不以爲是高子羔不死難而奔夫子亦不以爲非
也其正名之意深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當晉之霸也晉人朝夕加兵於鄭鄭之君臣俯首下心惟晉
命是聽安有一矢之相加遺哉及其衰也兩國之臣帥師交
戰此春秋所創見也春秋書帥師書敗績如大戰焉鄭雖敗
績晉亦少辱矣事變反覆可勝歎哉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公羊曰齊國夏曷爲與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
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因可以拒
之也春秋於是編也明父子之義焉公羊之言過矣此衛事
也不先曼姑言子之不可圍父邑也此衛地也不繫戚於衛
言子之不得有父邑也聖人之意若曰戚非衛地齊人首兵
圍之輒無與焉其於父子之義隱辟而不忍言矣公羊不惟
不義罪衛而推齊以爲伯討曾謂天下而有無父之國哉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子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晉伯（晉伯日鈔作中國）之不競未有如是甚者也楚人爭盟侵伐列
國皆夫足爲晉國甚恥執戎蠻（日鈔夷狄作）之君而歸之於楚是
京師楚也是晉爲楚役也是率中國而聽命於楚人（日鈔夷狄作）
也冠履倒置莫此爲甚其稱人者聖人猶爲中國諱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邾魯之爭有日矣未有伐其國而執其君者不惟邾也魯於他國亦未嘗有是也哀之無道甚矣執其君以歸春秋不曰歸而曰來者非外魯也爲魯諱也若曰邾子自外至爾非魯執之而歸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吳伐我

夏齊人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鄆帥師於雍邱

當隱公之時三國之師伐戴鄭伯伐而取之左氏以爲取三師二傳以爲取戴由春秋書法觀之取戴爲是入春秋以來書取師者獨於哀公兩見之蓋春秋用師微有節制故不至大敗及其末年用師無法彼此得以報取愈變愈下矣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春秋講義 卷四下 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魯之賦斂至此極矣始也田無稅至宣公而初稅畝始也家

有賦至哀公而用田賦公田之外民之私田既取稅焉又取賦焉而其家之賦不與也先王未嘗以田爲賦稅也故周禮止曰夫家之征獨載師任地之法始有大都小都之征蓋民之授田乃上之田也借民耕之爾何賦稅之有履畝爲稅用田爲賦始於二君此固聖人之所甚惡也故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親春秋書孟子而不書夫人見聖人君臣之義焉春秋以褒貶爲法聖人猶爲其君諱陳司敗講學於聖人之門乃欲聖人顯言其君之過其亦可謂不察乎人倫矣

公會吳于鄖

春秋講義 卷四下 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雚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穀梁曰及吳子爲進夫差其孰知聖人悲傷拒絕之意乎入春秋之末獨吳人擾亂中國幾無甯歲聖人痛抑而力絕之其書於春秋若曰公會吳吳伐齊伐我而已及黃池之會勢極於盛不可復禦矣曰吳子傷之也曰及吳外之也且傷且外豈曰進乎哉豈曰兩伯乎哉可悲也夫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講義 卷四下 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夫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人事乖雖聖人無所復望矣拳拳之心猶望天道之還也麟出於野爲狩所獲天理人事其不相符如此是終不可爲矣聖人於是絕望則春秋於是絕筆矣此聖人之深意也

春秋講義卷四下

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開禧中溪爲資善堂說書累轉太子詹事時景獻太子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通鑑各爲說以進此即其春秋說也書中如以齊襄迫紀侯去國爲託復讎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庸爲由巴蜀通道以屬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爲晉人啓季氏出君之漸以定公戊辰即位爲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時當韓侂胄北伐敗衄和議再成故於內修外攘交鄰經武之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類竝闕而不釋攷宋代於喪服之制避忌頗深如何居居字語出檀弓禮部韻略即不載其他可知溪之不釋此類蓋當時講幄之體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長子楠鋟木金陵學舍沈光序之實慶丙戌牛大年復刻於泰州其序稱是

書期於啓沃君聽天下學士不可得而聞蓋非經生訓詁家言故流傳未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於錄殆以是歟宋史藝文志作四卷王應麟漢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外間絕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采尚散見各條經文之下今謹爲裒輯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二年永樂大典所闕則取黃震日鈔所引補之仍從宋史釐爲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釋經文多從左氏故其間從公穀者並附案語於下方焉

是書襲假文淵閣寫本逐鈔得之四庫總目謂從永樂大典裒輯而成中有闕佚則取黃氏日鈔所引補之按黃氏日鈔於原書有所去取即所取者詞句復多刪節大典所采散見經文各條下者亦於原書有所去取否今不可知而原書既已無傳大典雖有闕佚然綴拾叢殘存之中祕海陬文獻賴有足徵亦甚幸矣閣本譌奪頗多今依春秋三傳及黃氏日鈔諸書一一勘正間爲校注則原有按語之外云疑作某日鈔作某據某校改校補者皆是也又日鈔各條中稱華夷蠻夷夷狄者閣本皆易爲中外外裔外域不勝校改附著于此戴氏所著諸書見卷首本傳今存者僅是書及石鼓論語答問續呂氏家塾讀詩記而已民國十八年七月黃摹記

春秋講義

葉	行	字	誤	正
卷一上 二	二十	十六	以	以也
六	一	七	巳	己
九	十九	四	矣而	矣然而
十	二二	三	禍亦	禍其亦
十	二三	四	巳	己
十四	一二	十七	膝	滕
二五	一三	十九	故有	故宋鄭有
二六	三	三	衛晉	衛侯晉
二六	十	十四	巳	己
二七	十九	十一 小注	變	變
二八	十三	七	己	巳

永嘉黃氏校印

一

二八	二四	二三	之	當刪
三十	十一	十七	巳	己
三一	十一	二三	己	巳
三一	十六	二	己	巳
卷二下 二	十四	八	乎公	乎繒公
三	十三	十四	己	巳
四	七	二一	其	當刪
十四	十五	二三	踰	當刪
十七	一	十九	己	巳
十八	九	十	桓亦	桓公亦
二十	二	九	戎	徐
二二	十九	二	黎	梁
二四	十二	二一	巳	己
卷二上 三	二四	十	己	巳

四	十九	六	己	巳
五	七	二十	己	巳
五	十五	十	巳	己
六	十	八	寨	寨
六	二三	二三	七	亡
七	十三	十四	己	巳
十	十一	二	巳	己
十一	二四	十五	解	解
十二	十九	二十	卡	卡
十四	七	一	秋	秋
十四	十四	二三 小注	二一	二十一
十四	十五	一 小注	檢十補抄	抄檢補
十六	四	十九	巳	己
十八	十三	十	己	己
二十	四	五	年介	年賽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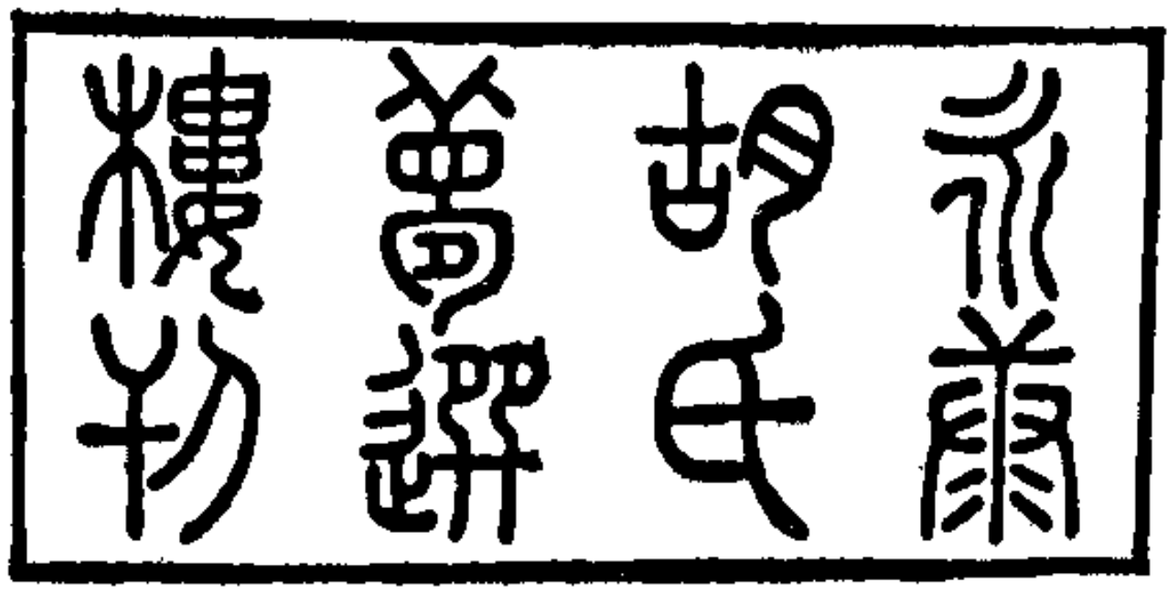
永嘉黃氏校印

二

卷二下 四	十	十四	秋不	秋者不
五	十八	十八	偏	偏
五	二一	三	于	當刪
八	二十	四	奔秦	奔秦
十一	七	二	秋	秋
卷三上 三	十四	十四	能	師
七	十	四	巳	己
十二	二三	十一	巳	己
二一	十二	十一	己	巳
二三	十五	十六 小注	人室	人以室
二五	十一	十九	一	二
二六	十七	十四	同	因
二九	二一	十五	己	巳
三	十七	五	梁	梁
三八	十四	九	空格	明

	四	二	一	巳	己
第三下	二	一	十三	巳	己
	二	八	二	蛇	蛇
	二	十二	一	巳	己
	二	十九	八	貴中	貴貴中
	三	十九	二	巳	己
	四	八	十一	玄天	玄后天
	八	六	五	巳	己
	九	十六	十四	氏	氏
	十一	十二	四	侯	侯
	十一	十九	十三	武	侯
	十五	一	二四	雀	雀朱
	十五	二	八	二	二雀
第四上	一	十七	十四	元	元
	五	二二	十九	蛇	蛇
敬	慎	德	編	二四	太常常氏按図
	十一	二四	十六	陰	蛇
	十二	十三	十八	巳	己
第四下	十	五	八	蛇	蛇

秋冬緑竹
表庵蔵書



春秋一經裁自聖心游夏不能贊一辭未易讀也何以得其疑而辨之乎蓋聖人之經詞義嚴正本末詳明固無可疑因傳而有所疑耳因爲因傳而有所疑左氏得本末之詳不能無附會之誣公穀得義例之精不能無穿鑿之弊故文中子謂三傳作而春秋散豈虛語哉然則學者於傳將奚從善乎程子有言曰因傳以考經之事實因經以別傳之眞僞斯爲至言矣品嘗抱夫子之遺經究時事之終始雖於微詞奧義未能有得然於大經大法頗窺其梗槩既而求之諸傳則多與經背馳者先儒固嘗疑而辨之矣乃因先儒之疑每讀而每得其疑以不敢暫故因而筆之積日累月遂成卷帙題曰春秋經傳辨疑非敢自謂能辨其疑也特辨之以俟知者而求解之耳雖不能無獲戾於賢傳庶少有補於聖經若曰執經傳異同之言而指爲夫子筆削之法是謂棄經任傳未免有買櫝還珠之失品則取珠而還其櫝也覩者幸恕其狂瞽成化戊戌冬十一月長至日蒲溪童品序

是歲品以儒學生教授於陸生震汝亨之家成此一帙距今二十

五年矣固益長而學不進韓子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者豈虛語邪因刻於梓而識之弘治壬戌春二月丁卯品識

春秋經傳辨疑

明 童品 撰

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春王正月之義公羊以爲大一統是已胡氏以周人建子爲歲首則周正月是夏十一月也然謂商正建丑引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以証月之不易又謂秦以亥爲正引史記元年冬十月以証以爲夫子改冬十一月爲春王正月朱子既自謂不敢信又謂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原已書春矣汪氏亦疑周曆已改子丑月爲春則此乃夫子因舊史非故以夏時冠周月也然子丑非春月而謂之春故加王於正月之上以見正月乃時王之正月雖曰尊王而行夏時之意亦在言表矣又按胡傳謂國史主記時政必須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似此之類穿鑿由起夫聖人之所書者尚多不能明矣暇求其所不書者耶後世主司執此之類以考士噫亦過矣

春秋經傳辨疑 隱公元年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及猶與也兼詞也公羊曰及猶汲汲也蒙梁曰及者何內爲志焉耳胡氏曰我所欲曰及蓋以及之一字爲褒貶竊恐聖人大意但記公與邾儀父盟于蔑而已初未嘗以及之一字寓汲汲之意也且文公二年書及晉處父盟左傳言晉人以公不朝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此豈有汲汲內爲志我所欲之意耶況經書及者非一如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防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之類皆兼詞也以此例之則及之一字恐不必深泥也公穀春秋不免有穿鑿之弊者類如此或以狐其君及其大夫之及爲累及之及亦未然也姑質所疑以俟知者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隱公三年

按左傳云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日不葬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左氏豈云然君

之氏也公羊穀梁皆以爲尹氏乃天子之大夫胡氏從之啖氏趙氏劉氏辨左氏之誤明矣竊疑春秋三傳惟左氏得事實之詳若此傳者不知傳訛尹氏爲君氏故詞費而義不通如此其餘與經不同者果可盡信也哉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隱公三年）

按春秋書列國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其稱公者惟宋魯二國而已雖齊桓晉文之盛止稱子魯既侯吳楚之僭王止稱子魯既侯爵而孔子尊稱之曰公胡氏以爲臣子之詞是已然謂宋王者之後故稱公猶恐未然夫微子之封於宋雖云上公猶周公之封於魯未嘗謂宋世襲公爵而魯獨不然也若以宋爲王者之後故稱公則杞乃夏之後止稱侯又降而稱伯又稱子亦獨何哉愚竊以爲魯固夫子父母之邦宋亦夫子祖宗之國故皆稱公一以尊尊一以親親皆臣子之詞況孟子謂宋小國也豈有齊稱魯大國止皆侯爵而宋小國反公爵歟觀其書卒不書葬亦可見矣魯獨書薨者君臣之義重於祖宗之親也

癸未葬宋穆公（隱公三年）

初疑春秋書葬某公者皆其國自葬或承告則書凡先書大夫往而後書葬者見魯之會其葬也止書葬者見魯之不往會其葬也諸傳皆以爲魯往會葬故書以微者往故不書其人竊恐未然夫諸侯朝聘多大夫往況喪葬大禮若齊桓晉文之葬皆可使微者往乎此猶可矣如桓王匡王簡王之葬亦可使微者往乎間有不書葬者豈微者亦不往歟或者以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之書法例之則諸儒之說未爲無據而子之說不通矣曰不然也亦謂陳葬原仲而公子友往會之耳若徒泥此以葬爲會葬之說則僖往會列國之葬何其多列國往會魯之葬何其少又如葬衛宣公於陳滅之後葬紀伯姬於紀滅之餘豈有會葬之義邪又天王及諸侯之葬皆有月日豈魯得主其日耶況交兵之敵國如齊襄齊靈之葬說者謂魯不慶喪紀豈其然歟竊疑列國之事莫大於崩葬卒葬故詳書之其會葬不會葬之義

恐在所略也

衛州吁弒其君完（隱公四年）

公羊曰曷爲以國氏當國也胡氏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似失之鑿夫州吁衛公子也但書州吁弒其君而不書衛可乎信如公羊所云則以衛之一字而貶州吁之當國似矣然陳夏徵舒弒其君萬之屬豈亦以當國歟信如胡氏所云則不稱公子特貶被弒之君不待以公子之道而亂臣賊子反無責焉況春秋之作正爲子弒父臣弒君誅亂賊而作耳今如二傳所訓得毋失輕重之別邪又況有稱公子弒者抑又罪其君待以公子之道邪恐此皆不必深泥學者但求州吁之所以弒與其君之所以見弒則使之當國主兵不待以公子之道情自見矣何必於書國不書公子上求穿鑿哉

秋翬帥師（隱公四年）

經本書秋翬帥師會宋人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胡傳欲發不稱公子之義以翬帥師爲一截伐鄭爲一截致使聖經之明者反晦艱者反斷似非釋經之善也後多類此

春王正月公即位（桓公元年）

桓公書即位胡氏曰桓公與閔平弒而書即位者著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隱公不書即位胡氏曰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己以立而遂立焉是以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春秋首黜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蓋以其自立故仲尼削之也由是觀之書即位者既諸著其自立之罪不書即位者亦諸著其自立之罪然桓公與弒平隱公宣公與弒平子赤皆上不請命內無所承故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似矣其餘若文成襄昭哀諸公亦皆書即位內雖有所承上皆不請命抑亦罪其自立邪至於定公立於意如亦上不請命內無所承者而亦書即位又何邪抑亦罪其自立邪其不書即位者惟隱莊閔僖四公則上不請命內無所承者

獨四公而已邪如此則不書卽位固所以罪其自立也書卽位亦所以罪其自立也然則於義惡乎通善乎朱子有曰書卽位者是僭君行卽位之禮繼故不書卽位者是不行卽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卽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卽位之禮耳必如此說庶不費詞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二年

春秋書春書王正月記事之體然也宋督弒君事在正月其書春王正月常事也胡氏承穀梁書王之義乃云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過矣弒君之書正宋督之罪綽有餘矣豈待書春書王而後能正其罪邪按左傳宋華父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遂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若然則宋督初無弒君之心蓋欲殺孔氏而取其妻耳因公怒而懼罪然後弒之也既殺孔父取其妻而後弒君必非同日乃孔父及君非君及孔父也今書云云則宋督弒君及孔父同一日矣公羊又謂孔父正色立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觀此則左氏此傳蓋

有戾於經云

滕子來朝 桓公二年

隱公時滕君皆稱侯至此降而稱子先儒以爲時王所黜則當時王政不行未必其能黜也或以爲喪未踰年則前此無滕侯卒未見其喪也程子以爲滕本侯爵後服屬楚故降而稱子楚又若非降桓公之罪自見矣則自後滕子葬例皆稱公不同於吳楚又若非降也胡氏以爲桓本亂賊滕獨先朝之故降而稱子以貶之也誅黨亂賊之法甚明矣則自後滕之子孫嬖稱子貶及後世亦非通論沙隨程氏以爲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以子禮見則所供者少滕國土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爲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皆稱子且引子產爭承貢賦之次以爲証朱子取之其說似是竊疑春秋之時上僭下替諸侯能守其名分者亦賢矣孰肯甘自降而從卑邪按左氏隱公末年滕薛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焉姓也我不可以後之觀此又未見滕侯之果甘心自降也姑存所疑以俟知者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桓公十八年

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說與字亦泥假使言及而不言與罪不在公乎其釋齊詩其從如水之句言公於齊姜委曲承順若水從地無所不可蓋讀從爲平聲亦非詩之本旨其曰夫不夫則婦不婦亦猶所謂父不父君不君臣不臣之意也其正三綱之意雖切未免偏於一也

夫人孫于齊 莊公元年

公羊曰夫人譖公於齊侯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也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也拉幹而殺之按文姜於三年至魯六年秋九月子同生十四年齊侯始卒齊襄始卽位莊公未生之前文姜未嘗歸齊亦未嘗與其兄會彼謂同非吾子齊侯之子者一何其誣也夫齊襄無道淫及其妹同禽獸之行也而魯桓不悟乃與之脩如齊侯之好會之禮又相與如齊觀社是知桓公之喪由齊襄因之按桓王崩於魯桓公之十五年春三月至是七年始書葬所以著其禮之失也蓋以其所書崩葬年月前後相違此公穀所以有改葬之疑與據此則公穀之傳亦應度之說耳非眞知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莊公四年

齊襄無道迫逐紀侯使大去其國致其夫人在殯而不得葬其暴惡之罪不貶而自見矣其葬紀伯姬借曰假仁亦天理人心之不盡泯滅者也胡氏謂春秋書之以著其罪且曰言齊侯賤之也愚謂齊襄既逐紀伯而入其空國惟見逼桓在殯子然無依彼雖無道亦人也寧無怵惕惻隱之心邪悔而葬之亦大惡中之一小善也使葬伯姬而孔子猶加譏貶焉彼肆暴而殘毀其尸棺亦止於貶而已矣況不曰齊人而曰齊侯吾不知聖人之心果賤之歟抑與之歟孔子嘗曰

眾打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愚敢以此言而求聖人之心不識以爲何如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本白連爵意亦明白胡氏亦以爲莊公女及二十七年春公會伯姬子洮胡氏曰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竊嘗覿爲見也易曰三歲不覿未嘗見朱子謂以私禮見蓋以私爲私見也竊謂春秋所譏在男女同贄以見耳恐不在覿之一字以寓褒貶也

伯姬歸于杞 莊公二十五年

左氏無傳杜氏以爲莊公女及二十七年春公會伯姬子洮胡氏亦以爲莊公女冬杞伯姬來左氏以爲歸寧蓋亦以爲莊公女按莊公以母命必齊女而後娶於去年八月始娶夫人曾未期年惡有可嫁之女諸侯一娶九女必先有夫人而後有媵妾豈莊公先有媵妾惟虛夫人之位以待齊女邪諸傳雖皆以爲莊公女亦不明言其何出也按胡氏於扈之會亦云莊公至是年三十有六矣尚無內主恐未有子女也汪氏曰或以爲桓公女謂時君之女則加子字然莊公二十七年書叔姬若皆桓公女則伯姬蓋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公三十一年來求婦則年踰七十始求子婦似未可以必其爲桓公女也竊疑文姜恣已之淫行必不急於伯姬之嫁親觀莊公之娶夫人亦年至三十有七其不急於伯姬之嫁可知矣豈可以其嫁之失時而遂疑其非桓公女邪但年餘七十始至魯求婦則子之年亦不少矣此則有可疑者

曹殺其大夫 莊公二十六年

胡氏曰稱國以殺考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竊謂聖人但書曹殺其大夫見曹之專殺大夫耳其稱國常例也其名不名因舊史耳似皆不必深求

公會杞伯姬于洮 莊公二十七年

胡氏曰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遍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諸儒之說多本胡氏惟高氏曰婦人無相會之禮伯姬既歸于杞復來與公會是與文姜齊襄無異也高氏蓋以

大夫宗婦覿用幣 莊公二十四年

胡氏曰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竊嘗覿爲見也易曰三歲不覿未嘗見朱子謂以私禮見蓋以私爲私見也竊謂春秋所譏在男女同贄以見耳恐不在覿之一字以寓褒貶也

伯姬歸于杞 莊公二十五年

左氏無傳杜氏以爲莊公女及二十七年春公會伯姬子洮胡氏亦以爲莊公女冬杞伯姬來左氏以爲歸寧蓋亦以爲莊公女按莊公以母命必齊女而後娶於去年八月始娶夫人曾未期年惡有可嫁之女諸侯一娶九女必先有夫人而後有媵妾豈莊公先有媵妾惟虛夫人之位以待齊女邪諸傳雖皆以爲莊公女亦不明言其何出也按胡氏於扈之會亦云莊公至是年三十有六矣尚無內主恐未有子女也汪氏曰或以爲桓公女謂時君之女則加子字然莊公二十七年書叔姬若皆桓公女則伯姬蓋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公三十一年來求婦則年踰七十始求子婦似未可以必其爲桓公女也竊疑文姜恣已之淫行必不急於男女之婚嫁親觀莊公之娶夫人亦年至三十有七其不急於伯姬之嫁亦可知矣豈可以其嫁之失時而遂疑其非桓公女邪但年餘七十始至魯求婦則子之年亦不少矣此則有可疑者

曹殺其大夫 莊公二十六年

胡氏曰稱國以殺考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竊謂聖人但書曹殺其大夫見曹之專殺大夫耳其稱國常例也其名不名因舊史耳似皆不必深求

公會杞伯姬于洮 莊公二十七年

胡氏曰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遍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諸儒之說多本胡氏惟高氏曰婦人無相會之禮伯姬既歸于杞復來與公會是與文姜齊襄無異也高氏蓋以

伯姬爲莊公之姊妹而疑其奸矣不然伯姬歸于杞何汲汲然與公會于境上至冬而復來魯邪於此而欲免人之婦疑亦難矣禮夫人既嫁不踰境父母在則歲一歸寧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況于洮非歸寧之地而男女無相會之禮邪春秋孔子之刑書殆有不得已而書者矣若果止以愛其女之過亦人情之常孔子當不書矣故愚疑伯姬非莊公女正與高氏之見同未知何如

肯慶來逆叔姬 莊公二十七年

按胡氏以叔姬爲莊公女其可疑與伯姬同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僖公元年

左氏此傳見於閔公二年秋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之下云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公羊則曰夷齊地也夫人薨于夷則曷爲齊人以歸桓公召而殺之殺梁則曰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者猶未葬也以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喪之也如公羊所云則以歸者

歸而後殺之耳竊疑齊桓果以大義滅親召而殺之當于孫邾之時矣何以遲遲至是邾謂召而殺之則夷矣夷也者齊人以歸是以尸歸也此傳當以左氏以以歸爲以喪歸于魯尤非經意也汪氏之辨詳矣

楚人伐鄭 僖公元年

楚前此稱荊至是始稱楚竊恐因其自改國號而書之如後世拓跋改爲魏慕容改爲燕之類是也李氏謂張氏之說得之

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 僖公七年

左傳云盟于寧毋謀鄭故也按鄭伯自逃首止之會齊桓伐鄭者再至是鄭世子得與寧毋之盟蓋謀納鄭也左傳言鄭世子華欲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有內臣之請管仲請勿許齊侯辭焉信如左氏所云則鄭世子華不得與盟矣然與經之所書不合故疑及之臨川吳氏亦云子華雖聽命于會齊桓未必使之與盟愚未敢以爲然也

春秋經傳辨疑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八年

按左氏云禘而致哀姜焉公羊云譏以妾爲妻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亦以爲立妾之詞皆不明言爲何人劉向記其事雖天變由人事所召豈有陽穀之會未形而大雨雪之戒先見者乎以此而罪僖公必不服矣夫大雨雪自是君德之不善所召陽穀之會直書而公與夫人及齊桓之失皆見矣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僖公十四年

左氏云鄫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羊云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穀梁同惟胡氏云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按明年秋九月書季姬歸于鄫則此時以處女而私與鄫子遇蓋淫奔也左氏失之誣矣胡氏之說亦無所稽呂氏疑叔姬書字爲許嫁于鄫而未歸于鄫故遇之而使來請己者似爲得之越二年而季姬卒又三年而鄫子不得其死非禮致禍之驗也

隕石于宋五 僖公十六年

左氏云隕星也公羊穀梁皆以先隕後石解義故程子因之而有自空凝結而隕之說夫經書隕石而左氏以爲隕星也諸家謂自空凝結而隕似無所稽然所隕非經星也天體微有剝脫星成石而直曰隕石天上豈有石隕之理哉此殆有深意也羅疑星在天猶活火隕於地則成石猶火焰滅而成炭也故邵子曰星在地則爲石石在天則爲星又曰天象細如塵沙者隕而爲堆阜知此然後可以知隕石之說

天王出居于鄭 僖公二十四年

按左氏鄭人入滑周襄王爲滑請鄭不聽命而執王使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爲后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于隗氏王黜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己也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氾胡氏從之愚按如左氏之說則王子鄭雖兄弟之國實仇讐也夏伐其國而冬奔之有是理哉竊疑狄自莊公三十二年伐邢以來入衛伐晉滅溫伐鄭盟齊其勢強矣至是伐鄭乃狄自伐耳未必王召伐之也若果王召以伐之則是以天王之尊而引戎狄以伐其兄弟之國春秋獨不書以示貶乎汪氏嘗疑左氏所言必無此理恐未可盡信也

齊人伐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鄾弗及 僖公二十六年

胡氏曰書人書侵罪齊也書追書至鄾弗及罪魯也愚謂聖人但直書其事而齊魯之罪自見未必書一句以罪齊書一句以罪魯也胡氏又謂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眾以微魯也恐亦未然既曰潛師掠境曰侵豈可謂其稱人而疑其少乎二十五年書楚人圍陳豈人少而可圍乎胡氏又曰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戒于境內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鄾是也皆似求之太泥外寇至而至于追皆由不預胡氏又曰弗及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既追之至鄾遠及齊地矣又何畏而弗敢及之乎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僖公二十八年

左氏云公子買戍衛楚人救之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按經去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蓋乞於楚之師也今戍衛蓋爲楚而戍之矣下書楚人救衛則此之殺公子買時未見楚人救之不克也若果以楚人救之不克而後書殺公子買今乃不然則是公子買以不卒戍而刺之也明矣非所以說晉也若果以說晉而刺之則不卒戍之言特欺楚人耳春秋豈承其欺妄之詞而書之乎刺一公子而誣兩國焉吾意僖公必不若是之無見也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僖公三十一年

胡氏從穀梁稱國以殺之義而分爲兩段又以及爲累及之辭辨見前篇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僖公三十一年

本一段事胡氏承公羊穀梁之傳分爲三節經意不相屬矣

晉人敗狄于箕僖公三十二年

陳氏曰晉率天下諸侯以攘戎狄前年狄侵齊去年狄圍衛衛爲之遷帝丘而晉不能救於是伐晉蓋進而後勝之故晉侯貶稱人病晉也竊謂戎狄連年侵擾中國今晉襄嗣位之初乃能敗之何病之有其書晉人或以衰服即戎耳豈以其僅而後勝之乃貶之哉使不幸而爲狄所敗晉不知又將何以貶之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文公元年三年

周十二月夏十月正肅霜之時而不殺草李梅實不寒故也江北無梅此言李梅山東人以爲一果之名猶江南人稱杏爲杏梅是也言實則花可知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文公元年

穀梁曰錫命者諸命也如書有蔡仲微子文侯之命是也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能敵王惡則有錫胡氏此傳蓋以錫物爲言似與錫命之文不切易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又曰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詩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又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然則錫命與錫物固不同矣惟劉氏曰錫命者命爲諸侯也此說得之麻陵季氏辨之詳矣

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文公二年

左傳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敗之于彭衙如是則秦爲主兵然經以晉主之而不書秦之伐晉傳者以爲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恐非也公羊穀梁皆謂秦越千里之險而襲人則晉與秦相去固遠矣然彭衙之戰乃在秦地而秦之師未嘗越境則此戰實晉主之而秦師來戰也不然豈彭衙非秦地歟

楚人圍江文公三年

左氏云楚人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此恐未然既有先僕之伐亦中國之處事也經何以不書至冬乃書晉處父伐楚以救江正所以見其救江之慢也疑此只當從經

逆婦婆于齊文公四年

穀梁曰婦有姑之詞也程子曰納幣在舅志與喪婚同也稱婦美已成婚也胡氏曰譏制未終思念哀事是不忘哀而居豹矣方逆也而已成於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按莊公之娶哀姜納幣于小祊之後比之文公猶有甚焉但書曰夫人姜氏入而不稱婦者明文姜已沒無姑之詞也穀說似通

毛伯來求金文公九年

毛伯以天王冢宰之尊親下於諸侯以求金固非禮也安知非當時諸侯不共王喪用度缺乏故承王命來求之歟左氏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胡傳專明不稱使之義以爲大臣擅權之戒而于求金之得失則略焉似未備也竊考文公之春秋僖公薨則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又使毛伯來錫公命成風薨則天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使召伯來會葬則襄王之於魯恩禮隆矣今襄王崩文公生既不朝于京師今又不奔王喪僅使公叔敖如京師既不至矣遂不復遣一介之使以供王喪致王喪乏用冢宰下求其有貨於王何如耶故書毛伯來求

全一以見毛伯失王室之禮一以見魯文無尊王之義汪氏高氏之說詳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文公九年

穀梁曰鄭父累也故劉氏孫氏皆以及爲累及之及胡氏亦云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貨罰者必本忠恕無有侵藉之意其說精矣愚竊疑不然殺二大夫書曰及猶曰城諸及防云爾何累焉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文公九年

左氏曰楚子師于夏汭以伐鄭四公子皆及楚平莒及楚平公子堅公子龍及楚平莒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左氏蓋以稱人而云爾按經上文書三月下文書夏則楚人伐鄭亦在三月也公子遂聞鄭之被兵即會四國之大夫以救鄭夫鄭與五國地相去遠矣況與師動眾亦非倉卒所可集不踰月而救至會是以爲緩乎使其救果緩不及事聖人雖削之以懲不恪可也何爲反書之以著其救乎使魯果及楚平夫子奚不書之以見

晉之緩不及事乎且莊公五年冬會齊宋陳蔡伐鄭春王人子突救鄭觀此則踰月救至春秋猶善之況不踰月乎如經所書則以救鄭爲善如傳所記則以救鄭爲取當從經歟當從傳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文公十年

胡氏云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故鄭三失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筏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僻在四境之處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而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竊疑厥貉之次惟蔡侯從夷故書之也陳鄭宋雖日不得已而從楚其不能自強而苟于從夷獨不可書乎且左氏云稱詳事勢意舍年幼新立急欲求配居喪而娶文公之女故其逆歸皆不書歸當是九月之末至齊而舍已被狄姬無所從故十月之初魯遣單伯往請叔姬商人惡魯與爲婚因單伯來誣以曖昧之罪將以辱魯單伯乃叔姬既歸之後如齊而非送叔姬也吳氏之說得矣似未足以破公羊之說叔姬果爲文公女當不過十歲耳何可以

言淫使單伯果送叔姬豈可淫乎竊疑信如三傳之說則叔姬當非文公女不必泥時君女必加子字之例也信如吳氏之說則魯因舍弒而使單伯請叔姬或叔姬從單伯歸魯而齊人不從故執之耳未知孰是

季孫行父如齊 文公十八年

左氏無傳張氏以爲告宣公之立似矣然未備也竊觀上書子赤立而夫人姜氏歸子齊此書季孫行父如齊蓋行父實與聞乎弒子赤而黨宣公者恐夫人歸怨故與之偕行且告宣公之立而因以請婚以結齊好觀明年春但書逆女而不書納幣亦可見矣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宣公元年

胡氏曰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又曰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如此則責夫人與敬嬴而遂于宣公獨無責乎竊謂書遂以夫人見夫人非遂之所得以也書婦姜至自齊亦有姑之詞而無六禮之漸也文公之薨喪儀踰年而遽然以夫人至見遂不能以禮歸其女夫人不能以禮待其身敬嬴以姑自尊而喪婚其子宣公亟以夫自居而居喪娶其婦罪皆見矣

春秋經傳辨疑

宋師圍曹 宣公三年

左氏云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此傳殊難曉又按文公十八年冬左氏傳云宋武氏之族導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莊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則導昭公子欲以須作亂者實武氏之謀也殺母弟須及昭公子者宋公也乃云武氏之謀不可曉也豈討武氏謀而殺之歟既云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則使戴桓之族攻武穆之族者亦文公也下文乃欲以曹師伐宋則以曹師伐宋者戴桓之族歟武穆之族歟不可曉也此云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既云宋乃云宋師伐曹報武氏之亂也豈討武氏謀而殺之歟既云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則使戴桓之族攻武穆之族者亦文公也下文乃欲以曹師伐宋則以曹師伐宋者戴桓之族歟武穆之族歟不可曉也此云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既云

齊人執子叔姬至是又書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者三不應其名之無別如此也豈高固之所逆者卽向齊人之所執者歟故始而齊人執子叔姬則不欲其歸曾也明矣既而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則欲以爲婦也明矣春秋孔子之刑書故詳書子叔姬之事見齊強魯弱之勢而子叔姬之得失亦可見矣

叔孫得臣卒 宣公五年

胡氏曰大夫卒無有不日者其或不日者則見恩數之略爾仲遂如齊謀殺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然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按隱公元年書公子益師卒九年書公子益師卒皆不日益師與挾未聞其罪也豈亦聖人削其日歟莊公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書日然牙將弒子般者何爲聖人又不削其日歟此恐未通程子曰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恐爲得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 宣公九年

春秋於大夫之見殺者例稱名而不稱字所以紀其實也間有不稱

名而著其官者胡氏以爲義不係於名是已洩冶以諫陳靈公而死不書其名何以著其實乎胡氏曰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云云夫洩冶以諫見殺可謂忠矣胡氏泥於不稱字之例且謂其宋子哀侯叔肸之下識其仕昏亂之朝而不去諸儒皆略其死節而咎其不去何以勸忠盡乎夫昏亂之朝固當去矣今既不去而能正諫其君以殺身亦可罪哉使靈公能用其言夫豈有亂臣賊子於既死示天下後世之大經大法也其有不書名氏者惟齊商人晉州蒲吳僚及莒薛之小國耳他則未有不書名氏者胡氏曰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弒何也云云且謂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必違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讜諫爲心也文定公因經以諷諫於君意則善矣然聖經之心法恐不必拘拘以稱大夫名氏爲說也

春秋經傳辨疑

楚子伐鄭 宣公十年

左氏曰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諸侯遂皆以爲經削晉之救責其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竊疑楚莊初霸橫行中國伐鄭伐陳而中國莫能救故二國從楚使晉信能救鄭而逐楚師于潁北則中國兵足而力贍矣信以諸侯之師而成鄭則諸侯心同而力協矣聖人將喜中國之振而大書特書矣何爲反削之乎以中國之兵足力贍諸侯之心同力協則楚雖强何畏焉明年陳鄭服楚而有辰陵之盟乎據經而言見楚子伐鄭而晉不能救故鄭從楚耳若晉能救鄭逐楚師又以諸侯之師而成鄭而鄭反舍晉而從楚則當責鄭而不當責晉也

衛殺其大夫孔達 宣公十四年

左氏云清丘之會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按如此則孔達之死非衛國殺之乃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者耳而經書衛殺其大夫孔達不亦失實之甚乎凡此之類恐只當從經不若無傳之爲愈

楚子圍宋 宣公十四年

按經宣公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宋是以秋有棐林之會冬有伐鄭之師二年春有大棘之戰夏有侵鄭之師自是鄭棄楚而從中國者宋之力也三年楚人侵鄭四年五年連伐鄭而中國當救而不救故固已夫矣八年楚人伐陳九年楚人伐鄭晉雖救之而鄭又從楚宋是以有十年會四國之伐而鄭又從中國者亦宋之力也冬楚子復伐鄭而中國不救故鄭又從楚明年楚子及陳鄭二國盟于辰陵既而楚子入陳故鄭又從中國十二年楚又圍鄭晉是以有鄬之戰冬楚子誠肅慤宋之附庸宋是以有清丘之盟有伐陳之師蓋爲陳國之從楚也陳既從楚則中國之陳乃中國之楚矣衛之救陳爲陳國平爲從楚乎十三年楚子伐宋而中國不救至今年楚又圍宋固其素志也傳言楚遣使過宋而不假道於宋宋乃殺其使雖未知其必然亦可見楚之弱宋也自宣公以來十四年間楚子憑陵中國如此使當時無晉宋二國以抗之則中國皆陳鄭而變於楚矣愚猶憾宋之不能自然糾合諸侯內安外攘顧乃受其圍伐爲可責耳然困于楚恐不必深責也胡傳厚責宋而不責楚豈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成公三年

胡氏曰宋衛未葬曷爲而稱爵也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故議之竊恐未必其然諸侯未踰年則稱子是固然矣蓋君卒之年猶舊君之年也明年則新君之年耳故諸侯未踰年而不改元不稱爵者不可一年而二君也明年必改元而稱爵者不可曠年而無君也宋衛二君葬期既已過且改元矣固無嫌于稱爵但踰期不葬而從事于金革此則罪之大者爲可責耳恐不必以稱爵之嫌爲貶也

使皆稱子猶無貶乎故胡氏之說亦有不盡然者

公至自晉 成公三年

胡氏曰公行多不至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竊疑似泥按經公會諸侯者十二惟于蜀瑣澤不至其餘皆至如晉者四皆至何謂公行多不至邪魯自春秋以來至是歷六君矣皆喪畢而不朝於京師以受王命者也胡氏何獨責之成公邪愚謂國之所重者君故君之出入必書重之也果何有以哉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成公六年

左氏云晉宋伯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按此則當以晉爲主而傳與經不合矣從經可也

季孫行父如晉 成公六年

左氏云季文子如晉賀遷也又按左傳晉遷于新田在夏之四月丁丑經於夏六月既書公孫嬰齊如晉則此時晉已遷矣晉霸主之國也若果擇地利而遷國于新田必預告諸侯而諸侯必及時賀之矣

嬰齊如晉左氏以爲命伐宋蓋晉命以伐宋也魯不於此時賀乃至冬而賀之乎晉之遷國不見於經於賀遷之說似無所徵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 成公十五年

左氏云華元出奔魚石止之河上乃自河上而復據此則華元未嘗濟河而至晉雖奔而不奔也春秋何爲一以書其出奔晉一以書其自晉歸于宋乎豈至河上卽爲至晉乎

夫人姒氏薨 襄公四年

啖氏云如左氏言則當不書薨葬此文當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誤在此耳按左氏有匠慶謂文子之言及君長誰受其咎之語季文子卒於明年其去定公甚遠且襄公方七歲定公卽位亦已十五年孰爲幼君啖氏何其考之疎邪

莒人滅鄫 襄公六年

穀梁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曰莒人滅鄫非滅也胡氏從之於是莒人議鄫之義遂異于他滅國者按春秋滅國不一如齊之滅譚滅遂滅萊之類皆以兵臨其國奪其土地有其人民殺其君而覆其社稷故謂之滅也莒人滅鄫同一書法何獨異其滅耶獨不觀去年夏書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則是時鄫子尚存世子已定公穀之說何其疎邪借曰立異姓猶當存其國之虛號如後世呂政之秦牛湉之晉聖人於鄫子朝聘會同之禮獨得廢而不書之乎自後鄫不復見其社稷之滅亡也明矣愚謂此書莒人滅鄫者由莒之強也觀夫取鄫之後莒牟陵以牟矣至昭公四年書取鄫者由莒之衰也觀夫取鄫之後莒牟陵以牟屢及方玆來奔叔弓敗莒師于蚡泉可見矣左氏云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雖未必然非立異姓以爲滅昭昭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乙未同盟于亳城北 襄公十一年

亳之同盟程于胡氏皆云鄭服而同盟也然左氏記盟誓之詞正以十二國爲言則非鄭服而同盟也可見矣穎親晉之三篇伐鄭皆由

鄭爲之兵端也初爲之伐則以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師師伐宋而舍也再爲之伐則以鄭公孫舍之師師侵宋而舍也三爲之伐則以楚子鄭伯伐宋而舍也非有亳城之盟則無蕭魚之功若以同盟爲鄭服而鄭何從從楚又有伐宋之師邪蕭魚之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然後始見鄭服之實耳據經考事亳城同盟非鄭服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襄公十五年

張氏曰悼公卒政逮大夫之徵也此說鑿矣日者天下之所共仰非晉一國之日周有天王列國有諸侯其食豈專爲晉示變哉然畏天之威而恐懼修省則無彼此之分也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襄公十九年

左氏云晉樂鍼帥師從衛文子伐齊故張氏高氏皆主其說以責晉然經但書衛師伐齊而不書晉師輔恐晉枉受諸家之責耳是時衛君衎爲林父所逐而奔于齊也已五年矣此其伐齊蓋爲衛君剿而伐之也張氏以爲討强暴之罪亦恐未然

仲孫速帥師伐邾襄公二十年

左氏曰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勿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按澶淵之盟公與邾子俱至豈有邾人驟至之理設使邾人驟至則我之師乃報伐之師聖人奚爲不著邾人之暴而反著我之暴且重背盟棄好之惡邪公穀左氏無傳疑許氏得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襄公三十年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竊恐未然春秋凡書災必書其日宋災在甲午安得不加日於災上耶況下書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皆若同日然此固未可以知伯姬之果卒於火也但連記宋事書卒于災之下理或然耳穀梁謂伯姬之舍失火左右請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公羊以爲有司請避火伯姬曰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於火而死竊惟伯姬之歸于宋三國來媵其事固素著矣守婦道以卒於火固爲大節但伯姬是時年已六十矣有姊姪焉有子婦焉雖或異宮

當不甚相遠也穀梁謂左右謂避火此左右必皆婦人也伯姬雖欲守貞而不肯苟避爲之于婦姊姪者猶不能竭力赴救扶之而出乎況傳至矣而甘死於火似非中庸之道也且公羊以爲有司請避不知有司男子乎婦人乎伯姬之宮夜失火有司尚在而子婦姊姪不至尊奉君母之道何在耶春秋果記伯姬卒于火雖所欲著伯姬守貞之節亦以著守臣不救之罪也吳氏之說得之

楚子麇卒昭公元年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如此則圍實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者春秋曷爲諱其惡而赦其罪耶胡氏曰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十有三國若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弒之賊非特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盟會而無惡矣聖人在此惻之甚憐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憫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寖微黜爵輕重而略其篡弒

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此豈膚信左氏而不信聖經故辨之貫詞如此也獨不觀齊商人亦嘗弒其君舍諸侯與之盟公與邾子俱至豈有邾人驟至之理設使邾人驟至則我之師乃報伐之師聖人奚爲不著邾人之暴而反著我之暴且重背盟棄好之惡邪公穀左氏無傳疑許氏得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襄公三十年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竊恐未然春秋凡書災必書其日宋災在甲午安得不加日於災上耶況下書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皆若同日然此固未可以知伯姬之果卒於火也但連記宋事書卒于災之下理或然耳穀梁謂伯姬之舍失火左右請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公羊以爲有司請避火伯姬曰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於火而死竊惟伯姬之歸于宋三國來媵其事固素著矣守婦道以卒於火故著有疾又曰不得入亦自相矛盾矣竊疑公如晉至河乃復故著有疾乃復其餘恐皆公自息于行而復耳聖人因其屢如一惟一書有疾乃復其餘不書者不必曲爲之說可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昭公二年

左氏云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遣季孫宿遂致賜焉公羊曰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穀梁云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按經書晉侯使韓起來聘修好于魯而魯亦遣叔弓報之二國未嘗有間也何爲不敢進公羊之說不通矣穀梁既曰恥如晉故著有疾又曰不得入亦自相矛盾矣竊疑公如晉至河乃復者不一惟一書有疾乃復其餘恐皆公自息于行而復耳聖人因其屢如每異其傳以附會之未必果於根據國史也

晉至河乃復故屢書之亦猶每歲書公在楚公在乾侯之例也左氏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于胡氏沈于惟夷伐吳昭公四年

楚子伐吳之役皆會子申之諸侯也徐以見執而不與其餘不與者四國鄭伯滕子小邾子宋世子佐也左氏以爲宋太子鄭伯先歸然則滕子小邾子又安之邪按經只當以書者爲正不書者不必曲爲之說可也

暨齊平昭公七年

左氏云齊求之也李氏云當載齊求之也四字爲暨齊平之傳癸巳以下非本傳似矣李氏以癸巳以下皆齊侯伐北齊而與燕成之事與上文暨齊平不相屬故也竊疑左氏之傳如此者多又安知左氏之意非以暨齊平爲承上文齊侯伐北燕之義邪左氏此傳恐不無差謬也胡氏承公羊之說曰不得已曰暨以爲齊欲平魯而魯不以平爲急乃不得已而爲之平耳按齊魯年來未嘗有隙齊方伐北燕

亦何汲汲而欲求平於魯也觀之下書叔孫舍如齊涖盟九年仲孫蔑如齊聘但見魯往未見齊來何爲齊求之乎據經所書非北燕暨齊平固無疑矣但訓暨爲不得已之辭以爲齊求之也有未通耳按定公十年書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胡云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則暨者豈辰之不得已而從佗彄出奔哉比事而觀恐與及字意同不必深求之也

陳災 昭公九年

胡傳云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爲公矣必不遣使告于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楚子與叔弓會于陳則日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亦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竊疑此亦億度之見耳叔弓春會楚子于陳知正月二月乎至是陳災乃在夏之四月安知叔弓此來果尚在陳而目擊其事乎抑已反於魯而在途乎是未可知也恐魯史記列國時事必有所據而書恐不必泥其來告與

春秋經傳辨疑 三十 通 廣

日擊其事來言而書也如楚之滅陳若泥其來告則書豈陳人告耶抑楚人告耶恐不必泥

冬築郿 昭公九年

左氏曰書時也夫周之冬乃夏之酉戌亥月正農功收黍稷菽蒸之時也築圃豈有時乎若書時是無譏也何以書之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昭公十九年

按左傳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公羊云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穀梁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飲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據經而言止因君父之瘧投藥而弒懼討而奔晉于經亦合據公穀所言則止僅以不嘗藥之過子道之不盡故君子加之弒耳信如公穀所云則止之自責而不居其位毀傷而至滅其性雖孝子之道不是過也如是則止初無篡弒之心

春秋經傳辨疑

亦不成乎蔡殺之弒歟公穀之說殊戾於經

蔡侯朱出奔楚 昭公二十一年

朱穀梁作東穀梁曰東者東國也曰東惡而貶之也劉氏固辨其非矣夫朱與東字相似而誤且或闕一國字亦不可知況二十三年夏書蔡侯東國卒于楚距朱出奔方年半餘耳若昇二人不應蔡之二君皆奔卒子楚且朱無反歸之文東國無出奔之記汪氏引左氏及史記以証其爲二人蓋信左氏也左氏去聖經未遠其所記事尚多難信況史記乎按五經俱有闕文誤字何得春秋獨無學者傳其疑而闕之可也

有鸛鵒來巢 昭公二十五年

公羊云非中國之禽也又穴而巢也穀梁曰鸛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壇之也胡氏曰鸛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下而主祭于國反常爲異之兆竊謂鸛鵒江南所產然皆假鵲巢以生子能飛即舉棲于木不聞有穴居於地者公穀皆非灼見之說也先儒

謂鵲得不踰濟水故魯以來巢爲異左氏謂記所無是也若其所記童謠之言恐亦失之附會然季氏據國之兆胡氏歸之鵲得得無鑿乎

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昭公二十一年

左氏云季孫從智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悔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一旅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宮室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撽耳而走曰寡君其畏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于姑歸祭恩按左氏此傳恐未可信季孫勢能逐君矣果肯甘心降意從智伯如乾侯以請君復國則春秋當書其事矣何爲反書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乎使昭公果能誅季孫而不能見夫人則誅之久矣必不至有今日也況昭公困辱於外已久猶且躁忿倘氣如此平侯復國而誅意如又豈晚乎似未可信觀上書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則晉侯使荀躒以納公之事而審於季孫也可知此書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則荀躒因季孫之不從而告晉侯故晉侯使來唁公也據經所書其事明甚據傳所言乃昭公之自不肯復國也有是哉

元年春王定公元年

經本書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公羊穀梁欲發定無正之義乃截春王二字爲一節胡氏因之致使經文離析意不相續此傳經者之大病也況定公即位于夏之六月戊辰此時記事聖人之心豈預在議定公哉其無正月不足泥也

晉士鞅師師圍鮮虞定公五年

左氏曰報觀虎之役也按左氏定公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特其勇也四年秋經書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而已使叔還果爲諸會孫然則叔詣之子若孫安在邪竊疑叔還非左氏不於此時曰報觀虎之役而至此始云云未知何如豈有鮮虞之小國能敗晉師而獲其勇將春秋何以不書耶恐亦晉喪小國耳

宋樂大心出奔曹定公十年

按左氏大心出奔無傳惟去年春王正月下有左氏云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歸傳有疾子明言于公曰石師將不利藏氏不肯逆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故高氏王氏主此以晉大心之奔猶大心奔曹在今年秋與左氏所記年月差一年有半左氏不附之經下而附錄於先年恐不如是之乖謬也按經此下書公子地出奔陳冬書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於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則樂大心之奔蓋與公子地及弟辰同一黨也不得其情而徒譏其罪或者不可乎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定公十年

左氏記辰之言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胡氏曰暨云者罪辰以兄誅師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簡挾二卿出奔者實辰也曾謂其果不得已乎若如胡氏所訓暨宰之義則暨齊平者不得已在魯暨仲佗石彄者不得已在辰又謂仲佗石彄見脅於辰豈有不得已者而可以脅人邪胡氏此傳論暨之義未免自相矛盾敢論及之杜氏曰暨與也似爲得之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自陳入於蕭以叛定公十一年

胡傳不見於本文却於秋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下見之非羣經之例如此類非一似未便於學者且曰出奔則稱暨入於蕭以叛則稱暨及其論暨及二字頗費詞說恐未免有穿鑿之失

叔還如鄭范盟定公十一年

杜氏曰叔還詣曾孫按叔詣卒于昭公二十九年至此相距十四五年耳而叔還如鄭經見叔詣之年壽雖莫考其詳大約不過七八十歲而已使叔還果爲諸曾孫然則叔詣之子若孫安在邪竊疑叔還非叔詣子卽孫也恐非曾孫

鄭罕達帥師伐宋定公十五年

杜氏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歸之按經於定公十年秋書公子地出奔陳十一年春書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考之左氏並無公子地奔鄭之事恐杜氏之說必有所據更考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哀公二年

按左氏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舉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吳而遷基冬蔡遷于州來而後殺其大夫如左氏所記則先殺其大夫而後遷于州來傳與經實相戾也

盜殺蔡侯申 哀公四年

按左氏蔡昭公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如是則公孫翩爲賊明矣春秋何爲隱其名而以盜書邪胡氏從左氏而謂變文書盜以懲有國之君恐未然也竊疑凡書盜者皆當時不覺被盜而殺之不得其名氏如後世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之類史官欲求其名而不得故書盜耳

春秋經傳辨疑 齊侯陽生卒 哀公十年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南鄙師于鼓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師乃還如是則齊侯陽生之卒非正卒也乃弒之何春秋於弒君之賊往往隱其惡而赦其罪耶胡氏信其說恐亦過矣歸川吳氏云當時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爲弒耳此說是已況吳子既忍伐齊惡有聞悼公之赴而三日哭於軍門之外者乎且鄰方來弔左氏謂齊甥也故遂奔齊又豈有從吳伐齊之事邪愚謂春秋信史也爲魯諱弒逆之外其餘弒則弒卒則卒豈至變名亂實是邪或者以爲此爲聖人筆削之微意恐非也

西狩獲麟 哀公十四年

按杜氏云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麟之無應故因魯史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因所以爲終也據此則春秋因獲麟而後作也胡氏從范氏以爲春秋文成而麟至則春秋成而後獲麟也孟子嘗曰

春秋經傳辨疑一卷明童品撰品閩侯人幼與章楓山先生齊名成化丙午舉南畿又十年弘治丙辰始登第開致仕十九年讀書裏明所著有周易羽翼禮記大旨正蒙發微合章子集金華文獻錄等書均未見是編鈔自四庫別無傳本吉光片羽略見一斑季樵胡宗楙

270册 800页 100版 印500本 14 A

大清嘉慶十有六年
歲在辛未
皇帝萬壽
普天同慶
臣等謹奉

270冊 800頁 100版 印500本 14 B

序

此春秋四傳私考也誰考之曰余同年司諫柘浦伯源徐君也其私焉何也曰以孔子大聖修春秋猶曰竊取其義夫焉得不私之思昔周道衰孔子因魯史文加之筆削以明天道正人事定萬世不易之大法當其時左氏傳之其後公羊穀梁又相次傳之胡氏傳最晚出而最爲學者所宗之四子者窮年矻矻各勒成編豈務掇前人之漏逸而冀以掩他長哉抑豈彰已識之奇博而冀以擅文固哉蓋嘗譬之春秋猶天然其照臨沾濡焦殺摧擊之用盡備左氏公穀則爲之日月爲之雨露爲之霜雪雷霆胡氏則又總其用以成歲功者也辭有工拙旨有偏全要之不詭於聖人而已四傳私考余初未之見見伯源君之爲司諫也正色立朝直聲震中外權奸有疏防僭踰也邊防有議固封守也與作征貢有言杜無蘞也盤盤皆本之春秋心窮異之時密邇焉因出是考相示藍以余從事於春秋有年也閱之其詞嚴其義正其文簡而質雖皆自四傳中來而所以補其不及而爲之忠臣者厥功甚偉或曰傳有四矣焉用考爲余曰不然天之用備矣日月雨露霜雪雷霆爲之照臨爲之沾濡爲之焦殺摧擊亦盡矣要豈無所不及之地所不被之物哉歲功既成猶必歸餘而置閏焉故不足以發明聖人之旨者即一言爲賛猶足相發明可

春秋四傳私考目錄
卷上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卷下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春秋四傳私考目錄終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

明徐浦撰

隱公

按左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云何奉桓公也奉桓公是桓也又曰不書卽位攝也曰攝則以桓爲當立也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

幼君也故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是亦論桓之當立也至穀梁子傳則曰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惠公志也焉成之將以讓桓也先君惠公之欲與桓非正也探先君之惡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夫穀梁之意是言隱當立也而特惜其不當讓耳胡氏傳則首黜隱公以爲內無所承上無所稟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之所由起是則專貶隱公不當立也夫左氏公羊之論是桓而委曲以全隱穀梁之論是隱而旣嘆其成惡椎胡氏則專貶隱階亂而亦卒不明言孰爲當立然則其究何居耶夫聲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則隱桓俱側出立當以長以賢明矣以長以賢則隱公之當立必矣公羊母貴之說不知何據胡傳之說似亦過督隱公然隱公旣立矣而必欲狗匹夫之小節規規將桓是讓焉亦左矣至觀其對羽父之辭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是其本心欲固讓於桓而桓公顧聽羽父之譖甘心於弒兄焉桓之罪烏可逃哉噫隱之死亦可悲矣後之欲辨桓隱當立之是非者當以穀梁爲正然欲立桓公乃惠公一念之私也以惠公一念之私至有以殆弒兄之禍有天下者可不愼與及桓卽位胡氏又明隱之當立而此節乃云云者毋亦責備之意與故知春秋之義者而後可以論是非定人品矣

鄭伯克段于鄢

胡傳曰鄭伯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崩之固推見鄭伯之至隱矣然鄭伯之心非惟無母而亦無母久矣左氏曰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此其心何心哉蓋姜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矣鄭伯憤嗇于心及克段不覺發之於言乃其心之不容揜也使非封人之對則母子之倫絕鄭伯復何自立於天地間哉噫觀於鄭伯則隱公不其賢乎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惠公愛桓隱爲桓立人皆知之故因其喪而使咺來則媚桓也公羊謂隱以桓母之喪告諸侯是在仲子既沒之後也左傳以仲子爲子氏故以爲豫凶事非禮也說矣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又何其大謬歟夫親仲子爲惠公之妾則隱之當立益昭昭矣

公會戎于潛

胡傳之論正也左傳曰修惠之好是也穀梁曰會戎危公也三說咸當然皆未覩于時矣夫隱公之時何時也戎狄强盛不知有中夏久矣戎請盟會在公雖欲不會其可得乎公志在修好又奚顧其危哉書曰公會戎于潛則會者固無怪矣

紀履繻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大昏親迎禮也使大夫非正也穀梁胡氏之論當矣然則不親迎昉於此乎曰前此矣齊之詩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親迎之禮久廢在女子亦習俗而不覺其非也人春秋之始而書此固亦愛禮之意與

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曰夫人子氏者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夫隱公之母聲子也非子氏也子不終爲君母亦不終爲夫人者隱之妻也卒深譏決非聖人筆削之旨穀梁子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婦人之義從君者也此說得之矣胡傳亦然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天變也胡氏傳詳矣上書三月庚戌天王平王崩變莫大焉人君而知此則必知謹天戒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公羊子曰尹氏世卿周天子之大夫也世卿非禮卒何以書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胡傳從之左傳尹作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不知何據

宋公和卒

宋公和宋穆公也穆公宣公弟與夷宣公子與夷即所屬子與夷左氏美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及與夷立莊公馮弒與夷以故國亂禍不絕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其論不亦正

卯予嘗讀梁孝王世家初竇太后欲景帝立弟孝王爲人子袁盎諸大臣亦引宋宣公不立正生禍亂爲對事因寢則宋宣公之命弟非命以禍矣故於其没不書曰薨而書卒春秋之微詞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穆公傳位於殤公與夷矣穆公子馮出奔鄭爲殤公者當念穆公之義而誓視其子可也乃聽衛州吁之言伐鄭以除害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其禍之及也不亦宜乎故書以宋首兵惡宋也且衛有弑君之惡而宋甘與之盟春秋誅亂臣討賊子於書法之間其詞嚴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公子翬即羽父也帥師何會宋也會宋何伐鄭也不書公子何貶之也再敗四國所以惡四國也夫隱之讓桓宋穆公之屬與夷其義同也桓未立而翬之計行與夷即位而伐鄭之師會忍心害理莫此爲甚若翬公子翬衛公子州吁則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甘爲黨與厥罪維均之罪重於翬而翬之罪亦並見矣胡傳論當

春秋據事直書而其惡自見矣

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隱公爲桓而祭其母故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然其用意則委曲而周矣曰初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用六幾於禮矣而獻於仲子之宮亦非禮也

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邑也取者恃强之詞宋爲取之惡其納馮也夫穆公有德於殤公殤公立乃忌馮而伐鄭逆天理無人心甚矣春秋兩序宋主兵此又書宋取長葛其所以著殤公之罪不一而足矣

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曰鄭伯使宛來歸祊祊見歸祊者鄭伯之志也前此鄭人來輸平志欲易矣然祊猶未入也至是彼歸祊我入祊則祊爲魯有矣曰我入者强入之詞尚未易許也至以璧假則入矣夫祊爲鄭湯沐之邑許爲魯朝宿之地皆受之於天子者以祊易許各利其便於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詔天王不復巡守也於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先祖所受之邑也觀下文鄭伯以璧假許田亦以鄭爲首所以著鄭之罪重於魯而魯之罪亦並見矣胡傳論當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按程氏曰宋爲盟主與鄭絶也夫鄭何罪哉宋殤惡其納馮而絶之亦異矣春秋重書宋公不一而足惡宋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出電見大雪非其時矣非其時則爲災異春秋書此所以著隱公鍾巫之禍兆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鄭交惡特以馮故而拽與國以相攻其首惡則在宋也

春秋書宋伐鄭者三然宋終不能有加於鄭乘四國之敝而取戴則卞莊子之術也宋其能兵哉書曰鄭伯伐取之言易也雖然鄭固善戰而宋實好戰胡傳獨以鄭善戰服

上刑爲稍過

冬十一月壬辰公薨

公之薨羽父弒之也羽父之弒桓公意也篡逆之罪著矣

不書弒而書薨孔子於魯諱之也噫隱公本意屬國於桓而竟不免殺身之難焉讒人之口可畏哉然羽父驅狠不仁公聞且見矣乃不能早辨而預防之以及於弒惜哉

桓公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無王其曰王何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此言即位何與聞乎弒也桓公與聞弒君之賊而書即位著其罪而譏所謂既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禮也穀梁以爻爲字論誤矣孔父先死而曰及何意在弒君而累及孔父也然宋公立十年十一戰而民不堪命觀其圍鄭伐戴皆宋首兵孔父身爲大司馬無能改於其德何賢之有茲特賢其死耳雖然父不死督不敢逞若父者亦賢矣哉假令不賢其能繫君之存亡乎宋公不義不道則固可以死矣

見與許田者桓公之志桓公之志何在修好也修好何已有篡弒之罪故欲隣國之與之也此段穀梁胡傳俱好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死於君難春秋書及賢之也既賢而名之何也劉侍讀所謂既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禮也穀梁以爻爲字論誤矣孔父先死而曰及何意在弒君而累及孔父也然宋公立十年十一戰而民不堪命觀其圍鄭伐戴皆宋首兵孔父身爲大司馬無能改於其德何賢之有茲特賢其死耳雖然父不死督不敢逞若父者亦賢矣哉假令不賢其能繫君之存亡乎宋公不義不道則固可以死矣

春秋書其名惡之也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按左氏曰爲賂故立華氏也蓋宋督既弒殤公取郜大鼎賂公公受之故爲茲會以定其位以成其亂耳愚則曰公身爲篡逆其目宋督之弒心甘與之黨矣雖無鼎賂亦將首倡故書曰公會揭公爲首惡甚之也胡傳詞嚴義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按穀梁傳曰桓內弒其君外來人之亂受賂而以事其祖非禮也左傳臧哀伯之諫備矣納于太廟其享之乎

蔡侯鄭伯會于鄧

三國地與楚鄰爲楚故爲此會耳夫不知修德行仁以自守其國家而徒恃會盟以自固焉能免於禍乎厥后楚卒滅鄧虜蔡侯終鄭之世服役於楚不亦可傷哉善乎孟子之言曰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按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使大夫非正也凡公嫁女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今桓公不親迎而遣公子翬齊侯不

道上卿而親送夫人踰境春秋書之二公之失看見矣其曰公會齊侯于讙明公之行爲齊侯非爲姜氏也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不言以至明夫人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故荷之刺兆於此矣禮重大婚娶夫人國之大事

春秋詳書固謹禮之意歟胡傳好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按左傳曰致夫人也仲年齊侯之愛弟而使之來聘修好于魯以致親親之意也夫魯桓篡逆之人齊襄不能討之則亦已矣而與之爲姻修好焉其亦滅天理無人心甚矣故春秋于其來聘不書公子貶之也雖然齊襄通于夫人固莅理喪心久矣又奚計乎魯桓歟

有年

曰有年僅有年也桓公享國十有八年獨此書有年則徐年之歉可知也夫篡弒之人上干天和其歉也固宜春秋書此以見天人感應之機也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王朝公卿書爵此宰而書名何貶也何貶爾已爲天王之宰而下聘篡逆之賊則非宰矣故貶之也於此見周室之益弱矣胡傳甚當左氏謂父在故名公羊謂稱宰渠伯糾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書來聘猶使渠伯糾也書仍叔之子猶書武氏子也譏人之亟戒深矣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夫豕零泚君天討所必加也王則遣使來聘以定其位納賂以成其亂至於鄭伯不朝乃以諸侯伐焉非天討矣故稱王不稱天以見伐非所伐也三國以兵會伐以臣從君正也故書從王乎之也夫戰于繻葛而不書敗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

下之防也春秋之書法微而嚴矣按平王末年鄭武公莊公爲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至是又有繻葛之戰則君臣之大分絕矣入春秋以來鄭其爲無君之首惡哉無君臣無母子雖殫亦奚以爲

丁卯子同生
子同卽莊公文姜子也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按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十八年桓公與夫人如齊則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矣奚疑焉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禮之正也公羊氏曰書之喜有正也春秋未有言喜有正者此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噫以此爲訓後世猶有配嫡奪正之事者其未明於春秋之義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以世子攝行非正也君疾而儲副出啓奸人窺伺之心危道也胡傳論詳矣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以待人父之道待其子以囚爲失正矣囚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已之則是方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雖然受命而已之不可也爲世子計者方承命之初當禀於曹伯曰君不幸有疾臣當朝夕侍不敢違左右以貽君之憂使其得請則於道不已多乎若夫曹伯甘已之失政汲汲使其世子以朝弑逆之人不知何心也按左氏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逾年而終生卒可不慎與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伯主兵而首齊何惡齊也惡齊何齊使魯次鄭怒則助鄭攻魯人之稱斯舉也何義哉春秋未有以來戰爲文曰

來戰甚其暴也且以見我魯之無罪也故左氏曰我有辭也

鄭伯寤生卒　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上不能保其君下不能庇其身罪顯然矣其不書名何胡氏所謂尊王命貴公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是也公羊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何宋人執祭仲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夫權貴不失其正也方宋人之執祭仲有死無貳則突未必入忽未必出宋遽能以亡鄭乎仲貶損以全身非委曲以全國也且曰能權故曰突歸于鄭易詞也何以易內則祭仲許之外則宋國援之其歸無難矣突歸忽欲不奔其將能乎觀突不書公子而忽係之鄭則孔父之罪著矣噫莊公以兄克段屬公以弟逐忽天道好還豈不昭昭哉爲國者求爲可繼而已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宋立突非爲突也貪其賂無已故盟于句瀆之正會于虛又會于龜宋終辭平宋無信也然則宋可伐乎曰

督弒君者也魯鄭可伐宋乎曰不可魯受宋賂而立鄭資宋力以篡國會而伐之宋其能甘乎鄭方得立而遂伐宋可謂背宋矣故書曰伐曰戰所以甚二國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聲罪致詞曰伐曰伐鄭言鄭之背宋罪之當伐也夫鄭固當伐而宋以私意行之雖公亦私也稱以者胡氏曰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公羊曰以者何行其意也夫行其私意以非所當以也兼三傳之說而意益明其意若曰列國之兵惟天子得以統之今私爲之用以伐人以行己意則不當以明矣故曰以者不以者也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春秋皆求賻求車求金皆貶也夫有不足而後求諸侯強僭天子若綴旒然故書天王使來求雖曰貶之實以悲王室卑弱之甚矣

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之奔祭仲逐之也歸以祭仲出以祭仲仲誠專突亦不君矣若鄭忽已君此稱世子明已失位也稱復者謂既亡而復歸也以世子繫之鄭者明國本忽有也仲始志立忽既執立突突出而忽始歸仲有愧於荀息多矣

鄭伯突入于櫟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櫟鄭邑也突方出奔而遂入櫟其强可知矣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將納厲公也是亦親忽之弱突之强而然耳不論是非而論强弱四國其黨惡與或曰桓公宋公亦篡也故不以突爲非若衛侯陳侯何見哉可謂滅天理無人心之甚矣

衛侯朔出奔齊

宣公聚麀禽獸之行也其子之及宜矣然壽急其賢哉朔搆急于者出奔奚足恤哉按左傳盜殺公子壽子急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故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殺梁謂朔之名惡也惡何得罪於天子也得罪有其母況其他乎合四傳而觀之春秋之大法嚴矣

何召而不往也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何以往書與書遂罪在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按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齊則公之薨以弒也夫相公不能以禮防閑其妻而至於委曲而從則其及於難也固宜後之人君可以鑒矣雖然桓弒於弒兄矣則茲弒也夫亦隱之報與天道徵矣

莊公

夫人孫于齊

姜氏淫于齊而與弒在魯人不共戴天然莊公子也奈何故書夫人孫于齊諱之也胡氏曰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爲人子所逐而全恩也春秋此書恩義之輕重見矣按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公羊氏謂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眩不與念母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夫一念之邪而自陷於弒逆雖子且不能有其母況其他乎合四傳而觀之春秋之大法嚴矣

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單伯魯大夫天子召而使之也王姬嫁于齊使單伯逆王姬使魯爲之主也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爲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若弒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爲莊公者但當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力辭而弗主之正也今使單伯爲主之知其不可特築館于外焉雖曰變常要亦忘仇滅禮甚矣春秋之所不與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者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左氏曰爲外禮也公羊以築于外非禮也穀梁則謂築之外變之正也皆未得聖經之微也胡論極妙穀梁

次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在齊猶可言也夫人歸魯莊公當有以處之不得復以母事之矣方逾年而復會齊侯于禚姜氏齊侯之罪著矣而使之得以會者莊公責也若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此常禮也非春秋罪姜氏與莊公意也

紀季以鄑入于齊

鄑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鄑事齊畏之以道而猶不免焉於此可以見齊之強也紀之亡非其罪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齊滅之夫紀侯賢而齊侯滅之故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隱之也夫紀受天子之土壃承先祀之基業義莫重焉一旦畏其強而委去之誠不能以死守之爭地殺人者有間矣此春秋所以善之歟公羊謂襄公滅紀能復九世之讐故春秋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賢其能復讐也恐未必然

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與莊公不共戴天之仇無時可通也而況以田獵之故會乎春秋書之所以重莊公之罪也齊侯降而稱人貶之也昔姜氏會齊侯于禚

不然何若是之悖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不言納朔辟王也其曰人何人諸侯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以王命絶之也又竄而納之故貶而稱人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入于衛

衛朔死其兄厥罪大矣王治其簒惡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放公子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則朔之不道甚矣諸侯從而黨之其於天理王法安在哉故諸侯貶而稱人王人嘉而書字春秋之旨嚴矣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寶也衛俘齊人曷爲來歸之左傳曰文姜請之公羊曰讓乎我也皆非盡伐衛者公首之齊次之此歸俘以齊首之殺梁曰分惡於齊是也夫子爲魯諱也夫衛朔弑兄逆王四國之所知也知而助之動於賂耳以賂而動所以著諸侯之罪也魯前受宋賂以成其亂茲受衛俘以助其惡春秋雖委曲爲魯諱而分惡於齊然其實不容掩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亨于祝邱次齊師春秋迭書之以見夫

人襄公淫惡之甚不一而足也明年無知弒襄公其禍淫之明驗歟

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曷仲年之子也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僖公愛其同母弟年施及其孫至襄公時衣服禮秩一與嫡等而又使之有寵而當國焉此亂本也豈襄公紬之遂見弒焉爲此非僖之罪哉無知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故殺無知者雍廩也不曰雍廩而曰齊人者衆討賊之詞也嗚呼魯不復讐而諸兒爲無知謂之天道非耶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糾

盟蔇圖納糾也其言伐之何猶不能納也齊與魯世仇不知所以報之而乃爲齊立後嗣安國 家焉是獨何心哉書之所以貶魯也

齊小白入于齊

襄公之難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然糾弟也小白兄也小白長當有齊故以齊繫之然則何以不稱公子胡氏曰若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禮同所以明嫡道也

內無所承上無所稟以王法絕之也然小白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聖人權衡於輕重之間故進小白而黜糾則魯之不當納也明矣公羊曰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曰其言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

冬王姬歸于齊

婦人謂嫁曰歸于姬歸齊叔姬歸鄫初紓異詞天子之女若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禮同所以明嫡道也

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大夫死於弒君之難春秋皆取之若孔父荀息仇牧是已雖未能正義討賊然可爲人臣逃難者之戒矣按左傳曰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殺之遇太宰督又殺之於是

督亦死閔公之難者削而不書何也督弑其君與夷殺之晚矣安可以死難與之也

宋萬出奔陳

萬弒閔公出奔陳陳人納之宋以賂陳陳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宋人臨萬則賊已討矣其不書陳人殺萬何以陳初知其賊而納之非也受其賂而後歸之尤非也幸鄰之難而居亂賊爲奇貨酬亦甚矣

公會齊侯盟于柯

會于柯與齊平也魯莊齊襄世仇也易世而齊桓立魯與之平傳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是或一道歟按公羊傳莊

公將會齊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將何諸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既已劫三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既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烏乎不取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胡氏曰九國同盟魯爲首不書公何諱也諱何諱叛盟也

穀梁謂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寧一疑之也則非諱公矣即使上書公會下書鄭詹逃來叛盟之罪公亦無所逃矣

齊人執鄭詹　鄭詹自齊逃來

詹鄭臣公羊穀梁以爲卑者微者胡氏以爲鄭之執政用事之臣若詹卑微則何足爲有無哉春秋書之係執政之臣明矣夫以執政之臣爲人見執執而逃匹夫之事也以執政行匹夫之事卑矣微矣或公穀之意歟魯與齊盟未久而受詹之逋逃則其叛盟自公始矣春秋誅書之恐詹也亦以罪魯也

秋七月及齊侯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高傒齊之貴大夫與公盟不書公諱之也盟何譏婚媾也禮有納幣以諸侯而親行之非禮也忘世仇不復乃與之

結婚而納幣焉莊公獨何心哉故直書而其惡自見

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按左氏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則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舉則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然則越竟觀社何爲哉況齊人詐誘強狠桓公之覆轍可鑑也乃忘其身而屢入仇人之國不亦危乎

荊人來聘

莊公十年荊敗蔡師于莘止書荊不予入華也此進而稱人予其來聘也惡其猶夏不恭故稱荊以狄之因其慕義自通故稱人以進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公會齊侯盟于扈

遇穀盟扈皆爲結姻好也婚禮有納采納徵問名告期焉用會盟爲莊公制於文姜而必昏於齊齊人既殺其父而復昏其子則安能無疑於魯哉遇于穀盟于扈甚矣魯之不能復振也

公如齊逆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曰何以書親迎禮也穀梁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親迎合禮而穀梁以爲不正毋亦以莊公娶仇人之女雖正亦不正歟故於姜氏不曰至而曰入穀梁謂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毋亦以仇人之女不可見於宗廟歟春秋詳書所以著莊公忘親釋仇不孝之罪莫大也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按左氏云衛伐周立子頹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奉王命聲衛罪而討之也衛逆王命而與之戰罪在衛矣故書及齊人戰以見齊非欲戰戰在衛人也然亦見衛之不度德不量力矣齊稱人何曰將卑師少也

冬築郿　大無麥禾公孫辰告糴于齊　春新延廄

按穀梁子古之君人者必視民之所勤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況大無麥禾告糴於齊而又可興役作乎書之譏也大抵魯莊昏庸之主始毋論其大節如狩禡觀社譏遊逸也丹楹刻桷譏婦色也築郿新廄譏勞民也屢書于策無一善行聖人雖欲爲君諱不可得矣

齊人伐山戎

胡氏曰齊人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以齊人爲齊侯何

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編以爲自管仲得政以來
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與大衆出侵伐則此書齊人
者固齊人也下書齊侯獻捷者固齊侯也不可以獻捷之
故而過爲之臆度也若以齊侯爲勤兵伐蓮而稱人以貶
之則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戎固有可伐之罪也伐戎闢燕
正方伯連帥之職又何譏焉愚則曰齊人伐山戎順詞也
善之也

齊侯來獻戎捷

齊與魯俱侯國來獻戎捷是桓公誇伐戎之功於魯也左
氏以爲非禮公羊以爲咸我也信矣蓋諸侯不相遺俘且

魯未嘗與謀獻之何爲

公子牙卒

按公子牙之死季子殺之也季子牙之弟以弟殺兄而不
書何也夫君親無將子牙今將爾而季子殺之公羊以爲
善之也殺兄何善胡氏曰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季子
不直誅牙而酖之使若以疾死親親之道也此公羊所以
善之也按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般雩講
于梁氏閵人萃自牖外與之戲子般怒鞭之公疾問後於
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子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何若
牙曰慶父材能而牙弒械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
巫氏使鍼季酖之立叔孫氏夫牙弒械成又誅不利於般
則牙之死宜矣

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胡氏曰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爲不貴周公之
後奄有魯家不爲不强即位三十二年不爲不久薨于正
寢不爲不正而嗣子受禍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
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子般卒

莊公過時失婚或以爲逼於文姜抑亦孟任割脅之故與
般出於孟任非嫡出也孟任閟於私從非正配也雖以般

立人上其誰能甘之衛宜忝夷姜而急子死晉獻忝齊姜
而申生亡魯莊私孟任而子般弒一念之私貽禍無已有
天下國家者可不慎歟

公子慶父如齊

胡氏曰子般之卒慶父弒也不書出奔而曰如齊見慶父
主兵白洽國人莫能制也貽謀不臧莊公不得辭其責矣

閔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盟于落姑請復季子也曰季子賢之也曰來歸喜之也方
莊薨般弒慶父主兵季子力不能支出奔陳避難也避難

恥也春秋欲没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

冬齊仲孫來

左氏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則仲孫亦賢矣哉胡氏以爲書仲孫來交譏之也似過刻若公羊氏齊仲孫何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氏亦曰齊仲孫外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未知何據

秋八月辛丑公薨

按左氏初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於武

闈則公之薨慶父弒也不書地隱之也慶父既弒般而猶握兵柄則閔公之見弒也固宜

夫人姜氏孫于邾

莊公遭母之淫亂而貽禍於君父宜乎痛心改行以絕亂階乃私通於孟任致慶父得通於哀姜而欲立之是固篡弒之所由起與稱夫人姜氏胡氏以爲降文姜是也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或甚齊人非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弒二君天討所必加者而猶得免於戮書出奔譏失賊也夫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故也然非

季友則慶父亦不縱於莒矣胡傳論好

齊高子來盟

公羊子曰高子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之正我也其正我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此傳甚好胡氏則曰不曰齊侯使之者惡齊侯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故不言使此論似太深

鄭棄其師

按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夫高克罪矣既不加討又不能遠乃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潰則棄師者鄭伯也非克也故曰鄭棄其師所以責其君臣也

僖公上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稱師言兵之多也以三國之師救邢逐狄特易易耳而次于聶有觀望不進之意故書次譏之也此與魏晉鄧將軍

救赵次于鄴意同若伐而書次則以次爲善矣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按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邢受狄侵齊侯救之者再而卒遷之者不勝其救亦所以圖存也春秋書之美齊桓之功也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鄑獲莒拏

按公羊傳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

涘北面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以是獲莒拏夫莒人納叛請賂罪在莒矣而乃興師伐魯何義哉慶父奔莒不先加兵於莒者緩賊逸追親親之道也至是敗之獲之應兵也何疑之有

秋七月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夷齊地薨于夷公羊曰桓公召而縊之也以歸以其喪歸於齊也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億請之也左傳曰君子以爲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以是從人

弒於前哀姜復弒二君於後魯之惡齊之甚也以是從人可乎哉殺之義矣無譏也

春王正月城楚丘

城邢以遷邢也城楚丘以封衛也上書齊師而此不書何也蓋前城邢則美之予其能救災卹鄰也城楚丘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與之中而王法亦不敢慢噫春秋之旨嚴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夏陽虞虢之塞邑虞受晉賂而假道雖曰晉滅之實虞之

自滅也首虞師罪虞也胡氏之論詳矣雖然虞不足責也首謀者非晉荀息乎荀息晉之良也乃用詐謀以利啗虞四滅二國在晉則有功矣而擅滅先王之宗國王法其赦之乎吾聞伐國不問仁人而況設謀於始誇功於後君子於是乎知荀息之不終矣晉初見於春秋而遽滅人國則不待貶而其惡自見矣

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其民也下書六月雨喜雨也喜雨有志乎民者也惟有以閔之則有以喜之若僖公者誠賢君哉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上書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伐楚者何楚人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桓公聲其罪而討之故曰伐善之也次于陘何有俟也執俟俟屈完也夫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恐一舉而入其疆夫誰曰不可乃次于陘以俟之卒與屈完盟而退蓋庶幾王者之師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若伐楚次陘蓋絕無而僅有者也其曰遂者若譏其專然仗義以伐固聖人之所與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胡氏曰盟于師諸侯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是已屈完楚大夫楚無大夫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公羊曰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是已然當召陵之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信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齊桓於是乎失言矣故屈完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其詞嚴其意正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賢哉屈完此召陵之所以盟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

楚冬十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按左傳陳轅濤塗告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從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及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遂與江人黃人伐陳左傳曰伐陳討不忠也不忠何惡濤塗之謀不協也夫陳小國也濤塗之謀亦爲陳計耳執之爲已甚況伐之乎又況會列國以侵之乎夫桓公次陘之師召陵之盟庶幾乎正矣伐陳侵陳其

近於忿兵乎書執罪齊侯也稱侵陳伐陳甚齊侯也楊子曰齊桓欲經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信哉

八月公至自伐楚乃自正月會伐楚今始歸也公羊曰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非是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按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

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
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
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
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噫申生
之志亦可悲矣故申生稱世子斥言晉侯殺之是父無罪
而殺其世子也可不謂恐乎公羊曰曷為直稱晉侯以殺
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穀梁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
也張子曰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抑亦悲其志乎
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甚矣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穀梁曰及以會
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特書及以會若
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以會焉耳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
也天王將以愛易世子鄭伯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其位
太子立是為襄王桓公此舉雖非天王所欲然父子君臣
之倫賴以正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夫以美舉而
鄭伯顧逃歸不盟不待貶其惡見矣雖然王惡齊侯定世
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
安使鄭伯與盟是違王命也逃而不盟則又取譏焉進將
何如處哉意為鄭伯者當復於王曰世子國之本也本不
可使搖況大小臣工咸屬心焉臣不敢貳臣知罪矣以是
復於王而從列國後庶其無悔乎貪王命而逃歸仰以自
免於君子之議耶

晉人執虞公

虞貪晉賂不聽之奇諫以致見執書曰晉人執虞公虞公
貪也以虞公而為人所執辱莫大焉直書所以惡虞也晉
人執之其罪不言而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按左傳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穀梁曰伐國不
言圍邑此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子圍許欲以救鄭也諸侯救許書緣善之也初霸救許
而書遂晚年救徐而書次不待褒貶而善惡自見矣

齊人伐鄭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兩書伐鄭惡其首止之逃也鄭殺申侯求說於齊也書鄭
殺之不以其罪志失刑也夫齊之伐鄭為其內訌於齊而
外合於楚也豈申侯之故哉鄭伯早聽孔叔逃歸之諫後
聽孔叔下齊之謀庶幾可以止兵禍矣乃內忌聽讒殺其
大夫以求媚而曰知所由來姑少待我策止此耳如申侯

見殺亦有罪乎曰事楚而貪璧去楚而奔鄭賣滿塗面說
齊晴利無信小人之行也亦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其稱大
夫何惡鄭之罪而存其官也非取申也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于
乞盟
王人下士也按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貴王命也鄭伯
乞盟以向之逃歸也乞者卑詞也重是盟也是盟爲何左
傳曰謀王室也胡氏曰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
未知其得與否也其義甚柔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夫人風氏也夫禘天
子之禮也魯以侯國而禘于太廟非禮矣而以風氏致于
廟尤非禮也胡氏曰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以屬僖
公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
俾世其卿而私門熾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
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以私恩崇其母皆
越禮之罪也左傳以禘而致哀姜非矣公羊亦以夫人爲
姜氏謂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而莊公以妾爲妻詞亦牽强
必如胡氏論則哀姜本爲莊公之夫人風氏爲妾　僖公
以風氏致廟是以妾爲妻越禮矣庶不相悖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穀梁曰宋其稱子何也未葬
之詞也按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
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
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
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
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則桓
公此舉尊王之禮也春秋之所大美也又曰齊侯盟諸侯
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
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
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動於行晉侯乃還公羊曰貴
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
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則是會也可以徵伯業
之盛矣可以覘桓德之衰矣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
息　晉殺其大夫里克
按左傳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獻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
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

齊先告荀息曰二難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息曰將死之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書曰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曰里克弒其君卓者若曰里克之君國人不君之也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賢之也驪姬欲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故里克聽其謀欲以中立自免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

隰朋立晉侯夷吾是爲惠公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均一死耳死於世子則爲忠死於伏劍則爲賊惠公數其罪曰子弒二君及一大夫實三君也世子非以里克死乎以弒三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公羊曰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累上何也殺之不以其罪也胡氏亦宗之信如公羊言則將以大夫之立已爲有德乎如穀梁言則弒君之賊可恕也而

方嬖欲立奚齊遂譖申生而逼之死且因及於重耳夷吾焉死人之子者其能以保已之子乎若驪姬者其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天道好還詎不信與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書及則會者公志也僖公賢君也猶不記桓之支莊之哀姜乎齊桓非襄公比也乃亦爲陽穀之會肆于罷樂於此見齊桓之伯業息矣書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爻謎之也

冬楚人伐黃　夏楚人滅黃

按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故楚人伐黃

桓公虺于龍樂伐黃而不救故楚遂得以滅黃則黃之滅也孰使之哉書之以罪桓也噫豈直黃爲然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齊桓坐視不救而況於黃乎所謂尊周攘夷者安在哉春秋直書而其貶自見矣

如下書狄侵衛狄侵鄭皆類也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之來朝則季姬已適鄫矣胡氏以爲魯公溺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及鄫子遇于防恐不然季姬何事而如防何爲而卽與鄫子遇哉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徐在山東爲齊與國楚舉兵伐徐齊救之宜亟也顧盟于牡丘次于匡又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其怠緩之罪著矣凡救書次皆不善之詞也視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相去奚啻霄壤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惠之立秦實有力焉故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按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貫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

賂中大夫旣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旣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侯貶之也夫以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則罪在晉矣書獲晉侯書獲而復歸幸矣必殺慶鄭而人君而見獲烏在其爲君哉獲而復歸幸矣必殺慶鄭而後入其稔惡不悛者乎

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

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葵丑之初命曰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武孟長也乃欲立孝公又欲立武孟則桓公先自亂之矣齊其何以能國乎故五公子爭立而亂無寧歲信霸業不足道也而管仲不能致王器小之譏有以哉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冬邢人狄人伐衛

公羊子曰春秋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

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不知宋襄伐齊欲立孝公故齊殺無虧又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則是伐齊之喪奉少伐長罪在宋矣故書師救齊善魯也書狄救齊善狄也書那人狄人伐衛進狄也善救者則伐者惡矣穀梁氏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是矣

梁亡

梁亡秦取之也不書而書梁亡何益梁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非自亡而何穀梁子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楚人春秋未嘗與中國會盟前盟于齊修桓公之好此與盟之始也初稱荆終齊桓稱楚人此稱楚子則與中國無異楚之强盛足徵矣執宋公者楚子也然不書楚子而經以同執爲文胡氏以爲分惡於諸侯也分惡何以變夷執其盟主而諸侯拱手以聽莫之敢違其不與於爲義亦甚矣故列楚子於陳蔡之上所以深貶之也公羊謂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甚好然宋非能霸也曹之盟鄫子因邾子以求與乃執而用之于社虐執甚焉不三年而身遽爲虜其報何昭昭耶吁可懼哉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獻捷獻宋捷也不言宋胡氏曰爲魯諱也以中國盟主而爲楚所執且以獻於中國何恥如之故曰爲中國諱也獻於魯者脇魯也以魯不從楚伐宋亦可以見楚之强而魯之弱矣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强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

矣國子之國也吾不聽子之言以至於此目夷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執不言楚者楚子也然不書楚子而經以同執爲文胡氏以爲分惡於諸侯也分惡何以變夷執也列國同執之也釋不言楚者若曰非楚專釋也我魯同釋之也若曰魯不能伸大義以聲罪致討亦不諒事勢而云然矣其曰爲魯諱而深貶之者非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襄强愎僞妄之君也司馬子魚公子目夷可謂審時度勢知廢知興者矣屢諫之而屢不聽終至於敗亡而不悔

乃曰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擒二毛可恨哉
先儒以爲至仁大義雖文王之師不過此則吾不知也故
宋公書及貶之也
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
大叔帶之無君久矣天王出居大叔帶致之也君父無將
將則必誅況以狄師攻王乎春秋不書叔帶而以出居爲
文胡氏以爲自取之也夫變由于鄭而禍成于帶以致天
王出奔而天下諸侯未有以勤王至者雖天王自取而鄭
伯頹叔帶之徒將無罪乎內外臣工亦獨何心書曰天
王出居若無事然固其悲周室之無王亦以慨諸侯之不
臣矣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酈弗及
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至酈罪魯也二國皆私憤之兵故
交譏之然謀而侵之者其罪大應而追之者其罪小
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桓封衛而衛國忘亡衛宜世世德齊也乃伐齊之喪逐
桓之子衛真寡恩哉與國之所共惡也魯與其君盟于洮
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惡矣故齊人伐之至于展喜犒師
而齊師遁則其憾可以平矣乃復如楚乞師求救於蠻夷
與齊爲敵豈所以攘外安內者乎不待貶而惡自見矣穀

梁曰乞者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
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重之則乞者與者皆非也公羊
亦此意
晉侯侵曹晉甘侯伐衛
楚子使屈荼來求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
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然則晉侯之侵曹
伐衛爲救宋也按左氏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
焉至是侵曹伐衛譏復怨也胡氏主之恐未必然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稱人貶之也荊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敗徐執中國盟
主合兵圍宋其暴甚矣非有城濮之敗民其不胥而入楚
乎況晉又避楚三舍而子玉強戰則其曲在楚敗也固宜
曰楚師敗績幸楚也幸楚則與在晉矣先儒以道義責之
似非聖人取善之恕
楚殺其大夫得臣
按左傳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于
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國險阻艱
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
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
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

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三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謂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是子玉無意於戰先軫之謀有以激之也子玉方命彼師信有罪矣使楚子知其不可敵當禁其勿戰乃聽其自用而勒與之師以防其敗則得臣雖死無悔也必欲一戰亦當多與之卒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君臣之義俱見之矣

衛侯出奔楚

初齊晉盟于敛盂衛侯請盟不許蓋衛既以怨報齊而又不禮乎晉則衛侯固寡恩之主也及於出奔其亦自致之哉所責備者晉文啓伯不務修德顧乃修怨懷仇必使衛侯竄身荆蠻而後已則福狹甚矣故書衛侯出奔楚不没其爵所以罪晉文也

有取焉若論道德則百步五十步之走耳未可左文而右桓也是時無晉文則楚已猶夏僭王矣問鼎之奸豈待他日而後敢哉以是知春秋猶取於晉文非以衛子之故而深譏之也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穀梁曰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元咺奉叔武者元咺出奔衛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初晉文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始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

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元咺之言背寧武子之盟終殺叔武衛成歷書于册無一善狀滅邢伐齊附楚悖晉皆取亡之道也叔武有愛兄之心衛成懷賊殆之念亂民棼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枕股而哭何爲哉故于其復國書名貶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穀梁曾于溫諱會天王也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初元咺出奔晉而訟其君故晉侯執之執者晉侯也其稱人何貶之也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故曰文公爲之也歸之于何衛侯之罪已定文公不敢自專而待天子治之也

自晉復歸何歸者易詞也公羊曰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故易耳此其執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衛侯晉而稱人非伯討矣也叔武晉立也故執衛侯也爲名分也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元咺訟君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而又立子瑕廢置自由信有罪矣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甚衛侯以爭奔而殺其弟元咺輔叔武以無罪見殺而訟其君則衛侯元咺其罪均矣故不許衛殺之也穀梁子以爲待其殺而後入是已失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稱及者瑕本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居喪殺濫刑之惡著矣胡傳甚好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前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土地矣何以名之胡氏曰不名者責晉文之以小怨妨大德滅人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支也夫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并歸而及公子瑕是蕞臨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以爲後世戒也公羊曰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似襲胡氏爲當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侯國也何以郊郊僭也四卜不從其周公之靈與公羊氏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穀梁子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左氏謂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猶者可以已之詞也三望者何望祭也書曰乃免牲猶三望所以著魯僭禮之罪也胡氏

俱從之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滑晉之邊邑也初秦穆公惑杞子之請不聽百里奚蹇叔之諫命孟明西乞白乙三將將兵襲鄭過滑鄭人弦高以十二牛犒師秦兵知鄭已覺遂伐晉滑邑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晉侯聽先軫之謀墨衰絰發兵遮擊於殽大破秦軍匹馬隻輪無反者春秋書此所以著秦人背誅貪兵之失及晉侯忘親卽戎之罪也其書所敘秦誓特取其悔過之言耳按公羊傳曰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晉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也曷

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穀梁曰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抑重耳之出奔也秦實有功焉今晉背德而伐秦不墨衰而罪亦見矣善哉欒枝之言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其長者之言與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終

明徐浦撰

文公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弒逆大惡也商臣稱世子子也臣也子弒父臣弒君不待貶而自見矣楚子多愛妾嫡庶之分而以潘崇之奸邪爲之師其及於難也固宜故書名貶之也

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

此秦用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也主戰者秦師而書曰晉侯及秦師何也原其始也晉嘗背秦之德而虐衰以

即戎也然則秦師正乎不務脩德而務報怨謂之忿兵烏乎正不言伐者不與其伐也曰敗績者宜敗也交譏之也

大事於太廟躋僖公

大事大祫也大祫者合祭也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也夫閔僖親雖兄弟分則君臣以僖躋閔是以親親害尊尊矣君子以爲逆祀宜哉公羊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後

之議禮者當以是爲則若曰躬不可以先兄是私情也非大分也春秋正名分故不得拘臣子之私情

秦人伐晉

按左傳秦人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郩晉人不出遂霸西戎君子以爲穆公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至引詩以褒之而經獨書人何也蓋侵鄙者貪兵也敗績者忿兵也此又伐晉忿而無已也故貶而稱人

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書人狄之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蓋江違而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猶孫臏伐魏救韓之意凡書救善之也胡

傳所論甚爲正大第恐此舉桓文且不能及況以望晉襄乎書曰以者未必不以者也

夫人風氏薨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使召伯來會葬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之妾而稱夫人誌亂也以天王之尊而下含賵諸侯之妾文使大夫會葬焉則冠履倒置甚矣王室卑微欲以是媚諸侯不知其爲名器之褻也故聖人於此王不稱天貶自見矣歸仲子之賵則宰咺稱名含賵會葬則王不稱天春秋之法嚴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按左氏初晉侯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及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續鞫居殺之則處父之死賈季殺之也爲易中軍也公穀以爲君漏言非也處父既死晉卽殺續簡伯簡伯賈季之黨使殺處父者也晉殺簡伯賈季遂出奔狄懼之也書曰晉殺何也處父有功無罪賈季以私怨殺之晉侯不治其罪而使之得以出奔宣子復使史駢送其帑則是晉君臣殺之也惡得無譏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有此四德者難必狩矣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而先蔑奔秦晉又謝秦秦納不正令狐之戰秦晉皆非也然其罪在

趙孟右有植道服朝委裘而國不亂者以有大臣在也豈商人弒其君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立則商人之弒果矣商人獨稱公子不以國氏者甚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齊君舍叔姬之子魯之甥也單伯之來爲子叔姬也齊人貪賕施之利而忘弒君之惡黨於商人既執單伯以脅之又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言商人執而書齊人所以著齊人黨逆之罪也單伯淫於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同罪也此惑於商人之誣而不之考也

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宋督之孫督弒其君而宋猶用華孫以秉政書宋司馬所以譏宋也華孫辭宴無故而揚先臣之惡是不敏魯人以爲敏君子之所不與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前此僖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君子以爲非禮至是文公四不視朔厥政之甚也公羊以爲有疾意以有疾而不視猶可言也無疾而亦不視朔不可言也春秋書四不視朔者蓋以一不視朔已爲失禮今數而至於四所以重嘆之也

宋人弒其君杵臼

宋昭之死主之者襄夫人手刃之者何也書曰宋人弒其君者昭公無道之君宋人之所以欲弒也故以歸宋人蕩意諸之從容死難宜若忠矣不書及何胡氏曰知國人之欲殺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此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安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之流也哉

齊人弒其君商人

商人弒君自立是亂賊而已矣亂賊則人人得而討之書曰弒其君何哉蓋商人自立亦國人與之也故曰君弒之者邴歜閻職也而書人者衆之辭也商人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此非天奪之鑒而假手二人哉亂臣賊子可以懼矣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子赤者文公夫人姜氏之子也宣公者文公妾敬嬴之子也左傳敬嬴嬖於文公而私事襄仲及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故仲如齊見齊侯而請之時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仲殺子赤立宣公叔仲死之故春秋上書公子遂叔孫如齊中書子卒下書夫人歸于齊公子遂叔孫如齊者大夫並使意在請立弒君之心兆矣曰子卒者隱之也子卽子赤實弒之也曰夫人姜氏歸于齊見弒其忍心害理亦甚矣姜氏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噫至今讀之猶爲嗚咽襄仲之罪其容誅哉

宣公

公子遂如齊逆女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文公喪未朞年而宣公遣卿逆女非禮也然此敬嬴襄仲之謀也蓋大子亦齊出也夫人婦姜齊女也赤弒而夫人歸之齊懼齊之見討而結婚以爲自安計不服厥其非禮矣曰遂以者權在遂而遂能以之也不曰女而曰婦貶也前此書

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此書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公羊穀梁以爲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詞非也胡氏以爲夫人與有罪焉故不稱氏恐不然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文十二年秦伐晉晉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趙穿患史駢之佐上軍戊午秦師拖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乃將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秦以勝歸乃皆出戰秦行人夜戒晉師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甲父趙穿當軍門呼曰

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然則河曲之戰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軍門之呼則穿甲共之矣放甲父而不及趙穿是趙盾有以庇之也晉法於是乎不公矣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盾安能辭其責哉

公會齊侯于平州 齊人取濟西田

春秋以來凡弒逆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公爲平州之會所以定公位也宜稱及齊而曰會者齊忍殺其甥而立宣公非齊則宣不得立矣齊魯之罪固均也故其書法如是嚴矣哉下書齊人取濟西田則其黨之也以利而

勤也尤聖人之所深惡也故貶而稱人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宋人有弒逆之罪鄭不能奉王命以聲罪致討而乃受命于楚是以中國服於楚矣何取焉華元不曰執而曰獲者既得而復逃也按左傳華元將戰殺羊享士共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有私憾而使御則其及於敗也固宜

晉趙穿帥師侵崇 秦師伐晉

趙穿剽悍之徒也趙盾所用之輒敗豈其溺愛而

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趙盾亡不越竟及不討賊則弒君者穿也而盾之心實許其弒也故書曰趙盾弒其君誅心也左氏誠孔子之言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愚以爲越竟乃免非孔子之言也使盾無弒之之心則亦已矣如有弒之之心則豈越竟之所能免哉心實弒之而以越竟免則是聖人教亂臣賊子以說討幸免也何足爲春秋

天王崩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郊天子之祭也魯有天子之喪而亟舉郊此非禮之中又非禮也猶三望左傳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愚以郊望皆非諸侯之所得行者左曰不郊亦無望可也此則所未喻也曰乃曰猶見郊魯志也而不郊者不得已也僖郊而四卜不從宜郊而牛口傷卜牛而牛死此曷故哉以周公在天之靈其肯使子孫之僭竊若是耶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謀弒逆者公子宋也子家幡謂而從之書曰歸生弒其君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之曰公卿宜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告于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是洩冶以諫而死者也故稱陳書其官以著陳君臣淫刑之罪也至夏徵舒自廐射殺之而洩冶之忠益顯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濟西田我田也昔胡爲乎取賂其盟已以定位也今胡爲乎歸女于齊矣婚于齊矣又每歲朝于齊矣惠公悅其順已故以所取田歸之于我也合而觀之齊之罪與宣等矣

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徵舒弒君法所必討列國諸侯無能興問罪之師書曰楚人殺夏徵舒明楚之討有罪所以傷中國之無人也按左氏楚子爲夏氏亂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然觀申叔時之諫曰夏徵舒弒其君之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申叔時之能諫楚子之能納君子均有取焉所可恨者公孫寧儀行父從君宣淫誅殺諫臣致君見弒罪不容誅爲楚莊者尸之於朝可也而納之于陳又使陳人用之何以示懲哉書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公羊曰其言納何納公寧與也左氏謂書有禮也非也申叔時之諫善矣而不及此惜夫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經書及言晉主是戰者也晉師本以救鄭春秋於救者皆與之此何以削而不書蓋楚人圍鄭已與鄭平矣而晉又與之戰趙武子所謂非觀釁之師也然主戰而致敗者蓋林父盡林父將中軍專制

閒外者也偏裨將帥惟獻策待命而已其敢有所專乎乃不阻先穀之動而聽韓獻子趙括趙同之言又惑於鄭皇戍之說明知其敗不能自決林父不得稱上將矣其答將安歸哉然楚莊勝鄭國而不有遇晉師而不辟殺百姓而伏尸其庶幾夫仁人之言哉

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穀之罪誠當矣胡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胡氏以爲罪累上是也不慎於始以及於敗晉亦與有責矣

宋人及楚人平

胡氏曰稱人何貶也二人私相告語而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故貶之按公羊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以書讖何讖爾讖始履畝而稅也蓋古者什一取民猶非獲已今則履畝而稅裒法殃民自宣公始也書曰初稅畝

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耳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耳莊公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耳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耳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愚以爲稱人者褒之詞也宋人易子析骸楚人有七日之糧則兩國之人皆有欲成之心而非樂於戰也故書曰人不以私成病二子也況宋人被圍之急其君臣朝暮且籌之熟矣豈待臨機而後冀命哉以此爲貶則汲黯之矯詔發倉者其罪當何如耶春秋責人甚恕二臣所全者大猶曰貶之吾不信也

初稅畝

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故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蓋古者什一取民猶非獲已今則履畝而稅裒法殃民自宣公始也書曰初稅畝

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鄧舒信有罪矣爲晉計者執鄧舒定潞子可也顧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甚晉也此又書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夫甲氏潞之餘種留吁潞之殘邑今皆滅之是殄其種類矣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夫文公嘗奔狄矣景公嘗女狄矣晉之與狄非他國比也狄雖伐晉及清其可報之若斯之甚乎伯宗林父士會三臣不得辭責矣

冬大有年

朝氏曰記異也似矣第宣公即位至是十有六年水旱螽螟饑饉之變史不絕書其所以譴告之者不爲不顯矣而魯之民何辜哉苟非大有年則魯之黎民靡孑遺矣書之者爲民幸也

公弟叔肸卒

公羊傳曰其稱公弟何賢之也賢之何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朝爲不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歸父如晉欲假晉以去三桓張公室也夫子曰政逮於大夫此執政之始也觀如晉之謀則三家之强將自弱也吁可懼哉

公孫歸父如晉

公羣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按左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宜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夫東門氏當逐也不當逐之於公薨之時公孫歸父無罪也不當使之出奔於復命之日魯於是乎俱失之矣若歸父畢事而還成禮而去於造次顛沛而不失其正不賢而能之乎宜春秋之善之也

成公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按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罔襲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不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戎既平矣微而伐之非天子以信示夷狄也而其曲則在劉康公敗績不書戰所以嚴華夷之分也曰敗績于茅戎則是茅戎敗之矣公孫歸父如晉公孫歸父如晉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師稱元帥詞之體也今列舉四卿何見空國以出而權在三家也書及則主戰者在魯衛矣叙四國伐齊何貶也貶乎報怨興師殘民以逞非義舉也然則齊撫罪乎曰召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脅聞而語移日兵之端則在齊也穀梁子曰季孫行父臧宣叔孫僑如帥師圍棘良夫跋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秃者御跛者使僂者蒲同叔子處妙者御妙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蒲同叔子處

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退必自此始矣夫鑾鞏倚有赫兒有土之卿相乎齊不能以禮處人宜其禍之及也子窋之戰使非逢丑父與公易位則公亦幾不免矣至使國佐受盟汶陽歸我諂莫甚焉有國家者其尚以禮自處而又以禮處人哉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列國之盟者皆國卿也其稱人何卑之也何卑爾以諸侯之尊而下與國卿濮盟自屈甚矣故卑之以見貶也襄者藉晉而得志於齊今又懼楚而私盟於蜀則何益哉穀梁

謂今之屈向之驕也得經旨矣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亦謂新宮禰宮也三日哭其哀禮也獨緱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蓋以爲焚先人之廬而哭者思先人也固禮也此而哭者蓋宣公之服已闋宮方成而主未遷已爲緩矣況從而焚之則遷主未有期矣以是爲哭不亦宜乎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曰棘者何汶陽

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胡氏則以魯稅役曰重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不知汶陽魯田也棘魯邑也不願歸故國而願爲齊民棘豈良邑哉若爲稅役之重故則齊之兵甚無寧歲吾未見其能薄斂愛民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盟于蟲牢爲鄭服也叙爵而曰同盟何益是時天王之喪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而列國若罔聞知不思稱侯稱公稱伯是誰之臣子也歟叙而若無貶詞所以深誅之也

三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胡氏從之左傳云季文子以簒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此言殆非也蓋止戈爲武乃戡定禍亂之謂卽不聽於人一戰而勝其可以謂武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左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寧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管命若重爲公榮者而君之不君臣之不臣俱見之矣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伯既與晉盟復受楚重賂會公于成于鄛則鄭伯信有罪矣執之稱人何鄭伯如晉因而執之則非禮矣故貶之也執其君伐其國又殺其使伯鬷晉人則已甚矣楚救鄭而不書者惡鄭也亦外楚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至宋師矣不曰朝而曰如何非朝也公會晉伐秦而道經京師不得不朝意非朝也書曰自京師遂會晉侯則書以朝爲大禮以伐秦爲遂事所以存君臣之分也會伐秦

矣職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不書何也意其有貶乎曰觀呂相絕秦之言則晉直秦曲而秦爲當伐明矣其不書者杜氏以爲時公在師既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故罪之也

仲嬰齊卒

嬰齊者何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公子遂殺子赤而立宣公其惡大矣公薨臧宣叔始逐東門氏歸父復命成禮而後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魯於是乎俱失之矣蓋豹不可以嗣兄父字不可以爲氏也昔周公囚蔡叔而用蔡仲故人服命討之公公子遂有罪絕之可也歸父既賢則不當以父故而并逐之矣倘念其賢而傷其無後則選公孫之後有象賢者嗣之可也奚必嬰齊哉春秋書仲嬰齊卒所以病魯也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氏曰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爲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自治而歸之京師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侵也非春秋討罪之旨矣按左傳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使諸侯果請命于王殺負芻而立子臧則王政其庶幾乎

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公宮秋會于沙隨宣伯使告

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王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是時有國難不得已而復至晉聽郤犨之言盡出於倘如之謂公至而不見公其悖慢甚矣書曰不見公非不爲尊諱也其曲在彼無所事諱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而歸自京師傷天王之失刑也亂臣賊子於是乎無所懼矣公羊謂公子喜時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不以其言自京師歸何言甚易也失其旨哉穀梁謂歸之善者也皆非

襄公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定王崩公會晉侯諸國盟于蟲牢簡王崩邾子來朝而晉衛來聘諸侯不知有天子久矣豈朝夕之故哉左氏以諸侯即位小國朝大國聘禮也然則奔天子之喪獨非禮乎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是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鄭反覆傾險之國也今日從晉明日從楚惟利是貪而不有天刑焉三桓之子孫微矣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鄢　陳侯逃歸

楚圍陳矣于鄢之會正以救陳也何以不救陳侯何以逃按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夫諸侯爲陳會也陳侯舍而逃之是自絕中國而甘歸夷狄也書曰逃歸賤之也不齒之於冠裳也然陳侯懼楚矣二慶扶其君以從楚矣使諸侯怒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君子謂魏絳能爲君行法晉侯能容臣守法胥善矣

城費

季文子相三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其晉三家之良者乎及季孫宿繼行父爲政未卒喪而遂城費雖羣小之謀亦季氏之欲張私室也書曰城費

不當城也在家爲不孝在國爲不忠君子曰彈則必僭僭則有天刑焉三桓之子孫微矣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鄢　陳侯逃歸

伯莒子邾子于鄢　陳侯逃歸

楚圍陳矣于鄢之會正以救陳也何以不救陳侯何以逃按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夫諸侯爲陳會也陳侯舍而逃之是自絕中國而甘歸夷狄也書曰逃歸賤之也不齒之於冠裳也然陳侯懼楚矣二慶扶其君以從楚矣使諸侯怒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伐鄭討侵蔡也無故侵蔡而獻捷于會是怒楚也楚伐鄭而晉人不救之何鄭不往告也不往告何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盟者而庇民焉嗚呼保國安民其道詎止此乎故方與楚平而晉侯帥諸侯以見于城下矣由是晉伐鄭而盟于戲楚伐鄭而盟于中分晉復會伐鄭而戍虎牢師牛首兵連禍結歲無寧日所以然者知謀人而不知自治也初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

春王正月作三軍

大國三軍古之制也魯有三軍何作者始事之詞見非魯作也未作三軍則三軍在魯既作三軍則三軍在三家矣魯公無民而三家僭竊自茲始也故夫子謹書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鄭人皆喜獨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亦大焉馮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有味哉

鄭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使舉上客詞之體也此何以書叔老蓋晉人輕魯敝而益敬其使以有叔老在也一介之使而足爲國之輕重故夫子錄其賢而不沒其名也謂不得君命使人之體似過深矣是會也爲吳詠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爲伐楚之喪也其有禮哉

巳未衛侯出奔齊

春秋不書日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曰衛侯出奔齊胡氏之論當矣按衛侯臧有疾使孔成子寧惠子立敬姒之子衍以爲太子衛侯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

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夫衛侯衍之不終夫人已預見之矣十八年而出奔亦已幸矣此胡氏所以爲端本澄源之論也然則孫林父寧殖無識乎觀寧殖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則其罪已昭昭暴著於天下矣又豈待貶絕而後見哉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洮梁　戊寅大夫盟

按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也君若撓然殺梁氏曰決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胡氏之論正出於此魯國若豈惟三家而三卿分晉幾亦兆矣聖人筆削其意義固深且遠與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閒齊侯卒乃還

十四年范士匄會吳于向數吳之不德者爲其伐楚喪也茲侵齊至穀聞喪而還故君子謂之有禮公羊氏曰還者何善詞也何善爾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當矣若

穀梁氏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以此責人則爲善者阻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從先君踐土之盟背楚而卽晉其謀當矣蔡人殺之罪在蔡人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惜之也公子履出奔楚罪之也左氏曰書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以地來奔與受其奔地其罪不言而自見矣按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重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軼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臧紇此對其得夫子雖嘗不貪與穀梁曰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是惡

受之者又甚於奔矣其旨深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按左氏會于商任鋼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鋼欒氏也夫欒盈一逐臣耳至兩會列國之君晉其輕舉矣欒書晉之勳舊也錮其孫而不念其世勳晉其寡恩矣一舉兩失晉德其下衰乎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初出奔逋臣耳復入于晉入曲沃則叛臣矣曲沃欒氏之貧邑也曲沃人戀欒氏之私恩願得欒孺子而爲之死則聞既書矣乃還古之爲史也如是夫吳競其庶幾乎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按左傳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提杼弒君人人得而誅之晉會列國于夷儀宜其聲罪致討置君而後去之可也乃受齊賂而許其成晉何以爲盟主然則罪晉可也書曰諸侯同盟何夫以堂堂諸侯乃無一能倡義者則亦惡用與國爲書曰同盟所以同惡之也

衛寧喜弒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剽以公孫非次而又未有說焉亦曰弒其君何益剽殖所立也殖也立而喜也弒惡得不謂之弒乎然林父寧喜同於名義彼係可得而逐乎亦可得而弒乎出衎而立剽者也殖將死猶畏諸侯之策命寧喜納獻公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戚以叛則其情罪又浮於蘧矣左氏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叛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春秋不去其爵不書其名此則名於復歸何益不名於始所以望其歸也名之於終所以著其罪也使於出奔而名之是爲君者可得而逐也非所以正名分也使於復國而不名之是爲君者可得而肆也非所以正本源也聖人之爲戒深矣然當是時衛有蘧伯玉在方孫林父之入告也則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及寧喜之將復獻公也復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君子處無道之

春秋胡傳私考　卷下　四　留香室開雕

邦全身遠害其道當如是也

宋公殺其世子痤

世子君之長子國之儲貳也無罪而見殺故稱宋公稱殺稱世子若宋平者可謂君不君父不父矣按左傳芮司徒女粟長而美共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魯過宋太子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則縛之去其病失容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

春秋胡傳私考　卷下　五　留香室開雕

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睹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然則太子之死伊戾譖言何間而入心焉一蠱雖公者行其譖也語曰物先腐而後蠱生之人生疑而後間入之使非芮棄之變則伊戾譖言何間而入心焉一蠱雖父子骨肉且不能保況其他乎吁可懼哉

衛殺其大夫寧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寧喜有罪乎曰有罪何罪曰罪在弒剽然則書衛殺其大夫何曰喜於剽則有罪於衍則有功況弒之不以其罪乎公羊子曰衛殺其大夫寧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

之心疚疾而不知懼何以入爲不去禍將及已矣鱄豈徒
失信去哉故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穀梁子曰溴梁之會諸侯在不曰諸侯之大夫不臣也晉
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
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得之矣胡氏以爲聖人
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恐未必
然
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如楚爲宋之盟故也楚子昭卒而　公反宜也諸大夫

楚公以行其危道乎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
曰被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人弗禁
既而悔之公還及方城懼季氏而不敢入方脫虎口而荐
刺在背何其危哉穀梁子曰善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此
致君之意義也信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私孰甚焉鄭子太
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
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

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君子於是知晉德之衰矣
穀梁氏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
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
城之此變之正也是徒知城杞矣而不知所以城杞者曷
故也
吳子使札來聘
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札
其季子也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諸
樊曰今若是迭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
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

輕死爲勇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
諸樊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
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曷眛之子僚即位諸樊之
子光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
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
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
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
篡也爾殺而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公羊謂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
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札者何季子

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穀梁子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子貶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獨胡氏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愚竊以爲不然聖人宅心甚厚待人甚恕賢如季子聖人卽不與其爲中道顧肯因其來聘而深貶之耶吳子使札來聘亦因事而直書之耳非有所褒貶於其間也若以去公子爲貶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者抑將爲褒耶若

以吳稱子爲褒則楚子使椒來聘秦伯使術來聘抑亦藉椒與術爲重耶聖經明白正大不必深求而過爲之說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不稱大夫罪良霄也稱鄭人何衆殺之也良霄子晳爭則殺良霄者子晳也何以稱衆殺良霄自許入于鄭以伐公門則將滅國矣故書鄭人討賊之詞也

昭公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虢之會尋宋之盟也然楚人之譎舊矣盟于宋詐首而駕

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此楚子專會諸侯之始也會莫醜於此矣楚虔弑麇自立中夏之所必討也不惟不敢討乃使諸侯從之至與淮夷同會焉是中夏反不能主會也晉其微矣所幸者猶有魯衛曹邾而不與斯會乎自楚虔會申而志益汰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校觀其數齊慶封之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

然皆笑王使速殺之以亂討亂且不服況相率以事亂乎吁悲哉

春王正月仝中軍

前書作三軍孰作之季氏作也此書仝中軍孰仝之季氏仝也作三軍而公家分爲三仝中軍而公家分爲四魯公若赦流爾昭公不得善其終不待乾侯而後知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公羊曰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夫他國之臣以地來奔是

叛臣也受之是納叛矣不待貶而自見者也女叔齊論魯公曰奸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意益指莒也雖然其季孫之謀乎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者何陳侯之介弟世子之叔父也以陳侯之子忍心害理罪不待誅矣胡氏以陳侯爲先親親之道則周公使管叔監殷者非與陳侯之罪在於二妃之嬖公子留之寵不在於以招爲司徒也穀梁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得之矣

夏四月陳災

楚滅陳夷於屬縣陳已亡矣猶書陳災何不與楚滅陳也公羊曰其言陳災何存陳也穀梁曰災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深得聖人興滅繼絕之義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蔡般弒父自立已十有三年于茲矣而未聞與問罪之師者世無桓文也楚子不聲其罪乃誘而殺之爲其誘討也乎故公羊氏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蔡般既殺置君而去猶之可也乃使棄疾圍蔡又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于岡山則肆行暴虐抑已甚矣故稱執惡

楚也稱蔡世子存蔡也以虔滅蔡是以暴易暴也故曰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

厥愁之會謀救蔡也不書救蔡者不果救也不果救何懼楚也蔡殷可滅而蔡不可滅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矣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於此可以見晉楚之強弱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之歸虔之弒皆觀從棄疾之謀也而歸獄於比何比貪其位而受其立也比既立矣則殺比者宜曰弒其君而稱殺公子比何不與其爲君也公子比聞變自殺而曰棄疾殺之何棄疾志也要之楚虔弒則楚比弒虔天下未有弒君自立者而能保首領以終也虔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子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子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

右尹子革曰請待子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五月辛亥

王縊於芈尹申亥氏則虔之不保虔亦自罔之矣倘所謂天道非耶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按左氏晉人將establish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非藉天子之老則無以成其盟矣且叔向之謀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是以兵威脅諸侯也棄德恃威其誰不貳齊之盟非齊志也魯同會矣書公不與盟何邾人莒人邀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曰寡君有甲兵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是也況其舉道其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噫是何言也堂堂晉魯而自齒於牛豚晉可量矣則平丘之與不與於魯固無榮辱也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非不爲魯諱也見盟不足與也穀梁曰公不與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非矣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何蔡隱太子有之子也吳者何陳悼太子偃師之子

也陳蔡滅矣盧吳何以有國棄疾封之也書歸何陳蔡其所自有非虔之所能滅亦非棄疾之所能封也故書歸若復其故國然此聖人興滅繼絕之意且不使楚得制諸侯專封也穀梁曰此未嘗有也公羊曰其言歸何不與楚滅也合而觀之其義備矣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按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泄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泄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愚以爲禘于武公非禮也赤黑之祲其天示之譴與武公不敢享矣叔弓以

泄事卒告之徵也去樂卒事禮之末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初有星孛于大辰禪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瑾瑜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夏五月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亦不復火蓋四國之火天也象可占也鄭不復火人也變可消也故曰人定亦能勝天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以爲待放是也待放而後出奔禮也柳公孫會書其實也無貶也胡氏以爲爲公

子喜時之後而賢之則鑿矣其論出於公羊氏曰奔而言自何畔也畔則易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善善及其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侯之兄親也以母兄而爲盜所殺罪累及乎衛侯矣然殺公孟者齊豹也陰謀而計殺之則是盜而已矣故書曰盜如書盜竇玉大弓非不知其爲陽虎也如綱目書盜殺韓相俠累非不知其爲聶政也胡氏以爲聖人歸獄於宗魯則以對琴張之言誤之也夫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不足以償其

下也劉子單子所輔者正曰以王猛者權在劉單猛而稱
王者與其當立也既與其當立而卒曰王子猛何未成其
爲君也左傳曰不成喪也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是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稱天王著其有天子也書尹氏立王子朝則立子朝者尹
氏也非共王也其立不當立見矣
叔孫舍至自晉
前書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矣稱人稱執貶之也稱行人
叔孫舍賢之也此書叔孫舍至自晉危之也又幸之也行
人如舍足以重魯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而無美詞何王室之亂至是已四年
矣而諸侯環視坐視無有與一旅以靖其難者危不持顛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按左傳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
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
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
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晉主盟中夏尊周其首
務也使非子太叔之言范獻子其有憂乎輸粟具戍皆臣
子之當爲也不加泄泄之罪足矣又何美之云

有鸜鵒來巢
有者昔無而今有也來者此無而彼來也有鸜鵒來巢異
之也胡氏以爲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是矣師
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鵒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
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
褒與衛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祁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
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信斯言也
則國家之禍敗一定而不可逃與識者當有以辨之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季氏逐君公出奔矣而曰孫何爲魯諱也爲魯諱則季氏
之罪不彰何曰季氏專魯久矣其無君之罪固不待貶絶
而自見也然公與有責焉初公欲去季氏告子家懿伯懿
伯曰謚人以君徵倖事君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公退
之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
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狀許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
自之出久矣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
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
遂行使公能聽子家羈之言從季氏之請則意如之事君
也不敢不改惟不自振於平時而欲驟除於一旦禍之及

也不亦宜乎況出奔至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喜于社之致而不以失魯爲憂則乾侯之死君子已預覘之矣故書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若不繫之季氏然春秋之意微矣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初奔齊故書至自齊齊取鄆故書公居于鄆齊公所有也鄆魯邑也而曰居于鄆則專魯者誰也而季氏之不臣見矣

夏公圍成

圍成者齊師也不曰齊師而曰公者惡齊也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梁邱據乃受申豐之幣錦曲爲讒言以惑景

公公從之則圍成者非齊志也然則昭公無貶乎堂堂魯國公不得而有之至借師以圍一邑是謂君不君臣不臣其罪具見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按左傳王起師于滑在郟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曰以者尹氏諸人以之也則奔楚者非子朝志矣尹氏召伯毛伯稱氏稱爵而不名何見其族之大人之衆非一人所能爲也胡氏傳極妙

晉士鞅宋樂祁犁彌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謀納公公何以不入晉士鞅止之也士鞅何以止受賂於季孫也觀其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魯公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執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公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與

鄆潰 公在乾侯

鄆魯邑齊取之以居昭公者也鄆何以潰穀梁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嗚呼居國而見逐居鄙而鄙潰則公之爲君至此亦可哀矣明書君可知矣客寄乾侯窮無所入爲君不子甥則君臣之惡不待敗而自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淹恤在外已八年矣齊晉欲入公而終不得入者意如不肯入也觀季氏對荀躒之言曰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聽其言若畢辭待命然會于夾則意如貨士鞅私意如而晉君皆不得如焉謂季孫不知其罪可乎哉至公客死乾侯則季氏之罪通于天矣

定公

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郎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

昭公

公以十二月薨而喪以六月至又六月而定公始即位則是君死猶不得入而定公之立亦必待意如之命而後敢也春秋詳書于策所以誅亂賊以戒後世者情見乎辭矣

及公之將葬也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觀季氏之惡君無已其能以有後於魯乎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是舉也天子之老在且會十八國之師謀伐楚也何伐楚爲蔡侯也蔡侯以一裘而不與子常乃留楚三年其爲不道甚矣蔡侯歸而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則奉王命行天討孰有正於此者乃書侯楚何按左傳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於是乎失諸侯無功而還夫晉

貪賄之國也士鞅受季孫賂而荀躒不入魯公荀寅求蔡侯貨而獻子不果伐楚皆晉國之辱也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觀晉所爲與楚子常等耳春秋安得不深惡之哉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吳而稱子進之也何進乎救蔡也不書救蔡何曰蔡侯以吳子則不待言救矣吳強大之國也蔡何以能以之公羊氏曰蔡昭公朝楚楚囚而求美裘弗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

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則吳之師是蔡以之也昔請師于晉而晉以賂阻今求救於吳而吳以師從春秋既惡晉則與吳之情見矣

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此宋行人也何以執於晉聘晉也執行人者晉侯也何以稱人貶之也何貶爾接左氏樂祁犁聘於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

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然則樂祁之執以范氏之私怒也以私怒執行人故貶而稱人

盜竊寶玉大弓 得寶玉大弓

公羊傳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季氏之宰惡乎得國寶而竊之左傳謂陽虎將伐三家而伐之弗勝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非陽虎有也取之以出是盜而已矣穀梁曰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既竊矣又何以復得陽虎歸之也得之云者既失而復得之幸之之詞也蓋寶玉大弓諸侯之守以示孝也一旦入於盜人之手則將何以見於宗廟故失之書得之書重之也

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平矣而復會者所以成其平也按公會齊侯于夾谷孔某相具左右司馬以從黎彌言於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知已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夫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以之齊齊者也書曰齊人來歸非彊取之也乃齊人自以之來歸也齊人可謂服義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圍郈何叛也郈犯家臣耳一旦以師叛至

勤二卿之師兩圍之而不克則家臣强於大夫矣大夫强而公室弱家臣强而三桓微理之自然無足怪者然叔孫州仇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嗚呼魯不令之臣孰若三家州仇知家隸之不令於已曷亦思已之不令於公朝哉可嘆夫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郈費成三家之私邑也三家專自封殖故三都甚完固此其墮之何制於家臣也左氏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然則三家之弱魯者此三都也而其受制於家臣者亦此三都也仲尼墮都正之以禮也以禮爲國不惟三家安而魯亦賴以固矣此聖人之政也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晉君之失政久矣晉臣之不睦亦有年矣趙鞅士鞅荀躒荀寅受賂行私自圖封殖叛晉之兆識者已預見之矣趙鞅入晉陽拒范中行也春秋以叛書者誅其意也荀寅士吉射入朝歌初以韓魏之譖乃不聽齊高疆之謀而遂伐公則其罪無所辭矣君父無將而況於伐乎三卿皆叛自其事而論之則趙鞅宜從未滅故下書晉趙鞅歸于晉韓魏爲之請晉侯許其歸而後敢歸猶繫之晉者未絕之也曰歸於晉者順辭也此許人改過自新之意見春秋之公恕也若荀寅士吉射而敢於伐君雖欲爲之請亦不能爲之辭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衛世子也何以出奔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盡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戚陽速殺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南子宜淫世子羞之是也顧可命陽速殺之乎時靈公尚在蒯聵當有以處之觀之凱風七子而不怨則蒯聵出奔聵之自取也靈公不待貶矣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書滅胡惡之也以胡子豹歸則又甚矣書楚子何胡亦有罪也豹書名何失國也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貴焉二月楚滅胡胡氏以爲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圍而胡子豹名則是與楚子之滅胡也甚春秋之旨哉

哀公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卿並將自將也非魯使之也取漷東沂西田歸之三家

也非歸之魯也興師伐國而君不與問三家之僭不改其舊矣穀梁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胡氏以爲季氏德二家故以歸叔仲而不取或者其然乎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曰此衛事也先齊國夏何子不圍爻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爻也胡氏以爲治其黨與不若穀梁之爲親切有味也公羊氏曰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爻命辭王爻命以王爻命辭爻命見爻之行乎子也

此說殆不然靈公未嘗有命廢蒯聵亦未嘗有命曰必立輒也按左氏靈公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則輒之立也非君之命明矣安得謂以王爻命辭王命哉前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納者難辭也稱世子未絕於衛也不繫戚於衛者未入於衛也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則春秋之不與輒也明矣然則衛當誰立乎先儒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此不易之定論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此皆毀廟也其宮何以存不當存也不當存而存則其災也有由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聖人之言有深意矣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蠻氏潰蠻子赤奔晉是以窮來歸也乃聽上國之請以計執蠻子何其醜哉故晉書人惡之也曰歸于楚若尊楚然其所以卑晉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當立也何不稱公子非君命也不子之也弒君而歸罪
陳乞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
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
之是立荼者陳乞也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
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
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
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舉
巨囊而至于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闞然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
面再拜稽首而君之則是立陽生者亦陳乞也陽生立則

荼弒矣安得不歸罪於乞

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邾何罪哉伐邾入邾以其君來其暴甚矣春秋不書滅邾
而曰入邾不書執邾子益以歸而曰以邾子益來雖曰諱
之實有不可得而諱也

吳伐我

吳伐我爲邾故也克東陽舍蠶室獲叔子而盟于城下經
皆不書爲魯諱也伐邾入邾徒受惡名而遠召吳兵所喪
不已多乎謀國者可以監矣

歸邾子益于邾　齊人歸讙及闡

以邾子益來歸在魯也歸之于邾善其歸也邾子齊出也
邾子歸邾則讙闡歸我解怨釋讐利莫大焉然則利人之
國而不自謀其國者何益哉

公會吳伐齊戊戌齊侯陽生卒

吳嘗盟我城下矣齊常歸我讙闡矣今乃會吳伐齊則曲
在我矣據事直書貶自見也齊悼公死於弒而以卒書何
胡氏以爲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吳楚之民加中
國之君也信矣

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伐陳宜中國諸侯救之也然卒無有能修方伯連帥之
職者惟吳延州來季子救陳焉春秋書救善之也稱吳不
稱公子結帥師伐我

魯無故會吳伐齊矣則齊之伐我非過也然皆三家之謀
也三家實無能焉齊師及清季孫訢其宰冉有曰齊師在
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
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
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聲
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又何患焉銳師壓
竟旁皇無衆吳伐魯而不恥盟齊伐魯而不能戰三家之

賜亦甚矣五月復會伐齊不度德不量力固春秋之所惡也

甲辰孟子卒

按左傳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取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公羊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取同姓蓋吳女也書孟子而稱夫人則讀之者必求其故雖曰諱之實有不可得而諱者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

不與吳之得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詞也諱之矣

於越入吳

吳雖太伯之後然入于夷俗久矣一旦恃强而憑陵中國故入吳入楚伐齊伐魯自以爲可以主盟諸侯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是謂螳螂捕蟬而不虞黃雀之在後也書之可以爲貪兵無已者之戒矣

春西狩獲麟

麟鳳聖明之瑞也伏羲舜文作而鳳凰出夫子春秋成而麒麟至此理之所有也而非庸衆人之所能識也公羊曰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反袂拭面涕沾袍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其用意亦深且遠矣

此吾邑先輩徐伯源所著也伯源中嘉靖進士官給諫外補僉事以不能從俗俯仰遽解組歸一時風采凜然是書爲讀春秋而作於三傳及胡氏傳之異同者間附論斷於胡氏刻深之處尤多所糾正持論尚無偏黨萬歷丁丑其子繼芳會以活字板印行而顛倒舛誤至有不可句讀者因屬東嚴太守以四傳原文互相檢校重付梓人以復其舊以永其傳云爾嘉慶庚午中秋同邑後學祖之望題後

春秋四傳糾正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

國朝俞汝言撰康熙丙辰汝言春秋平義始脫棄是歲之夏復續作此書以綜括大旨相傳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書中摘列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爲六類一曰尊聖而忘其僭計八條二曰執理而近于迂計十五條三曰尚異而隣于譖計二十三條四曰臆測而近于誣計四十三條五曰聊美而失實情

計八條六曰摘瑕而傷鑿刻計六條末附春王正月箴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國鄭元之說明周正改時改月春秋正朔皆從周其中如辨督奪孔父之妻齊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簡策相傳必有所據即就傳文而論亦無以斷其必不然汝言皆以爲臆測近誣轉未免自蹈臆測又公羊褒齊襄之復仇因爲譏戾然紀侯等齊哀公于周至于見烹則實有其事汝言乃謂語言之故不足爲仇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謂左傳王周正月句王周二字猶漢稱皇漢宋稱皇宋之義則不知正月正成竝見周禮兼用夏正實亦王制故特言王周正月明非夏時無庸牽引漢宋橫生曲說又一行衛朴推驗春秋日食皆合于建寅一條汝言無以難之遂泛謂不足深據不知日月交食推朔望不推時令建子建寅食限無殊一語可明亦不必顓頊其說如斯之類雖或間有小疵然六類之中大抵皆立義正大待論簡明一卷之書篇帙無幾而言

言皆泊春秋者之藥石亦可謂深得經意者矣

吳江　沈枚惠　翠嶺　輯

春秋四傳糾正

秀水俞汝言石吉著

一曰尊聖而忘其僭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胡安國傳曰春秋立文兼述作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于人者又曰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仲尼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

按春王正月周制則然非自仲尼始作匹夫無位而可以改正朔乎欲以正天下而自干僭上之罪乎

胡氏曰諸侯薨大夫曰卒

隱公三年宋公和卒　胡氏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諸侯何以書卒周室東遷諸侯放恣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

桓公二年滕子來朝　胡氏曰滕侯爵降而稱子者桓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

朝邾侯吾離來朝　胡氏曰桓天下之大惡也殺伯邾侯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

僖公二十有三年杞子卒　左氏曰杞成公卒書曰子者成公始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卒書曰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于其卒以文貶之

按杜陸諸侯天子之事周衰天子建空名子上未聞一小國滕薛之稱侯稱伯稱子是自貶損以便戰貢非時王所貶仲尼亦因其自稱而書之而不與其為諸侯因曰朝桓而貶且名四告喪而不與夷禮而以文貶之是天子仲尼也不過因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語誤之孟子謂所書者天子之事也安得執詞以害義使而不謂所行者天子之事也安得執詞以害義使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使召伯來會葬仲尼為僭分越禮之首耶

胡氏曰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成風以妾僭嫡
王使大夫歸含且賵又使召伯來會葬則王法廢人
倫亂矣故不稱天以譴之
按使命得失直書子策而自見何待削天王之號
且天王而可削春秋可不作矣趙鵬飛曰閻文近
之

二曰執理而近子迂

隱公四年衛人立晉　左氏曰衛人立晉眾也公羊
曰立者何不宜立也其稱人何也眾立之辭也眾
曰齊宋輕舉大眾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

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穀梁曰立者不宜立也賢則
其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胡氏曰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
于天子故春秋于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
之罪于以明專有其國之非
按州吁弒立蹔年天討不加石碏大義滅親殺諸
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故以季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
備也　文公十有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胡氏
曰前年秦師來伐晉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
爲此役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眾不奉詞令以止之
也故貶而稱人

按辭命退師必因展喜犒師受命展禽齊師引退之事而爲此言然安有不修兵甲而專恃辭命之理一之爲幸其可再乎又謂莒師使知不縮而引去設不引去又將何施河曲亦然俱屬迂論也

莊公十有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也舉人衆之辭　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桓非受命之君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也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僖公十有九年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

始亂不已慎乎北杏之後惟宋襄曹南之會晉文城濮之戰書法同至楚成圍宋稱人陳蔡鄭許稱爵與此全反然後知北杏之會予桓爲盟主也

莊公十有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穀梁曰公羊曰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何大之也　穀梁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之追之也　胡氏曰書追者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氏曰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昭公五年舍中軍　公羊曰舍中軍何復古也　穀梁曰貴復正也

按濟西之追殊無足異公羊以追戎二字爲美大其中國之追己屬賒緩齊桓殺哀姜千古快事而左氏譏其已甚羅喻義曰左氏之所謂從人竟從誰也至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作與舍皆季氏公室徒虛名耳他日公臣三桓不備取諸家臣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非受命之伯疑之曰可矣乎未也有衆欲推戴之意猶可也而胡氏以諸侯爲無君四國稱人爲誅于季氏公穀不考事實而曰復古復正豈眞舍三

軍而復二軍之舊乎迂亦甚矣

僖公三年蔡潰遂伐楚　胡氏曰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書遂伐楚譏其專也

按楚自敗蔡伐鄭以來强暴滋甚齊桓圖伯二十年遠結江黃近控七國始容侵蔡伐楚之師不綦重哉而以不請命天工譏其專伐豈蔡潰之後束甲而旋乎吾知非眞惡桓而云然不過以當時諸侯知有伯主而不知有天子特借書法以明大義耳然何以處桓也

成公二年取汶陽田　胡氏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得其故壤而不請命于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矣異乎

按汶陽雖魯田而以當鞏之戰同于取非其有不爲過也而曰請天王以正疆理亦儒者尊王之恆詞而未暇審當時之勢所謂近于迂闊者也

三曰尚異而鄰于鑿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以後至十有一年俱不書正月　公羊曰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于桓故不有其

正月也　穀梁曰隱十年無正月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公羊曰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　穀梁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

按二傳之論甚精然史策之舊實不關聖心也元年正月書即位仲尼創之以見隱之志以後記事或以春或以二月三月者隨事而書無容心也當與桓無王竝非有意削去定公六月即位事在三月故書春王三月邵文莊高文憲論之甚晰可無容贅至隱不爵大夫桓無會秦楚吳莒無大夫皆穀梁氏之說均可通而弗問也

隱公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杜注子帛裂繻字

桓公二年及其大夫孔父　左氏曰孔父嘉爲司馬　穀梁曰孔氏父字也左氏曰父名也　五年州公如曹　六年春實來　穀梁曰實來者是來也公羊曰猶是人來也杜注實州公名也胡傳因之

按名之與字非可以意而爲之子帛爲裂繻字似

矣而大夫居國君上春秋無是法也則字亦非確也孔父名嘉見諸傳者甚明文定以爲名父蓋以君名于上不應臣字于下義固然矣而父之爲名終有未安海昌朱朝瑛曰父與甫通孔父字嘉猶杜甫之字美也或其然與至曰爲祖諱益非州公名實始于元凱三傳絶無其文亦以例名失地之君而撰名以就例也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年春王正月宋督弑其君與夷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

公會齊侯于濼　此外俱春正月或春二月　穀梁曰桓無王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正終生之卒也　胡氏曰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至是宜見誅于天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亦沒而王法不得赦也

按傳聞之世殘缺已多仲尼能削其所不當書不能增其所不備且欲明桓公之弑于元年卽位一書已見其志矣何待十四年之不書王哉

桓公三年冬有年　宣公十有六年冬大有年　程氏曰記異也胡氏曰十二公多歷年所豈無豐年而不見于經獨桓有年宜大有年存而不削者緣此公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爲異而獨存焉

按此論因二君而發不爲過當但百姓何罪焉既無仁愛之君而又値歉收之歲則靡有子遺矣黃震曰春秋豈專記人之凶喪而不幸人之豐熟哉各書其實爾

桓公四年七年閔秋冬二時　杜氏曰不書秋冬史闕文　胡氏曰古者刑以秋冬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天下之望絶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方伯連帥環視而莫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　十四年有夏五無月　十七年五月無夏　僖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　昭十年十二月無冬

定十四年闕冬一時

按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史法也雖無事必具四時春秋法也今二年去秋冬二時設此時有征伐會盟之不可不書者豈以欲去二時之故而置不書乎傳聞之世遠矣殘缺之文不啻一端杜說爲是果其去也不但黜王且黜天矣其可哉夏五以下諸闕文皆史策之舊孔子因之或後人之脫漏不可强爲說也

莊公二十有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　胡氏曰公事

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

按覿常稱不以哀姜而特名之其失在男女同贄用幣之非禮而豈以覿之名乎且夫人不可以覿宗廟臨羣臣論亦過深

襄公七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鄬　左氏曰以瘧疾赴也　公羊曰爲中國諱也不使夷狄之聖人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鄬

按弒而僞赴又爲之隱而不彰春秋豈傳信之書乎乃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其言雖美而欲以懲戒弒逆亦已遲緩究之僖未嘗弒臣亦

襄公三十年葬蔡景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曰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不言魯大夫諱之也　胡氏曰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徧刺天下之諸侯也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則知之矣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徧刺天下之大夫也蔡世子般弒其君則會其葬而不討宋災小事也則合十三國之大

夫而歸其財可謂知務乎是故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

按救災恤鄰爲國之大務然何至合十三國之大齊豹殺之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徼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爲仲尼斷此獄之論甚正若能以恤災之舉爲討罪之師晉可以繼文襄而復振矣惜乎其不能也特非筆削之本旨故未敢以爲確論至弒父何事公穀曰君子辭曰不忍使父失民子子何異揖讓而救焚溺乎

昭公元年楚子麇卒 左氏曰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已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 胡氏曰郟敖實弒而書卒何與圍弒君以立四國莫能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若革其僞赴而書以弒君恐天下以篡弒之賊可從之以主會盟聖人懼之甚故略其篡弒以扶中國

按楚圍設服離衛列國大夫皆知其有大志合之椒舉慶封之言爲弒信矣然亦因其平日不臣之跡與廢郟敖之子自立而疑之實非弒也春秋書其論甚曲而深恐非聖人之本旨也

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 胡氏曰左氏以爲齊豹殺之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徼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爲仲尼斷此獄之論甚正若能以恤災之舉爲討罪之師晉可以繼文襄而復振矣惜乎其不能也特非筆削之本旨故未敢以爲確論至弒父何事公穀曰君子辭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于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于法應書曰盜非求名章徼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爲仲尼斷此獄之論甚正若能以恤災之舉爲討罪之師晉可以繼文襄而復振矣惜乎其不能也特非筆削之本旨故未敢以爲確論至弒父何事公穀曰君子辭曰不忍使父失民子子何異揖讓而救焚溺乎

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 胡氏曰左氏以爲齊豹殺之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徼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爲仲尼斷此獄之論甚正若能以恤災之舉爲討罪之師晉可以繼文襄而復振矣惜乎其不能也特非筆削之本旨故未敢以爲確論至弒父何事公穀曰君子辭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于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罪在宗魯宗魯欲事豹而死于公孟縶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縶不義犯非禮之罪書于春秋則齊豹所藉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按左氏求名不得之論甚爲騶聽文定辨之是矣至以盜歸宗魯宗魯有食姦受亂縶不義犯非禮之罪謂之不知大義可也而以殺公孟之盜實之

恐不能舍齊豹而爲之代罪也

四曰億測而涉于誣

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羊曰曷爲稱字

隱公也　二年紀履繻來

裒之也曷爲裒之爲其與公盟也

逆女　穀梁曰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于我故君子

進之也　桓公二年宋督殺

父　穀梁曰孔父不稱名蓋爲祖諱孔子故宋也

僖公二十有五年宋殺其大夫　穀梁曰不稱名姓

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宣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

龜陰田　胡氏曰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

曰來序績也自序其績可乎聖人自人物于一身通

古今于一息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按聖人無私儀父與公盟而書字履繻來交接于

我而以國氏謂之無私得乎且履繻而不以國氏

若何稱之孔父之爲其祖不名宋殺其大夫不稱

名以在祖之位尊之尤謬春秋豈孔氏之家牒乎

歸田常事來歸常詞名曰序績恐仲尼不屑以無

私乃私也

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　公羊曰隱公之母也　穀梁

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

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君故曰君氏　公羊

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譏世卿

也外大夫不卒天王崩諸侯主之也穀梁胡氏同

僖公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氏曰禘而致哀

姜焉非禮也　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譏以

妾爲妻也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也非正也

胡氏曰夫人者風氏也

按議禮之家古稱聚訟春秋記事之書也而亦然

何也隱毋隱妻均無確據而以不言葬爲夫人之

義從君則隱妻庶幾近之然後云考仲子之宮則

知夫人爲仲子也隱代桓立故以桓母爲夫人無

疑矣君氏左傳明言隱毋蘇氏軾演曰哀公之母曰

姒氏卒哀未君也隱既君矣不稱子氏而稱君氏

著其君也公穀以爲尹氏天子大夫天王崩爲魯主故卒之然則王子虎劉卷皆稱名而此不名豈卒者爲尹氏十族乎趙子常之言可思也又曰譏世卿更爲無謂魯史之文而譏及天子之世卿有是書法乎僖公之致夫人哀姜固非成風亦未必然黃道周曰聲姜也致之又明年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則是聲姜公穀之所謂以妾爲夫人也

隱公三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穀梁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莊公二十有四年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　公羊曰曹無赤者蓋郭公也　穀梁曰赤也取之則爲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曰大去者何滅也其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爲襄公復讐也九世猶爲之復讐乎雖百世可也

按齊襄荒淫不避同產載驅之詩譏焉殘虐無常侵陵紀國始遷三邑後卒滅之殄絕同姓而不惜至問其故則曰復仇夫語言之故不足爲讐況九世之遠乎不過藉此爲兼并之端而公羊愚儒信高傒帥師納北燕伯子陽　公羊曰伯子陽者何公子陽生也　二十有二年蔡侯朱出奔楚穀作東穀梁曰東者東國也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哀公十有三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無曼字　公羊曰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按釋經作傳言其所知闕其所不知安有信臆妄言在事理之外者乎至赤蓋郭公虞公非爵齊仲孫卽慶父伯于陽爲公子陽生東國曰東而云貶曼多去曼而云譏九屬不經

桓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　公羊曰遷者何取之也取之則爲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曰大去者何滅也其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爲襄公復讐也九世猶爲之復讐乎雖百世可也

按齊襄荒淫不避同產載驅之詩譏焉殘虐無常侵陵紀國始遷三邑後卒滅之殄絕同姓而不惜至問其故則曰復仇夫語言之故不足爲讐況九世之遠乎不過藉此爲兼并之端而公羊愚儒信

而賢之曰爲襄公諱夫襄公而賢則衛宣陳靈皆
當見錄于春秋矣而曰爲襄公諱襄公其賢于衛
宣陳靈乎

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
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三年
殺孔父而取其妻　僖公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蕩公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
絕之也蔡人嫁之春以諸侯之師侵蔡　二十有八
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及楚人戰于城濮　左傳公

于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
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楚子饗之曰何以報我
曰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于中原其辟君三
舍

按晉人謂左氏美而豔其失也誣信乎孔父正色
立朝爲邪逆所畏憚故先賊之而後行篡弒若以
目送其妻而後動賊害之謀則孔父先失閑有家
之道矣謂忠貞何桓文霸業造端宮趙之謀楚者
計出萬全以爲蔡先附楚曹衛即楚且結婚焉故

召陵之師先侵蔡曹衛城濮之戰先事曹衛而曰
乘蔡女蕩舟之釁治二國無禮之愆何其淺視桓
文也主父偃息夫躬之爲而謂倡伯者爲之乎

桓公六年子同生　公羊曰喜有正也其諸以病桓與　穀梁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

按啖助曰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則史書
之而公穀有病桓同乎人之疑因公有同非吾子
齊侯之子之語流傳人間也然聖人筆之于策何
容戲論至戴溪謂春秋十二公惟莊公爲嫡長是
又不然子惡母出姜成公母穆姜皆嫡也哀公母
定姒雖無逆女之文恐亦非妾媵且謚同定公嫡
夫人無疑岷隱之言恐未嚴也

莊公元年單伯送王姬公穀作逆　十有四年單伯
會伐宋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文公十
有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十有五年單伯至
自齊　公羊穀梁曰單伯者何吾之命大夫也命大
夫故不名也

按單伯天子之大夫也始來送王姬中會伐宋後

如齊雖非一人皆承王命而來公穀以爲吾命大夫迎王姬命吾爲主故單伯過吾若逆則不必書矣齊桓倡伯魯未嘗與伐宋之役須臾往會不如公子結之啓釁乎商人弒君襄仲求王寵以單伯請昭姬爲齊執而信之後人以三見單伯子而遇于防而使來朝此實錄也公穀曰使請己經疑爲一人曰年過百已三娶矣更可笑

莊公九年宋大水　穀梁曰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

僖公十有六年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

都　文公三年雨螽于宋襄公九年宋災　公羊皆曰爲王者之後紀異也

按災異之書爲一國記爲天下記而公穀則曰爲王者之後然則陳爲虞後杞爲夏後何皆闕如獨于宋而書之二傳之謬多端而公羊爲甚于春王正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誕罔若此其他又何問乎

僖公十有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十有五年季姬歸于鄫　公羊穀梁曰來朝者來請己也　胡氏曰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非其女而非婦明矣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

按左氏曰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此實錄也公穀曰使請己亦以公怒止之而令其來朝請己初無異指也文定求其說而不得因季姬之不繫于國後又有歸鄫之文設爲鍾愛其女使自擇配之說臆度耳非

實據也不知季姬內女何自識鄫子而欲嫁之而又遇之于防而令其請己即匹庶之賤亦無此事而況女公子耶其誣罔甚矣

僖公二十有四年天王出居于鄭　胡氏曰自取之也故貶而書出　襄公十有四年衛侯出奔齊　胡氏曰不言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所以警乎人君爲後世鑒　昭公二十有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胡氏曰奔出稱孫隱也

按傳于君出皆歸過于君于鄭爲自取奔齊爲譬

君孫齊爲不知消息盈虛之理原其故皆以自出
自孫爲文而不書逐君之臣不知聖人非以臣爲
無罪而釋之也頹叔桃子奉太叔執周公晉文亦
止定王而不深討罪罄衛之事晉之君臣皆置君
不問而臣是助既無伯討以自出爲文隱之至也
豈聖人得已乎至師曠史墨有歸過于君之語皆
當時邪說但知大夫之强而不知有諸侯況天子
乎後世不知而信之害世道不淺何傳者之夢夢
也

僖公二十有五年宋殺其大夫　文公七年宋人殺
其大夫　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
娶也

按三世內娶謂禮不臣妻之父母大夫在伯舅叔
舅之列而不名乎夫名之不可而可殺之亦迂論
矣且國君不臣伯叔昆弟謂始封之君也繼世無
論矣況外氏乎邵寶曰以諸父則周公臣成王以
諸兄則微子臣紂妻之父胡爲其不可臣也

文公十有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
叔姬　十有五年單伯至自齊　齊人來歸子叔姬
公羊曰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
叔姬何罪　穀梁曰單伯淫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
于叔姬叔姬同罪也

按子叔姬非他魯侯之女齊昭之夫人舍之母也
公子商人弒舍魯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故單伯如
齊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是商人蔑天王而戮君
母也道淫之說必齊人誣之而執之爾高赤信而
筆之于傳厚誣王臣厚誣國母不有左氏何以正

之

昭公二十有二年王子猛卒　公羊曰此未踰年之
君也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父死子繼兄
死弟及之辭也　哀公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
圍戚　公羊曰伯討也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
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

按君臣父子大倫不可少易景王太子壽卒母弟
猛父死子繼兄死弟及舍猛而誰不與當之言眞
不可解輒無靈公之命安得謂受之王父辭父命

也胡氏謂主兵者衛而以齊爲首罪齊人黨衛之惡其說甚正而至趙鞅納瞶則又曰人莫不愛其親而志于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富且貴也而奪其位剔瞶之于天理逆矣此又矛盾之論也

五曰稱美而失情實

桓公十有一年宋人執祭仲　公羊曰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　胡氏曰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

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　閔公二年公薨　公羊曰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按祭仲不能執義守節因宋劫而立突又因雍糾之故突出忽歸鄭爲之不靖者數世誰之過與而以知權賢之謬甚慶父身弒二君季友使之自縊而立後君子謂其罰不蔽辜乃以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哀之不亦甚乎以不誅慶父而曰親親則周公爲失刑矣慶父之罪豈薄于管蔡哉

莊公九年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穀梁曰齊

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氏曰書有禮也

按諸傳于五伯必飾其美而沒其惡如小白入齊言其以國氏糾不稱子之類宋桓未葬而襄會諸侯在他人必多方指摘加以不孝之罪而反以不書葬爲之諱以視晉襄墨縗受讒忘親不大懲乎秦穆伐喪兵連不解至于濟河焚舟取王官封殽尸而晉亦圍邲新城春秋奉稱人晉稱爵明有所軒輊也而文定巧爲掩護乃曰以王事待秦穆非之戰不是過亦太甚矣其譽之也戰麻納昭義戰以其伯之故乎至楚莊入陳名爲討賊而實利其土田故有踐田奪牛之喻又爲之納不令之臣爲楚莊者殺徵舒之後立嗣君表洩冶之墓戮公孫寧儀行父于朝雖桓文不能與之比烈矣而反納亂人討亂者如是乎左氏謂之有禮不知禮何在也邵雍曰先定五伯之功罪安可不辨是非而槩錄之乎

僖公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左傳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未可既濟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公羊曰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按宋襄志大才疏求爲盟主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何有于重傷與禽二毛曹南之盟口血未乾而圍睢何有于不鼓不成列而公羊氏大之以爲文王之戰不是過亦太甚矣其譽之也戰麻納昭義戰也而穀梁氏惡之胡氏以奉少奪長曲之泓之敗反得意外之褒夫抑之至不得比于豎貂易牙揚之至埒于文王儒者之論若是其甚乎至二十七年楚人合四國圍宋稱人貶爲執宋公故終僖之篇貶公羊之念宋襄雖沒世而不衰如是其固宋

反不論也

宣公十有八年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祖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曰還者善辭也　穀梁曰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　胡氏曰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

按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宣公深德之歸父嗣父執政伐邾伐莒會齊會楚今又如晉而欲去三桓季文子所以亟逐之也其事雖出于季氏而襄仲弒逆之罪再世不宥卽曰去三桓亦去異已而自擅國政耳安得以復命祖哭而反咎君臣之死君而忘父母乃錄小禮而忘大惡乎諸傳于此失輕重之衡矣

六曰摘瑕而傷鍥刻

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　公羊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　穀梁曰克能也何能也能殺也

按左氏鄭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十一年鄭人許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倒其口于四方則鄭莊未嘗殺弟也未嘗殺弟而曰殺之曰能殺不已甚乎左氏曰如二君故

曰克此釋經之法也

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胡氏曰公羊于云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譏人得志幾至亾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

按驪姬讒搆陷太子子大惡不辭不亾自益新城可謂仁孝之至而以姑息愛父陷之不義爲詞何其論之苛也然則欲免文定之譏者何施而可

文公四年逆婦姜子齊　穀梁傳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胡氏曰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

按二年冬如齊納幣以喪未終而國昏譏之矣茲則服終已久以卿不行爲非禮責文公是也而夫人與貶眞所不解乃曰父母與有罪則亦何罪之可指乎

襄公二十有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公羊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穀梁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　胡氏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僻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

按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三也何獨子季子而貶之曰以僻國故酋者有人矣公子魚公子臧皆以讓取貴于春秋何獨于札而責之且前此太伯伯夷皆僻國也孤竹不知所宗周之後代商有天下幸也不然太伯伯夷不免與札同責也是說也本之公羊氏謂宋殤莊之禍宣公爲之至是又獨以讓國賢札文定不信此之賢讓而信前此之兆禍非常情所可解也

春王正月辯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云春王周正月公羊氏云易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穀梁氏云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不言王義後傳桓公八年正月也卯烝云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不言子月胡氏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事不敢自專也然則左公羊主周正穀梁主夏時胡氏從周正而以夏時冠月謂周人改時改月者孔安國鄭康成之說也其後朱晦庵吳仲遷陳定宇張敬言史

伯璿吳淵穎汪克寬劉勿齋趙子常劉伯溫王濟之王伯安楊用修因其義與左公羊符不改時但改月者程伊川之說也劉質夫因之其言與胡氏合不改時亦不改月者蔡九峯之說也周洪謨邱瑛盧璘葉秉敬因之其旨與穀梁小異而實相助然則孰爲定論哉俞子曰左氏公羊孔鄭之說正有雖之者予從周正也惑于三統之說也黃唐虞夏商周皆建寅未嘗有建子建丑之事建子建丑後儒之附會也不可信應之曰商書咸有一德爲桐夏正汲冢周書云亦

越我周王致罰于商改正改械以垂三統何可誣也甘誓夏書已云怠棄三正不創自三代也難曰縱有之然所言正朔者特以是月爲歲首朝會聘問頒厤授時于是始焉耳不易時月也前乎商之建丑其書始卽位曰元祀十有二月月不改也後乎秦之建亥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時不改也且秦不置閏而爲後九月蓋以十月爲正朔故于當閏之歲率歸餘于終且秦以亥月爲正朔而以寅月爲正月也應之曰是說也引經說史詳矣然如春秋之所書耶隱

公九年三月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隱公八年冬十一月雨雪僖公十年冬大雨雪桓公十四年春正無冰成公元年二月無冰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定公元年冬十一月隕霜殺菽若從夏正何以爲異而書之雖曰此惑于公羊災異之說也春秋非志怪之書震電無冰隕霜雨雪何足深異而必云災應之曰聖人書常常之可書者多何特書無冰電雪等哉且大雪在冬固不異與震電淫至亦不異耶莊公七年秋無麥苗麥苗爲午月事而云秋豈亦夏時之秋耶難曰災異莫重于日食春秋日食三十六稔二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宋衛朴得三十五皆本建寅卜偃論滅虢九月十月之交所數日月星辰皆是夏正爲建寅之月愈信應之曰日食推驗始于向歆父子班固所述五行志固本周正矣一行衛朴所不計也皆本建寅無足深據滅虢之事在僖五年卜偃曰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冬十二月丙子滅虢若夏正之十二月則日不在尾矣難曰詩云七月流火正月繁霜十月之交六月徂暑周官正月始和中冬教閱享烝呂覽月令昏旦中星皆與夏正合周秝從夏可知何獨春秋而違之應之曰豳風一之日以于月起數十月蟋蟀下繼以月爲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聿云莫明以子月爲歲首且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州長正月屬民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矣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朱晦庵張敷言分史冊所書民俗所用二正並行升庵是之則詩禮之從夏正者民俗所用也難曰改

歲指頒朔而言與月令無涉唐武曌改周正以子月爲正月丑月爲臘月寅月爲一月正月二字著于令不必著于秣建寅之月系春不系周建子之月系周不系春周實有二正月也應之曰以頒朔告朔爲改歲歲已改矣朔已頒矣又何復有春正月也況即位匪細故魯十二公自隱閔僖定皆書正月即位何悍然不奉正朔而行夏正哉復云烝享仍行夏正何周禮仲冬烝享冬至郊天二者之祭屢書之于春正月二月也武氏之制實爲戾古周行二正其說誠然然

云建寅之月系春不系周而左氏云王周正月何哉難曰左氏書王周正月句法不順恐非原文且歐陽修云不書王恐正朔之無所稟承列國之史皆然至周史則不稱王應之曰王周者猶漢曰皇漢宋曰皇宋也奚不順之有尊王之義豈非歐陽蕳仲舒已言之矣若不稟正朔而尊王即歐陽亦未必爲然也難曰建子建寅可改而立春立冬決不可改若改時亦改月冬十一月既作春正月則立冬當作立春節氣所始亦始于前人耳王鏊亂矣應之曰春夏之名安所始不始于前人耳王鏊

云建子之月一陽所始不可爲春乎午未之月陰氣所始不可爲秋乎冬夏亦然後漢陳寵云冬至陽氣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寅始萌有蘭麝干芸荔挺出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月陽氣已至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古詩云玉衡指孟冬而上云蟋蟀下云秋蟬獨非其證耶且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南至南至爲王正月則建子明矣難曰然則不主夏時矣夏時冠正月然與應之曰非也胡氏泥于尚書十有二月史記以誣聖人然時則夏矣月則周矣下之說故巧立名冬十月之文與伊川假天時以立義之所系從夏從周何所定也夫周時二正實兼行之頒之秣書之史行之朝者遵王制用之民者從夏時孔子曰行夏之時聖人所以教萬世也春秋而亦行夏時諸侯且與天王尊匹夫且與天子亢矣故曰左氏公羊孔鄭之說正

跋

左氏說春秋語多附會公穀二家各守師傳支離九甚不知春秋書法直據事故其所寓褒貶皆合乎天理人情就三家而論清之已不少枘鑿矣胡傳深文周內自謂窺見至隱其實多莫須有之辭又加奇秋一重翳障矣然則四傳糾正之作非所以撥雲霧而見青天哉翠嶺沈梣憩

春秋稗疏

春秋稗疏二卷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論春秋書法及儀象典制之類僅十之一而考證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論書法謂閔公元年書李子仲孫高子皆不名乃閔公幼弱聽國人之所爲故從國人之尊稱然考襄公之立實止四歲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聞以君不與政書事或有變文何獨閔公見存反從國人立議其論非鄫國亦非鄭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有二鄆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齊地辨次鄫之鄫皆足以糾杜注之失據後漢郡國志謂郎在高平據括地志謂胡在郕城據漢書地理志謂重丘在平原據應劭漢書注謂陽在都陽皆足以補杜注之闕至于謂子糾爲齊襄公之子集傳通釋解何彼穠矣篇亦以桓公爲襄公子然瑾由誤記與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謂魯襄公時頻日月食由于誤視暈珥亦足以備一解在近代說經之家尚頗有根柢其書向未刊行故于糾之說近時梁錫璵據爲新義翟灝據杜注書族定姒非諡之說近時葉酉亦據爲新義殆駁之尤爲南不云卽在召陵乃刪除南字而陘亭在召陵南不云卽在召陵乃刪除南字而

皆未見其書也

漢陽王夫之

隱公

春王正月 以夏時冠周月朱子辨胡氏之非詳矣且以經文求之言正月而繫之王則明此正月乃周天子所頒之正月公羊氏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說雖迂謬亦以明改正授時惟革命之王定其名實而正月之文自周頒矣若夫子以己意欲行夏時則但當言春正月不可稱王王不以爲正月即不得天亦不能矯誣以變亂一代之制豈夫子所欲垂法之正月可自稱王乎不敢自專豈敢假冒王章以欺天下邪春秋之義微而顯此言王者其義不一周既東遷諸侯僭擅蓋有不遵其正朔者故稱王以見魯所秉者周禮公羊氏所謂大一統此一義也王爲今王以王冠月明三統遞建正月之號不一而此之正月乃今王之正月非夏商之正月此又一義也胡以建子之月爲正月惟周之王天下以革命不相沿之故立春茫之天統而異乎天之顯道則此正月乃王之正

月非天之正月以寓周正之差夏時得天之意此又
一義也經文化工之筆游夏不能贊于此見矣三統
之說曰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云正建者以
所建爲正月也故曰王者改正朔若仍前王之正月
爲正月則正未嘗改明言周正建子而謂周稱建子
之月爲冬十有一月則何改之有乎周禮有正月有
正歲正歲建寅之月也正月建子之月也或以正月
之吉始和爲疑言建子之月冬氣爲發不得言和不
知古人候氣于微故三統謂之三微冬至日同北陸
鄭者也在軹縣西北地名向上且其地去莒千里而
遙莒以小國偏師安能越齊魯宋鄭而入其國都則
班書爲是閻說非也地之以向名者不一軹縣有向
矣扶溝亦有向會吳之向也長葛有向亭十一年諸
侯師于向者也皆如字唯此龍亢之向國音式亮反
顏師古注云胡
賵 傳曰車馬曰賵賵以贈葬而用車馬者疑爲遣
車但遣車塗馬爲物甚微而喪禮葬有容車列生時
動也春分以後百昌怒生其動不蠢矣建子非春之
所爰者于匶前以爲容觀不以殉也仲子僭夫人之
禮其翟厭與仲子之卒不見于春秋蓋在隱公未立

之前至是始歸賵者與秦人歸祲不及大斂同皆周末文勝之陋也

紀履繻來逆左傳作裂繻裂與厲同禮記所謂裂罌也小囊盛帨巾者加繻以緣飾之鄭康成內則注引此經文爲釋繻采色緝也名必有義字必從名裂繻字子帛故當從左上讀如裂下相侖反

戎　杜氏何氏皆以爲氐羌之別種按氐乃有扈氏之苗裔子孫遷流逾隴而西羌乃三苗姜姓之別舜遷之于三危後漸入內地居隴蜀閒是氐羌種類皆

居西南內則武都外則河湟去山東懸隔春秋時戎狄雜處不聞氐羌東徙可云如後世氐羌之類不可竟指爲氐羌傳注家泥東夷西戎之說而不知通耳

杜氏謂陳謚濟陽東有戎城似矣肰費誓稱徐戎並興東郊不開魯所亟與會盟者必此戎也孔氏謂徐州之戎帝王羈縻統馭秦始皇後此戎當在魯之東南安東嶺榆之間若濟陽乃豫州之域地在魯西今曹縣地益曹衛之境未聞有戎居此杜解固未確也

日有食之　三月之朔望必以日月之食爲準非合朔則日何由食非正望則月何由食此厤法一定不易之理也春秋所書有言日不言朔者有言朔不言日者有但書月而日朔皆不言者杜氏以爲史失之穀梁氏則曰言日不言朔日晦食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專家之學事理迷謬焉有日食而可謂之晦日可謂之既朔乎其言夜食尤爲舛妄食限在夜夜卽朔也所惡于日食者以日光受蔽人所不得見故爲災倘若食限在夜無所蔽于人閒不足爲災故厤家可無夜食之法又云王者朝日春分之禮非旦旦而朝日卽令旦旦朝日偶有陰雲何從得見唯算入食限則雖京師雲翳而千里之外陰晴既異自見其食豈藉一王者之目擊而始知哉專家之學閒不多而疑不闕不知而作如此類者衆矣其不言日不言朔者公羊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其說較是所謂失者朔失也非日食之失也周用天統厤爲法遠而多

疏不能審定定朔則所謂朔者非朔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言周厤違天不可行也其不言日又不言朔者則所置朔失之愈遠蓋有差至三四日者矣春秋因其謬而分別書之以顯周厤之謬以定百王敬授民時之大法不待貶而大義自見穀梁固不足以知之

杞　杜解杞本都陳留雍邱縣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乃以地理攷證經文雍邱去淳于地且千里淳于卽亡杞安能越鄭宋魯齊而遠并之遽舍其故國而爲千里之遷則杜說固屬未詳漢

書注崔氏記國武王封東樓公于此先春秋時徙鴈門上淳于之亡入春秋後十七年則杞初不因并其死而加以殊寵非生者之可徼也稱公子之與否固無關于褒貶不肰慶父之惡豈在翬下而始終以公子稱何也

濮　地以水名則必于其水之濱按水經河水至酸棗縣濮水出焉又曰瓠子水東過廩邱爲濮水酸棗今延津廩邱今范縣蓋西自延津東至濮州皆濮水之濱可名爲濮特地在河北與陳國之境既限以大河而中閒宋地陳之封壤不得有濮名也衛使右宰

醜涖殺州吁于濮衛人自于衛地殺之若殺石厚則傳言涖殺于陳亦以明濮非陳境矣杜解云濮陳地非也此時衛未東徙尙都衛輝而延津在其東南爲邊境自陳至衛之孔道殺州吁于境上亦戮于甸人之遺意若續漢郡國志言東郡濮陽春秋時曰濮則遷道而東非陳至衛之途蓋亦未審

觀魚于棠　棠在今魚臺縣沛水東流過之河沛合流以來河逕其南出廟道口周定王以前河方北流獨臨沛水故公羊傳曰棠濟上之邑也隱公蓋臨沛觀魚故周頌潛有多魚詠季冬薦魚之事周正之春夏正仲冬以後也于時乘冰合魚聚于淵而多設罛梁曾罟以取之此謂陳魚而觀也又按杜氏于此及會戎于唐皆云方與之武唐亭一地二名者古者侯國封疆小而人民聚故櫛比之鄉圖耳則棠唐密邇而邑名異無足疑矣

世楷堂藏板

艾　杜解泰山牟縣有艾山桑欽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縣注隱六年盟于艾杜預曰縣東南有艾山又與左傳解云牟縣者異按沂水有二一則浴乎沂之沂在曲阜漢晉以下幷入蓋縣其水南流入泗一則發源琅邪東流入海蓋縣亦有二一在曲阜讀如字古拜反一音古盍反齊邑也地近于莒後爲王驩食邑是以互相淆訛艾山自在琅邪之蓋杜云泰山者非也曲阜之蓋乃魯國都郊閟內地齊方强盛其肖至魯都受盟乎則艾在齊南魯東近浮來而屬琅邪明矣吳齊戰于艾陵卽此艾與

世楷堂藏板

垂　左傳云遇于犬邱杜解犬邱垂也地有兩名則杜既知垂卽犬邱矣又曰沛陰句陽縣東有垂亭豈不自相背戾邪犬邱于漢爲敬邱漢書注云明帝改曰犬邱應邵曰春秋遇于犬邱在此水經注云睢水側有犬邱王莽改曰敬邱縣屬沛郡而句陽縣屬沛陰一臨睢水爲宋地一近沛水爲衛地傅稱宋公以

幣請先見修主道也則垂爲宋地審矣雖陽有堆水
字从犬而音同垂然則垂本堆也尤知其非垂亭也」
郎　杜解詳于紀地唯郎闕焉今按續漢郡國志高
平侯國注云隱九年費伯城郎在此高平于西漢爲
蠃縣在金鄉鉅野之間地近宋隱公方將與宋爲難
故非時亟城之
防　郜防　邑名有地相近而名同者攷證之所以
雞也會防之防在漢華縣屬泰山郡其地當在齊魯

之閒故文姜會齊侯亦于此取防之防杜云在高平
久爲宋邑若郜國爲文王之子所封至僖二十年郜
子尚見經非宋于此時能有其地也杜氏于取郜注
云沛陰成武東南有郜城于取郜大鼎注亦云沛陰
成武縣東南有郜城又曰郜國所造器也則混而爲
一矣成武之郜爲宋魯犬牙相入之壤是宋邑也非
郜子之國也郜未亡地不得入宋寶器亦不得遷于
宋要此大鼎乃宋于郜邑鑄之者非郜國所造也郜
子之封未詳所在而成武之郜必非其國都杜解不
足從
鄧　杜解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召陵于漢屬汝
南郡在西華郾城之閒今屬開封陳州蓋陳地也按

桓九年鄧南鄙鄧人攻巴客而奪其幣杜云鄧在今
鄧縣南沔水之北則今襄陽樊陽之地在漢江北者
也爲鄧之南鄙杜氏以鄧爲鄧縣明乎其爲今鄧州
矣巴人從夔州逕鄖陽循鄧州之南由襄入鄂若鄧
國在潁川相去甚遠安得南鄙在鄧爲巴人之借逕
乎又莊六年楚伐申過鄧亦取道襄陽至鄧州遂東
向申今信陽州若鄧在潁川則中隔陳蔡相去亦遠伐申
安得過鄧邪鄧州之爲鄧國古今不易漢書注應劭
曰鄧縣故鄧侯國續漢志郡國志亦言鄧有鄧聚皆

屬南陽郡若召陵之有鄧城在鄭之東蔡之北三國
謀禦楚不應東北鄉而謀之胡氏曰其地以國鄧亦
與焉鄭祭南至鄧而會謀得之

會于郪 左氏公羊皆作成胡氏獨從穀梁作郪按
郪國也莊八年齊魯圍之文十二年郪伯來奔其國
在濟南西北齊衛之間杜氏所謂東平剛父縣西南
郪鄉也成則魯邑在漢泰山郡鉅平縣後爲孟氏之
食邑在齊之南故曰無成則齊人必至于北門紀會
紀主以亢齊穀梁成旁加邑自傳寫之訛耳

祭 杜解祭鄭邑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其封
疆因以爲氏胡氏則以爲周之命大夫按祭城之祭
讀如字命于周者則祭公謀父之後與祭伯祭公祭
叔同族音債其國邑在王畿內非長垣之祭也左傳
稱祭封人仲足足其名也仲其字也故胡氏以與單
伯同爲命卿封人之官秩卑而權輕安能操廢立之
權然則封人者昔于王室爲封人非鄭之封人也天

子之元士視子男封人出爲命卿正相當矣祭仲執
鄭之柄使食邑于祭城而以爲氏則當有後于鄭而
終春秋之世鄭無祭氏之族又足以見其同于單伯
仍歸于周無後子魯也又長垣地臨濮水于春秋爲
衛所謂衛有清厥也而陳留志言長垣祭城有遽伯
玉墓則祭城爲衛邑而非鄭地鄭安得有封人于祭
乎胡氏之說爲是

燕 穀邱 燕南燕也字或作鄸姞姓之國在河南
胙城縣其召公之後封于薊者春秋稱北燕穀邱左

傳謂之句瀆音鉤豆之邱沛陰句陽縣應劭曰左傳句瀆之邱也鄺道元亦云在沛陰句陽縣東南其地當屬曹衛杜云宋地未是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解壬辰七月二十三日以是年六月有壬寅十一月有丙戌推之知壬辰爲七月二十三日丙戌爲十一月十七日或十八日但杜云從赴則未是豈有日不誤赴而月誤者蓋傳授相承之訛耳

葛　杜解葛在梁國寧陵縣東北此則與亳爲鄰之

國夏之伯國湯已滅之不得閱殷周而仍在邾牟葛皆稱人而魯旅見之則皆魯之附庸牟在泰山郡鄒縣東南今欲救紀而其君輕去國都師師以往紀在魯東南今欲救紀而其君輕去國都師師以在魯南鄙葛亦應附近于魯寧陵當春秋時爲宋地西次于曹鄭之閒獨不畏齊之乘虛以致難于魯乎去魯遠矣此葛蓋所謂葛嶧也今兗州之嶧縣與鄒如云約鄭鄙之東鄉紀也亦不北徑于滑唯郎則按接壤當魯之南爲魯附庸其後不再見于經傳過無從攷矣

莊公

單伯逆王姬　二傳作逆王姬左傳作送言逆則單伯爲王臣攷經之言單伯者不一皆魯事則命大夫之說爲長而自此年書單伯至自齊明非一人至文十三年凡八十二年書單伯若彼單伯爲此單伯之子姓荀非魯人何爲世爲魯卿則又不容不疑但言自周而送則必至魯而後書夏已至魯何爲秋乃歸齊故二傳定爲魯使往逆乃魯主王姬之昏則逆之者齊事也若魯逆之來魯亦當使魯人不宜還使周之命卿蓋既使逆之以來因定遣送之于齊則可云逆亦可云送三傳未嘗不相通也而單伯之閱八十餘年無異稱則終不可解

公次于滑　左傳作滑二傳作郎滑杜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蓋今大名之滑縣言次則公帥師以往紀在魯東南今欲救紀而其君輕去國都師師以西次于曹鄭之閒獨不畏齊之乘虛以致難于魯乎去魯遠矣此葛蓋所謂葛嶧也今兗州之嶧縣與鄒如云約鄭鄙之東鄉紀也亦不北徑于滑唯郎則按續後漢志注在山陽高平縣今兗州之金鄉也既不出魯封內又爲鄭紀之孔道固宜以二傳爲正

大水無麥苗　周厥自夏至起至秋分爲秋麥熟于夏夏正之夏也大小二麥至小滿而盡穫安得夏至

以後尙有未穫之麥爲水所漂乎杜云漂殺熟麥非也春秋紀災每于公家賦斂之日書之四月收麥五月末乃登之公廩故莊二十八年冬書無麥蓋是年積雨敗麥至夏至後大水淹五稼之苗故彙記之耳此時河尙北流舊無決隄之患唯汶泗諸泉積雨全涌以知無麥者雨敗之也無苗者水沒之也

子糾　杜解子糾爲桓公庶兄程子則曰桓公兄子糾弟史記謂皆僖公子程子則謂皆襄公子程子所據者薄昭與淮南王書桓公殺其弟之文也杜氏所

云則荀卿言桓公殺兄爭國已先薄昭言之矣乃以經傳攷之二說皆未得其實胡氏子納糾從公穀不稱子于取糾殺之又從左氏稱子雖用三傳惟其意以爲去取則是屈古文以殉己意也聖人立法必無一人而頃刻變易之文既稱糾爲子則納與殺皆稱子矣必如左氏而後經有定論稱子者從乎襄公而言猶之乎子般爲莊公之子以未卽位而稱名實則在喪之孤也韓宣子謂齊桓公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公在幼沖且未嘗有申生之釁鮑叔何爲違奉其子背父而逃其爲襄公之弟明甚若管召奉糾奔魯傳云亂作乃奔則畏無知而出糾固襄公之子也糾爲襄公之子有繼襄之義故在喪而稱子小白襄公弟也于分不當立故但以名書蓋襄公既弒無知又誅糾以父死子繼之義因魯求入而襄公使民慢虐爲國人所不與故大夫雖受盟于鲁而不願戴暴君之裔桓公入而衆助之以敗魯而殺糾是糾非小白之兄

抑非其弟乃其從子也于分當立而桓公奪之耳若夫子稱管仲之仁則自以其功在天下後世初不以糾之不當有齊而以徙義與之一能徙義而遂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乎

乘邱　杜解但云魯地一統志曹縣有乘邱城謂魯莊敗宋師于此乃據應劭說以沛陽郡之乘氏縣爲乘邱也乘氏曹地非魯地按傳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而犯之是宋師已深入魯地不當西南遠在曹境史記正義曰乘邱在兗州瑕邱縣西北三十五里瑕邱

在今滋陽縣爲兗州府治去曲阜爲近乘邱自當在此

荆　楚曰荆者二傳皆謂州舉狄之也夫州大而國小楚未能全有荆州之地而舉一州以與之是縱之也豈狄之邪狄吳不名之爲揚赤狄在潞不名冀何獨以一州授楚乎書稱荆及衡陽惟荆州荆也荆州自荆州也楚封于丹陽依荆山以爲國荆山在今南漳縣爲荆州之北境故因以名州耳其或稱荆或稱楚者荆楚一也皆木名也黄荆本名楚以之爲荆杖則名荆楚國本名荆至熊艱時始改曰楚杜曰荆楚本號後改爲楚是也其地産楚因以名山而名國或亦惡荆杖之名改從其木之本號耳非春秋故抑之詩稱奮伐荆楚又云哀荆之旅荆國之爲荆舊矣

莘　地名莘者不一晉文登有莘之墟乃伊尹所耕之野在河濮之閒漢爲陽平縣今東昌之莘縣是續女維莘之莘姒姓之國字或作侁在郃陽渭涘今同州郃陽縣有故莘城是也左傳神降于莘之莘虢邑也在大河之北此莘乃蔡地字或作新漢爲新陽縣應劭曰在新水之陽今汝寧眞陽縣是也楚深入蔡地蔡侯出禦而敗之

扈　杜解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卷縣今修武此文宣二公時晉會諸侯之扈去齊且千里去魯亦遠齊魯接壤之國會盟以講姻好非有事于西方何爲遠涉千里以結盟地固有名同而實異者足知此扈非滎陽之扈傳稱夏有觀扈其地在今東昌之觀城鄰于衛而爲齊魯之西界孫氏曰扈齊地得之

郭公　杜解蓋經闕誤胡氏曰義不可曉又據劉氏以爲郭巳汪氏謂巳字从人从巳與公相近乃公字篆文與巳迥異不可强通大要郭公爲失地之君與州公虞公一例其下或有出奔見執之事舊史闕之耳其稱公者所謂寓公也寓公不論侯伯子男皆曰公蓋已失其故爵而所寓之國必以諸侯之禮接之爲之名曰公與本國之君敵體耳胡氏于州公則言天子三公王者之後稱公州非三恪抑非入相于周僻在東夷之小國耳義既不明子虞公則又曰從下

執之之詞曹伯鄭伯皆下執之而不稱公何獨于虞而云朕

洮　舊注洮音他刀反非也水之以洮名者不一其音亦異水出隴西過臨洮東入渭者則音他刀反水出零陵東入湘者音徒到反此洮在沛水之西濮水之南傳所謂自洮以南東傳于沛是也音推小反觀傳所言則洮南故屬魯而僖公以前爲曹所侵奪莊公之時則爲曹地若洮以北則終始爲曹地定公四年齊宋會洮杜云曹地是已而此云魯地疏矣

蜚　蜚音芳味切劉歆曰負蠜是也爾雅謂之蘆蜚廣雅謂之蜚蜦音賊見小蟲也形圓而薄氣臭每緣稻莖上食稻花令不成實以其害穀故左傳曰爲災也劉向乃謂男女同川淫風所生則是蜚也非蜚也劉歆引山海經白首一目行水則竭行草則死音非之蜚爲此蜚則古今不再見爲怪而已汪克寬以負蠜稱有自來矣春秋築城皆曰城有堞闔也圉則曰築圉塹而已肹則微固之築圉其澤藪而已故穀梁傳常有不當書有爲疑不知此蟲唯水田種稻則多有之魯地平衍麥稷之鄉固不宜有有之安得不爲災異

鄟　公穀皆謂紀之邑杜氏則云紀附庸國乃杜又云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鄟城按紀國在齊莒東南

今日照安東之間無鹽在今東平州相去懸絕紀安得遙有屬邑在東平郎云附庸亦必相鄰附如魯之于邾牟朱之于蕭邾何容遠隔齊魯而附于紀足知杜說非矣按傳稱齊伐莒莒子奔紀郚者紀之郚也地屬琅邪在今淮安之贛榆此則固為紀邑矣紀亡而絕紀季猶保鄑兼有郚邑齊復降而有之杜氏以次成之師相連而昔疑魯以降郚故設備而東平之郚去成為近乃于時齊魯方睦齊之降郚將卑師少何足為防蓋次成之師自有他故其事不成徒勞師

世楷堂藏板

久駐故書以示譏非緣鄑而次也

山戎　狄　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禮有此文以春秋攷之則不盡然山戎在北犯魯之戎與徐近在東潞氏之狄在西要此戎狄皆非塞外史稱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孤竹乃墨台氏之封漢曰令支今為永平之遷安縣固幽州之東境在榆關之內戎而曰山依山而居則薊州密雲東聯喜峯口一帶高山峻谷自為國邑與燕雜處者也狄之病中國也伐邢入衛又嘗伐凡伯于楚邱固非絕燕趙而猝至順德之黑山據險為國者其山之西則赤狄白狄倚澤潞遼沁之山以居要此戎狄皆受子爵于王廷以時享貢特阻險弄兵不純乎臣僕猶六代之義陽蠻仇池楊氏及今川湖貴廣之土司與生熟苗猺曰戎曰狄者其族種之舊號不必定以西為戎北為狄也若杜氏云山戎北戎則又失之狄而繫之曰北乃極北塞外之狄周為獯鬻漢為匈奴不通中國不受王爵者也三代有附塞而居控禦塞外故中國不守邊而自固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

閔公

閔公　公名啓方而史記云名開者漢景帝諱啓故易啓為開去方而但言開則沿公羊氏之瑣說謂春秋譏二名也史記桓公名允宣公名俀亦林堯叟所傳異未聞孰是

季子　仲孫　高子　三子皆不名非春秋之通例三傳以為賢之嘉之貴之或曰外之義皆未安大夫之稱子猶侯伯子男之稱公皆假尊號以面詆之春

秋時習俗則朕而書之史冊固不可以五等之爵加之列國之臣況仲溆曰孫尤非名之正益魯國之亂于閔公之世爲已極閔公幼稚無知唯國人所爲故仲溆高侯之來皆不以禮見主君溆與侯不言使無所致命也溆不言聘不成禮于廟也季友不言至自無所告至也國人納之從國人之尊稱而書之所以著魯亂之甚故曰齊桓存三邑國魯無君無異于亡也

陽　杜解但云陽國名不詳其地按漢書東海郡都

昌縣北有陽城是其地當在郯沂之間杜未攷耳

莊公　言莊公者杜氏謂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朕言公而不言宮則非廟也故胡氏汪氏以爲于寢乃喪唯在殯則寢爲先君之殯宮既葬卒哭則主祔于祖寢爲新君之寢矣不得仍繫于先君維時莊公之喪已踰年主祔于惠公之廟魯人屈其祖以從莊公之主于惠公之廟廟未遷不得言莊宮爲升莊公于禘祭之列初行吉祭又不得言惠宮于莊公者以主之所在而言之實則惠公之廟也失禮之尤名不能正于此益見

僖公

聶北　夷儀　杜解但云邢地未詳其處按續漢郡國志東郡聊城縣有夷儀聚有聶城注云左傳聊攝以東卽此則三邑皆在今東昌府治邢本都順德時河水北流邢本都河西東渡河而都聊城則阻大河以禦狄故齊宋曹師次于聶北以待其遷聶北夷儀地相密邇次聶北時已爲經營夷儀矣但聊攝爲齊之東境去邢遠而去衞近夷儀當是齊衞之閒地桓公割以爲邢都杜云邢地未是其後邢衞交惡至于相滅益由此也聶與攝通音嘗涉反

夫人姜氏薨于夷　杜解夷魯地按哀姜已奔邾不敢復入魯境杜云邾人送之還亦無所據按隱元年紀人伐夷注云夷在城陽壯武縣于漢屬膠東蓋哀姜自邾徑莒欲沿海以歸齊而齊拒殺之也高密有夷安故縣蓋其地與

下陽　胡氏謂下陽邑爾而書滅以下陽舉而虞虢

亾故經無此例滅者必其國也虢有三衆澤之虢亭東虢也下陽在平陸縣大陽之南濱河之北北虢也陝州之上陽南虢也東虢虢叔所封南北二虢皆虢仲地北虢爲其故都逼近于虞後或渡河南遷而宗廟社稷故在下陽晉侯後再舉伐虢兼取南虢耳虢國之亾實亾于下陽下陽濱河南虢亾下陽而未失大河之險晉在虞北下陽在南亦不可云虞虢之塞地特以包虞而逼南虢爾

江 黃 貫 江杜解在汝南安陽縣東坡圖在蘄州汝南地接黃陂蘄州國以江名必近江水蘄州東濱大江有故江夏城于漢晉或屬汝南東坡圖非無據也黃杜云在弋陽縣今光州也地接黃梅黃之爲州名肇于此貫杜氏以爲字誤云是蒙縣西北之貫城按蒙縣有貫城他無所攷獨杜說漢有貫縣自屬鉅鹿貫侯呂之國也貫之非貫三傳無異范甯注音古亂反明非音世之貫按史記田齊世家齊伐衛取毋邱索隱曰毋同貫古國名衛邑蓋今東昌之冠縣毋貫冠音義相通地與陽穀近江黃北來受盟于齊自應至齊衛之境不當屈齊朱南來杜破文以伸已說非是

陘 杜解潁川召陵南有陘亭按齊桓公自蔡伐楚師進而南召陵在今郾城縣直蔡西而稍北既言伐楚則已至楚境故楚曰涉吾地召陵之盟傳曰師退次于召陵與上言師進次于陘相應則陘不在召陵明矣山徑曰陘自冥阨而北千里無山蘇秦說韓曰南有陘山則陘爲楚塞之山其地應在應山之北山徑微通光山固始之閒非召陵之境矣續漢郡國志言召陵有陘亭亦沿杜氏之誤也

弦 晉書地道記西陽郡治弦子之國西陽右對鄂城今黃州府治也杜解在弋陽軑縣于漢屬江夏與弋陽有楚塞之隔不得云在弋陽江黃弦皆濱江之國杜盡繫之汝南皆未審耳

天王崩 經志天王崩者此時繫以日尤爲詳確而左傳謂惠王以前年閏月崩襄王畏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不發喪夫襄王已爲諸侯所翼戴齊桓且堅勿易樹子之誓惠王亡崩卽當速訃以召諸侯援已弗

容遲緩叔帶近在宮閤豈能祕至經年則左氏之說誣矣史本紀年表俱載惠王在位二十五年竹書紀年惠王閒三十五年已已歲陟唯皇甫謐作二十四年當亦雷同左杜耳

緣陵　緣陵營陵也而薛瓚曰營邱鄙淄營陵非是營邱今臨淄縣太公所封爲齊之都會何容遷杞于此營陵今昌樂縣也杞遷都淳于在齊南鄰莒之近齊以避其患乃營陵近齊而去杞遠杜云杞地亦非蓋亦齊邑桓公以

易杞而使安既遷以後乃爲杞地耳

沙鹿　杜解在晉地蓋據卜偃之言謂災應其國則山其境內爾沙鹿在今大名府元城縣而晉在河南當獻惠之世晉未嘗越大行王屋而東有尺寸之土及文公受賜啓南陽始有今懷慶地赤狄既滅乃出井陘而東有雞澤邯鄲趙朝歌然亦止此而已大名在東昌封邱之閒鄭衛之界中隔衛邢及狄晉安得遙而有之實衛地也若卜偃之言則山崩之變大天下皆受其災而無德者當之晉惠失信妄爭以人事言

應受其咎乃自是十年之內齊桓卒國內大亂宋襄被執兵敗身傷中國無霸兵爭復起周室愈衰則災應抑不獨晉也

厲　厲與賴通公羊注音賴是也此所伐之厲卽楚國所滅之賴老子生于苦縣之厲鄉一曰賴鄉地在考城鹿邑亳州之閒齊移救徐之師西向伐厲厲與楚而病徐也杜氏乃謂義陽隨縣北之厲鄉隨州之厲乃神農所生之厲山亦曰烈山非國也齊桓帥八國之兵以伐楚尙次陘而不深入安能輕率一曹越于時隨方率漢東諸侯叛楚齊所宜招徠者何爲遠涉以伐之邪

鷁　古無鷁字許愼曰春秋六鷁退飛其字从兒从鳥入聲五歷反讀如雘霓連蜷之霓水鳥也雌雄相視而孕亦謂之青雀船首畫之以辟水災飛不能高故其退飛人得而見之

項　項今項城縣去魯遠魯不能越曹宋陳而有其地左傳謂魯師滅之未是三傳謂齊滅之蓋齊方伐

英氏英氏者今之英山自英旋師而北因滅項以與徐胡氏謂未有外滅而不書國者滅賴不言吳非外滅乎

梁　梁國所在杜氏失注小司馬謂在馮翊夏陽夏陽之梁以梁山得名謂之少梁舊爲韓侯之封居秦晉之閒梁山爲晉望未聞有梁伯之封此梁國者乃漢中西鄉縣古曰梁州是也在秦之南故梁亾而秦有之又河南汝州亦爲故梁國續漢郡國志言伯翳後所封肰去秦遠秦不得有其地與傳不合

鹿上　杜解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水南曰陰汝水自汝陽上蔡西平東流入淮原鹿在其南則蔡之南鄙申息光黃之境宋地安得在彼杜之不審甚矣漢志原鹿屬汝南郡楚于時已有申息故史記索隱以爲楚地肰宋齊不應遠卽楚而相受盟京相璠鄙道元皆以濟陰乘氏縣之鹿城鄉爲鹿上其地在今曹縣乃曹宋之境以爲宋地斯得之矣

踐土　杜解踐土鄭地按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在漢卷縣今并入修武縣地在河內大河之北晉敗楚于城濮衛地也其還師歸國卽從衛煇之懷慶取道王屋天井而歸天子要于中道而勞之渡河而北以至衡雍鄭都新鄭地盡于虎牢皆河南也何得衡雍復爲鄭地至衡雍而作宮于踐土三地相爲密邇不出修武之境衡雍本文王子雍叔封地雍國絕地入于王畿始終非鄭之有傳云晉鄭盟于衡雍則鄭渡河以北而會也傳又曰鄭使子人九行成于晉亦越疆之辭衡雍踐土非鄭地亦明矣天王勞晉已畢自溫反于河陽而行狩禮河陽今孟縣也其南岸孟津也從此歸雒未嘗一涉鄭地杜于公子遂盟于衡雍亦曰鄭地不審甚矣

翟泉　杜解雒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其云雒陽城內者據杜所見晉世之城而言非周之舊也而胡氏云近在雒陽王城之內則失之矣續漢郡國志注云本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皇覽則曰太倉舊在雒陽城外秦封呂不韋雒陽十萬戶故大其城圍入城中二說未知孰是要當盟翟泉時不在城內審矣且胡氏以雒陽王城合并而言尤爲疏謬雒陽

自雒陽王城自王城周公營雒時分建二城所云乃
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者是謂王城孔氏注云今
河南城是也其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是謂成周
孔氏注云今雒陽也王城在西成周在東中隔澗水
地道記云王城去雒城四十里至漢猶分雒陽河南
二縣不同一城平王東遷居王城乃漢之河陽縣迨
子朝之亂王猛入王城而不能固其位敬王立自狄
泉入成周晉帥諸侯城之遂爲王都蓋王城經亂廟
社宮室想已殘燬故東遷雒陽從此至宋皆以雒陽

爲東都宋曰西都而王城爲屬邑朕在漢王城猶存爲河
南縣亂于黃卓再亂于永嘉至拓拔氏南遷而王
城廢幷入雒陽無河南縣矣若盟于翟泉之日天子
固在王城去雒陽尚四十里也而翟泉又在雒陽城
外故春秋書天子居于狄狄翟通泉又書入于成周明
初在郊而後乃入城也晉孝廉董養謂翟泉在步廣
里楊衒之伽藍記謂在建春門內御道南鄰道元謂
天淵池所注晉惠帝問蝦蟇之地皆據敬王已遷都
後世知有雒陽而不知有雒陽不知故在城外胡氏之誤所由起也古今沿革
不一類如此其可據所見以疑所聞乎
四卜郊魯公羊言三卜禮也四卜非禮者月有三旬
旬卜一日四卜則踰月故非禮又云諦嘗不卜卜郊
非禮何休謂天子不卜郊魯郊非正故卜尤爲曲說
使魯知其不正則不郊矣何卜之有洪範言作內吉
作外凶諦嘗內事郊外事卜者不敢自專聽命于神
而後敢祭曾事天事親而敢以已意行乎

敗狄于箕　杜解大原陽邑縣有箕城又云故西河
郡有白狄胡杜詳于攻地而不能審于折中往往有
此陽邑故陽處父之食邑今爲大谷縣在大原府南
西河則今汾州胡種雜處乃其源河之北壤晉都故
絳在其中間狄在汾州安能掠晉而東晉抑不禦之
于汾西縱使深入而後敗之蓋此狄亦澤潞依山之
狄西掠晉地而迎敗之也非西河之胡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杜氏以長麻定僖公薨之乙
巳爲十二月十二日乃謂隕霜亦在建戌之月霜當

徵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此可謂學而不思矣隕霜繫于乙巳之後安見其非建亥之月且隕霜不繫以月蓋通一冬而言之若一日作霜而草不殺亦其恒爾安得遽言不殺況李梅之實尤非一日而成春秋書此記自霜降至冬至恒燠耳何事曲爲之說哉

文公

躋僖公　大事祫也而喪畢之祫謂之大祫合羣廟之主及新祔之主于太廟各以次序分昭穆躋僖公者乃于太廟之中昭穆之列閔僖並席而僖居上若移易昭穆則升僖于閔之左非升于其上矣抑此但紀大廟中之位次而未言廟制故衆說紛紜其云僖爲禰閔爲祖則祖禰之名大亂閔可云文之祖其可爲僖之禰乎父子之不可假僭豈以人爵而紊天倫乎僖爲穆閔爲昭則莊本昭也而穆之桓本穆也而昭之而昭穆之名又大亂周道尊尊莫重于父子其生其死昭穆一定百世而不改則世次定特以先君無子而弟立于是而五廟之制不知所從要此皆爲

故城按六故皐陶後偃姓國漢爲六安王國正今廬州之六安州若安豐故縣在今壽州霍邱之境今芍陂猶名安豐塘乃蓼國故墟非六也

蘇子　杜解狄滅温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按蘇爲縣內之國在西周時刺暴公而作詩者已有國邑温子稱蘇者東遷後畿內之國已亾隨平王而東因封于温其支庶固留仕于周狄雖滅温蘇氏未亾王蓋復立其支子仍以蘇之故名爲其邑號若奔衛之温子傳稱蘇子者以其族姓言也抑攷滅國之例

有二有并而有之者有但毀其宗廟社稷後不復能
建國而不必有其地者如楚滅蕭楚不能有而地入
于宋蕭因以亾狄之滅溫狄亦不有其地地仍爲王
畿後以與晉特溫子之後不復有國而別立蘇子溫
則亡也溫亾而蘇氏固存不當以滅溫爲疑
諸及鄆二邑皆莒魯交界之地諸今諸城鄆杜云
城陽姑幕縣南有員音運亭今按姑幕今莒州乃莒國
都近地楚所滅之鄆也此所滅之鄆乃在漢東
莞今沂水縣二鄆相近魯莒各城而俱名曰鄆猶六
代時南北各置雍兗州名同而地異也
新城　杜解梁國穀熟有新城穀熟宋地在今歸德
肹僖六年諸侯圍鄭新城杜云新密在今密縣凡春
秋所書地有名同而地異者如部防鄑鄑之類必因
其事迹源其形勢而後可辨今此同盟宋鄭皆與且
晉盟諸侯多就近晉之地安知非鄭之新城而爲宋
之新城乎凡此類杜氏欲自矜其博辨而不必有實
者也
有星孛入于北斗　有者非恒有也入于者自外而
泛入也唯五緯不但隨天而行故于恒宿有出有入
其餘經星隨天而行不自出入北斗非五緯所行之
道安得有星乍見于外而旋入于中乎其爲變異
大矣孛星之芒因日而見故夕出于東則芒射于西
夕出于西則芒射于東星之餘氣散亂映日而爲光
芒也北斗去黃道甚遠日所不映而孛氣發芒則尤
爲大異豈區區三諸侯之見弒足以當之哉
莒弒其君庶其　莒晉薛稱國以弒自一義例而左
傳于莒歸首惡于太子僕使僕果有覆載不容之罪
則春秋必與楚商臣蔡般同正天誅而何爲分惡于
國臨川吳氏謂既因國人以弒君則當自立何爲奔
魯其說良是蓋國人衆起以弒僕或與聞而非其主
使季文子所言弒君父者亦臣子之詞非必僕爲庶
其之子孫明復謂俾國以弒國之人皆應坐上刑胡
氏謙其用刑大濫明復所言通國之人豈概數萬生
靈而屠之哉亦謂在廷之臣及所帥之衆而已如晉
厲之弒欒書荀偃士匄誰可末減韓厥騎悖之言亦
與鄭歸生無異故無首無從無一可赦邾定公所言

在官者殺無赦正此之謂何疑于明復之言已甚乎
莒辭國小史不詳其始末以經及晉例之自見是莒僕亦
厎賊也特非首惡耳

宣公

平州　水經沛水過臨沛縣又東北迤爲淵渚謂之
平州州古洲字平州沛之淵渚名也漢爲平安縣在
涇沃側涇沃今蒲臺縣地杜云在泰山牟縣西未是
崇　杜解但云秦之與國不記其地而任公輔謂在
京兆鄠縣甘亭按鄠于夏爲有扈氏于殷爲崇侯虎
之國文王伐而滅之其地入周未聞以封諸侯去鎬
京密邇固周畿內地周自有周之崇也殷之崇也且
鄠在上林苑南與杜陵接壤北隔渭水周京故地已
爲秦據趙穿豈能帥孤軍穿秦境南涉渭水而侵之
晉雖渡河得少梁而去鄠猶遠則此崇國必在渭北
河渭雖與秦而地則近晉杜氏闕之猶知愼也
黃　垂　桓十七年盟于黃杜云齊地而未詳其處
今以公子遂如齊之途計之齊都臨淄魯往當迤南
而東漢琅邪郡有橫縣讀如黃應是其地垂則應在
魯近地故遂以辛巳卒而壬午計已聞爲之去篇杜
解垂齊地非是
舒蓼　舒蓼應是一國舒不一種故曰羣舒漢有舒
縣又有龍舒大抵廬江舒城桐城潛山皆羣舒之境
舒蓼其一也故徐已取舒而楚又滅舒蓼杜云二國
非是舒既折入于徐蓼國在安豐今霍邱地文五年
楚已滅之豈二國而再滅乎且經文亦當分別言不
應滅二國而統以二滅之文
根牟　杜解琅邪陽都東有牟鄉按陽都乃齊人遷
牟應爲萊邑非國也公羊以爲譽取齊師方在萊愚
豈能越萊而取其東國乎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范甯謂傳例言日不言朔
食晦日則此丙辰晦之日也已齊侯元卒在晦日
之下當有闕拘守穀梁之說既不可通則曲爲之辭
其隨甚矣夫丙辰爲四月之晦則四月之朔非丁亥

則戊子推而上之前年十月朔日當爲庚寅月中不得有癸酉惟丙辰爲四月朔然後可推前年十月爲己未朔癸酉衛侯鄭卒其十五日而後癸巳徵舒弒君爲五月八日范甯何此之不知邪春秋紀閏凡二不告朔一葬齊景公皆于歲杪故劉仲原言是時厤法多謬每置閏于歲終左氏以閏三月爲非禮蓋周厤之閏莽尾不合于天時下不宜于人事不待無虫氣之月而或前或後彊謂之閏秦之後九月實做于此則四月之後周厤無閏可知而安得以丙辰爲

四月晦哉若日食必朔而厤家疏謬或前或後故杜氏曰不書朔官失之言厤官之失也孔子志行夏厤以立萬世之法故或言朔或不言朔以著其失范甯惡足以知之

鄘 水經注沛水合縈瀆東南流得宿須口沛水于此又兼鄘目京相璠曰在敖北敖者敖山也在今河陰縣傳稱楚子次于管在今鄭州晉師在敖鄗之間渡河而南正在河陰濱河之南岸背水而陳于法當敗宜其拇指舟中也水經注所云沛水有鄘目者河流于此合流故沛有鄘名縈鄭之北境也河陰去鄭州五十里

稅畝 稅畝之說諸家不同攷之于傳左氏言不過藉公穀皆言什一以譏其不臧乃未明言其稅法之重輕故或以爲什取其一或以爲仍什一而但廢助法傳無明文則當熟繹經文以求之經但言稅畝則非加賦也故謂于公田之外又稅其一于說不立臧魯之什一後不經見必自此始則朱子十而取二之說自伸以實求之言稅畝者謂無畝而不稅故曰履畝助法一夫百畝非僅百畝也唯上地不易之田爲百畝一易中地則一夫二百畝再易下地則一夫三百畝助法初定之時民或閒一歲再歲而易耕以休地力迨其後人衆而力有餘熟薙而糞之皆成熟地先王亦明知後之必墾爲肥壤正以此寬民力而勸之耕所謂仁之至也唯公田則百畝而無萊萊猶今之荒也稅畝則凡已耕之土盡入稅額蓋先王雖名什一而實二十而一稅畝則無土漏于稅外以周制較之什

而二矣此法李悝宇文融師之名爲清姦敝以裕國而殃民甚矣觀履畝而稅之文則羣疑盡釋三傳之說皆可通也

宣榭火桓宮有東西廂曰廟有室曰寢無室曰榭爾雅釋有明文廟以祀先朝踐于堂事尸于室無室而何以祭胡氏謂是宣王之廟他無攷證獨據呂與叔攷古圖銘款之文耳宋人風尙以畜古器爲雅趙明誠歐陽永叔以蒐輯金石文字示博聞于時多慶爲之甲之疑尤屬未安據蒐紅之車于乘爲計甸增乘之徵而以漢書一成爲之六十四井而旁加一里爲成賦爲田七萬二千井計地方二百七十里稍弱與漢書刑法志馬季長論語注朱子魯頌傳所云三百十六里有異乃魯地有今平陰泰安兗州曲阜寧陽泗水魚臺單縣濟寧汶上費縣沂水之境規約成方豈但二百七十里蒐紅之車不待增乘而已足況史克所頌公車千乘僖公已朕在邱甲未作之先非昭公時始有是增乘之一疑也抑據楚人二廣二乘百五十人爲增甲之徵而甲者以甲士得名一車之中車

太阿癸卯日有食之　穀梁傳注以癸卯爲六月晦卽而置後已未盟于斷道爲閏月按是年正月有庚子丁未若六月癸卯晦則正月有丁未而無庚子但

正御右止于三士雖楚二廣亦肰則一乘止于三甲若得臣之戰長狄齊莊伐衛有駟乘者偶肰賈勇之事非成法也二乘四甲不贊一甲乎倘增步卒而不增甲士亦不得名增甲是增甲之一疑也嘗以鄭氏王制注參攷之周公定天下九州方七千里名山大澤去三之一其爲名田者約三千三百萬井以一成出七十二步卒乘之當有三千三百萬人爲兵計唐之府兵宋之禁軍廂軍昭代京外衞所之兵制不足以當其百之五卽隋煬征高麗開河之役亦不逮其十一雖三代之兵不如後世死于戰爭之酷而勞民罷敝于原野曾先生而忍于虐民如是乎足知李靖之言不仁之甚非古制也若包子良謂十井而出一乘則八十家而七十二人爲兵天下無非兵矣豎儒之言誣古以禍生民按詩稱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每乘止三十人而司馬法十井爲通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徒二十人則原無七十二井出七十二人之法而井止三家亦無入家之數大約秦火之後古制亡稽釋經者勿掇拾殘闕彊

世楷堂藏板

立繇重之法爲殃民者之口實儒者立心當如是也

茅戎　水經注云茅亭茅戎也秦穆公自將代茅津卽此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按秦穆伐晉濟自茅津非伐茅津也酈道元之誤顯然所謂茅亭者在今平陸縣境皆地也大河之濱通津所在非戎所可雜處去成周亦遠無患于周周亦不應涉晉地以伐之按王子朝以攢茅之田地在河內修武田以與晉而西阻大行戎固依山而處周于文十七年敗之于邾垂邾垂漢爲新城縣在今伊陽縣則其爲伊雒以北之戎夾河而介于河內明矣

新築　大康地記樂陵國有新築縣樂陵地在今山東武定州齊衞交界之境衞侵齊而齊迎之與戰也

新宮　不言宣宮而言新宮劉質夫以爲神主未遷是也肰謂二十八月而未遷主爲緩而不恭則又非是卒哭之後主祔于祖廟祔祭皆于祖廟行之喪畢吉祭必祫時享之月因行大祫祖廟遷而上新主乃居祖廟而時享必于四仲之月周正以建丑之二月爲仲則二月正新主入廟之月而是月之內三旬各

有秉日卜吉乃祭今此甲子前有癸亥卜或不吉則須乙亥祫祭主乃入其廟宮則于災之日主尚未入亦不得譏之爲緩主未入而哭誠于禮爲過但將欲入廟而廟火更待後仲月吉祭方行靈羈安侑亦足動人子之哀禮以義起未爲不可劉氏譏之過矣抑于此見諸侯五廟之制周衰文勝其濫已極遷廟之禮遞遷而上孫居祖廟于其將遷稍加丹堊而已然則當其未遷宣公從祖而祔禧公之主固在廟中當名僖宮不名新宮言新宮則知始爲之于二昭二穆之外矣見于經者煬也武也桓也僖也不復以昭穆名而從其謚蓋不知其凡幾矣

三望歟胡氏三望之說前後自相謬已據公羊傳言祭泰山河海矣復取朱長文之言謂泰山禮所得祭故不書而獨紀三方其說新巧釋經之大忌也禮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言四者舉其方耳周禮注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略舉之其望十三如周都鎬京西望唯吳嶽餘或北或南皆在其東望者不至其地遙擬其方望而祭之也泰山在魯封內若特祭之自當(據泰山遺書全集補入)至其山巔望乃因郊而祭泰山去曲阜東北百里外則此亦遙望而祭之耳魯既僭郊因而僭望而禮損於天子則就近而望焉嶽則泰山於濟則河於大川則海而四鎮不與焉魯山既其封內亦半屬齊東侵吾地有諸郠則亦潮之所及而與海通其時河雖北流不徑魯境而濟水自滎澤與河合而復分則亦河之支流也故東望祭海西望祭河北望祭泰山公羊之說爲允三者實指其所祭山川之數非於四望去一而三也若如天子之四望而去其一則北鎮醫無閭北嶽恆山皆北望也又豈魯所得祭乎故惟公羊之說爲長胡氏祭之不詳故言之旃定此釋經之所以難也

瑣澤　杜云瑣澤地闕按襄十一年傳稱諸侯之師右還次于瑣杜云滎陽苑陵縣西有瑣侯亭其地在滎陽新鄭之間鄭地也晉侯衛於此正二國之中途澤者以水得名應即瑣也猶鄠陵之或稱鄠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　十一月無壬申以十二月丁巳朔之推可知故杜云史誤而穀梁傳曰致公而後錄蓋嬰齊之卒以傳言奔徵之當自洹水之上去鄆近而去魯遠且從公伐鄆無先歸在途之禮則其卒矣

在十月壬申及公告至乃追書之卒以壬申從其實也書于十一月公歸柩隨以返乃成喪也穀梁之義精矣

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公羊注曰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死葢因前年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庚申當爲二月五日故曲爲之說也乃據是年八月有己丑十二月有丁未則正月固有庚申左氏于前年歲終置閏閏月乙卯晦殺胥童厲公見弒于正月五日非二月也周脤粗疏置閏必于歲終與秦同

吳 世楷堂藏板

襄公

次于鄫　杜解鄫在陳留襄邑縣東南鄭地襄邑今睢州境內以宋襄公葬此得名其東南柘城也爲宋邑明甚何云鄭地傳云晉敗鄭徒兵于洧上于是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則是密邇相聞襄邑去鄭甚遠豈能知其克捷而不進水經洧水過鄭縣南鄫水從西北來注之字正作鄫鄫與濟通音側眞反詩孟子作溱者傳寫之誤溱乃湖廣臨武縣水南流入淮者也鄫洧合流可謂之鄫亦可謂之洧其水東過

吳 世楷堂藏板

洧川西華經陳地又東入淮于宋全無干涉葢諸侯之師在洧川故傳云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焦夷當是譙郡今之亳州順鄫水而東則陳與譙受兵矣鄫與鄫國之鄫字同音異鄫國音疾綾反此讀如臻九月辛酉天王崩　杜氏以長秝推之辛酉爲九月十五日推至二年五月當爲癸卯朔則月內無庚寅六月壬申朔九月庚辰十八日己丑而經載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七月己丑葬齊姜殊爲舛錯葢于元年己丑歲終置一閏也唯有閏則三年正月乙亥朔三月甲戌朔五月癸酉朔十八日庚寅夫人薨六月癸卯朔月中無庚辰故傳以鄭伯睔卒爲秋七月七月壬申朔九日庚辰十八日己丑葬齊姜知經之書鄭伯卒于六月者傳授之誤也成十七年丁亥歲己置一閏于十二月後至己丑歲杪纔二十四月而復置一閏葢周末曆法大壞以五年再閏爲死法故三年一閏又閏二年而復閏全不計氣盈朔虛之實而月唯死守經朔二十九日半大一小乃以二日月見西方四日未見爲災異其疏謬誣天如此

夫子所以欲行夏厎也

善道　宿州有善道驛蓋古名之僅著于今者宋地也正吳西北以會中國之便道與龍亢之向溪之鍾離相梯北杜云地闕未詳

莒人滅鄫　左氏以莒惡鄫之賂魯而滅鄫晉以亾鄫討魯莒人伐魯以疆鄫田是莒用兵伐而滅之也公穀則謂莒人以子爲鄫後寘其宗以絶其世事同于滅蓋見昭四年取鄫疑莒既滅之不當與鄣郚同文而復滅于魯乃莒之以子冒鄫後者豈非世子巫縣東南二十里平皐是也括地志亦曰平皐古邢邱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李　世楷堂藏板

乎俟春秋惡其寘冒罪均于滅蓋用師巫以世子之稱且自是以後鄫不再見則安得復有己姓之鄫子左氏謂著邱公不撫鄫叛莒而魯取之杜氏因謂鄫爲莒邑參觀而酌之蓋滅鄫實用師以滅既滅之後莒因立其子弟爲鄫君以服役于晉故晉不討莒而討魯蓋職貢未亾而姒姓之鄫則已滅也昭公取鄫蓋取莒之屬國三傳傳聞未確知既滅之後有己姓之鄫因爲之說耳經于此類必待推求而後知如一須句僖公取之矣文公復取之非善通者不且如王安石之譏春秋爲斷爛邸報哉

邢邱　邢邱之邢从幵象作井邢國之邢从幵音同而文異邢侯初封在順德府邢臺縣漢曰襄國後遷夷儀在東昌府聊城縣衞滅之地入于衞邢邱非國也地在懷慶靳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到于邢邱修武勒兵更名邢邱曰懷常曰修武懷今武陟縣也胙懷之爲名自虞夏已胙書曰覃懷厎績史記秦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城拔邢邱索隱曰邢邱在武陟縣東南二十里平皐是也括地志亦曰平皐古邢邱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李　世楷堂藏板

固則韓詩以懷爲邢邱亦相近乃應劭以邢邱爲邢侯國而曰自襄國徙此齊桓時衞大夫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邱不知从井之邢與从幵之邢判然爲二故臣瓚漢書注云邢是邱名非國而顏師古直斥應說之非謂晉侯送女于邢邱蓋謂此其說是也漢書趙襄國縣注邢侯國續漢郡國志平皐有邢邱故邢國周公子所封則仍應劭之說而劉昭又引臣瓚注以折其非杜氏于宣六年亦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注云今平皐是已乃又以爲鄭縣之邢亭不

知此乃晉邑在河南晉啟南陽而有之與鄭隔河相去甚遠安得屬鄭邢亭之名他無所見唯野王西北京相璠曰是邢亭邢字相近乃故邢國因而錯亂抑與邢邱相去二百里何杜氏之不審也

己亥同盟于戲　以五月有辛酉推之則八月癸未當在下旬據杜解十二月癸亥門鄭三門爲月五日則辛酉當爲五月晦日八月朔日癸未爲二十三日十二月庚寅朔已亥爲十日而下推明年五月當爲丙戌朔甲午滅偪陽乃其九日也此即合經文前後推之昭然可見十二月不得有已亥傳言十一月自是傳寫者誤一作二而傳言閏月戊寅十二月已未朔則戊寅不得在閏月明年五月亦不得有甲午此杜之注釋經傳善救其失者也特以閏月爲門三日則不如疑而闕之

昭代叢書 壬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婁 世楷堂藏板

桓　京相璠曰彭城偪陽縣故城東北有桓水溝偪陽在今沛縣桓在其境內時尚自爲國偪陽滅地乃屬宋其南則徐也會桓之師既就近而圍偪陽則桓在偪陽明矣杜云楚地蓋據戰國時楚滅徐宋後地界言之非當時疆宇也晉會吳以謀楚豈就楚地以結言哉

亳城北　亳有三偪師爲西亳于時爲周畿內地考城爲北亳于時爲宋地亳州故譙也爲南亳于時爲東夷或徐境俱去鄭遠鄭方受圍不得越境受盟杜云鄭地鄭不得有亳城也三傳作京者是已京者故叔段之邑在今滎陽新鄭二縣間京亳字相近京大也亳亦大也殷謂之亳周謂之京故左氏之傳誤

瀆淵　杜解在頓邱縣南頓邱今開州也此宋眞宗

昭代叢書 壬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婁 世楷堂藏板

渡河拒契丹處攻之張晏應劭所說乃繁淵非瀆淵也大名有繁水南樂在其南故南樂謂之繁陽續漢郡國志沛國杼秋縣故屬梁國有瀆淵聚注云襄二十年盟于瀆淵其地在考城之南豐沛碭山之間宋地故謀宋災亦會于此後世以繁淵爲瀆淵而沛梁之瀆淵隱蓋自杜氏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年及二十四年皆比月書日食此釋經者之大疑也蓋日之發斂于南北者其黃道四十七度八十

六百分蕆分 凡二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十二分强
而反約略計之凡四日而行一度稍弱積一月之日
凡七度有奇而月之出入黃道二十七日五分日之
二强已復反故道餘二日五分日之三凡行三度八
千八百分强凡差三度有奇安得比月而入食限邪
且九月十月乃建申建酉之月密邇分前月行黃道
丙二十四年則在七月八月建午建未之月密邇至
後月出黃道外而日之發斂疾徐不隨月爲差何得
比月而食若出一軌故劉炫以爲傳寫之誤而姜岌

一行郭守敬皆謂必無比月而食之理唯董仲舒以
比月而食爲大異則不知麻法而徒守舊聞曲爲之
說也凡春秋所書日食錯甚衆其故有三傳寫之
訛一也失閏二也尚麻疏錯不能自信置算法而求
之占候如穀梁氏以虧傷而知食之鄙論日食之後
人情驚愕偶有氛珥侵其一隅即詫傳爲日食史官
不審而書之三也今以郭守敬法上推往古凡經所
書或不日或不朔皆史官之失抑有月分謬錯者則
麻法不精置閏不當之誤今據授時麻所較定隱三
年己巳食者己巳實朔史失之桓三年七月壬辰朔
食大衍麻及姜岌所推壬辰乃八月朔失閏也莊十
八年三月食乃五月壬子朔食既失日失朔又訛五
爲三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食乃十月大衍授時所
推皆同失閏也僖十五年三月庚午朔食姜岌大衍
授時皆五月也傳寫誤三爲五僖十四年五月食大
衍授時皆四月癸丑朔食既失閏史官又失日失朔
文元年三月癸亥朔食姜岌及大衍皆三月失閏也
宣八年七月甲子食杜預以爲七月晦非也蓋十月
朔史失朔而傳寫又誤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朔食乃
五月乙亥朔食以經朔爲朔既誤而又失算麻謬之
尤著也成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食乃十一月姜岌
云失閏是已襄十五年八月丁巳朔食姜岌及大衍
授時皆七月也失閏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二十
四年七月甲子朔推之皆入食限經所書是也其十
月庚辰朔八月癸巳朔皆已過交限則必無食理此
算不精而占候者以氛珥爲食也二十七年十二月
乙亥朔食乃十一月姜岌及大衍授時皆同失閏也

昭十五年六月丁巳朔食五月也失閏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食亦衍授時推之皆九月傳寫誤也詳元崇謙蘇議

雍榆與杜解派郡朝歇縣東有雍鄉于時齊侯已取朝歇其鋒甚銳魯若逼近而屯邊其歸路必相爭戰既有畏而求盟齊豈敢壓齊盟以租臨乎按續漢郡國志東郡燕縣有雍鄉燕南燕今胙城縣在衛輝東南朝歇今洪縣在衛輝西北胙城南接曹州漸鄰魯境非齊西鄙之衝可進可退叔孫豹有畏而求自應在此

杜解失之

重邱　杜解但云齊地未詳其處應邵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邱鄉故縣也今按淸書地理志平原郡有重邱縣蓋在德州陵縣二邑界晉帥諸侯之師自東昌之夷儀進攻齊之北境齊既納成遂盟于此

門于巢　門門于者攻其門也士匄門于鄆門公門于陽州皆圍而攻之杜說是也杜于成十七年舒庸人道吳圍巢注巢楚邑則非巢國然吳楚江北接壤之地未聞更有巢邑而楚已并羣舒吳之爭地必徑巢國楚與國爲楚捍吳必下巢而後可嚮楚故先攻之不言伐巢者吳本志伐楚不爲巢興兵巢之捍吳亦爲楚守也若穀梁責巢不飾城請罪胡氏責吳子不假道釋甲則肯遷而不切事情

因昭公

號　此所謂東虢也北虢在大陽夾河之壤平陸陝州皆其地乃虢仲之國而此東虢則虢叔之封鄭桓公東遷有虢檜之地故爲鄭邑西自氾水縣東至滎陽皆虢故封穆天子傳畜獸于東虢虢叔國此則虢之

也滎陽有虢亭續漢郡國志曰故虢叔國此則虢之故都地入鄭而猶名曰虢晉楚之會會于此

鄆　說者以謂有三鄆非也西鄆漢爲廩邱今爲鄆城縣字一作運東鄆在故東莞今爲沂水縣續漢郡國志云東莞有鄆亭齊爲昭公取而居之此鄆也其地與莒接壤或爲莒或爲魯故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文十五年城諸及鄆爲魯邑及成九年又爲莒邑而楚入之蓋宣成之間莒復取之于魯不見于經者所謂內失地不書也

疆鄍即當疆者聚土爲塹其外溝之爲關以通出入也周禮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鄍本莒邑魯先世嘗取之莒而未毀莒封別爲己封至是復取之乃擴其舊封包鄍于內欲使長爲己城言田者邑城在內田在外疆其田之四界也必帥師者將有築掘之役恐莒來爭以重兵臨之也杜但云正其封疆未得委悉

防茲　杜氏分防茲爲二邑謂防在平昌縣西南茲在姑幕縣東北按經言牟婁及防茲地異則言及則防茲非一邑也漢書獨載琅邪郡有茲鄉縣續漢郡國志唯載平昌有婁鄉云是牟婁注云有防亭者亦徒據杜預之說非有他證則其爲二邑明矣

納北燕伯于陽　公羊傳作納公子陽生謬甚陽生立于哀公五年辛亥歲卒于十年丙辰歲去是年庚午四十七年若此時已出奔在燕而擁兵以入當以三十矣其死也猶謚曰悼乎且子時孺子荼未生陽生何所嫌而奔燕陽左傳作唐杜云中山有唐縣按中山之唐在燕西飛狐口倒馬關之左自齊而往絕燕而過之孤縣西隅高偃不能縣軍深入北燕伯亦不能遠恃齊以爲援且又鮮虞國都非燕地也足知杜說之非按漢書涿郡有陽鄉縣當是燕地蓋在文安大城之閒爲燕齊之孔道不當從傳作唐而中山之唐當之

州來　州來書入又書滅則其爲國亡疑而杜云楚邑當由傳言楚子狩于州來謂是其邑耳然楚子田于孟諸孟諸豈亦楚邑乎州來國小服役子楚游獵其地唯其所爲前漢地理志下蔡故州來國在今壽州楚之東侵疆域止于舒蓼未嘗北至壽潁州來之亡實亡于吳若平王曰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則言其國已滅他日已取之爲尤易耳非州來之先已在楚也若爲楚邑則已失之何言猶在哉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曰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伐參也北辰亦爲大辰夫彗體無光傳曰爲光其出也必于黃道爲近北辰在極北至幽之處不得有孛則其非北辰明矣參之名爲大辰他無所攷唯大火爲大辰而劉向言濫于蒼龍之體則是在房心尾而

光及七宿也然有疑者經不繫月而但言冬則是盡
一冬而恒見矣自建酉之月至建亥之月皆冬也而
以月令攷之建戌之月日在房建亥之月日在尾心
方隨日以沒大火隱而孛亦不得見且大火在天漢
之西傳亦云西及漢唯參于周正之冬夕見東方而
漢在其西言及者互東西而遠及之謂則似劉向之
說爲不審參觀衆說似公羊伐爲大辰之說爲長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諸家之說唯陳氏謂同商臣
蔡般之大逆而程子曰蔡般許止疑同故皆書葬斯
據經以爲定論葢君弒而不書葬者君而見弒必于
已有惡故既正賊臣之罪而復以不成喪貶其君聖
人之精義也若子之于父則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父
雖不父不爲賊子分過故使成喪而書葬原其父所
以甚其子也比事而觀子之弒父不同于臣之弒君
大義昭然矣楚穀不書葬則不以王爵與之之通例
又一義也左氏云飲大子之藥卒此實錄也又云盡
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此乃左氏臆說若穀梁以
爲不嘗藥曲爲止辨夫嘗藥者亦嘗其毒否耳若病

所服藥則平人飲之無傷而薑桂芩連反其證則殺
人豈平人嘗之而病者即可飲乎即云不嘗藥亦必
止知有毒故不嘗也傳經者必欲爲趙盾許止解使
治天之惡與不知道之臣子同罰則欲甚盾止之罪
而宋萬商臣皆可末減矣以經斷之止之毒殺其父
爲覆載不容之大逆也亾疑若左氏所云舍藥物可
也尤爲不孝之口實程子言父母病委之庸醫之手
是夫不孝然則爲子者但避藥殺之名視庸醫之温
涼妄投而疾視其死乎且倉卒之疾醫不及至子自
知方可以使生而逡巡避嫌致令暴殞其惡不更甚

乎釋經而爲曲說則賊道矣

盜殺衛侯之兄縶　凡春秋所書盜皆下大夫以降
而揜殺人者三代無草野弄兵寇掠之事葢列國林
立國必有軍卿行必有旅無能犯也自陪臣執國命
始各有徒衆藏兵甲春秋深惡其壞封建頒爵之大
法故自卿而下名不登于春秋盟會侵伐則稱人殺
君與大夫則稱盜不如後世之史草竊之寇匹夫而
得以名見也左氏求名不得之說曲而迂矣乃胡氏

謂齊豹爲司寇例得書名不知唯天子之司寇爲卿侯國之司寇亦下大夫耳孔子爲魯司寇且不得與三桓等況豹仕于衛而又見奪乎胡氏據檀弓之文歸罪于宗魯不知孔子之告琴張乃君子愼擇交遊之精義非春秋討賊之大法責宗魯可也釋齊豹之首惡其可乎齊豹非卿而書盜又何疑焉又蔡二傳作軨出公不應與伯祖父同名左氏爲是

胡　杜氏失注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陊地縣界當陳之東蔡之北南續漢郡國志在汝陰縣

鸜鵒　鸜鵒寒皋也一名寒號蟲當冬無毛穴處而嘐號達旦俗謂其鳴曰得過且過其冀方書謂之五靈脂其鳥不耐寒故不踰淮公羊傳寫之誤鸜訛作鸛鵒本音貫注公羊者讀之爲權因曲爲之說誣已陸佃不知鸜鵒之異謂南人蠻舌教之作人語者尤爲疏陋鸜音瞿鵒音章句之句鵒鵒者鵒鴝也俗謂之拔哥巢而不穴豈足爲異哉

定公

容城　應劭郡道元俱以南郡之華容爲容城華容在今監利縣在漢南五百里濱大江而與郢密邇使許遷于此鄭豈能深入楚地而滅之許自城父遷析依楚北境以自固而召陵之會改而從晉故不敢復居于析背楚而北遷容城雖無所攷大要在宛葉之東汝蔡之北故舉地之會許男未歸而已遷亟避楚也鄭以夙怨就近而滅之其非華容決矣

柏舉　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歷赤亭下分爲二水注于江謂之舉洲吳楚戰子柏舉卽此庾仲容荊州記作莒水京相璠曰柏舉漢東地或作汜按柏舉當在漢川雲夢之間所謂舉水者疑今之竹筒河也故傳曰自小別至于大別蓋漢北也京相璠謂漢東非是

沙　杜解陽平元城縣有沙亭是沙鹿非沙也魏郡漢自有沙縣今爲涉縣乃古沙侯國正在衛北齊西而西禦晉之孔道齊衛相結叛晉自應在此

從祀先公　釋經者以經爲主以傳爲輔不可屈經而就傳經言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相連成文非二事明甚蓋陽虎從定公以祀因作亂而掠寶玉大

弓以叛從者陽虎從也不言盜從者不可加盜于祀
先公之上且當其從祀尚未爲盜也中庸曰陳其宗
器則寶玉大弓以祀而陳而虎因得竊之合二句爲
一事順讀之大義自昭然矣傳稱禘于僖公經不言
禘者亂從中起不成禘也乃三傳皆以爲升僖于閔
上釋從爲順則當音縱于文義殊牽彊或其時有升
僖于閔上之事亦未可知盧陵李氏謂逆祀臧文仲
所爲非季氏之惡陽虎欲暴季氏之罪不宜以此乃
三桓賜族季氏有賚皆出于僖則升僖于閔自季氏
之欲而文仲迎合之也是詘僖正以抑三桓此不足
以破三傳之說特傳言禘于僖公方且擬僖公于太
廟固未嘗不尊崇僖公而杜氏云退僖公懼于僖神
則曲爲之說要使有此咎亦　自從公論而釐正非
虎之假公以濟姦也胡氏據馮山之說謂始祀昭公
尤從千載從縣爲臆揣既不言昭而言先又于從字
之義無取經所書者　里在竊玉弓而不在祀言祀者
所以見當祭而難作爲亂之大者觀下重言得寶玉
大弓知聖人于宗器之得失必詳其始末也

夾谷　傳曰祝其實夾谷漢有祝其縣屬東海郡後
漢郡國志因載祝其春秋時曰夾谷注云定公十年
會齊孔子相志又云祝其有羽山則其爲今淮安之
海州明矣其地乃郯莒之境非齊魯地不應遠涉而
會于此按萊蕪淄川皆有夾谷在萊蕪者酈道元謂
是家桑谷在淄川者一曰祝其則此夾谷爲淄川之
境魯東齊西正其地矣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古
今異名勿容混注也

鄆讙龜陰　此鄆東鄆今鄆城也讙在漢蛇邱縣與
僑如圍棘之棘相近當在汶上縣之北龜山在泰安
州陰山之北也三邑皆夾汶之壤蓋齊取鄆以居昭
公弁取二邑之田昭公不能有而弃晉齊遂據之故
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不能克而八年公
兩侵齊以爭之至是乃歸于魯

垂葭　傳云垂葭實郚氏而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
有郚亭甚矣杜之徒務博記而不揆之事理也傳云
使師伐晉將濟河郚意亟決策遂濟水而伐河內齊
衛之君皆在焉杜會不思鉅野之去河內相去幾許

而云在鉅野邪鉅野魯地也衛欲伐晉而東馳狂者不爾也按郔音古閼反實與涓通以水言則从水以地言則从邑一也涓水出沛源至温縣入河實河內地晉師不出未與交兵故曰次已逼晉境故郔意玆曰數日而及絳鉅野之說舛謬較著漢書注引杜說爲信相承淆訛弊流後學弗能止也

賑　杜解祭社之肉盛以賑器按古無賑字从辰从肉者古脣字也若云以脣飾器字當作蜃大蛤也蓋似今之螺鈿祭祀之器未聞以蜃飾之卽令有之亦不當舍肉而言器舍器而言其飾按祭禮有脤鄭司農曰脤俎實也禮所云先生之脤折脤一膚一是也孔氏音之承反徐鉉音署陵反

定姒　定非謚也蓋季孫薄于君母哀公或非定姒所出傳謂不赴不祔則亦不謚從定公而稱定姒若曰定公之姒氏耳若以爲謚則襄公之母姒氏已謚定矣茲復謚定姒與皇祖姑同宗廟之中何以別乎

哀公

句繹　杜解邾地按後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小邾人

民也至謂一成之田出長轂一乘尤爲不典兵車制極精好非民間所能爲考工記車人輪人之法極詳極愼非國工不能自司空之屬官司典造使責之樸者之農民則折轅毀輪爲敵捕耳其言商賈出之者亦非商賈集于津要之地假令方百里之國地僻非貨賄所通區區一二販夫而能供一國之兵車牛馬乎或商賈之稅入于泉府者儲以資修治之需非全倚之以求盈也杜氏又謂家財之外又征其田則是加賦而不可謂之用田用田者言舍其所宜用之夫

家而用其所不宜用也後世有所謂隨糧帶丁之亂政與此略同特其所賦者使役爲兵尤加虐耳周制雖寓兵于農然當定徹之初略用井里爲夫家之率雖云百畝而一夫乃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則抑或三百畝而一夫且無職事者其夫家之賦自若迨其後遵用一定之戶籍時有登耗皆以丁口之衆寡爲準大約不出于定額之上下蓋田止供粟而人以賦兵至于春秋之世萊田漸墾成熟且有山麓水涘新闢之壤田溢于夫家之舊額者多矣宜公稅畝已無不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李世楷堂藏板

如此其繁重蓋好戰樂殺之士託爲司馬法以殃民非周先王之制也三代兵制無可攷以魯言之方五百里爲田二十五萬井而詩曰公徒三萬大國三軍其數止于七千五百要皆以戶口之版籍酌用其丁壯而必不以田爲率明矣漢以下釋經者多承戰國之邪說誣爲先王之典禮不知周制孟子時已去其籍又經秦火毫無足徵惟據經文以求本義尙不致以辭言亂政毒天下哉

郎　杜解郎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以郎爲發陽以發陽爲發繇展轉求合何其牽強而失實也且魯之會吳衛宋皆與固延吳而進之中國海陵今揚州之通州海門縣地僻在江海之隅方春秋時爲輪蹄所不至必非會盟之所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有員亭姑幕今莒州乃吳魯所由通之徑員本音運加邑亦同公羊作運以音相似而譌耳自當以姑幕之員爲是

黃池　黃池黃水也水出小黃之黃溝經外黃至沛入泗黃水所自出謂之黃溝一曰黃池在今杞縣之西大河之南故國語曰吳王夫差起師將北會黃池闕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沛蓋自沛泝黃水而上也云商魯之間者商宋也黃水經外黃今考城縣宋地也以地考吳子但沂沛黃二水未嘗濟河而北杞縣在河之南與考城相近黃池在此必矣杜云封邱縣南黃亭近沛水則在大河之北失之

杜氏釋例所載春秋列國地名止就地以釋地故多差謬此書則以時事揆之而後名俑之同異道里之遠近悉得其準然先生又善于釋天者也杜氏長秫以僖公末年之乙巳爲十一月十二日因謂隕霜在建戌之月嘗據劉歆三統秝推之自甲申統首盡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積月萬二千五百七十七積日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九大餘九小餘五十五從大餘起甲申算外知十二月癸巳朔然則乙巳乃月之十三日而隕霜繫于其後則爲建亥之月無疑先生謂隕霜不繫以月蓋通一冬而言之其通曉類如此又謂兵車之牛馬出自官而非取諸民司馬法徒出長轂一乘乃戰國之邪說儒者勿以辯言亂政毒天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辛丑初冬吳江沈枏惠識

三綱光明

光緒五年
廣雅書局刻

陳熙晉一名津字析木號西橋浙江義烏人侍郎汪由敦督學浙江奇其文有國士之目舉優貢生盡發所藏書恣披閱學益進以教習官貴州廣順開泰錦屏永從龍里普定諸知縣歷仁懷普安同知湖北宜昌府知府權開泰時滇省檄捕王士林黨之在黔者出不意擒獲之窮鞫迄無狀乃以情報得減等教匪蔣昌華擾黎平將與大獄熙晉捕其渠而貸諸脅從者全活無算永從有湖耳永安二土司轄五十餘寨距府窵遠而錦屏苗疆窄欲割二土司屬之錦屏之毛坪子寨產杉賈販輻輳多爭訟欲於毛坪設巡檢條上大吏不果行乃存其議於所著水道記中貴州水道記善折獄龍里民有以釘鞵殺人者已誣服矣而兇驗不合心疑焉一日方慮因見叢人中有曳釘鞵竊睨者命執而鞫之其狼宛合卽自服老人道死無主名熙晉廉得有小兒同行密呼兒嗤以果餌兒遽效老人墮樹狀遂得實龍里人爲生立祠仁懷亦如之牛叢者滇南習也民緐聚相雄長號其魁曰牛叢其獲益不謁之官輒積薪焚殺之普安亦然先是有挾讐焚三尸者役不敢捕熙晉期必得重繩以法風頓革王柏心撰傳宜昌六載結積牘千七百餘事道光二十九年楚大水流庸垣以工代賑秋滿將去爲留衆宜昌熙晉畢力撫綏復請葺城垣以工代賑秋滿將去爲留衆宜昌所志名宦傳六閱月蔵其事比行送者數千人皆泣下乞養歸未幾卒年六十一熙晉篤於學積書數萬卷訂疑糾謬務竟原委去取精審義烏縣志政暇則獨坐一室披誦至夜分每語及經史三通歷朝會要衮衮若成誦王柏心撰傳所著春秋規過考信九卷謂杜預解經厥有三蔽劉光伯規之而其書久佚乃從正義中采得一百七十三事並剌取經史百家及近儒著述與劉規相發明者臚列而備論之其杜非而劉是者則爲之申以見其說之可據杜是而劉非者則爲之釋以見其不足難至杜劉兩說義俱未安則爲之證證之羣言斷以己意蓋劉說未介不及十之二焉春秋規過考信自叙又謂隋經籍志載春秋述義四十卷光伯本傳復有春秋攻昧十卷不及規過據孔穎達序稱習杜義而攻杜氏疑規過當在述義中非別爲一書舊唐書經籍志載述義三十七卷較隋志少三卷而多規過三卷此其證也孔氏於規

杜一百七十三事無一不以爲非茲於所規之外又得一百四十三事並皆述義之文其異杜者三十事駁正甚少殆以唐初奉勅刪定著爲令典黨同伐異亦勢會使然歟今參稽經籍援據羣言繇其事理辨其得失成春秋述義拾遺八卷春秋規過考信述義拾遺自叙又有古文孝經述義餘語五卷帝王世紀二卷貴州風土記三十卷黔中水道記四卷宋大夫集箋注三卷駱臨海集箋注十卷日損齋筆記考證一卷文集八卷征帆集四卷義烏縣志官仁懷志名宦傳仁懷時以未有志乘綴成仁懷廳志二十卷仁懷志名宦傳

右朱鼎甫先生擬先曾祖西橋公國史儒林文苑傳稿文存佩弦齋集知本謹取以弁先曾祖遺著春秋規過考信述義拾遺二書卷首俾讀是書者攷見焉　曾孫知本補刊謹志

漢劉文志春秋古文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經不連傳晉杜元凱始集經傳竝合爲一而爲之解前無是也故西京博士皆以左氏不傳春秋攷今左傳有或書或不書及所謂五十凡者皆發明經文安得謂之不傳春秋可見其文爲劉歆增益伯仲師徒狀左氏如之而不言景伯子慎欲抑衆家之面愈力要之左傳圖讖集百二十國寶書而成紀事紀言證得其實而于筆削之理願未及之自杜解盛行而賈服諸家遂微劉光伯出而規其過詩經不傳賴得存子孔沖遠正義正義伸杜抑劉是疏家之體其文其在好學深思瑕瑜自見此　西橋先生考信之所爲作也謹私臆每違傳意而劉氏之規往所酌飢咸歸條理各立依據本末粲然凡其大端莫不備是劉之未規見于別載蒙示下走紬繹兼旬欸爲淵海然就師承聞有疑義如漢之大儒董生言春者天之所爲正者王之所爲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此夏時冠周月說所由出唐虞三代皆存二王後以通三統正朔三面改其來自古秦以建亥爲正而太初厥未定閏月皆在歲終與歸餘之義亦難可通秦之變古易常宜儒者所不道左氏爲不傳春秋復鄙心之所執惟厥彼事未敢雷同姑存斯理以俟後來道光三十年四月廿四日長洲宋翔鳳謹記

亦有略發其端未能旁徵博引至于此書分別義類決擇是非依劉者申之存杜者釋之杜劉俱未安者采古今之說以證之往所酌飢咸歸條理各立依據本末粲然凡其大端莫不備是劉之未規見于別載蒙示下走紬繹兼旬欸爲淵海然就師承聞有疑義如漢之大儒董生言春者天之所爲正者王之所爲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此夏時冠周月說所由出唐虞三代皆存二王後以通三統正朔三面改其來自古秦以建亥爲正而太初厥未定閏月皆在歲終與歸餘之義亦難可通秦之變古易常宜儒者所不道左氏爲不傳春秋復鄙心之所執惟厥彼事未敢雷同姑存斯理以俟後來道光三十年四月廿四日長洲宋翔鳳謹記

劉光伯規杜多按傳析經精覈而折衷於是孔沖遠非之率羣
合以護武庫而苛駁劉規至有前後矛盾而不自覺皆元凱晉
臣也又爲司馬家增非不明綱常名教之大義而迫于時勢故
其注春秋處處恐觸忌諱不顧亂臣賊子之大防其他攻證之
未協臆度之不經更不具論是預爲晉室功臣簒春秋之罪人
也陳壽仕晉承詔作三國史以晉假禪受而取天下于曹氏無
殊魏之承漢勢不得不崇魏黜蜀崇魏即以尊本朝也司馬溫
公作通鑑帝魏寇蜀誠以藝祖黃袍加身亦假禪受而得柴氏
之天下欲諱本朝之詭取不得不以歷朝之篡弒者而竝諱之
迫南渡後世遷時異禁忌漸疎得紫陽綱目帝漢黜魏而反正
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謂孔父書名內不能治閨門外取怨于民
身死而禍及君論仇牧荀息一以爲不警而過盜一以爲從君
于昏溺冶直諫而死以爲直諫于淫亂之朝取死如此論人是
孟子所謂異端詖邪將使忠節寒心亂賊益無顧忌矣其他如
鄭莊射王中肩爲志在苟免祭仲被執不明責以逐君之罪以
爲聽脅迫而不稱行人齊崔杼弒莊公晉平受賄還師不譏其
不討賊而許爲不伐喪諸如此類未堪枚舉在元凱目擊典午
先世之篡逆不敢褒美忠良以彰醜惡固也然隱惡則可縱惡
則不可含善猶可勖善則不可曲護其惡而鍛鍊其善是誠何

輯錄春秋規過條例

隋書經籍志載春秋左氏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
撰本傳復有春秋攻昧十卷不及規過據孔氏序稱習杜義
而攻杜氏疑規過當在述義中非別爲一書也劉昫舊唐書
經籍志載述議三十七卷較隋志少三卷多規過三卷此其
證也疏中一規一駁炳然分明是編須具規過字者方緣入
餘俱別載述義拾遺以昭畫一

劉氏之規不傳其文錯見于孔氏疏中別白爲難其體例大
約先釋杜稱杜言杜以發端所規稱炫謂炫以爲表明己意
殆與鄭康成之駁五經異義及袁崇貢發墨守起廢疾相仿
顧輯詮次寒燠載更雖聚碎金寶俾完璧

勘檢令悉從略

近世纂杜者元趙氏汸有春秋左傳補注十卷明邵氏寶有
左觿一卷陸氏粲有左傳附注五卷傅氏遜有左傳屬事二
十卷

國朝顧氏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三卷惠氏棟有左傳補注六
卷顧氏棟高有春秋左傳杜注正譌表一卷姚氏鼐有左傳
補注一卷焦氏循有春秋左傳補疏一卷馬氏宗槤有春秋
左傳補注十卷凡所徵引皆主河間之說爲多博稽眾家語
求眞是于春秋之學不無小助云爾

劉光伯春秋規過新舊唐志著錄三卷孔沖遠稱規杜氏之失
凡一百五十餘條今從正義中悉心搜採乃得一百七十三事
輒依經傳排次仍爲三卷文或不具義之缺佚者鮮矣不可謂
非完書也夫漢以來言左氏者十數家皆雜取公穀以釋左氏
至晉而左氏盛行二傳寖微是杜氏之有功于左氏也與午後
服虔杜預二注俱立國學至隋而杜氏盛行服義寖微是劉氏
之有功于杜氏也然杜氏有功亦有過以劉氏所規言之致過
之由其蔽有三六藝者學問之樞轄爾雅者訓詁之權輿杜氏
銳于立言疏于稽古擁武庫而有餘擅巔門而不足是以釋元
正昧始長之義釋大遠遲九逵之義以先王遺民謂有殷王餘

俗不知孔子未正樂以前小雅無正雅大雅無變雅也以盧德
所同謂頌有殷魯不知季札觀樂之時但據周頌無殷魯也鮑
國歸貨不引聘禮主國待卿饔餼五牢而謂牢禮如其命數使
宰請安不引燕禮使司正請安于賓而謂賓使自安甚至緣
飾經傳附會短喪晉人敗狄于箕距晉文之喪不及九月謂非
背喪而不諱用兵惠叔毀而猶請距公孫敖之喪纔七月餘謂
已期年而不須再月於諒無窮階厲斯甚其蔽一也一閧之市
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杜氏之解不詳所自古字古言
諸多散佚家法師法鮮所據依鶩空立義往往有之陸堂且中
六月而以爲五月酉陸朝覲四月而以爲二月此矧屬之舛也
不羙一國强別東西郛氏二名倒置先後平陰乃齊邑晉閻何

矣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之大儒其孰能與于斯昔魏衛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賈思同駁冀隆乖者一十餘條後姚文安泰道靜復述思同意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裁止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僻理竝可觀梁崔靈恩先習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議以明之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荅靈恩陳王元規從沈文阿受業通春秋左氏自梁代諸儒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凝滯張沖撰春秋義略異于杜氏七十餘事隋以前南北之難杜者不一唐初奉敕刪定時未盡佚也今惟衛冀隆難杜數條見于正義中餘無存者獨光伯之規一事不遺殆以疏家之體尊注若經非顯加排斥則無由盡錄歟考沖遠之于劉義不曰妄解杜意則曰不達杜旨不曰與杜無別則曰各自爲義其無可辨者則以爲傳寫之誤名護注家實多舍注而用其說且沖遠于規過外間取劉說每與杜異竝不以爲非仲光伯之書得以略見梗槩是又孔氏之有功于劉氏也異同兩端是非千古信信疑疑折衷斯在序其緣起以俟好學深思之君子

道光二十七年歲在彊圉協洽端陽前三日義烏陳熙晉撰于宜昌府署願規吾過之齋

春秋規過考信目次
卷一之上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八年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十一年及大逵
卷一之中
桓公
二年宋華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以鄫大鼎賂公
大路越席
藻率鞞鞛
三年春正月
六年嘉栗旨酒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十六年冬城向

莊公

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二十二年遇觀之否

三十二年楚有力焉能投諸干稷門

閔公

元年辛慶占之曰吉

二年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卷一之下

僖公

五年凡分至啟閉必書啓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吉

涉河侯車敗詰之

此一役也

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十七年夏滅項

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

二十五年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先食

二十六年室如懸罄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二十七年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

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晉中軍風于澤

二十九年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三十二年鄭伯逮卒

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

卷二之上

文公

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七年宣子說之

八年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三年邾子蘧除卒

十五年惠叔猶毀以爲請

十六年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十七年鹿死不擇音

二十六年室如懸罄

宣公

元年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三年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八年楚爲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十二年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

老有加恩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

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十四年衛人以爲戚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

嘉淑而有加貨

十五年山藪藏疾

成公

二年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

卒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敝不唯命是聽

明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用鑾炭

何臣之爲

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六年立武宮

十年居肓之上膏之下

十三年諸侯疾之將致命子秦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十六年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敢告不甯

十七年邾子貜且卒

襄公

四年金奏肆夏之三

九年使西鉏吾庇府守

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公至自會

十二年吳子乘卒

十四年邾人以木鐸徇于路

十七年邾子穟卒

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十九年齊侯環卒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二十三年夏邾畀我來奔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二十四年在周爲唐杜氏
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
晉侯許之
二十六年先入邑
取衛西鄙豁氏六十以與孫氏

二十七年伯有賦鶉之賁賁
二十八年且觀優至於魚里
二十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衍卒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盛德之所同也
三十年降婁中而旦
卷三之上
昭公
元年三月取鄆
晉代二子歸矣
十一月己酉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温
三仁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四年西陸朝覿而出之
五年叔鮪叔椒子羽
羊舌四族
四其十家九縣
八年叉四月辛卯陳侯溺卒
九年逐楚而建陳也
十年宋公成卒
十一年朝有著定
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

十二年公子憖遂如晉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
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
是四國者鄂足畏也
十三年夏五月癸亥
不明弃共百事不終
十四年猶義也夫
十六年受服歸服
十八年許遷于白羽
許不專于楚

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杼諸外

卷三之中

昭公

二十年丙辰衛侯在平壽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七音

二十一年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蔿之禮爲士鞅

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

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二十四年同德度義

紂有億兆夷人

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于賦車轄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齊侯圍鄆

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禹民弗忍居王于彙

矯誣先王

二十七年使宰獻而請安

二十九年木正曰勾芒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三十二年祟文德焉

定公

元年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梁婬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社稷不動視不出境

七年九月大雩

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得用焉曰獲

齊師克城而騎其帥又賤

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鄟氏

卷三之下

哀公

元年夫屯晝夜九日

齊侯衛侯伐晉

二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

八年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

潞童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景伯負載造于萊門

十二年孔子與弔適季氏

九月宋向巢伐鄭

十三年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
十四年逢澤有介麋焉馬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十七年如魚竭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諸侯盟誰執牛耳
十九年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杜氏預集解曰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規曰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統謂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年故稱元年此年之長月故稱正月元年正月是一年一月而別立名元正爲取始長之義不爲體元居正

孔氏穎達曰釋詁云元始也正長也言王正月者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常年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莊閔僖元年皆書春王正月與此同也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者正月之時定公未立即位在于六月歲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別見下文正月無所可見故不書也然則定公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已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策雖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非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也序云所書之王即平王此非左氏褒貶之要自是史官記事之體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書稱月正元日意同於此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爲己有故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年朝于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也劉炫妄解杜意不爲懵其元書居于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

國而慢時主其爲頭倒不亦甚乎且經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月謂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爲夏殷王也若如公羊之說春秋黜周王魯則杞非王後夏無可尊復通夏正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事若入年已有王正月者則二月不復書王若已有王二月不復書王以其上月已是此王之月則下月從而可知故每年之春惟一言王耳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入君子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人更始異于常年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莊閔僖元年皆書春王正月與此同也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者正月之時定公未立即位在于六月歲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別見下文正月無所可見故不書也然則定公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已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策雖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非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也序云所書之王即平王此非左氏褒貶之要自是史官記事之體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書稱月正元日意同於此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爲己有故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年朝于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也劉炫妄解杜意不爲懵其元書居于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

黃氏仲炘曰說元年者有二曰明僭也所謂僭元者曰春秋以一爲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卽位必體元以施化也使如其說則春秋斷周而王魯矣是不然虞書稱月正元日商書稱太甲元年則是一爲元者從古以然諸侯稱於國曰君其得紀年於國無可疑者非可以僭言也然則元年皆魯史舊文爾後世必以意義求過矣哉

章氏俊卿鞏書考索續集曰春秋之作紀年必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也然周正建子在夏爲十一月而謂之春故後世或以爲用夏正而不知先王建正因時而春爲歲首理不可易也謹按經書十月隕霜殺菽釋者曰今八月也使爲今十月則隕霜不必書也經書秋水大無麥苗釋者曰今五月也書冬十月雨雪使今之十月則雨雪不爲災書正月無冰使今之正月則無冰不爲異卽是而言則孔子之用周正審矣

黃氏景昌曰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爲最明太史推日食則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爲六月梓愼占星孛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爲三月在商爲四月在周爲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鄭之災爲五月它如晉卜偃因童謠而驗音大之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數月之不同卽亦各自有始年安得一律以天子之年爲年其曰諸侯以世計者恐世遠難考姑舉其世次歟此說得之說本吳氏萊曰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非王者以是爲重事也蓋自古未嘗有改元爲是說者特出於戰國秦漢之間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十三年卒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卒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始爲史官者自

爲歲首後九月以爲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合後九非戍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爲正史以十月書於元年之首者太初厥行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頻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爲歲首者乎

程氏端學曰先儒謂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奉王正然施之紀事之年月則未有此意矣劉氏云王一字在春正之間爲聖人新意愚謂王一字亦非聖人新意其曰王正月者王所班之正月猶言王之正月也豈聖人新意哉以理論之諸侯國史當有王字若周史則弗書之矣鄭夾漈陳君舉皆謂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諸侯止稱世至平王失政諸侯竝稱元年者彼亦以改元爲重事而意其非諸侯之權也

故黃氏曰諸侯所謂奉天子正朔者謂以子丑寅爲歲首講朝聘耳未必使諸侯皆以天子之元年爲元年蓋封建肇自黃帝諸侯固有出於三代興王之前者各自有其國各自有卽位則亦各自有始年安得一律以天子之年爲年其曰諸侯以世計者恐世遠難考姑舉其世次歟此說得之說本吳氏萊曰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非王者以是爲重事也蓋自古未嘗有改元爲是說者特出於戰國秦漢之間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十三年卒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卒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始爲史官者自

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得史也求其說而弗得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魏紊亂竟果以改元爲王者之亟事哉國君嗣位定於初喪猶爲嗣君之始年姑待其明年告廟之際乃大第以書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以年則又繫於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又曰太史公三代本紀有三代世表徵尚書尚書無年故年不可載乃以世紀之十二諸侯世家有十二諸侯年表共和以下徵春秋左氏內外傳秦始皇以上徵戰國策皆有年故既以世紀之又以年質之且先王之世有小史外史以掌邦國四方之志諸侯無私史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至東周而後有是故十二諸侯之年始可得譜然不可得譜者亦多矣當西周之盛亦徒紀之以世而已近者詳遠者略也非必曰以周之衰而諸侯各自改元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類於每國書某王元年某侯元年方天下大定奉漢法度行漢年號固也又況孝武新建元而蚵臼改元可乎淮南鴻烈亦稱淮南元年許慎注云淮南王安始封之年也特爲史官者欲著每國之名爵年代世系故一以是書之非改元也考之干漢者如此則可見東周諸侯之必不然矣案史記諸侯年表楚王交元年爲高祖六年二十三年爲孝文元年吳王濞元年爲孝文二年楚王戊元年爲孝文六年齊悼惠王肥元年爲高祖六年梁懷王勝元年爲孝文二年淮陽王武徙梁元年是爲孝王爲孝文前十二年梁孝王三十五年爲孝景中六年梁恭王買元年爲孝景後元元年不明帝年仍以諸侯王之年紀事梁孝王傳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孝以王國之年紀天子之事功恒年表高祖六年爲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爲靖侯窋元年高祖六年爲鄭侯薛何元年孝文元年爲三年爲封何孫恭侯慶元年諸侯各自紀年至漢猶然

趙氏汸曰春秋謂始年爲元年歲首爲春一月爲正月加王于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爲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于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汲冢周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爲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或有爲異論者何也蓋嘗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爲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案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蓋正謂正月朔謂月朔殷周即所改之月爲歲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爲歲首而別用夏時數月故曰改年始漢書律厤志據三統厤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冬至越紼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僞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乃欲案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陳龍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

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魂魄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正皆可言春孰謂建子非春乎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夫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爲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哀爲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氏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朝史官記言之體或書月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況僞孔注二十五篇決非真古書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蓋非赴告策書定爲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

顧氏炎武曰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成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爲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言一不獨年爲元也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爲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又曰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圖載此鼎蓋古器集古錄亦有之作王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于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九月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于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言王者所以變于夏殷蓋無他義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爲聖人新意非也博古圖載周仲稱父鼎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敦敦銘曰惟王十月

又曰春秋時月蓋書于古未之見攷之尚書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丙午朏多是義例所存不容于闕一也

朱氏彝尊曰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視經文止益一周字耳而王爲周王春爲周春正爲周正皎然著明後世黜周王僭之邪說以夏冠周之單辭改時改月之紛論聚訟得左氏片言可以折之矣

盧氏文弨曰此周建子之月也故加一王字以別于夏時左氏又增一周字而義益顯後人因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謬說長言攻辨其實只一王字而周之不同于夏已判然矣能易

矣無爲實辭也

宋氏翔鳳曰周書周月曰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曰亦越我周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故周公作明堂月令首孟春之月卽周月篇之義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又曰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則凡言春夏秋冬皆主夏數不隨三正而易春秋託新王將以夏正變周正故冠之以春董生有言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此行夏之時之義也然則辨于餘言全據劉意立論轉于杜解無甚發明夫元者一公之始年正者十二月之長月史家記述之體不得不然卽所

左傳孟子之言春秋號以孔子之名加之于魯史者也故論語言易詩書及史而未嘗言春秋則春秋自孔子乃名之矣考書二十八篇詩三百篇周官六篇未嘗以春夏秋冬加之十二月之上今傳三代彝器銘辭但云幾年幾月而無言春正月秋七月者春秋之文所謂春自爲春正月自爲正月五始之義與傳記之辭不同左氏不傳春秋其云春正月夏四月以史記引左氏校之往往無春秋字知劉歆以傳合經始依經文加之實違春秋之義自歆改左氏而班固撰漢書于史記幾月之上皆用春夏字以歸畫一白虎通係因撰集諸經博士議各有家法而自撰漢書則失其義然四時不隨正朔而變其義在漢初已茫昧故太初以前詩禮以孟秋爲孟

謂常法也至于體元居正雖立號之初未必非因名示義而換諸聖人載筆之心則第仍魯史之舊文非義例所在也孔多袒杜而掩劉此乃强劉以就杜故不謂杜解之非而謂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其殆杜劉之調人乎春秋釋例公卽位例第一天于諸侯嗣子位定于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于中年也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卽位于策以表之元年正月乃國史書公卽位之例益非以體元居正爲義范氏注穀梁亦取杜說以釋元正然借義非本義創例非通例且猶未離乎公羊之餘論也光伯易以始長二字而支離穿鑿之弊一掃而空可謂簡而當矣茲採拾諸說

可與劉氏說相證者次于孔氏後誠是誠非必有能辨之者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注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

規曰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成二年取汶陽田乞師盟主興兵伐齊得邑既難而亦書取

孔氏曰譜云杞姒姓夏禹之苗裔今陳留雍丘縣是也牟婁以後常爲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取國易者則直言取若取邾取鄆之類是也故不須加伐于上若其伐國取邑其邑既小不得名通若不加伐于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雖易亦加伐文則伐杞取牟婁伐邾取須句之類是也成二年取汶陽田而亦書取者因其伐齊晉使還汶陽之田爲不難據義而斷不得其義則雖例之所有亦繳繞而其義愈

不加兵故書取從易也劉君或疑此意以規杜氏非也

范氏甯曰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

趙氏匡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左氏云凡書取言易也穀梁亦曰取易辭也案取者收奪之名何關難易假令取之難而得之欲如何書之乎又云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今經文見云伐何得云不用師徒乎

孫氏覺曰伐而後言取者先聲其罪以伐之又尊取其邑以爲己有也左氏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伐而後取安得曰取易辭也案取之爲義罪其不當取何論難易哉若以爲易則先伐後取亦不易也

申曰杜以傳言凡者皆爲例例故引書取言易謂例在襄十三年也案周官以九伐之灋正邦國曰正者非易成二年取汶陽田乞師盟主興兵侵曰正曰殘曰杜曰滅取無問焉今經文不曰取牟婁而曰伐杞取牟婁則與單言取者有間矣自伐杞取牟婁後僖二十三年公伐邾取繹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若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則克軍師之辭與各言取者又不同傳家無伐取之例注家何所適從今夫春秋有文同而事異者亦有事同而文異者權乎事與文之間而義在焉得其義則雖例之所無不難據義而斷不得其義則雖例之所有亦繳繞而其義愈晦有例無義則非所以治春秋適所以亂春秋矣諸注言例在者左氏未始有例杜氏推以爲例耳杜氏曰書取言易劉氏曰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也亦以書取者爲必易也正以見不可以例分難易也故破杜氏之例者自劉氏始

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注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規曰長葛不繫鄭是大都以名通者

孔氏曰賈服以爲長葛不繫鄭若刺不能撫有其邑凡邑爲他國所取皆是不能撫有何故於此獨爲諱鄭故杜以爲上

有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劉炫以大都通名而規杜氏非也

惠氏士奇曰春秋之例難曰入易曰取重故難輕故易宋人取長葛杜預泥于書取言易之例乃云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其無備而取之言易也凡傳所不言杜預輒以意度之遷就而爲之說何所據而知其不克而還且乘其無備乎滅重于入入重于取宋人圍長葛一年而後取師勞力竭如以難易言難莫難于宋人取長葛矣春秋仍易之而言取蓋不係焉

以長葛非下陽國之存亡不係焉

釋曰長葛今河南許州直隸州長葛縣是也桓五年戰于繻葛亦其地鄭都新鄭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西北有故城杜預以上有伐鄭知長葛爲鄭邑案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疏引賈逵云南里繫宋此鄭不繫曹者鄭是大都得以名通南里是宋都之里非別邑故繫于宋此鄭及定十一年嘉皆是別邑故不繫國也劉本賈氏彼說以長葛是鄭別邑耳莊三十二年城小穀杜彼注云小穀齊邑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孔彼疏云吳滅州來晉滅下陽如此之類皆不繫國知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也華亥向甯入于宋南里以叛非大都不得以名通故繫之宋耳光伯以杜規杜其義亦通然不如杜此解之精審鄭不繫曹亦以公孫會稱曹知鄭爲曹邑也

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注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

夷狄強虐不書凡伯敗者單使微眾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

規曰杜意言以歸者以彼隨己而已非囚執之辭故云但言以歸非執也定四年以沈子嘉歸經云殺之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云囚諸負瑕既有囚殺之文是執春秋云以歸者皆執孔氏曰穀梁傳云以歸猶愈乎執也又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若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文既有囚殺之文容或是執若直言以歸無囚殺之事則非執者也春秋有文同事異此即其類也劉君以規杜氏非其義也葉氏夢得曰伐者一國之辭執者一人之辭伐者加諸我當不當未可知焉執則爲之囚服矣伐可言執不可言也戎之伐雖不得爲正而見伐于戎則爲凡伯者亦病矣

程氏端學曰伐之人眾于執伐之義重于執上言伐矣則執在其中而不必言執矣非執之則何得以歸乎

顧氏炎武曰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則是也春秋時爲曹地

申曰凡伯公羊言執穀梁言愈乎執言以歸之名愈乎執非以凡伯爲非執也范氏曰以一人當一國是春秋變執書伐之義也杜云單使無眾又云非執以矛陷盾自相戾也釋例會盟朝聘例第二天子畿內封爵各無明據今案春秋以考之尼三公六卿之位者皆以伯爵子爵居位而別食采邑經會盟之公也稱伯稱子

皆倣傳也通經傳既無稱侯又無稱男者天子之制本不以此辭賜畿內也毛氏之等始以列國入爲公卿世事天朝而本封絕滅者若滅虢鄶之等或畿內諸侯據其本封兼仕王朝者也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也土地名第四十四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世族譜第四十五凡氏凡伯周公之允也

八年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注許田近許之田

規曰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爲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爲名炫以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出近許國始名爲許孔氏曰杜依公羊之傳劉君更無所據以規杜氏非其義也劉氏權衡曰公羊以謂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謂之許者繫

之許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此許邑非孔子作春秋故繫之許也

申曰此許邑之田非許國之田劉君之說是也

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注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或便卽先人之謚稱以爲族

規曰以謚爲族全無一人經書季友仲遂叔肸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生賜族公子慶之妻言慶伯姬薨非當時之氏公孟驩與季友仲遂相似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屈氏臧氏是也以字爲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爲族也

孔氏曰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爲族也爲謚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謚因將爲族以謚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謚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然也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爲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爲氏矣案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卽其人也而其後爲子人氏不以仲叔爲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爲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至于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爲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爲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于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肸卒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竝云字也其薨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于夫字言蕩伯姬蕩

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耳其公孟彄世本以爲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彄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必如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

裴駰五帝本紀集解曰騶案鄭玄駁許愼五經異義曰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以此言之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

劉氏權衡曰杜云無駭公子展之孫非也若無駭實公孫之子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何待其死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非言其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也羽父請族者爲無駭之子請族也子展稱公子無駭之子請族也若必公孫之稱公孫無駭之子未有稱也此其所以請之也若必公孫之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駭爲終身無所氏也故曰不明于禮矣

案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杜注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柳下惠以爲公子展之子未知是否

鄭氏樵曰以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名宋桓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則曰魚茷魚石此之謂以王父氏爲氏無字者則以名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蔑伯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則曰豐卷豐施此諸侯之子也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朝氏是也亦有不以王父字爲氏而以父字爲氏者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是也又如公孫枝字子桑其後爲子桑氏者亦是也亦有不以王父名爲氏而以父名爲氏者如公子牙之子曰公孫茲字戴伯其後爲茲氏又如季公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者亦是也以次爲氏者長幼之次也伯仲叔季之類是也所以魯國三家皆以次命氏而亦謂之字焉以族爲氏按左傳云爲謚因以爲族又按楚辭云昭屈景楚之三族也昭氏景氏則以謚爲族者也屈氏者因王子瑕食邑于屈初不因謚則知爲族之道多矣不可專言謚也以謚爲氏乃貴稱故謚亦可以爲氏莊氏出于楚莊王僖氏出子魯僖公康氏者衛康叔之後也宣氏者魯宣伯之後也文氏武氏哀氏繆氏之類皆氏于謚者也邑而加謚如苦成子之後爲苦成氏臧文仲之後爲臧文氏氏而加謚者如楚薳子之後爲薳子氏鄭共叔之後爲共叔氏爵而加謚者如衛成公之後爲成公氏楚成王之後爲成王氏

陸氏粲曰鄭氏駁許愼五經異義引此傳云諸侯以字爲氏今此以氏作謚者傳寫謚也杜攷之不詳乃妄斷其句而晁解之

齊氏召南曰公羊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案左

氏無駭既卒始賜氏族其生前自不當追加以展字非聖人貶之而去其氏也案隱五年孔疏云僖伯名彄字子威世本云孝公之子即此冬書公子彄卒諡法小心畏忌曰僖是僖爲諡也以僖伯稱臧例之無駭加展何爲不可且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自是春秋通例無駭即未賜族亦必自稱展氏云賜族者世其官耳

申曰杜讀諸侯以字爲何疏宋于哀十六年傳引鄭禮注云尼父因且字以爲之諡謂諡孔子爲尼父鄭予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諡遂復妄爲此解考儀禮少牢饋食禮注大夫或因字爲諡傳云魯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與此讀同沖遠違鄭從杜蓋以不錯爲錯也然光伯以春秋無以諡爲族之人則非以諡爲族而以字爲族也穀梁云無駭卒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例以此年侯卒

侯者所侯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范甯曰侯不命爲大夫無氏據公羊云無駭者何展無駭也則無駭本以展爲氏公命以字爲展氏者謂賜爵世爲大夫也杜以無駭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則書字皆生賜族者矣經傳季友仲遂臧僖伯等數之不勝數也劉必云生賜族者所以破杜以諡爲族之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知服所據之本正作諸侯以字爲氏與康成駁五經異義所引之文同儀禮注所引之文異沖遠禮大傳正義曰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于天子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孫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則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

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男女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子孫不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文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子叔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氏皆姓而云氏是也均本服義與劉說互相發而無一語及諡則亦未嘗如杜所解矣或曰傳明言羽父請諡與族若作以字爲氏不應置諡而單稱族不知公之之問于衆仲者族也非諡也下文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此以字爲氏之確據服義良是案桓二年穀梁傳孔氏父字諡也范甯注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爲諡上文明言請諡故鄭君注檀弓及少牢饋食禮皆云以字爲諡杜既錯讀因之錯解而云即先人之諡稱以爲族失左氏意遠矣孔氏以此非劉殊見其妄光伯此規不可辨別因就正義中駁難語出之讀者審諸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注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

規曰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亦稱取者炫謂取之非易案僖十七年稱劉炫曰案傳云云則案傳例三句亦

孔氏曰但取者雖滕克邑之文其克得師眾而易若亦曰取劉君以規杜氏非也沈氏亦云今自圍明日取故知易也公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所用之義是以註十一年注云城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非前敵之易何能襲而取之故釋例曰如牆几言取若皆易辭趙氏鵬飛曰或者疑鄭之孤兵不能取三國之眾與以爲鄭伯乘危取戴戴鄭之附庸既屬于鄭矣何必取戴何以知戴之爲鄭附庸戴今之外黃是也居鄭北鄙三國入鄭不克故多兵以戍其附庸不然三國伐戴何損于鄭哉以是知其非取戴也取三師也

吳氏澄曰取猶妄九年宋皇瑗取鄆師于雍丘妄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雚之類謂敗其兵而悉俘其眾也

魏氏禧曰取三師蓋三國伐戴已破戴而入居之鄭伯故得留而益取三師耳故先曰圍戴克之後言取三師也戴未破則三國尚在圍戴當先取三師而後克戴安蓋蔡人從之伐戴是未破之戴鄭伯圍戴是三國所破而入居之戴也

證曰公穀皆以鄭因宋蔡衛之力取戴必如杜說解公穀猶可解左氏則不可何者左氏言取取其師也非取其地也于傳例當引莊十一年傳例覆而敗焉曰取某師不當引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服虔云覆謥也設伏而敗之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敵人不知敗之易故曰取釋例戰敗例第三置者謂

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掩覆一軍皆所禽制故以取爲文專制之辭也圍戴者圍三國伐戴之師故克而取三師取者易辭亦有不易者不可以克邑克師分也劉規杜未當

十一年及大逵　注逵道方九軌也

規曰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雅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驟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旁通烜以達爲九道交出也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國國皆有逵道

孔氏曰劉烜規過以達爲九道交出今以爲道方九軌者蓋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以記有九軌故以達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涂方九軌惟鄭城之內獨有其涂故傳于鄭國每言達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達路劉君以規杜氏其義非也

邵氏晉涵曰杜氏以軌訓達實有不可從者考工記匠人營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鄭注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是言王城之制又云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是言上下之等差杜氏欲以匠人之九軌傅合于爾雅之九達則爾雅所謂一達之達者將

何以分其等級乎況夫道路者天下之通言也故郭氏穆爲長道若如杜氏以軌訓達則一達之道路僅容一軌豈天下之道路俱若是其陝且長哉劉炫據雅以達爲九道交出其言誠有依據矣

申曰九達以道之所出言之九軌以道之所容言之各自爲義不可強合也以九軌爲達此杜解之誤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此惟王城則然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鄭後司農曰軌謂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乘車六尺則此涂十二步賈公彥疏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其制如此鄭

伯男也城不足五里門之見于傳者曰皇門曰鄏門曰師之梁曰北門曰純門曰枯柣之門曰時門曰渠門曰墓門曰舊北門曰閶門曰倉門必如匠人之制門有三涂涂積十二步而五里之城據王制鄭注一里方三百步五里共方一千五百步以十二步之涂經緯于其中微特諸侯不得上僭王城九軌之制此踳爾之鄭宗廟宮室官府廛市之外又安得其地以廣其道路乎然則孔謂鄭城內獨有其涂者無此理也知九軌之不可以訓九達則知達之義矣說文十四篇九部旭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旭旭高也段玉裁曰龜背中高而四下旭之四面無不可通似之李善注顏延年皇太子釋奠詩引韓詩旭于中逵君曰中旭道中九交之道也今周

南作達毛傳達九達之道夫道之所達不定于九而止于九者數爲之極也善乎郭景純之釋爾雅也曰四道交出復有旁通道固不可以四至八到限也且傳于鄭國每言達實則如劉言國國皆有達道也釋名釋道齊魯謂道多爲達師此形然也淮南子說林篇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非其證歟傳稱受兵于大宮此大達當近大宮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達莊二十八年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宣十二年楚克鄭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之達多在城內他國何獨不然孔謂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正與傳意相反然孔未嘗不以杜義爲非也詩兎罝疏引莊二十八年傳杜注達旁九軌案周禮經涂云云注爾雅者皆以莊爲六道旁出杜以九達益九軌故亦以莊爲六軌也則子疏家已自歧其說矣豈惟孔氏郎杜氏亦自知其解之不可通也襄十一年詛諸五父之衢例當言四軌之道注僅言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昭元年執戈逐之及衢注衢交道案交道郎周禮保氏之六衢郭氏所謂四道交出者也義符爾雅至孔謂李巡取益軌之義亦未盡然定八年公羊疏引李巡曰四達各有所至曰衢與孫炎諸人所訓無異疑巡子達聞證益軌之義未必以九軌當九達也故陸德明釋文云達道方九軌此依考工記不云本李巡孔云

注爾雅者皆以莊爲六道肴出可知李巡亦非主此說也然則以九軌爲達之臆說不可從從劉氏爲是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義烏陳熙晉撰

桓公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注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規曰諸言父者是字杜既以孔父爲名因論爲罪之狀內不能治其閨門使妻行于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于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名以罪孔父也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

孔氏曰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爲名父既是名孔則爲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

呂成公曰左氏序宋督事極好觀其論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此左氏識見高遠處使宋督有尊君之心決不敢爲弒逆之事蓋督之殺孔父與殤公乃爲惡之末流其有無君之心乃爲惡之根本聖人所以過位變色入門翬躬夫豈槩文末節哉蓋所以養其尊君之四命者也宋二王後得備官也

葉氏夢得曰孔父宋大夫之四命者也宋二王後得爲字此禮之施于君臣相與之際者豈春秋之謂哉弒君名者初不以爲輕大夫字者初不以爲重道固宜行而不相悖也

張氏洽曰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弒與夷而憚孔父之逐召馮而立焉孔父之死爲君故所以著其節也

家氏鉉翁曰聖人之經有常法而不可以定例求也春秋褒貶不在于書名與字之間如公子友之歸高傒仲孫湫之來春秋書季子高子仲孫云者褒之僅見者也天子宰以名書如宰咺賵妘宰渠下聘逆人則貶之僅見者也不可以此律春秋之常法傳者因名以求其貶因字以求其褒害義實甚如孔父荀息仇牧春秋書之錄死節也杜氏于孔父則曰內不能正其閨門外取怨于百姓故以名書于仇牧則曰不警而遇盜于荀息則曰從君于昏故皆名之夫荀息固當自責而孔仇大義凜然無瑕可指徒以書名之故強求其罪豈聖人錄死節之意哉又如祭仲爲宋所執脅而盟之使歸逐君以書法而觀罪實在仲公羊乃以爲春秋賢仲字而不名此以書字之故強求其善至顛倒是否而莫之恤豈聖人誅亂賊之本旨乎又如洩冶直諫而死春秋書之以著陳之亂亡肇于殺諫而杜氏以爲冶直諫于淫亂之朝以是取死故書其名是直諫死者不爲春秋所貴必臧默自全乃爲春秋所貴乎名之與字本不可深辨乃以此而定春秋之褒貶此說經之大弊也或曰謂之變例可乎竊謂以變例而求春秋不若以常法而求春秋蓋春秋屬辭比事之書也學者欲求聖人之意必反復究觀而後能有得苟執例以求經是猶仁者初不以爲輕大夫字者初不

執例以廢法其可行乎

趙氏汸補注曰葬氏曰孔父宋卿督其大夫殺卿取妻猶居位不去待君怒而始懼不近人情甚矣今案下文宋殤公立以後事觀語精已盡其罪爲欲妄解書法遂贅此數語

顧氏炎武曰桓二年孔父嘉爲司馬孔父字而嘉其名劉原父以爲已名其君于上則不得字其臣于下竊意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別亦未嘗以名字爲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葬鄭昭公宋人執鄭祭仲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于蔡名其君于上字其臣于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皆其臣于上名其君于下也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彭氏家屏曰穆公屬殤公于孔父而不及華督意督此時即以公子馮爲奇貨可居馮雖居鄭未嘗一日忘之特俟民不堪命相時而動耳故欲立馮不得不弒殤公欲弒殤公不得不先殺孔父其算預定豈因殤公之怒而後弒之哉

萬氏斯大曰自宋殤卽位馮出居鄭殤惑于除害之言（隱四年衛州吁使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與鄭爲仇七年之中（自隱四年至十年）伐鄭者三人鄭者一圍取邑者一志在除馮也鄭亦伐宋者再取邑者二（取部防一鄙于魯）取師者一志在爲馮也至是殤弒而馮立矣是舉也賊雖由督其謀實鄭莊與馮陰啟之啗督以相宋俾之假

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以爲辭督特有外援雖肆其毒而無忌于何知之于下稷之會知之

李氏惇曰春秋之美孔父在及其大夫四字不在稱字言大夫則見其不失職言及其則見其不避難仇牧荀息皆然不以名與字爲異也

焦氏循曰晉書杜預本傳云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于是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免于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弒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啟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故其說大行于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余摘其說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亂賊也

申曰春秋書孔父與仇牧荀息同科仇牧荀息名而孔父不

名孔子因舊史而書之非褒貶所在也杜預扶篡弒而抑死節貶仇牧荀息不得不貶孔父遂以孔父爲名而貶孔父此預之意非經意也亦非傳意也劉炫曰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吾不論孔父之善不善先論孔父之字不字夫公穀以孔父爲書字左氏未嘗曰書名也求之古訓證孔父之非名者有三許愼說文十二篇乙部孔通也从乙从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據文十二年楚成嘉杜注若敖曾孫子孔襄九年鄭公子嘉杜注子孔古人名字相配彼名嘉者皆字子孔此何以獨字嘉而名孔父一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鄭注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爲尼父不應是名二也孔父嘉以字先名與華父督一例杜于華氏注云督未死而賜族于孔父以爲稱名彼此自相違異何謂聖如孔子以先世之名爲氏乎斯不然矣孔穎達變其說云父是名孔爲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爲氏據商頌疏引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案左氏傳昭七年疏引家語本姓篇云宋湣公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多世子勝一代與此不同）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孔父先世無氏孔者氏孔自孔父始春秋時齊侯祿父蔡侯正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皆名連父字未有單稱父之一字以爲名者父果是名則孔父先世有弗父木金父祁父例之當皆是名是孔父之先後世同一名也有是理乎否則弗父宋父既是字孔父何獨是名聖父字叔梁名紇亦可爲先字後名之證三也然則孔父之爲字而非名審矣其不名者何也或曰命大夫也貴者不名夫貴莫貴于諸侯春秋外諸侯卒皆名何不名之有非也或曰賢之也賢者不名夫賢莫賢于孔子門弟子之續經不曰仲尼卒而曰孔某卒未聞以賢而不名也非也或曰孔子爲祖諱也夫子長改談爲同蔚宗易泰爲太此後

世之私書豈所論于聖經陸淳曰春秋魯史非孔子家傳亦非也然則孔父爲以書字歟曰公羊曰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穀梁曰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君之累之也許愼五經異義稱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如三傳之說謚孔父爲督所殺殤公善孔父以字告于諸侯孔子仍舊史之文而不改舊史既字之孔子惡得而名之哉自劉公是掛君前臣名之說于是仰川程子蘇子由胡康侯及近人毛大可皆以父爲名不知孔父之死在殤公未弒之前其告于諸侯必名督而字孔父若督弒其君與夷宋自以名赴非一時一事計宋之以弒君赴也不得有孔父名氏其先書弒其君而後及其大夫者孔子之

特筆也知此則無疑于孔父之書字矣
春秋莫嚴于治亂臣賊子之罪而杜預乃罪死節之大夫如其說則亂臣賊子不之懼忠臣孝子其懼矣與夷之弒預謂孔父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是殤公被弒事由孔父孔父直爲罪首也豈不謬哉說者不咎預而咎左氏所傳之誣不及公穀詳死難之實則大不然夫左氏詳于事公穀詳于義有得其事而不得其義者矣未有不得其事而能得其義者也督欲立公子馮非弒殤公不可欲弒殤公非殺孔父不可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此督罪孔父之誣辭煽惑民心以便其嬗及弒殤公孔父嘉爲司馬督欲立公子馮非弒殤公不可欲弒殤公非殺孔父不可宋殤公不可欲非不正而事之本末具讀者迄不能得其要領唐氏仲友曰左氏載事得實春秋之案牘也舍案牘而臆測之豈無偶合于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則公穀而已矣預之于

收兵柄之計督之姦盡矣傳明指爲督之言豈可據以罪孔父若曰逆孔父之妻子路左氏特爲督殺孔父取其妻張本爾督未嘗以此罪孔父也預乃誣之千載之下道上一遇斥及燕私預之誣孔父甚于督矣今按之傳督之弒君由于無君此罪督之獄辭誅其心也會稷路立華氏馮不惟不討賊反從而相賊非與聞乎弒而何所以罪馮也左氏之罪亂賊深切著明無一字議及孔父由此觀之預責孔父之罪全違左氏矣且孔子之書法亦有可因左氏而見者督之殺孔父也內竊國政外挾鄭援兵權在手惟所欲爲公懼督耳督何懼公之有其曰公怒督懼者以爲公不殺督是直華氏之春秋非孔氏之春秋矣奚可哉是故杜預督不弒公云爾華氏之立必藉辭以解免豈有弒君之大逆

會四國之諸侯生而賜族戮竊據舊史所書于弒君之下相殺之例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矣于弒君君無道之例如宋人弒其君杵臼矣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弒其君督惟無君故殺孔父以逞其無君之心不在孔父之有罪無罪也春秋弒君三十六死難書及者始于孔父非孔子不能牒立此書法非左氏不能發明此書法也公羊曰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義穀梁曰督欲弒君而恐不立于是乎先殺孔父閑也義非不正而事之本末未具讀者迄不能得其要領唐氏仲友曰左氏載事得實春秋之案牘也舍案牘而臆測之豈無偶合于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則公穀而已矣預之于孔父是假案牘以亂法者也論者譏其屏公穀而取左不亦蔽乎孔穎達正義多附會注家獨于宋督弒君發揮傳意有可取者其言曰先書弒君是仲尼新意君人執柄臣人畏威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非爲公怒始興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弒君便似既殺孔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弒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夫自左氏言之弒其君而及其大夫義在罪督也自杜預言之殺大夫而及其君意在罪孔父也沮忠義之氣而張亂賊之脇俾後世元惡大憝俱得有所緣以藉口而橫行無忌是直華氏之春秋非孔氏之春秋矣奚可哉是故杜預督不弒公云爾華氏之立必藉辭以解免豈有弒君之大逆

以高克鄉公之非例之可以斷弒宋殤之獄矣宋穆公舍其
而立殤公馬出居鄭殤公惑于州吁除害之言累歲侵伐而
馬挾鄭莊之虐骸未嘗一日不謀宋弒雖由督謀實在馬殺
卿取宰猶居位不去者手掌兵柄恃馬爲外援也司馬昭者
殤公之馬也高貴鄉公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
坐受廢辱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
用宏闕之衛衛寡弱之兵卽以與昭闕何異驅不堪命之民
以與馬鬬乎賈充者殤公之督也賈充呼成濟曰司馬公畜
養汝等正爲今日濟卽前刺帝刃出于背昭見陳泰泣曰元
伯天下其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充以謝天下昭之寵充何
異馬之寵督乎王經者殤公之孔父也沈業將出呼王經經
不從曰吾子行矣經破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
不死以此幷命何恨之有經死于高貴鄉公已弒之後孔父
死于殤公未弒之先其忠一也預爲司馬懿塭親見篡弒之
事貶孔父所以爲昭解也隱元年弔生不及哀注諸侯已上
既葬則緦麻除無喪位諒闇終喪孔氏云既葬除喪惟杜有
此說鄒平以諒闇爲凶廬杜所不用引晉書杜預傳云泰始
十年元皇后崩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
詔諸尚書令僕射盧欽論之惟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
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
同禮于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
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

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
也議秦皇太子遂除衰麻於時內外卒哭預議多怪惑者乃
謂其違禮以合時夫預附會左氏以證短喪孔氏既著其失
矣則罪孔父以縱篡逆不謂之違春秋以合時不可也太史
公曰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今杜預據以議
短喪是春秋教人爲不孝也據以貶死節是春秋教人爲不
忠也預非不知其說非春秋所有也合時而已逞邪說以爲
合時之具陷人于不忠不孝而不顧杜預之罪大矣嗚呼此
司馬氏以後亂臣賊子接踵而不絕也

以鄆大鼎賂公　注鄆國所造器也故繫名于鄆濟陰成武縣
東南有北鄆城秦隱十年六月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鄆
辛巳取防杜注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鄆城

規曰杜注鄆國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鄆城鄆宋邑濟陰成武
縣東南有鄆城俱是成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爲鄆國
爲宋邑炫以南鄆北鄆竝宋邑別有邾國

孔氏曰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遙則鄆國鄆邑何妨
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何得執杜之疑以規其過如劉
所解鄆國竟在何處

酈道元水經泗水注曰黃溝又東逕成武縣故城南又東北
逕鄆城北春秋桓公二年左傳曰宋督攻孔父而取其妻殺
殤公而立公子馮以鄆大鼎賂公臧哀伯諫爲非禮十三州
志曰今成武縣東南有鄆城俗謂之北鄆者也又東逕平樂
縣故城南又東右合泡水卽豐水之上源也水上承大蓬陂

東逕貴城北又東逕已氏縣故城北又東逕孟諸澤又東逕
鄄城縣故城南地理志山陽縣也王莽更名之曰告成矣故
世有南鄄北鄄之論也
釋曰釋例土地名第四十四濟陰城武縣東南鄄城宋邑也
今鄆取之或以爲鄄國非也僖二十年鄄子來朝則鄄非滅
也桓二年鄄與此同劉據以規杜也杜之此解只言北鄄並
未言南也惟酒水始稱世有南鄄北鄄之論據陰元注洄水
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鄄辛未歸于我
此宋邑之確證越六十年復有來朝之鄄子劉君以爲別有
鄄國未爲無據案鄄子朝魯當去魯不遠疑鄄國爲宋所并
遂爲宋邑故鄄大鼎入宋迫鄄歸于魯魯更復之故有來朝
事事同王故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鄭予注云素車殷

之鄄子由是言之鄄邑外不得別有鄄國杜于鄄邑則云非
鄄國于鄄國則似鄄鄄邑蓋約略言之非自相矛盾也說文
六篇邑部鄄周文王之子所封國許君于鄄國不曰在濟陰
成武是鄄國在漢時已不能指其處矣釋例土地名云今所
記注雖事迹相切名號相附而未有顯證者皆稱今有竝以
示疑其絕無形類者則闕以待多聞之士焉孔以劉爲執杜
之疑信然

大路越席　注大路玉路記天車也越席結草
規曰服虔云大路木路炫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
孔氏曰大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玉路爲大故杜以玉路
爲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
其儉也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
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劉據生異義宗規杜氏非也
申曰鄭康成注書顧命云大路玉路杜解本此案史記樂書
集解引服虔曰大路記天車也越席結括以爲席也是服以
木路爲記天之車也論語乘殷之輅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
傳曰大輅越席也皇侃義疏周禮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
二曰金輅三曰象四曰革五曰木玉輅竝多文飾用玉輅以
郊祭而殷冢惟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輅而木
輅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鄭以周公之故雖得郊天而不得
事事同王故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鄭予注云素車殷

路也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春秋傳曰大
路素孔氏彼疏云按桓二年左氏云大路越席越席是記天
之席則大路亦祭天之車以祭天尚質故鄭云大路素服義
根據馬鄭劉氏用之最當杜解誤詩周頌疏引賈逵注云謂
然清靜謂之清廟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以茅蓋屋廬辯注
茅取其潔質也禮記禮器大路素而越席疏祭天本質素故
素車蒲席也明堂位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鞂之尚明之也丹
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注蒲越藁鞂蒲席也大
廟明堂未路蒲席而兩面對舉均取質素亦非以清廟大路爲

藻率鞞鞞　注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鞞佩刀削止飾鞞下飾

規曰詩曰鞞琫容刀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

孔氏曰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拊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鞞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鞞故知鞞爲上飾鞞爲下飾劉君以毛詩傳而規杜氏但鞞鞞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也

申曰劉據毛氏詩傳釋鞞鞞以破杜解是矣然毛釋瞻彼洛矣以爲琫上飾玭下飾與釋篤公劉之下曰鞞上曰琫不同何歟陳氏啟源曰名物疏譏毛說自相矛盾孔不得已而爲之詞又引釋名下末之飾曰玭玭卽鞞正是下飾今案

俗作鞘琫之言奉也奉俗作捧刀本曰環人所捧握也其飾曰琫玭之言畢也刀室之末其飾曰玭古文作璥傳云鞞容刀鞞也謂刀削其云琫上飾玭下飾者上下自全刀言之琫在鞞上鞞在琫下玭在鞞末公劉詩不言玭故云下曰鞞與鞞以詮玭鞞琫有玭言鞞琫而又加玭也王莽傳瑒琫瑒玭孟康曰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玭若釋旨與卽鞞之譌劉意自一鞘言之故雖襲毛上曰琫下曰鞞之云而大非毛意主杜預本之注左傳云鞞佩刀削上飾韘下飾又互譌上下字宋許云佩刀上飾用毛說謂一刀之上非一削之上也凡刀劍以手所執爲上案鞞不可以言飾訓玭爲文飾貌亦無所據以陳氏啟源之說核之杜說非也惟孔氏簡公劉正義以鞘是刀之室非刀之類鞞韘之先後不可以定上下而云或上或下俱無正文是兩岐也孔于詩疏則全準劉規于春秋疏則曲從杜解故以孔正孔卽是以劉正杜

三年春正月　注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厤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厤故不書王

規曰杜以正是王正厤從王出故以爲王者班厤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班厤故也然天王失不班厤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

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厤又襄二十七
年雨失閏杜云魯之司厤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
云季孫雖閒仲尼之言而不正厤如杜所注厤既天王所班魯
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
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厤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
狄泉則其春未有王厤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
也若春秋之厤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于魯魯人雖
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厤過再失閏者是
周司厤非魯司厤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厤始覺其謬頓置兩
閏以應天正若厤爲王班當一論王命豈敢專置閏月改易歲
年哀十三年正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厤過也杜于釋例
杜過恐非其義也

又云季孫雖閒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復螽于是始悟十四年春
乃置閏欲以補正時厤既言厤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
憚于王亦復何須王厤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
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
姜無氏及大雨霖廩咎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

孔氏曰桓公元年二年十八年凡四年于春有王九年
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
無王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
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
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
王范甯注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

之說實遠云不書王弒君易彷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
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杜言此十三年無
王皆王不班厤故也劉炫規過云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杜
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
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于邦國都鄙故
爲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翼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厤至
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厤或諸侯所爲亦遙稟天子正朔
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
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厤之過魯
史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旨橫生異同以規
杜過恐非其義也

楊氏士勛曰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
劉氏權衡曰何休曰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
王見始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公之終也不
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非也弒君之罪不輕于成人亂易
地之惡不差于納鼎太廟而以爲元年未無王輕重失序且
夫休所指桓無王止此數事矣弒君見于卽位成亂效于納
賂易地著于璧假其迹已明雖使春秋歲輒書王其可謂桓
有王乎然則不書王其不爲此數事亦明矣

呂氏大圭曰春秋無事必書首月首月必書王而桓公則十
四年不書王四時雖無事首時過則書而桓公則二年不書
秋冬吾以是知桓之春秋于是多闕文矣或曰桓無王也然

以經考之則桓宣二公皆爲篡弒之主宣未嘗無王而桓獨無王則聖人用法何乃如是之異也況春秋書王本以徧天下之不王豈因桓之不王而遂自去其王乎當時諸侯以篡弒得國者又非獨一桓公也又何以不去王乎若以桓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始末盡然又奚以元年二年十年末年各書王乎若如是說則聖人書法頓自改易又安能使學者之必知其意乎且于不書秋冬信如其說則桓十七年五月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僖二十八年冬有日而無月不知又將何說乎

顧氏炎武曰桓公四年七年閏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閏冬一時公羊成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有日閏冬十月昭公十年閏冬十月

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事皆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月或有月無日而有月無王之歲適皆見于桓之篇于是穀梁獨發桓無王之論以爲弟弒兄臣弒君天王不能討故曰桓無王然則春秋貶桓歟抑貶王歟如以爲貶王則春秋子弒父臣弒君天王皆不能討爲獨貶于桓之篇如以爲貶桓則于天王何與而顧削去春王之號哉且春秋無王一百有八雖有月不同其無王則一也或云餘公無王者爲無月不得稱王則桓九年亦有春無月不得稱王又與餘公等矣我不知所謂貶者以無王爲貶乎抑以有月爲貶乎十一公皆無王獨略無關義例故有時無月而不書王者凡一百餘條有時有月而不書王者凡一十五條此不書王者正有時有月而書之例而穀梁謂桓無王故削王字則宜在元年乃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則是有王而反治罪得毋三年以後其無王者皆盡德者乎且治桓已耳豬晉弒君與魯何涉而胡氏亦曰二年書王正華督之罪凡有王者悉治罪無王又治罪是亂刑也無王是削而惡桓有王是筆而又惡桓是筆與削俱無所準也且春秋須比例文九年春有二月三月而無王成十三年春有三月而無王定十四年春有二月而無王以例言之與桓年正同然而三君于諸年竝未嘗有治罪貶削之事是屬辭比例又竝無一相合者豈故曰此不關義例非無謂也

惠氏士奇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或有春無月或有月無王而有月無王之歲適皆見于桓之篇于是穀梁獨發桓無王之論以爲弟弒兄臣弒君天王不能討故曰桓無王然則春秋貶桓歟抑貶王歟如以爲貶王則春秋子弒父臣弒君天王皆不能討爲獨貶于桓之篇如以爲貶桓則于天王何與而顧削去春王之號哉且春秋無王一百有八雖有月不同其無王則一也或云餘公無王者爲無月不得稱王則桓九年亦有春無月不得稱王又與餘公等矣我不知所謂貶者以無王爲貶乎抑以有月爲貶乎十一公皆無王獨

桓有月遂曰桓無王我不知其說也然則桓何以獨無王而有月歟曰不知也或史闕文或史誤文或後人亂之皆不可知史有誤文易爲桓十三年皆誤春秋十二公皆有闕誤豈獨桓十三年六經皆秦火之餘又古變篆篆變隸安保其必無闕誤且無亂之者哉

申曰桓公十八年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四年書王餘悉不書王左氏公羊無異說必其所見之本無闕文也自穀梁創桓無王之論于是賈逵羅織于左氏何休附會于公羊而春秋之義愈晦杜氏求其說而不得以爲失不班厤則非其實也夫桓之無王十三年耳考之春秋隱不書王者六年莊不書王者十三年僖不書王者十四年文不書王者八年宣不書王者十年成不書王者七年襄不書王者十二年昭不書王者十三年定不書王者四年哀不書王者八年豈皆無王耶又豈皆不班厤耶由是言之春秋之不書王非不書也文之闕也于何知之于左氏之傳知之隱九年有春無王月傳稱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庚辰大雨雪知經文春正三月在天王使南季來聘上王字闕三月字倒也僖五年有春無王月傳稱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知經有王正月而闕也成十七年傳書春王正月而經書春不書王正月昭二十二年傳書春王二月而經書春不書王二月哀十二年傳書春王正月而經書春不書王正月此皆闕文之的然者劉說是矣至班厤乃後世之事求之三代以上不盡然也

秦伯戰于韓而傳以爲九月壬戌晉用夏正故也是晉厤不同于周厤矣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而傳以爲秋宋用殷厤故也是宋厤不同于周厤矣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爲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冥十五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經書春王正月已卯而傳在上年冬之閏月是鄭厤衛厤亦不同于周厤矣即以魯言之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經書六月而傳在秋七月戊寅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經書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王子猛卒經書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經書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而傳此年未有閏明年辛丑正月此皆闕文之的然者劉說是矣至班厤乃後世之事求之三代以上不盡然也王寅朔則經之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即傳之閏月是魯厤又

不祠于周厥矣如皆自王朝班厥何至如此之錯互哉宋書禮志曰三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據此而言則夏以前已有三正矣啟伐有扈不曰怠棄夏正而曰怠棄三正明三正得互用也然則夏之建寅當因其國之舊推之殷之建丑亦然周之公劉當夏之季而豳風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蓋用建子之正未聞以不奉正朔爲罪則夏殷皆未嘗改夏之正朔其實殷之正朔已行于殷之先矣班厥也是故殷改夏之正朔其實周之正朔已行于周之世不自湯改也周改殷之正朔其實周之正朔已行于周之先世不自武王改也三代無改正朔之事諸侯各治其厥非例也尚書大傳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也周封夏殷之後于杞宋仍行二代正朔意當日千八百國行夏殷之時必不止杞宋然則周初亦未班厥也何必春秋夫周室之盛豈在厥之班不班哉杜之此言謬矣孔氏不據先伯之義以糾杜凱機其橫生異同不其蔽乎厥後唐之趙匡有去王見罪之說穀梁餘論復大熾于宋之諸儒沿波忘返流弊滋深近始歸于闕文爲歸宿蓋先伯此規在六季爲特識在今日爲定論厥清之功不可廢也

有氏無妻

信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注不稱妻文疏云齊人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絕于魯非復

可以郡縣之天下例也尚書大傳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也周封夏殷之後于杞宋仍行二代正朔意當日千八百國行夏殷之時必不止杞宋然則周初亦未班厥也何必春秋夫周室之盛豈在厥之班不班哉杜之此言謬矣孔氏不據先伯之義以糾杜凱機其橫生異同不其蔽乎厥後唐之趙匡有去王見罪之說穀梁餘論復大熾于宋之諸儒沿波忘返流弊滋深近始歸于闕文爲歸宿蓋先伯此規在六季爲特識在今日爲定論厥清之功不可廢

大雨霖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霖電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電書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杜注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孔氏曰傳發凡以解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電是經脫霖以二字妄加電也案注家言經文誤疏家言經文闕孔蓋用劉氏說

膚咎如潰

成三年膚咎如潰上失民也杜注此傳釋經之文而經脫膚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

六年嘉栗旨酒　注嘉善也栗謹敬也

規曰粢詩實穎實粟烝以粟爲穗貌

孔氏曰粢詩實穎實粟與田事相連故粟爲穗貌此粟與嘉善旨酒相類故粟爲謹敬之心卽論語云使民戰栗與此相似劉以規杜過于理恐非

申曰文元年公羊傳何休解詁云粟謹敬貌杜注本此粢詩大雅生民實穎實粟傳穎垂穎也粟其實粟粟然鍵云粟戚就也疏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粟是穀穗成就之穎故云其實粟粟然桓六年左傳云秦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粟是粟爲穀熟貌據此劉氏說用服說說文七篇禾部禾嘉穀也从木象其穗穎禾末也詩曰禾穎穟穟采采成秀人所稱行人是其貶詞劉云祭仲本非行人未知有何所據

何氏休曰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銜君命出使但往省耳劉氏權衡曰杜氏云不稱行人罪之也非也傳云誘祭仲而執之此乃非行人假令仲無罪猶不書行人也何足以效其褒貶哉

葉氏夢得曰祭仲嘗入爲王卿士而復其國者也以行人執者稱行人不以行人執者不稱行人祭仲非行人也祭仲何以不貶言突歸于鄭則仲之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古者諸侯無四命之大夫惟王大夫四命以字見春秋諸侯大夫以字見經者三宋孔父二王之後得備官也魯夷伯陳原仲死而君不名之也非備官而生見字惟鄭祭仲陳女叔爾蓋天子之命官初不別內外惟賢而有功德者則爲之鄭武公以

伯爲司徒固當仍書鄭伯乃大夫則有加命矣是不得不與王大夫同書字也

家氏鉉翁曰宋非方伯連帥鄭之執政非其臣屬而廿于受其執而不以爲怒蓋相與共爲盜竊外示執而中則同也盜竊以爲仲與莊內外合謀而爲此本非執也仲爲鄭卿柄其國者也豈得一旦輕行爲宋所執又與突俱歸而遂立之當是時立弟立其權在仲彼迫脅而爲之盟又何足以要我而仲也出君納君若是之易耶蓋忽者鄭莊公嫡子嘗有功于齊剛傲自大祭仲愚之故與宋莊合謀更立弱君爲固位之計突既篡兄復不假仲以權仲又出之而復以忽歸春秋先書宋人執鄭祭仲繼書突入忽出著祭仲爲首惡也

方氏苞曰或稱爵或稱行次或稱名或稱人皆舊史之文也以爲褒貶所寓非也使其人當褒而舊史以名書無從而得其爵與行次也其人當貶而舊史以爵與行次書無從而得其名也春秋未嘗有書字之法也

惠氏棟曰案五年傳云祭仲足爲左拒此年傳云祭封人仲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杜于五年傳注云祭足即祭仲之字是也欲遵舊法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

惲氏敬曰魯史存而三傳作三傳作而魯史亡其不亡者附于三傳後世讀而知之其亡者不附于三傳當時讀而知之聖人豈爲不盡之辭哉書國書官書氏書公子公孫書名書字其正也有罪無罪皆然美惡不嫌同辭也魯史詳之則美惡見矣或書名或書字從文告之辭名從主人如後世以字行也

申甲釋例執大夫行人例第二十六使以行人言之言之以接事信命之要于是乎在諸以行人爲名通及外內以卿出使義取于非其罪也鄭祭仲之如宋也非會非聘與于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僞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也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爲名者而公羊穀梁謂以仲爲字既謂之字無辭可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尊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爲因有告命之例

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爲名則仲亦名也傳又云祭仲足或偏稱仲或偏稱足蓋名仲字足也皆詳此注之意案春秋大夫非專使不稱行人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定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行人者皆行人也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命之于君巳襄二十六年齊人執衛甯喜昭四年楚子執齊慶封殺之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不稱行人者非行人也其人而行人歟春秋不得以

有罪而不稱行人也其人而非行人歟不得以無罪而稱行人也劉君云祭仲本非行人是也杜云不稱行人本之何休但彼云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衙君命出使則亦以祭仲鄭相本非行人非以不稱行人罪之也隱三年稱鄭祭足桓五年稱祭仲足此年稱祭仲既爲封人仲足傳文皆名字雙舉仲字足實無所據夫逐君立君其嘉而稱字蓋突之告命也如劉之說鄭人嘉之則非春秋嘉之也以字告而書字則告以名者春秋不得而字之無所謂筆削無所謂褒貶也朱子曰春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孔子但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著呂樸卿曰春秋穿鑿之患以日月爲褒貶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乃光伯則既言之矣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注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而立之曰入許叔本非去國規曰杜以傳例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許叔得還上下交歡同心迎逆故云非國逆例其實許始復國許叔得還上下交歡同心迎逆指其實事有國逆之理故于釋例云許叔有國逆之文

孔氏曰入者自外之辭本其所自之處言其自許東偏而入于許國非從外國入也鄭莊公以十一年卒許叔今始入者蓋鄭突不使其復忽既得位親仁善鄰存許以德許人冀其爲己之援故此年始得入也小白陽生入皆稱名此叔稱字杜知是字者以蔡季歸于蔡季子來歸亦以字故知之也

釋例曰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義無所取

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例由先儒以爲國逆故言許叔本不去國非國逆之正例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

陳氏亮曰不能大復國于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于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

趙氏汸春秋屬辭曰桓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以上公子入國四穀梁傳曰以好曰歸以惡曰入今案許叔以繼絕入故稱字齊小白陽生莒去疾以篡入故不稱公子皆從史文

莊氏存與曰許不爲許于茲十五年矣入而後爲許也

申曰成十八年傳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釋例歸入納例第二十一侯猶愛君以爲請故曹伯有國逆之辭許始復國故許叔有國逆之文此皆時史因周典以起時事之情也按僖二十八年經曹伯襄復歸于曹集解晉惑侯猶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例今于許叔則曰非國逆例一人之書自相矛盾孔氏依違其辭以護杜非也

十六年冬城向　注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譏其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

斥爲不時夫城向經第稱冬未嘗稱月冬而不可書時則春秋所城無一可書時者矣彼宣八年冬十月城平陽成九年冬十有一月城中城又何以書時哉以平陽中城書冬並書月知城向之書冬不書月者總言冬之三月不可以下有十一月謂必非十二月而謂之十月十一月也月令仲秋之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孟冬之月坏城郭月令夏正仲秋者周十月孟冬者周十一月築城非日月可畢之工故以時言之其言十月十一月者以是月經始非以是月告成也夫春秋紀事之書非後時之書也左氏親見國史時不時據事直書豈有經傳無文必待後人較量月之贏朒節之前後以彌縫其缺哉杜二十九年傳之水昏而栽即詩之定之方中注

桓公

三年

春秋規過考信卷十之中　桓公　三三　臨雅書局印

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注荊楚本號後改爲楚

乖異杜之長厎不可信

莊公

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注荊楚本號後改爲楚

于此始通上國莘蔡地獻舞蔡季

見曰穀例得獲例曰敵國交兵亦有兵器之獲欲殊別君臣故于君曰滅于臣曰獲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于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至于偏軍元帥君之臣僕出身致命禦辱得失自其常事故傳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炫云在陳死則稱滅以還者則言以歸生獲于敵但言以歸不得稱滅

孔氏曰如杜此言師敗身虜亦應稱滅此不言滅而云以歸者釋例所云據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于敵君身雖在outside亡無異皆以滅爲文則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于敵則云以歸此辭矣

獻舞歸是也劉炫規杜氏非也

李氏廣曰楚文王立于莊之四年成武王之烈內有鄧曼爲之母外有令尹關祁莫敖屈重爲之臣莊之十年齊桓方謀魯以圖伯于東而荊亦執蔡以爭彊于南故執蔡滅國之禍皆始于此年楚書荊始此年書楚人始莊二十三年書楚人始僖元年書楚大夫姓名始僖四年書楚子始僖二十一年申曰此規釋例非規集解也義亦見昭二十三年獻舞蔡季杜謂一人說者以爲二人經十有七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葬蔡季卢陳歸于蔡蔡已葬蔡桓侯傳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葬蔡季卢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彼注云桓公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嘉之故以字告釋例弔贈葬例第五劉炫許曰桓公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蔡侯無子以弟承位君臣無辭主社稷不之祀傳稱蔡季嘉之非所貶也則爲左氏說者皆謂季卽獻舞不卢杜始何休解公羊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歷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儛怨心故賢而字之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而立獻舞國幾幷于鄭荊故賢季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穀梁曰蔡季蔡之賢者也卢陳陳有柔焉爾范甯注陳以力助同耳劉炫不尋此意乃爲規過非也

春秋權衡曰杜氏云不稱行人詹有罪也非也凡使而被執孔氏曰今知非者齊以鄭不朝而責于鄭鄭令詹詣齊謝罪故釋例云元非出聘之使集解云詣齊被執二文雖異事實稱行人可也非使人而被執不可稱行人也稱行人欲以明使與非使非以正有罪與無罪也鄭詹之不稱行人也不得以行人爲解

案蔡世家及諸侯年表無蔡季嘗立爲蔡君之說由

申曰釋例執大夫行人例第二十六古之諸侯享聘聘問相繫于時所以序人情禦煩惑合嘉好也及作征伐會盟兵有不交而辭者皆行人之勑也其末節不統大理遷怒肆忿快意于行人譬諸射雉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糾行成鄭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大予特顯行人之例行人有六而傳發其三者因亘胥以顯其稱行人之事因于微師以示其非罪因魯叔孫婼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爲義也若帳濤塗胥喜之類罪在其身鄭叔詹尋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本非出使故不稱行人從實而書皆以罪之也劉君據釋例以規此解定也案鄭詹之不稱行人本非行人也與祭仲同杜彼解云計將見執釋例則云叔詹本非出使皆以矛陷盾不攻自破二十二年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面爲否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變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

觀曰下體坤坤爲地爲衆上體巽巽爲風爲木互體有艮艮爲門闕地上有木而爲門闕宮室之象宮室而可風化使天下之觀瞻故謂之觀也下體坤坤爲地上體乾乾爲天天不下降風不上升故謂天地不通其氣上下不交故謂之否也觀之否爻皆不取後卦之義

元年鼎鼒在于晉遇屯之比杜解云以屯初九變而之比是謂屯卦之比爻其初九曰利建侯故曰公族之卦也比卦

之列爲國親昏姻亦非其義夫觀之六四變而之否屯之初九變而之比觀屯其前卦也否比其後卦也占者遇六四初九之變爻故曰否爻比爻而非有取于否卦比卦之義也劉君因杜言六爻皆有變象又行互體特規之如此終六爻皆有變否而卦以一爻面變且二至四三至五兩體爻互各成一卦謂之互體互體不得言初上二爻故云然非謂他卦諸爻皆以對畢耳非謂終時在他國也案昭十五年傳云及主一爻也孔氏以此非劉固哉

三十二年晉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注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

走而自投其屋之楠反覆及稷門上

爲太史則辛氏雖出于周枝流于晉劉炫用服氏之說而規杜過其義非也

中曰史記晉世家集解賈逵曰辛廖晉大夫此杜所據僖二

孔氏曰投蓋者謂自投其身以蓋物周禮車蓋以物飾爲之

十四年傳辰以畢爲文之昭杜注畢國在長安縣西北畢

高既是畢國子孫劉以爲畢萬在周筮仕于晉者信而有徵

矣杜用賈說劉用服說其義服長于賈

事劉君以規杜氏非也

顧氏炎武曰當從劉炫之說以蓋爲車蓋正義謂車蓋輕而

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場高投輕物而使之高則其

人爲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傳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

孔氏曰辛伯之語先有成文其內寵之徒不爲晉發要晉國之亂事理相當劉若不達此詞而爲規過違傳意也

申曰水經泗水注沂水非對稷門昔閻人擧石力能投蓋于

陸氏粲曰古人引言但取大意不必事事符同祇取內寵擅

改曰驪姬寵矣將要亂之本也

申曰孔之難劉皆具則難杜其語特特

義烏陳熙晉撰

僖公

五年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注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規曰書雲物亦是公親爲之但上文有公既視朔故下文去公字耳

孔氏曰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左傳諸所發凡皆是周之舊典既言禮也更復發凡是重申周典也直言必書雲物不更云公是日官掌其職非公所

當親也劉炫規云書雲物亦是公親爲之今刪定知不然者上言公既視朔是傳家之語下云必書雲物是周公舊凡舊凡之文包諸侯天子若諸侯稱公書雲物則天子當稱王書雲物是知舊凡元無王公之文日官掌其事若以上文有公既視朔故去公字然則周公舊凡豈豫知有公既視朔沒去公字乎苟生異見妄規杜氏非也

劉氏權衡曰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然則舊史所見之物是禮也用此八節之日必登觀臺書其所見雲物公常以一日視朔至日登臺但此朔即是至日故視朔而登臺也據此而言疏家蓋依劉說第護注家而強爲之辭爾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朱公御說卒　注四同盟

規曰御說以莊十三年即位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于首止七年于甯毋八年于洮皆魯宋俱在

孔氏曰僖元年于檉囘年于召陵是爲八同盟不數莊公之盟穆經不書亦不數故云四同盟劉君乃數莊公之盟又不數召陵以規杜非也

趙氏匡曰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也左氏曰同盟則赴以名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云寡君不祿而已葢會同盟知其名故於死時書之以紀易代劉氏權衡曰嘗同盟者卒未必皆名未嘗同盟者卒未必皆不名

伊川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也

孫氏覺曰諸侯不生名卒則名之亦有卒而不名者記卒記名者卽位之初以名赴我我因其卒得以名之於策也卒而不名者卽位之初不赴於我或史失之不得記其名也內言薨外言卒內外之辭也左氏之例趙子非之按禮國君卒赴諸侯曰寡君不祿未嘗赴以名也左氏記大夫聘問之禮亦曰寡君未嘗言君之名也按左氏記楚公子圍已弒而使赴於鄭伍舉問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是嘗君卒而赴諸侯則已言嗣君之名矣然則不待於同盟朝會聘告而嗣君之名已見於嘗所往來之諸侯矣故春秋記外諸侯之卒一百三十有三而無名者十或卽位之初不以名赴或史失之未可知也必若以盟會求之則未嘗與者五十二而不名者九耳未可通也

名者卽位之初以名赴我我因其卒得以名之於策也卒而不名者卽位之初不赴於我或史失之不得記其名也內言薨外言卒內外之辭也左氏之例趙子非之按禮國君卒赴諸侯曰寡君不祿未嘗赴以名也左氏記大夫聘問之禮亦曰寡君未嘗言君之名也按左氏記楚公子圍已弒而使赴於鄭伍舉問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是嘗君卒而赴諸侯則已言嗣君之名矣然則不待於同盟朝會聘告而嗣君之名已見於嘗所往來之諸侯矣故春秋記外諸侯之卒一百三十有三而無名者十或卽位之初不以名赴或史失之未可知也必若以盟會求之則未嘗與者五十二而不名者九耳未可通也

若也杜氏又曰未同盟而赴以名且既以爲從赴以爲從赴則不必同盟不數莊公之盟穆經不書亦不數故云四同盟劉君乃數莊公之盟又不數召陵以規杜非也

趙氏匡曰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也左氏曰同盟則赴以名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云寡君不祿而已葢會同盟知其名故於死時書之以紀易代劉氏權衡曰嘗同盟者卒未必皆名未嘗同盟者卒未必皆不名君父一家一國之辭不爲僭焉左氏謂列國同盟故赴以名非也雜記曰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不稱薨亦不稱名赴以名者惟赴於天子故春秋志諸侯之卒臨之以天下而稱名其有不名者惡無禮也

證曰古者諸侯對王稱名莊九年齊桓公稱重耳敢拜稽首奉揚天子之命無下拜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稱重耳敢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是也事神稱名定四年子魚稱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據齊捷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是也春秋於諸侯之卒無不書卒者以君臨臣之辭也魯獨諸侯書薨者臣稱其君之辭也乃杜氏據隱七年傳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爲同盟書名之例又據僖二十三年傳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爲未同盟書名之例夫同盟始書名則不同盟者必不書名矣未同盟者亦書名則書名者不必同盟矣然則

傳謂滕子杞子以未同盟不書名非謂書名者盡同盟也亦非謂不書名者盡未同盟也攷之左氏傳宋君書卒者九齊君書卒者九晉君書卒者十衛君書卒者九蔡君書卒者六陳君書卒者十鄭君書卒者十一曹君書卒者十一楚君書卒者六吳君書卒者四邾君書卒者八莒君書卒者二許君書卒者五皆書名其不書名者杞君書卒者七僖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杞子卒不名者一滕君書卒者七隱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宣九年八月滕子卒成十六年夏六月辛未滕子卒不名者三薛君書卒者四莊三十一年薛伯卒不名者一秦君書卒者六成十四年冬秦伯卒昭五年秋秦伯卒定九年秋秦伯卒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不名者四宿君書卒者一百二十五不書名者十而已如卒者一不名春秋書卒者一百二十五不書名者十而已如

以名遇之俾天下知吳楚之非有加於諸侯也春秋正名之意如是而已豈可以同盟例聖人之書法哉宋公御說杜以莒以名進之俾天下知邾莒之非有異於諸侯也僭若吳楚為四同盟劉以為六同盟孔以為八同盟其意以為同盟少者數先君之盟或數大夫之盟或數經不書盟而傳載盟者若同盟多者惟數今君大會盟之顯著者劉不數揔及召陵固是疏略然以同盟書名求春秋鑿矣而復去留無定增減自由欲使後人安所準的夫春秋非盟書也信史也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吉　注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規曰其卦遇蠱不引易文是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案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亦是雜占則筮法亦

用雜占不必皆取易辭
孔氏曰徒父以卜冠名知是掌龜卜者卜人當卜而今用筮
知其本非所掌不能通三易之占此云涉河侯車敗又云千
乘三去獲其雄狐了无周易片意又是卜人掌筮故杜云不
能通三易而成十六年非卜人爲筮且南國蠻雖非易辭還
是周易之象不異此同劉君以彼難此而規杜過非也
顧氏炎武曰解非也卜徒父泰之卜人兼掌筮者周禮太卜
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是古之筮皆兼掌於卜人也
全氏祖望曰陳潛室謂易卜筮所常用然掌在太易屬之太
史列國蓋無此書故左傳所載卜筮繇辭其見於列國者各
不與周易同而別爲一種占書獨周史及魯所筮則皆周易
自成一種占書者也殆如今易林之流杜預明言當時有雜
占筮辭故左傳載筮辭其用周易者則必曰以周易筮不使
與他筮混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
敬仲遇觀之否昭五年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
明夷之謙哀九年陽虎爲趙鞅以周易筮救鄭遇泰之需若
哀九年穆姜居西宮筮得艮之隨昭十二年南蒯之叛筮得
坤之比則雖不言以周易筮而其占皆引周易之文乃昭十
年孔成子立衛靈再筮皆以周易僖二十五年晉文公筮納
王襄二十五年崔杼筮納室雖不以周易筮而皆引周易之

正文以此見周易惟史官有之故韓宣子謂周禮在魯然
所考尚有未盡者漢書藝文志有大次雜易八十卷即所謂
自成一種占書者也殆如今易林之流杜預明言當時有雜
占筮辭故左傳載筮辭其用周易者則必曰以周易筮不使
與他筮混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
敬仲遇觀之否昭五年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
明夷之謙哀九年陽虎爲趙鞅以周易筮救鄭遇泰之需若
哀九年穆姜居西宮筮得艮之隨昭十二年南蒯之叛筮得
坤之比則雖不言以周易筮而其占皆引周易之文乃昭十
年孔成子立衛靈再筮皆以周易僖二十五年晉文公筮納
王襄二十五年崔杼筮納室雖不以周易筮而皆引周易之

文則不得謂列國皆不用也特用之者少耳閔元年畢萬筮
仕於晉遇屯之比僖十五年秦穆公筮伐晉遇蠱晉伯姬之
筮適秦遇歸妹之睽成十六年晉厲公筮伐楚遇復皆用雜
占乃閔公二年成季之生筮大有之乾亦引雜占則魯亦未
嘗不敢用他書也特用周易者多耳
申自周禮春官大卜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注鄭
司農云以占八事命卜筮蓍龜參之以夢春秋傳曰筮襲於
夢武王所用占人掌占龜以八卷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
故以既吉凶悔吝卜來始不兼卷也閔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
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乃文筮之遇大有之乾卜徒父猶之
卜楚丘之父也卜人通三易之占此即其證其義與成十六

晉侯亦得云晉侯車也炫云此一句是史家序事先下人之語言秦伯之車三經敗壞乃至於韓而晉始懼孔氏曰今刪定知不然者以秦是伯爵晉實是侯爵既云侯車敗故知是晉侯車敗秦伯乍聞車敗謂敗在己不達其旨故致詰問也劉君敞生異見以規杜非也

顧氏炎武曰解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涉河侯車敗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石門之盟鄭伯之車儥于濟春秋時故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何待之語謂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況下文又曰悛諫違卜固敗是求豈亦是車敗乎三敗及韓當依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

敗

證曰杜言晉侯車敗劉氏規之顧亭林依劉說謂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竊以爲必得韓之所在而後可以解侯車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同州韓城縣古韓國及梁國漢爲夏陽縣之地韓國故城今在縣理南十八里梁國在今縣理南二十三里有少梁故城隋文帝分部陽於此置韓城縣春秋秦晉戰於韓原卽此地也其說本之詩大雅韓奕鄭康成箋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杜但言韓晉地不詳其所在考文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此時屬陽秦伯見已師涉河卽敗晉侯車晉侯詰卜徒父之筮何以知

其書也對此書非常乃大書也一問一荅神氣宛然疾亟之
敗傳文有車字或可言其罪壞至三敗必獲晉君三敗及韓
傳文併無車字何以知其車壞應說不可通矣千乘三去者
言晉車千乘三戰而三卻也卽三敗也三敗可以言車壞三
去亦可以言車壞乎顧復初大事表云古涉河三字要連讀
是卜徒父曰中語以還就韓原爲陝西韓城縣疾車謂秦採
候之車如後世哨騎相似以申劉說據竹書紀年襄王七年
秦伯涉河伐晉卽韓之役也其非筮語甚明知韓在河東疾
車爲晉中軍元帥之車則於此戰之始末皆瞭然矣

此一役也　注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

規曰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

孔氏曰知不然者晉呂甥之言勸秦伯而納晉侯假稱君子之
意若納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若直論韓戰
之役於秦未有深利何肯納也故杜別爲其說劉炫以服義
規之雖於理亦通未爲殊絕

齊氏召南曰杜注不如服義正截孔猶以劉規爲非何哉

申曰晉語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以韓之戰爲韓
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

之役此一役猶言此一舉爾於義劉氏爲長杜氏爲短

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注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
斂故書日

規曰季爲氏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孔氏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

舉劉炫以季爲氏而規杜過非也

朱子曰季子賜族亦只是時君恩意

張氏洽曰書季友蓋公子友以立僖公之功生而賜之氏俾
世其卿也故特書其氏以著待大臣不以禮法爲陰始凝之
戒

惠氏士奇曰莊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
曰臣以死奉般及慶父弒子般季友力能誅叔牙豈不能誅
慶父反出奔陳季友素得國人之心其來歸也閔公請之齊
桓復之國人皆喜以爲季氏既歸慶父必去乃久之不去及
弒閔公然後加之以辠縪而殺之以說於國則季友之心尚
可問乎其初莊公以爲可以託孤也而任之其後閔公以爲
以其子僖公屬之故季友處心積慮欲立僖公而魯國之亂
遂釀而成矣所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舊實自此始故其子
孫遂分公室逐昭公而全無顧忌者皆其世僭之家法也故
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

申曰公子季友之卒公彀皆以爲賢杜云稱字者貴之非也
劉氏規之是矣季蓋以字爲氏友其名也宣八年夏六月公
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與此同
一書法杜彼注云仲遂卒與祭同日不言公子因上行禮間
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夫仲遂稱

字者君命以字爲氏郎劉氏所謂生而賜族者也上文言公子遂故書卒省文言仲遂是春秋書公子仲遂與公子季友一也以傳證之公子仲遂即襄仲殺惡視而立宣公者魯之逆賊也則稱字本無義例援杜彼注以難此注自相矛盾

不攻而自破矣

十七年夏滅項　注公在會別選師滅項不言師諱之

規曰案傳齊人以爲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既不諱滅何以諱師炫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

孔氏曰知非師少不言師而言諱之者沈云襄十三年傳云用大師焉曰滅此既稱滅故知用大師炫不達此旨以爲將卑師少規杜過非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僖公

十三

一國既已書滅則其用師不待言也劉說近之

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　注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

規曰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由此何須云于社

孔氏曰今刪定知不然者以莊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今鄫子既同畜牲而用當云邾人用鄫子于社今不云于社故知赴不及則昭十一年執蔡世子友用之高氏閔曰宋公之盟西南怒鄫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魚諫焉邾人修鄫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也不然則宋修伯業既不討則意從可知矣經書鄫子與蔡世子友皆曰用之而不書用之迹蓋聖人所不忍言鄫子不名史佚之

毛氏奇齡曰用之有二義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謂取鼻血釁祭禮器以畜禮辱之若左氏載司馬子魚之言則直謂殺其人以當犧牲無道至此但經書邾人不書宋公者非諱宋惡以前後一事經文連書則上承下接書例如此此如齊桓既救邢則下文遷邢更不書齊侯齊桓既伐鄭則下文救許更不書齊侯例同

案周禮肆師注引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蓋叩其鼻以鄫祠也今本公羊作血誤穀梁作鄫社與鄭注合此云公穀作血社失之上文云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則宋使邾用鄫子非邾自用也非公穀與經合左與經異也

宋五年上距僖十五年季友卒之歲凡七十八年於時行父未知生否此必公子遂別遣師滅項也春秋書滅皆惟此

申曰何氏休曰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其說勝杜例以楚用蔡世子友書法一也劉意似本此釋例執諸侯例第三十九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爲辭圖史承之書之于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書其本末以明其得失也滕子鄫子皆稱人見執宋欲重二國之罪故以不道赴或名或不名從所告之文也傳具載子魚之辭以虐二國之君見義明非罪也

宋公使鄒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注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益殺人而用人社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彼傳云始用人於亳社故知舊來不用此既不言始明知舊俗用之劉取彼而規杜過非也

釋曰司馬子魚言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減武仲言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經義存無義足明宋得前此俱未用人然杜意本謂殺鄫子而用祭非謂舊俗用人也劉似未達杜旨孔氏務遮劉說以成杜謬不亦誣乎

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注三同盟

規曰茲父以九年即位其年盟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惟盟稱爵同此二盟而已而云三者并數盟于薄釋宋公也經唯于薄

六月喻公子必能匡王國以六月首章云以匡王國也然趙
衰言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實一章也但解六月而杜
意已與傳不合光伯規之甚覈而仲達曲護杜解歷引所賦
湛露四月載馳綠衣以證首章之說是不可不辯爲甯武
子賦湛露及彤弓此工歌也與自賦者異如孔所言以湛湛
露斯匪陽不晞爲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似矣彤弓三章一律
武子但能言其報功宴樂之意卽不可謂取首章也且宴享
合樂之意歌必數篇未有一數而畢者復無斷章之事據襄
四年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三工歌文王三鹿鳴三是賦詩凡
九篇矣司樂所屬各有所宜以其篇也非以其章也穆子之
不拜肆夏文王猶之武子之不荅湛露彤弓也所謂當陽用

命者舉二語以該一篇猶之舉文王可該大明及緜也皇華
五善禮所當歌故穆叔備著其義若湛露武子方恐其干禮
而謂取其首章哉棠之會子家賦鴻雁復賦載馳文子賦四
月復賦采薇於載馳采薇明言四章則鴻雁四月爲全篇矣
杜以鴻雁爲取首章之哀恤鰥寡四月爲取首章之思歸祭
祀然則傳家皆爲不言賦鴻雁四月之首章平杜之臆說必
不然矣蓋自賦者詩無定篇篇無定章有取首章者令尹賦
大明之首章是也有取二章者趙孟賦小宛之二章是也有
取三章者荀林父賦板之三章是也有取四章者子家賦載
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子西賦
黍苗之四章是也有取五章者黍苗之五章是也

此事卽此詩也非謂此詩卽此章也善乎呂成公之言曰詩
因於事不遷事而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而就事斷章取義
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區區隨儒之義例訓詁至是皆敗
春秋之時善用詩蓋如此儒者生千載之下欲執章句懸揣
於千載之上未見其可公子賦河水韋昭注晉語曰河當作
洒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洒彼流水朝宗於海言已反國當朝
事秦杜以爲邁詩又從韋注引朝宗於海夫詩旣逸矣又何
從知朝宗之義乎是自歧其說也此劉氏所未規者

二十五年晉趙衰以壺飧從徑徑餒而弗食　注徑猶行也
規曰以壺飧從絕句讀徑爲經謂經歷飢餒下屬爲句
孔氏曰杜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輒改其字

以規杜氏非也

臧氏庸曰梁履繩云案顧氏棣孫辨徐氏紀產禋邁直徑管即經營也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案隱曰徑猶言經楚詞招魂經堂入奧注經一作徑卷古通用案當從劉光伯作經下屬杜氏訓徑爲行而屬上非也

申曰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云韓非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飡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飡是將不以原軫乃舉以爲原令此即趙簒事也案此事見韓非子外儲說以挈壺飡而從爲句廣雅釋詁徑過也徑與經同案定四年杜氏注畛塗所徑也釋文音經孔何不據以證此文乎劉讀徑爲經非改徑爲規曰服虔曰室居皆幾橉在如縣罄炫以爲如罄在縣下無粟鼎

孔氏曰蓋杜以下云在野無書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

王氏觀國曰按字書如而也似也往也若也經書用如字各一義室如之如當訓似又此罄字非訓盡許慎說文曰罄器中空也室如縣罄者如懸一器其中空而無物丌罄亦訓盡語詩曰餅之罄矣是也杜預以如訓而以罄訓盡則室而垂

盡語不成文今以如字之義攷之莊公七年夏夜中星隕如雨蓋言星隕而且雨也此如字訓而者也左氏傳曰如火之燎于原又曰如農夫之務去草又曰今亦如之又曰邑亦如之凡此如字訓似者也公如齊觀社公如齊納幣公如齊逆女公如晉至河乃復夫人姜氏如齊凡此如字訓往者也左氏傳曰同之不可也如是又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凡此如字訓若者也室如縣罄者如似也似懸空器若家徒四壁之義也于意則順而成文杜預所訓于字義雖通而于文句則不順蓋誤訓如爲而故并與罄字訓誤也

臧氏琳曰說文缶部罄器中空也石部罄樂石也象縣虡之形依杜說縣字費解蓋罄罄字別而聲相近故互誤如禮記樂記石聲罄注云罄當爲罄字之誤也此罄又爲罄之譌氏改如爲而又以罄爲罄此好異於先儒耳劉光伯規之當也

程氏瑤田曰室如縣罄字從缶與從石同意罄有房室中空之象室無資糧故曰如縣罄也國語作縣罄假借之凡器中空皆謂之罄如詩云瓠之罄矣是也空則有盡義故謂盡爲罄詩云罄無不宜是也

申曰古書罄罄互相假借釋文罄亦作罄魯語作縣罄韋注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樑梁如縣罄也疏引孔晁曰縣罄猶均與服義同說文五篇缶部罄器中空也皿部盡器中空也皿部盡器中空無物以喻室之中空無

物故曰宰如縣罄若改如爲而則物已盡矣何縣之有不可通矣杜解非劉之規杜是也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

規曰楚世家云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黎爲高辛氏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帝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季連季連芈姓楚其後也其後中微或在蠻夷不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早卒成王封於楚是祝融鬻熊皆爲楚之遠祖也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爲一世計父子爲十二世孫當矣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

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賄馬之施

規曰下冤于被廬先軫始佐下軍此時未爲下軍之佐

孔氏曰劉規杜氏知不然者以方欲救宋即冤彼廬先軫此語與冤相近不知未冤之前先軫身作何官故以冤後下軍之佐明之然先軫後年亦爲中軍帥不云中軍帥者相去既遠又隔下軍之佐故杜不言之

申曰劉氏是也杜當云先軫即下文晉下軍之佐則得之矣

二十八年傳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將下軍不曰原軫而曰先軫疑此時尚未會宋於原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注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

規曰傳稱子玉及陳蔡之師皆在於陳而不書者炫以爲晉人諱略

孔氏曰傳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次于城濮及其交戰

惟言晉師陳于莘北說晉之將帥與楚相敵都不言齊宋公卿知其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傳稱子玉及陳蔡之師皆在於陳而不書者楚人恥敗告辭略故史不得書之劉炫規過今知不然者但於此戰時魯猶屬楚凡禍福相告必同好之國故知楚人來告也楚人來告不言陳蔡者恥其諸國皆在不能敵晉故略言楚人而已若其晉告則應矜其勝事以少敗多何肯略其陳蔡而不告也劉以爲晉人來告而規杜氏非也

沈氏文阿曰定四年戰于柏舉傳稱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杜云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今宋齊秦屬晉而書之者彼柏舉之戰唐師共屬吳蔡與之同陳故不書此齊宋師等雖屬晉

翁吳陳故得書之

權衡曰楚子玉恥敗告文略故稱人非也此下有楚殺其大夫得臣此必楚人來告其敗軍違命也尚告子玉之罪豈諱子玉之敗乎足知子玉稱人非從赴而已

王氏治曰陳蔡從楚而不書者自以其師從楚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亦猶衰十年會吳伐齊不言鄫鄫

證曰二十有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二十有七年冬公會諸侯盟于宋以經證之城濮未敗之前魯方親於楚此年敗楚後公始從晉有踐土及溫之會元凱謂楚恥敗告文略似勝劉說吾謂不然案經此下書楚殺其大夫得臣則知主戰者爲子玉故不稱楚子而稱楚人不得以子玉收其卒不敗別立書法也公羊謂大夫不敵君是矣成二年盟于蜀傳云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非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杜注乘楚王車爲左右則失位也正義經書楚師鄭師侵衛於時蔡許在矣公會楚子娶齊於蜀蔡許亦在也及盟又蔡許之君在焉侵也會也盟也三事並失其位經悉不書今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奔楚右師潰杜注陳蔡屬楚右師以諸侯而屬楚右師失其位矣故不書定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杜注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哀十年公會吳子鄫子鄫子伐齊南鄙杜注鄫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皆其例以傳證

經杜劉二說皆非也

晉中軍風于澤　注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

規曰炫以爲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馬孔氏曰今刪定知不然者若不失牛馬惟亾左旃罪未至重何須殺之以徇牛馬是軍之要用於事尤重故費誓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則有常刑今既亾左旃又失牛馬爲罪至重故殺之以徇若牛馬不失又大旆在軍何得因放牛馬而亡左旃故知風於澤者爲別失牛馬又於軍中亾失大旆之左旃故杜云掌此二事而不修理劉以爲不失牛馬而規杜過非也

申曰僖四年傳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孔彼疏引服虔云風

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呂氏春秋季春紀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高誘注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遊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之是風于澤者言放牛馬于澤爾何失之有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鄭注費誓曰風走逸彼對逋逃而言或可謂風爲逸此則軍中放牧乃事之常何至皆失蓋國故司馬以那瞞爲奸命而殺以徇于諸侯定十四年句踐使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逃刑此其證劉據傳文規杜是也

二十九年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注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規曰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惟言諸侯之卿會君罪且不言罪魯侯與王子虎諸卿既上盟大子大夫又上敵公侯故云兼案杜上注經云諸侯大夫違禮盟公侯又注傳云諸侯大夫上敵公侯不責上盟天子之使而言兼有此闕者炫以爲亦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之言謂公不應盟王臣則前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彼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矣謂公不應同諸侯之大夫盟則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矣未嘗沒公以示貶也若莊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乃齊桓衣裳之會經無公字公羊有

公字穀梁亦無公字傳稱不言公外內疑一疑之也范甯注同官爲賓謂諸侯也楊士勛疏舊解謂會于北杏不言諸侯是外疑也今此會不言公是內疑之也自此以後外內不復疑之故曰一疑也亦非謂貶而沒公也然公羊固有公字則亦闕文耳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亦有公字此春秋一書會無不言公之確證也無容杜氏鑿爲之說知會不言公之爲闕文則魯侯爲無罪矣王子虎亦無罪矣諸侯大夫之盟公侯則有罪矣不然傳何以不曰公不書罪之也而曰卿不書罪之也哉春秋大夫交政始於翟泉之會劉之規杜傳意也亦經意也

三十二年歸伯捷卒　注無傳文公也三同盟

規曰捷以莊二十二年即位至此與魯十餘同盟言三同盟者謬

孔氏曰但杜數同盟不例若同盟少者數先君之盟或數大夫之盟或數經不書盟而傳載盟者若同盟多者惟數今君或就今君之中數其大會盟之顯著者此言三同盟者皆據王臣臨盟則八年盟于洮九年于葵丘二十八年于踐土劉炫不尋杜意而規其謬非也

申曰孔云杜數同盟之也例而不例則意之所在難得而尋其護注家殆自相矛盾也

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　注卻缺稱人者未爲卿

規曰案傳晉侯親兵先軫死敵則將帥非卻缺也而稱人者晉

詐而以微人告與殺戰同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戰于殽文公未葬故諱其背殯用兵此則文公既葬之後於禮得從戎事又敗狄有功石何恥諱而以微者告故杜云卻缺稱人未爲卿劉以晉侯稱人同於殺諱而規杜氏非也

吳氏澄曰秦晉同圍鄭秦擅及鄭盟晉文不忍伐其師狄嘗侵齊又圍衛晉文俱不救蓋出亾在狄歸國受秦皆嘗受其惠也今晉襲紹伯惟恐伯威不立而伯業遂衰故汲汲焉以衰服從戎既敗秦而又敗狄也

申曰晉人敗狄于箕春秋書法與殺戰同劉君據以規杜是也僖二十三年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公子取十二年而行成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處狄十二年而行成十三年晉使呂相絕秦曰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夫晉文之入秦納之也未入以前狄實有德於晉文與秦同爲昏姻之國此之來伐命一介諭之不從則命一將禦之可也塡土未乾邊房其主晉人負狄與負秦同晉侯自將親行先軫中軍主戰亦與殺戰同殺之敗秦注稱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箕之敗狄何獨不然否則晉侯君也先軫卿也豈有舍晉侯先軫而以未爲卿之卻缺稱人哉杜預從以附會既葬除喪之說解與殺戰異是不可不辯禮曾子問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

吾弗知也晉文卒於冬十有二月己卯葬於夏四月癸巳敗狄在八月戊子計不及九月豈得謂之非喪乎昭十年九月葬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以命孤孤蔽在衰絰之中其以嘉禮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凶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往之何此晉既葬仍凶服之繇證則此晉侯之稱人同於殺諱可知孔氏疏於預之謬說以劉爲非序云殺戰在葬晉文公之前故諱其葬用兵其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若喪用兵何得與殺戰同此則一年之中數行而已曾不助省上下矣規得失夫晉平之喪新君不以既葬而釋其衰絰晉文之喪晉襄亦必不以既葬而釋其衰絰若經晉文之喪晉襄亦必不所謂其誰古人甚矣疏家曲護注家違背經傳爲後世短喪者階之厲孔穎達之妄同於杜預

文公

二年作僖公主　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義烏陳熙晉撰

規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

孔氏曰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此以規杜過宋爲得也

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解詁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禮平明而葬日中而虞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入壙皇皇無所見求而虞事之虞猶安也用桑者桑猶喪也取其名與其虞所制所以副孝子之心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廟門之間易川栗也夏后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追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禮曰喪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疏云皆孝經說文也鄭大夫以下正禮無主故不言之又云出論語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

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告主於練作傳公主譏其後范甯注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楊士勛疏據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祀訖則內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

杜佑通典禮八五經異議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臣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忍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白虎通曰魯宮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所以自悚栗也殷人以柏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本有終始與人相似題之欲令後可知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祔於廟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尺皆刻謚於背案通典注所引白虎通今本不載疑此即何邵公說所本

臧氏琳曰案孔徐兩疏知古文論語作問社於宰我孔安國鄭康成皆以爲社主魯論語作問主於宰我馬包咸周氏皆以爲廟主何休杜預依魯論爲廟主劉光伯規杜氏以爲非考禮記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則一爲社主一爲廟主義各不同何杜言廟主而不用社主之說誤矣即以爲本於先儒然張包周等乃先儒之誤者孔許鄭等乃先儒之不誤者何杜拾其不誤者而

從其誤者劉氏恕之甚當孔回護杜故反以劉爲未得也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范解云其主用桑若主於練范解云其主用栗亦從周禮說而不用何杜之義宋氏翔鳳曰案漢時魯論古論同作閒主故今文家以爲廟主古文以爲社主如古論本作閒社則鄭方解爲社主文亦必從古讀不得反作閒主益何晏集解采孔說遂妄改作閒社公羊疏謂古文作閒社是約略言之而誤也

又曰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不能也何氏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十五月也按文公欲爲久喪改練益自是而魯之喪法遂闕至哀公之世問主於宰我宰我陳用栗之義曰使民戰栗竟戒曰戰戰栗栗曰愼丁曰敬謹之謂也文公之改練瀆亂禮經襲棄前典不能敬謹於宗廟則於使民之際又惡能敬謹乎戰栗者使民之道非謂民之戰栗也孔子以喪禮之失由於本之不立以忠信之實不至則戰栗之象不形既徒事乎虛文乃其流乎僭妄自文公以來匝一朝一夕之故矣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思三桓之侈三桓亦思公之妄皆無戰栗之意昭公哀公共爲一轍孔子燭之於微知諫無益故曰逝者不諫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政在大夫其勢皆在於既往此時但當明禮之本故宰我戰栗之說即孔子對定

公君使臣以禮之說也恐時人不察故孔子爲明之見春秋之所譏非爲當時以救後世也使依孔鄭訓主爲社主則太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社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當如逸書所云一代備有五社不得以松柏栗分屬夏殷周郤謂周豐鎬用栗而魯在東方不必同周人以栗宰我不得以戰栗之義告哀公矣

釋曰杜以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爲廟主本何休劉以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者言孔鄭之說本解論語不可以解春秋也何晏論語集解作哀公問社於宰我孔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皇侃論語義疏鄭論本云問主也陸德明釋文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壇周禮大司徒爲社主必從古讀作問社鄭既不然是古論亦作問主可知今集解作問社殆後人誤改耳光伯云古論及孔鄭皆以爲社主是劉所見本孔鄭皆作問主也按祭法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無駁從許義劉之所規根據許義攷確未可非也然以今考之公羊之說未始不可通於左氏論語之主實廟主而非社主案檀弓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既

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則年然後作栗主許愼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注檀弓亦引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公羊云用栗者藏主也何氏云則年練祭埋虞主於兩楹之間易用栗則桑主非藏主者語晉文公設桑主亦非入廟之主今文公距僖公薨之時已十五月過練之期因八月將大事於太廟故於二月作主祔主卽虞主非廟主乃練主非祔主傳云烝嘗禘於廟言廟則主在其中矣曲禮疏北堂書鈔通典引白虎通逸文曰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亦不相襲宗廟之主所以用木爲之者何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

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可知也說文七篇六部宝宗廟宝祏也是廟主單稱主之證也張禹包咸周生之說雖不可考亦可見先儒舊解皆以爲廟主也哀公所問之主未有明其故者竊以爲卽作僖公主之主此年經書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公羊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穀梁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二人定公順祀返者五人魯自文公始亂宗廟之禮失父子君臣之道季孫行父柄政魯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實始於文公之世蓋意如而僭恣橫逆篡逐昭公魯無君者八載定五年意如卒於東野斯嗣爲卿而陽虎之徒遂以陪臣執國命定之於昭猶僖之於閔也季氏舍昭公之子而立其弟定公虎遂欲廢桓子而更其弟季寤順祀者尊閔公實以尊昭公并以慰桓子也哀之於定猶文之於僖也是時魯之羣臣必有言虎之順祀非所以尊僖公卽非所以尊定公者故問主於宰我宰我不敢顯言逆祀之失惟申用栗之義曰使民戰栗案白虎通曰栗者所以自戰栗非謂民戰栗也何郤公曰栗猶戰栗敬謹貌言人君之使民也敬謹不敢妄動見逆祀皆由文公不能敬謹於始今若改從祀非民心所服不可不敬謹也夫從祀之事主之者陽虎行之者定公也定公從祀後人從而變更之可乎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說謂說於眾諫謂諫於君咎謂咎陽虎孔子恐魯人不察宰我之意故以其事歸之定公言先君已成之事非臣下所當說其事爲遂事人主專之無從諫止也且人不敢咎從祀而咎虎故渾其辭曰既往云爾文公逆祀臧文仲夏父弗忌不得辭其罪文公以後歷宣成襄昭諸公魯之諸臣不能議之於禮官爭之於朝宁救文仲弗忌之失以定先後之序明昭穆之義至使一百二十二年之逆祀正於獲寶玉大弓之盜之手魯尚得謂之秉周禮

乎公羊稱閔公於文公猶祖則昭公亦猶祖也昭公之葬季孫溝公氏於諸墓外則貶昭公之祀亦事之所難料者是又逆祀之續也漢儒曰春秋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豈有事可爲萬世法而說之諫之咎之者乎蓋文公之無父無天爲尊親所宜諱而又不忍不言辭婉而意嚴後魯之祀事不見經傳此聖賢維禮之功也或難曰閔主之爲廟主於古有徵孔子之言何以知其爲從祀而發乎曰於遂事不諫知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諫者施於君父之辭孔子於宰我安得稱遂事稱諫乎且如宰我之對有失哀公聽之孔子方引人匡救之不暇而謂不諫乎

且明兒曰吾兒新鬼大故鬼小　注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規曰且明兒者既尊崇僖公且明言其意之所見兒其順大小升聖賢也炫以爲直據兄弟大小爲義不須云死之長幼孔氏曰劉規杜氏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傳云新鬼大故鬼小則大小之語總該諸事非直獨據兄弟明知亦據年時也申曰下文云先大後小順也夏父弗忌以先兄後弟踏僖公則大小之語直獨據兄弟非據年時確然無疑又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以父子明君臣范氏甯曰僖公雖長已爲臣不以君臣分大小而以兄弟分大小之非順也明世宗繼武

宗卽位躋興獻王於武宗之上張璁桂萼之失同於弗忌五年甯嬴從之　注甯晉邑汲郡修武縣也嬴逆旅大夫規曰晉語說此事云舍於逆旅甯嬴氏注國語者賈逵孔晁皆以甯嬴爲掌逆旅之大夫故杜亦同之炫以爲甯嬴直是逆旅之主非大夫

孔氏曰今刪定知不然者若是逆旅之主是卑賤之人猶如重館人告文仲重臣人罵孫辰止應稱人而已何得名氏見傳杜以傳載名氏故爲逆旅大夫劉炫以爲客舍主人而規杜氏非也

申曰晉語韋注甯晉邑今河內修武縣也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嬴其姓名未見傳孔說非是劉以外傳云舍於逆旅甯嬴曰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疾故

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注聞晉侯疾故嬴氏則爲所舍之主人可知杜用賈逵之說失之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依聘禮出使惟以幣物而行無別齋遭喪之禮若主國有凶則臨時辦備今文子聘晉特求遭喪之禮出聘之後晉侯遂卒考其情事有異尋常聞晉侯之疾何爲不可劉炫以不聞晉侯之疾而規杜氏非其義也

呂成公博議曰天下之患不發於人之所備而發於人之所不備季文子聘晉所備者郊勞贈賄之儀耳張皇展幣之節耳專對荅賦之辭耳至於遭喪之事衆人以爲必無後世禮

而不講者也文子當暇豫之時而汲汲然甲遭喪之禮吾意魯之人竊笑文子之迂閻者多矣至晉而果遭襄公之喪使未嘗講喪者處之其倉擾顛錯爲何如及是時始笑文子之迂閻者未必不反服文子之精審也

閻氏若璩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是禮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卽聘禮所載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入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不賄又曰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孔穎達疏號詳博亦未及此語特爲補之云爾案喪十五年傳陳侯使公孫寧儀行父如晉拜繼好且尋盟介昔尹蓋稱有朝聘而遭喪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正義曰聘禮又曰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是聘而遭喪之禮其朝禮雖亡賓終及主遭喪必亦有禮文六年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是也則是孔氏非不見聘禮百詩檢未及此

申曰劉以文子聘求遭喪之禮非聞晉侯疾故以規杜孔氏非之今知然者蓋文子防未然求遭喪之禮以行而遭喪之禮不可盡於主國之君周禮秋官掌客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遭王國之喪不受饔命受牲禮考之儀禮聘禮有遭主國君之喪有遭己君之喪有遭夫人世子之喪有遭己父母之私喪有遭賓介之喪以傳考之則固有可得而證者其禮曰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爲之掲斂之若賓死未將命則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惟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此遭賓介之喪也哀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館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屬日共積一日遇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寘君之

命卒于草葬也且臣問之曰事死如死生禮也於君乎何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尸將事卽禮所謂斂柩而造朝者也夫所遭之喪不一則所求之禮亦非一也謂文子求遭喪之禮適當晉喪之喪可也謂文子求遭喪之禮必爲晉喪之喪不可也且使文子果問晉疾有疾未有聘者問而從者不問之理今其人曰將焉用之則其人未嘗問晉疾有疾也文子曰過求何害則文子並未嘗問晉疾有疾也傳無明文而杜云然毋乃與左氏相戾歟或曰隱元年使宰咺來歸賵時仲子尚存傳以爲豫凶事稱名示貶文子之往聘也晉襄卽位甫七年逆料其死而豫凶事不慮其獲咎於大國

乎是不然事可猝辦於臨時禮必豫講於平日備豫不虞者豫喪之禮非豫喪之具也孔氏謂出使惟以幣物而行無別齋遭喪之禮此誤以喪具爲喪禮失其義矣宴十五年疏得之近顧氏棟高以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爲疑今聘而遭喪之禮見於掌客詳於聘禮按之春秋皆與之合不可謂非文子講求之力也故備論之俾學者知左氏之善於禮焉

七年宣子說之　注爲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規曰炫以爲歸鄭及歸衛田經傳文歸衛不歸鄭

孔氏曰鄭往前侵衛田今晉令鄭歸還衛田也言歸鄭衛田故杜下注云匡本衛邑中屬鄭今晉亦鄭還衛是也然晉亦鄭還衛田獨言鄭還衛田者以鄭歸衛田爲主遂略之劉炫以規杜氏非也

馬氏宗璉曰杜言爲明年歸鄭衛田張本明以匡戚爲衛地申虎牢爲鄭地何以此言并還衛正義言晉令鄭歸衛田更謬

釋曰上文郤缺言曰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並未言鄭此劉所謂經傳文歸衛不歸鄭也八年傳歸匡戚之田於衛歸衛田也自申至於虎牢致鄭地也劉所謂歸鄭及歸衛田也云且復致公壻池之封且復二字明是郤缺所未言因歸衛田而及鄭也杜此解不誤劉規之者以郤缺口中無歸鄭地語耳

八年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注公壻池晉

傳氏遜曰自申至于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于衛編以上文言匡戚歸衛田也此言自申至虎牢歸鄭田也故杜於上年解云爲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則專言歸衛此杜氏之闕漏爾按自申至于虎牢鄭地晉取之以封公壻池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言申虎牢則鄭可知矣

申曰傅氏之說闡明服義最晰文十七年晉發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定五年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杜注楚地名益以地爲氏者也朱氏鶴齡以爲非晉侯之壻儻

或然歟

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注陳鄭及宋麇子不書者宋鄭勢卑苟免爲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麇子恥之遂逃而歸釋例土地厥貉未聞古屬何國

規曰杜以陳鄭會楚子于息遂與蔡侯次于厥貉則陳鄭當在次也傳稱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則麇子當在也宋公逆楚子則宋公亦在也獨書楚子蔡侯不言陳鄭宋麇故逆其事而爲之說言宋陳鄭三君降爵麇子逃歸故不書也炫以爲告文略故不書陳鄭宋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此楚會諸侯必是楚人來告若楚人來告當以得諸侯爲榮何以略其宋鄭陳乎麇子不會傳云逃歸宋鄭二國爲楚僕役猶如許蔡二君降乘楚車許蔡既不書於經故知宋鄭失位不見此乃傳事分明故杜爲此解劉炫直以告文略以規杜氏非也

證曰傳稱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又曰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是宋公麇子本不與會陳侯鄭伯與會而不與次者惟有蔡侯聖人據實而書不關降爵告者亦非有所略也由此言之杜劉二說皆非也釋例盟蔡侯次于厥貉宋公鄭伯陳侯麇子逃歸是宋公勢卑以苟免在列書名者非惟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夫惠公在春秋前與蔡侯考父會否同盟無從而知杜尚以例書次例第二十九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宋公鄭伯陳侯麇子不書于經者陳鄭自息而從楚子宋公勢卑以苟免在列鄭伯爲楚僕任受令于司馬麇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于犖聖經炳然豈得據文公爲言而亡億公之盟於不毀乎降爵故不列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孔據釋例以宋以此難杜杜將何辭以對

十五年惠叔猶毀以爲請　注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

毀過喪禮

規曰赦去年九月卒至今年夏據月未葬而不得稱期年

孔氏曰杜以傳云惠叔猶毀據日月之久欲盛言其遠故云期年但首尾二年亦得爲期年之義劉以未周十二月而規杜氏非也

申曰公孫敖之卒在十四年九月甲申是月甲戌朔甲申乃月之十一日至十五年夏計七月餘期年二字傳無明文劉之規杜是也釋例世族譜仲孫氏慶父桓公子共仲也公孫敖穆伯慶父之子也難惠叔敖之子穀文伯亦敖之子也孟獻子穀之子仲孫蔑卽孟孫也孟孫子速獻子之子莊子孺子四人伯霜仲雪叔堪季衎熊嚴卒伯霜代立是爲熊霜熊霜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衎立是爲熊衎熊衎卒子熊咢立熊咢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爲霄敖霄敖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蚡冒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蚡冒乃季衎之乎孫若敖之孫與韋注不合季緡作季衎季衎卒作眴字亦不同今杜以蚡冒爲武王父未知所據釋例土地名楚地僖四年陘陘隰一名頴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十七年鹿死不擇音　注音所林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規曰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草音急之至也炫從服說以爲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

孔氏曰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傳文所論止言其出處所在不則蚡冒爲兄不得爲父

十六年師叔曰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注蚡冒楚武王父

規曰案楚世家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

論音聲好惡劉以規杜非也

顧氏炎武曰言其鳴急切當從服虔之說

申曰莊子人間世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郭象注云野獸跳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俱生疵疵以相對之左思魏都賦棲者擇木雒者擇音皆同服義若如杜解釋言陰閻也錢氏大昕曰隘本當爲陰論語高宗諒陰鄭訓陰爲閻說文亦訓陰爲閻皆據此文古書音與陰通左傳鹿死不擇音是也本借音爲陰後人妄加皀旁耑純望文生義山於未通六書之旨於義亦通然究無確證

宣公

元年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注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

規曰杜以傳言皆取賂而還必有二事乃得稱皆故指二扈之盟以充皆義炫案傳嫉晉罪近發宋弒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故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也案此言會諸侯于扈文承宋人之弒昭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既取宋賂又取齊賂而稱皆必爲十七年十五年二扈之盟者傳文先後顚倒案十七年會于扈尋檢經傳全無爲魯討齊之事豈得違背經傳妄指十七年乎

孔氏曰但宋弒昭公其罪既大故先言之爲魯討齊其失小故後言之劉炫以傳文先後顚倒又以會于扈爲十七年之事違背經傳而規杜氏非也取賂而還書本或云取齊賂而還檢勘古本及杜注意並無齊字文十七年宋及晉平惟受宋賂十五年會扈受齊賂耳傳言皆者皆齊宋也故知皆取齊賂者非也

申曰杜以二扈前之盟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齊人賂晉侯不克而還後之會宋公子鮑弒其君杵臼晉侯合諸侯平宋如杜所解不應傳文先後顚倒案十七年傳春荀林父伐宋立文公而還秋晉侯合諸侯于扈此年宋及晉平又會諸侯于扈非取宋賂也案十七年傳春荀林父伐宋立文公而還秋晉侯合諸侯于扈此年宋及晉平又會諸侯于扈非取宋賂也

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

孔氏曰以詩稱射則貫兮先儒亦以爲習故杜川焉義得兩通劉規杜過恐非也

錢氏時曰紂之罪如繩之穿物其貫已滿不可復加

顧氏炎武曰劉炫曰以繩穿物謂之貫書云商罪貫盈言紂爲惡如物之滿於貫也

申曰韓非子說林下有與悍者鄰欲賈宅而避之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忽之矣子姑待之荅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滿貫二字本此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曰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也光伯信古文尚書故引以規杜杜未見古文泰誓也孔彼疏曰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

春秋規過補傳卷二之中　宣公　十二　廣雅書局開雕

其惡貫已滿矣益用劉說　注舒蓼二國名

八年楚爲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規曰杜以舒蓼爲二國炫案釋例土地名有舒鞏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當云二國名

孔氏曰舒蓼二國名省蓋轉寫誤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爲二國而規之非也

羅氏泌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楚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是一國名

徐氏文靖曰按漢五行志宣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楚乘弱橫行六侵弱而一滅國師古曰一滅國者謂已畢也

申曰疏家既言杜誤不應尚說劉非然則必踵訛襲謬而始此舒至是五十六年文五年楚公子燮滅蓼至是二十有一年此舒蓼蓋羣舒之一耳世本偃姓有舒庸鳩舒舒蓼是也舒庸見成十七年舒鳩見襄二十四年

申曰舒蓼本一國而杜云二國孔氏以爲轉寫之誤則劉氏之說當矣乃又引文五年滅蓼之事似爲二國解者孔之歧說往往如此穀梁此年經楚人滅舒鄝小雅漸漸之石詩序舒鳩舒庸之屬鄝釋文俱云又作蓼文十二年疏引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鄝

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注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九月無辛酉日誤

規曰黑臀以二年始立而云四與文同盟者誤其君卒或書地或不書地皆從赴今云卒於竟外故書地者據晉侯實在竟外卒非以爲例也炫云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鄆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竟內亦書地非竟外

孔氏曰釋例扈是鄭地故云卒於竟外杜注春秋又爲釋例前後經傳勘當備盡豈晉侯二年始立不於文公之世而云四與文同盟必是後寫之誤蘇氏亦以爲然劉炫以此規杜非也

高氏澍然曰外侯卒不地於外則地而卒於事即封內亦地是扈無論晉邑鄭邑皆宜書惟會未畢乃書卒于會耳則知此會已畢也

申曰疏家既言杜誤不應尚說劉非然則必踵訛襲謬而始

謂之是歟釋例土地名鄭地莊公二十三年扈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長歷宣公九年辛酉八月己未大九月己丑小十月戊午大九月無辛酉上有八月下有十月誤在日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注無傳三歲代立其年盟于洮二十六年規曰鄭父卒以僖二十五年卒鄭代立其年盟于洮二十六年于向二十八年于踐土文七年于扈十四年于新城惟二與文同盟同盟云三者誤

孔氏曰以二三字體相近轉寫之誤耳若其不然杜無容不委劉炫以此規杜非也

申曰衛侯鄭五同盟當云三與僖同盟二與文同盟杜但稱文不稱僖者不數先君之盟也夫書盟以魯爲主以文言之故以兗季屏其宗韋昭注兗恭子士穀也兗季少子周迎悼公公使兗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亦佐下軍杜注兗季士穀晉語樂武子使知武子兗恭子如也此劉所謂惟稱兗子無兗季者也成十八年傳今兗季之也武子士會也文子士燮也此劉所謂穀非兗季者也成十八年傳今兗季而知也劉以穀非兗季今知非者杜以子爲男子之稱季是幼小之辭季之與子是得通稱子路或爲季路故公子友或稱季友而劉以傳惟稱兗子無兗季而規杜非也

申曰兗子兗季乃二人下文杜注原穀先穀孔疏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上文稱爲兗子服虔以爲食采於兗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共食之也此劉所謂惟稱兗子無兗季者也成十八年傳今兗季亦佐下軍杜注兗季士穀晉語樂武子使知武子兗恭子如周迎悼公公使兗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故以兗季屏其宗韋昭注兗恭子士穀也食邑於兗季少子也武子士會也文子士燮也此劉所謂穀非兗季者也兗子馮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以先穀與士穀同字亦承杜之誤孔於內外傳曾不檢勘以非劉之此說甚爲疏舛

老有加惠　注賜老則不計勞

規曰老者當有恩惠之賜非勞役之限但恩惠則賞賜之孔氏曰老有加惠當謂年老有加增恩惠不論有勞與無勞也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老則不計勞劉炫以不計勞之文而規杜氏一何煩碎

申曰孔譏劉之煩碎而特引伸其說緣杜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而誤也劉之此規孔從而不駁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注武頌篇名其三三篇其六六篇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

規曰杜以其三其六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故爲疑解蓋楚樂歌之第言楚之樂人歌周頌者別爲次第故賚第三桓第六也炫以爲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

孔氏曰今刪定知非者此傳若是舊文及傳家敘事容可言從朱子說爲是疏家引沈文阿難劉之語則糾光伯者不始於孔氏矣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注耆之篇章使子孫不忘

規曰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下文京觀爲無忘其章

孔氏曰杜以不忘其章謂子孫不忘上四篇之詩必知然者以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文連四篇詩義故以爲耆之篇章明武功

王氏引之曰劉以章爲章明功業是也凡功之顯著者謂之章魯語曰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晉語曰以德紀民其章大矣韋注並云章著也義與此章字同使子孫無忘其章即上文所云示子孫以無忘武功則章者正章明功業之謂非謂篇章也

申曰杜以爲耆之篇章與傳意不合劉以章爲章明功業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之七德也義長於杜

十四年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注以有平國之功復以女妻之襲父祿位

規曰釋詁以平爲成則成亦平也男子謂妻爲室故杜以爲衛人以其父有平定國家之勞復以女妻之言衛侯以女妻之也炫以爲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當沒入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孔氏曰今知非者案檢傳文上孔達云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是孔達忠於衛國本實無罪所以告於諸侯祇欲虛以說晉衛人荷其功力何得沒其家貲男子謂妻爲室則室者對夫之言故傳云女有家男有室今若以孔達之妻而還其子便則以母還子不得云復室其子又諸侯大夫之妻傳皆不載其氏姓何得獨責孔達之妻須言衛侯之女既言復室其子明孔達之妻則衛侯之女可知劉以孔達之妻爲衛侯之女於傳無文以規杜過其義非也

釋曰傳稱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杜注以殺告故免于伐達益自殺以利社稷者與被誅者不同孔氏糾正劉說甚當惠定宇以周書有一室之祿謂祿其子殊屬費解且下文使復其位於文爲贅突定九年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室其弟與室其子一例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是昭注室妻也尤爲室其子之顯證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威儀正顏色無實客則驕容儀容儀非報實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

而有加貨　注物玉帛皮幣也主人亦設邊豆百品實於庭以昏賓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

規曰杜謂於是有者皆主人之事臣聞小國之免罪於大國也使卿往聘大國而獻其玉帛皮幣之物於是主人亦禮待之庭前所實邊豆醯醢有百品也君自親朝於牧伯之國而獻其治國之功若征伐之功於是主人敬以待之主人之身有威儀容貌車服之飾有物采文章嘉淑皆善也有善言辭善稱讚燕而送賓有加增賄貨言賓往既共則主報亦厚禮使小國如此朝聘大國者謀其不免於罪也若不往朝聘待其被誅責而始薦賄貨則無及於好事矣今楚子在宋君其圖之勸君使往聘也炫以爲皆是賓事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鼈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此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謂主人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乎繡黼組羽毛齒革乃得爲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案此勸君行聘惟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無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始崇威儀正顏色無賓客即驕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

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羣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祇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牧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享征復有何功可獻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乎纁璣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色可以爲容貌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也秦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云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據此文則聘賓有庭實又庭實旅百與容貌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貌之等非是賓之所有必爲主人之物又君無獻征伐之功何以知獻功於牧伯

孔氏曰此傳云嘉淑而有加貨故知加貨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賓之物禮傳賓之於主無加貨之文故杜爲此解襄八

年鄭伯親獻捷于邢丘是獻征伐之功於牧伯也劉苟遲杜義以規杜氏非也

秦氏蕙田曰庭實旅百容貌采章杜謂主人待賓劉炫以爲賓所獻以上下文義求之劉義爲長疏家曲護杜氏殊未安

孔氏廣森曰按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此二句自相偶庭實采章皆所謂加貨也言於彼此嘉好無事之時而薦此加貨者乃所以謀免於誅也既不免而後賄之則無及也此二句又相偶劉規杜解似矣然字平列杜解自相歧異光伯規之是也

成公

二年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師退入于狄卒注或連下入於衛師衛師免之爲三出非也三入于狄卒上明入于狄卒之前已有三入三出矣重其待已故

申曰周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竭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韋昭注澤無水曰藪流曰川澤居水也劉說本此川澤山藪四

退者遂逆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

且曰姑以齊侯三人齊軍又三出齊軍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恫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

孔氏曰今知不然若以傳文三人在前三出在後若用此說齊侯先在晉軍今入齊軍得以三人在前今齊侯既先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入不應先入後出且初時二出容有二人在後之出遂入狄卒若出無入何得云三人又以傳文師帥同字分明故杜以爲齊侯每出齊師以帥厲退者每出之文別白爲義不計上之三出劉君妄規杜失非也

臧氏琳曰案三人三出當從劉光伯說齊侯本在陳與晉戰因敗而下如華泉取飲以免此一人齊軍也既免後即出齊軍至晉求丑父此一出齊軍也丑父不可得而仍入於齊方敗皆從晉命也如劉所云上下文勢方合杜解殊爲迂遠

顧齊侯齊侯四遂入狄卒也臧玉林引伸劉意甚晰劉勝杜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

規曰杜言於先完全福幸之時尚不違晉故言亦云從也是指其眞事炫以爲虛稱未然之事齊人請戰設詐敗邑脫或有幸戰勝亦云從也

孔氏曰劉炫乖違文勢上下苟異杜氏而規其過非也

顧氏炎武曰言卽幸而勝亦從晉命況於不幸

申曰此承上文背城借一而言以戰之勝敗爲幸不幸言勝敗皆從晉命也如劉所云上下文勢方合杜解殊爲迂遠

春秋規過補傳卷二之中　成公　四　清雅堂叢書本

入而又出求之此二人一出也丑父終不可得故三人齊軍然必欲求免之因三出齊軍而忽誤入於狄卒遂不得復入矣劉氏三人三出皆主齊軍言之既於傳文爲順而出入之數又合若杜以爲三人晉軍則第三次入晉軍卽入于狄卒不得復出止有二出矣若謂入于狄卒之前已有三出則當有四入矣孔氏反誤解劉說爲二人三出因爲杜注作疏故也據劉說則下傳本作齊帥以師退言齊之帥以眾兵退也杜改作齊師以帥退則權不在元帥而在士卒矣

申曰三人三出杜以爲三人晉軍三出晉軍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杜以每出齊師絕句以齊師以帥退絕句每出緊承三出謂求逢丑父者惟齊侯齊之將帥敗而以報退不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注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非其義也（案爵命例永樂大典本闕）

孔氏曰魯君之賜晉臣正可知其法所得服改新以與之耳不得特命他臣發初賜以此物且彼若先無此物則無由敢受魯賜釋例應云受王大路之賜言先路者順傳先路之文故也劉以爲嘗受晉君賜而規杜氏非也

申曰宣十六年晉侯請于王以徹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此不言請于王則先路爲晉君之賜可知據襄十九年王

賜鄭子嬌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孔氏云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緩釋例以所賜穆叔子嬌當是革木二路若受王所賜當曰大路不得稱先路今集解以先路爲受王之賜與釋例自違塚解非釋例是也襄二十六年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杜注革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益請於王證之釋例誤與此同劉君於此有規可例彼也鄭康成注書顧命云先路象路次路之貳此則革木二路

用蜃炭　注燒蛤爲炭以瘞壙

規曰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

孔氏曰晉語云崔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鄭爭云大水謂淮也大蛤曰蜃則蜃者蛤之類也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鄭爭云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溼也是用蜃以瘞壙也杜以傳用蜃炭共文故知燒蛤爲炭又且炭亦灰之類雖灰亦得稱炭劉君以爲用蜃復用炭而規杜氏非也

馬氏宗璉曰劉光伯云用蜃復用炭是乃天子之制故言死又益其侈考工記鄭司農注云蜃謂灰也

惠氏士奇曰掌炭掌荼掌蜃皆豫其凶事

申曰周禮地官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以權量受之以供邦國之用凡炭灰之事注灰給澣練炭之所用多掌蜃斂互物蜃物注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賈疏引左傳曰天子之葬王后諸侯同軌畢至車轍馬迹交於國門外注云既哭之則往施之轜中是未葬時非椁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椁前已施蜃於椁下以擬禦溼也據周禮掌蜃掌炭既異其官炭物灰物亦殊其用蜃炭二物非一物漢書酷吏田延年傳茂陵富人焦氏賈氏呂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事不祥冀其疾用欲呂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此葬用炭之確證必如孔言蜃炭共文以爲燒蜃爲炭則下文車馬共文又將何說乎

何臣之爲　注若言何用爲臣

規曰杜言何用爲臣炫以爲不成臣

孔氏曰言何用爲臣是不成臣也言雖有若無劉君與杜義無別而規杜氏非也

朱氏彬曰爲有也孟子將爲君子焉將爲小人焉趙注爲有也

申曰杜爲此解卽論語焉用彼相之意據君用臣而言劉以爲不成臣言不得爲臣也猶言何臣之有據臣事君而言兩說各立一義並非無別案上文云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此論語謂臣不臣也於義劉說爲長孔氏舍杜從劉而云劉與杜義無別夫豈其然

三年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注赤狄別種宣十五年晉滅亦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規曰杜謂赤狄餘民散入各如之內討彼赤狄餘黨然鬳咎如容赤狄餘民則咎如亦赤狄矣炫以爲鬳咎如之國卽是赤狄之餘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赤狄種類極多潞氏甲氏鐸辰臯落雖滅自氏等皆是其類並爲建國假令潞氏甲氏鐸辰臯落亦入赤狄之餘外猶存則是不滅者多止應討赤狄之類不得稱餘且伐者聲其罪狀以鬳咎如容受赤狄餘黨故伐而討責若以鬳咎如卽是赤狄之餘應取土地興兵絕滅何當惟伐討而已劉以規杜非也

申曰成十三年傳注云季隗鬳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疏曰三年晉衞伐鬳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也知咎如是赤狄也文公所奔之狄不言赤白以其伐赤不應赤自相伐知白狄伐之也杜孔俱自相矛盾

六年立武宮　注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鞏之功立武宮故云魯人自鞏之功規曰杜以傳稱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以示後世至今無患追思鞏戰以爲己功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廟以告戰勝之事欲以章示後世明己之功也炫以爲直立武公之宮不築武軍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下傳是仜明議魯立武以章武功明非徒築宮而已亦築武軍也若其惟築武宮傳應云不可以立武宮不得單稱武也劉以規杜非也

有潘黨勸楚子立武軍之文遂據爲說耳傳下文言不可以立武及立武由己皆言誇耀戰功之非非謂立武軍也

申曰杜注經云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兩者並列注傳云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蓋以楚子之不立軍證其立宮已與經注異矣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注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則立武爲立武公之廟非築武軍也疏引服虔云肇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然則公穀及左氏舊說皆以武宮爲武公之宮也所謂立武由己者言武者己之祖立己之祖廟須由己也且築軍與立宮不同宣十二年潘黨曰君盡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二十二年齊侯張武軍於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己乃藩爲軍軍者辟壘之名豈有所謂宮者矣武軍不可以稱宮武宮不可以稱軍者辟壘之名豈有所謂宮者矣武軍之築傳無其文杜無所據劉說是也

十年居肯之上膏之下　注肯髃也心下爲肓

規曰釋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爲髙

孔氏曰此賈逵之言杜依用之今傳文皆以爲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爲膏雖凝者爲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亦曰膏故肉則云小切狼臅膏則此膏謂連心脂也劉炫改易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諮曰說文四篇肉部肓心下髙上也禮內則鄭注脂肥凝者爲脂釋者爲膏肅吉五行大義引八十一問曰五藏俱等心肺獨在髙上何對曰心主血肺主氣血行脈中氣行脈外相隨上下故曰營衛故令心肺在髙上也蓋析言之心下爲膏膏下爲肓肓下爲髙總言之則膏肓相連俱在心下髙上當曰心下爲膏髙上爲肓膏肓非要害而橫上下之要害爲心髙之思故攻之不可達之不及杜以肓爲髙則與膏不相類矣杜訓膏本確以其連心而言不論凝與釋也劉改膏爲髙則與肓不相類矣許義最精杜解未盡是劉規非是

十三年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　注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致此意

規曰實無諸侯炫以爲誣秦

孔氏曰若無諸侯何得稱爲大造且秦師襲鄭鄭亦疾秦劉規杜過非也

洪氏邁曰晉厲公絕秦數其五罪書詞經訶極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實皆誣秦

申曰杜既稱時無諸侯何以知諸侯遙致此意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注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

宓言寡人稱君誤也

規曰炫以爲臣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奉君命兼有己語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宓爲寡人稱君爲誤

孔氏曰今刪定知劉說非者以呂相絕秦則皆是厲公之言

不得兼有已語案隱十一年鄭伯告許大夫云假手於我寡人今呂相稱厲公之命還與自稱無異亦當云我寡人故知稱君爲誤劉以稱寡君爲是以規杜過非也

馬氏宗璉曰案自昔逮我先公至寡君不敢顧皆姻呂相使臣之辭自君有二心於狄至寡圖利之乃呂相代晉厲公詰秦之辭故稱寡人

申曰前三稱寡君後五稱寡人傳文本自分明杜氏誤解劉說是也疏家直言傳誤不言注誤殊爲顛倒

十六年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注二族强故在公左右

規曰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族之兵

孔氏曰今知非者杜云二族者順傳之文無明言宗族之事劉誣杜以爲宗族妄規其過非也

申曰楚語鄢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昭注唐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車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劉用韋說爲是宣二年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杜云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得之襄二十四年陳文子曰兵不戢必取其族亦謂部屬也杜云族類也失之孔氏名則抑劉而申杜

寘乃强杜以就劉

敢告不盬　注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

規曰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苔云敢告不盬告其身不傷耳魏犨云不有盬也以傷爲盬此與魏犨相似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案僖二十八年魏犨云以君之靈不有盬也知不與彼同昔以彼云不有盬謂不有損傷此直云不盬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犨不同也案檢杜注敢告不盬君命之辱宏連讀之若敢告不盬別自爲句零行無所依附劉君不尋此意以爲與魏犨相似而規杜非也

臧氏琳曰案此傳當從劉說若依杜注則傳此應云不盬君命之辱不當於不盬之上贅敢告之言今既敢告不盬連文則知與無乃傷乎相應矣此是杜改先儒舊義劉光伯據以規之其言甚當正義曲爲回護非也

惠氏棟曰古人名反語如甘爲苦沿爲亂皆是以傷爲盬亦以病故自安盬此引不有盬謂不有損傷蓋光伯說也沖遠誤憶爲杜注耳

十七年邾子貜且卒　注無傳五同盟

規曰貜且以文十四年卽位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十五年于戚此年于柯陵凡七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沈以杜數同盟之例但有君盟者不數大夫之盟此二年盟蜀十七年盟柯陵皆邾之大夫故不數之劉炫并數二盟而規其過非也

申曰隱八年辛亥宿男卒杜注元年宋僖大夫盟於袲袲與

盟也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啟神明故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孔疏盟禱雖異俱是告神荀偃之禱先稱君名知大夫聚盟亦各稱君名君薨得以名赴今宿男不名自不以名赴非法不得也夫宿男本不書名杜以隱元年宋尊大夫盟於宿謂大夫之盟亦稱君名以爲宿非不可以名赴據此而言蜀與柯陵并數大夫之盟何爲不可杜孔並自矛盾

六月戊辰士燮卒　注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

規曰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炫以爲偶然而死非自裁

孔氏曰春秋之內惟有兩人願死何得身死皆與相當劉以

柳氏宗元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

焉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焦氏循曰觀其云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則是因有疾而

其家禱之而文子轉使禱者祈死耳若自殺則自殺而已何

必先祈死

申曰何氏休肯曰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橫暴未聞死可祈也昔周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屏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天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孔氏既非劉說復引何言兩者自相矛盾叔孫昭子之

卒在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書法與士燮同杜言恥爲季子所欺因祈而自殺而說者不同按傳是年春叔孫婼聘于宋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叔孫婼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必謂昭子之卒由自殺將宋公之卒亦有他故乎斯不然矣李氏廉以婼不能正厲戾之罪爲不及甯俞固也若惠氏士奇以婼爲大奸慝則殊不然當時公所與謀去季氏者公若藐孫之徒以私忿欲殺季氏非以公義也登臺而請緩死延救之辭耳不即以其時誅之豈能晏然而已乎日入慝作子家子早料之矣雖微厲戾亦必敗蓋公徒名爲殺季氏也不然意如授首一夫之力耳厲戾即入何救於事哉故公徒之罪淫於厲戾然則厲戾之計婼與聞乎臼否於何知之於婼之如闕知之公之告子家懿伯也懿伯曰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下文即接叔孫昭子如闕以昭子與示不欲戰之意故郈孫曰必殺之而得不殺者公徒無意於殺季氏也不然意如授首一夫之力耳厲戾即入何救於事懿伯俱與聞命辟於闕以明己之不與季氏也公使郈孫逆孟懿子不使人逆叔孫昭子以昭子忠於公室故也使叔孫指使厲戾豈有不告季氏之理季氏早爲之備恐公徒未入季氏之邸已出矣何必厲戾然則叔孫昭子爲不戮厲戾以請罪於公乎曰豎牛以計殺孟丙逐仲壬而立婼婼即位不以

竪牛立己而綴其誅何有於讒戾叔仲小南蒯公子憖奔齊
氏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昭子不能爲季氏罪叔仲小豈能爲季氏不罪讒
不爲怨府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
戾此非昭子之不罪讒戾殆由昭子從公于齊歸甫一月而
卒無由罪讒戾歟二十六年齊師圍成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齊子淵捷從泄聲子射之中脰汶洫七人者三寸聲
子射其馬斬鞅殪故駕人以爲讒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
也夫齊之圍成距公之孫齊纔數月耳成孟氏固當是讒戾
助季氏後即爲孟氏之屬故魯人誤以淵捷爲讒戾也必以
誅讒戾責昭子過矣至趙氏汰責昭子不能以己邑爲公邑
外請齊晉宋衛以討季氏而納公則又不切事情之甚者夫

使昭子以己邑爲公邑公已孫于齊矣末由致之於公致之
於公是益季氏也齊子猶曰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
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夫公孫齊
之後魯未請於宋元公焉由爲魯如晉哉緣昭子聘宋時以
魯將逐公聞於宋元樂祁已知魯君之必出矣故間公之逐
即有如晉之行此不啻昭子請之也夫請師者請於隣事之
後而昭子請於未事之先其謀深矣然卒不能納公者公徒
爲之也何則公徒陽奉公出陰忌公入不放殺逐公之季氏
而敢殺納公之昭子非公使自鑄歸昭子幾不免昭子之死
不死於公徒之手而死於公徒之心使昭子不及歸猶者公
徒爲之也厥後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執左師展者公徒

義烏陳熙晉撰

襄公

四年金奏肆夏之三·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益擊鐘而奏此三夏曲

規曰杜爲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頌文王是其一大明緜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一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一安得復以樊爲肆夏之別名也若樊卽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雖恥習前蹤亦未踰先哲

廣雅書局刊

孔氏曰今刪定知不然者以此文云肆夏之三是自肆夏以下有三故爲韶夏納夏凡爲三夏但此三夏各有別名故國語謂之繁遏渠是一字以當一夏若國語直云金奏繁遏渠則三夏之名沒而不顯故於繁字之上特以肆夏冠之云肆夏繁樊既是肆夏明遏是韶夏渠是納夏也國語舉其難明以會左氏三夏之義劉不曉杜之深意遂欲妄從先儒先儒二說何所憑準先儒以繁遏二字共爲執競以渠之一字獨爲思文分字既無定限文何多少任意則杜以樊共肆夏爲句何爲不可劉君乃與奪恣情不願曲直妄規杜過於義深非也

周禮春官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鰲夏鄭康成注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以鐘鼓者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祴讀爲陔鼓之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鰲夏肆夏詩也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

廣雅書局刊

遵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遵曰肆干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國語謂之曰皆昭令德以合好也名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賈公彥疏鐘師直擊鐘不擊鼓欲見鼓鐘先後次第故兼言之也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呂叔玉者是子春引之者于春之意與叔玉同卻鄭不從者見文王大明緜及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舉見在詩篇名及肆夏繁遏渠皋篇中義意故知義非也以襄四年

晉侯享穆叔奏肆夏與文王鹿鳴同時而作以類而言文王鹿鳴等既是詩明肆夏之三亦是詩也肆夏既是詩則九夏皆詩篇名也此九夏本是頌以其大而配樂歌之則爲樂章樂崩在秦始皇之世隨樂而亡頌內無故云頌不能具也

魯語夫先樂金奏肆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金奏以鎛奏樂也肆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元侯牧伯也（蔡鍾師注樊作繁韶作昭壯解本之韋注故與此同）

黃氏宗羲曰劉公是日肆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案樂有開有合開者堂上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此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

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誤也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此奏肆夏也歌肆夏文王則非也

金氏榜曰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郊特牲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詩譜以升歌與金奏混合爲一誤也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此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廟何嘗奏肆夏乎案升歌職於大師小師瞽矇金奏職於鎛師鎛師既殊事異職大射禮主人獻大夫後乃納工升歌先時獻賓獻公奏肆夏工尚未入明金奏不得有工歌國語言倍簫詠歌者謂合樂也晉侯享穆叔益用兩君相見之樂升歌文王合鹿鳴然則升清廟者合文王可類推矣今既不然樊非肆夏可知據呂叔玉以樊爲執競樊詔夏謂納夏

之二字猶爲思文樊遲之不可析爲二也孔以劉從先儒爲妄妄其舍鄭而從呂也以今攷之鄭亦何嘗不從呂乎儀禮大射儀注稱肆夏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祭此以延賓言其若宣王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賈疏鄭彼注破叔玉此引叔玉於下以無正文叔玉或爲一義故鄭於此兩解之也其訓肆夏視叔玉爲詳至康成箋詩尤與禮不同於時邁我求懿德肆于時夏箋云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於思文無此疆界陳常于時夏箋云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夫鄭以時邁思文爲九夏之二不遞先鄭之言惟申叔玉之意執競雖不言夏以篇相次其必無異於呂說可知宋儒朱子呂成公范逸齋均引叔玉之說是用叔玉說者自康成始羣氏之說非鄭義是無所憑準者也康成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即光伯之以文王鹿鳴喻肆夏也安得以樊與肆夏爲一乎孔云文王之三基文王大明緜以文王爲首并取次二篇以爲三也且下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三者皆名爲夏知是其次二夏並肆夏爲三也尤與劉氏之說相發明足證破樊遲爲二之非然而沖遠名則奪劉與杜

使是不重六典惟貴財物劉以爲府庫而規杜非也

申曰昭十八年火作子產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孔彼疏曰曲禮曰在府言府在庫言庫皆是藏財賄之處故使其人各自儆守以防火也周官有大府內府外府天府玉府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通言庫亦謂之府也是防火者必重府庫之守藏也文八年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入而出宋固有府人矣宋之府府人守之使酉鉏吾庄府守與上文庄武守同一字法猶子產之儆府人庫人也疏家曲護杜解引哀三年魯遭火災出禮書御書藏象魏明重典籍之意不知彼傳所謂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盡給固未嘗不重府庫之守矣杜彼注云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愼爲備此庄府守

卽愼備變難之意也且以府爲六官之典尤爲無據傳家言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注樂喜子罕也孔疏文七年及成十五年傳言宋六卿之次皆云右師左師司徒司城司寇其右師最貴今言司城爲政卿者子罕賢知故特使爲政齊任管夷吾魯任叔孫婼皆位卑而執國政此亦當然也惟桓二年督爲大宰遂相宋公蓋非常制大宰實在六卿之下與周禮不合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鄭注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爲天官大宗曰宗伯爲春官大史以下屬焉與宋官制亦不合稽之周禮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則六官之典大史所掌孔子適周觀書於柱下史韓宣子至魯觀書於大史氏然則典冊掌於史官未必屬大宰也天官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鄭注藏文書及器物是藏文書者亦曰府以府與史胥徒竝列非卿大夫所掌西鉏吾之爲大宰傳無明文成十八年杜注西鉏吾宋大夫此何以知其爲大宰乎上文云官庀其司則六官載籍已屬左右二師斷無置典章於不問之理故府守之爲府庫無可疑者以左證左以杜證杜以孔證孔劉氏說最可依

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注世子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規曰世子光序莒上者直是先至更長之非爲先莒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往年傳云齊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前經爲先滕至序在滕子之上今經序在莒子之先明知亦先莒而至也若非先莒而至惟當還序滕子上耳劉炫無所依馮直云先至更長之而規杜氏非也

證曰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注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釋例會盟朝聘例第一周禮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公侯伯子男之世子出會朝聘之儀也誓者告于天子正以爲世子受天子報命者也未誓爲在國正之而未告天子者也曹之世子未誓而來故賓之以上卿繼子男之末光之立也間於時之宜非常例也是世子光以先至在滕上非以先滕而至在莒上也在滕上也今序在莒上亦以先至非以先莒而至在莒上也劉依杜說以難杜其說較長惠半農曰襄三年盟于雞澤齊世子光序於莒邾下其後會于戚盟于戲會于祖皆然至十年秋公會諸侯伐鄭稍進在滕薛上其後復伐鄭及會于蕭魚直進在莒邾上齊本侯下一等則列於伯世子光前在莒邾下者未誓於天子也後在莒邾上者已誓於天子也孰請於天子而誓之晉悼請之曷爲晉悼請之齊世子三從諸侯伐鄭故晉悼請於天子而誓之案十九年傳齊靈欲廢光而

立其弟子牙牙母仲子曰不可先之立也列於諸侯宋未嘗於天子安得列於諸侯哉公羊乃云齊侯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其不然乎會盟之先後盟主序之齊侯焉能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較劉所規尤爲詳覈

十一年公至自會　注無傳以會至者親兵而不果侵伐

規曰杜釋例自言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是時史異辭何爲此注而云不果侵伐

孔氏曰今知劉說非者凡云或以始致或以終致皆據實有伐事今據傳文云觀兵于鄭東門是則實無伐事故云不果侵伐劉不達此意而規杜非也

申曰今知劉說然者此經文云公會晉侯云云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公會晉侯云云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始終皆伐鄭之事傳文云四月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戌門于東門晉荀罃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又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何得謂實無伐事公至自會猶公至自伐鄭云爾孔不達經傳意而庇杜非也釋例公行例第二十三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錯綜其二十九以包通之桓二年公至自唐傳曰告于廟也公行或朝或會或盟或伐得禮失禮其事非一故傳隨而釋之于盟釋告廟也嫌他例不通故復釋之于會釋告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故公至自伐鄭傳重言以飲至之禮孟獻子書勞于廟傳復云得禮

所以反覆凡例也僖十七年傳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諱之也明以諸侯之事越竟還至用飲至之禮正也公以滅項爲齊所止會事既畢踰年乃還非公所終而終書至自會故傳特釋曰猶有諸侯之事且諱之也溫之會遂圍許書公至自圍許祖之會遂滅偪陽書公至自會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劉以蕭魚之會在伐鄭不異溫之會祖之會皆據實有伐事何以注云不果侵伐矛盾顯然孔氏非之

十二年吳子乘卒　注五年會于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

規曰杜公五年注以爲公及其盟還而不以盟告廟也今注云會于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以注云不果侵伐矛盾相矛盾

孔氏曰今知劉難非者以戚盟經既不書公之與否又傳無其事杜宏通其義故爲兩解劉不尋杜旨而規其過非也

申曰孔氏疏引釋例曰盟于鄟盟于犨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名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廟會而不告盟也傳之稱盟既有明文何得云公不與盟兩解必無兩是彼注是此注非

十四年邾人以木鐸徇于路　注逸書邾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

規曰此在肹征之篇其本文云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此傳引彼略去每歲孟春直引遒人以下乃以正月孟春結之殷勤以示箴首

哲必然也孔安國云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也周禮撫遒人之官彼云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是號令羣臣百工使之諫也木鐸徇路是號令之事孔言宣令之官杜必以爲行人之官者疾以爲杜不見古文

孔氏曰杜以其云徇于道路故以爲行人之官采訪歌謠者與孔宣令之官其事不異炫規杜氏不見古文誠如劉說然杜之所解於義自通苟生異見其義非也

釋曰孔氏尚書傳肩征疏云遒人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濾徇以木鐸曰不用濾者國有常刑宣令之官略與此同此是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遒人不知其意蓋訓遒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主孔傳以遒人爲宣令之官不以爲行人之官全襲劉說此云行人與宣令之官不異蓋護注家而爲之辭爾然以愚攷之則遒人本行人非宣令之官劉君所見梅賾古文僞孔此傳不可執以爲據而規杜也漢書食貨志曰冬民既入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顏師古注行人遒人也說文五篇丌部近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從辵丌丌亦聲讀與記同案劉歆與楊雄書云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楊荅劉書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遒輶遒三字同音遒人卽遒人杜采歌謠之言殆孟堅所謂振木鐸以采詩夏小正傳曰采也言觀采詩以知民風禮樂崩壞采詩之職亦與大行人相近歟若僞孔謂宣令之官則應說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是主號令之事非別有主號令之官與書傳自相違異禮明堂位曰振木鐸于朝則號令於朝矣檀弓曰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則號令于宮矣宰夫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則號令於國矣鄭後司農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凡官皆有號令官自主之官自有號令之官劉君所見梅賾古文僞孔此傳不可執以爲據更無疑義疏家於注家全無發明不知遒人所掌何事雖非劉說其意則與劉同與杜異

十七年邾子牼卒　注無傳宣公也四同盟

規曰牼以成十八年卽位其年盟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皆爲邾僞凡六同盟炫以爲杜氏誤

孔氏曰沈氏云去虛朾之盟又不數溴梁故爲四劉以爲杜氏誤非也

申曰沈氏云去虛朾之盟又不數溴梁者以二盟爲大夫然

成十六年鄭伯突卒杜注十六年與魯大夫盟于幽四年鄭伯堅卒杜注二年大夫盟于弭十九年齊侯環卒杜注世子光三與魯同盟其中襄十一年盟于亳城北宋向戌晉荀罃皆大夫也何以併數可知杜氏之例皆以意爲之孔氏亦以意說之也沈文阿附會杜氏不及光伯遠矣

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　注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

規曰負芻以成十四年即位十五年盟于戚十七年干柯陵襄五年于戲九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凡六同盟炫以杜爲誤

孔氏曰不數成公之盟溴梁是大夫去之是爲三劉以杜爲誤非也

申曰曹君書卒書葬者十一不書卒葬者三孔以不數成公之盟及大夫之盟其實繩以杜氏之例亦有不可通者說在成十三年及十七年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注平陰在濟北盧縣故城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又門于楊門州綽門于東閭既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廣里者也防門廣里皆地名與平陰相近杜以爲門外作塹廣一里其不然乎

申曰顧氏前言圍齊本趙東山錢竹汀後言廣里本惠定宇氏非也

日案下傳范鞅門于雍門雍門非圍也劉以門其三門爲圍必以禦諸平陰之門即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于三門爲圍必以禦諸平陰之門即是圍事乎

孔氏曰今刪定知不然者案上九年諸侯伐鄭傳稱門其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劉以門其三門爲圍而即

氏非也

趙氏汸曰此言齊人守平陸之功於書圍齊何與後十二月門其三門焚其四郭乃圍齊之事杜說非

顧氏炎武曰解云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

錢氏大昕曰同圍齊當指齊都城而言杜據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經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何以書圍齊杜氏之失劉炫已言之矣疏家曲爲杜解於義終有未安經先書圍而後書伐以其不成圍也諸侯之師已門其三門故先書圍圍未合而即略地故後書伐若平陰不過齊之一城即使之塹門固守猶不足書況又不能守而遁乎且杜解防門廣里全是臆說攷續漢書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有景茲山光里即此傳之廣里也景茲即此傳之京茲也水經注濟水篇引京相璠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防門廣里皆地名與平陰相近杜以爲門外作塹廣一里其不然乎

申曰顧氏前言圍齊本趙東山錢竹汀後言廣里本惠定宇氏非也

劉君此說信而有徵

十九年齊侯環卒　注世子光三與魯同盟

規曰環以成十年即位十五年圍佐盟于戚十七年盟于柯陵十八年崔杼于虎杜襄三年世子光于雍澤五年世子光于戚

九年世子光于戲十一年世子光于亳城北不數成公之世世子光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光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公之世世子先猶四同盟炫以爲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盛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爲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戚彼既數戚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尊者二人

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炫以杜氏爲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剽以規杜氏非也

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

而稱公姑姊以據者所以寵庶其耳尋下文臧武仲斥稱姬氏可知非公女突古人立言有體趙盾稱公之女則曰君姬氏以此說規杜勝劉氏矣

二十三年夏邾畀我來奔　注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規曰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以邑奔魯二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惟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又邾庶其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畀我是卿何爲兩說自相矛盾平炫以爲釋例是集解非

孔氏曰杜從賈說以爲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劉炫規過今刪定知不然者原杜之意以二十一年邾庶其竊邑來奔去此既近邾更無事春秋之例命卿有罪出奔皆書名畀我書名罪其與庶其同黨非謂畀我非命卿與釋例不違是不可不辨

劉不曉杜旨妄爲規非也

申曰公羊云邾婁鼻我來奔以近書也何休以爲本無他義庶其之黨不可曷爲畀我不以地奔而庶其以地奔乎其不然者一也畀我果以叛奔則竊邑者庶其主之者畀我也穀梁無傳亦無他義可知杜以畀我爲庶其之黨說本貫遂傳無明文殆因庶其非卿而意畀我亦非卿耳疏載杜釋爵命例云國之大小皆據當時土地人民不復依爵故書齊楚之卿而略於縣鄫也大國之卿皆必有命其總名亦曰大夫也晉殺三卿而經書大夫邢丘之會傳稱大夫亦皆卿也蜀

之盟齊國之大夫溴梁之盟小邾之大夫此不命一命之大夫故不書也衛之於晉不得比次國則邾莒杞鄫之屬固已微矣此等諸國當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甚多及其得列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惟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又邾庶其等傳皆言非卿以地來雖賤必書紀裂繻來逆女傳曰卿爲君逆知此等微國亦應有卿有卿則應書於經至於此等卿不備禮亦所以見其略賤也諸儒以爲邾莒無命卿既自違傳劉賈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穎氏以爲再命稱人傳曰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而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如賈之說則邾不得有三命之卿畀我非卿而書故疑爲庶其之黨如杜之說則所書皆再命之卿則畀我以卿而書不得與庶其同科以紀裂繻例之賈乃違傳杜於釋例則以賈爲非於集解則以賈爲是自相矛盾今孔氏謂杜意與釋例不違是不可不辨

夫畀我爲卿庶其非卿也謂庶其爲畀我之黨可謂畀我爲庶其之黨不可曷爲畀我不以地奔而庶其以地奔乎其不然者一也畀我果以叛奔則竊邑者庶其主之者畀我也穀梁無傳亦無他義可知杜以畀我爲庶其之黨說本貫遂傳無明文殆因庶其非卿而意畀我亦非卿耳疏載杜釋爵命例云國之大小皆據當時土地人民不復依爵故書齊楚之卿而略於縣鄫也大國之卿皆必有命其總名亦曰大夫也晉殺三卿而經書大夫邢丘之會傳稱大夫亦皆卿也蜀

其同黨則尤謬之甚者春秋書大夫奔四十七不名者文八年宋司城十四年宋子哀之來宣十二年崔氏出奔衛三人而已如孔之意將春秋書名者皆叛黨乎以書法言之宋司城蕩意諸避襄夫人之難而出宋子哀不義宋公而出故爲春秋所貴若崔氏者齊弒君之逆也何以不名乎必不然矣鄭大夫來奔者四庶其與我外昭二十七年鄭快來奔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是也庶其與黑肱同畀我與鄭快同不與庶其同畀我被誣大矣賴劉君始雪之

注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

規曰十三年傳云荀罃卒十四年傳言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是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孔氏曰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氏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爲知氏林父爲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罃卒二從叔父故宜聽從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是故沈氏云後其少也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

規曰杜於昭元年傳稱堯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繼世曰唐叔虞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是周有杜國故杜以爲也周語曰周之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周有杜國故杜以爲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也晉語對范宣子云昔隰叔子違周難奔於晉生子輿爲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爲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賈遠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子輿士蔿字武子士會也會士蔿之孫是隰叔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爲范氏也炫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卽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豕韋之唐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於杜乎唐非杜也賈逵注國語云

孔氏曰今知劉說非者彼注雖似有異其義與此不殊後傳云唐人是因杜以唐人非一人之稱故云劉累之等謂累之子孫故云之等也累遷魯縣傳云唐人是因居大夏則累之子孫遷居大夏也杜知殷末封之於唐者以周成王滅唐故也是成王之時有杜伯故知後封於杜者以宣王時有杜伯故也是成王滅唐唐無杜宣王之時有杜無唐故杜爲此解劉取賈逵注國語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二國以爲一國竝封而規杜氏非也炫於豕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已之遠祖數口議訐或開此義

必辭見嗤但傳言於人懼誤後學意之所見不敢有隱惟賢者裁之

馬氏宗璉曰案杜解本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而誤紀年但言遷唐之民於杜亦未言封唐之後於杜也當以賈逵國語注爲據光伯規之善矣

甲曰元凱之注店杜附會失實光伯據賈逵國語注規之誠矣若處秦爲劉乃達所爲也文十三年秦人歸其督其處者爲劉氏孔彼疏云伍員屬其子於齊使爲王孫氏者知己將死豫令改族其傳有爲而發之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者爲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爲漢室初興揖棄古學左插注此辭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皆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蓋即光伯之說此疏則非其已之遠禮數自譏訐或聞此義必將見嗤前後自相矛盾

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　注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規曰定四年公會劉子云云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此亦異處而不言公者妙謂史異辭於彼有規杜以經言同盟傳言伐齊齊人不序於列故據同盟之言以明齊亦與盟炫以爲齊直遣慶封如師齊侯不與盟孔氏曰今知非者以五月齊弒莊公之後即立景公及七月始盟傳言齊成故也明齊侯在魯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傳云鄭成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陳鄭服也並與此文同又傳稱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故知齊亦同盟劉規杜氏非也

黃氏汝成曰案晉此行欲報朝歌之師也重丘之盟列弒君之齊不惟不克伐齊適以成其亂爾

釋曰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杜注地於齊齊亦與盟今重丘齊地故不序齊人是時晉納齊賂未有不列齊於盟者劉說非孔駁劉說是也

晉侯許之　注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

規曰齊弒君之後晉始來伐

孔氏曰案傳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則晉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齊既有喪師自宜退縱令受賂未合致譏故杜爲此解而劉以規杜氏非也

劉氏權衡曰杜氏曰不譏受賂者齊有喪師自宜退非也若齊侯以壽沒師退可也今臣弒其君爲惡大矣假使晉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汗其宮未可謂之伐喪也且夫弒君而謂之喪諸侯其無討賊者矣

高氏斯大曰齊莊存則朝歌之役當報齊莊弒則朝歌之報當轉爲討賊之師乃反惑弒莊之說受賂而退其爲臧天理昧人倫孰有甚於此者乎故是會本以伐齊出而經不書蓋

書伐齊則疑於能討賊也此聖人之微意也

申曰嗚呼以討賊爲伐喪則春秋無討賊之人矣以受賊之賂爲不譏則春秋經書齊弒君者五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此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傳書齊弒君者二哀十年齊人弒悼公十四年齊陳恒弒其君壬而舍之弒納賂者晉靈公商人之弒取賂者晉荀林父令光之弒受賂者晉平公厥後晉分爲三而齊遂移於田氏可畏哉劉君言弒君之後晉始來伐所以罪盟主也孔氏乃非劉而是杜悖矣預之奬篡弒爲司馬氏地穎達附王世充亦非知逆順之理者殆春秋之罪人與

二十六年先八邑　注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

規曰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故杜以八邑爲三十二井炫案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爲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爲一乘之邑又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爲四井之邑八邑炫以爲大邑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邑之爲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爲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不應更以八簡大邑而又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惟卿備百邑故杜以爲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周禮四井爲邑杜以正邑解之又八邑六邑爲節級之差劉以爲大邑而規杜氏非也

周禮地官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四甸爲縣方三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百里之一同也

尚書大傳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

皇氏侃論語義疏曰天子畿千里既以百里爲三公采五十里爲卿采二十五里爲大夫采地故畿外準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次采方六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九家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

惠氏棟曰案熊安生禮記義疏云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案熊說見坊記

崔氏述曰杜氏既以四井爲一邑矣而又以一乘爲一邑名

實將倒閭者何所適從且積四邑爲丘積數丘而又名之曰邑從來豈有如是之制度乎蓋邑之始本以號夫建國之地其後凡民所聚居之地通謂之邑然則邑也者但以民所聚居得名非以人數多寡定之爲經制也故傳曰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對野而言則皆謂之邑也故聚人多則爲大邑聚人少則爲小邑千室百室皆自其邑之大小而言之也若衞免餘所稱唯卿備百邑者則通大小載長補短而計之者也然小邑又多統屬於大邑故傳云齊與晏千鄙殿其鄙六十鄙殿其六十其所屬之小邑也楚薳啟彊曰大夫七人而皆各一邑則是但舉大韓氏七邑皆成縣也卿大夫邑數也蓋自周室東遷以來諸侯之國邑言之小邑固不計其數也

漸大故其卿之采邑亦復別有屬邑故晉郤至與周爭鄐田而曰溫吾故也士匄趙武韓起欲得州田而趙武曰溫吾縣也二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然則溫其大邑而鄐與州其屬邑也先儒未嘗考詳古制乃以意揣度之誤矣

申曰晉語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又官宰食加韋昭注加大夫之家田也考之夏官司勳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注鄭司農云不以美田爲采邑乎謂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鄭司農云正謂稅也子展子產位爲鄭卿本有采邑以入陳功而賜之八邑六邑其諸司勳之加田歟杜據小司徒四井爲邑以爲八邑者三十二井三百六邑者一井八邑者二十四井爲邑計之百井當二十五邑易訟九二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鄭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八井計八百家而云三百家者一井稅三家也詩魯頌伯氏駿邑三百集解孔曰駿邑地名伯氏食

邑三百家荀子禮論篇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楊倞注古者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采地者得立三廟也然則謂八邑爲八乘之地未始不可孔氏謂文無所出者非也

取衞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注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案釋例土地名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氏城此脫氏字

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

規曰杜以懿氏既爲邑名而云取其六十故以爲取田六十井非也

服虔云六十邑炫以服言爲是

孔氏曰傳言西鄙懿氏則西鄙之地蓋上世有大夫姓懿氏

食邑於此地因以其姓名其城也此六十之文總屬懿氏懿氏不見經傳則卑細可知既非卿大夫何得廣有土地分六十井

十之邑而與孫氏且直言六十本無邑文故杜以爲六十井非也

劉從服說而規杜氏非也

申曰襄二十七年公與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二十八年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邶殿亦無邑文杜彼注云以邶殿鄙六十邑與晏嬰則此爲衞西鄙之六十邑也杜前後自相岐異其義服長於杜錢氏坫曰左傳惟卿備百邑論語十室之邑千室百邑千室之邑惟卿能有之大夫則六十邑殆以意度之懿氏乃食邑之大夫取懿氏西鄙六十以與孫氏猶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以與管仲也杜以爲邑名亦誤

孔氏曰傳文不顯古事難知劉輒以爲規一何頻碎

申曰劉以上文有陳氏鮑氏之閭人爲優是魚里之爲優者

卽國人也傳文顯然非難知也

二十九年庚午衛侯衍卒注無傳四同盟

規曰衍以成十五年卽位其年盟于戚十七年于柯陵十八年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七年及孫林父盟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二十七年于宋衍自前卽位及後復歸凡與魯九同盟炫以爲杜云四同盟者誤

孔氏曰以其與成公三盟不數五年盟戚經不書不數七年林父是大夫又特其魯盟亦不數故爲四同盟也劉不尋此理而規杜過非也

證曰據襄五年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疏引釋例曰盟于鄟盟于犂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者會在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則經不書者不但戚之盟矣加以于鄟于犂是十一同盟也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注衰小也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

規曰杜以此言皆歎正小雅也言其時之民思文武之德不有二心也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衰小之時乎猶有殷先王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言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德矣然民勞至於召旻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大雅誠文王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之類也

葉氏夢得曰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之以爲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之以爲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

袁氏枏曰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於何草不黃矣鹿鳴至於曹棘皆美詩何言乎周德之衰乎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於召旻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者小雅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

仝氏祖望曰石林葉氏之言前人所未發此蓋本於劉炫以正杜頴之謬而以解雅之失所最精蔚容似未見石林之說而適與之合然諸書所言皆是雅之失所若頌之失所則石林亦頗鶻突愚以毛傳考之綠衣緇衣羔裘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茨楚茨述大武之三章以

賓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賚武又先於桓
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所也而尤善者竹
村馬氏之言謂穆叔不拜肆夏頌也而何以溷入於雅天子取以享元侯乎是必舊時
沿習如此故穆叔雖知禮不知其非穆叔尚然況其餘乎蓋
魯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
之

申曰孔氏詩疏引左傳爲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
菁菁者我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
小雅左傳又曰爲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
自文王以下至鳧鷖皆是爲正大雅則服以大雅民勞小雅六
月之後皆變雅也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當季札觀樂時夫子年甫九歲雅頌未經編次所請
小雅者乃小雅之變雅兼大雅之變雅故以爲周德之衰先
王謂文王非殷王也所謂大雅者乃大雅之正雅兼小雅之
正雅是以爲文王之德周之德統於文王也杜以先王爲殷
王與周德之衰不相應訓衰爲小文無所據蓋由不知所歌
皆變雅也孔氏復云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言
猶大漸差而小故杜以衰爲小也服虔讀爲衰微之衰謂幽
厲之時也殆以杜解未安而折爲服義歟
盛德之所同也　注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魏曰杜以爲之歌頌言其亦歌商魯故以盛德之所同言商魯

與周其德相盛也炫以爲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
不得與周頌同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但頌之大體皆述其太平祭祀告神之
事魯頌雖非太平經稱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云周公皇祖
亦其福女美其祭神獲福與周頌相似且季文子請周作頌
取其美名又季札至魯欲褒魯德取其一善故云盛德所
同者但歌周頌宜加周字不得惟云歌頌故杜爲此解劉以
爲魯頌不得與周頌同而規杜氏非也
歐陽子曰魯詩之頌僖公盛矣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僅
在春秋時當爲弱國案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自主兵
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滅項反見執於齊其餘大國皆
乎惟十六年一會齊侯于淮留是會也淮夷侵鄫鄫來請救
謀救鄫圍淮夷未嘗服於魯也其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
鄭氏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羣舒案
僖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戎蓋在僖公未
即位之前至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魯又不與而詩所謂
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僖公
事也僖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
而楚遂與齊盟於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六年楚伐徐
又從齊桓救許許男卒降於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

徐楚卒敗徐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楚鬬惟二年徐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爲徐取之矣楚人徐人伐楚英氏以報之蓋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於魯而求助於齊以此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合於春秋疎謬矣春秋可信則詩亦作也朱子曰夫子云魯之郊祀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則刪詩之際何取乎此而著於篇乎曰著之以見其僭也僭之則沒其實矣抑魯於天子有得用之文而是頌之作又嘗請命於天子而爲之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詠歌先祖之功烈也

范氏處義曰魯頌之異於商周者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

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事實魯多禱頌四也案此條見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引解頤新語今范氏補傳無之

朱子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奧古非宋人所能作

王氏應麟曰考父作戴武宣世本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

顧氏炎武曰商周同此盛德非必及魯

申曰僖公非盛德之主史克豈盛德之士魯頌作於周之既衰周頌異亦與商頌異季子於歌頌

歎盛德之所同謂文武周公也而杜氏以頌有殷禘當之是僖公同文武史克比周公也嗚呼季子非賢者也其必有以辨此矣劉氏繩魯頌以規杜氏不易之論賢者也其必有以辨此矣劉氏繩魯頌以規杜氏不易之論孔氏顧非之則欲據劉以難杜請借孔以申劉孔既以非在劉必所主在杜乃於爲之歌頌句下無一語發揮杜旨但引光伯之說曰王者以成功告神明之意止謂周頌也其商頌雖是祭祀之歌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魯則止頌僖公纔如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此當是歌周頌蓋錄自遠義也直等殷魯於風雅不得謂之頌疏家轉無異辭夫以光伯一人之說於規過則駁而不從於述義則從而不駁吾不知其所主何說也若孔以直歌周頌宜加周字不云歌風也歌大小雅也以其雅非一體不惟云歌雅也如其三頌均列周樂豐鎬充陳非一地也周及魯宋非一國也祭祀燕享非一體也豈有不加周與商魯之名者今惟云歌頌是止有一頌而無商魯之顯證也鄭康成詩譜曰商魯閒頌孔氏詩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益孔子所加也其時商魯之詩未錄頌獨爲加以周哉又引服虔注曰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似矣而未盡也國語曰有正考父者校商

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揔爲首孔謂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詩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史克作頌孔以爲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案行父卒於襄五年距僖公世凡六十年以七十計之文公初行父年尚少請命當在文末年或宣成間夫齊晉不作頌而魯獨作頌雖請命必未頒之列國以故春秋賦詩無及魯頌者由是言之周之一字題是孔子

孔子以前尚魯一頌本自孤行並未合樂頌一而已何所爲三季子所歎之盛德不兼商魯明矣至孔氏引皇皇后帝皇后帝祖后稷又周公皇祖亦其配女爲祭神獲福似周頌則又謬之甚者孔子曰魯之郊禘爲周公之衰則累周公之盛德者僖公也皇皇后帝律以周公之昊天有成命茲謂僭皇祖后稷律以周頌之載見辟王茲謂誣謂祭神獲福乎然孔於詩疏則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爲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爲頌矣伯禽受封於魯於時雖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又曰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若祖父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則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比於商頌體制又異其說全依劉旨夫詩與春秋均孔氏所疏在此則力攻劉說在彼則轉護劉言豈疏家固如是邪稜詳疏以通傳解則是非定矣吾之據周頌以非杜氏者據劉氏也并據孔氏也

三十年降婁中而旦　注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

規曰杜以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炫以爲月令之文五月降婁未中

孔氏曰降婁奎婁釋天文也孫炎曰降下也奎爲溝瀆故稱降也以二月諸星復位合昏奎婁在戌以衝反之平旦在辰又二月日體在胃平旦之時奎婁在胃昴之前亦當在辰既三月平旦在辰則四月在巳五月在午月令旦危中者據夜

有長短及星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劉以規杜氏非也

申曰杜解非也月令仲秋之月旦危中季夏之月旦奎中當云周八月今六月降婁中而天明據傳上文言子鮹之卒葬攷子鮹卒於前十九年之四月丁未大夫三月而葬當以七月葬證以子羽之言殆緩至八月葬也劉之規杜是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義烏陳熙晉撰

昭公

元年三月取鄆　注不稱將帥卑師少書取言易也兵未加邑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何也鄆人直語所爲之事規曰將卑師少例當稱人譖史不得曰言魯人直語所爲之事明其有人取之也若將卑師衆則言師取某裹十三年傳例云凡書取言易也故杜以此爲易耳案傳武子伐莒知非將卑師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杜何得以爲易將卑師少乎賈達云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炫以賈說爲是

孔氏曰今刪定知不然者以諸稱取傳皆以易釋之故以爲易也若以武子伐而取之則致力難重當以滅爲文與滅項同也案滅項被討不諱滅此亦被討何以諱滅而言取若必有所諱當傳有其事今傳云莒魯爭鄆爲日久矣魯無大罪亦何所諱也傳云武子伐莒者武子爲伐莒之主耳別遣小將而行故不書武子猶如成二年傳言楚子重侵衞經書楚師杜云子重不書不親兵之類是也不書伐者以兵未加鄆邑也杜言兵未加莒而鄆服顯違左氏意賈言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與左氏合得其實案襄三十一年十一月莒展與弒犂比公而自立季武子以三月伐莒討賊義應書伐今書取者季氏意在得鄆取地而已非討賊也是時楚公子圍主齊盟距弒其王時曾不數月不惟不討賊反聽賊之恣欲討討賊者此豈可以討賊告然而季孫當日則本無意於討賊而非有所諱也何則聲罪致討之謂伐乘亂掩襲之

謂取有計賊之志雖取亦伐無計賊之志雖伐亦取非必謂伐者將卑而師少亦非必謂伐者難而取者易也觀叔孫之言曰莒伯爭鄆爲日久矣又曰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於時季氏之師師也必曰此吾之鄆也不得爲莒有也莒人之奔告也必曰此吾莒之鄆也不當爲僖有也置亂臣賊子於不問而甘心如盜竊之所爲以逞其封殖私邑之計去伐之名而闕取其實興問罪之師轉虞大國之反而問罪也則謂之譖伐不譖取固宜

吾代二子慠矣　注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爲圍所殺故言可慠

規曰服虔云慠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也炫

慠矣若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慠

而代之乎劉以服意而規杜過非也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圍伯州犂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慠也師古曰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也

漢書五行志曰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注應劭曰閔憂也

二子伯州犂行人子羽也

孔氏曰下有十二月甲辰朔甲辰後五日得己酉故杜以長也圍以是年篡位而不能令終州犂亦爲圍所殺故言可閔

應說非也

臧氏琳曰服應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與上文甚合蓋圍子特言代二子憂之亦論二子之被禍害與否乃杜氏必從

言王子圍以見圍子之言一一有驗此後人所以疑左傳爲

從服言而規杜失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圍伯州犂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慠也師古曰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也

慠矣若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慠

而代之乎劉以服意而規杜過非也

規曰杜謂十一月誤者止謂十一月不得有己酉以己酉爲誤

十一月非誤也炫以爲杜言十一月謂十一月誤當爲十二月

孔氏曰下有十二月甲辰朔甲辰後五日得己酉故杜以長麻推己酉是十二月六日而此鄭敖之卒經傳皆云十一月

己酉杜謂十一月不得有己酉若以爲十二月己酉則六日己酉子弃晉至晉猶見趙孟七日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

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爲是己酉爲誤劉炫以爲杜

殺太子圍弱齊惡卒無禍害豈可以慠必及惟指子昭不指

國子齊子乎斯不然矣孔失之

十一月己酉　注長麻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

月誤也

云誤者以十一月爲誤當云十二月而杜氏非也
釋曰杜言月誤則以十一月爲誤己酉非誤劉君不悉杜意
規杜乃是申杜孔以下文趙孟庚戌卒彼豈郯敖今日死趙
孟明日卒則子于奔晉不得見趙孟而議其祿難劉此說案
子于奔晉猶見趙孟當以公子圍未弒君之前出奔不得以
傳文相接謂在己酉也實非杜義據釋例長麻第四十五十
二月有甲辰朔則十一月不得有己酉己酉十二月六日也
經傳言十一月誤也又晉烝及趙孟適南陽皆在甲辰朔之
前卽是十一月也然則傳文十二月誤也傳先釋經十二月
事下乃更言十一月也劉云己酉在十二月者依長麻是年
閏十二月也與杜解正同顧棟高移閏於十月則經傳十一

月己酉均不誤恐未可信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 注
烝冬祭也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會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
會祭之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武乃烝其家廟則
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誤
規曰杜以十二月晉既烝趙孟始適南陽則趙孟初行已是十
一月也此句乃云甲辰朔烝于溫案文言之則是來年正月朔
日滕文公卒成公當以是年立計至昭三年凡三十八年下
也泳虔云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若是夏十一月朔當於明年
言之而此年說之何也炫以爲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二
月之前文勢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卽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下
也十甲辰晦起本舉月遙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非下

孔氏曰杜以服言不遍故爲此解云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
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誤也
規杜乃是申杜孔以下文趙孟庚戌卒彼豈郯敖今日死趙
孟明日卒則子于奔晉不得見趙孟而議其祿難劉此說案
子于奔晉猶見趙孟當以公子圍未弒君之前出奔不得以
傳文相接謂在己酉也實非杜義據釋例長麻第四十五十
二月有甲辰朔則十一月不得有己酉己酉十二月六日也
經傳言十一月誤也又晉烝及趙孟適南陽皆在甲辰朔之
前卽是十一月也然則傳文十二月誤也傳先釋經十二月
事下乃更言十一月也劉云己酉在十二月者依長麻是年
閏十二月也與杜解正同顧棟高移閏於十月則經傳十一
月己酉均不誤恐未可信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 注
烝冬祭也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會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
來襄五年盟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九年于祝柯
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魯滕俱在凡六同盟皆是
滕成公

孔氏曰但經傳更無明文未知皆是滕成公以否杜旣之云
疑故指重丘近者而言炫規杜氏非也
申曰成十三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杜注不書名赤傳
曰滕文公卒成公當以是年立計至昭三年凡三十八年下
書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據經傳而論二十年
六同盟不應獨數重丘若云是否成公不可知杜何
丘之盟爲成公乎此杜注之不可解者攷滕君卒老

葬者四不書葬者二隱元年滕侯卒宣九年
成十六年並云滕子卒不稱名史失其名耳
四年西陸朝覿而出之　注謂夏二月日在昴畢執斗而用
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規曰服虔以爲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以
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也服虔又以此言出
之卽是得春啟冰故爲此說案下句再言其藏其出覆此藏出
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卽是班冰
之事非初啟也安得以出之爲啟冰也如鄭玄荅其弟子孫皓
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
理亦通也炫云春分奎是已見杜以夏二月仍云奎始朝見非

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爲近之杜既言春分朝見又言謂夏
二月以爲杜失
孔氏曰杜以西陸爲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中三
統曆之大梁之初日在胃七度爲清明節在昴八度爲穀雨
中終於畢十一度是夏之三月日在昴畢於是之時蠶蟲已
出宜温暑具藏宜當用冰故以是時出之也麻法是去日半
次卽得朝見三統麻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
次婁則春分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春分之中
得早朝見東方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覿於傳之文
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
孔氏曰家語孔子曰鋼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定矣其人名赤

字伯華食邑於銅鞮叔魚名虎見於十三年傳叔虎見於二十一年傳虎已死其族猶在故傳不言羊舌四人而云四族疑季夙即是虎也劉炫杜氏非也

申曰釋例世族譜第四十五羊舌大夫羊舌氏習之公族羊舌氏食邑也閔二年疏羊舌氏曾爲大夫此人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案襄二十一年疏羊舌氏世爲大夫至此四人而云四氏也杜注羊舌叔魚二人世系裏以爲一人者非也虎叔虎叔魚季夙兄弟六人去叔虎叔魚惟有四族

稱爲彊家劉據世本別有季夙而去叔虎是也羊舌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叔魚季夙兄弟六人去叔虎叔魚惟有四人韓襄嗣無忌爲之須亦爲之蒙上文故不言其官第言出使也上文云輔韓須楊石承晉人若喪韓起楊肸而言故以家屬之其子如劉之言韓不數起與須而爲六家羊舌亦不應數楊肸楊石而爲四家矣十家杜以爲舉大數恐未是

案叔魚以昭十四年攝理此時不在上大夫受縣之列疑季夙未有食邑不稱家去季夙之外羊舌氏惟有三家并韓氏七家爲十家也九縣者韓氏七邑爲七縣羊舌四家共二縣謂伯華食采於銅鞮叔向食采於楊肸史記晉世家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羅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證之昭二十八年傳晉殺祁盈及楊食我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即其事矣孔云平陽之次在銅鞮楊氏之間知亦羊舌邑則韓須有邑既有其邑自然稱家裏二年傳曰上大夫受二縣後分爲三縣歟

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注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

縣論語云百乘之家家曾縣也劉炫杜氏非也

原曰漢以前五行即位兩來陳常從楚惟有襄二十七年大夫
良霄同盟于宋往年衛侯惡卒杜云元年大夫盟于虢此炫云
不從楚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明文故指之虢盟文不
見經故不數也其衛侯惡卒注數虢盟則諺之甚案宋盟在襄
二十七年衛侯惡以襄二十九年即位則宋盟之衛侯乃衍
非惡卒虢盟諺書不得有惡之名杜之上下相反者莫甚
於盟例前已詳之矣茲不具

春秋規過考信參三之上　昭公　十一　廣雅書局栞

九年逐楚而建陳也　注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
而建陳

規曰改逐爲遁言火逃遁去楚而建立陳國

孔氏曰杜以陳爲楚邑楚人在陳當謂逐去楚人之在陳者
若穿封戌爲陳公者也但殿逐楚國之人於義甚通劉乃規
杜非也

證曰漢書五行志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
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鶉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
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五生水地
以五生木天以三生火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

不數也主盟則無一可數矣并數同盟如劉之說宋十三同盟十有二年經書三月壬申鄭伯嘉卒注五同盟疏稱嘉以襄九年即位其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二十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虢皆魯鄭伯在凡七云五者杜以其盟既多故皆據若在盟會而言之襄二十七年虢會謂若書二若不數或可傳寫錯誤豈以上文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載劉說固而不具姓名歟

十一年朝有若定　注若定朝內列位當處謂之表著

規曰謂之表著若杜意當以下文表著之位謂此也炫謂下文有若有表二文不同以若定爲朝有若不得謂之表若

孔氏曰若定謂作立定處故謂朝內列位常處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鄭玄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會有表亦是位之定處但若下言定則表亦是定故直言會有表耳俗本表下有旗謬也野會設表爲位亦當有朝記處如今之位版也杜意當以下文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故於朝有若之文并採下文會有表以配若故云謂之表若所以覆結下文非謂若之一字即名表著也劉炫不達杜旨而爲規過非也

釋曰詩齊風俟我於著乎而毛傳門屏之間曰著正義釋宮云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著然則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

位而見殺

規曰杜以子元爲鄭公子曼伯與檀伯爲一人莊公城櫟而寘子元於櫟子元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故厲公得因于元而殺檀伯何言置子元爲傳言城櫟以置于元當謂賜元以櫟則以元爲櫟邑之長若其別有大夫子元寄居於櫟使是城櫟以置檀伯何言置子元也若厲公因子元而殺檀伯則子元是櫟邑之一大夫耳豈是莊公城櫟之咎乎且桓十五年傳云鄭伯因櫟人殺檀伯不言因子元也子元之公子不得爲櫟人也鄭眾云子元近是爲一

鄭使許叔居許而以公孫僑爲佐楚使大子建居城父而以奮揚助之竟是一邑之內兩有二大夫則莊公城櫟而置子元別有檜伯居櫟何爲不可子元非以櫟邑之人而納厲公但此固棄疾在蔡故特指子元但十五年直明厲公之入故總言櫟人辭有彼此不可爲怪劉又以子元爲曼伯案隱五年傳稱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彼云曼伯與子元潛謀軍事其後又下云鄭二公子取濟西田也劉安規杜非也

顧氏炎武曰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在翟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隱九年公子實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公子元不得爲一劉治鄭眾之誤孔氏駁正無實國平

釋曰桓五年杜注曼伯顧亭林疑子元即厲公之字桓伯爲一曼伯子元又爲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卒不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嚴邑能

孔氏曰此經書公子憖出奔齊名見於經則憖是卿也出奔既書於策如晉亦應書之今不書者杜以宣十八年書公孫歸父如晉亦應書之今不書者杜以宣十八年傳稱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彼歸父如晉自晉至筐遂奔齊傳稱歸父還至笮聞公薨乃復入奔喪復命於介然後出奔齊自明厲公之入故總言善之故書其去又書其還此憖如己謀泄逃介而先不復命於君而還出奔故史不書於策言其爲此故不書其如晉也憖初欲謀亂魯國而往聘晉人言其謀亂不復命故賤而不錄其聘也出奔而書者榮其罪人斯得劉以爲出聘不告廟故不書案不復命而奔彼有其事不告廟傳無其文妄規杜氏非也

高氏斯大曰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遂如晉而不書公子憖出奔何以書憖與南蒯謀去季氏而公與其謀謀洩而蒯叛憖奔季於是陰忌公思有以逐之竟侯之孫宿前于此是則一公子之奔皆我君存亡之故不可不書也

證曰此年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杜注書名謀亂故也孔以如晉不書謂憖謀亂不復命嗚呼憖謀季氏爲謀亂則黨季氏者爲盡忠乎此杜預之邪說孔穎達從而附會之悖矣且孔援歸父以明不書之故則又謬甚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歸晉一也傳書歸父來有不書歸父卿也憖非卿也憖非卿爲書出奔有書有不書歸公子也杜謂還不

復會面弃故不書非也劉謂不告廟故不書亦未必是也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注淮水名坻山名

規曰杜以淮爲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炫以爲淮坻之韻不切淮當作濰濰亦是齊國水也山無名坻者詩孔氏曰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故詩儀河數綌尚得爲韻濰坻云宛在水中坻炫以坻爲水中之地

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聚齊地濰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案爾雅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案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非山乎劉以此規杜失非也

陸氏德明曰案漁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陸氏德明曰案漁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

規曰杜以昔陽爲鼓國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

鼓瀰水古韻緩作淮足徵無勞改也坻水中高地也

也下注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復疑肥國取彼肥爲城氏琳曰案說文淮从水隹聲瀰从水爾聲爾隹聲則淮瀰同聲皆與坻韻劉氏以淮非韻而欲改瀰誤也陸孔不省也炫以爲古韻緩孔以爲古韻不甚要切是皆從劉說是矣但陸以爲古韻緩孔以爲古韻不甚要切是皆

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未知古音孔又引周南葛覃廁相舟以證亦非紛從谷聲數

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昔陽即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

從摯聲何不要切宋洪适謂漢律用詩蘼蕪者蓺或作蓼儀

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竟不必遠甚肥名取鉅鹿或作蓼讀則儀讓字古聲皆讀若我與河字正韻而孔氏亦

未之知也有肉如坻當從劉說釋文亦用之下有囷如陵釋

地大阜曰陵與此正相類即有坻箕之山不必單舉以配淮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鼓在鉅鹿昔陽即是

也正義云酒肉相對多少相似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鼓都在鮮虞之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侯使師僑賂鄭人

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疫鼓都斷可知

孔氏曰今杜以昔陽爲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
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
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相去遠者
以肥是本封之名後遷於昔陽猶若杞國本都陳留後遷緣
陵鄒本都京兆後遷魯號鄒與此何異且昔陽今屬廣州去下
曲陽道路非遠在中山南二百許里劉炫自云肥之與鼓俱
在曲陽定知肥累城與昔陽不甚懸絕劉意欲破杜乃云樂
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又自云昔陽鼓國都與
肥相近在中山東南是自相矛盾也然鮮虞在北昔陽在南
苟矣意欲破肥恐肥國防備故從晉之北竟僞欲東南而行

往會齊師故先迴路假道鮮虞南入昔陽如湯之伐桀迂路
從陑由其不意故也且杜君土地例稱有者皆疑辭又且都
縣移動古今不一則晉時樂平沾縣何知不是今之昔陽但
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昔陽非鼓都也劉意好異聞妄規杜過
非也

顧氏炎武曰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
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此鼓之都而非肥都其曰在樂平沾縣
尤誤劉炫之辨甚明

高氏士奇曰漢沾縣屬上黨郡晉屬樂平郡地在大行之東
去中山絕遠劉炫是說孔穎達反覆辨之意在回護杜氏轉
支離至末後之說仍依然折而入於劉蓋杜見滅肥之文

城入晉州然則昔陽者今眞定之晉州鼓子之國也非肥都
申曰劉言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之東而以
縣尋改爲鼓城縣唐以後因之元於鼓城縣置晉州明省鼓
破杜最爲精確此下云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皐歸杜
注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十五年傳晉荀吳帥師伐
鮮虞圍鼓杜注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即劉所謂肥鼓並在
鉅鹿者也皆與此注自相矛盾蓋此入昔陽即入鼓也二十
二年傳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羅者負甲以息於昔陽故肥子所都如
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杜注昔陽之城中矣今
杜之言肥滅至此已十年負甲者當息於昔陽之城中矣今
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　注子革鄭丹夕莫見

堪曰嫌以爲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於王爲下與革語張本
僕析父其子革二人同時見王王與之語則二人並在子革獨
對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若僕析父其子革二人同時見王王與
之語傳應云子革對曰不得直云對故杜以爲右尹子革將
夕故下即云對事理分明劉妄規杜過非也

申曰今知然者若是子革一人見王則子革對王之語析父
無由而聞王人之後析父謂子革不得曰今與王言如響故
劉以爲二人並在子革獨對此事理之顯然者杜以僕析父
從爲句從謂才用反劉以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九字爲一
句從讀如字竊謂劉說是史記楚世家皆以爲析父對王之

語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正義左傳此對王言是子革
之辭太史公云析父誤也析父時爲王僕見子革對故歎也
昭十三年傳蔡公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杜曰正
僕太子之近官孔曰太僕也周禮下大夫二人故集解引賈
逵注以析父爲楚大夫也襄四年虞人箴曰獸臣司原敢告
僕夫則從王於狩亦僕職也故張守節以爲析父時爲王僕
見子革對可證劉說之確成十二年子反曰百官承事朝而
不夕疏云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四年傳稱子
我夕語語稱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儀禮士冠禮賈公彥疏
無事亦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杜於此注曰夕謁見
於子我夕注曰夕視事是杜之舛孔於彼注不駁而於成十

二年傳疏正之曰夕見君與此注一律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注四國陳蔡二不羹

規曰炫以爲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於范無
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皆有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
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
孔氏曰國語是不傳之書何可執以爲眞而攻左氏劉雖有
所規未可從也

李氏雲浩曰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
蔡葉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葉字

錢氏大昕曰賈子大都篇云楚靈王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
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四國者非葉言之昭
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都靈王遷許于城父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三年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
葉者傳寫之脫文

王氏引之曰謹案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與此相應則
無脫文可知楚語曰靈王城陳蔡不羹又曰陳蔡及不羹人
納棄疾史記楚世家亦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賈三國故楚語既言三
葉字豈得盡謂之脫文乎陳蔡不羹賈三國故楚語既言三
國又言三城而此言四國字而誤古書作上文兩四國字而誤
三四或皆積畫劉說是也特以納棄疾者亦有葉邑之師故
後世傳聞之誤遂謂靈王所城者亦有葉賈子書所云者是

復以十一年杜注考之不襄城在今襄城縣東南陳蔡不襄相距或二三百里或二四百里而今之襄城南距葉縣六十里古葉邑卻在葉縣南三十里與襄城東南之不襄城相距不及百里襄城之不襄已大城矣未百里而又城葉無是理也學者當據內外傳以正賈子之誤何反據賈子以疑左氏乎十三年傳言許葉之師者案傳曰葉疾君陳蔡城外屬焉十八年傳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則葉固方城外之邑屬於葉疾者葉人之從葉疾宜也矣必靈王所城者而後爲用乎且傳不言陳蔡許葉不襄而言陳蔡不襄許葉明陳蔡不襄是靈王所城之大都而許葉則否故先言陳蔡不襄後言許葉而楚語則但言陳蔡及不襄人納葉疾不言許葉也

若謂葉本許都故有許葉之稱則尤非事實十三年傳曰楚子遷許而質許圍故許圍作亂又曰帥陳蔡不襄許葉之師四四族之徒以入楚是是許國之師實許圍所召也九年遷許于夷遷方城外人于葉十一年又遷許于荊許與葉皆受蕩析離居之害遂叛靈王而從棄疾故曰帥陳蔡不襄許葉之師許謂遷荊之許非謂葉也許已遷夷遷荊何得仍謂葉爲許乎葉本楚邑自許遷於葉遂謂葉爲許九年傳遷許于夷遷方城外人于許杜注曰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因謂之許是也然言許則不言葉矣自許遷夷遷荊而舊所居之葉仍歸於楚而謂之葉後凡言葉公及沈諸梁老于葉皆是也然言葉則不言許矣未聞因葉本許都而稱許葉也假令納棄疾者但有葉邑之師而無遷荊之許則傳但言葉可矣何必謂之許葉乎許爲楚之附庸葉爲楚之邑不得合許葉爲一以強附於賈舛書之葉也

申曰楚語靈王城陳蔡不襄畢昭注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棄疾爲蔡公今潁川定陵有東不襄亭襄城有西不襄城以陳蔡不襄爲三國足證韋所見左傳本作三國不作四國是不襄本爲一國證之賈書不襄亦無二城昭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襄杜注襄城縣東南有不襄城定陵西北有不襄亭亦未嘗謂不襄爲一國也考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定陵有東不襄襄城有西不襄今杜云四國陳蔡二不襄不言不襄之東西而強分爲二國不知其所謂一國者何所據也案水經汝水注汝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王隱晉書地道記曰楚靈王築汝水又東南逕西不襄故城南春秋左傳昭十二年楚靈王曰今我大城陳蔡不襄賦皆千乘東觀漢記曰車馬騎防增封侯國襄城襄亭千二百五十戶即此亭也然則襄城爲不襄有城有亭也通典州郡七汝州襄城漢舊縣楚靈王所築又有古不襄城在縣西南元和郡縣志汝州襄城縣理廢汝州城即古襄城楚靈所築後漢馮異據之降世祖昭元年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鄧櫟鄧杜注鄧屬襄城不襄與鄧俱在襄城疑城不襄即是城鄧也楚滅陳蔡仍其舊國之名不襄本鄧地鄧國未并於楚不可以言鄧國故舉其地

以名之不讓實非國謂之國者自以與陳蔡同稱而謂之三國耳說者以四國被楚言之證據實非是也

襲也案方城在葉乃楚所以禦北方之門戶不應至是而始城然則本三國而作四國者緣誤文非脫文也說文十四篇三篇又四段玉裁注比算法之二二如四也二字兩讀均長則三字亦四讀均長今人作算多誤觀四字鄭注曰四當爲三書作三四字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聘禮注云朝貢禮純四只鄭志荅趙商問四當爲三周禮內宰職注天子巡狩禮制皆丈八尺純四丈二尺四亦當爲三劉謂四當爲三皆由古字積畫是也襄二十六年苗賁皇曰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杜注四萃四面集攻之孔疏楚

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韋昭見文爲三字而說之使通耳案成十六年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則晉據三軍而言非見文爲三而說之使通也知言三萃者不誤言四萃者誤此國語文爲三傳誤爲四之明證也疏家引國語無慮百數十處於劉氏此規乃云國語是不傳之書不可執以攻左氏夫分不襄爲一非左氏之說乃杜氏之說劉攻杜氏非攻左氏也

十三年夏五月癸亥　注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酉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

規曰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案上經注云靈王實以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而注不同炫以爲比以四月歸既歸而王死故以四月弒君赴也

孔氏曰此癸亥之日實在己卯丙辰之後傳先言之者因申亥求王遂言王縊是傳終言之也既以五月統癸亥之日而乙卯丙辰亦是五月之日雖則言有顛倒卽令蒙此五月之文也劉炫以爲杜非今知不然者以其生失靈王不知死在五月遂以四月始禍言靈王之死是其錯誤之事於文似異義實一也劉以二注文異而規杜氏非也

趙氏汸補注曰今案四月者比歸國之月也春秋之法凡大夫公子反國皆不月而弒君無不月者比歸而王弒故經沒之月以異之杜氏不知筆削之旨故經傳異說

申曰如劉之言經書四月非誤也杜此注誤上經注不誤不明棄其百事不終　注信義不明則棄威威不威棄禮無禮無死之月蒙上文比歸爲一事見比以篡逆歸而特存其歸國之月以異之杜氏不知筆削之旨故經傳異說

申曰如劉之言經書四月非誤也杜此注誤上經注不誤不明棄其百事不終　注信義不明則棄威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

規曰杜以信義不明威無可畏則是棄威也不畏威則禮不行是棄禮也無禮則無經無經則無業故百事所以不成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則事業禮威所致則經書其明傳既言不明棄其自然當云不其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今杜云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業杜違背傳

孔氏曰今知劉義非者杜以不明棄其不其棄序不序棄經

不經或事自是傳文分明但傳云百事不終明知非徒棄其
棄序其咸禮亦棄也杜與傳共爲表裏非是違傳劉不解杜
意妄爲規過謬矣
申曰經序其明傳家四文平列實乃一意相承故終言明其
以結經序注家補事業禮咸於義亦通然不如劉之周匝
十四年猶義也夫　注三罪惟甚豈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
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規曰杜讀此文言猶義也夫言不是義也故言以直傷義謂叔
向非是義也炫云直則是義直者惟無阿曲未能周通
孔氏曰義者於事合宜所爲得理直者惟無阿曲未能周通
故書云直而濫若直而無濫則非德非義是義之與直二者
不同故上傳云義也夫此傳云猶義也夫於義之下竝云夫
夫是疑怪之辭故杜以爲非義裁可謂之直矣故仲尼云叔
向古之遺直不云遺義是直與義別劉規杜氏非也
臧氏琳曰案上文先云義也夫中言除三惡此又云殺親益
榮猶義也夫則明是以直爲義猶隱四年石碏殺其子而傳
云大義滅親也乃杜上注云於義未安此注云以直傷義故
重疑之不免刻求古人失聖人表揚之旨劉光伯規之當也
姚氏鼐曰以直傷義元凱之論叔向是也而曲護左氏以爲
疑詞則非左氏正以叔向爲義非疑之
王氏引之曰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又殺親益
榮猶義也夫謹案曰猶爲由字之假借也古者猶由二字義得相通說詳經傳釋詞四年公羊傳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孟子文王猶方百里起猶益與由同家語正論篇載此猶正作由則曰字亦當作由寫者脫一直書耳由義行說也言大義滅親叔向能行大義不爲末減也再言由義也夫所以深嘆美之雜記引孔氏之言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正與由義也夫之文相類杜注失之矣服虔讀滅爲咸下屬爲句亦不辭由義也夫乃孔子歎美之辭不得屬之衆人而云咸曰也王肅家語用左傳文而承誤作曰又沿服虔之解而以咸屬下讀於爲末下注曰末薄也於或曰義下注曰或左傳作咸也　非也
申曰當邢侯之殺叔魚與雍子也叔魚鬻獄之事已發雖復生不能全兄弟之愛但辭不能使象不爲不仁而能使象不得有爲於其國使叔向以處象之道處鮒則固有不能無不攝理必不至於敗鄧敗亦不至於殺其身顧不出此及其敗也而罪之晚矣叔向處兄弟之道誠有未至然仲尼以爲古之遺直者據邢侯之獄而言也殺親益榮言叔向不以叔魚而辱耳若謂榮名益己聖人之言斷不如此春秋爲親者諱石碏以父不隱子爲義叔向以兄不隱弟爲義直在義之中不在義之外猶義也夫乃光伯所謂直義爲一也信之也非疑之也

十六年受脤歸脤　注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

規曰孔張是大夫也而云受脤歸脤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自祭私社不得歸脤於公炫以爲脤亦祭廟之肉

孔氏曰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大喪飾棺飾柩之屬也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眾云蜃可以白堊合色白蜃爲器名祭肉盛之蜃器以獻遺人因名祭肉爲脤孔張是大夫也故知受脤爲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以肉歸於公也故周禮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在下之祭有歸脤之義又傳有成子受脤于社前代諸儒皆以脤爲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也劉炫故違傳證以破先

儒以爲脤亦祭廟之肉以規杜氏文無所出其義非也然大夫而得歸脤於公者謂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故社直言祭歸肉於公亦不謂家祭也

申曰成十三年傳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說文一篇承部蕨社肉盛之㠯蜃故謂之脤天子所以規杜氏文無所出其義非也然大夫而得歸脤於公者謂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故社直言祭歸肉於公亦不謂家祭也

申曰成十三年傳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說文一篇承部蕨社肉盛之㠯蜃故謂之脤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天子使石尚來歸脤十篇炙部羶宗廟炙臭肉天子所以饋同姓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羶焉此左氏說也杜氏所本公羊定十四年傳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者何俎實也脤曰脤熟曰膰何休解詁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釁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穀梁范甯注脤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脤爲宜社之肉是也若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時

王朝故無出師之事杜何由知非祭廟之肉而以爲祭社之肉乎且上文云喪祭有職干文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受賑考助祭於公廟受賑於公也歸賑者主祭於家廟歸賑於公也禮記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自家以上則其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惟爲社事單出里社蓋亦謂此云百室盈止殺脊牲故曰百家土地故不得特立社詩頌云百室盈止殺脊牲故曰百家皇氏曰大夫以下無措田祭社則丘乘之民其之其說是也劉謂大夫不得私自出車以大夫有民社無歸社則無戎祭明社自祭私社即閭胥比長春秋之祭祀聚衆庶者直與黨禁族酺等耳安得歸賑于公乎然則受賑歸賑者猶言受胙歸祭社故不言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鄭注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既有祭祀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賑也展謂視其牲體數如幾司農之說祭僕之受致福乃祭祀先王之廟此正足爲劉說之證孔氏引以證杜適見其矛盾

十八年許遷于白羽　注於傳時白羽改爲析

規曰僖二十五年秦取析襄二十六年聲子云析公奔晉怪僖公襄公之世已有析名

孔氏曰杜以地名經傳不同凡有二義經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之名則傳亦稟其已改之號即此還許于夷實城父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鄟氏也此四者或經書未改或經書已改傳皆上有前後二名者非謂經時爲未改之名傳時爲已改之名乃於經傳以前上世之時亦有所改前後之名夫子集史記而爲經上明采簡牘而作傳故杜云於傳時白羽改爲析止謂簡牘之時非上明作傳時也劉規杜氏非也

申曰此條載昭九年疏實規此年注也釋例土地名第四十四地有二名七十九錯綜其七有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鄟氏之比是也經書未改之名傳發所改爲文而稱經以爲實者許遷于析實白羽公會齊侯于視其實夾谷之比是也皆謂所在之地舊名絕於當時而史記有遺文若也若二名當時竝存則直兩文互見黑壤犬丘時來之屬是也此皆經傳通事之常猶卿大夫名氏互見非例也案隱八年垂之邁傳曰犬丘十一年時來之會傳曰鄟宣七年黑壤之會傳曰皆一地二名故經傳各異夷與垂葭經傳所書悉同惟此年許遷于白羽如劉之言先名析後名白羽非白羽改名析傳當書許遷于白羽實析今曰許遷于析實白羽者以經文核之則白羽其已改之名析其未改之名也此傳家之例綜經文故云

然夾谷祀其亦當如此

諸不專于楚　注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

規曰當時許之於楚更無異辭非敢特舊國不事楚當以畏鄭之故外設備禦不得專心事楚耳

孔氏曰杜以此傳許謂鄭人云余舊國許畏於鄭尚以舊國不肯事鄭明以舊國亦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於方楚荀青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邵氏寶曰時許遷于葉矣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於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伐之不難矣此所以欲遷許也

申曰知許之畏鄭者非畏鄭也畏晉之助鄭也下文云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是時子產當國鄭輒予自汜杜注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杜明言許畏鄭而遷此言以舊國不專心事楚明亦事鄭孔之難劉非經意也非傳意也亦非注意也

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授諸外　注因紡繹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警授繩城外隨之而出

規曰紡謂紡麻作繩爲布作繩之法有小繩紀其升總繩既爲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留之以此小繩度城而去之傳言授諸外者當是縶繩城上而授其所垂於外婦人則隨之而出炫以爲惟授繩城外婦人不出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婦人既託於紀鄣則是愛惜已有若授人自則交　死若惟以繩縶上則身不離城何得言獻諸

子占問知將此婦人而厭之子占約四繩在城而夜繩登

焉劉炫以此

釋文裴松之注郗慮云古人謂藏爲去今關中猶有此音

申曰今知然者若是縶繩城上此登身隨之出則甚人眾且所屬不應都無覺察聽其縶繩城上之理必如其說齊師當即以爾時緣繩登城無由至夜始繩而登知或獻諸子占者獻此繩也非獻此婦也子占使師夜繩而登者以此繩度城高下長與城等乘夜掩其不備用以繩城與僖三十年燭之武夜縋而出同謂使師懸繩於城非因繩在城也杜解非

昭公

義烏陳厚耀晉撰

二十年丙辰衛侯在平壽丁巳晦公人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規曰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爲此事故以爲日誤

孔氏曰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故杜不言或傳因簡脫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劉規杜氏非也

申月以傳下文有七月戊午朔知丙辰丁巳爲六月之二十九日三十日也據傳曰公聞亂逃歸自閱門入聞亂者公在平壽聞齊豹殺公孟宗魯之亂也又曰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復事焉遂從諸死焉聞亂者亦聞齊豹之亂也平壽爲衛下邑必乘驅而後入聞亂之與爲亂必非一日若齊之於衛路凡千里衛之亂聞於齊當幾何日自齊而至衛又當幾何日由此言之齊豹之亂必不在六月明矣五月無丙辰日疑在四月傳繫日不繫月故劉以爲日誤也孔氏謂誤在可知故杜不言則劉言是矣非其所是孔之妄也

七音　注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

平壽聞齊豹殺公孟宗魯之亂也又曰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復事焉遂從諸死焉聞亂者亦聞齊豹之亂也平壽爲衛下邑必乘驅而後入聞亂之與爲亂必非一日若齊之於衛路凡千里衛之亂聞於齊當幾何日自齊而至衛又當幾何日由此言之齊豹之亂必不在六月明矣五月無丙辰日疑在四月傳繫日不繫月故劉以爲日誤也孔氏謂誤在可知故杜不言則劉言是矣非其所是孔之妄也

七音　注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

姬氏出自天蓋則我皇姚大姜之姪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也是言周樂有七音之意也五位者歲月日辰星之位也月之所在是一所也歲星在鶉火之次也其日月合宿于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也以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一所也日月之所在是一所也孔氏謂誤在可知故杜不言則劉言是矣非其所是孔之妄也

王以殷之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鶉火之次也其日月合宿于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也以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一所也日月之所在是一所也孔氏謂誤在可知故杜不言則劉言是矣非其所是孔之妄也

庶是爲辰在斗柄也星在天龜者星于五星爲水星辰星是也天龜即予把次之別名也於是辰星在婺女之宿其分在天龜之宿次也鶉是張星也駟是房星也天宿以右旋爲次張翼軫角亢氐房凡七宿是自鶉火至駟爲七列宿有七也鶉火在午天龍在子斗柄所建月移一次是自午至子爲南北之揆七同也揆度也度量星之有七同也武王既見天時如此因此以數比合之其數有七也以聲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武二變者舊樂無之聲或不會而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武王始加二變周樂有七音耳以前未有七杜言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者尚書泰誓云戊午王次于河朔又牧誓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又武成云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受率其旅若林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是自戊午至甲子七日也杜以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兼而取之劉以爲杜背國語之文而規杜過非也

朱子曰五聲相生至于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然其數三分損一每分各得二十有一尚餘一分不可損益故五聲之正至此而窮若欲生之則須更以所餘一分析而爲九損其三分之一分乃得四十二分餘九分分之六而後得成變宮之數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餘九分分之八以爲變徵正合相生之法自此又當下生則又餘二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于是而終焉然而二變但爲和繆已不得爲正聲矣

蔡氏元定曰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之而再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强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韓氏邦奇曰聲所以有二變祇爲黃鐘之角不能接下調大呂之宮故有二變聲之有七自然之數也非聖人以理推排衝故在未酉亥之位也然有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

太簇下生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此七聲者乃自子至午之律陽氣自始生至於極之數也律紀陽氣而黃鐘二均尤爲聲氣之元故其七聲之用獨與陽氣終始理既如此又伐殷之月日星辰之躔自天運子位至於鶉火午位是此七舍者諸曜所經復適值周家受命之符故武王欲以七律應之其言自至駟七列者蓋謂若止於五聲則用不及鶉而止於駟故言自鶉至駟尚有七列必兼而用之然後子午南北之揆與律同七聲合也

吳氏鼎曰通典曰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何也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商與角三聲此其無所變者也君就萬務不可執於一方故以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北齊鄭譯曰漢書律厤志云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鐘爲天始林鐘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是謂三始姑洗爲蒼龍寶爲夏南呂爲秋應鐘爲冬四時之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缺冬夏之聲四時不備是以每宮須立七調明黃佐樂典曰十二管皆有三調流轉用事律必娶妻故徵代爲宮而變宮爲角呂必生子故商代爲宮而變徵爲角合而奏之內之爲夫婦母子之道也黃鐘既以宮倡太簇復以宮和分而序之外之爲君臣之道也案諸家之論二變各說不同要皆從既有二變之後旁引曲證以明二變之不可去若從未有二變之先順損益相生之序以觀聲之何以有變而變之何以止于二則諸家尚未有的解也嘗試言之審音必先分度度者何正宮之度倍宮之度半宮之度是已假如以九寸爲正宮之度則由九寸以上至一十九寸皆倍宮之度由四寸半以下爲半宮之度度既分矣然後準度以生聲今且以正宮之度言之宮下生徵徵何不下生商而商已入半宮之度也入半宮之度則商爲半聲而非正聲矣徵上生商商何不上生羽而有不可者上生之羽已入倍宮之度也入倍宮之度則羽爲倍聲而非正聲矣循此推之三分損一以上生三分益一以下生一上一下相間成聲無非欲合正宮之度唯其然故變宮緣之以起變徵緣之以終其緣之以起者則以一下一上而角聲所生尚有其位位在正宮之度也如使不在正宮之度則先無變宮安有變徵其緣之以終者則以一下一上而變徵所生已無其位位入半宮之度也如使不入半宮之度則既有變徵何妨又有變角此以知毋下生者子上生毋上生者子下生一下一上之交不容忽焉中斷固有可生者仍聽其生此徵商羽角之外所以有變宮變徵也一下一上之交又不容忽焉易輟故或重下生或重上生者俱不準其生此變宮變徵之外所以無變商變羽變角也若其所以名之爲變宮變徵者蓋以角所生聲比於宮故名變宮變宮所生者聲比於徵故名變徵比則不能獨立故音不過乎五變則不可亂眞故音不止於五也

申日漢書律厤志書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

內五言女聽安溪李氏曰黃鍾七音之清濁皆始於人聲故曰七始也詠即歌與所謂歌詩言者而五言五音皆曰五言雖有七始究亦五音也名之曰宮名之以商是也下所謂七始故始究於七七始之者歌詠言者用之而八音取法焉其音有清濁高下則有開發收閉故曰詠以出納五言也如班志所言則虞書已包七音不始於周也春官小胥疏引服注云七律爲七聲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杜云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本周語韋昭注劉云樂用七音非爲七日之故以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昭公　七　廣雅書局栞

爲遶國語之文足正杜謬此晏子曰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七音九歌以相成也昭二十五年子太叔曰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然則七音猶九歌八風云爾二十一年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注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名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

規曰杜以周禮掌客云上公饔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以諸侯言之不謂卿大夫以下亦依命數而劉以規杜非也諸侯相朝聘大夫奉使聘禮亦如之君使卿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六夫一命士不命并有大國孤一人四命是從孤已下通一命不命有五等若以此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賈疏依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六夫一命士不命并有大國孤一人四命是從孤已下通一命不命有五等若以此命數五等爲之參差難可等級略於臣用爵而已杜最疏於禮

劉君據聘禮及掌客注規之當矣

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注不書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孔氏曰杜知楚不戰者以傳云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敗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是戰于雞父之時先犯胡沈陳後破許蔡頓也六國既陳戰敗而奔下傳始云楚師大奔是六國敗後楚師悔懼不得成陳望風而奔故傳云不言戰楚未陳杜云不書楚禁不戰劉云楚諱敗不告然則必其楚人來告宋或諱敗若吳人來告以代楚諱乎劉違背傳文而規杜非也

賈氏逵曰不國國書師惡其同役而不同心孔氏曰案隱十一年宋人蔡人衛人伐取之傳曰不和而敗亦是同役而不同心彼既不變其文此何當變文以見義乎賈之妄

又曰沈之戰讖宋襄故事朝鄢陵之戰讖楚子故事晦雞父

之戰夷之故不書晦釋例終篇左氏既無此說案雜父之戰
書晦明經不經傳備詳其例非夷之實晦戰而經不
以晦示褒貶
劉氏權衡曰傳曰楚師大奔又曰不言戰楚未陳也此乃正
當從未陳而敗之例不書戰而已不書楚何哉杜云不書楚
楚不戰也非也
證曰傳稱不言戰楚未陳謂不書戰非謂不書楚也此杜之
借傳文以逞臆說如劉此言楚不告吳必告春秋非楚史據
實而書何諱之有若謂楚不書不與楚以主諸侯則昭四年
經書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卽此六
國之師也又何以書竊以爲諸說皆非也何者雞父楚地近
州來書雞父知吳之伐州來也書雞父不見言雞父則楚見此

其爲君與大夫也書吳敗頓胡沈之師于雞父則諸國之從
楚而敗知楚師之敗也言楚則雞父不見言雞父則楚見此
書法之聖也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 注自京入尹氏之邑
規曰炫以爲前年王師已克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
在
孔氏曰知自京入尹者以前年子朝在京王師雖毀其西南
不言克京又今年二師圍郊不言子朝在郊故云自京入尹
劉炫規杜非也
申曰去年十二月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杜注京子朝所在今
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杜注郊鄩二邑

皆子朝所得若果子朝在京當圍京不當圍郊鄩也劉規是杜讓注家非
邑皆潰但言圍郊子朝在郊不在鄩也
是顧亭林云唐石經毀其西南下有子朝奔郊四字其杜本
所無劉本有之耶
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注國雖存君
死曰滅大夫生死通曰獲
規曰傳言舍胡沈之囚使曰吾君死矣是胡沈之君死稱滅也
釋例曰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
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故曰胡子
髡沈子逞滅諸以戰傷死雖敗績而不見擒故經皆不曰滅則
杜意國君生見獲亦書爲滅也炫謂此胡沈之君戰死故言滅
其爲君與大夫也書吳敗頓胡沈之師于雞父則諸國之從
楚而敗知楚師之敗也言楚則雞父不見言雞父則楚見此
書法之聖也

孔氏曰今知非者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定六年鄭游
速滅許以許男斯歸是君存稱滅劉炫以爲生獲於敵但言
以歸不得稱滅規杜非也但君存國滅則滅文在上滅譚滅
許是也國存君死則滅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
申曰胡子髡沈子逞陳夏齧皆死於戰而書滅書獲不同故
曰君臣之辭杜解本之公羊不誤劉規釋例非規集解也何
休曰據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

又獲晉侯言獲君大夫無別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據荆敗蔡侯於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疏曰君死於位曰滅若卽此胡子髡沈子揜是也生得曰獲者卽此獲陳夏齧亦言獲君大夫無別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華元是也獲晉侯戕鄫子之徒皆戕獲之文在上今髡揜之滅滅文在下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劉規本之何休與杜此解無異案沈滅於定十四年胡國未滅可知集解曰國雖存君死者是矣乃釋例則曰國君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與集解自相牴牾劉云君生見獲若皆自言以歸不書滅者得之以死而言則君曰滅大夫曰獲以生而言則君大夫皆可稱獲劉云據戰服

晉侯從大夫例書獲如彼言哀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以鄫張與鄭羅歸亦將從諸侯例乎恐非也釋例土地名小國地昭四年胡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文二年沈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孔氏辭則非劉意實非杜

二十四年同德度義　注度謀也言惟同心同德則能謀義

規曰案孔安國云德鈞則兼義者彊長弘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彊故卽引泰誓而勸其務德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

孔氏曰彼尚書之文論敵對戰揆度有義者彊此論甘氏又往既不能同德何能度義屬意有異與書義不同劉以爲杜違尚書之文而規其過非也

王氏鳴盛曰左氏度字本謀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解同德度義便不可解矣而孔傳乃彊爲之解曰德鈞則兼義者彊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兼義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爲兼義者乎炫反據僞傳以詆杜之非穎達又駁劉注以證杜之是劉孔皆釋曰下文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此不冠以泰誓乃蔓引泰誓語非武王之語光伯不知古文孔傳之僞故云然耳且同德云者卽泰誓所謂同心同德德之與義非有二也故杜言惟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如僞孔傳之說則德鈞乃孟子德齊之意與下同心同德之語不符失甚弘之本旨矣劉云但使德勝不畏彼彊則又岐僞孔之說而益其謬

紂有億兆夷人　注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

規曰孔安國云夷人謂平人杜爲夷狄之人者爲遁孔氏曰案四年傳曰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孔杜各自爲義其意俱通劉炫以規其短非也

林氏之奇曰夷人者言是億兆之人紂皆與之同惡相濟覩若等夷也然皆人各有心不足恃也

錢氏時曰夷傷也紂作威殺戮毒痡四海雖有億兆之衆大抵皆夷傷之人耳

釋曰管子法禁篇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並

無夷字孔氏書泰誓疏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
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卽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
若林卽曾無華夏人矣弢傳訓爲平平人爲凡人言其智
齊識見同益用劉說案服氏以夷人爲夷狄之人杜依用
但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亦非其義據墨子非命篇引泰誓
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
日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又上篇天志中
篇俱引此數語略有不同其爲古泰誓之語無疑蓋武王以
紂夷之居故謂億兆爲夷狄之人今僞古文泰誓乃從傳文
錄此四句故僞孔訓爲平人耳杜劉孔俱未深考

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注逸詩車轄詩
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
之

規曰昭子賦車轄不爲逆女新宮非婚姻之事

孔氏曰杜以下云逆女故知爲逆女而賦以車轄之詩皆論
逆女之事猶如季文子如宋致女還賦韓奕之詩而劉炫以
規杜過然新宮既亡焉知非是親好苟生異見於義非也
儀禮燕禮第六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鄭康成注新
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賈公彥疏知在小雅
者以配鹿鳴而言鹿鳴是小雅明新宮小雅可知
又大射禮第七乃管新宮三終注管謂吹簫以播新宮之樂
其篇亡其義未聞疏以其堂下詩故與由庚由儀之等同亡
但上由庚由儀之等有序無詩同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此則
辭義俱亡
陳氏廷敬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鄉飲酒燕
禮之笙詩也遭戰國及秦亂亡朱子曰非亡也蓋有聲而無
辭者也鄭氏謂新宮辭義皆亡按笙詩在笙中吹之則下管
之詩亦在管中吹之其有聲無辭與六篇同也宋公享昭子
賦新宮新宮之詩或別有其辭非下管所吹之聲也孔子刪
之耳是以朱子又疑以爲斯干之詩而未敢必也孔氏謂自
宋公賦新宮至孔子時三十餘年而新宮逸亡夫新宮之詩
儀禮所用之詩非他詩比也禮樂莫備於魯魯豈有遺詩耶
假令魯詩闕有遺者此儀禮所用之詩豈有求而不得者耶
多聞博學如孔子豈有不求得者耶且三十年未久也行於
天下者猶在人口而今遂亡之其可信耶
宋氏翔鳳曰儀禮下管新宮以不在雅頌之列故下管以別
之

釋曰燕禮新宮以配鹿鳴雖辭義俱亡以鹿鳴準之必非昏
姻之事可知劉以宋公之賦新宮非昏姻之事遂云昭子之
賦車舝亦不爲逆女恐未必然蓋宋公以昭子往聘而享之
謂新宮不爲逆女而賦可也今案車舝五章全屬婚姻之語
昭子時爲季孫逆宋公女豈得不爲逆女而賦乎杜據詩序
最當劉說於義爲短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注日月星辰天之明也高下剛柔地之

性也

規曰杜以爲日月星辰者以下傳云爲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若衆星之共北辰故知天明日月星也杜知高下剛柔地之性者以下傳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則君高臣下臣柔君剛地義則地之性也不備顯刑罰威狱溫慈惠和具載其文孔氏曰覆云則天之明是天以明爲常因地之性則地以性爲義是天以光明爲常義地以剛柔爲常義謂義理性謂本性言天地性義有常可以爲法故民法之而爲禮也傳文上下其理分明人法天地其事多種杜以天明地義與彼而言故不備顯刑罰威狱溫慈惠和剽炫責杜不具載其文而規其過非也此傳文天言則地言因者民見地有宜利因取象天明之義也既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既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性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辟耳

釋曰古人立言有序上下相承以意不以辭必沾沾以章句繩之抑末矣即如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二語證之上文則曰天經地義又曰天地之經民實則之不必盡符合也下文爲君臣上下則以地義先言地而後言天爲父子以下至生殖長育俱是則天之明豈能文必遞承字皆對舉乎杜以日月星辰爲天明高下剛柔爲地性只就本文言之益非逆探下文而爲之解剽之此規何其迂滯之甚也

齊侯圍鄆　注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大自服不成圍

規曰經書取鄆而傳言圍鄆故云鄆大自服不成圍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實爲此解杜從之也炫以爲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即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

孔氏曰今知非者案二十六年公圍成亦是圍而不得而書圍此若圍鄆不得何以不書圍案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言圍此圍鄆取鄆亦書取不言圍其義正同劉何知此年圍鄆未服鄆若未服經何得書取苟出胷臆而規杜氏非也

申曰傳昭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三十六年正月庚申取鄆凡三十一日疏引服虔以爲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劉所本也杜據賈說劉據服說證以傳文服說於義爲長故劉不從賈而從服非苟出胷臆而規杜氏也

出胷臆也孔氏非其規杜非也

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注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規曰杜上注云子朝來告晚何爲此注又云王入乃告諸侯二注不同將爲杜失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杜意王入乃告謂王入之後子朝乃告杜以傳云癸酉王入于成周癸未王入于莊宮始云王子朝使告諸侯是王入之後子朝告諸侯也劉以爲王入乃告據王告諸侯而規杜失非也

申曰杜上注非此注是也一事而二注異劉之此規卽起元凱於今日亦無以卽難矣孔氏依違其間不亦惑乎

禹民與忍害王子荼　注不忍害王也

規曰案周本紀民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語又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知之乃以其子代宣王言代王則國人謂是宣王國語雖不言殺必殺之矣國人相與襲王王既奔免得王子而殺之若得厲王亦應不赦而杜云不忍害王未必然也蓋謂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

孔氏曰下云居王子彘是以理居處厲王于彘若其必欲殺王應云王奔于彘劉以爲不忍者不堪忍王惡案周語但云求王子不云求殺之是益橫周語之文而規杜過非也

顧氏炎武曰劉炫曰不忍王之虐也杜解非

申曰周語曰厲王虐國人莫敢言乃流王于彘即居所流之地孔氏謂以理居處謬矣周語又曰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爲慙而怨我乎乃以其子代宣王辜昭注殺王子令國人得殺之也若其不殺何以云代國人不顧王子何有於王汲郡古文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不顧王子之子殺之則竟代之矣劉說極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矣劉說極確孔氏非之毋乃厚誣然書五子之歌固民弗忍疏云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實用劉說蓋孔以非杜爲非非以其說爲非也周語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戒于商牧義與此同

矯誣先王　注先王謂景王

規曰杜以先王爲景王當謂矯景之命立猛耳言矯誣先王與先王之命立猛則此矯誣先王與先王之命立猛耳言矯誣是二十七年使宰獻而請安　注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士

大夫使宰爲主獻獻酬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

規曰案燕禮司正洗觚而升自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

孔氏曰今知不然若案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然則齊侯與公敵體安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見卑公之義明是齊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審思此理用燕禮請安之義而規杜非也

顧氏炎武司燕禮曰正命卿大夫以安皆享臣下之禮卑公也

惠氏士奇曰燕禮正歌備饗禮終司正西階上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於是說屨升席坐乃安

未安以前立行饗禮既安以後坐行燕禮

惠氏棟曰案管子幼官篇云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罷大夫以爲廷安齊君飲昭公酒故使宰獻而乃用廷安之禮非卑公也

凌氏廷堪曰凡燕禮使宰夫爲主人食禮公自爲主人案燕禮主人亦升自西階注主人宰夫也宰夫太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抗禮也天子膳夫爲獻主疏云按禮記燕義云宰夫爲獻主是也大射之先行燕禮亦然是燕禮使宰夫爲主人也公食大夫禮公如賓服迎賓於大門外入門升階拜至設饌皆公與賓行禮是食禮公自爲主人也公設正饌之醯醬加饌之飯粱皆宰夫授之以下皆宰夫與士設之則食重於燕可知又聘禮燕則宰夫獻注爲主人代公獻然則燕異國之臣亦宰夫爲主人也蓋君與臣行禮不敵故使宰夫獻若兩君相燕亦自爲主人如昭十二年左氏傳晉侯以齊侯晏是也使宰獻而請安昭公失國齊侯不以兩君之禮待之矣

申曰齊侯與公敵體飲公酒當自爲主人親獻不當使宰爲主人代獻請安者請宰請安於公非齊侯請自安也劉據燕禮糾杜當矣孔以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亦得安賓謂不足以見齊侯卑公之義則燕禮者諸侯享卿大夫之禮鄉飲酒者卿大夫享士之禮燕禮司正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鄉飲酒禮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蓋卿大夫卑於諸侯士卑於卿大夫故尊者皆不自爲主人使司正請安於賓其非賓主相敵一也杜最疏於禮故所言多舛迕

劉依服義絕精

二十九年木正曰句芒　注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

規曰賈逵云總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杜誤耳木正順春萬物始生句而有芒角杜不取賈義而獨舉於木

孔氏曰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且木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木而言劉以規杜非也

釋曰劉以賈云總言萬物句芒杜不應獨言木其義非也蓋木可以言句芒萬物不可以言句芒且此言五行非言萬物說文六篇木部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句芒爲木官之長舉木而凡物之句有芒角者皆以木統之矣月令春之月句者畢出萌者盡達鄭注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似即洪範木曰曲直之意句芒主木與下文祝融主火蓐收主金玄冥主水后土主土一例劉之此言未足規杜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注烈山氏神農世諸侯

規曰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記以爲稷言有天下則是天子矣杜注不得爲諸侯也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號炫以爲烈山氏即神農非諸侯此及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農者蓋柱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爲稷

孔氏曰杜言神農世爲諸侯者案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初封烈山爲諸侯後爲天子猶帝堯初爲唐侯然也若烈山卽神農世爲諸侯者案世紀神農爲君總有八世至榆罔而滅亦稱神農氏是揔號神農也故烈山氏得於神農之世爲諸侯後爲神農也劉以規杜非也

汪氏中曰周官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鄭注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其言望文生義殆失之矣連山卽烈山春秋昭二十九年傳有烈山氏祭法謂之厲山皆語之轉杜子春以連山爲炎帝神農世諸侯韋昭以厲山爲炎帝之號三說不同韋義爲允

申曰韋昭魯語注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祭法作厲山鄭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句芒爲木官之光伯蓐循賈鄭是也帝王世紀不傳今以易禮正義史記索隱五行大義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譙之神農氏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爲少典妃遊於華陽有龍首感之生神農於烈山長於姜水因以氏焉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農故號魁隗氏是謂農皇又曰連山氏又曰烈山氏神農氏本起於烈山或時稱之是世紀以烈山神農爲一與劉說合不得如杜所言烈山氏得於神農之世爲諸侯也孔以非劉實證杜失

三十二年崇文德焉　注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

規曰炫以爲崇文德之教

孔氏曰杜知作成周爲崇文王之德者以上傳云徵文武之福卽云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崇文德故以爲崇文王之德劉炫以規杜非也

齊氏召南曰按東都之作專爲會朝則崇文德乃對武功言不必曰崇文王之德也

申曰孔以上傳云徵文武之福爲崇文王之德必如所言當云崇文武之德不當云崇文王之德下文云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當日天子於文武成王益云徵福此蓋以合諸侯山爲神農世諸侯韋昭以厲山爲炎帝

於東都爲崇文德之教也劉說恐未可非考詩周頌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鄭箋濟濟之眾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孔彼疏云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秉文之德同傳於箋誤亦類此

定公

元年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　注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大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

規曰案爾雅高平曰陸杜言廣平者非

孔氏曰禹貢云導河積石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孔安國云大陸澤名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郭璞云今鉅鹿北之城與周相去千有餘里魏子不應往彼田獵吳澤在修武縣北還卒於甯甯即修武城是也杜言名陸也杜以吳澤之地地下寬平故以廣平言之非是不見爾雅劉君以爾雅而規杜氏非

廣河澤孫炎曰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計鉅鹿水經汾水注汾水迤爲鄗澤原雅曰水自汾出爲汾陂東西四里南北十餘里陂南接鄗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晉大夫司馬彌牟邑又清水注清水又東南流吳澤陂水注之水上承吳陵于修武縣故城西北修武故宿也亦曰南陽矣馬季長曰晉地自甯遠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案釋地云高平曰陸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故應劭地理風俗記云河內殷國也周名之爲南陽又曰晉始啟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始皇改曰修武魏獻子田大陸還卒於甯甯即此矣則此大陸即魏獻子所田之處案修武今河南縣與武成皋接界是大陸在河南懷慶府境去直隸之鉅鹿絕遠水經濁漳水注爲謂停其說大原郡鄗九澤在北是爲閻徐陵并州藪也晉大夫司馬彌牟邑又清水注清水又東南流吳澤陂水注之水上承吳陵于修武縣故城西北修武故宿也亦曰南陽矣馬季長曰晉地自甯遠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案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陸當是高平之土不合以鉅鹿當之申曰杜以吳澤陂爲大陸其地近甯故爲此說爾雅釋地者

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說文十四篇言大陸山無石者
象形以地高而平也引作廣平杜之誤孔必爲杜掩過以其
地下寬平漢書郊祀志河溢泉陸顏師古注泉水旁地廣平
曰陸孔氏疏禹貢仍稱爾雅廣平曰陸皆沿杜誤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注无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癸
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規曰杜以長麻校之知癸巳是正月七日故云書二月從赴也
炫以爲諸侯五月而葬下云六月葬陳惠公則陳侯卒在二月
以爲日誤
孔氏曰知非日誤者以崩薨之事皆以赴爲文故平王崩赴
以庚戌陳侯卒赴以甲戌已丑杜依大例而言故云從赴劉
炫規杜非也

規杜氏今知非者但諸侯雖五月而葬春秋之時或緩或速
无復常準此陳侯之葬事既无傳何知必五月而葬安以杜
爲失其義非也
證曰釋例長麻第四十五定公四年乙未正月丁亥大二月
丁巳大推癸巳爲正月七日據桓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
卒杜注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正義曰上有七
月書於八月下如此類者注皆謂之日誤今云從赴者以其
終不可通宛欲兩解故也蓋杜變日誤之例爲從赴故劉炫
之云爾攷長麻定二年閏五月是年閏十月若三年有閏則
是年二月有癸巳疑杜還閏之誤非日誤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注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復

稱公者會盟異處故
說曰杜云會盟異處故復稱公案襄二十五年盟重丘亦是會
盟異處何以不言公
孔氏曰書經之例諸侯先會而後盟皆前目而後凡此共盟
者還是前會之諸侯前已麻序故於此總言之也僖二十九
年王子虎與諸侯盟于翟泉服之稱人此劉子得與諸侯盟
者楚僭號稱王不事天子諸侯會而侵楚將以尊崇王室傳
言劉文公合諸侯是天子敕之使盟也劉炫規杜今刪定知
非者但會盟異處理合稱公重丘不書公史官自略耳以此
規杜非也
申曰孔以重丘不書公爲史官自略則是史有詳略非例有

異同也其非以會盟異處而復稱公明矣疏家扶杜抑劉仍
轉而入於劉氏之說何邪
社稷不動祝不出竟　注社稷動謂國遷
規曰國遷惟在竟內何得云祝不出竟社稷動謂軍行
孔氏曰軍行惟有社無稷今社稷俱動故知謂國遷劉以規
杜非也
惠氏棟曰劉以社稷動爲軍行是也杜注非
申曰下文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與
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反正相應攷之周禮春官大祝大師設
軍社則前祝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
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軍行有社無稷云社稷者便文爾

七年九月大雩　注無傳過也

規曰案賈逵云旱也杜以春秋旱雩傳皆發之言旱此傳無旱文故謂之過如賈之所言前既有雩後又有雩旱可知不須發傳

孔氏曰若然昭二十五年七月大雩季辛又雩一月兩雩旱亦可知何須發傳言旱其旱甚也劉以賈言規杜非也蓋時有小旱故傳不言旱未應合雩故杜云過也

崔氏子方曰雩者求雨之祭春秋之例於雩而得雨則書雩雩而不得雨則書不雨爲災則書旱故於書雩之年未嘗書旱與不雨書旱與不雨之年未嘗書雩也其例蓋於雩之月而雨則以月志雩于雩之時而雨則以時志雩於雩而不雨則又各以首月志不雨則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者志實不雨而已非志雩而不得雨者也

惠氏士奇曰禮有雩禁祭水旱也周官大祝有禁無雩蓋言禁則兼雩言雩不兼禁祭故春秋不書禁而書雩禮有六雩山川日月星辰雩則惟爲旱禱

申曰桓五年傳云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故杜以爲過釋例郊雩烝嘗例二十四過則書者謂非其時非其祀不旱而雩之類是也始夏而雩若謂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禱之也至於四時之雩則又用此禮而傳曰春不雨夏六月雨曰大旱不雨至於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然則攝過者攝其雩旱之過也

規曰案賈逵云旱也杜以春秋旱雩傳皆發之言旱此傳無旱文故謂之過如賈之所言前既有雩後又有雩旱可知不須發傳

孔氏曰若然昭二十五年七月大雩季辛又雩一月兩雩旱亦可知何須發傳言旱其旱甚也劉以賈言規杜非也蓋時有小旱故傳不言旱未應合雩故杜云過也

崔氏子方曰雩者求雨之祭春秋之例於雩而得雨則書雩雩而不得雨則書不雨爲災則書旱故於書雩之年未嘗書旱與不雨書旱與不雨之年未嘗書雩也其例蓋於雩之月而雨則以月志雩于雩之時而雨則以時志雩於雩而不雨則又各以首月志不雨則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者志實不雨而已非志雩而不得雨者也

何過之有劉以賈言規杜是也

八月公會晉師于瓦　注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

規曰案宣元年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宣元年諸侯俱在又文連伐鄭故言師會此則公之獨會晉師又無征伐之事劉以此與宣元年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略稱師乎

孫氏復曰晉師救我故公會于瓦

陳氏傅良曰不曰會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

申曰經文連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傳言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所會晉師即救我之師也何謂無征伐之事乎劉規杜氏是也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注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規曰傳言齊侯伐晉東鄙侯次于五氏次舍卽伐亦
應告故杜以爲諱伐則盟主直以次告嫌以爲不告伐故不書
孔氏曰知非不告伐故不書者若全不告魯容可不以伐告
今旣以次告魯何意告次不告伐明以衞新叛晉又僖與晉
親故恥以伐告惟告次耳劉以規杜氏非也
證曰齊衞伐晉之師書次者一此年五氏之次傳稱齊侯伐
晉東鄙厥後垂葭之次傳稱齊侯衞侯使師伐晉乃伐河內
夫旣已伐之矣而經乃書次者伐不終伐書其實也當是時
衞叛晉事齊齊爲衞伐晉魯尚親晉上年齊使國夏伐魯方
藉口伐晉以懼魯明年魯及齊平至哀元年魯亦與齊伐晉
矣何諱伐盟主之名有斷無告次不告伐之理杜劉之說皆非
也且告次則不告伐告伐則不告次言有彼此旨無異同均
爲過矣所規又安在平釋例土地名晉地定九年五氏寒氏

二名闕
得用焉曰獲　注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
規曰案春秋書獲惟有獲麟炫以爲得用器物除囚俘之外
惟有獲麟炫以爲得用焉曰獲謂得此可用爲器之物謂之爲
獲麟皮亦堪爲器若麟之皮角之屬杜解爲非
孔氏曰器用者謂器物可爲人用凡獲此器物之用者謂之
爲得也得用者謂將此器用以得於物焉謂之爲獲麟爲麤
獸帝王所重不可以鳳刻麟皮以飾器物劉規杜氏非也
姚氏鼐曰器用必待人而後用焉者謂能自動用其身焉

者也人民牛馬獲麟皆是
申曰釋例得獲例第三十八獲得也得亦獲也實同而文異
故假其異文以別事器用亦于人可爲人用者得用焉曰獲
謂用諸侯以有所獲也又繫于器用曰獲則凡以器而獲皆
在用例敵國交兵亦有兵器之獲顓爲詐斷似勝此解劉之
此規以囚俘不可以爲器物杜但當言俘也麟皮不當言麟
爲器乃借麟喻獸引伸注家之意非與杜解有異也疏家以
此非劉直是違杜孔融與諸卿書曰若子所執以爲郊天之
鼓必當麒麟之皮也是用孝經必用曾子家竹簡也後儒多
以鄭康成之說爲詬病然康成諸經箋注並無此說孫氏星
衍曰漢書王莽傳冠麟韋之弁李奇注謂鹿皮冠說文謂麟
爲大牝鹿與麒麟字異知是鹿皮鼓耳釋例獲例無來儀之
文而賈顓曰書稱鳳凰來儀今麟不言來非外麟也春秋據
其得不見其來故但曰獲若必以內外爲義則虞舜矣獨外
鳳乎孔以鳳羽襯麟皮本此
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　注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
規曰杜見傳言帥賤則云是東郭書炫案上伐夷儀乃齊侯親
兵所陳東郭書之事非是將帥杜何知帥謂東郭書若東郭書
爲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晉帥而衣貍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
子也且書若爲帥被晉之敗何故君以爲功而更受賞乎據此
諸事以爲更有別帥
孔氏曰今知劉難非者以此云克城而驕其帥又賤文旣相

連止是一事克城謂克夷儀其師則克城之師上克城之事
郭書先登故知郭書爲帥身先士卒也僖二十三年晉侯親
自敗狄而邻缺爲將成十六年楚子親戰鄢陵而子反爲主
今齊侯雖伐夷儀郭書何妨別爲元帥重帥之內齊侯容或不
丑父得與齊侯易位郭書雖爲元帥重帥之內齊侯容或不
辨齊侯賞其先登之功不責其後敗之罪故以爲帥謂東郭
書劉據此諸事以爲更有別帥而規杜非也
證曰杜言帥謂東郭書非也以吾觀之帥非東郭書乃犂彌
也何以知之以齊侯之賞犂彌知之書果爲帥不應置書而
賞犂彌今齊侯惟賞犂彌不及書則犂彌爲帥明矣且齊侯
在師帥必朝夕常見豈有犂彌言其白皙貌製尚不之識必
使人覩之而始知爲書旨斷非帥無疑乃孔以克夷儀之事
書先登則其爲帥是不然何則先登不必盡帥也隱十一年
鄭伯入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弧以先登襄十年偏陽之
役主人縣布葉父登之昭二十一年新里之戰廚人濮以裳
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之三人皆非帥杜何以知先登
必爲帥乎劉謂更有別帥則又不知帥即犂彌蓋齊之帥爲
敝無存先登而死於霣下始用犂彌爲帥書之讓登亦由犂
彌是帥故爲之郎首犯難犂彌之辭賞曰有先登者臣從之
書不能自言於齊侯犂彌言之以犂彌爲帥也書之辭賞曰
彼賓旅也帥爲主眾爲賓亦以犂彌爲帥也更無別帥可以
當之漢書周勃傳高祖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下下邑先

登賜爵五大夫齊克夷儀之賞事正相類犂彌新爲齊師故
曰賤齊侯之賞不以後之敗而沒其克邑之功也據此而言
杜固失矣劉亦未爲得也
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郭氏　注垂葭改名郭氏高平
鉅野縣西南有郭亭
規曰釋例曰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郭氏之比是也則是先名郭氏後名垂
葭以爲垂葭是新改之名本是郭氏也而此云垂葭改名郭氏
者杜注自違釋例
孔氏曰杜意與釋例不違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名若
如劉言案許遷于夷實城父經書夷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
郭氏經書垂葭許遷于析實白羽以此準之經應書析不應
書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經應書祝其不應書夾谷
杜以文同事異故以新舊明之劉不細尋經傳以規杜過非
也
申曰劉稱釋例者見于土地名據彼言當云郭氏改名垂葭
集解失之夫一地二名地無新舊之異而名有先後之異劉
云杜注自違釋例者謂其先後倒置與釋例不合此非以經
傳規杜乃以杜規杜也而孔譏劉不細尋經傳過矣鉅野縣
晉屬高平國今屬山東曹州府於春秋爲魯地郭古閻切以
傳文求之郭氏當是衛地

哀公

元年夫屯晝夜九日　注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然則未

規曰杜言夫猶兵也以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然則未築壘前兵豈遠城乎壘成之後兵復出壘乎以圍人夜守常事何言晝夜九日以後兵豈散乎炫以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

孔氏曰杜以屯是戍守之名又案傳晉有輜車轀籍未有作役之人而爲屯守之號者劉炫規其失非也

證曰杜以夫爲兵屯爲屯守而刺以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規之誠是然謂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則非也當楚之圍蔡也築壘之役將役楚人乎則不能出驅而隨我役也將役蔡人乎則不能召敵而應我役也戰士外安得城夫乎知城夫即是戰士非別有城夫也夫築壘大役也周禮夏官量人掌建國之法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舍之所里注軍壁曰壘鄭司農云壘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名謂一州之眾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此里而栽即量人所謂軍社之所里者杜云去蔡一里者非也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注植謂築城楨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今曰栽曰旗丈高信即所謂屬其植也通典兵一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攻城制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蔡侯爵城當五里今築壘高二丈方亦必五里餘可知量人之詳壘舍如彼穰苴之列里數如此役莫大於此矣如杜之解以夫爲兵不曰師屯而曰夫屯何也蓋古者執兵之人與執役之人皆謂之夫地官鄉師之職以時稽其夫家之眾實辨其可任者巡其前後之屯注夫家猶言男女也屯康成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賈疏謂兵眾屯聚各有車徒所聚於前後而巡行之可任謂夫家之可任役者屯以車徒所聚言之役可以言夫兵亦可以言夫特古之兵謂器後世之兵謂人杜謂夫爲兵其意則是而其語則非也易序卦傳屯者盈也廣雅釋詁屯聚也訓屯爲聚義本周易其云晝夜九日者迫於成壘也宣十一年令尹爲艾獵城沂事二旬而成不書日此云如子西之素謂他年素杜彼注云不過素所慮之期也此云如子西之素謂無彼此杜以如子西素所慮之期也三旬九日事有緩急言無定且子西築壘未成令屯壘裏守蔡則與上下文義不協矣師入楚昭王名則守蔡實以禦吳也先是柏舉之戰蔡以吳師入楚昭王

塵而得免楚豈須臾忘報哉遲之十二年而始報昔懼吳之襲其後也子西籌之熟矣以爲過蔡師使不得犯圍而出阻吳師使不得陷圍而入非築壘不可壘築矣而或遷延時日使吳人伺間而來事尚未可知壘雖築猶不築也非速成不可竊意圍蔡之役楚必遣師分據要害以防吳又必遣師迭更攻守以扼蔡安得盡遣師以築壘此必子西乘蔡人未會吳師之前徵召士卒剋期赴役晝夜相繼迨如九日之約而壘成耳夫蔡之所恃者吳也築壘於蔡而吳無能爲矣此所以制蔡人之命而奪吳人之膽也宜蔡人之係壘出降也

齊侯衛侯伐晉　注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狄師賤故不書

規曰杜以經書齊衛伐晉傳言四國伐晉故惟解魯與鮮虞不書意也炫以齊衛會乾侯救范氏者師相會因而行伐二君親行告伐不告會也行伐之後魯與鮮虞會之齊衛吏遣師與同伐也但齊將尊師眾故稱師衛將尊師少故云孔圉後伐四國並皆不書非獨魯與鮮虞不書也當謂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皆不告義出百塗並得通也

孔氏曰今知劉非者杜以傳齊侯衛侯止云會乾侯不言伐晉即云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與經齊侯衛侯伐晉文相次當以爲一鮮虞狄師賤故略而不書猶邾之戰唐侯從楚而不書乎丘之會狄人從晉而不書之類是也劉以爲孔圉等更別伐晉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告故不書而規

杜過非也

申曰劉以杜解魯師不書非公命是鮮虞狄師賤故不書非也據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昭四年楚子以諸侯及淮夷伐吳春秋不以其使賤而不書則光伯之言信矣

二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釋　注句釋邾地取侵以要之

規曰案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則句繹小邾地也

孔氏曰注言邾地者以傳云伐邾入愛其土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被伐受盟則盟在邾地邾與小邾國竟相近句繹所屬亦無定準猶齊魯汶陽之田莒魯爭鄆之事一彼一此豈有常乎而劉炫以規杜非也

申曰杜注哀十四年傳曰射小邾大夫孔氏彼疏曰此文與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文同知射是小邾大夫以句繹之地來奔魯也漆閭邱濫爲邾地牟婁及防茲爲莒地例以書法射既爲小邾之大夫則句繹爲小邾地無疑但此年州仇何忌與邾子盟句繹不當在小邾故杜云邾地孔氏乃以邾與小邾相近句繹屬無所常由爲杜解必如孔言句繹先屬邾後屬小邾無容不見經傳近閻氏若璩調停其說謂句繹有二一爲邾子一爲小邾子亦非也以今考之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不書宿人杜注宿小國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僖十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杜注地於齊齊亦與盟不書齊人襄九年同盟于戲不序鄭杜注伐鄭而書同盟

則鄭受盟可知戲鄭地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不序鄭杜注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會于蕭魚不序鄭杜注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不序齊杜注重丘齊地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推此類而合觀之桓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傳齊鄭宋盟于惡曹經以地主不序宋人傳序於末則知惡曹爲宋地此當是州仇何忌及邾子小邾子同盟以何繹小邾地故不書小邾子也然則何繹小邾地非邾地也劉之規杜是也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　注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規曰卜不吉謂戰當敗再敗當謂今伐更敗也退還謂是好退而還杜言退還亦是敗非也

杜非也

顧氏炎武引伸劉說曰前敗于柏舉若此戰更敗是再敗申曰孔以上文言卜退不吉謂欲退還必敗以伸杜意不知再敗楚師不如死但爲卜戰不吉而言下文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方爲卜退不吉而言下接云其死讎乎是不肯退還而務進戰也非謂退還亦必敗也

八年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濟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注鄒人教吳必可克王犯吳大夫故

孔氏曰今知劉非者以傳卜退不吉是不得好退是雖欲退還亦必敗也但文不委悉劉以爲退還謂是好退而還以規杜非也

顧氏炎武引伸劉說曰前敗于柏舉若此戰更敗是再敗申曰孔以上文言卜退不吉謂欲退還必敗以伸杜意不知再敗楚師不如死但爲卜戰不吉而言下文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方爲卜退不吉而言下接云其死讎乎是不肯退還而務進戰也非謂退還亦必敗也

八年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濟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注鄒人教吳必可克王犯吳大夫故

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

規曰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爲內應

孔氏曰今知非者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國人懼是未得武城故知此克之是鄒人教吳之語劉以爲克實克武城若然吳師既來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相善魯已受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爲之宰是爲武城之宰濟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言故知恐爲武城內應傳載漁官事者說來伐武城之由劉妄生異見而規杜非也

傳氏遜曰吳既克武城則其人以二子之故將固與吳吳得據之以爲魯患故懼

申曰左氏云克之者已然之辭杜氏云可克者將然之辭豈有鄒人教吳必可克而行文便云克之者且武城接吳境下文棄陽虞室庚宗俱是魯境故知是克武城也國人者魯之國人非武城人也懼吳以二人相善使武城人爲魯害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　注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

規曰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人爲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簡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爲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

孔氏曰今杜知負載是負載書者以周禮司盟掌盟載之事故傳云士莊子爲載書此上有將盟之文下即云負載之事故知是載書也劉以負載謂背負器物然則景伯魯之大夫

親自負物不近人情而規杜過非也

魏氏禧曰爲國事當如此不從其言而又負載以出若少隘憤必不行矣後世君子蹈此弊以誤國事者甚多

惠氏棟曰鄭詩箋云載猶戴也謂負戴器物尤伯說是也

釋曰杜解是劉之此規非也周禮春官詛祝作盟詛之載辭以救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鄭康成注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也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使祝爲載書賈公彥疏策載此辭謂之載秋官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非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注載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親之微者耳且康成言盟者書其辭於策聘禮記曰若有事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孔疏舉此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簡之所容者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然則負載者負載書之策耳若謂大夫負載器物誡有如孔所議者不可從下文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二年臧武仲據防出奔季孫召外史掌惡者而問載書之首章則逐臣示戒當用牲乎然則用牲曰載不用牲亦曰載牲當景伯重之也注言魯人欲留景伯質吳復求王子交質而

後雨止皆非也

十二年孔子與弔適季氏　注孔子始老故與弔也

規曰杜以孔子與弔明其已去臣位若在臣位則服小君之喪不得云與弔而已故云孔子始老故與弔也案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誄之子貢譏云生不能用則是哀公不用仲尼爲臣也又世家及諸書無云仲尼仕於哀公杜焉得云孔氏始老乎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上十一年傳稱仲尼在衛魯人以幣召之是召之而來嘗以任用故再有云子爲國老待子而行後乃致事故孟子之喪而來與弔若哀公全不能用何須以幣召之但哀公不用其言故云生不能用於傳文上下理甚朝於武宮下皆敘趙盾之事於經無文其明年傳不見盾事事之所由不具載其日月劉以此規杜過非也

申曰杜言傳倒經文在下本無義例劉以倒本隙地之事使與明年相接乃原所以倒經文之故規杜實是申杜孔引宣二年傳注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義例非之案彼傳壬申朝於武宮下皆敘趙盾之事於經無文其明年傳不見盾事事爲後年張本案傳之上下凡倒敘事爲後年張本者惟道之所由不具載其日月劉以此規杜過非也

申曰杜言傳倒經文在下本無義例劉以倒本隙地之事使與明年相接乃原所以倒經文之故規杜實是申杜孔引宣二年傳注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義例彼既無倒本其事使九月在十二月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義例若以倒敘其事爲後年張本案傳之上下凡倒敘事爲後年張本者惟道之所由不具載其日月劉以此規杜過非也

申曰杜言傳倒經文在下本無義例劉以倒本隙地之事使與明年相接足知此亦不爲倒本其事使九月在十二月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義例彼既無倒本其事使十二月在九月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義例若以倒敘其事爲後年張本案傳之上下凡倒敘事爲後年張本者惟道之所由不具載其日月劉以此規杜過非也

申曰杜言傳倒經文在下本無義例劉以倒本隙地之事使與明年相接乃原所以倒經文之故規杜實是申杜孔引宣二年傳注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義例彼既無倒本其事使九月在十二月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義例若以倒敘其事爲後年張本案傳之上下凡倒敘事爲後年張本者惟道之所由不具載其日月劉以此規杜過非也

申曰杜言傳倒經文在下本無義例劉以倒本隙地之事使與明年相接乃原所以倒經文之故規杜實是申杜孔引宣二年傳注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義例彼既無倒本其事使九月在十二月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義例若以倒敘其事爲後年張本案傳之上下凡倒敘事爲後年張本者惟道之所由不具載其日月劉以此規杜過非也

申曰孔氏既稱哀公不用其言是孔子於哀公之朝實未任事於何致事矛盾顯然劉之此規是也

九月宋向巢伐鄭　注大事盟也二臣敵與寘

規曰杜以鞅呼寅與語明其同憂國事故以二臣爲鞅例故不皆齊同

炘以爲二臣吳晉二臣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趙鞅呼司馬寅自相與語云建鼓整列其月以爲別者已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使文不齊同炘規曰杜以此與經別故言已明又以爲傳記當時事耳更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

吳臣對論曲直何得以二臣爲吳晉之臣劉以爲吳晉之臣

而規杜氏非也

釋曰劉以上文吳人曰於周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故二臣謂爲吳晉之臣孔氏非之案下文云建鼓整列二臣死之言有職死不先吳人也寅對缺云子姑視之言無庸戰也與吳臣無涉故知二臣乃缺寅非吳晉之臣也劉之此視非是杜解是

十四年逢澤有介麋焉　注介大也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

規曰案方言畜無觸曰介介麋一麋

孔氏曰逢澤大處不應惟有一麋若迹人止告一麋不應公喚左師俱獵故以介爲大劉規杜氏非也

齊氏召南曰案滎陽一字似衍漢志開封逢池在東北漢時開封屬河南郡滎陽郡名不得混入漢志也

申曰杜以介爲大本爾雅釋詁其義非也方言介特也物無觸曰特獸無觸曰介郭璞注傳曰逢澤有介麋廣雅釋詁介獨也介麋猶言獨麋耳昭十四年收介特杜注介特言單身民也與此注自相乖異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注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規曰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

孔氏曰案周禮典命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仲尼爲魯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十一年傳云子爲國老是大夫尊者則二命曰上準例合書故杜爲此注或曰杜爲抑揚之辭以爲仲尼縱未去位例不合書而規杜過非也

蘇氏洵曰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然則天子之權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夫子之書也歟

臧氏庸曰世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又爲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規曰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

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此二大字當爲衍文鄭注禮記云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卽本世家文而無大字尤可證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二卿五大夫司徒兼家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司徒下小宰小司徒司馬下小司馬兼宗伯事司空下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從小司空爲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案魯自有莒父弗忌爲宗伯無須司馬之兼左氏襄二十一年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爲司寇與孔子爲司寇同未必定公時仍臧氏爲司寇據云由司空爲司寇魯制蓋宗伯司馬司空並設未必司空兼司寇也世家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孟孫爲司空是時任孔子者季桓子也符子曰孔子嘗

爲魯司寇與臧武仲爲司寇同世家以爲大崔氏以爲小皆非

申日史記世家云孔子由司空爲大司寇攝行相事案定元年傳孔子之爲司寇也禮樽已朱失魯司寇孟子孔子爲魯司寇並無大字以春秋證之惟成十五年向爲人爲大司寇昭二十年樂輒爲大司寇哀二十六年樂朱鉏爲大司寇自宋之外未之見也昭四年杜洩稱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三家爲之未有以大稱者攷之列國昭二十二年宋邊卬爲大司徒隱三年宋有大司馬孔父襄十五年楚爲子馮爲大司空三卿皆三家爲之未有以大稱者攷之列國昭二十二年宋邊卬爲大司徒隱三年宋有大司馬孔父襄

司徒夫孔子惡能代桓子爲司徒哉公羊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桓子以陽虎諸人之亂使孔子攝已司徒事耳所謂攝相事也齊有國高而論語稱管仲相桓公則下卿亦可行相事矣臧孫爲司寇而公羊謂宣叔者相也則司寇行相事者不始自孔子矣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楊倞注爲司寇而攝相也是攝相爲宰相之相非儐相之相無可疑者且魯相君而行者皆三家爲之文十二年成四年如晉季文子相九年會於蕭亦季文子相十年會伐鄭季武子相文三年加二十八年如楚叔孫穆子相襄四年朝晉孟獻子相昭七年如楚孟僖子相夾谷之相乃三卿之事然則孔子非相魯豈

得爲夾谷之相世哉襄二十一年季孫稱臧武仲爲司寇眞
孔子之爲司寇一也然二十三年經書臧孫紇出奔邾而孔
氏之出奔不書緣臧氏以公族爲司寇命於天子者也卿也
孔氏以庶姓爲司寇未命於天子者也非卿也孔沖遠引周
禮典命云公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仲尼爲魯大夫夾谷之
會攝相事是以大夫攝相事乃攝卿而非卿子爲國老猶是
告老去位之大夫耳準以春秋卿乃書卒之法例不合書而
謂二命以上準例合書其不然乎辭雖是杜而非劉意則是
劉而非杜也慕孔子生民未有之聖故門弟子續經左氏作
傳悉以春秋未有之例尊之公穀特書孔子之生亦此意也
漢司馬遷作世家殆史家未有之例以門弟子之所以尊孔
子者尊之歟

孔子生卒年月日考

公羊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解詁
時歲在已卯陸德明釋文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
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疏左氏經無
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注時歲在已卯者何氏自有長歷
不得以左氏難之

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
子生

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
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已丑卒司馬貞索隱公羊傳襄公二
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正
十有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
歲也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二若
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稱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
數不明

羅氏泌曰齊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
拜之柰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記載靡有定格珞琭子云
宣父異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
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周靈王之二
十一年而長麻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爲庚子以哀公之十
六年壬戌歲四月已丑卒乃敬王之四十三年享七十有三
閏巾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爲十月庚子
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歲
在已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得謂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
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益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
年七十有四雖然公羊子言十月是月因無庚子以孔氏
家譜及祖庭記等所書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
日故林開以爲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
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人孔子生
日四月無已丑惟有乙丑己丑乃五月十二日林開不知何
據以爲四月戊戌戊戌亦不在五月故祖庭記直以爲四月

朱子論語集注序說曰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

王氏應麟曰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

宋氏濂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爲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麻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亥月庚辰朔酉月庚戌朔戌月己卯朔子月己酉朔丑月己卯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五月之十二日已與乙丈亦相近故誤書也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故孔子所卒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自壬戌上溯已酉則孔子之年乃七十四

黃氏宗羲曰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嘗甚核而辯然以某考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杜預左注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

吾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爲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已與乙丈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自壬戌上溯已酉則孔子之年乃七十四

黃氏宗羲曰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嘗甚核而辯然以某考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杜預左注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

己酉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二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日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一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食之夫九月庚戌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日有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己酉朔十月爲己卯朔而庚戌庚

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年歲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孔氏廣森曰公羊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今以十月庚辰朔校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分別自後爲所見之世故也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金履祥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其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翱翔始以龍見終以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歟話曰時歲在巳卯謹案於今祿命術得巳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漢四分厤是歲

己酉與何氏不合但四分依命厤序以爲庚申歲獲麟而感精符則云獲麟之歲在單閼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丁丑漢元年乙未三統厤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梁名曰敦牂元封七年歲名困敦益與四分較差一年太史公厤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閹逢攝提格又實甲寅非丁丑矣萬斯遂古七厤殊元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注存師說焉

江氏永曰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周靈王之二十年也公羊穀梁皆謂孔子生于是年二家去聖未遠當必有據經書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公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司馬遷年表世家舛錯非一言生二十二年

不足信漢時亦尚公穀之學何以記孔子生年必與公穀差一年乎金履祥通鑑前編謂是年九月十月日兩食必非生聖人之年此金氏不知厤法故也今合朔當交而食必須隔五六月無連月比食之理春秋及漢初有比食者皆史家之誤未可以是斷聖人生年也十月庚辰朔日食庚子孔子生亦何妨乎朱子論語序說既引史記不得不依其生年然以公羊之十一月庚子係之則亦誤二十二年七月有辛酉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食以此推前後月日則庚戌歲十一月當甲辰朔不得有庚子矣

崔氏述曰公羊穀梁記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以爲二十二年生者史記世家文耳世家未嘗言爲十月庚子生也以世家之年冠穀梁之月日進退皆無所據然而世咸信之未知其爲何說也

謹案左氏記孔子之卒不記孔子之生後人所以知孔子所生之年月日者公羊穀梁也杜預不從公穀而從史記誤矣然史記實未嘗誤也襄二十一年疏公羊傳於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云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注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師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杜此注從史記也夫賈逵以襄二十一年至哀

十六年爲七十三年則賈逵所見之史記本作魯襄公二十一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故賈服皆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二年生也古人以周一歲爲一年絳縣老人生文十一年至襄二十二年本七十四年而云七十三年此其證也說文一篇一部弍古文一當由杜預所見之本誤一爲二耳卽此而斷無庸辨矣續漢書律厤志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七十一年至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下推二年至哀十六年歲在壬戌晉書律厤志姜岌稱魯隱公元年己未下推至襄二十一年哀十六年亦如之何休云歲在己卯說文十四篇卯从丣丣古文酉丣爲春門萬物已出丣爲秋門萬物已入始丣丣文相近而誤歐王引之謂何休用殷厤未必然也錢大昕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卯必乙巳之誤推襄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爲宣尼生之日夫龍度天門服非不講超辰之術者何以無異說邪考降婁中而天明爲建未之月襄三十一年歲在降婁爲歲在未上溯十九年爲未之歲則二十一年爲酉之歲也昭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爲位在寅上溯至襄二十一年亦位在酉也經書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辰爲十月之朔則庚子爲十月之二十一日無疑羅泌以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定朔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生日舍其所可知而求其所不可知惑矣孔子卒之月日杜以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已丑已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考史記

孔叢子皆云四月已丑不應有誤宋文憲云孔子卒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已丑已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已與乙文亦相近謂十六年爲壬戌則可信江永戊者非也其言月日亦沿杜誤而年之爲壬戌則可信江永云時魯厤與衞厤不同衞厤蒲曠入衞事傳依衞厤在前年閏二月而經書正月已卯是魯厤前年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已卯正月既有已卯故四月已卯朔十一日爲已丑崔述曰杜因傳有閏月遞推而下則四月不當有已丑不知傳有閏月魯實無此閏月已丑正當在四月也蓋緣魯失一閏故衞閏月之事在魯明年正月傳采之衞史而續之則魯史也由是言之續經之四月卽杜所推之三月此月正當有已丑十七年如魚竀尾衞流而方羊奔逸則孔子以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歲已酉十月庚子日生周之十月二十一日今之八月二十一日也以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歲壬戌四月十一日卒周之四月十一日今之二月十一日也

月日皆不誤突然則孔子以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歲已酉十月庚子日生周之十月二十一日今之八月二十一日也以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歲壬戌四月十一日卒周之四月十一日今之二月十一日也

十七年如魚竀尾衞流而方羊奔逸則孔子以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歲已酉十月庚子日生周之十月二十一日今之八月二十一日也以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歲壬戌四月十一日卒周之四月十一日今之二月十一日也

方羊不能自安奔水邊言衞侯將若此魚見曰卜繇之辭文句相韻奔焉二字宜倒下讀之奔焉大國謂十一地遠焉之大國方羊縱恣之帶

孔氏曰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眾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游戲喻衞侯淫縱杜不然者以此魚喻衞侯詩云勩魚赬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喻衞侯則方羊爲勞

嘗之非若其方羊是繼態之非何得比勞苦之伍拉劉炫以爲十篇之辭文句相韻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言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此之方羊其下句將亡自知爲韻衛篇一字爲助句之辭且錄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閟門實皆乃曰後驗不見將亡爲韻又一薄一薄十年尚衛有實若與據公之羊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劉以爲衛爲大國謂土地遼焉之大國近不辭矣而規杜過非也

十七

申曰杜解本之賈逵劉振鄭眾之說以規其失是也衛焉大國劉必以爲土地遼焉之大國者方言衛未也又曰衛赤也方羊非勞苦之狀也且魚勞則尾赤乃毛詩傳非鄭眾說也周南魴魚赬尾正義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郭璞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赤左傳曰如魚得水而魚之尾赤以喻親暱淫縱不同者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鄭以彷徉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服氏亦爲魚勞而此言之孔誤毛說爲鄭說宜其自相背戾也孔謂緜辭未必皆韻以非劉亦不然莊二十三年傳正義曰此傳鳳凰于飛于莫之與京襄十年傳稱衛甯惠子聞衛侯之出也曰吾聞之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詩曰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憮矜寡哀鰥恤此四者先王所以保民也衛侯其不終乎夫善在衛侯而曰詩以戒之則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言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良公 十七 國風雅頌合編

杜說以焉爲語已之詞失讀矣詁訓疏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言詞不能自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言詞方羊亦在下句將亡自知爲韻衛侯名之不來彷徉於野以思帝舜史記吳王濞傳彷徉天下所鄉者將所指者下皆言縱恣之意詩齊風傳翱翔猶彷徉也彈名擇言語翱拔也言拔游也翔作也言彷徉也蓋近游戲之意故鄭以游戲喻衛侯淫縱而劉拈以縱恣之狀也楚辭招魂彷徉無所倚彷徉徙倚也蓋緜辭以魚依於淵喻小國依於大國衛流之魚縱其所如恣其所游無所依倚故下云衛焉大國滅之將亡方羊非勞苦之狀也且魚勞則尾赤乃毛詩傳非鄭眾說也周南魴魚赬尾正義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郭璞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赤左傳曰如魚得水而魚之尾赤以喻親暱淫縱不同者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鄭以彷徉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服氏亦爲魚勞而此言之孔誤毛說爲鄭說宜其自相背戾也孔謂緜辭未必皆韻以非劉亦不然莊二十三年傳正義曰此傳鳳凰于飛于莫之與京襄十年傳稱衛甯惠子聞衛侯之出也曰吾聞之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詩曰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憮矜寡哀鰥恤此四者先王所以保民也衛侯其不終乎夫善在衛侯而曰詩以戒之則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言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良公 十七 國風雅頌合編

一字但可謂之邊不得謂之水邊是杜之誤焉訓爲於宣六年公羊傳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焉入其室則無人焉門者何休注焉也是無人於門門守視者也許語焉作相韻今盛幸肩曰古人讀喻如由與攜相韻漢郊祀歌上下焉皆與於同義

與齮吳爲韻左氏傳無不韻之絲也然則孔氏未嘗不以劉言爲是也蓋疏家曲護注家而爲之說

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孰也　注執牛耳尸盟者

鄫衍在七年發陽鄖也在十二年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

規曰依禮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小國執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魯是小國故云然則孰也鄫衍吳公子執之者于時吳爲盟主夷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也小國恆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

孔氏曰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文云據時執者無常若如劉意季羔直舉發陽何須云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橫規杜過非也

申曰夏官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鄭司農云贊牛耳桃荼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矣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荼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賈公彥疏引春秋者按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至武伯曰然則孰也以其魯於齊爲小國故也云矣謂尸盟者割牛耳尸盟者即是小國也是小國執牛耳之證王崩則敬王崩在他年也周本紀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則傳以定王元年終矣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

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

孔氏曰萇弘言在昭二十三年此叔青如京師自爲敬王崩未知敬王何年崩也但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牴悟謂此類也案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又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良以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故杜違史記亦何怪焉劉炫以規其過未知劉意能定與否

陸氏德明曰案傳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爾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據此則敬王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公十八年崩也大國年表起自元王乃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爲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崩年是魯哀二十七年也眾說不同未詳其正也

申曰此規杜世族譜也釋例世族譜第四十五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三二 商務印書館印行

未

元棄

元穎

男元梧校字

元槫

元馥

光緒甲午重月
局校刻

陳熙晉一名津字析木號西橋浙江義烏人侍郎汪由敦督學浙江奇其文有國士之目舉優貢生盡發所蓄書恣披閱學益進以教習官貴州廣順開泰錦屏永從龍里普定諸知縣歷仁懷普安同知湖北宜昌府知府權開泰時滇省檄捕王士林黨之在黔者出不意盡獲之窮鞫迄無狀乃以情報得減等發配蔣昌華據黎平將興大獄熙晉捕其渠而貸諸脅從者全活無算永從有湖耳永安二土司轄五十餘寨距府窩遠而錦屏苗疆窄欲割二土司屬之錦屏之毛坪子寨產杉賈販輻輳多爭訟欲於毛坪設巡檢條上大吏不果行乃存其議於所著水道

記中貴州水道記善折獄龍里民有以釘鞵殺人者已誣服矣而兇驗不合心疑焉一日方處因見叢人中有曳釘鞵竊睨者命執而鞫之其狼狽合卽自服老人道死無主名熙晉廉得有小兒同行密呼兒暱以果餌兒遽效老人墮樹狀遂得實龍里人爲生立祠仁懷亦如之牛叢者滇南習也民糾聚相雄長號其魁曰牛叢其獲益不竭之官輒積薪焚殺之普安亦然先是有挾讐焚三尸者役不敢捕熙晉期必得重繩以法風頓革（王拱心撰傳）

守宜昌六載結積牘千七百餘事道光二十九年楚大水流庸聚宜昌熙晉畢力撫綏復請葺城垣以工代賑秩滿將去爲留六閱月蔵其事比行送者數千人皆泣下（宜昌府志名宦傳）乞養歸未幾卒年六十一熙晉邃於學積書數萬卷訂疑糾謬務窮竟原委去取精審（義烏縣志）政暇則獨坐一室披誦至夜分每語及經史三通歷朝會要袞袞若成誦（王拱心撰傳）所著春秋規過考信九卷謂杜預解經厥有三蔽劉光伯規之而其書久佚乃從正義中采得一百七十三事並剌取經史百家及近儒著述與劉規相發明者臚列而備論之其杜非而劉是者則爲之申以見其說之可據杜是而劉非者則爲之釋以見其不足難至杜劉兩說義俱未安則爲之證證之羣言斷以已意蓋劉說未合不及十之二焉（春秋規過考信自叙）又謂隋經籍志載春秋述義四十卷光伯本傳復有春秋攻昧十卷不及規過據孔穎達序稱習杜義而攻杜氏疑規過當在述義中非別爲一書舊唐書經籍志載述義三十七卷較隋志少三卷而多規過三卷此其證也孔氏於規

杜一百七十三事無一不以爲非茲於所規之外又得一百四十三事並皆述義之文其異杜者三十事駁正甚少殆以唐初奉勅刪定著爲令典黨同伐異亦勢會使然歟今參稽經籍援據羣言案其事理辨其得失成春秋述義拾遺八卷（春秋規過考信述義拾遺自叙）又有古文孝經述義餘語五卷帝王世紀二卷貴州風土記三十卷黔中水道記四卷宋大夫集箋注三卷駱臨海集箋注十卷日損齋筆記考證一卷文集八卷征帆集四卷（義烏縣志）官仁懷時以未有志乘纂成仁懷廳志二十卷（仁懷志名宦傳）

右朱鼎甫先生擬先曾祖西橋公國史儒林文苑傳稿文存佩弦齋集（刻本）謹取以弁先曾祖遺著春秋規過考信述義拾遺二書卷首俾讀是書者攷見焉　曾孫知本補刊謹志

杜元凱注春秋經傳曰集解劉光伯疏杜氏集解曰述義集解者集諸家之解第拘一家之解不可謂之集述自集解行而漢儒之家法盡廢義必通諸家之義始可謂之述自集解行而漢儒之家法盡廢今疏中劉賈鄭服之說得以不絕者光伯之力也五經之有義疏昉於宋齊案鄭康成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其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實爲疏家之祖鄭箋毛而異毛不害其宗毛劉述杜而異杜豈害其宗杜乎孔氏於規杜一百七十三事無一不以爲非茲於所規之外又得一百四十三事異杜者三十事駁正甚少殆以唐初奉勑刪定著爲令典黨伐同異亦勢會使然歟今參稽經緯援据羣言案其

事理辨其得失釐爲八卷題曰拾遺竊謂集兩漢之大成者康成也集六朝之大成者光伯也康成於眾經並爲注解光伯之自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著錄隋志本傳凡百四十餘卷古來注家注經之多未有過於康成者疏家疏注之多未有過於光伯者唐初修五經正義易雖有江南義疏十餘家無足據者故諸疏惟易最下自禮記據皇侃外尚書毛詩春秋皆據光伯本也或曰春秋序但稱光伯不及士元而詩書之序並言二劉似不盡屬光伯者案士元本傳第言五經述議並行於世不詳卷數志亦未著其目貞觀初詔擢皇侃等十孫官亦及炫而不及焯意者士元之疏已併入光伯疏歟春秋述義稍見崖略其於書及詩亦有可窺測者焉孔傳自宋世以前無有指其僞者後人皆以書不用鄭而用孔咎顨達今攷顨達據炫炫據焯焯據費甡自謂思日贊贊豈哉二劉並以襄爲因武成皇天后土爲地呂刑刑罰世輕世重劉君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違傳意爲顨達所駁其祖乙序圮於耿以圮於相遷於耿爲大不辭立政三亳歸周在武王時非文王時呂刑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皆直攻孔傳之失當亦劉說舜典在璿璣玉衡謂江南宋元嘉年大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大史書矣此在隋未併陳之前故云江南若鞭作官刑宮辟疑赦疏中兩稱大隋比於不去葛龔尤

屬顯然新唐書歷志引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載光伯說檢肩征疏全用其文他可知矣詩之述義最爲殊絕而三百五篇疏中都無一字以左氏及詩正義證之襄二十四年無貳爾心用毛傳也昭二十六年賦蓼蕭用鄭箋也與孔氏之依違毛鄭者不同周南疏引左傳如魚頳尾衡流而彷徉小雅疏引左傳爲吳季札歌小雅大雅大雅疏引左傳嘉栗旨酒所引服注均與規杜合亦與孔氏之彼此歧異者不同據孔氏之序但云削煩增簡則全本之光伯矣由此言之孔氏書詩春秋諸疏皆襲光伯之成書以爲己功向使南北分裂之際微光伯爲之兼綜條貫包羅古義貞觀君臣即欲成五經正義豈能炳燦今古乎故光伯爲功經術不在康成下因春秋而備論之世有研

經之君子其不以斯言爲河漢夫
道光二十八年歲在著雍涒灘人日義烏陳熙晉序於宜昌郡
齋

春秋述義拾遺自敘
春秋經傳杜預集解序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
國史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
褒貶
杜氏
卷一
隱公傳首
爲魯夫人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冬十有一月祭伯來
謂之鄭志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
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二年莒人入向
三年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

將綱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
彰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
也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
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
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十一年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
卷二
桓公
春秋述義拾遺目次 二 廣雅書局栞
五年冬州公如曹
凡祀啟蟄而郊
六年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
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
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
以山川則廢主
十一月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十八年女有家男有室
莊公
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六年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
十一年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二十二年成子得政
閔公
二年是服也狂夫詛之
卷三
僖公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八年盟于洮
春秋述義拾遺目次 三 廣雅書局栞
十年及七輿大夫
十五年公如齊
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
作詩
二十七年入務利民民懷生矣
二十八年執曹伯畀宋人
不有寧也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夢河神謂己曰畀余
三十年秦軍汜南
三十二年秋衛人及狄盟
三十三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烝嘗禘於廟
卷四
文公
元年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
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曰夫己氏

廣雅書局栞

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
貴之也
十八年此十六族也
宣公
十一年楚子入陳
十二年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
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
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成公
十三年二月公如京師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十五年仲嬰齊卒
十七年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卷五
襄公
四年戊秋荐屈
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九年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三月癸丑

廣雅書局栞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納諸霍人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十一年七姓十二國之祖
歌鐘二肆
十四年商旅于市
十五年剽夏逆王后于齊
十六年齊高厚之詩不類
十九年婦人無刑
二十一年軌度其信
二十二年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二十三年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二十五年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齊人以莊公說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
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
靦被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賦車兵徒卒

襄公
二十六年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
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
則苗賁皇之爲也
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
二十七年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睦於晉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
而公怨之以爲賓榮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九年臧賓而極則布幣也
不尚取之

卷七 春秋述義拾遺目次 一 廣雅書局刊

昭公
元年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君子弗聽也
二年送從逆班
三年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以樂慆憂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葬伯之喪
敬子不入

四年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雹之爲菑誰能禦之
五年舍中軍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七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儆之
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克己復禮仁也
卷八
昭公

十七年不君君矣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十八年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二十五年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獲王奸命
二十八年詩曰惟此文王
二十九年王正曰后土
其同人
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定公
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四年命以伯禽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八年主人出師奔
喜於徵死何暇追余
卷末

河間劉氏書目考
隋書儒林傳

春秋經傳杜預集解序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徧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慶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弒其君晉

大史書趙盾弒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

孔氏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杜總括兩史共成此語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職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

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

辨曰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繼大史而言內史則內史在大史之下正足以證諸侯之有內史諸侯既有內史則內史在二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者亦官名矣劉說未確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鄢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闕其幽也已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

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焉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敎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匡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二事尤明著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爲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案曰隋書經籍志春秋序賀道養崔靈恩田元休俱各有注一卷又有春秋序義疏一卷不載名氏光伯有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劉君稱賀沈諸儒蓋陳沈文阿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杰序亦爲之注也此駁正賀沈之說最當

杜氏

不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爲謙之辭

孔氏曰杜氏名預字元凱畿之孫恕之子也不言名而言氏者注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耳君孔安國馬融王肅之徒其所注書皆稱爲傳鄭玄則謂之爲注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名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

案曰劉君名其書曰述義者述杜義也卷首稱杜氏猶之毛詩禮記周禮儀禮稱鄭氏也孔氏序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疏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劉炫於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

隱公傳首

義烏陳熙晉撰

爲魯夫人

有文在手爲魯疑不得若此

孔氏曰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爲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之妻故傳下不言爲此傳言爲魯夫人之上有爲字也

加爲以示異耳非爲手文有爲字故魯夫人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元年春王正月

仲子手有此文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后經古文虞夏商周鳳凰鳳凰銜書致帝

作父魯作炎手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

辨曰沖遠之說長於光伯今考之說文七篇从部炎古文以爲魯衛之魯隸續所載魏三體石經尚書文侯之命盧弓一盧作爐爐旅二形古盧旅與魯聲近故炎段音爲魯若漢后經乃八分書非古文也許書三篇瓜部爲母猴也从古文爲象兩母猴相對形石經作炎八篇人部九此籀文石經作炎忘本九石經虞作父孔在唐初得見之今已缺佚說文虎部虞从虍吳聲未載古文三篇又部叀从二又相交糸古文友石經尚書大誥叀友二形古文四聲韻作叀手文不得若叀及叀至叀字容或似之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難何休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

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云黃帝坐於玄扈鳳凰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謂此五事何休又云公即位者一國之始

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

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奉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自云諸侯不得改元則元者王之元年安得同日並見其成體也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非比辭也何休在王之元年公即位不

即位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然王者豈復以己之政正己即位不通若此何且行之言左氏者或取爲說是逐狂東走也隱莊閔僖四公元年傳皆說不書即位之由故指以爲例隱不行即位又謙不告至而遠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則與臣子無別不成爲君故告朔朝廟也

孔氏曰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爲頒於諸侯非復文王之歷受今王之歷稱文王之正非其義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義雖無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無害

賈氏逵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爲忠信何以爲事上何以誨人何爲法何以全身如此若爲通乎見公羊疏引長義案公羊傳無黜周王魯之文乃何休解詁中語也如賈所言則其說不始於何休矣

桓氏譚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穀梁赤春秋傳多所遺失又有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頗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劉原父權衡曰元年者公羊以謂諸侯不得改元春秋王魯故託稱元非也元者始爾君之始年謂之元年猶歲之初月謂之正月非有天子諸侯之辨也說者以爲變一爲元元者氣也言天地由之始生夫人君即位何乃遠及天地未生之前乎又曰上無所繫故使春繫之夫制元年者人君也非實太極也以一爲元氣何當於義哉其過在必欲成五始之說而不究元年之本情也上無繫者文勢當然聖人雖欲損之不可損雖欲益之不可益又何云云乎

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亦非也公羊言王者正受命是矣其言文王則非也春秋者王政之本故假王以正萬事置之春正之閒者明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君不但指文王又公羊以爲春者天之所爲所以先春而後王也亦非也元年獨非人之所爲乎何以獨在春上大凡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此八字者文理相須苟載事者必皆庸焉非聖人新意也則所謂五始者殆虛言乎何休又言諸侯不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按桓公書即位非能奉王正也此皆蔓衍其辭飾春秋焉可矣非傳道必信之語也

又有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頗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然王者豈復以己之政正己即位不通若此何且行之言左氏者或取爲說是逐狂東走也隱莊閔僖四公元年傳皆說不書即位之由故指以爲例隱不行即位又謙不告至而遠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則與臣子無別不成爲君故告朔朝廟也

孔氏曰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爲頒於諸侯非復文王之歷受今王之歷稱文王之正非其義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義雖無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無害

賈氏逵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爲忠信何以爲事上何以誨人何爲法何以全身如此若爲通乎見公羊疏引長義案公羊傳無黜周王魯之文乃何休解詁中語也如賈所言則其說不始於何休矣

桓氏譚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穀梁赤春秋傳多所遺失又有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頗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然王者豈復以己之政正己即位不通若此何且行之言左氏者或取爲說是逐狂東走也隱莊閔僖四公元年傳皆說不書即位之由故指以爲例隱不行即位又謙不告至而遠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則與臣子無別不成爲君故告朔朝廟也

孔氏曰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爲頒於諸侯非復文王之歷受今王之歷稱文王之正非其義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義雖無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無害

賈氏逵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爲忠信何以爲事上何以誨人何爲法何以全身如此若爲通乎見公羊疏引長義案公羊傳無黜周王魯之文乃何休解詁中語也如賈所言則其說不始於何休矣

桓氏譚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穀梁赤春秋傳多所遺失又有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頗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指出於何氏案五始之說公羊無明文故光伯不難公羊而難何休

蘇氏轍曰儒者必愼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譌好爲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爲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

王氏應麟曰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一十九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何休謂一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黃氏澤曰近世說春秋謂孔子用夏正考之三傳未嘗有夏正之類甚多若果用夏正已正統而已顏師古注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敎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是爲五始共讀曰恭李善注胡廣曰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卽位袁在西漢時已有其說則五始不始於何休矣孔氏云五始之理於杜無害於經傳未必無害也劉君所謂不事文王仍奉周正者難公羊也然以上下文義求之則公羊本謂王者爲天王非謂文王也善乎徐位山之言曰文王固天王之譌也傳曰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休注曰據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知王者受命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明受之於天傳又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注曰統者始也總繫之於天王者始受

命改制布政敘於天下莫不一繫於正月故曰政敎之始據此則上文春王正月注曰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出爲文此皆是實不假文託義也巨明於四公發傳以不書不稱起文其義一也劉賈頗爲傳文生例云因故上繫天明是天王天之所命也天文字近而譌據是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賵豈有七月爲天王之秋而正月爲文王之春乎注言始受命改制布政敎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總繫一統其不爲文王可知準此而言則何注所謂始受命者始受命嗣天子也是平王非文王也據疏引春秋說疑三代謂疑文王彼宋氏注云雖大略據三代其要主於文王則其誤久矣於庫公羊之受誣於後人者豈特此哉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膏肓十卷又春秋漢議十三卷皆何休撰春秋左氏膏肓釋痾十卷服虔撰梁有春秋漢議駁二卷服虔撰亡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今服氏書久佚惟鄭氏箴膏肓見本傳疏及他書尙存三十條劉君功深於公羊而開卷以難何始然則何氏解詁一書不獨非春秋意亦非盡公羊意矣劉之此言可以補子愼之軼說穀梁疏亦登光伯之說而不標所自經傳釋例公卽位例第一隱莊閔僖雖居君位或有故而不修卽位之禮或讓而不爲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體而不書於文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

孔氏曰及與也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

趙氏汸曰及者暨也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凡特相盟內之志曰及外之志曰會

案曰董氏仲舒春秋繁露爵國篇曰傳曰民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附庸者方三十里名者方

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周有王子克楚有鬬克並字子儀與邾子克字儀父皆名字相配邾儀父其附庸之書字者歟

伊川程子曰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此以魯爲主也

孔氏據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非會諸侯不書矣殆劉氏所謂惟善於申劉意矣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公後至故不書所會此書邾儀父盟于蔑以證此之不爲會禮也以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爲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

公羊傳曰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何休注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祭者采邑也伯者字也

姚氏鼐曰王國之臣至魯必有其事焉不言其事而言來是不反之稱也畿內臣有王使有非王使其於魯春秋皆著其來之故惟桓公八年祭公來遂迎王后於紀不言來魯之事以其遂事而知其來之故猶之著其事者矣第書來而卒無所爲事者是不反之稱也桓五年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實來屬辭比事凡畿內諸侯奔魯宜曰來焉爾故公羊氏以祭伯來爲出奔來魯此其說殆不可易左氏穀梁以爲非王命而來朝不正其外交故弗謂朝是皆附會難信且其辭尤有非者聘者問也朝者見而受政之辭也小國之侯於大國之

侯爲方伯連率者有受政之義故曰朝若夫王畿內諸侯以屬於天子言之雖卑者猶序于太國諸侯之上非受政之人也不可曰朝以其分而言之雖三公猶不及外小國之純乎爲君於天子有不純臣之道者苟刖乎天子而爲君與外諸侯等列相朝則抗矣此必無其禮者不可以屬辭故左氏穀梁皆爲失辭然則其非王使又無他故而至魯焉者當謂之何蓋春秋一謂之曰聘桓公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是也故言春秋不正其外交者以責祭伯祭伯之來惑矣非爲賓旅者也

孔氏廣森曰穀梁傳以爲來朝劉向本治穀梁其上封事云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卽謀殺害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遏其萌漸惡雖未就足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殺乃是誣鄭伯也此論最允蓋杜稱志在於殺本之服氏孔之難服卽難杜矣劉云傳解經意書克謂鄭伯本志則杜言鄭伯志在於殺非傳意卽非經意矣何則鄭伯克段未嘗殺段也言外似有非杜之意襄元年謂之宋志沖遠謂此彭城實非宋地而經書爲宋言宋人志在取之夫子修春秋而傳特言謂之鄭志者還取二國本志故也鄭志在克宋志在取皆所謂如本志其奔

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書克者謂是鄭伯本志也注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雖言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爲文所以惡鄭伯也

王氏應麟曰謂之鄭志所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所以正君臣之分

黃氏日抄曰左氏罪鄭伯失教段果可教者否耶鄭莊之大惡在伐周未必在克段

沈氏彤曰鄭伯志在於克不志於殺

案曰疏引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爲養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稱鄭伯譏失教也止責鄭伯失於教誨之道不謂鄭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卽謀殺害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遏其萌漸惡雖未就足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殺乃是誣鄭伯也此論最允蓋杜稱志在於殺本之服氏孔之難服卽難杜矣劉云傳解經意書克謂鄭伯本志則杜言鄭伯志在於殺非傳意卽非經意矣何則鄭伯克段未嘗殺段也言外似有非杜之意襄元年謂之宋志沖遠謂此彭城實非宋地而經書爲宋言宋人志在取之夫子修春秋而傳特言謂之鄭志者還取二國本志故也鄭志在克宋志在取皆所謂如本志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注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

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爲經張例此畢葬之大期以譏

宰咺之緩非是爲葬發例故不言凡也

孔氏曰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今案周禮竟無凡例爲當禮外別自有凡爲當凡在禮內

案曰釋例弔賵葬例第五天子諸侯大夫士各以赴弔遠近爲差等所以通意敘事夫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禮是以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不葬謂之緩慢以示譏也春秋從實而書以示是非劉氏謂非爲葬故不言凡是矣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蓋自杜氏發凡以言例謂仲尼修史本於周公說春秋者皆言凡例自六朝已然矣夫周禮無所謂例也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十三　廣雅書局栞

謂例也春秋亦無所謂例也劉氏云諸所發凡皆爲經張例則是春秋之凡非周禮之凡矣例云乎哉黃東發曰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

二年莒人入向

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

王氏哲曰春秋凡卿書名氏志其執政之臣也其大夫不與國政故例稱人略之也凡大國之卿皆書名氏記其人則於其行事也得以褒貶之矣自曹以下至邾滕紀莒之類雖有侯爵者皆以微弱不能自強於國政當時無所輕重故略其卿稱人而已

案曰公羊傳曰入者何得而不居也隱五年公羊傳曰將尊師眾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三年騎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言爲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又難服云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懼其緣騎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騎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十四　廣雅書局栞

孔氏曰騎謂恃己陵物奢謂奢矜僭上淫謂耆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

案曰下文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則是從寵祿而騎奢淫泆從騎奢淫泆而邪也服虔言四者過從邪起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尤伯難服申杜最當孔氏舍杜從服殊違傳意

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

說文云魚捕魚也天官魚人掌以時歛爲梁凡歛者掌其政令是謂捕魚爲魚魚者猶言獵者也此條正義不著劉說以下載劉說稱捕魚引歛人知爲捕魚無疑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

案曰說文十一篇灥部灥捕魚也段玉裁注周禮歛人本作

魚此與取鼈者曰鼈人取獸者曰獸人同也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也呂氏春秋淮南鴻烈高注每云漁讀如論語之語讀如相語之語尋其文義皆由本文作魚故爲讀若以別諸水鼈周禮音義厳本作魚又音御御音即高氏之語音也然則古文本作魚作漁漁其籀文乎至小篆則媎爲漁矣據經文公矢魚于棠史記魯世家作觀漁于棠漢書五行志亦作漁劉義審矣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注大事祀與戎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

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教戰陳鱗甲不足以爲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己而行之以法毆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爲軌爲物納民於其中也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物上下無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行國家之所以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觀魚是爲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使公行也專度軌量正謂順時狩獵以教習戎事也材章物采正謂取其皮革以修造器物也下云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實非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僻有首引自相配成也

田獵止教戎而言祀者獵狩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云俎祭宗廟器見此意也

孔氏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若其爲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碎盤遊雖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其爲飾器用故狩獵取材則可如其因遊宴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準度軌量即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章明物采即取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

案曰劉云凡物應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與下文材字一例孔謂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則與材字不相應矣且旌旗車服已該於講大事中何庸先列於義劉氏爲長前以大事爲兵事後言獵狩主祭祀補杜義云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注俎祭宗廟器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

此言田獵之時小禽小獸則公不射雖講事而田倘不射小物況魚非講事不宜輒舉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蕢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有魚爲俎實肉登於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爲非禮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妄出遊獵雖取鳥獸亦不爲祭祀不登於器亦謂盤遊亦不爲取材以飾器物今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雖君所親至於庶羞雜物細小之倫雖爲祭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籩豆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

孔氏曰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然則有毛爲皮去毛爲革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以其小異故別時斂之散文則皮革通也領上大齒謂之爲牙鳥翼長毛謂之爲羽齒牙毛羽各自小異故歷言之也登於俎謂升俎以其祭登於器謂在器以爲飾諸器之飾有用此材者登訓爲升服虔以上登爲升下登爲成二登不容異訓且云不成於器爲不辭矣又器以此物爲飾宜復待之乃成也

案曰孔氏於皆公所親射下稱祭祀水土云云同是此疏皆用光伯說爲之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　注萬舞也

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

孔氏曰案公羊傳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眾仲是萬與羽爲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惟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

呂成公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簡兮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於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總名明矣

辨曰杜以萬爲舞名據左氏也劉依公羊非是違注乃是違傳孔氏不達杜旨折而入於劉義失之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羽者文舞干者武舞莊二十九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此干舞之稱萬也初獻六羽此羽舞之稱萬也干羽皆可以稱萬非謂萬即干也若稱萬果如公羊所云豈有將萬而問羽者其不然者一也何休謂萬者象武王以萬人伐紂然商頌曰萬舞有奕則不始自武王矣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墨子非樂篇曰於武觀曰萬舞翼翼章聞于大據竹書紀年云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武觀即楚語所

謂夏有五觀也則商之先亦有萬矣竹書紀年又云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八學初用萬則夏之先又有萬矣豈必以武定天下始名萬乎其不然者二也詩邶風方將萬舞毛亨傳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初學記樂部韓詩曰萬大舞也鄭康成始謂萬舞惟干舞羽未必毛韓非而鄭是也其不然者三也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注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

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言此邑邑內有鄭宗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

孔氏曰知祊是鄭祀泰山之邑鄭以桓公之故受邑泰山之下天子祭泰山必從往助祭使共湯沐焉故公羊謂之湯沐之邑既有此邑因立別廟

案曰傳云鄭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許之所祀者周公知祊之所祀者鄭桓公武公也劉申傳意云爾

十一年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　注欲以弒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

羽父遣賊弒公公非寫氏所弒公在寫氏而死遂誣寫氏弒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寫氏所弒故討寫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總誅之

爾氏炎武曰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

孔氏尚與曰羽父欲掩其名當大討寫氏而但曰有死者必寫氏爲羽父之黨而誅不相干之人以塞責耳

王氏景曰隱公不書即位攝也然攝之爲言魯史之舊也桓公弒君兄諱之屬之羽父而羽父委之寫氏隱之被弒不詳而寫氏之誅誰氏史皆深沒其文而以薨赴予四方則隱公即位之文亦必桓追而削之如明永樂之于建文天順之于景泰故孔子莫得而書公羊謂成隱公之意非也羽父公子專權久矣其于太宰非所急也不應以求太宰故遂至于殺桓及隱不聽復即謂于桓而弒之其視弒君如左右取攜之便此必非情理所有蓋是時隱長而賢國人悅之會盟征伐率親往涖其役而桓之爲人隱很賊驁隱豈不漸窺而得之桓年漸長迴翔而不即授之位因以猜疑觀望而乘遇清之後忽發禍機于不測此謀弒之所由來必非羽父之故桓非獨與聞乎弒而已也比其即位既以隱母之卑桓母之貴布告列國因深沒已篡弒之名并削隱即位之實以爲宜繼惠公之後而隱無與焉蓋當日情事如此孔子知之生二百餘年之後無從筆之於書而姑仍其舊故春秋者爲亂臣賊子作實因魯而作所以十二公以隱居首也

姚氏舜牧曰春秋爲魯弒君諱晉董狐齊太史直趙盾崔杼之事則書其國史皆曰弒君二者之於史其孰是焉曰皆是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不忍言君之被弒仁也弒君之賊紀

諸簡策以爲戮亦仁也然以史義言之則晉與齊爲正矣春秋之作也其文則史孔子曰其辭則某有罪焉爾因其事而易其辭孔子有之併史所載事而易之孔子所不爲也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使孔子生於齊晉而史作焉使董狐齊太史生於魯爲春秋書羽父慶父慶仲之弒皆無隱焉吾知孔子必因其故矣惟魯舊史之文曰盍曰卒聖人則亦從之而以不地致其意以不地致意豈若明載其賊之爲著耶孔子不敢易史氏之舊非以爲正同爲後世作史者法也彼世之爲史者吾異焉既於列傳明載弒君之迹矣而諱于本紀是何爲耶且春秋以魯人爲魯諱亦其宜也今以異世而修前代之史於吾非所不忍言者而以諱爲學春秋之義是失義之尤者已太史公本紀書申侯弒幽王趙高弒二世良史宜若是舍良史之法而爲彼進退無據之辭知春秋者宜弗爲也

案曰盾弒君之罪豈討寫氏所能免蓋桓公庇之也魯在春秋見弒者四君慶父始使圉人犖賊子般旋使卜齮弒閔公公子遂弒惡及視迄未有正其罪者司馬昭急成濟之誅隋煬帝緩張衡之死其術雖殊其心一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終

華陽范浚武進層寄校字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

義烏陳熙晉撰

桓公

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　注不書奔以朝出也

服虔云春秋前以繼絕之法進爵爲公炫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太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繼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

孔氏曰或可當爲三公之官若虢公之屬故稱公也以其無文故備言之

張氏洽曰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

左氏乃云滑于公杜注城陽滑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云城滑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爲杞所幷遂以滑于爲都都未詳（葉釋例土地名云二名國都於東莞滑于縣考晉書地理志滑于縣屬城陽郡不屬東莞郡釋例非也）

孰是

姚氏鼐曰周有天下列爵五等而上公不以封外諸侯惟天子三公而已祿父殷王元子而爲殷侯夏禹爲杞侯雖二王之後未嘗爲公也迄周公滅殷封宋而後外諸侯有公蓋賢太公之微子而慰殷遺民之心此異數焉爾以周召之親賢太公之勳勞出而受國不過侯伯外侯之無公也明矣王之三公爲王臣者蓋隱十一年傳載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凡十二邑其一則州也州既爲畿內之邑則此州公食采於天子畿內而爲三公之官故曰州公若祭伯之類是也春秋如外不書奔以朝出也公傳記亦謂之公然春秋猶不曰公惟葬稱公如外侯葬必

書而如曹書者以其明年亦私來魯明此州公嘗私如曹而又私至魯故先於此明見其如曹之迹也三傳之說皆非此

姬傳所本也州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東五十里

凡祀啟蟄而郊　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

孔氏曰夏小正曰正月啟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

始以啟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

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禮記

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

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季夏周之六月即孟春是周之正月

矣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

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

周之孟春而傳言啟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錄未必所言皆

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子

而記言日至傳言啟蟄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

言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

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爲常明堂位後世之書

則郊亦難信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

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又有神州之神

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皆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

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大微宮中五帝坐星也

春秋緯文耀鉤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曰靈威仰赤帝

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其

臯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冒無冬至之祭唯祭

靈威仰耳唯鄭玄立爲此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

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惟一安得有

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

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焉解釋例都不

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

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

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鄭康成注

謂以上辛卯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

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大微之帝也孔氏疏郊特牲云郊

不言所祭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以爲二祭是一按襄七年

左傳云孟獻子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

而後耕是祈穀與郊一也

董氏仲舒曰魯僖爲郊周公故也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皆

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必更三旬禮盡於三也

何氏楷曰案平王使史角如魯論止郊廟之禮事見竹書在

平王四十二年與呂氏春秋言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

子使史角往報之者其事相合然則在平王之世魯實未嘗

郊觀夫子作春秋始于隱公歷桓莊閔三君未有以郊書者

及僖三十一年始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而

魯頌亦頌僖之郊然則郊之自僖始此大據也駉序云僖公
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
作是頌行父之父季友卒于僖之十六年行父雖幼當即嗣
其位且僖在位三十三年而卜郊尚在三十一年意先是行
父必嘗請命于周而周天子許之故僖于是始郊序所請命
作頌者正指郊而言而左傳偶軼其事正賴有此序以補其
闕又左傳正義于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下有云魯僖公之時
周王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爲之請命于周
大史克爲之作頌孔之此說必有所本今考僖公之時在周
則惠王襄王而二王俱未嘗東巡惟僖公二十八年襄王有
狩于河陽之事而僖公嘗朝于王所正在春秋書魯四卜郊
之先行父之請在此時也然則謂魯郊始于僖公信矣

毛氏奇齡曰郊者祭天之名但郊祭有二一是報本之祭天
子用之郊特牲所云大報本反始是也一是祈穀之祭天子
諸侯皆用之孟獻子所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此郊是
祈穀之祭故魯得用之而不爲僭蓋報本在子月郊特牲云
迎長日之至周禮大司樂冬至祭于圜丘皆子月也祈穀在
寅月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桓公六年傳啟蟄而郊孟春夏
正月啟蟄者正月中氣皆寅月也卜郊周之四月正夏之卯
月以啟蟄中氣多在下月故三卜在寅四卜在卯皆係祈穀
並未嘗僭明堂位魯成王賜魯之說右云魯君孟春周正月
乘大輅載弧韣祀帝于郊夫春秋九卜郊其在孟春祇卜牲

耳若卜郊則蓋在四月經文現在也雜記引孟獻子正月日
至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夏至可以有事于上帝
以或汎言假禮不必即指魯君然猶考春秋並無夏至禘廟
之說據襄七年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祈農事也此特以祈
穀祀后稷非配天也鄭玄誤解禘嘗謂禘即郊也以嘗配之
而劉炫借以闢杜氏有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帝
嘗配也遂以夏正之郊亦配天之祭不知周未嘗以帝嘗配
郊此顯然與孝經配稷國語郊稷相反夫周之郊配稷非配
嘗夏正之郊祀稷非配天蓋稷本農官至周不改故祈農必
祀之此與長至之郊截然不同而謂魯不當祀稷是將使魯
無社稷也

案曰魯無冬至之郊而有祈穀之郊鄭康成以冬至郊天爲
魯禮非也魯祇一郊王肅以爲魯日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
以祈穀亦非也孔氏謂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光伯釋以
夏正配稷冬至配譽則同於鄭近萬處士斯大云啟蟄非日
至之時祈穀不得名郊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
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夫正月日至之月也觀成七年正月
書鼷鼠食郊牛角乃免牛其書不郊猶三望在夏五月定十
五年正月書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其書郊在夏五月則
夫正月牛死而即書乃不郊猶三望即主于正月郊可知矣
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非日至
之郊而何穀梁見春秋無二月三月書郊以爲不失時而不

書也遂爲說曰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四月五月郊不時也夫豈知春秋書郊于四月五月者意主于誌牛傷牛死及卜不從之變而非止以其後時乎二月三月之或郊或否不可得而知正月之郊則見於經矣稀之郊有失子後時必無失于先時者安有祈穀而書于正月者哉是說也吾不謂然春秋書郊者九僖三十一年四卜郊成十年五卜郊哀七年三卜郊十一年四卜郊或免牲或不郊皆書四月惟哀元年書四月丁巳郊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杜氏釋例曰以正月半蟄蟲啟戶二月初則驚而走出言其至此中氣則卜此祭次月初氣仍是祭限次月中氣乃爲過時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春分以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前皆得郊知建子之月猶可郊知建丑之月猶可郊知建寅之月而郊迎此建卯之月春分後長日將至非謂卜牛之期非卜郊之期也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公羊曰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拔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惟具是視稽之周禮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郎其例也蓋以郊前三月建子之月卜牲故書正月牛再卜不三卜不郊者三月不郊故不書非謂正月也推之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正月皆云龥鼠食郊牛而改卜亦因牲之在滌踰其時也要之卜郊牲在正月非郊之日在正月也然則魯郊之不在日至審矣圜丘之祭不必用辛何待夫卜日祈農祀稷事殊配礿何與於冬至故不以禮難傳不以鄭難杜不以劉難孔而後郊之說乃定

六年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

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
杜以博碩肥腯據牲體而言季梁推出此理嫌其不實故云其實皆當兼此四謂又民力普存非畜之形貌而季梁以之解情又申之民力適完則得生養六畜故六畜既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語也瘯蠡畜之小病故以爲疥癬之疾也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
案曰說文七篇疒部瘁小腫也一曰族聚病段玉裁注左傳曰牲不疾瘯蠡瘯者族之俗蠡與累同部杜注以皮毛無疥癬釋之按季良以民力普存釋博以碩大蕃滋釋碩以不瘯蠡釋肥以備腯咸有釋腯釋文云說文蠡作瘰云瘯瘰皮肥也此說文二字有誤當是別本作瘰注云不疾瘯瘰皮肥也奪不疾二字

於是諸侯之大夫咸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　注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咸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
在咸受饋而使魯爲班明魯人在矣襄五年成陳書經此成齊亦宜書今不書經疑史策本闕仲尼不得書之十年說此云北戎病齊諸侯救之或可魯亦往救但傳無魯事之驗魯必不救不須解之

辨曰傳說此事爲郎之師張本經於十年書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則其義見矣非史策本闕仲尼不得書之也

以山川則廢主　注改其山川之名
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之名爲改其山川不復更得其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爲改二山是其事也
孔氏曰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之名不廢其所主之祭知者漢文帝諱恆改北嶽爲常山諱名不廢嶽是也

案曰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歸偏戒其所知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偏戒其所知曰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惟不學也是魯之改二山以其鄉名山也

十一年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注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古文尚書泰誓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昭二十四年傳引之云亦有離德已與本小殊此注改子爲武王又倒其先後者欲以證商周之不敵故先少而後多非便文

孔氏曰便文耳雖言傳曰非傳本文
案曰疏引古文尚書云云便文耳云云始引劉說當是劉引沈文阿等義疏而折衷以已意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注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
公會紀鄭告廟而行始行即書會也其戰之日則戰罷乃告廟史官雖連幷其文而存其本旨已巳是戰日故下日以附戰之地也
孔氏曰釋例曰桓十三年戰不書所在者期戰所在之地也公會戰而後其期猶及諸侯共其成敗故備書諸國而不書

地成十六年傳曰戰之日齊國佐至於師此其類也然則諸戰書日者日卽從月計此經當云二月己巳公會紀侯鄭伯今退己巳於鄭伯之下者春秋之例公之出會例多以月要盟戰敗例多以日故己巳之文在公會紀侯鄭伯之下十二年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亦其類也服虔云下日者公至而後定戰日地之與日當同時設期公既不及期地安得及期日也

案曰傳言不書所戰後也趙東山集傳以爲不言地蒙上文一讀之也然則安戰戰于宋也李惇曰胡傳云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于紀也而不知穀梁之說不如是也今考穀梁傳其不地于紀也范甯解云春秋戰無不地卽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云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楊士勛疏云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龍門何休注公羊亦云戰魯龍門兵攻城池恥之故不地是皆以紀爲己非紀國也不知字誤而錯解穀梁趙匡孟孫問孝於我是時人呼云孟氏也楚公子棄疾弒君取國改名爲居經書楚子居卒是從其自稱也

孔氏曰公羊穀梁皆以於餘丘爲邾之別邑正以春秋之旨未有伐人之邑而不繫國者此無所繫故知是國釋例注闕不知其處蓋近魯小國也莊公時年十五者以桓六年生至此二年爲十五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

十八年女有家男有室 注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室則家之與室義無以異欲見男女之別故以室屬之其實室家同也

沈氏文阿曰卿大夫稱家家者內外之大名戶內曰室但男子一家之主職主內外故曰家婦人主閨內之事故爲室也

案曰孟子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詩周南宜其室家孔氏彼疏引此傳文云室家謂夫婦也沈氏陳書有傳卒於陳文帝時此當是述義中引沈語而斷以己意也

莊公

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注無傳於餘丘國名也莊公

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蓋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言己少次莊公爲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爲伯而自稱仲春秋之例皆傳言實而經順其意經稱當時之事書其自稱之辭其人自稱仲孫不得不書爲仲傳序已適之事舉其時人之語時人呼爲孟氏不得不以孟錄論語云孟孫問孝於我是時人呼云孟氏也楚公子棄疾弒君取國改名爲居經書楚子居卒是從其自稱也

孔氏曰公羊穀梁皆以於餘丘爲邾之別邑正以春秋之旨未有伐人之邑而不繫國者此無所繫故知是國釋例注闕不知其處蓋近魯小國也莊公時年十五者以桓六年生至此二年爲十五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

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左氏先儒用此爲說釋例曰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脅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習不覺悟取以爲左氏義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弒隱公皆諮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惟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相以成人而弒隱卽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傳稱孟子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叔牙稱慶父材疑同母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僖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是杜明其異母之意也篤慶父雖爲庶長而以仲爲字其後子孫以字爲氏是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孫故傳稱孟孫其以謚配字而謂之其仲猶臧僖伯管敬仲之類也

張揖古器評曰仲孫於三桓氏爲長乃曰孟氏此孟族所由出也故春秋每書仲孫則傳必謂之孟孫如昭九年仲孫玃如齊而傳謂之孟僖子如齊之類是也是則孟乃仲孫之氏孔氏廣森公羊通義曰蓋咸丘爲魯所焚郕婁君遷都于此公子慶父傳及史記並以爲莊公之母弟惟杜預云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廣森謂隱公之攝本以桓幼自隱元年同生之歲才十七年就令慶父先生亦長於莊無幾詎足勝專伐之任乎此由東遷以後亂世之事託體公侯生而暴貴慶父人之律興弟子之尸未可揆以恆理議其長少且貶不稱弟不發傳者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宋氏翔鳳曰桓六年丁卯子同生穀梁傳曰疑故志之時人僉同乎人也范甯注莊公文姜淫於齊襄疑非公之子則同非吾子之言乃夫人譖公非桓公意經於慶父則書曰齊仲孫以爲魯非有仲孫彼實齊之仲孫也慶父欲得魯國平莒人滅鄫故季友於叔牙則殺而存其後於魯慶父則絕之於齊魯之有叔孫氏齊人脇之也魯人諱其爲慶父之後故不曰仲氏而曰孟氏若其先人爲莊公異母兄弟者魯世家云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此蓋本古文左氏說公羊傳云公子慶父師未知齊仲孫之義故爲疑辭也

辨曰春秋繁露順命篇云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子也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封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聲國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閒盜而已至賤乎賤者也春秋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

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如董生之
之言慶父非桓公子乃文姜淫於齊襄所生於莊公異父同
母故經書齊仲孫而公羊以爲莊公之母弟也本仲而稱孟
魯人諱其爲齊侯之子謂之孟孫若庶長然慶父年少於莊
公帥師時尚未十五歲其擅兵頡伐蓋齊人主之也杜肊揣
爲庶兄劉君不此之規而謂慶父欲同於正適故以莊公爲
伯而自稱仲舛之甚

六年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　注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

度其本謂思所立之人有毋氏之寵有先君之愛有彊臣之援
爲國人所信服也度其末謂思所立之人有度量有知謀有治
術爲下民所愛樂也

廣雅書局栞

孔氏曰度其本者謂其人才德賢善根本牢固度其末者謂
其久終能保有邦國養育子孫知其堪能自固而後立其衷
焉衷謂節適言使得節適時乃立之也

朱氏彬曰閔二年傳用其衷則佩之度杜注衷中也立中猶
言建國立君禮記三年問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

案曰呂氏春秋適音篇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
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音亦
有適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
輕重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高誘注適中適
據者沈解杜意劉遠杜皆孔失之

二十二年成子得政　注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
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協於卜上明故舉諸縣驗於行事者以

廣雅書局栞

十一年京師敗曰王師敗　潁子某　注王者無敵於天下天下
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
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白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校
沈氏以京師敗績非周公舊凡是孔子新意之得不得不
因申孔子新意之義炫謂杜與沈氏意同

孔氏曰此亦周公舊凡杜解舊凡之意得有王師敗績者以
周公制禮理包盛衰故周禮載大喪及王師不功之事故舊
凡例有敗績之文杜以尊卑逆順言之天王不應有戰敗之
事遂申說凡例故云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
秋之世據有其事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是事列於經上
明不得不因申舊凡之義蘇氏之說義亦如此沈氏不解杜

廣雅書局栞

意劉炫亦不達杜旨非也

陳氏廷敬曰杜預曰遵周公之遺制又曰明周公之志則可以爲遵周公之制則不可拘宗元言杜預謂例爲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周公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柳子可謂知言矣

案曰沈氏卽沈文阿作春秋義疏者茅戎公穀俱作貿戎公羊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杜爲不言曾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此杜所

二十二年成子得政　注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
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協於卜上明故舉諸縣驗於行事者以

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放此

計春秋之時卜筮多矣巨明所載惟二十許事舉其驗驗於行事者其不驗者不載之君子之人當記其志之善者知之遠者他皆放此

孔氏曰商周則行驗而龜筮不驗臧會則行不驗而龜筮驗善者謂能入修德行敬龜筮是也遠者謂舉其大綱勸人爲善長久遠道非行臨時應驗此遠者卽上善者指其事謂之善指其教謂之遠

案曰沈文阿云作傳之時完之子孫已盛故傳備言其終始也極是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注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莊公

一月至考經書六月朔日食爲置閏失所則同學者不通歷法槩言傳妄且謂春秋用夏正可乎甚矣元凱之謬也然春秋置閏皆在歲終此年五月不得有閏準此而言日食爲六月辛未朔經傳皆不誤此光伯之治歷本於治經非疇人輩所及歟

閔公二年是服也狂夫阻之　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於此服有疑也服虔云阻止也方相之士蒙玄衣朱裳主索宮中殿疫號之爲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太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言語云且是之衣也狂夫詛之衣也狂昭云狂夫方相氏之

士也阻古祖字也將服是衣必先詛之是由無正訓各以意解
竝以爲方相氏狂夫所服玄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爲偏衣也
爲服此衣非是禮所止也詛乃服之文無所出故杜別爲此解
案曲史記晉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偏衣偏裂之衣偏異色駁
不純裂中左右各異故曰偏衣惠棟曰裂卽督也莊子緣
督以爲經服訓阻爲止韋訓阻爲詛杜訓阻爲疑服近之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終

華陽范浴武進屠寄校字

義烏陳熙晉撰

僖公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注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

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

孔氏曰密是邑名鄭人新築密邑故傳稱新密經言新城

顧氏炎武曰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更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以其逃首止之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惠氏士奇曰先王之制諸侯無故非時而城是爲產城產猶

商務印書館印行

造也諸侯無故造城是叛也故必攻之僖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本名新密不曰新密而曰新城首止之盟鄭伯逃歸畏齊桓卽以此聲其罪而伐之故傳

齊之討乃非時而城新密齊桓卽以此聲其罪而伐之故傳曰鄭所以不時城也

案曰鄭伯逃盟故諸侯伐鄭亭林謂逃盟之罪大築城之罪小匪特闕杜兼亦糾左牛農以爲鄭逃盟畏齊之討而城新密得之水經洧水注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公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所以不時城也

八年盟于洮　注王人與諸侯盟不識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

鄭玄釋廢疾云自何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則鄭竟不數北杏所以得力合諸侯者或云去貫與陽穀與猶數也　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或取公子結盟齊桓宋公盟爲九炫難之云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也若以葵丘之盟盟會不數鄄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二也離會而數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或云葵丘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離會不數鄄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二三之說並無憑據故炫數洮會爲九以數洮會爲九兵車之會又少其一炫以穀梁傳誤當云兵車之會三

陸氏燿通曰劉說爲是蓋齊桓之合諸侯以葵丘爲限葵丘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丘以後皆兵車管仲死也葵丘爲桓之極盛於是有驕矜之志傳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爲桓之始衰洮之會在甯毋之後葵丘之前正九合之數也

商務印書館印行

案曰莊二十七年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此則以兵車會而不用征伐楊士勛疏衣裳之會十有一者謂從北杏至葵丘也論語稱九合諸侯者貫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故去之自外惟九合也兵車之會四者洮鹹牡丘淮也不數侵蔡伐楚者以二者征伐非會故也鄭玄不數北杏自外與范注同也故先師劉炫云案洮會下亦無云兵車之會則傳文不應兩處

皆誤是亦可疑也證之史記齊世家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則穀梁兵車之會四未必非誤也張守貞謂兵車會三者左傳云莊十三年會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會六者莊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是也亦不以洮入兵車之會此劉君論語述義佚說也姑附於此若孝經述義則疏中多采之矣楊士勛蓋光伯受業弟子故稱先師云

十年及七鹵大夫　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周禮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貳即副也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鹵大夫服虔云上軍之鹵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

三年下軍鹵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鹵大夫爲申生報怨變盈將下軍故七鹵大夫與欒氏炫謂服言是

案曰閔二年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陳樹華曰上軍之鹵帥七人上字當作下前申生將上軍上亦當作下也下文云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雖歃麗虎特宮山祈皆里平之黨也杜注七子七鹵大夫晉語韋昭注七鹵申生下軍之眾大夫也用服注也

十五年公如齊　注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

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杜云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也此十年公如齊王此則六年非五年再朝之事杜引之者以去朝歲亦

五年故引證之炫云杜云禮者謂文十五年傳爲禮此乃非禮也

案曰春秋以來桓公如齊者一莊公如齊者三皆非以朝也僖公如齊者三惟三十三年傳言公如齊朝十年及此年皆例之意其朝耳魯之無傳不知如齊爲何事杜以三十三年至此爲五年再朝齊前此未有也自僖公始如杜之言十年以前豈皆非禮乎當是時齊桓方霸故相朝之禮然則十年以前豈皆非禮乎當是時齊桓方霸故六年兩朝及十七年齊桓卒公不如齊者十餘年厥後晉文以三十二年卒次年又復如齊魯爲望國惟盟主是從大國是畏何禮之有傳不以此年爲禮而以文十五年爲禮故劉君云然也孔氏文十五年疏云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玄云父死子立曰世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此往朝焉或此君新卽位自往朝彼皆是世相朝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卽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世相朝法與周禮合也周禮諸侯邦交惟有此法無五年再朝之制此云古之制也未知古是何時僖十五年公如齊杜引此證彼則是當時正法非謂前代禮也或人見僖公朝齊杜引此爲證遂言五年再相朝是事霸主之法曹豈推魯爲霸主而屈已以朝之也且云古之　一卽昔古之聖王制爲此法天子不衰諸侯

無霸明德天子豈慮霸主威權不行而爲之制此法歐諸侯以朝之此不達理之言耳然則諸侯之邦交者將以協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人民一世一朝疏闊大甚其於開暇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文不具耳文襄之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諸侯或奉舊章此在文襄之後仍守舊制故五年再相朝也傳言古之制以文襄已改故也昭十三年歲聘間朝是周之諸侯朝天子之法稽之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慶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名以其服數來朝孔氏彼疏云按昭三年左傳鄭子大叔

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按昭十三年傳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貢達服虔皆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愼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名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強盛諸侯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也二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也言晉文公但強盛諸侯耳何云制禮而云三代異物乎是難許愼之辭也然則貢服據公羊崔靈恩據左氏異義所稱公羊說者公羊隱十一年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桓四年諸侯時朝乎天子是也如孔禮疏不特此年非禮即文十五年傳亦非禮也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注今茲此歲魯喪齊亂宋寧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政者若周大夫入陳竟見官職不修君臣南冠如夏氏知簡夷將亂子貢見公孰玉卑知其替死也刑者若夷吾忌克多怨君子知其不終也吉凶有二陰陽調序四海玉燭時吉也陰陽錯逆寒暑失度民多癘疫五穀不登時凶也父慈子孝君義臣忠孔氏曰此三者叔興止言其事不說知之所由或觀政教刑法或他事別有占驗故云別以政刑他占知之言知之不由人吉也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人凶也

石鷁也

案曰漢書五行志曰是歲魯公子季友卿季姬公孫茲皆卒明年齊威死適庶亂宋襄公伐齊行伯卒爲楚所敗劉歆以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魯分野也故爲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厥在玄枵齊分野也后山物齊太嶽後五后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於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衆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鷁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鷁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於孟也

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後陰陽衝激受其
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雖諸事不無
附會要其言吉凶由人則未可非也杜云別以政刑他占知
之者亦此意下文注乃云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前後自
相違戾

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注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
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
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

言是陰陽之事也則知事由陰陽若陰陽順序則物皆得性必
無妖異故云陰陽錯逆所爲非人吉凶所生也傳稱天反時爲
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洪範咎徵曰狂恆雨
若之類皆言人有愆失乃致陰陽錯逆而云陰陽錯逆非人所
生者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蓍
云乃是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言將來若有吉凶協此石
鷁之異耳非始從石鷁而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
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
君失問也叔興若以實對當云由君愆失致有此異今乃別以
政刑他占橫說齊亂魯喪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
而告人以此言也

孔氏曰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
問己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

也奇物妖變之至則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
責其過此無待於外者也無待於外者何赴告之有春秋因
而書之以見人君之莫能畏天命乃反以責於己者望於人
也

傅氏遜曰言陰陽順逆爲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
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譏襄公
不修人事而徒問物變

臧氏琳曰案此傳當從服注義甚精密劉光伯用之是也杜
預棄人事而空言陰陽不可爲訓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劉歆
以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鷁高飛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
爲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

霖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強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案史記宋世家云六鷁退飛風疾也集解引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鷁逢風卻退穀梁疏引賈逵曰鷁退不成之象後六十霸業退也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閔也又引鄒玄云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又何邵公公羊傳云石者陰德之專者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諫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加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其可畏也與劉子駿說多有合者

誰謂非人所生也

商務書局珠

案曰下文言吉凶由人杜舍人事而言陰陽全違傳意孔氏稱吉凶自由於君不從石鷁而出蓋用劉氏說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注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

大旱而不書饑者傳云是歲也饑而不害故不書饑

孔氏曰周之夏卽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此月不雨未能成災又云此後雖得少雨終是不堪生殖敢於違經傳而不敢違注疏家往往如是棣之篇是也所以閔管蔡而親兄弟此二句其四章也其後周室既衰厲王無道骨月恩闕親親禮廢宴兄弟之樂絶故侮而雖闕不敗親也君昭注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常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於成周復修作常棣之歌以親之鄭唐二君以爲常棣穆公所作失之矣惟賈君得

案曰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年夏及宣七年秋是也夏於今爲二三四月秋於今爲五六七月夏旱未至全害五稼故傳曰饑而不害劉說是也如杜之言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經何以不書夏及秋大旱而但書夏大旱乎此杜之妄孔氏既云於時方欲下種此月不雨未能成災又云此後雖得少雨終是不堪生殖敢於違經傳而不敢違注疏家往往如是

注召穆公名虎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

杜云常棣詩屬小雅明是周公所作也

孔氏曰常棣之詩周公所作故周語說此事云周文公之詩曰鄂明是周文公所作也召穆公厲王宣王之臣詩江漢序云命召公平淮夷經曰王命召虎是也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天子疏之召公雖則聚會不能使之親也於會之上作此周公之樂歌欲感切宗族使相親也

周語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君昭注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常

之穆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去周公歷九王矣
顧氏炎武曰常棣之詩序以爲周公之作而此文則以爲召穆公蓋各有所傳不必同也
崔氏述曰按作也者前此未有而創之之謂也故曰述而不作若此詩果屬周公所作而召公但歌之則文當云糾合宗族於成周而歌常棣焉不當云作詩也周公之事此傳前文言之矣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若此詩果周公所作則文當云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作常棣焉其詞云云不當於周公絕口不言而於召公反歷歷述之也且其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又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皆似中衰之後不類初定鼎時語況作亂者管蔡兄弟也以殷

畔者管蔡兄弟之親其所疏而疏其所親也而此詩反云兄弟急難良朋永歎兄弟外禦其侮良朋孫也無戎語語與其事相反何耶若周公果因閔管蔡而作此詩則當自愧無德以化兄弟使陷於大戾不然則述管蔡之慙問王室以爲兄弟戒不當反護兄弟之罪而斥異姓之疏使天下勤王之賢侯從征之義士聞之而投戈太息也蓋此傳後文云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撰周語者誤會其意遂疑莫如兄弟外禦其侮之句爲周公之所作撰詩序者又爲閑語所誤固臆度之而遂以管蔡之事當之耳不知所謂曰莫如兄弟者但謂其意如此其言如此非謂其

詩如此也所謂懼有外侮者但言其心懼有外侮非必作詩言外禦其侮然後得爲懼也周公之詩爲亦云也所以鄭周舊故云召穆公亦云非以歌周公之詩如合符節說皆以此詩爲召穆公所作自韋氏杜氏曲護周語詩序之失於是傳之明明稱爲召公所作者巧辭強說百計以屬之周公雖以朱子之最不信序亦從而附和之遂致詩人之意大半晦於說詩之人亦可爲之長太息矣且夫說經者惟期定於一是耳左傳果是則周語詩序必非周語詩序果是則左傳必非周則周召雖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兩是也乃必欲使之皆是而無非而卒不可通其亦拙矣

案曰小雅常棣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不言何人所作箋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蓋據左氏亦以見鄭後司農之說本於司農也

二十七年入務利民民懷生矣

孔氏曰晉語說文公爲政云棄責薄斂施舍分災救之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貿賤農務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皆是利民之事民懷生者謂有懷義之心不復苟且

案曰晉語稱文公利器明德以厚民性韋昭注厚民性厚其性情稽之荀子正名篇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春秋繁露名

跡篇如其生之自然之者之性白虎通性情篇性者生也鄭康成樂記注性之言生也是厚民生卽所謂厚民性也文六年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七年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成十六年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襄二十八年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皆可證上文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杜解無義則苟生厚生與苟生對居處者民之所恃以生者也懷生則懷義矣

二十八年執曹伯畀宋人　注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

公羊傳曰畀者何與也言其以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何休云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眾共之穀梁傳曰畀與也其曰

人何也不與晉侯畀宋公也注云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案傳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豈宋國卑賤之人得獨受曹伯而使義不得與也若與宋公自可改其畀名何以名之爲畀故云人也若不使晉侯與宋公自可改其畀名何以名之爲畀治之乎二傳之言皆不得合左氏當以人爲眾辭舉國而稱之耳

葉氏夢得曰侵而不服然後入之數其罪而執其君伯討也故以侯執不歸之京師而畀宋人則伯討歟闕文也是當曰畀宋人田不言田經成而亡之也楚人圍宋在二十七年之冬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是時宋公蓋在圍也及諸侯盟于宋蓋卽宋之城外以爲會宋公不與焉明年三月晉侯入曹執

曹伯宋圍猶未解故再見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左氏載先軫始謀言我執曹君而分曹衞之田以賜宋人既而公說復言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此其終事也楚子圍宋命子玉去宋宋公於是始釋圍得歸而從晉城濮之戰始見宋師則方執曹伯畀之者誰乎晉侯有疾侯鱳貨晉史歸曹伯則曹伯之歸蓋自晉不自宋也是其畀之者田而已穀梁固不見其事左氏見之而不能辨公羊雖知之而不悟其與京師楚同文亦求之經者不審耳

惠氏士奇曰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則僖二十八年亦當書晉侯執曹伯歸于宋爲不書歸而書畀又曰畀宋人畀者賜也以畀宋人有是理乎曰此兩事非一事

也傳曰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者曹衞之田也經不書田言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案傳執曹伯歸于宋曷爲不書歸而書畀又曰畀宋人者賜也以曹伯賜宋人有是理乎曰此兩事非一事宋人畀者賜也以曹伯賜宋人有是理乎曰此兩事非一事矣以物與人謂之與畀舉也說文引春秋傳晉人或以廣隊楚人畀之（今作基其音同）黃顯說廣東車陷楚人爲舉之畀宋人者謂舉以與之禮獻田宅操書致書猶契也言獻田宅者舉其契以致之也舉以致之之謂畀故言畀則田可知杜注乃引公穀之說以汨之不可以不辨曹稱伯宋稱人一執之一畀之非薄於曹而厚於宋也一報怨一報德也其情見乎辭矣春秋屬辭兩兩相對曹對宋伯對人執對畀若增一字便不成辭或謂有闕文是不知比事屬辭者也

棻曰上年冬經書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

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杜注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是宋公亦與其盟會也不知是時楚子在宋公往會之所謂諸侯卽上文陳蔡鄭許耳宋不與盟審矣楚之釋宋在次年三月入曹之後城濮之戰在夏四月豈有宋圍未解而畀以曹伯之理此年冬經書曹伯襄復歸于曹傳稱晉侯有疾曹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爲解公說復曹伯則曹伯之歸自晉而不歸自宋也明甚傳曰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正括經文而言杜合兩事爲一事非是孔於劉說蓋從而不駁宋葉石林近惠天牧發明之義益顯

不有寧也　注言不以病故自安寧

以傷爲寧不有寧謂不有損傷

案曰成十六年敗告不寧君命之辱彼疏引劉說以傷爲寧此與魏犨相似孔氏非之曰案僖二十八年魏犨云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謂不有被傷以自寧也此直云不寧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犨不同也如孔之言則此疏當依劉說以傷爲寧今檢疏中無此語蓋正義非出一人之手初撰述義爲說繼因其異乎杜旨而刪之耳故前後相乖異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注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

此志三云者情有淺深允當則歸謂彼雖可勝得當則還言前人弱於己也知難而退謂勝不可必早自退斂言前人與己敵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彼彊不須與競言前人彊於己也三者從弱至彊總言晉之謂矣指言晉彊於己也

孔氏曰允當則歸謂信當分理則須歸還無求過分決戰取勝也知難而退謂知前敵之難則須退避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敵彊不須與競也此三志者與晉相遇之謂矣

謝氏六游曰楚成見識度量老成深細使如其言任晉多勝算一齊空御矣可惜有君無臣取軍志語以自處尤妙

案曰取軍志三語而謂之三志言各有當也劉君以爲三者從弱至彊信哉

夢河神謂己曰畀余

神道冥昧與人不交楚師之敗未必由此但於時戰在河旁河神許助若子玉從神所求不惜瓊玉則國人以爲神得所欲必將助己自當三軍用命戰士爭先亦既不遂神心人謂神必不

助則衆意皆沮莫不畏敵且兵凶戰危必有傷殺三軍之命在茲一舉猶尙愛惜此物是無恤民之心在軍之士誰肯競勸故云以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是濟師之理也裨竈請用瓘斝禳火非神所求若從而與之則驚動民意且災不可免徒長妖妄故子產不與異於此也

仝氏祖望曰楚昭王不祭河竇武子諫祭相二百四十年之中不惑於淫祀者二人而已乃有不惑於淫祀而反爲左氏所誚者則子玉也城濮之役河神以孟諸之麋索子玉之瓊弁玉纓此是妖夢謂子玉當恐懼修身以敬共兵事則可謂其當媚河神以徼福則不可夫子玉安得有事於河若謂師行所過原有祭其山川之禮則安得示夢以索幣子玉之不

與狶滅明之不以璧與蛟也而謂其慢神以取敗是皆淫祀之說誤之也

汪氏中曰瓊弁玉纓子玉弗致庶乎知道而卒之兵敗身死臧會爲僧儁句告吉而終後臧氏天網恢恢吉凶之應有時而爽

案曰河神之夢瓊玉之求孟諸之賜非子玉自言大心子西何從而知之榮黃又何從而諫之此必子玉以河非楚境非所當祭弗致河神殆示以不服於晉之意既敗之後從而爲之辭也河使子玉不愛瓊玉其遂謂之勤民乎利國而濟師乎剽君前創正論後順傳意全謝山之說似從此悟出

三十年秦軍氾南　注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

趙氏鵬飛曰及夷狄盟所謂下策也然既懾之以兵必恐而求平然後許其平焉是乃制夷狄之術也狄之橫甚矣入衛之處是狄人所居之處

杜氏注義拾遺卷三　僖公　七　廣雅書局刊

有氾水澤釋文氾音凡或音祀疏云既爲晉之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卽今氾水也字書水旁已爲氾水旁巳爲氾字相亂也漢書音義亦爲氾今氾水上源爲氾谷此音祀不音凡今河南開封府有氾水縣本處人皆呼若祀

三十二年秋衛人及狄盟　注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狄無國都處所直云及狄盟盟于狄之處也以狄俗逐水草無城郭宮室故云就廬帳盟

孔氏曰會狄于欒函言地今不言地故云就廬帳盟廬帳卽是狄人所居之處

趙氏鵬飛曰及夷狄盟所謂下策也然既懾之以兵必恐而求平然後許其平焉是乃制夷狄之術也狄之橫甚矣入衛伐邢侵晉侵齊邢衛皆遷而避之齊晉皆忍而不伐今衛已遷狄蓋疑其畏己也衛出其不意以兵侵之狄果恐而求盟是卽其地而盟之故衛無狄患者十餘年何前乎此不敢伐而至此始一侵之也其後晉人敗之晉師滅之皆視今日之侵爲兵首則夫侵狄盟狄不可謂無謀者矣

高氏凌然曰不書盟地盟於狄都也惟盟於都故不列序而言及也

辨曰顏師古漢書匈奴傳注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杜云就廬帳盟蓋以漢事意之耳葉石林曰衛人何以及狄盟離盟不可以地狄也竊謂戎狄既錯居中國未必無國都處所

二十三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注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

五經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愼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既言作主非禮因言作主祭祀吉凶之節凡諸侯之薨葬日而虞從是以後閱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爲卒哭之祭卒哭之期日而作祔祭以新死之神祔於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祢烝嘗及三年喪畢爲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耳今以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太緩故爲非禮也

劉氏權衡曰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杜氏讀緩字以上爲一句作字下爲一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以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也不得云緩杜氏本欲還僖公之薨在十一月因以文納僖爲十二月文納僖爲十二月則與傳合矣而不顧理乖也傳云葬僖公緩作主者緩以下乃當爲一句言葬僖公而作主緩卽文二年經書作僖公主是也今欲屬緩於葬僖公以明僖公爲十一月薨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語是傳譏葬緩又譏不當作主乎

顧氏炎武曰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爲一句此傳經書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之義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愼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既言作主非禮因言作主祭祀吉凶之節凡諸侯之薨葬日而虞從是以後閱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爲卒哭之祭卒哭之期日而作祔祭以新死之神祔於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祢烝嘗及三年喪畢爲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耳今以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太緩故爲非禮也

劉氏權衡曰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杜氏讀緩字以上爲一句作字下爲一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以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也不得云緩杜氏本欲還僖公之薨在十一月因以文納僖爲十二月文納僖爲十二月則與傳合矣而不顧理乖也傳云葬僖公緩作主者緩以下乃當爲一句言葬僖公而作主緩卽文二年經書作僖公主是也今欲屬緩於葬僖公以明僖公爲十一月薨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語是傳譏葬緩又譏不當作主乎

孔氏廣森曰釋例曰舊說以爲諸侯五年之後乃烝嘗案傳襄

案曰光伯云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太緩則以緩作主爲一句始於光伯非始於原父矣公羊疏云左氏說亦有成文云云之說具左氏傳疏今檢孔氏正義無之蓋出光伯疏也因據曲禮檀弓疏錄之其以祔祭之主在寢蓋死者之廟未立但祀主於寢四時常祭及禘祭三年喪畢始並行之於廟尤足以刊元凱卒哭後四時常祭如舊之誤烝嘗禘於廟　注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烝嘗禘於廟若祫則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東向其餘昭北穆南各以昭穆相從雖有禘祫乃皆同於吉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

孔氏曰釋例曰舊說以爲諸侯三年之後乃烝嘗案傳襄

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晉悼公改服修官悉於曲沃會于濮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于鄆鄆公孫僑云溴梁之四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酌與執膰焉是言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釋例又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惟見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當常則新君即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於太廟宣八年禘於太廟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事于太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案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禘者釋例曰禘於太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爲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事不書故惟書此數事祭計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爲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鄭玄解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解左傳都不言祫者以左傳無祫語則祫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諦昭穆謂之爲禘明其更無祫也古禮多亡未知孰是

孫氏覺曰僖公之薨至是未及三年而文公以其主入廟而行大禘之禮但曰大事蓋禘者審昭穆之祭而行之於三年喪畢之後文公之喪未畢而禘祭躋僖僖逆祀不可曰禘聖人是以變吉禘之文而曰大事也公穀以爲大事則祫案祫祭之名未嘗經見孔子論宗廟之祭惟禘爲詳蓋禘者與祫同祭而異名諸儒因其合羣廟之主而祭之故曰祫爾然則亦未可據也

紀氏昀曰江永謂魯禘行於秋嘗之時周正之秋實是夏月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禘周公子明堂也今考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宣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太廟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定八年冬禘于僖公據此則魯之禘祭四時皆舉不得拘以嘗月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稱七月日至乃夏至建午之月則六月實建巳之月於周正爲夏不爲秋也永既據明堂位六月爲禘月而以六月爲周正之秋則是以六月爲建未之月矣同一魯也記者於正月七月稱日至則用周正而於六月則又用夏正恐無是理永又引祭統內祭則大嘗禘書禘于嘗下明大禘在嘗下不知禘在嘗下不過錯舉之詞猶之傳曰烝嘗禘於廟嘗在烝前而錯舉之則曰烝嘗也然則經文嘗在禘上原不謂禘在嘗月也

孫氏星衍曰禘之名起自有虞見祭法禘黃帝夏殷則禘爲時祭故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鄭注云

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禴夏曰礿以禴爲殷祭凡經文禘與嘗並舉皆時祭之稱魯祭宗廟改殷之禴故通名爲烝嘗左傳云烝嘗禘於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而穀梁謂之嘗魯語謂之烝定八年冬十月禘于僖公此夏時八月實嘗也而謂之禘是也魏書禮志中書監高閭等言諸侯無禘禮惟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圜丘之禘故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祭生兩名是後魏時尚知魯禮不與周天子同也自漢以來皆以禘爲宗廟之祭而無配天之禮由諸侯不能用周制徒推魯禮故殽武詔書云禘祫之祭不行已久魏景初詔亦云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

錢氏塘曰禘有二而祫有三禘有特禘之禘有祫禘之禘故有二祫有大禘之祫有大嘗之祫有大烝之祫故有三實惟四而已矣古者一歲三祭祫禘與大嘗大烝而三即以禘爲大祭而分爲二故祫禘爲大禘與大嘗大烝而三即古三時之祫也特禘多在春時因亦弗祫四者皆殷祭也而祫之名不存言古禮者時稱之而已魯有祫祭無祫名而禘亦有祫有特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大嘗禘禘固爲禘大嘗非秋祫與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公羊曰大祫也穀梁曰著祫嘗者大祫即大嘗矣而魯語又謂之烝漢史直謂之禘禘即大祫烝猶大烝名異實同惟所命之凡言魯有禘有祫者依左氏文之大事猶閔之吉禘服終

無常故禘惟所遇實豈有異乎大嘗大烝不知何歲行大禘五歲之中間以特禘是爲五年而再殷祭祫者合祭也大禘而不合於太廟何以異於特禘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皆合祭於太廟是即古之祫禘也昭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皆不合祭于太廟此則周之特禘也五歲再殷即五歲再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所謂大禘之祫也宣之八年是已昭十五年非此也定之八年兼祫特於祫爲過其月於特爲不常歲此陽貨之爲也大禘于太廟與吉禘于莊公同大事吉禘遷廟之祭也遷廟未有不合食於太祖者也不合何以禘昭穆魯禮三年喪畢祫禘于太廟至五年特禘羣廟自爾之後一祫一特

五年而再殷祭左氏曰烝嘗禘於廟烝兼大烝嘗兼大嘗禘兼大禘一言而二禘三祫備矣舉其凡故曰烝嘗禘

崔氏述曰禘祭書於經者二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見于左傳者三昭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定八年辛卯禘于僖公皆禘羣廟非禘始祖所自出也然則禘乃太廟羣廟之通祭無疑矣宗廟之祀見於春秋者凡三曰禘曰烝故左傳云烝嘗禘於廟禴雖見於易而以爲薄祭則廟中惟此三祀爲正也按凡之云者羣廟皆然禘且與烝嘗同舉正與王制祭義諸篇說同亦不當爲王者五年之大祭也蓋祖宗

之血食不可因喪而廢故烝嘗仍其常三年免喪然後禘是以喪故所以踰三年而後禘非無喪而禘槩以數年爲常也郊特牲謂春禘秋嘗王制祭統以禘爲夏祭皆以爲每年之祭而非五年之祭也王制天子犆祫祫嘗祫烝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烝烝則不祫諸侯祫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按此文則祫禘烝嘗乃祭之名而犆與祫乃分祭則謂之祫犆合祭則謂之祫禘烝嘗皆有祫則禘烝嘗之外不得復有祫祭矣所謂禘之祫者卽春秋之禘于莊公禘于太廟也所謂禘之祫者卽春秋之大事于太廟也所謂嘗祫烝祫者卽春秋之但書己卯烝乙亥嘗而不書所祭之廟也由是言之禘之與祫不得平列爲

主祭而以三年五年分屬之也明矣云諸侯禘一犆一祫則亦以禘爲諸侯通用之祭而不用不王不禘之說矣

案曰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杜注大事禘也公羊傳則曰大事者何祫祭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並不言及禘然則公羊之所謂祫卽杜注之所謂禘也說文一篇示部周禮曰五歲一禘三歲一祫出於禮緯不見於經實本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然五年再殷祭者謂五年再祫耳非謂一禘而一祫也五年再祫猶五年再禘耳非於禘之外別有所謂祫也正經及左氏傳並無祫文禮惟曾子問云祫祭於祖王制之祫禘祫嘗祫烝詩無祫字惟商頌元鳥祀高

文公

文公元年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謂從冬至至冬至必滿此數乃周天也則一歲爲十二月猶有十一日有餘未得周也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勝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於終

孔氏曰履端於始履步也謂推步歷之初始以爲術歷之端首舉月之正半在於中氣歸其餘分置於終末言於終末乃置閏也此年不合置閏而置閏則不是歸餘於終故爲非禮也古歷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僖五年正月辛亥日南至治歷者皆以彼爲章首之歲漢書律歷志云文公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杜爲長歷置閏疏數無復定準凡爲歷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僖五年正月朔旦冬至則四年當閏十二也杜長歷此失閏已再而頓置兩閏乎近則十餘月遠或二十餘年其疏數殆不可曉豈別有其術乎柳不明置閏之法以致此乎

又曰余嘗攷春秋置閏之異於前矣後閻程氏攷古編謂漢

初不獨襲泰正朔亦因泰歷以十月爲歲首不置閏當閏之歲率歸餘於終爲後九月漢紀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大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猶歷十四載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余因其說深疑之精思其故頗得其說蓋閏月之不書者亦偶以其時無可書之事耳正如泰秋經桓公七年其所紀事至夏而止以是年秋冬無可紀之事也定公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無可紀之事也魯史紀事之法大率如此其於閏月亦然觀文公六年經書閏月不告月春秋書閏方見於此復以杜預長歷攷之自隱至哀凡更三十餘閏至此方書豈曰前乎此者皆史失書抑豈曰自此始有閏邪今漢紀事正效春秋如太初元年三年天漢元年三年皆止於秋太始元年則止於夏皆以其後無事可紀故不書耳然則閏月不書亦若是乎

顧氏炎武曰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餘於終事則不悖杜注四時無愆過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杜於本文無注故失其義以爲說也周書周月篇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分穀雨夏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孔氏云冬至者十一月之中氣中氣在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此年正月朔大雪師故此年正月朔冬至也月半之氣也月朔而已得中氣是必前月閏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閏者聚殘餘分之月其中無中氣半屬前月半屬後月是去年當閏十二月十六日已得

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　注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霸主秉德刑以長諸侯諸侯從時命以事霸主大字小小事大所以相保持也晉之與衛小大不同而恥於受屈望以彊獲免明王在上理在可然度時之宜則非善計君子以爲合古之道失當今之宜亦不言其謀全非禮也

釋例侵伐襲例第十二衛孔達爲政不共盟主興兵于鄰國受討喪邑窘而告陳雖從陳之謀僅得自定以謀而濟故君子但明言合古而不釋其尤也

朱氏彬曰檀弓杜橋之母宮中無相以爲沽也鄭注沽略也古與沽通孔達恃楚而不事晉故曰越國而謀是麤略之甚孔達不能受命盟主橫挑彊大何合古道之有

案曰晉人伐衛衛人伐晉是不論成敗利鈍而爲之者古時上有天子下有方伯或猶不免今非其時矣豈謀國之道哉古亦非所宜也

杜預謂其合古之道孔達不能受命盟主橫挑彊大何合古道之有

案曰晉人伐衛衛人伐晉是不論成敗利鈍而爲之者古時上有天子下有方伯或猶不免今非其時矣豈謀國之道哉古亦非所宜也

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己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菑也得國爲君皆舉國言之

齊小白入于齊是也

孔氏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莊公伐齊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與此同也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彼舊是國君故

稱其國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世子之舅以名體國上下又無衛文故亦稱國與此異也齊小白齊陽生許叔蔡季之屬經無納文又復得國與此不同也

陳氏岳曰文六年趙盾將中軍持國政卻克宣十七年方代士會則納捷菑乃宣子明矣

案曰邾文公卒無嫡長子貜且齊出次捷菑晉出邾人立貜且晉以捷菑己出而往納焉左氏稱趙盾公羊稱卻缺穀梁稱卻克是時晉政在盾卽使卻缺卻克帥師主之者盾也於事左氏爲得其實捷菑不繫邾非其國又非其君劉說是矣

十四年曰夫己氏　汪猶言某甲

孔氏曰心惡其政不以爲公凡與人言欲稱君者終不謂之爲公曰夫己氏斥懿公之名也

顧氏炎武曰夫己氏猶言彼已之子

孔氏廣森曰蓋桓之六子商人第六以甲乙次之而稱爲己杜曰猶言某甲甚得其解僖十七年傳敘懿公於公子雍之上者以無虧與惠孝昭懿皆嘗爲君而雍未得立又五公子之母皆諸侯之女獨雍母爲宋大夫華氏女雖云如夫人者六人傳家敘之自有貴賤故雍倒在末耳非長幼之次

焦氏循曰漢書石奮傳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三國志注引魏略許攸與太祖戲至呼小字曰某甲是則作史者諱言不便述攸所呼而諱言爲某

甲商人既立公子元不能直斥其名又不肯稱之爲公故以夫已氏稱之耳齊桓之子六人並見僖十七年爲武孟卽公子無虧爲公子元卽惠公爲公子昭卽孝公爲公子潘卽昭公爲商人卽懿公爲公子雍以元稱商人爲夫已氏已於甲乙之次爲第六蓋商人行六故以已稱之商人狱舍以元爲兄而讓之蓋是時諸兄惟元在立孝公時方畏四公子之徒四公子潘商人元及雍也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卽立昭公昭卒而昭之子舍立商人殺舍而讓元知元之年次於昭而長於商人雍不爭可知是時無雍矣

案曰夫已氏猶言夫人夫之意已於甲乙之次爲六商人桓之六子故稱爲夫已氏杜申左意劉申杜意劉軒里堂之說不爲無據

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注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

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惟言其官不言氏族此既書司馬復曰華孫者或以爲華耦貴之既深故特書族案傳華耦稱魯人以爲敏則君子不許是魯貴之不深蓋史有文質故辭有詳略服虔云華耦爲卿侈而不度以君命脩好結盟舉其官屬從之空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其意以爲貴之者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案經儀父與魯結好子哀不義宋公司城效節來奔單伯自齊致命傳皆言書曰貴之實善而貴之也此亦云書曰司馬華孫貴之何故惡而貴之乎孔子修春秋裁爲不知其非儀父豈亦魯不知其非而貴之乎其得失定其褒貶善惡章於其篇臧否示於來世若魯人之善惡削筆之亦善之所惡亦惡之已無心於抑揚遂逐魯人之善惡之已無心於抑揚遂逐魯人之善惡削筆之勞何所施用約之以理豈其然哉其官皆從謂其聘之官無闕當有習治政者豈舉朝盡行而責其空官也若以官從卽責空官聘禮官屬不以少豈周公妄制禮乎

孔氏曰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彼先以君命行聘禮旣而別與之盟故書聘又書盟此雖使來聘魯不令結盟故書盟未稱使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卽其比也諸侯之卿例書名氏以華耦能率其屬官備禮盡儀故貴其人書其官也

蘇氏轍曰不言使盟在華孫也

毛氏奇齡曰前新城之盟公與宋公同會宋地故宋公復來盟修同好焉

李氏紱曰春秋來盟不稱使者三高子屈完皆以爲褒不應華孫獨爲貶也乃胡氏安國於屈完高子不言使則以爲權在完權在高子嘉其能服義與定亂於華孫不稱使則以爲專行而無君何同辭而異義耶無君之說始於穀梁然穀梁自督弒殤公及其後世繼掌兵柄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辭胡傳又謂以稱官爲無君之命未嘗以不稱使爲無君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

孫之類亦非也經於魯臣固未有直稱季孫叔孫仲孫臧孫而不書其名者譏誠弒逐然亦秋所書不賴寵而出奔許討賊而後入於華元之得正者亦督曾孫也何獨不以督貶賢哉家氏鉉翁疑華耦爲公子鮑嘗亦非也鮑所恤而結爲死黨者皆桓族耳華爲戴族鮑既篡位耦亦旋卒而代以桓族之務恤安知耦非忠於昭而發憤以卒而顧重譏之乎案曰傳稱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者魯史貴之非魯人貴之也劉之難服是矣然杜之失更甚於服服云華耦以君命修好結盟是以君命來盟也而杜則曰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彼楚屈完齊高子之盟皆不稱使豈亦非其君命耶此服得之而杜失之者也服以官從廢職爲非而杜則曰其官皆非率屬而來乎服固失矣杜亦未爲得也服曰魯人不知其非杜曰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劉猶難服而不難杜殆尊注家之體然歟杜劉俱以魯人對君子與服相同本指魯國之人孔氏以爲魯鈍之人據檀弓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注魯魯鈍也又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注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孔氏本此殊失傳意

十八年此十六族也

各有大功皆湯氏族故稱族

孔氏曰此十六人耳而謂之族者以其各有親屬故稱族也

皆從故書司馬夫上介祝介有常數拭玉展幣有常職來聘之使皆然何侈之有若謂以官皆從而書司馬豈不書官者皆非率屬而來乎服固失矣杜亦未爲得也服曰魯人不知其非杜曰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劉猶難服而不難杜殆尊注家之體然歟杜劉俱以魯人對君子與服相同本指魯國之人孔氏以爲魯鈍之人據檀弓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注魯魯鈍也又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注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孔氏本此殊失傳意

宣公

宣公十一年楚子入陳　注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楚子入陳乃殺徵舒經先書殺徵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無心滅陳及殺徵舒滅陳爲縣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於例不有其地故云入陳言楚入既殺徵舒楚子乃復入陳納二子於陳入陳之文爲下納張本傳言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入納連文是入爲納也昭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于越殺陳孔奐彼心欲滅陳此則主爲討賊無心滅陳而復封之君子善其自悔故追入陳於下隱其縣陳

之過若其不然當云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如此則楚子本爲入陳因入乃討陳賊則是惡楚子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黃氏澤曰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公穀似此等處多云實與而文不與卻全不曾尋得書法之妙蓋此時已本縣陳以申叔時之諫而止聖人許人遷善故沒其縣陳而止以入陳爲文又本是先入陳而後殺徵舒今卻先書殺夏徵舒而後書入陳便是聖人先正其討賊之義觀聖人於此實有所激勵桓文俱有匡正天下扶持周室之功然皆包容弒君賊置而不問所以養天下之亂是以於楚子入陳一事特顯此義以見楚之用師不過討賊納此二卿以定陳亂而已便與蠻夷華夏不同此皆聖人與人爲善止邊亂略之意

方氏苞曰稱國以殺則徵舒陳人非以楚之國法殺之目楚子則疑於楚子之私矣故必稱人而後於義爲安也殺夏徵舒書人衆心之公也入陳書楚子一人之私也徵舒既殺則陳可不入以明楚子之志在入陳也胡傳謂不書取陳爲美其討賊之義未滅而書入非也楚實未取陳紀其實耳殺洩冶書盟與行父激徵舒之弒亦由之楚子不誅而反納焉蓋二人本以陳佃楚故任爲腹心納之以制陳而陳自是不敢背楚而從晉矣

黎曰劉君此說深得聖人書法微旨注家疏家皆不及

十二年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注君之親

兵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家之物故謂此爲偏之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爲承副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

孔氏曰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者謂偏家之兩知成辭婉句耳或解云兩屬於偏云偏之兩者謂偏家之兩知不然者案成七年以兩之一卒亦云之字豈又是兩家之卒且杜注云十五乘爲大偏今楚亦用舊法此一廣之中實有此偏非是偏名爲兩而出一卒別復有偏之杜并引司馬法耳此云大偏對成七年九乘爲小偏故此爲大偏也桓五年二十五乘爲偏戰時臨陳所用不同不可與此相對爲大小杜注多少皆望文也舊偏於穢苴前已有則從之下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知十五乘爲一廣也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周禮亦有此文但周禮無偏故應周禮有文但以亡沒者多故禮文不具

邵氏寶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爲廣廣之所有百人故曰一卒亦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承副之卒焉其數如偏之兩兩二十五人也廣之所有一卒一卒百人也一卒之外又有餘卒爲承副者二十五人爲兩故曰卒偏之兩車法在古爲偏在今爲廣蓋舉古今錯言之不直曰若干人而必曰卒曰偏

曰兩者今法不離於古也

沈氏彤曰杜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是矣下云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言一卒外復有三十五人則於偏之兩之字難通按成七年傳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又舍二十五人爲百人兩之於卒四分之一也傳當先言卒後言兩之一何得先言兩之一後言卒乎其不可通一也一兩二十五人謂之兩則一卒百人一偏九乘何以不云卒之一偏之一乎其不可通二也車一乘當有甲士三人九乘則二十七人今云二十五人則不足以供九乘之用若謂二十五人爲步卒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見成元年左傳正義九乘則六百四十八人成出革車一乘徒二十八人見地官小司徒注九乘則一百八十人亦不當云二十五人也其不可通三也今案以兩之一偏舍兩之一也故曰舍偏兩之一焉不曰舍一偏而曰舍卒之半卒五十人自以偏名則當舉偏言之不得但云卒之半也不曰舍一偏而曰舍偏兩之一者欲見一卒本有兩偏舍其一於吳仍歸其一於晉也兩者數之偶兩之一猶云參之一四之一耳宣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此傳曰以一卒適吳舍偏之一焉則一卒之爲兩偏明偏之舍其一較然著明學者尚何疑焉自解者

誤以偏爲九乘兩爲二十五人又不察兩之一卒之衍兩之二字於是義雜而文亦難通宜乎孔沖遠之病其蹇澁矣見正義又案昭元年傳說晉人毀車以爲行曰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爲參左角偏爲前拒正義曰服虔引司馬法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然則偏爲前拒乃人數之名蓋亦以五十人爲偏也齊語曰五十人爲小戎與此異名而同實解卒偏之兩說本果堂其謂兩之一卒適吳兩之二字因下句舍偏兩之一而衍則剏解也

案曰夏官小司馬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注鄭司農云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疏宣十二年欒武子說楚之軍法云其君之戎分爲三廣服氏云左右廣各十五乘廣有一卒服氏云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卒偏之兩服氏云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鄭服俱稱卒是百人兩爲二十五人杜解同之所異者服以五十人爲偏杜以十五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司馬法所載車數也五十人曰偏服氏所訓人數也廣言車卒偏兩言人傳文炳然以車數雜人數此杜之失當依服氏案齊語五十人爲小戎卽五十人之偏也如杜所言則偏仍是廣矣光伯亦襲其誤卒偏之兩者謂一卒之外復有偏之一爲二十五人之兩耳光伯謂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是也二泉之說亦圖劉意

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　注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

狄稱種者周禮內宰上春生穜稑之種賤之同之草木故稱種俾父尊卿當稱帥師今從將卑師眾之例直稱師者從告也

孔氏曰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之別各自別有種類此潞卽以國名爲氏赤狄既須言狄單國不復成文故以氏配之潞氏甲氏皋落氏皆是也

案曰元和郡縣志河東道潞州得名因潞子之國潞城縣本漢潞縣屬上黨郡卽春秋時赤狄潞子嬰兒國也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有古潞城

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

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注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爲文後凡嫌妾子及妾子之文適子爲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

孔氏曰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文適子及妾子之母弟見經者鄭段等後凡明策書稱弟者皆母弟之義公之母弟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友衛叔武寶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八年稱弟釋例曰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侯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推此

以視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衞侯之弟鱄出奔皆是兄害其弟也至於陳招宋辰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

案曰釋例母弟例第四母弟之寵異於眾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公在雖俱稱公子其兄爲君則特稱弟殊而異之親而睦之既以隆友于之恩亦以獎爲人弟之敬成相親之行也通庶子爲君故不言夫人之子而曰母弟母之兄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而釋之仲尼因母弟之例據例以興義俟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者稱弟以彰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覩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衞侯之弟鱄出奔皆是兄害其弟者也至於陳招殺兄之子宋辰率羣輩卿以背宗國據大邑以成叛逆然不推刃於其兄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今先儒說母弟善惡貶既多相錯涉又云稱弟皆謂公子不爲大夫者得以君爲尊案傳莒挐非卿乃稱弟皆謂公子不爲大夫者得以君爲尊也凡聘享嘉好之事法所不書書而不言弟非得以君爲尊也凡聘享嘉好之事於是使卿故爲尊仲年之聘皆以卿稱弟而行此例所謂凡稱弟皆母弟左傳明文而自違之此解皆約釋例爲說也釋例之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孔氏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光伯申兄弟二凡之意放

昭二十年秋盜殺衞侯之兄縶公羊云母兄稱兄何以不立有疾也據左氏傳嬖人嫋始生孟縶又生元縶足不良故孔成子舍縶立元是爲靈公縶爲靈公同母之兄故公羊以爲母兄靈公非襄公適妻之子乃妾子爲君者也然則凡固不足以槩春秋歟

成公

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注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魯朝聘皆言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或在道而還如者書其始發言往而已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彼遇王朝之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即有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

王氏應麟曰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陳氏則通曰禮稱諸侯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圭璧覿冕然後歸今也不然文成襄定以畢服而朝晉昭以踰年而朝晉則即位朝王之禮缺矣書稱月正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今也不然僖宣以正月而朝齊成襄以正月而朝晉則正月朝王之禮缺矣入春秋九十有二年未嘗北面京師踐土河陽天威咫尺不得不朝相距又五十有三年伐秦之役惟晉是從不過先告晉侯之意經書曰如是魯以列國例京師矣經書魯於諸侯之朝例曰如諱其朝也於京師之朝例曰如皇其以列國例京師也二百四十二年

書朝者二如者一迄未有朝于京師之文何周之衰珩抑魯公之不朝不特係王室之盛衰亦係魯之輕重焉自僖之十年移事周之禮而事齊文之二年仲嬰齊卒注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二十八年移事晉之禮而事楚皆魯人不能秉禮之過也

毛氏傳曰此成公朝簡王也成以赴晉文之召過周因而朝之此何朝乎如之而已

案曰僖公二十八年朝王所者二踐土溫之會皆以晉故就朝非朝京師也十二公惟成公一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非特朝也故不曰朝而曰如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命者冥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於冥兆也

孔氏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言人受此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所稟受度是也

阮氏元曰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中乃陰陽剛柔之中即性也即所謂命也性字从心即血氣心知也血氣心知皆天所命人之性即有九德五典五禮七情十義故聖人作禮樂以節之修道以教之因其動作以禮義爲感儀所以定命能者勤於禮樂威儀以就彌性之福脩不能者惰於禮樂威儀以取棄命之禍亂是以周以前聖經古訓皆言勤威儀以保定性命未聞如李習之之說以寂明道照復性也

辨曰劉子之所謂命乃性命之命劉氏以冥兆之命當之滋之乎言命矣

十五年仲嬰齊卒　注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

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杜之此注其言不明當以爲襄仲歸父本以東門爲氏及命嬰齊紹歸父之後改之曰仲氏也姑以爲仲遂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

孔氏曰公羊穀梁皆以嬰齊爲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也以爲歸父之弟則同其言稱仲之意則異公羊以爲弟無後兄之義使嬰齊爲歸父之子則爲仲遂之孫故以王父字爲氏穀梁以爲宣八年仲遂卒者爲殺子赤疏之不使稱公子父既見疏不得稱公子故其子由父亦疏之不得稱公孫故別言仲氏

胡氏安國曰此公子遂也何以書氏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

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

黃氏宗羲曰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于魯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歸父嬰齊不一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既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辰事諸大夫皆雜稱孫仲惠伯事諸大夫皆稱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即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

顧氏炎武曰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脹則子叔聲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門以父字爲氏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仲遂卒于垂於其子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公子季友卒亦同此義惟季友之子不見於經

又曰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經爲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戴

經成公二年如晉六年如莒八年已屢見於經矣

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爲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猶之叔孫僑如奔而立豹以爲兄後則非也俾拘於孫以王父字爲氏之說而以嬰齊爲後歸父則以弟後兄亂昭穆之倫矣非也且三桓亦何愛於歸父而爲之立後哉

徐氏乾學曰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子國君繼嗣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以叔後姪古亦爲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沒而旁支入繼必爲之服斬衰即以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親孫之後祖與子之後父復何異乎魯人當不若是之愚其可疑二也穀梁之責成公曰與人之子守父之殯捐殯而棄其父之使者是以棄父也范甯曰人之子謂歸父之子

以廢遂嘗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爲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禰僑如爲禰紇而顧必以嬰齊禰歸父此已大悖典制矣然則魯人之處此宜如何曰歸父固宗子又賢大夫也魯人既察其無罪而爲之立後則目有宗法在不得復同於放逐之臣矣禮曾子問篇曰若宗子有罪居子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又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後祭于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蓋卿大夫家乃宗法所自始其禮固甚嚴也使歸父有子當直立之無子則當立嬰齊之子嬰齊又無子則當使爲攝主以待其子之生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正常以告康子請退此卿大夫之庶子攝位以待宜立者之生之證也又曰公羊之說有可疑者三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宣公薨季孫發其父之前罪而逐之然則三家之所惡者非仲遂乃歸父也豈肯徐傷其無罪乎其可疑一也惡遂而及其子憐歸父而欲延其世夫嬰齊固遂之親子也即降昭居穆猶爲親孫之後祖與子之後父復何異乎魯人當不若是之愚其可疑二也穀梁之責成公曰與人之子守父之殯捐殯而棄其父之使者是以棄父也范甯曰人之子謂歸父之子

成公與之其守宣公殆是歸父有子矣昭公之從亡臣曰子家羈杜氏注莊公之玄孫也歸父字子家見於奔齊傳羈蓋以王父字爲氏歸父莊公孫故羈稱玄孫也藉使嬰齊果後歸父則羈爲其子當即蒙仲氏安得復稱子家乎其可疑者三也然則嬰齊後仲遂耳魯人之盟東門氏曰無或如東門遂殺適立庶庶非他即宣公也欲使其私忿而暴揚先君之惡當亦嗣君之所隱痛矣成公幼不及知長而知之立嬰齊以後之此理之當然者也諸侯之子爲公子其孫爲公孫然亦有及公孫之身而賜族者晉靖公之孫有欒賓杜氏曰蓋其父字欒宋桓公有孫曰鱗矔之子曰東鄉矔皆以父字爲氏者也宋戴公有孫曰華督劉敞曰或公子鱗矔世本曰公子鱗之子曰東鄉之身而賜族者魯孝公之子彊世本曰字子臧左傳謂之臧倍伯其子曰臧孫達是也然則賜族之先後亦惟時君意爾嬰齊雖公孫得氏曰仲曷足怪乎

孔氏廣森曰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禰祀仲遂于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之法而氏之云爾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事其廟如禰廟服其服如喪父之服持重于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楚世家曰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由來舊矣

案曰公羊以嬰齊爲後歸父何氏謂弟無後兄之義者文二年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僖公閔公之兄也傳稱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是以閔僖爲父子家見於奔齊傳羈蓋以王父字爲氏歸父字子家見於奔齊傳羈蓋以王父字爲氏歸父莊公孫故羈稱玄孫也藉使嬰齊果後歸父則羈爲其子當即蒙仲氏安得復稱子家乎其可疑者三也然則嬰齊後仲遂耳魯人之盟東門氏曰無或如東門遂殺適立庶庶非他即宣公也欲使其私忿而暴揚先君之惡當亦嗣君之所隱痛矣成公幼不及知長而知之立嬰齊以後之此理之當然者也諸侯之子爲公子其孫爲公孫然亦有及公孫之身而賜族者晉靖公之孫有欒賓杜氏曰蓋其父字欒宋桓公有孫曰鱗矔之子曰東鄉矔皆以父字爲氏者也宋戴公有孫曰華督劉敞曰或公子鱗矔世本曰公子鱗之子曰東鄉之身而賜族者魯孝公之子彊世本曰字子臧左傳謂之臧倍伯其子曰臧孫達是也然則賜族之先後亦惟時君意爾嬰齊雖公孫得氏曰仲曷足怪乎

孔氏廣森曰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禰祀仲遂于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之法而氏之云爾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事其廟如禰廟服其服如喪父之服持重于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楚世家曰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由來舊矣

案曰公羊以嬰齊爲後歸父何氏謂弟無後兄之義者文二年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僖公閔公之兄也傳稱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是以閔僖爲父

吾嗣皇帝非爲皇子也張孚敬疏稱漢哀帝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無子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尙爲人後者也今武宗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不同夫初未嘗明著爲孝宗之子也且歸父字子家昭公時子家羈卽其後歸父有爲嗣子始爲爲人後嗣皇帝非爲人後之禮不後武宗而後孝宗張璁桂萼輩世宗於宮中惟武宗未嘗預立廷和而實廷和之廢其一世有以召之也蓋天子受統於嗣非嗣何統其名不必爲父子之名其禮則一如君臣之禮臣道子道一也宋穆公稱宣公爲先君漢文帝稱孝惠皇帝未嘗敢如宋太宗之於太祖稱皇兄自稱孝弟也孔氏廣森曰祖禰皆廟名也爲人後者爲其廟亟禰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人君者尊之統也是故廟無虛主廟無二主皆所以著統也豈有爲人後而不爲之子哉公羊之說必有所受然可以行之於天子諸侯而不可行之於卿大夫何則天子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卿大夫不能也天子諸侯無廢遂卿大夫有廢遂晉廢叔孫僑如而立其弟豹廢紇而立其兄爲春秋皆爲異文何獨於興齊而變其書法乎故杜注不明尙沿公羊之說以爲興齊紹歸父之後劉君以爲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蓋興齊後仲遂非後歸父也案宣八年經書仲遂卒于垂仲其氏也氏者閒邑所在也宣爲遂所立故宣殷遂氏仲且至孫以王父字爲氏之說則證之春秋正不盡然公子彄字，臧而其子曰臧孫達公子季友以字爲氏而其子曰季孫，有父宋公子鱗之子曰鱗矔鄭子國之子僑曰國氏此皆以父字爲氏也且歸父字子家昭公時子家羈卽其後歸父自有後何必以弟爲之後乎然則先伯之說不可易也宋儒皆從之

十七年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注屬公以私欲殺三卻而三卻死不以無罪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卻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

三卻不以無罪書正謂不書盜卽無罪也胥童之死非國家所殺故特言胥童受國討文其實傳意并論卻氏受故云皆書晉殺其大夫也杜又云卻氏失民胥童道亂乃粹傳並言二者皆爲罔討之意也

寂梁傳曰自禍於是起矣

高氏閌曰宋督殺孔父而弒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書偃殺胥童而弒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蓋孔父忠於殤公者也胥童嬖於厲公者也嬖臣道君爲不道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爲萬世戒

趙氏汸曰欒書構郤氏而陷之死將以擅晉也與中行偃殺厲氏士奇曰人皆知卻至之伐莫知欒書之姦三卻不死偃

公不弒欒書所畏而忌者惟卻至耳殺三卻者非苟意乃欒書也鄢之戰欒書請侯齊魯之師卻至獨以爲不可楚有五間急擊勿失欒書是以畏而忌之既戰獲楚公子發鉤欒書陰誘發鉤使讒卻至由是發鉤如其言以告隱公公問欒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卻至欲爲難使卻輩緩齊魯之師而已勑君戰戰敗將納孫周公惑之乃使卻至聘于周而書又陰使人說孫周使見卻至卻至不知其謀而見孫周公使覘之以爲信遂使筦童殺三卻卻欲以其黨攻公卻至不可至死不敢爲難奉君命也可不謂忠乎欒書既殺三卻遂弒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欲爲難而立孫周者書之志也顧以此誣卻至卻至死而其志得行處心積慮十餘年而後成其姦甚矣故春秋數稱欒書帥師一救鄭成六年一侵蔡八年一伐鄭九年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弒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晉人不知其姦反須其德比之召公而書之惡仍不可掩

案曰襄十年書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昭二十年書盜殺衛侯之兄絷釋例曰士殺大夫則書曰盜鄭尉止司臣等皆士書之爲盜齊豹爲衛司寇書盜賤之使同於士也今胥童奉君命以討三卻三卻之死死君命也春秋辭從主人故不書盜以爲君討有罪云爾原劉之意三卻不可與胥童同科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終

杜順侔恐非

華陽范溶武進屠寄校字

襄公

襄公四年戎狄荐居　注荐聚也

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卽荐是草也服言是

案曰晉語且夫戎翟荐處韋昭注荐聚也杜解本此孔引釋言云荐再也孫炎曰荐草生之再也卽荐是聚也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杜注荐數也僖十三年傳晉荐饑疏引釋天云仍饑爲荐李巡曰連歲不熟曰荐陸德明釋文荐重也數與重皆與再意近是正訓

廣雅書局栞

引伸爲聚亦不離本意故光伯不以之非杜也莊子齊物論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崔云甘草也郭璞云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說文十篇鳥部薦獸之所食蝍古者神人曰鳥遺黃帝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薦荐字通可證

訓荐爲草服義特精

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記云君既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戶西東面遷戶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孔氏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于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以君臨士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卽位于序端者亦西鄉也鄭玄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爲之序

案曰劉君所引喪服大記文也沖遠復引其上文也鄭注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室也士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觀斂也其餘謂卿大夫及王婦之位

廣雅書局栞

九年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　注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

冠是大禮當徧告羣廟

孔氏曰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郊特牲云灌用鬯臭鄭玄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然則祼卽灌也故云祼謂灌鬯酒也祼是祭初之禮故舉之以表祭也周禮祭人鬼曰享故云享祭先君也

案曰大戴禮公冠篇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既醴降自阼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公玄端以皮弁皆朝服素公冠加曰玄冕饗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醻幣朱錦彩四馬其慶也太子儗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士同饗賓也皆同禮記

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會子問父沒而祭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爾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此冠必享祭先君之證也鄭康成大宗伯注裸之言灌說文一篇示部禘灌祭也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惟宗廟有祼故劉以爲冠是大禮當徧告羣廟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注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不稱子從所稱也

從所稱者諸侯盟會會則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著策吳是東夷之君未閑諸夏之禮於此自稱爲吳不知以爵告眾故從所稱書吳也故釋例云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是言吳未知稱爵也

會也

劉氏權衡曰杜云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非也晉爲伯主悼公其賢君也軍師方强豈肯帥諸侯以會吳乎黃池之會晉弱於吳猶爭盟焉況其方强哉又曰吳不稱子從所稱也亦非也吳子豈自稱吳而已乎凡吳子鄭伯之類亦皆人稱之耳非其君自稱也且若從其所稱而稱之乎則吳當稱王楚亦當稱王必不但曰吳也

案曰吳語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稱吳子者子非爵也春秋於夷皆稱子傳稱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則吳不稱子恐是闕文

三月癸丑　注癸丑月二十六日

杜言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知非二會也

孔氏曰杜明言癸丑是三月二十六日下四月戊午云月一日庚寅云月四日甲午云月八日所以明言日者欲證前九年閏月爲閏五日於上下日月相當故杜備言其日也

案曰釋例長歷第四十五襄公十年戊戌正月已丑小二月戊午大三月戊子大四月戊午小杜以夏四月戊午朔知癸丑之爲三月二十六日也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注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

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爲常荀偃士匄引過謬之事以詔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爲士歟吳以引徵百牢亦非正也

惠氏士奇曰禘之說有三一曰王者之大禘二曰喪畢之吉禘三曰春夏之時祭皆大祭也王者之大禘惟王者得行之吉禘或曰春或曰夏禘者陽之盛也夏之始可以承春故春夏皆得行宗廟之禮莫重於禘嘗故祭統曰大嘗禘四時之祭春秋爲大故申庸言祭獨舉春秋祫嘗謂之大禘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禘之說又有二有禘祀有禘樂禘樂者祭統所謂大嘗禘升歌清歌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

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左傳襄公十年荀偃士匄曰魯有禘樂寔祭用之是也晉悼公卒於襄公十有五年冬及十有六年秋穆叔如晉聘且言齊再伐魯而晉人以朱禘祀爲辭蓋謂未行喪畢之吉禘然則魯有禘樂用之太廟亦僭用之於羣廟晉無禘樂惟有禘祀禘樂者天子之樂故曰不王不禘禘祀者三年喪畢之吉祭晉主夏盟故僭行之

案曰崔述王政三大典考曰襄十六年傳晉亦有禘則禘乃諸侯通用之禮矣此文以魯之禘樂比宋之桑林則魯禘所用之樂非諸侯通用之樂矣且云賓之祭用之則此樂亦以之娛賓矣不但禘僭而已光伯以禘樂享賓非正信夫

納諸霍人　注霍晉邑

霍晉邑人掌霍邑大夫猶聊邑大夫稱聊人紇蓋使爲晉附庸也

孔氏曰霍是舊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爲晉邑也言納諸霍人者此霍邑或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柏人也必知霍人爲霍邑者班固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是霍人邑名也

徐氏文靖曰按閔元年晉獻公滅霍以其地賜大夫先且居今平陽府霍州西十六里故霍城是也霍人之霍音璅不得單名爲霍也史記樊噲傳霍人注作蒗人漢地理志太原蒗人縣如淳音璅晉使周內史選偪陽之族嗣納諸霍人蓋蒗人也

江氏永曰疏引閔元年滅霍又引樊噲傳之霍人似以兩地爲一地誤矣舊霍國爲今之霍州史記周勃世家及樊噲傳攻韓王信皆有霍人其地在代州史記正義謂即地理志太原郡之蒗人縣蒗人故城括地志云在代州繁畤縣界顏音山窴反正義因謂霍音璅又蘇窴反是地名音變也霍人柏人中人皆是邑名劉炫言人者邑大夫非也

辨曰霍自霍人自霍人一爲國名一爲邑名徐位山江愼修辨之詳矣杜氏此注當云霍人晉邑不當云霍晉邑劉氏望文生義以爲掌霍邑大夫猶聊邑大夫稱聊人紇誤矣孔氏知引樊噲傳之霍人而以霍國霍邑爲一地亦沿其誤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注正者不失下之直

七年傳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爲正也勸宣子使心正矣

孔氏曰凡在上正定在下須明在下曲直瑕禽自云己有直理不被上知則是使下無直在上何謂正矣故云正者不失下之直也

辨曰杜解正直爲正云正己心正曲爲直云正人曲下者瑕禽謂伯與也上文王叔之宰云陵其上難爲上瑕禽以下訟上故云然言下而受曲於上無以直其曲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汲有司直之士高誘注司主也直正也正其過闕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此之謂直直人也言正直己也必如劉意瑕禽方稱旁爲大國豈敢以士匄爲在下乎杜解正者不失下之直本自分明光伯之

十一年七姓十二國之祖　注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鄫姒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國誤也

服虔云實十三國而言十二晉主盟不自數炫難服虔曰窠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要人身不自數己不在盟彼叛必速豈有如此理哉

孔氏曰知不然者案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於是晉爲盟主自在盟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也

案曰劉之難服所以申杜

歌鐘二肆　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傳言歌鐘二肆及其鎛磬亦二肆肆之爲名實由鐘磬相對但傳於磬下不復更言其數於鐘則言二肆明鎛磬數與之同乃成肆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也知色別各三十二枚也歌必先金奏故鐘以歌名之

孔氏曰以肆爲列者鐘磬皆編縣之在簴處而各有行列也

周禮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與磬全乃成爲肆此傳於鐘即言肆者十六枚而在一虡古今皆同其虡不可分也虡不可分而云有全有半明加鄭言鐘磬相對肆爲全單爲半也傳言歌鐘二肆其無磬不得成肆杜以傳惟云歌鐘故但解鐘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此二肆皆爲編縣也下云及其鎛磬者鎛是大鐘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

案曰晉語歌鐘二肆韋昭注歌鐘歌時所奏肆列也凡縣鐘磬全爲肆半爲堵杜解本此

十四年商旅于市　注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

案曰晉語巡守之事云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鄰制言巡守之事云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則修物貴淫則修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賤亦彼類彼上觀民此民觀上商陳此物自爲求利非欲諫君也亦彼類則齊竊踊之比是也

孔氏曰旅陳釋詁文也商旅于市謂商人見君政惡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易云商旅不行故亦是商此云陳者彼云商旅不行故以旅爲商此文連于市若以旅爲商且云商旅于市則文不成義故以旅爲陳也

辨曰晉語風驪驪言于市韋昭注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以商旅並列本此傳文賈山至言曰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亦以旅爲行旅之旅與商相對上文庶人謗亦諫之類若商旅則所諫之言在于市耳劉以商陳此物爲諫循杜義也天子卿書字劉

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釋例云天子公卿書爵此言卿書字者以其有侵則書爵無則書字傳稱官師即此劉夏釋例以夏爲士則夏此時似未有爵若夏是卿當書字傳言卿不行非禮則此禮本當使卿故以卿使之卿當書字夏非卿故書名例稱天子大夫書字但此禮不使大夫故不以大夫決之

孔氏曰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稱劉康公來聘是王季子食采於劉遂爲劉氏此劉夏當是康公之子卽前年傳稱劉定公是也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后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桓公八年祭公來逆王后于紀經書祭公此云官師從單靖公惟書劉夏知劉夏獨過魯告

昏靖公不至魯也

孫氏覺曰天子無親迎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書逆后者公譏之春秋周王十二而逆后者惟一是知非禮則書也

辨曰傳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杜注官師劉夏也疏引祭法官師一廟鄭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春秋逆王后書於經者二桓八年祭公來逆王后于紀與此年劉夏逆于齊是也餘見於傳者如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書惟劉夏以非卿著其非禮也然劉夏誠非卿斷非士公羊以爲天子之大夫是也以劉夏爲士是杜之誤十四年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杜注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諡舉其終考襄公時王室單劉先後桓國十年王使劉定公勞趙靖公爲卿士此年後不見於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晉且平丹徒之田傳稱劉子孟於頴蓋繼單靖公爲政者是時未爲卿必爲大夫矣公羊云劉以邑氏故杜云劉采地既有采地不得爲士證一昭二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天少姜晉侯之妾晉猶以大夫送女爲不共豈有以士而逆王后乎然則劉夏之非卿與陳無宇之非卿一例乃指大夫而言非指士而言也證二十四年官師相規杜云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孔云杜意謂師爲長故以官師爲大夫言大夫是羣官之長此云官師相規上云大夫規誨文既同故以爲大夫夫同一官師也彼則循左氏之傳文而謂之大夫此則執康成之禮注而謂之士傳與禮互異可也傳與傳互異不可也證三蓋元凱拘於書名之例見劉夏不稱劉定公便以爲名貶爲名便以爲士皆臆解也

十六年齊高厚之詩不類　注齊有二心故

歌詩不類知有二心者不服晉故違其令違其令是有二心也

孔氏曰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

案曰大雅皇矣傳類善也惟有二心所以歌詩不善

卿著其非禮也然劉夏誠非卿斷非士公羊以爲天子之大夫是也以劉夏爲士是杜之誤十四年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杜注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諡舉其終考襄公時王室單劉先後桓國十年王使劉定公勞趙靖公爲卿士此年後不見於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晉且平丹徒之田傳稱劉子孟於頴蓋繼單靖公爲政者是時未爲卿必爲大夫矣公羊云劉以邑氏故杜云劉采地既有采地不得爲士證一昭二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天少姜晉侯之妾晉猶以大夫送女爲不共豈有以士而逆王后乎然則劉夏之非卿與陳無宇之非卿一例乃指大夫而言非指士而言也證二十四年官師相規杜云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孔云杜意謂師爲長故以官師爲大夫言大夫是羣官之長此云官師相規上云大夫規誨文既同故以爲大夫夫同一官師也彼則循左氏之傳文而謂之大夫此則執康成之禮注而謂之士傳與禮互異可也傳與傳互異不可也證三蓋元凱拘於書名之例見劉夏不稱劉定公便以爲名貶爲名便以爲士皆臆解也

十六年齊高厚之詩不類　注齊有二心故

歌詩不類知有二心者不服晉故違其令違其令是有二心也

孔氏曰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

案曰大雅皇矣傳類善也惟有二心所以歌詩不善

卿著其非禮也然劉夏誠非卿斷非士公羊以爲天子之大夫是也以劉夏爲士是杜之誤十四年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杜注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諡舉其終考襄公時王室單劉先後桓國十年王使劉定公勞趙靖公爲卿士此年後不見於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晉且平丹徒之田傳稱劉子孟於頴蓋繼單靖公爲政者是時未爲卿必爲大夫矣公羊云劉以邑氏故杜云劉采地既有采地不得爲士證一昭二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天少姜晉侯之妾晉猶以大夫送女爲不共豈有以士而逆王后乎然則劉夏之非卿與陳無宇之非卿一例乃指大夫而言非指士而言也證二十四年官師相規杜云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孔云杜意謂師爲長故以官師爲大夫言大夫是羣官之長此云官師相規上云大夫規誨文既同故以爲大夫夫同一官師也彼則循左氏之傳文而謂之大夫此則執康成之禮注而謂之士傳與禮互異可也傳與傳互異不可也證三蓋元凱拘於書名之例見劉夏不稱劉定公便以爲名貶爲名便以爲士皆臆解也

十六年齊高厚之詩不類　注齊有二心故

歌詩不類知有二心者不服晉故違其令違其令是有二心也

孔氏曰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

案曰大雅皇矣傳類善也惟有二心所以歌詩不善

服虔云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若與男子俱受黥刑劓亦是婦人刑矣何獨主男子而婦人從之也難服云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宮豈得從男子乎

孔氏曰婦人淫則閉之於宮犯死不得不殺而云婦人無刑知其於五刑之中無三等刑耳三等墨劓刖也

案曰書呂刑宮辟疑赦傳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疏云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據此則

君難服語相符且稱大隋開皇其爲光伯之說無疑開皇初除宮刑隋志未載

二十一年軌度其信

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

孔氏曰謂使其臣信有軌刑法度可明以爲徵驗也

案曰杜解無釋文度待洛反若如劉說度爲法度之度如字讀孔氏從之

二十二年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注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祭有用大牢時也雜記云大夫之虞也皆少牢卒哭與祔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爲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仝滅之也

孔氏曰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

案曰此二句言鄭公孫黑肱之薄祭公羊文二年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解詁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制所謂祫禘非禘一祭祫又一祭也五年再殷祭者五年再祫耳何氏三年祫五年禘之說傳意失之甚矣如劉之言大夫三年一大祭有家者亦得禘祫矣天官宰夫鄭注曰牛羊豕具爲一牢晉語韋注凡牲一爲特二爲牢是凡稱牢者皆非一牲公羊桓八年何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大夫索牛是大夫喪祭皆有大牢也

二十三年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注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

僖十年傳言七輿大夫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謂副車每車有一大夫主之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爲副主車之官也炫謂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炫謂服言是

案曰僖十年孔氏彼疏亦引劉說

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而今有頻食於術不符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其交道既不復相掩

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繚以代簡紙以代繚多歷世代年數遙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眞先儒因循莫敢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也

孔氏曰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以爲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而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月日食既前後朔不食而二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

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來及於日或可更食若前月日在交初二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理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

隋書律歷志曰日食春秋經書日合三十五二十七日食經書有朔推與甲子元歷不差八食經書並無朔字左氏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三日之食與食晦也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三日之食與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春秋左氏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推合己巳朔莊公十八年春三月日有食之推合己巳朔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十五年夏五月丁巳日有食之推合丁巳朔

陸氏九淵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術家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爲變也然天人之際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況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況日月之眚見于上乎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爲君爲父苟有食之斯爲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元史歷志曰歷法疏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演加時必本於躔離朏朔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則失之後合朔失之先後則虧食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爲一會交道之道有陽歷陰歷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不同人目高下邪直之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今合朔既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强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秋及三國以來所載虧食無不合焉者合於既往則行之悠久自可無弊矣

詩書所載日食二事

書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今按大衍歷作仲康卽位之五年癸巳距辛巳三千四百八年九月庚戌朔泛交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

詩小雅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今按梁太史令虞劻云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朔大衍亦以爲然以授時歷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

春秋日食三十七事

隱公三年辛酉歲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杜預云不書日史官失之公羊云日食或言朔或不言朔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今授時歷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

桓公三年壬申歲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以今歷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秒

桓公十七年丙戌歲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云不書日史官失之大衍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以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八千五百六十八入食限

莊公十八年乙巳歲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大衍推是歲五月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今歷推之是歲三月朔不入食限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五爲三

莊公二十五年壬子歲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以今歷推之是歲七月辛未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七日四百八十九入食限

失閏也

莊公二十六年癸丑歲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十二月癸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
千五百五十一入食限
莊公三十年丁巳歲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四
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
僖公十二年癸酉歲春王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庚午朔去交分
入食限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
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爲三

僖公十五年丙子歲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氏云不書朔與日史官失之也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
交分入食限差一閏今歷推之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
一日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
文公元年乙未歲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二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
以爲然今歷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
十六日四千九百九十七分入食限失閏也
文公十五年己酉歲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六月辛丑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四
千四百七十三分入食限

宣公八年庚申歲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杜預以七月甲子晦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
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蓋
十誤爲七
宣公十年壬戌歲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九百六
十八分入食限
宣公十七年己巳歲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庚午朔去交分
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乙亥
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爲是

成公十六年丙戌歲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六月丙寅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
九千八百三十五分入食限
成公十七年丁亥歲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大衍同今
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推十一月丁
巳朔交分入食限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
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
襄公十四年壬寅歲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二月乙未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一千
三百九十三分入食限也
襄公十五年癸卯歲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也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襄公二十年戊申歲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十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分入食限

襄公二十一年己酉歲秋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庚戌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千六百八十二分入食限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姜云比月而食宜在誤條大衍亦以爲然今歷推之十月己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爲是

襄公二十三年辛亥歲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癸酉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七百三分入食限

百三分入食限

襄公二十四年壬子歲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今歷推之是月甲子朔加時在晝日食九分六秒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漢志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今歷推之是月癸巳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七日二百九十五分入食限

昭公七年丙寅歲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甲辰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七日二百九十八分入食限

昭公十五年甲戌歲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五百六十七分入食限

昭公十七年丙子歲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歷推之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六日八千七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昭公二十二年辛巳歲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癸酉朔加時在晝日食九分六秒

預以長歷推之當爲癸卯非是

昭公二十四年癸未歲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乙未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三千八百八十九分入食限

百三十九分入食限

昭公三十一年庚寅歲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辛亥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六千一百二十八分入食限

定公五年丙申歲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三月辛卯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百三十四分入食限

定公十二年癸卯歲十有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十月丙寅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六百二十二分入食限蓋失一閏

定公十五年丙午歲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庚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八十五分入食限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三

哀公十四年庚申歲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庚申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九千二百四十二分入食限

右詩書所載日食二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凡三十有七事以授時歷推之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不入食限蓋自有歷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其三十五食食皆在朔經或不書日不書朔公羊穀梁以爲食晦二者非左氏以爲史官失之者得之其間或差一日二日者蓋由古歷疎闊置閏失當之弊姜岌一行已有定說孔子作書但因時歷以書非大義所關故不必致詳也

黃氏宗羲曰沈存中云衛樸精於歷術春秋日食三十六一行得二十七樸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而兩書日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七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二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〇宮〇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

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〇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樸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三七正合食限樸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樸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顧復初曰梨洲云西歷以越六月即能再食者即高氏步之法一百七十三日日月始一交交則日食是也高係宋人是時西法未入中國則爲此說者亦自西歷始矣

顧氏炎武曰類月日食理必不然云云此通人之至論攷堯書江式言斟其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

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矣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爲之說其爲經典之害也甚矣

閻氏若璩曰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爲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年是有誤十爲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爲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七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以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三　廣雅書局栞

有過春秋之書者也

又曰比月頻食此理所絕無者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之鑿鑿不必西法爲然余嘗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某公某年爲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爲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

惠氏士奇曰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

顧氏棟曰頻食既斷無此法而春秋之所以書者何也是時歷法不準推步常遲一月頻歷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食魯史既據實書之矣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疑

食之徵或食於夜而人不見因並存之孔子因而不革漢書本紀載高祖卽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於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正歷法未講致有此誤至武帝太初定歷以後則斷無此矣

案曰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注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劉氏謂頻月日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此足破杜之說非精於推步者不能爲此說也新唐書歷志曰黃初已來治歷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胄玄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專於歷紀者也以戊寅麟德歷推春秋日蝕大最皆入蝕限於歷應蝕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蝕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蝕春秋日食三十七事月誤者九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不入食限蓋自有歷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劉氏之說信而有徵矣故列元史所載推春秋日食之事以待後之學者詳焉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注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

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故在下臣民無懷貳於女之心也

案曰詩大雅大明篇毛傳言無敢懷貳心也鄭箋云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杜義與毛合孔氏彼疏云上天之帝既臨視女矣其所將之眾皆無敢有懷貳於女之心以光伯此說證之是沖遠詩疏全襲劉說也

二十五年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注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

困卦六三上承九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爲此困而爲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

孔氏曰非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困之故名必辱也非所據而據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卿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賈疏云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皆用玄冠與士同然則大夫以上始有玄冕且祭於公助君祭始服若玄冠則士亦有之故可以賜人孔氏彼疏云上天之帝既臨視女矣其所將之眾皆無敢有懷貳心也鄭箋云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杜義與毛合孔氏彼疏云上天之帝既臨視女矣其所將之眾皆無敢有懷貳心以光伯此說證之是沖遠詩疏全襲劉說也

二十五年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注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

困卦六三上承九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爲此困而爲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

孔氏曰非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困之故名必辱也非所據而據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卿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賈疏云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皆用玄冠與士同然則大夫以上始有玄冕且祭於公助君祭始服若玄冠則士亦有之故可以賜人孔氏彼疏云上天之帝既臨視女矣其所將之眾皆無敢有懷貳心以光伯此說證之是沖遠詩疏全襲劉說也

二十五年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注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

困卦六三上承九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爲此困而爲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

孔氏曰非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困之故名必辱也非所據而據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卿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賈疏云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皆用玄冠與士同然則大夫以上始有玄冕且祭於公助君祭始服若玄冠則士亦有之故可以賜人孔

子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用之將以賜人人非是卿何處施用案傳云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人當謂就崔子家以崔子冠賜人當是玄冠也或冠模制作有異故以賜人朱氏彬曰爲之言有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傳不有君子其能久乎文勢尤近似

辨曰說文七篇一部冠弁冕之總名也冠有法制故从寸冕大夫以上冠也遂延垂塗紘纊古者黃帝初作冕統言之則冕亦謂之冠析言之則大夫以上始有冕春官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鄭康成注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賈疏云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皆用玄冠與士同然則大夫以上始有玄冕且祭於公助君祭始服若玄冠則士亦有之故可以賜人孔

子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用之將以賜人人非是卿何處施用案傳云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人當謂就崔子家以崔子冠賜人當是玄冠也或冠模制作有異故以賜人朱氏彬曰爲之言有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傳不有君子其能久乎文勢尤近似

辨曰說文七篇一部冠弁冕之總名也冠有法制故从寸冕大夫以上冠也遂延垂塗紘纊古者黃帝初作冕統言之則冕亦謂之冠析言之則大夫以上始有冕春官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鄭康成注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賈疏云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皆用玄冠與士同然則大夫以上始有玄冕且祭於公助君祭始服若玄冠則士亦有之故可以賜人孔

子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用之將以賜人人非是卿何處施用案傳云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人當謂就崔子家以崔子冠賜人當是玄冠也或冠模制作有異故以賜人朱氏彬曰爲之言有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傳不有君子其能久乎文勢尤近似

辨曰說文七篇一部冠弁冕之總名也冠有法制故从寸冕大夫以上冠也遂延垂塗紘纊古者黃帝初作冕統言之則冕亦謂之冠析言之則大夫以上始有冕春官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鄭康成注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賈疏云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皆用玄冠與士同然則大夫以上始有玄冕且祭於公助君祭始服若玄冠則士亦有之故可以賜人孔

氏以莊公說晉此崔子本意然莊公死後而晉始謀伐齊則非報伐之師而討逆之師也崔子敢於不諱直以弒君之事若爲晉報讐也者蓋崔子挾晉之閒而弒君受賂而知其意之不在討賊矣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師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　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師武職皆軍卿之屬官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師皆以男女爲賂處守守國者

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爲賂炫以爲男女以班示降服於晉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也

汪氏中曰襄二十五年晉侯伐齊齊男女以班鄭人陳陳使其眾男女別而舉以待於朝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蓋古者

辱人男女不相雜今時治獄猶然班別語之轉皆示以降辱俘虜也

武氏億曰攻社以男女以班賂則晉侯以宗器樂器遍無所爲又傳文自六正五吏三十師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明爲賂晉侯以所重餘皆遍及故自賂晉侯以下至皆有賂語勢連貫而杜氏解處守者句猶謂皆以男女爲賂其曲爲穿鑿不可謂也從劉氏讀爲正又鄭公孫黑肱以疆入陳也

孔氏曰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待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迴還也

案曰上文云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舉以待於朝司馬既在行間則祝與司徒司空亦必並在可知且云子美人數俘而出子美者子產字也子產既出非有鄭人何從而致其民節與地於陳人乎定四年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軍行祝必從也是時鄭之卿大夫在軍者豈惟子展一人所謂司徒司馬司空者必有其官其餘此官者僅使人攝爲之蓋致其民節與地者

鄭之司徒司馬司空而受其民節與地者陳之司徒司馬司空也杜解未晰當從劉說

賦車兵徒卒　注車兵甲士徒卒步卒

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掌五兵鄭眾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鄭玄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殳矛而有弓矢事或當然

孔氏曰車兵者甲士也徒兵者步卒也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兵謂人也

顧氏炎武曰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之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

案曰劉言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則傳文作車兵無疑若傳文爲徒卒則杜不須注陸氏何不舉傳文而標注字耶

將亦謂之非士卒耶此等宜各據文意爲斷昭二十年太叔與徒兵以攻崔苻之盜徒兵三見皆在鄭

阮氏元曰石經宋本岳本監本卒作兵顧炎武云石經卒誤作兵非也梁履繩云杜於徒兵下注云步卒釋文卒子忽反若傳文爲徒卒則杜不須注陸氏何不舉傳文而標注字耶

案曰劉言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則傳文作車兵無疑或謂下言甲楯之數與上數甲兵相應故杜於甲楯之數注云使器仗有常數此則誤之甚者何則楯非兵也周禮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各掌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注五盾干櫓之屬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此楯不在五兵內之顯據孔安國論語注干楯也邢昺疏干一名楯今謂之旁牌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厭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施紛以持之陳祥道曰盾以革爲之說文四篇盾部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釋名釋兵盾遁也跪其後避刃以隱遁也大而平者曰吳魁隆者曰須盾約脅而鄒者曰陷虜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也挾而短者曰孑盾車上所持者

也至兵與甲楯明屬異器又何嫌重疊乎孔附載劉說當定從之

又曰或據顧氏日知錄謂執兵者之稱兵自秦漢三代以上無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也此又不然隱五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本文明以敗爲言將亦謂之非士卒耶此等宜各據文意爲斷昭二十年太叔與徒兵以攻崔苻之盜徒兵三見皆在鄭

阮氏元曰石經宋本岳本監本卒作兵顧炎武云石經卒誤作兵非也梁履繩云杜於徒兵下注云步卒釋文卒子忽反若傳文爲徒卒則杜不須注陸氏何不舉傳文而標注字耶

案曰劉言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則傳文作車兵無疑或謂下言甲楯之數與上數甲兵相應故杜於甲楯之數注云使器仗有常數此則誤之甚者何則楯非兵也周禮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各掌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注五盾干櫓之屬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此楯不在五兵內之顯據孔安國論語注干楯也邢昺疏干一名楯今謂之旁牌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厭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施紛以持之陳祥道曰盾以革爲之說文四篇盾部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釋名釋兵盾遁也跪其後避刃以隱遁也大而平者曰吳魁隆者曰須盾約脅而鄒者曰陷虜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也挾而短者曰孑盾車上所持者

也以羣戎作之曰羣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國所用爲名也
然則楯與甲爲一類而非兵也車兵徒兵謂車徒所執之兵
非謂執兵器之人也楯盾古字通用

襄公

二十六年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　注謂二子不心競爲忠而撫劍拂衣爭謂所行爲善

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皆道子朱之心非叔向之罪杜言二子不心競似亦并責叔向者以鬬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皆之據其鬬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爭善則叔向無之叔向以子員無私欲令應客亦非叔向無可爭杜云爭謂所行爲善惟言子朱之心也

案曰叔向之黜子朱而召子員也惟其當而已矣平公因是而退朱進員何爭之有君不能主而令二子撫劍拂衣此師曠所以懼公室之卑也不心競二句罪子朱并責叔向實則

責平公也晉語無不務德而爭善句

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　注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

蓼蕭首章云既見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晉侯有聲譽常處位是得宗廟安也

沈文阿曰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孔氏曰其言與注合

案曰詩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疏云遠國既蒙王澤乃來朝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義與此合疑用光伯毛詩述義也

則苗賁皇之爲也

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亦論鄢陵之役而云雍子之爲二文不同或巳明傳聞兩說兩記之也炫以爲國語非巳明所作爲有此類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

案曰成十六年傳敘苗賁皇事與聲子之言合晉語鄢陵之役有苗棼皇今楚語云雍子之爲恐誤既而尋繹傳文與楚語相證疑緣脫簡而誤也何則楚語昔雍子之父兄譖雍子

於恭王王弗是雍子奔晉晉人用之此言雍子與左氏合下當接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戰囚楚師宵遁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戰云云下則雍子之爲也當本作則苗賁皇之爲也疑編國語不知脫簡因

上有雍子遂改苗賁皇爲雍子耳

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　注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知時事四時貢聘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夫貢時事之義也

孔氏曰周禮大國之卿三命天子上士亦三命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以其人官卑故下士獨得旅稱

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二人

案曰曲禮下鄭注諸侯之卿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曰某士者如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

二十七年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惟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

孔氏曰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今定之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睦於晉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王　廣雅書局栞

案曰阮芸臺太傅校勘記云今石經及諸本皆重諸侯二字細玩傳文當以使諸侯至皆取其邑而歸爲句下文諸侯是以睦於晉爲句若此處重諸侯字則文理有碍然則晉宋古本是定本非也蓋取光伯之說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　注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

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爲賓者賓惟一人出自當時意耳

孔氏曰享宴之禮賓旅雖多特以一人爲客燕禮者諸侯燕臣之禮也經云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乃云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出立于門外更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之賓即客也是客一坐所尊也臧紇爲客二

十三年傳也案燕禮記曰公與卿燕則大夫爲賓此宋公享大夫亦大夫爲賓又聘禮燕聘賓則以上介爲賓此宋公享大夫以趙孟爲客者燕禮謂與己之臣子燕嫌卿敵公故以大夫爲賓聘禮據特來聘者敬其使人故使介爲賓此則兼享晉楚大夫異於常禮以尊敬霸主之國故令趙孟爲客服虔云楚君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歃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案此享宋爲主非楚爲主服之妄也

案曰晉讓楚人先歃故楚讓趙孟爲客宋不以屈建爲賓出自盟主意耳服說爲長

而公怨之以爲賓樂　注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樂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四　廣雅書局栞

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爲對賓之樂樂也

孔氏曰鄭君實未有罪伯有稱人之無良是誣其上也但伯有不臣被公之所怨以公怨怒當自須捨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爲賓之樂寵

案曰上年六月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衛人歸衛姬于齊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此年垂隴之享伯有本以無良爲君刺趙孟趙孟坐伯有以誣鄭君實則伯有不顧晉君之所怨以爲賓諷耳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注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

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案長歷附於釋例云釋例之計也

遠取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爲通計也

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言通計者若據前閏以來短計不得有再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爲通計也

孔氏曰此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爲辰在亥以申爲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歷與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斗建從甲至癸十者謂之日從子至亥十二者謂之辰

傳言辰在申者謂其日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爲在申也

九月當建戌而建申故爲再失閏也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杜以長歷實於其閒分置二十四閏長歷稱大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魯歷得五百二十九日二十七年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

漢書律歷志曰襄公二十七年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故經曰春無冰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三十年歲在娵訾三十一年歲在降婁是歲二月有癸未上距文公十一年會于承匡之歲夏正月甲子朔凡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奇二十日爲日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故傳曰七十三年矣

晉書律歷志曰後秦姚興時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惟春秋著日蝕之變自隱公訖于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蝕三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歷也班固以爲春秋因魯歷魯歷不正故置閏失其序矣以閏餘一之歲爲部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部相符也命歷序曰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爲失之也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迺三統歷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於春秋於春秋而用漢歷於義舛乃遠乎傳之遠矣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傳曰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也考其去交分交會歷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閏也案歆歷於春秋日蝕一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朓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恆遲歆不以歷失天而爲之差說日之蝕朔此乃天驗也而歆反以已歷非之此寃天而負時歷也杜預又以爲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眞今之所傳七歷皆未必是時王之術也今誠以七家之歷以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也皆由斗分疏之所致也今治新歷以二千四百五十

一分之六百五爲斗分日在斗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於春秋下可以取驗於今世以之考春秋三十六蝕正朔者二十有五蝕二日者一蝕晦者二誤者五凡三十三蝕其餘蝕經元日諱之名無以考其得失圖緯皆云三百歲斗歷改憲以今新歷施於春秋之世日蝕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於今凡一千餘歲交會弦望故進退於三蝕之間此法乃可永載用之豈三百歲斗歷改憲者乎甲子上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己未歲凡八萬二千七百三十六至晉武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

年十有二月有甲寅乙未何氏謂相陳氏壽祺曰襄二十八年有閏十二月則二十七年不得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是年有閏十二月則二十七年不得置閏左氏所謂再失閏非一時也而杜氏輒於二十七年十一月後頓置兩閏以求合此守傳而失於闕疑者也一行歷議譏預甚謬未曉治歷故治春秋者惟歷術最難

范氏景福曰準襄二十七年日食事九月不入食限十一月正入食限無失閏法經傳字形有時而悞而限必無悞置閏前後可得而移而食限必不能移

案曰釋例長歷第四十五乙亥十一月朔也若是十二月朔則爲三失閏傳不得言再失閏也以歷推之經書十二月誤頓置兩閏爲建酉建戌十二月爲建亥則正月因置閏以要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也閏者會集數年餘日因置閏以要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丙辰之間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

歷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干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敘事期然則前閏月爲建酉後閏月爲建亥而歲終焉是以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爲時災也若不復頓置兩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尋察今世所謂僞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末世好事者爲之非眞也今但不知其法術且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春秋終始閏法別見此下三十年也杜解所謂釋例言之詳者即此長歷義也趙氏汸曰長歷視大衍少六閏自隱二年至宣十年三失閏自成末年至春秋之終復三失閏果若是四時寒暑皆當反易不但以申爲戌而已恐周歷則脗合尤甚故說者疑焉夫以申月爲十一月失閏之再顯然故次年春無冰緣正月爲戌月乃有此異若如杜言前後雖差未必如是之繆案經傳有曠數年不書日者前後屢見之長歷於此既無所據豈能無失至言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何至春無冰平斯不然矣案長歷襄公二十七年乙卯正月己卯大二月己酉大三月己卯小四月戊申大五月戊寅小六月丁未大七月丁丑小八月丙午大九月丙子小十月乙巳大十一月建申乙亥大閏十一月建酉乙巳小後閏建戌甲戌大十二月建亥甲辰小據上年甲寅閏十一月小不應連年置閏是年有三閏月甲寅朔至本年六月丁未朔相距三

百八十三日若無閏月上年三月甲寅朔次年不得有六月丁未朔此襄二十六年有閏之顯證長歷襄二十七年自十一月乙亥朔後經傳並不紀日無以知之二十八年丙辰十月有丙辰十一月有乙亥丁亥癸巳十二月有乙亥朔甲寅乙未上年無頓置兩閏則十月乃長歷八月庚子朔丙辰十七日十一月乃長歷九月己巳朔乙亥七日丁亥十九日癸巳二十五日十二月乃長歷十月本己亥朔以字形相近誤作乙亥甲寅十六日田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甲寅不得與乙未同月當是二十一日也亦己未以字形相近而誤二十九年丁巳有二月癸卯乃長歷二十八年十二月戊戌朔癸卯六日五月有庚午乃長歷二十九年三月丙寅朔庚午五日是年長歷閏八月甲子朔九月有乙未乃長歷之八月甲午朔乙未二日十月有庚寅乃長歷閏八月甲子朔庚寅二十七日十一月有乙卯乃長歷九月癸巳朔乙卯二十三日十二月有己巳乃長歷十月癸亥朔己巳七日以經傳之日攷之是年五月以後九月以前必有一閏至一年頓置兩閏則杜以意爲之也襄公三十年二月有癸未乃長歷之二十九年十二月壬戌朔癸未二十二日長歷以爲三十年之二月二十三日非也據長歷云從乙亥朔之後至襄三十年二月癸未其間當九千八百五十日而有九千九百八日長五十八日再失閏復千此也蓋杜欲置兩閏故增此五十八日其實從襄二十七年乙亥朔之後只有九千八百五十

日並無九千九百八日也

二十九年祓殯而禘則布幣也　注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禘禮與朝而布幣無異

朝禮丙君相見先授玉然後致享乃布陳幣帛於庭也祓殯者君臨臣喪之禮使祓殯行臨喪之禮然後致禘則全是布幣之禮言與朝而布幣無異也君臨臣喪者由先見臣故以祓殯比行朝禮自然致禘以布幣楚以親禘屈魯魯以祓殯自尊令贊

孔氏曰案雜記諸侯使臣致禘之禮云委於殯東今楚人以公身在意欲輕魯令公依遣使之比公以楚人輕己所以患之故穆叔云若使巫人先往祓殯則是君臨臣喪之禮祓除既了而行禘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有何可患

案曰此事見檀弓下與此不同彼言魯人此言穆叔彼言請襲此言親禘彼言拂柩此言祓殯傳爲近之

不尚取之　注不尚叔侯之取貨

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下文叔侯云先君有知也毋盜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云毋盜盜也盜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大怪無復君臣之禮故改之以爲夫人云不尚取之者先君不高尚此叔侯之取貨也毋盜夫人謂先君

當怪夫人之所爲也炫以夫人慍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
倘此事所譏太輕淺非是愠之意昭八年穿封戌云若知君之
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
說未必非也
案曰詩大雅曰不顯顯也楚辭招魂曰不奇奇也與不倘倘
也一例顧亭林曰言先君當取叔侯於地下治之劉之難杜
申脽是也孔從而不駁
好善而不能擇人
昔有當塗貴邵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
其不能擇人有曰好善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
不能擇也炫以此言亦有所切於彼

案曰蘇威字無畏父綽西魏度支尚書文帝時襲爵美陽縣
公入周拜開府隋文帝受禪追贈其父爲邵國公以威襲焉
進拜尚書右僕射煬帝加上大將軍與宇文述裴矩裴蘊虞
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弒逆以
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越王
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充僭號署太師及唐秦王平王充威
請謁見王遣人數之不見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
年八十八自西魏至唐前後事魏文帝帝欽恭帝三主周孝
閔帝明帝武帝宣帝靜帝五主隋文帝煬帝恭帝三主加以
如叔孫穆子之及於難耳豈意其舞蹈賊庭倘赧慙投足於
唐代哉光伯於周爲瀘州戶禮二曹從事並未入仕至隋開
皇初徧直三省倘不得官前與王邵同修國史其後校書史
定五禮修律令皆由牛宏汲引可謂好善而擇人矣大業末
卒於濮餓蓋始終爲隋臣也視蘇威輩奚啻霄壤故其言如
此昭二十一年天王將納無射正義云此無射之鐘在王城
鑄之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
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
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
懸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太常寺時人悉共
見之至十五年敕毀之此亦光伯以隋事入春秋者而不標

其所自伯宗攘善之失豈能爲沖遠解哉

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

鄭氏康成曰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
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敎自岐而行於南國也

成氏伯璵曰諸侯之詩謂之國風周召二南之風聖人之詩
以爲正經故處眾國之首

歐陽子曰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
周召爲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

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淺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而二南之作當刺之中世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大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

貴氏樵曰文王之化自岐而被於江漢之域故曰自北而南及武王既定天下巡行邦國採詩以觀民風得周南之詩以關雎爲首而以麟趾繫其應得召南之詩以鵲巢爲首而以騶虞繫其應文王之風化如此也故曰王者之風子謂分陝之事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先儒又謂周公聖人其化深召公賢人其化淺不知二南皆文王之化而特附之二公豈容有聖賢之辨

傅氏寅曰二南之國始於文王之分陝成於武王之分陝而其詩定於周公之作樂

汪氏琬曰周召者地也非人也夫二南既非二公所作又非咏歌二公而作也其美召者惟甘棠一詩耳如之何其據此而槩以偏詩繫之二公哉文王在上而繫其詩於二公則是以子而擅父之美以臣而擅君之美也此必非聖人意也當是之時天下皆惡紂而親文王然文王雖不能全有天下顧其化故其詩不稱王而繫之於地文王猶不能全有天下也之所被則已溢於江沱汝漢間矣不得以周召之地限之也舞象箾南籥曰美哉猶有憾與始基猶未之言無以異此文王之證也於衞王曰思而不懼與勤而不怨之言無以異此東遷以後之證也然則周召二南不必非文王時之詩亦不

必皆文王時之詩也

爲之歌頌

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言天子盛德有形容可美可美之形容謂道教周備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命聖聖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辦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神明也竝謂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即功成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人祖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成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明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祖廟政

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也頌詩止述祭祀之狀不言德神之力者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言其降福是荷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則於時之意豈復美其祭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告神明之意如此止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歌祭先祖王廟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周頌異魯則止頌僖公纔如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又與商頌異也此當是歌周頌杜解盛德所同兼殷魯三頌皆歌也

案曰季札觀樂時但有周頌無商魯二頌故曰爲之歌頌詳見規過

見舞象箾南籥者　注象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

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緝熙文王之　象舞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鄭玄注象又云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舞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名故此直言象也其箾籥是可執之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拂鬱鳥揭鳳皇則揭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爲拂揭此必傳於古其箾揭字同也杜不解南炫謂南如周南之意南在箾籥之間蓋二者共有南義

孔氏曰賈逵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箾去無道杜云箾舞者所執二者俱無所據各以意言之耳

案曰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曰南籥以籥舞也詩周頌疏引服虔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箾去無

道箾釋文音朔據下文韶箾箾音簫當亦同之注但云舞所執則詩亦言執籥矣史記索隱箾音朔又蘇雕反近顧亭林杜解補正曰孔氏曰維清奏象舞也即此象箾之舞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鐘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孫鄰　注敬仲高傒

據世本高止敬仲玄孫之子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繫之言敬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今別立之遠繼敬仲後高止祖父皆絕其祀也

孔氏曰依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僖子僖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玄孫之子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

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罃據世本則偃爲敬仲玄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也此偃卽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鄰偃爲一人蓋鄰偃聲相近而字爲二耳輦遇注此亦作偃

案曰鄭康成周頌箋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詳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十年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干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　注在文十一年

傳之敘事自可以魯爲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師曠晉人自道晉事當云卻成子會魯叔仲惠伯所以云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者匡明意在以魯爲主遂使此言反耳匡明

廣雅書局栞

尙不免於此況後解說者乎

孔氏曰今知非者凡魯史所記云公卿會某侯者皆據公卿往會他若他來會我則以他爲文若衞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是也今卻成子在承匡魯往會之以晉爲主晉人所言正是其宜剋炫以爲晉人不當稱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以爲匡明之誤恐非也

辨曰左氏於叔仲惠伯上加一魯字自是師曠語氣以晉爲主若魯人之言當云叔仲惠伯會晉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光伯以此刊左氏之誤孔氏已非之矣

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必有一誤也

所以少三日者文十一年非首章年其間閏有前卻故長歷此

廣雅書局栞

月辛酉朔二十三日得癸未來月庚寅朔計至朔長二日長歷去年閏八月由閏近故也

孔氏曰文十一年至此年爲七十四年而上云七十三年案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爲夏之正月是其年三月也此年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計爲七十三年猶尙年未終也假作全年算之置七十三年以全日三百六十五日乘之已得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五日也每年有四分日之一是四年而成一日以四除七十三年又得十八日并全日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計終此十二月盡有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四分日之一今除去三日四分日之一整取六旬合當十二月二十七日今杜長歷云二十三日癸未是少四日所以不與常歷同者蓋杜爲長歷約準春秋日月以爲長歷與常歷不同故置閏遠近不定蓋七十三年之內於常歷校四个大月而剩用四日故癸未爲二十三日若依常歷是二十七日也錢氏大昕曰是歲謂襄三十年也入統一千一百年積月一萬三千六百五閏餘五積日四十萬一千七百六十七大餘七小餘三十三推得正月辛卯朔小二月庚申朔其月二十四日得癸未又上推文公十一年距入統一千二十七年積月一萬二千七百二閏餘七積日三十七萬五千一百一大餘四十一小餘三推其年正月乙丑朔小二月甲午朔大三月甲子朔以晉用夏正故絳縣人以爲正月甲子朔又自文十一年盡襄三十年實七十四年而云七十三者文十

一年夏正月是周三月今襄三十年周二月實夏十二月尙
未盈七十三年也
案曰釋例經傳長歷第四十五襄公三十九年丁巳正月丁
卯大二月丁酉小三月丙申大五月丙寅小六
月乙未大七月乙丑小八月甲午大閏八月甲子小九月癸
巳大十月癸亥小十一月壬辰大十二月壬戌小襄公三十
年戊午正月辛卯大二月辛酉小三月庚寅大四月庚申小
五月己丑大六月己未小七月戊子大八月戊午小九月丁
亥大十月丁巳小十一月丙戌大十二月丙辰大二月癸未
二十三日也會于承匡之歲其歲文十一年至襄三十年七
十四歲其歲三月甲子朔絳人稱正月甲子朔者以夏正月

數故師曠于此年曰七十三年然則起文十一年三月甲子
朔盡襄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癸未七十三年積二萬六千
六十日也其閏有二十七閏率三十二月有奇則一年積閏
也今計至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凡有二萬五千七百
五十二日故傳曰再失閏也從乙亥朔之後至襄三十年二
月癸未其間當九千八百五十日而有九千九百八日長五
十八日再失閏復于此也雖不知春秋時歷本術今則用此
驗積閏從文十年上距隱之元年一百七年三十九閏又從
襄三十年下盡哀二十七年七十六年二十八閏閏之大數
皆與古今積家法符雖春秋安閏小有失文大凡二百五十
年內有九十四閏亦無遠也劉歆杜意全本長歷漢書律歷

志曰襄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壬子襄二十
八年距辛亥百一十歲歲在星紀三十年歲在娵訾三十一
年歲在降婁是歲距辛亥百二十三年二月有癸未上距文
公十一年會于承匡之歲夏正月甲子朔凡四百四十有五
甲子奇二十日爲日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故傳曰絳縣老
人曰臣生之歲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季于今
三之一也師曠曰御成子會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錢
曉徵曰絳縣人生於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當爲七十
四年而傳稱七十三年者古人以周一歲爲一年絳縣人生
正月甲子朔於周正爲三月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尙未及
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於襄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卒亦

是七十四年而賈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歲故舉絳縣
人記年一例
三十一年愿吾愛之不吾叛也
叛違也欲令子產不於我有違得使尹何爲邑也
孔氏曰謂尹何也
林氏雲銘曰叛違背也言平日之心其可信既如此按子皮
爲鄭上卿當有私邑尹何疑係家臣子弟
辨曰下文子產曰子之愛人傷之而已此蓋謂尹何知我之
愛不於我有違使之爲邑無傷也非謂子產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尹何比未解治邑只爲己病今若遣往學治邑之病差自然以

後知治邑矣

孔氏曰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愈知治必速也

林氏雲銘曰兩夫字皆指尹何言後日之效其可望又如此用之可爲尹何之地且無害於邑故不論其年少

辨曰劉以病差解愈非也衛雅釋詁俞益也俞即古愈字詩小雅政事愈慁箋云愈猶益也孟子猶愈疏也與此愈字一例上文子皮言尹何少而愿是其質美必知治邑使之往爲邑而加之以學尹何亦當益知爲治矣下文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與此二句相應劉說支離迂曼未可從

廣雅書局刊

綿州陳祥光覆陽陸氏藏校字

昭公

義烏陳鳳晉撰

元年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注罪失教

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今鍼適晉乃與母計議緩步而出實非奔也仲尼既書爲奔傳譯云罪秦伯秦伯不預教誡其弟不能早爲之所致奔宮過度體而去國罪其失兄之教鍼不自知度亦是其罪歸罪秦伯言兄罪耳釋例曰秦伯有干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則鍼罪輕也言其對兄爲輕耳非無罪也

孔氏曰公羊以爲仕諸晉謂之奔者譏秦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也

廣雅書局刊

魏氏禧曰罪其不能容弟舊注以爲罪失教非

案曰秦公子鍼和公子景公母弟也有寵於桓公宮擇於景其母懼其得罪也使奔晉鍼乃以車千乘行後昭五年秦景

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者譏秦伯有千乘之國不

孔氏曰子產云四姬之外若有異姓之女滅省公情專之寵娶於四姬之事如此猶可若無異姓去同姓故言省

案曰劉之引伸杜意最爲透切

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注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

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注殖長也同

案曰周學紀聞曰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考之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又曰叔向習春秋爲平公之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毋之訓而從君之命其能正君乎穆天子傳不足據叔向不及子產遠矣劉以省相見稀接御爲省最合傳意顧亭林曰省減也解非

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爲言勸勵人耳

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是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是同姓之相與自美矣若使又爲夫妻則相愛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注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言五降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得息也

林氏堯叟曰降罷退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而罷退五降而息不容彈作

傅氏遜曰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焉先王所有成樂而用之以節百事其遲速本末皆有倫序以及於中五聲固本以黃鐘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既成中和罷退之後謂爲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爲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

案曰劉訓愐爲慢訓墐爲塞故曰淫聲之慢塞人心耳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三　廣雅書局刊

以及於中五聲固本以黃鐘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皆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爲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是爲煩手淫聲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兇武使桓譚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宏所惡者也

案曰荀子勸學篇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注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注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此說降後不彈之意也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更從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四　廣雅書局刊

上始不以後聲未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爲煩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爲淫聲淫聲之慢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平和之性故君子不聽也

孔氏曰女之爲節不可得說故以樂變之先王之爲此樂也所以限節百種之事故爲樂有五聲之節爲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其曲既了以此罷退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之後謂爲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爲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

案曰劉訓愐爲慢訓墐爲塞故曰淫聲之慢塞人心耳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四　廣雅書局刊

孔氏曰桓三年傳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是送者與逆者俱爲上卿是送者依逆者班列若公子嫁於敵國及姊妹嫁於小國皆下卿送之是降逆者一等公子嫁於小國上大夫送之是降逆者二等也若晉以少姜爲夫人當以上卿逆齊當以上卿送是亦送逆同班少姜元不以夫人之故云送從逆班或可晉使公族大夫逆少姜元不以夫人之禮則同安得之厲送者皆從者班次不與桓三年逆夫人之禮同少姜據此而言故云送從逆班也

辨曰下文云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杜云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譏以示譏下傳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弱己煩何以爲盟主杜注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叔向之辭卽少姜之辭也知公族爲公族大夫者宣二年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故知之也公族非上大夫是逆班卑於送班也少姜之意蓋謂晉以上大夫逆齊以上大夫送送逆同班禮也今齊畏晉大國晉之逆者非上大夫齊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之致此執辱以叔向之言證之齊實以求共而得不共之咎也劉不達杜意是劉之誤

三年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注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

不敢擇取使人於卑賤之位而禮數同於守內官之適夫人也孔氏曰今嬖寵賤妾之喪不敢計擇妾位卑賤而令禮數卽同於守適夫人也言守適者夫守外職妻守內職言夫人守內官之適長故以守適言夫人也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今游吉卿也而云同於守適則於時適夫人喪已令卿送葬矣

顧氏炎武曰數列也

案曰上文言夫人士弔大夫送葬今少姜嬖寵也游吉以鄭而送葬劉氏謂不敢擇取使人於卑賤之位是也如杜之言卽嬖寵足知妾位卑賤何必增此一句乎

以樂慆憂　注慆藏也

慆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也杜以慆爲藏當讀如弓韜之韜傳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猶古詩云埋憂地下也

傅氏遜曰慆慢也以淫樂而慢其憂爾

楊氏愼曰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慆憂則不可陸賈燕喜平勃交懽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慆憂也忘憂待時慆憂玩時忘爲在下言也慆爲在上言也

案曰魯語使無慆淫韋昭注慆慢也先伯說本此詩唐風傳慆過也卽所謂慢也訓慆爲藏未知所據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郯遇懿伯之忌敬子叔弓禮椒爲之不入　注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始行之月滕書實葬之故或言月或言時事異故文異其實叔弓亦以五月行也

孔氏曰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今傳文叔弓如滕及郯爲懿伯之忌不入亦在五月之下杜於桓十六年注引此事以爲本事異兩書桓弓下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郯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

公事遂入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爲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送其聾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讐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記文雖字有小異意與傳同而鄭玄注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又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其言差錯不可顯解是鄭之謬也

顧氏炎武曰懿伯惠伯之叔父而敬子之五從祖也陳可大曰忌忌日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敬子欲至次日乃入

辨曰桓十六年杜解引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魯之與滕相去甚近經無明文何以知夏之爲四月而非五月乎夏包三月此下有葬期其爲五月無疑劉以叔弓始行在四月文無所據恐未必然

四年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注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

此言出之襲上西陸朝覿知是火出時事二月已啟此方用弓矢者二月啟冰始薦宗廟此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孔氏曰說文云弧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飾也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愼其事爲此禮也雖覆上文出之之文其實此出之謂二月初出之時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案曰杜此注本服子愼何休齊盲難此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矣天下祠與之意鄭玄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藏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熇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沴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藏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炫謂鄭言是也由豐寄言於此以諫失政其雹不是盡由冰也

彭氏家屏曰古者藏冰發冰皆有制度而使專官掌之以愼重其事可見古人調燮陰陽之術儼然未節也非本務也明洪範休徵咎徵之理自然災戾不作此調燮之本也然古人尚致謹於末則務本可知

魏氏禧曰古人一事必兼數利取冰但以爲供喪祭耳豈知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愼其事爲此禮以節陰陽哉

案曰藏冰之道非禦雹之道也然禦雹之道未必不寓於藏冰之道由豐借藏冰以喻陰陽謂之不知道可乎竊謂何邵

公理之正鄭康成見之大
五年舍中軍　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
自以叔孫爲軍名
四分公室制法別耳還作三軍不得言舍三軍
孔氏曰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
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
自取其稅滅己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於公公室彌益卑
矣作中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初作云作三軍
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云作者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
足故總皆渾破各毀其乘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此則惟舍
中軍分中軍之眾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惟
舍中軍也魯之軍名傳無其號晉作三軍爲上中下則魯
之三軍亦當然也其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爲四分哀十
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季
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而竟乘更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爲
軍名也
唐氏仲友曰魯須則宮言公徒三萬者舉三軍之成數也言
公車千乘者舉魯國兵車之成數也以是知魯本三軍公羊
言二軍穀梁言一軍皆非是邱甲既作魯遂有四軍自舍中
軍後四分公室季氏有二子各一則魯仍有四軍而分謂
之左右師淸之職冉求帥左師孟孺子帥右師是也然書於
春秋者或三子或一子蓋魯之軍爲三家所有而叔
弓之卒軍不復見於經季氏兼取之也季氏竊兵權兆謀於

云舍中軍也魯之軍名傳無其號晉作三軍爲上中下則魯
之三軍亦當然也其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爲四分哀十
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季
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而竟乘更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爲
軍名也
唐氏仲友曰魯須則宮言公徒三萬者舉三軍之成數也言
公車千乘者舉魯國兵車之成數也以是知魯本三軍公羊
言二軍穀梁言一軍皆非是邱甲既作魯遂有四軍自舍中
軍後四分公室季氏有二子各一則魯仍有四軍而分謂
之左右師淸之職冉求帥左師孟孺子帥右師是也然書於
春秋者或三子或一子蓋魯之軍爲三家所有而叔
弓之卒軍不復見於經季氏兼取之也季氏竊兵權兆謀於
宣之十八年而成於昭之十五年自舍中軍之後大蒐者再
其車至於千乘之後而公室無一兵昭公遂有孫齊之難而
定公擁虛器矣
案曰昭十年經書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取郠中
軍既毀之後而三卿並將即先伯所謂別四分之制法不得
舍三軍者也杜謂叔孫氏自以叔孫爲軍名亦無所據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注季孫不欲親其議殺二家會諸
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
炫以爲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其令名也其二家謂
叔孫非謂施臧二氏也

孔氏曰取其令名者季孫實欲自厚令諸大夫議論似若已
救二家者正救施臧二氏也孔氏引劉炫說而誤會其意謂
三家者仲孫叔孫非施氏臧氏也施氏臧氏本借以立名非
眞有二氏施以云舍即舍中軍也臧以云善即取令名也則
以春秋傳文而竟雜之以吳聲曲詞之隱語太無理矣魯公
族原有施臧二氏施爲公子施父之族臧爲公子子臧之族
毀於施氏者謂發毀中軍之議者施氏成於臧氏者謂成毀
中軍之議者臧氏也

辨曰魯有施父爲公子尾惠公子見桓九年傳魯語有施伯
韋昭注施父之子成十一年有施孝叔杜注孝叔惠公五世
孫公子彊字子臧曰臧僖伯其後爲臧氏此杜不誤而劉失
之者也孔沿劉誤毛氏傳是也

七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注魄形也陽神氣也
人之受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化曰魄陽
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
有質而氣無質等形以知氣以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
也

孔氏曰人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吸之動謂之爲氣形
氣合而爲用知力以此而彊故得成爲人也魂魄神靈之名

本從形氣而有形氣既殊魂魄亦異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
神爲魂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
呼爲聲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是魄在於前而
魂在於後鄭玄祭義注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
爲魄鄭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以魂本附氣氣必
上浮故言魂氣歸于天魄本歸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歸于
地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於上神之著也
傅氏遜曰左氏所謂魄不專指形而言如下文所云魂魄能
憑依於人及前所云奪伯有魄皆非形也說文曰魄陰神也
韻書云魂神也陽也氣也魄精也陰也形也則形亦可以言
魄而魄則不可以謂形矣昭十五年宋樂祁曰心之精爽是

謂魂魄
案曰說文九篇鬼部魂陽氣也魄陰神也段玉裁曰魂魄皆
生而有之而字皆從鬼者魂魄不離形質而非形質亡
而魂魄存是人所歸也故從鬼光伯謂魂魄並生無先後其
語最精

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注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
析木之津由用也

析木之津於十二次爲位在寅也釋天云析木之津箕斗之間
漢津也孫炎曰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間是天漢之津也炫謂是
天漢卽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
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爲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爲
析木之津也不言析水而言析木者此次自南而盡北故依此
次而名析木也襄三十年傳稱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
婁歲星歲行一次降婁距此九年故此年歲在析木之津也由
用釋詁文言將用是而更興
瞿曇悉達開元占經歲星占一春秋緯曰太陰在亥歲星居
角亢太陰在子歲星居氐房心太陰在丑歲星居箕尾太陰
在寅歲星居斗牽牛太陰在卯歲星居須女虛危太陰在辰
歲星居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星居奎婁太陰在午歲星居
胃昴畢太陰在未歲星居觜參伐太陰在申歲星居東井輿
鬼太陰在酉歲星居柳七星張太陰在戌歲星居翼軫一歲
之當甘氏曰歲星處一國是司歲十二名攝提格之歲攝提

格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斗牽牛娵女單閼之歲攝提
格在卯歲星在子與須女虛危執徐之歲攝提在辰歲星在
亥與營室東壁大荒落之歲攝提在巳歲星在戌與奎婁冒
敦牂之歲攝提在午歲星在酉與畢昴協洽之歲攝提在未
歲星在申與觜觿參伐涒灘之歲攝提在申歲星在未與東
井輿鬼作噩之歲攝提在酉歲星在午與柳七星張閼茂之
歲攝提在戌歲星在巳與翼軫大淵獻之歲攝提在亥歲星
在辰與軫角亢困敦之歲攝提在子歲星在昴與氐房赤奮
若之歲攝提在丑歲星在寅與心尾箕

多端木謂之歲者以一歲一次十有二次而周天指諸掌而
可定也夫以易推之星而見於左氏史記二家之所載則有
甚難曉者焉襄二十八年其在星紀而淫於玄枵非梓慎之云乎辰而在丑巳而在子矣越三歲而
戊午也歲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非裨竈之云乎午而
在亥未而在戊矣建昭之八年丁卯也今在析木之津非史
趙之云乎卯而在寅矣故杜預於襄之十八年丙午也釋董
叔天道西北之語而知其歲在豕韋豕韋何亥之謂也攝提
格歲陰左行在寅星右轉居丑單閼歲在卯星居子執徐
歲在辰星居亥大荒落在巳星居戌史記之天官書則云乎
陬也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丑而在亥矣如司馬氏之說

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焉
案曰周語曰在析木之津韋昭注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
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間爲漢津郭璞釋天注箕龍尾
斗南斗天漢之津梁今本作析木謂之津此引舊本無謂字
郭注亦無此字也

孔氏曰弁謂緇布冠髦謂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
之冠斂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
敝之今王自比豈得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
因以敝之猶言以我王室封建晉國之後因即棄而不事之
也案禮未髦之時必垂髦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
加爵弁是始冠必三加冠也其記冠義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玉藻亦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
可也鄭玄云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是言本古而暫冠
既加而即棄是禮成而棄其始冠故云弁髦而因以敝之也
弁有爵弁皮弁緇布之冠不得名弁故云弁亦冠也周禮
弁師掌冕是弁爲大名也既連髦而言明非親沒之髦也髦

之形像鄭注士喪禮云未聞

案曰杜云始冠必三加成禮而弃其始冠始冠者弁也非髦也髦但言童子所垂疑與弁相連故劉氏別弁髦二物弁三加而乃弃髦親既沒而乃弃杜解非也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倣之可也孔氏彼疏云始冠緇布冠者言初加冠大夫士皆三加諸侯則四加其初加者是緇布冠冠而倣之可也者言緇布冠重古始冠皆冠之耳非時王之服不復恆著冠而倣去之可也此劉氏所謂三加之後弃弁不弃髦者也內則子弟事父母總拂髦鄭注總束髮垂後爲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髮其制未聞也玉藻親沒不髦注去爲子之飾儀禮既夕禮既殯主人說髦鄭注兒生三月翦髮爲髦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詩鄘風髮彼兩髦傳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孔氏彼疏曰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知鬌以棘因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士既殯而脫髦此云小斂盡諸侯禮也髦者事父母之飾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說文九篇髟部鬚髮至眉也段玉裁曰鄭云其制未聞蓋其狀不可詳也毛云髮至眉蓋以髮兩綹下垂至眉像嬰兒夾囟之角髮下垂父母在不失其異兒之素是假他髮爲之是親沒棄髦之明證也案弃髦皆施於首下文云我在伯父猶衣服

之有冠冕又云伯父若裂冠毀冕知此句蓋以弃髦喻王言晉之於王室豈得等於太古之冠因後有所加而弃之少時之飾因親既云亡而弃之乎劉說是也說文十篇內頭會塙處息進切

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注三年燕伯出奔齊

高偃高侯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杜譜以偃與鄰爲一亦云高侯玄孫案襄二十九年傳云敬仲曾孫鄰非玄孫也

孔氏曰今知非者案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鄰是偃爲敬仲玄孫也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即唐也不言于燕未得國都與哀二年納蒯聵于戚同

辨曰襄二十九年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亘敬仲也劉據爾雅釋親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以紐杜然古者自孫以下皆稱曾孫詩周頌曾孫篤之鄭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孔彼疏引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然則高偃以敬仲之玄孫而稱曾孫亦奚不可哉子兔季本二人杜氏世族譜之而合爲一人高偃高鄰實一人而分爲二人杜氏世族譜之

不可據如此

克己復禮仁也　注克勝也

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

情爲喈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

馬氏融曰克已約身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

孔氏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謂眞克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責

范氏甯曰克責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爲仁矣

皇氏侃曰克猶勝也復反也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禮也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今刊定云左疏那氏俱云是孔氏作先伯說

禮中則爲仁也於時爲奢泰過禮故云禮也一云身能使禮

返反身中則爲仁也

那氏晉曰此注克訓爲勝劉炫云克訓勝也云云今刊定云

克訓勝也已謂身也

伊川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

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焉始是仁處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復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

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

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語錄曰己有兩義物我亦是己私欲亦是己

毛氏奇齡曰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

者勝也此本楊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至程氏直以己爲

私稱曰己私致集注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身字而專以

己字屬私欲於是宋後字書皆注己作私毋論字義無此即

以本文言現有爲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

其可通乎克己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十二年夫子引此語

以歎楚靈又引此語以告顏子雖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

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嘗有

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

淩氏廷堪曰馬注以克己爲約身最得經意那淑明忽援劉

光伯之言謂喈欲與禮義交戰不知劉氏因上文有楚靈王

不能自克之語故望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克己即修身也

中庸云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動實兼視聽言二者與下文正

相合

阮氏元曰克己己字即自己之己與下文爲仁由己相同下

文四勿勿即克之謂也視聽言動專就己身而言一部論語

孔子絕未嘗於不視不聽不言不動處言仁也觀楚靈王之

事可知克己復禮則家國必仁不能克己復禮則國破身亡

夫求鼎詬天豈止不能克己究其始亦不過因不能克己充

之至於如此耳

梁曰爾雅釋詁剋勝也勝克也書洪範釋文馬曰克勝也若

訓克爲約則與下復字不相應馬注論語不如注洪範也杜

此解得之夫子告顏子以四勿勿者克之也克己之非禮以

復乎禮之謂仁凡非禮者皆嗜欲也朱子集註實本乎此

義烏陳樂晉撰

昭公

十七年不君君矣　注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乃是不復以君爲君矣

禪倒長歷第四十五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于指鹿爲馬故傳曰不君君且因以明此月爲得天正也

孔氏曰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其事也

案曰穀梁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范氏泰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繇其不臣因曰無君不君君者言不君其君矣不君其君是無君矣昭公之孫齊在二十五年昭子於平子之不救日食已知其有異志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顧亭林曰君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杜云安君之災似支飾前不復以君爲君其意則是而其語則倒也

若火大而伏必以壬午　注尚未知今字星當復隨火星俱伏不故言君

丙子壬午雖俱是水火合日但一字之內先言者彊若火大而伏則連秋至春歷大陰水則專雖同其欲水當先火故疑火入而伏則必以壬午也

廣雅書局栞

孔氏曰劉炫雖爲此釋杜既無注其壬午之事理則未詳

案曰上文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杜注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元凱因壬午已見上注故於此不注也

十八年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見其火玄卿以爲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雖莫覩于里之遠末梓慎既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煙火孔子在陳知桓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慎左氏傳而編記之哉且四國去魯幾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慎所望白當有以知之不知所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也梓慎不言夜望安知望次陳獨無次何所望哉今以爲服解義或然也

廣雅書局栞

孔氏曰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日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爲炎帝也古之大庭皆掘於魯其虛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而其地高顯故梓慎登之以望氣梓慎往年言其將火今更望氣參驗近占以審己前年之言信也梓慎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而何休難云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爲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

案曰劉氏難何申服自是確論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注無傳嘗有玉帛之使來

告故書

春秋本當書聘人來聘非徒會不見經杜注云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則杜意以爲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之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惟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炫謂王帛之使謂國家所有交好皆告之非奔者之身嘗聘也今賈又云所以華亥向魋身姑等不見有玉帛奔聘者以其時來爲卿也

案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衛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此杜所據者

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注王猛書名未即位

孔氏曰恐劉義未當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故云曲直以弼其性也

以王當國亦如莒展以名繫國也

孔氏曰是辟子朝之難出居皇也王人以在皇告故書皇也

景王既葬猛當成君仍書名者王室大亂未得以禮即位故也如莒展弒君而立未會諸侯元年書莒展與出奔吳桓十一年書鄭忽出奔衛然則未成君者法當書名此王猛雖未即位異於諸侯故稱王而以名繫之

案曰戴氏震曰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王者赴禮之意蓋人性本直禮所以節性有直以赴者有曲以赴者其委曲而行正所以善其直也孔說未當

諸侯曰王畿之辭非天王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位異於諸侯故稱王人而以名繫之

案曰戴氏震曰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王者赴禮之意蓋人性本直禮所以節性有直以赴者有曲以赴者其委曲而行正所以善其直也孔說未當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故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

程氏大昌演繁曰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皆乘車今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蓋避翟之遽不暇駕車

楊氏慎曰三代有車馬無車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魏

非田去車戰始有騎兵
辨曰玉篇走部詩曰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段若膺云早釋
來朝疾釋趣字野王據漢人相傳古本也不知何時誤爲走
焉縞謂田獵而岐二百五十餘里所謂天作高山太王荒之
者即如玉篇之字亦未必非單騎也古公之走馬蓋在春秋
之先矣案楚語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韋昭注四
馬曰乘與此一例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與公共載而
歸也乃是單車並非駕騎
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注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
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杜以朝既奔楚王始得入入必在朝奔後經書王入在前傳有

告于諸侯之語故以爲告人在前朝居無定所此時始得入于成周遂
謂子朝出亦王告下注與此自違
孔氏曰二十三年七月天王居于狄泉自爾以來單子劉子
及以東西雖不出王畿而居無定所此時始得入于成周皆
以成周爲都來告故特書之案傳子朝奔楚及王入成周皆
在十一月經書王入成周子朝奔楚皆在十月者從告也
顧氏炎武曰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
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
尊是也
案曰經書天王則據王之告諸侯非據子朝之來告明矣已
見規過

攜王奸命　注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
如國語史記之立幽王止立伯服爲太子耳既虜褒姒必廢其
子未立爲王也汲家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
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
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
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東晉云案
左傳攜王好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伯

丞劉毅議謚其兄邵陵王綸爲攜王卽此名而義不同
齊氏召南曰按此則攜王之攜乃是地名猶厲王流彘詩人
案曰晉語襄姒有寵生伯服韋昭注伯服攜王也杜解本此
攷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
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原
注是爲攜王二王並立平王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
於攜據此伯服見殺而攜王始立攜王非伯服乃余臣也光
伯此說足正韋杜之誤
二十八年詩曰惟此文王
詩作維此文字此作惟此文王不可以文
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還自比文王之德
也

孔氏曰以此文王之德比于上世有能經緯天地文德之王
如堯舜之世此傳言惟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
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
亦作惟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
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
臧氏琳曰左傳成鱄引詩曰唯此文王案此知詩經作維此
王季自帝訂文王以下言文王詩
四家惟毛詩源流子夏獨得其眞餘三家皆今文不免有誤
詩春秋正義皆言韓詩作文王者此因鄭箋毛詩是王季王
肅好與鄭氏相難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詩正經使無識
者見之必謂肅本毛詩與三家及左傳合鄭箋作王季爲誤

矣肅之伎倆心術自唐以來無能知之者我不得不痛切昌
言之左傳古文當與毛詩合而亦作文王者因漢時三家盛
行毛詩不立於學官傳左氏者多習韓魯詩遂誤作文王也
段氏玉裁曰案左傳釋比于文王曰經緯天地曰文箋云必
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是鄭箋雖作維此王季而比于
文王亦非以父同子言之不順也惟樂記注云言文王之德
皆能如此而不引經緯天地曰文所見詩亦是維此文王然
禮注言文王詩箋言王季說自不同
阮氏元曰按鄭注禮記多用韓詩不用毛詩左傳作文王與
韓詩合是可以證三家詩之皆有所受之也
案曰父作子述詩美王季以父比子言之不順劉氏不曰比

于文王之德而曰比于文德之王此善於解詩也傳作文王
必如此解方合
二十九年土正曰后土　注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
焉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爲社
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
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
祭社使祭中雷也雷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實遂以句芒祀
於戶祀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玄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雷言
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杜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

祀此五神於門戶井竈中雷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
句芒等也惟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
雷在野則爲社言彼社與中雷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
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財於地致民美報焉家主
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是中雷也大司徒以下同此
禮也
孔氏曰后者君也羣物皆土所載故土爲羣物之主以君言
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
門玄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雷今杜云在家則祀中雷是同
賈說也家謂宮室之內對野爲文故稱家非卿大夫之家也
言在野者對家爲文雖在庫門之內尚無宮室故稱野且卿
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教
制其疆埸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名以其野

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鄭玄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桑也是在野則祭爲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即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是也

案曰僖十五年傳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者地之大名也所謂天子祭地也下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所謂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郊特牲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注中霤亦土神也所謂家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月令中央其神后土注后土顓頊之子曰黎兼爲土官疏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土官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爲黎者以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缺黎則兼之故鄭注大宗伯云黎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爲社神則不得又爲五祀故云黎兼也案月令于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外別祀戶竈門行中霤則句芒等非五祀矣光伯之駁賈侍中說是也可以補杜義之所不及白虎通五祀篇曰五祀者謂門戶井竈中霤也秦靜曰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劉引賈說本此楊用修曰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愚按井即行也蓋行井開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祭井即祭行也

共同人　注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

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注范宣于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

范氏取菟之法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戮已歇今苟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

孔氏曰宣于刑書久已廢矣今復變易與之以成其滅亡也又此姦法本出孔氏廣森曰中行氏擅作刑器有召亡之道又此姦法本出范宣子今而用之是併加范氏以世濟先惡之咎其亡也不難矣古文多倒語易之亡也猶言亡之易也音難易之易

王氏念孫曰杜劉孔三君皆未曉易字之義而强爲之詞非

傳意也今案易之亡也四字作一句讀易者疾也速也言中行寅擅作刑器以召惡又加以范氏之舊惡是速之使亡也

史記天官書熒星其居久其國福厚句易句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漢書天文志大白所居久其國利句易句其鄉凶蘇林曰易疾過也是古謂疾速爲易也

辨曰易之亡也猶言速之亡也王說最當長於劉氏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注釋不朝正于廟徵明也二十七年公在鄆二十八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外內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此年云公在乾侯者所以非公之妄

去之仲尼所以不於此先書公在鄆與乾侯者所以非公之妄

歲書公所在

序云諸言不書皆仲尼新意然則前三年魯史皆書公在仲尼去之仲尼所以不於此年書者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妄使季氏且明過謬猶可掩此年書公在乾侯者所以非公之妄

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外內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此年云非公且徵過三十一年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每歲發傳言公之罪也

孔氏曰服虔云非公且徵過昭公無道久在外季氏非公不肯釋言公在某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徵季氏之過此年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固屬季氏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家明年傳云言不能外內又明年傳云言不能外內又不

呂氏大圭曰昭公在外託於齊晉齊鄆陵之會四國同之所以不克納公者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屈之盟六國同之所以不克納公者以士鞅之取貨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爲脣齒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幷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

林氏希逸曰歐陽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之不以周新之蓋黜之也晦翁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年之首書曰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后所改年號則以此意甚嚴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爲周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日武氏垂拱周武天授此意甚嚴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爲周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室礙若春秋公在乾侯則與光之甚也聖人豈以不責之固與光者而反責之昭哉

魯國未嘗有他號

家氏鉉翁曰自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繼書居于鄆者四在乾侯者五如齊者三如晉者再皆聖人特筆所以存公於魯也書次于乾侯責晉也

趙氏汸曰公初去國何以不如晉而如齊以向者五如晉而不得入恥不得入恥於奔晉也至是何以復如晉以三如齊而不見恤也然則何以次于乾侯晉人以公非見卑於齊則不來故不使入其國都由晉之諸臣陰黨季氏故也

汪氏克寬曰杜氏云釋不朝正于廟夫魯之諸君不朝正者多矣惟襄公之爾於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襄公爲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爲意如逐越在他竟故特忘所在以聚臣民之望也或謂春秋不與季氏以頒朔夫昭公自二十五年奔竄在外不朝正頒朔於今五年意如攝祭事國之罪不書而自見矣何獨至是始書哉

陵氏敬隆曰歲首三書公在乾侯左氏何據而曰非公且徵過也又曰言不能外內也又曰言不能用其人也夫君臣無獄父子無獄非君父之無過也父子君臣非曲直之地也蔡世子般弒其君固父非無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父齊崔杼弒其君光君非無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君昭之過不若固與光之甚也聖人豈以不責之固與光者而反責之昭哉

葛氏逵曰鄭祭仲出昭公則立突衛洩職出惠公則立黔牟孫甯出獻公則立剽彼於故君則義絕於新君則稟命其實擅自廢置而其名猶或藉口大過易位之權也今意如出昭公不敢立君自行君事魯無君者八載說者曰魯兼周禮懼公議之見討而未敢無忌憚也叮是惑於季孫事君如在國之語而不察其爲黨惡之誣詞也自扈之會二十七年士鞅爲此言而意如每歲賈馬歸從者之衣履于乾侯以實之無識之徒遂以爲果能事君如在國也噫果能事君如在國何以貨子圉成而成拒居鄆而鄆潰並意如使之　乘事君如在國何以貨子猶而鄆陵徒盟賂士鞅而會扈無成果事君如在國何以如齊而齊不見禮如晉而晉不使入是不特窮之於封內又極

之於所往卒使客死乾侯而意如無君之名而有君之實噫是尙得謂之秉周禮乎是尙不謂之無忌憚者乎自春秋以來權臣世濟其凶專恣橫逆未有如季孫者尤未有如意如者若以其不改事君而寬其責奚可哉或謂使意如改立君

夫子將何以書之曰以春秋君卿之例推之則故君君也新君亦君也各書其實而已矣

齊氏召南曰公在乾侯此聖人特筆按左氏不知君臣大義宜爲公羊家所排夫昭公無道失國何待經書所在而後見乎不言經嚴名義以警亂臣但言非公徵過謬矣杜注孔疏抑又甚焉

辨曰公在乾侯春秋特筆所以存公也左氏以爲非公且徵

過不及穀梁遠矣案傳家於意如之貨子猶賂士鞅二一具書是齊晉所以不克納公者皆意如所爲也意如無君之罪千載下猶令人髮指不應以鄆與乾侯爲非公且徵過與傳中所書一人之筆自相刺謬據漢博士以左氏爲不傳春秋非公徵過等語當是劉歆竄入正文以悅新莽者斷不出於丘明之手服注謂非公者季氏非公不肯釋不先書鄆與乾侯者徵季氏之過尙未爲失其以爲此年季氏閔而釋之不仁甚矣昭公屢如晉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過君如在國順亭林曰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卽別立一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歆所言正謂此也然則服氏蓋謂季氏不別立君以爲閔而釋之也杜預乃云經非責公之妄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詐歲

書公所在以注誣傳以傳誣經此非爲季氏解逐昭公之罪乃爲司馬師解廢齊王之罪也光伯不此之糾而反附會邪說不亦悖乎

定公

家氏鉉翁曰意如死昭於行擁定以篡皆晉大夫爲之羽翼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己也立且朝事有稽故辭公愚謂此其事而度之也帳隱曰晉黃氏日鈔曰伊川曰晉以季氏上不告天子下不告方伯而私立公故辭其朝愚恐待晉之渦厚也不獨晉無此意當世亦未嘗有此說也夾漈曰晉以昭公之子已長而定公不應立且朝事有稽故辭公愚謂此其事而度之也帳隱曰晉至河而復不得入使定何以自立於魯乎愚謂此以其義而之不仁甚矣昭公屢如晉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過尙未爲失其以爲此年季氏閔而釋之之朝不若得大夫之責之也木訥曰晉以尊權在季氏得公之聘故盛屢卻昭公定公卽位非不知之徒以三年一朝之禮不可不講晉果卻公故終定公之世不復如晉者懲此之辱

也定公之爲人知恥於昭公遜矣愚謂此以其情而察之也合此三說其理乃備而伊川之陳理尤高亦所當知

案曰公之如晉既非以緩見辭則乃復之意的然可知矣蓋季氏使晉以待昭公者待定公也昭公如晉者七至河乃復不復如晉矣

四年命以伯禽　注時周公惟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

傳言命以伯禽於體例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禽爲命書似書序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即以君牙爲篇與此同也

孔氏曰命以康誥則伯禽亦似策命篇名今杜云惟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則伯禽非是誥誓篇名若必是誥誓當云命以魯誥既爲國君不得與君牙伯冏同類也

孫氏寶侗曰於書當有伯禽之命而今逸之

惠氏棟曰當用劉炫說伯禽唐誥百篇不載封伯禽事別見洛誥唐叔有歸禾故皆不載也

案曰書洛誥曰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成王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通典禮十五博士孫疏議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爲冊書逸誥以告伯禽也告神之冊謂之祝封命之冊謂之誥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謂冊也杜解失之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注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

職官五正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九宗爲五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當宗不足立官并之爲五使五官領此九宗或以爲於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故備言之或以爲五官之長謂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五行之官長也是天子之大臣非唐之遺民然姓而有五也并賜唐叔豈天子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哉

孔氏曰懷姓居在晉地而不言殷民知是唐之餘民也言懷姓九宗則皆姓懷矣知一姓而有九族也職官五正杜云五官之長則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玄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爲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殷之五官不必皆在唐地但有三官四官亦得總五言之

案曰隱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王命侯于隨納諸鄂夫唐叔受封在成王之世至桓王三年爲魯隱六年距唐叔始封凡三百九十餘年而九宗五正尚在可謂世其家矣

九宗皆懷姓五正劉氏謂蔡墨所云五行之官長是天子之大臣豈天子得以五行賜諸侯破杜之說當矣孔氏據曲禮五官謂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不知祝佗於夏虛構殷以夏政頒以戎索斷不應用殷制其說亦非也考齊語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士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

縣爲縣縣有縣師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焉縣下政聽鄉官昭注五屬四十五萬家正長也五正聽大夫之治也故五屬大夫也聽縣師之治下政縣師也聽鄉師之治齊制當與唐制不遠如劉所言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九等我五官使五官領此九宗九宗蓋十萬餘家矣以資事證之喪二十五年晉侯伐齊自六正五吏三十師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司也疏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當周叔時皆未備六卿五正當如五吏之類五正統於一卿九宗五政與冢父逆晉侯其諸冢父爲貿之卿領五正者

賦

八年主人出師奔　注攻鄆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

賈逵以爲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言魯无戰備也炫云杜亦不勝舊今杜必異於賈以爲後師奔走往助之者若如賈言魯師奔走則是被敗而還下傳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於時不敗故猛得逐廣巳之人是賈言非也

辨曰上傳言師退再猛僞傷是而先下傳言陽虎僞不見再猛者曰猛在此必敗此之師奔猶言師退耳先是猛先歸故虎見師之奔以爲猛在此必敗明猛之不應卻退如杜所云後師方奔走往助則猛亦必往助矣何以俟虎言而始逐齊師乎觀虎之顧而無繼僞鎮則其時無助猛繼往之師明甚

虎僞不見再猛而爲是言所以作猛之氣卒之僞顧不往故厎其客氣不然謂猛客氣可也何以謂盡客氣哉賈言是劉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召死

喜於徵死何暇追余　注徵召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欲殺陽虎召季孫欲殺之則召季孫爲召死季孫得脫必大喜魯人聞我出去喜於召死言八人皆喜於季孫

孔氏曰徵召也釋言文陽虎召季孫欲殺之今既得脫魯人歡喜季孫免於召死之事何暇追我

辨曰上文林楚對桓子曰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蓋虎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林楚聽季氏言以季氏適孟氏

虎劫公與武叔伐孟氏虎敗而出是魯人違虎而免季氏於難也喜於徵死者謂魯人喜己可以免於虎之徵死耳非謂召季孫也劉依杜解非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終

綿州陳緯元盧陵歐陽桂林校字

六朝經術之盛南莫著於崔靈恩北莫著於徐遵明而學通南北撰述之多獨推河間劉氏唐初五經正義據劉氏以爲本者三六朝之中一人而已余既爲春秋規過考信及春秋述義拾遺以存其梗槩今據隋書本傳并經籍志舊唐書藝文志玉海通志通考諸書分別考之俾後之學者詳焉

尚書述義二十卷

隋經籍志國子助教劉炫撰本傳作述議非也李延壽北史儒林傳云齊時諸生略不見孔傳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氏義疏乃頗意焉孔穎達尚書正義序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譎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話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書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飈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雖焯之煩雜述而刪焉雖或微俗省要又

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塗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勑考定是非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甚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文近攻僞孔傳者皆集矣於光伯以今考之炫固焯焯因斷覩文選錄孔安國序則蕭梁已然矣舜典首二十八字陸德明以爲孔氏傳本無案正義云晉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徵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

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當是述義之言則光伯固亦嘗譯之矣然則二十八字之傳亦皆光伯所撰可知據舉閣謨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劉以襄爲因案釋文引馬融云襄因也謨法解因事有功曰襄異孔傳徒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之說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劉以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重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是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爲輕幷數也案後漢書劉般傳劉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臧更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章懷太子注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不及良爲此也炫雖焯之煩雜述而刪焉雖或微俗省要又

適重此言挾輕絞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光伯本此與孔傳言捐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並數亦異武成告於皇天后土召誥疏引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不從孔傳以后土爲社案僖十五年左傳云皇天后土顧氏炎武謂皇天而履厚地晉大夫奏泰伯以地神后土而言之劉說近之此光伯釋昔不純主孔傳之顯證也武成惟一月壬辰旁生魄厥四月哉生明傳旁近也月二日旁死魄始生明月三日疏云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爲始死魄二日爲旁死魄洪範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傳此以上爲所第敘疏云其敬用農用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編書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編書時事

商務印書館珠

火木金得七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牧誓疏及周禮疏引大劉以爲是光伯又不同於七元也新唐書歷志書曰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舍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盍當以日在之循爲文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今允征疏全襲其文視於鞭作官刑宮辟疑赦兩稱大隋則孔穎達剏取光伯成書據晉之失尤其彰彰者

尚書述義三卷

隋志劉先生撰朱彝尊經義考曰劉先生尚書義度非光伯即上元所著也案隋儒林傳焯卒炫爲請謚不許炫因凍餒而死門人謚曰宣德先生則劉先生乃光伯非上元也

尚書百篇義一卷

鄭樵通志藝文略劉炫撰

尚書孔傳日一卷

通志略劉炫撰

尚書略義三卷

通志略劉炫撰朱彝尊經義考按劉光伯尚書百篇義孔傳日略義三書紹興四庫續到闕書俱有之考新唐書歷志引辰弗集於房說則宋初尚未盡佚殆鈔撮成書者

商務印書館珠

毛詩述義四十卷

隋志國子助教劉炫撰孔氏正義序云爲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聘纓譽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所無雙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敕定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勤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案孔氏毛詩正義於五經爲殊絕據二劉爲本故也如序所言但云削煩增簡則是詞有詳略義無異同也士元之說不可見光伯述義以左疏證之傳則傳箋則箋異於沖遠之依違毛鄭

矣北史儒林傳通毛詩者毛出於魏朝劉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通合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敞如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案二劉受毛詩於劉敞思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今疏中非特全綴何允舒瑗劉軌思劉醜不見名字即二劉之說亦無從區別蓋北學於毛詩最深終

毛詩集小序一卷

隋志劉炫撰

毛詩譜注二卷

玉海曰唐志錄玄詩譜三卷太叔求及劉炫注今隋志毛詩譜二卷但云太叔求及劉炫注載在徐整毛詩譜下不知是

鄭君所撰之譜矣徐整亦非自撰詩譜釋文敘錄徐整暢太叔裴隱國史志云整既暢演而裴隱托之是皆注鄭譜耳

周禮義

隋儒林傳炫自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

禮記義

隋儒林傳劉炫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受詩於同鄉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皇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今熊安生說尚見於孔氏正義可以識其淵源矣

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

隋志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今缺一百四十三事合之規過一百七十三事共三百一十六事

春秋規過三卷

唐志劉炫撰案隋志本傳俱不著錄唐志有之而述義但云三十七卷蓋從述義中別出單行者也今缺一百七十三事

春秋攻昧十卷見本傳唐志十二卷

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隋志劉炫注正義別之

春秋述議略一卷

宋史藝文志劉炫撰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同引崇文總目曰述義本四十卷今三十九篇亡案述議稱略當是掇拾義殘之本未必如總目所言也

春秋義疏二卷

宋志劉炫撰

公羊義見自敘

五經正名十二卷

隋志劉炫撰案隋志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光伯此書蓋考訂五經文字也

古文孝經述義五卷古文今作干文據玉海改

隋志劉炫撰孔子作孝經適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汇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

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邵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綦著今與鄭並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唐會要劉知幾曰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至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師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邵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

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案漢書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說二篇江氏翼氏后氏說各一篇雜傳四篇安昌侯說一篇不言孔氏說許沖上許愼說文敘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既曰口傳則未著竹帛也玉藻疏引異義有古文孝經說是即孔氏說也孔衍家語後序孔安國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孝經傳三篇皆壁中科斗本也案許沖所撰一篇安得有三篇之傳乎家語及衍此序均王肅所爲則孔傳當亦肅所爲矣不得謂光伯僞作然謂傳爲僞可也謂經爲僞則不可何者此經古

今有異文無異言有異讀無異本班志曰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滕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劉向曰庶人章分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是則古今文所異者惟古文多閨門一章耳若字讀之異章數之異雖異不害其同也攷元行沖疏所載光伯述義略皆發明夫子自作孝經之意唐之注疏蓋據劉爲本且有以古文之義施之於今文者如女知之乎上有曼字至於庶人上有已下二字不愛其親上無故字君子下有所字皆灼然知其依劉本者餘可知矣鄭注非康成乃鄭衛漢末魏初人公羊昭十五年疏明言訓資爲取與鄭稱同與康成異是其顯據詳余所著古文孝經疏證

論語述義十卷

隋志劉炫撰今穀梁莊公二十七年疏引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則鄭意不數北杏或云去貫數陽穀光伯云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也數洮會爲九云云似是論語述義中說詳見莊二十七年述義拾遺

連山易十卷

唐志司馬膺注胡應麟曰北史劉炫傳隋文搜訪圖籍因僞造連山及魯史記上之馬端臨據此以爲炫作或有然者蓋炫後事發除名故隋志不錄而其書尚傳於後開元中盛集羣書仍入禁中爾案連山歸藏漢志不載而鄭道元注水經

引連山易云有崇伯鯀伏於羽山之野御覽百三十五黃帝
王世紀引連山易曰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啟是古時
本有其書李淸風乙巳占云有馮翊者得不死之藥於西王
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
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无恐无驚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
於月恐是僞本連山之文今其書亦亡文中子問易篇劉炫
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炫曰吾談之於朝
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

魯史記

隋本傳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
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
經赦免死坐除名

考定石經

隋儒林劉焯傳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
者秦孝儀與劉炫等考定據北史蓋開皇六年也

隋朝儀禮一百卷

隋書禮儀志高祖命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
五禮云牛弘傳開皇三年奏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
世儒林傳炫與諸儒修定五禮授騎尉案光伯以修五禮授
秩志以弘總其事題爲牛弘撰也

隋大業律十一卷大業令三十卷

隋志不著撰人名儒林傳煬帝卽位牛弘引炫修律令

算術一卷

隋書本傳作算述今據北史案炫以開皇初與諸術者修天
文律歷自狀曰天文律歷窮覈微妙

隋書六十卷

隋志未成秘書監王邵撰據北史儒林傳劉炫隋開皇初奉
敕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則炫與邵同著也劉知幾史通
史官篇王邵魏澹展效於開皇之朝諸葛潁劉炫宣功於大
業之世

筮塗

隋書本傳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寄

撫夷論

隋書本傳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
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

文集

北史本傳所著文集數卷今存自贊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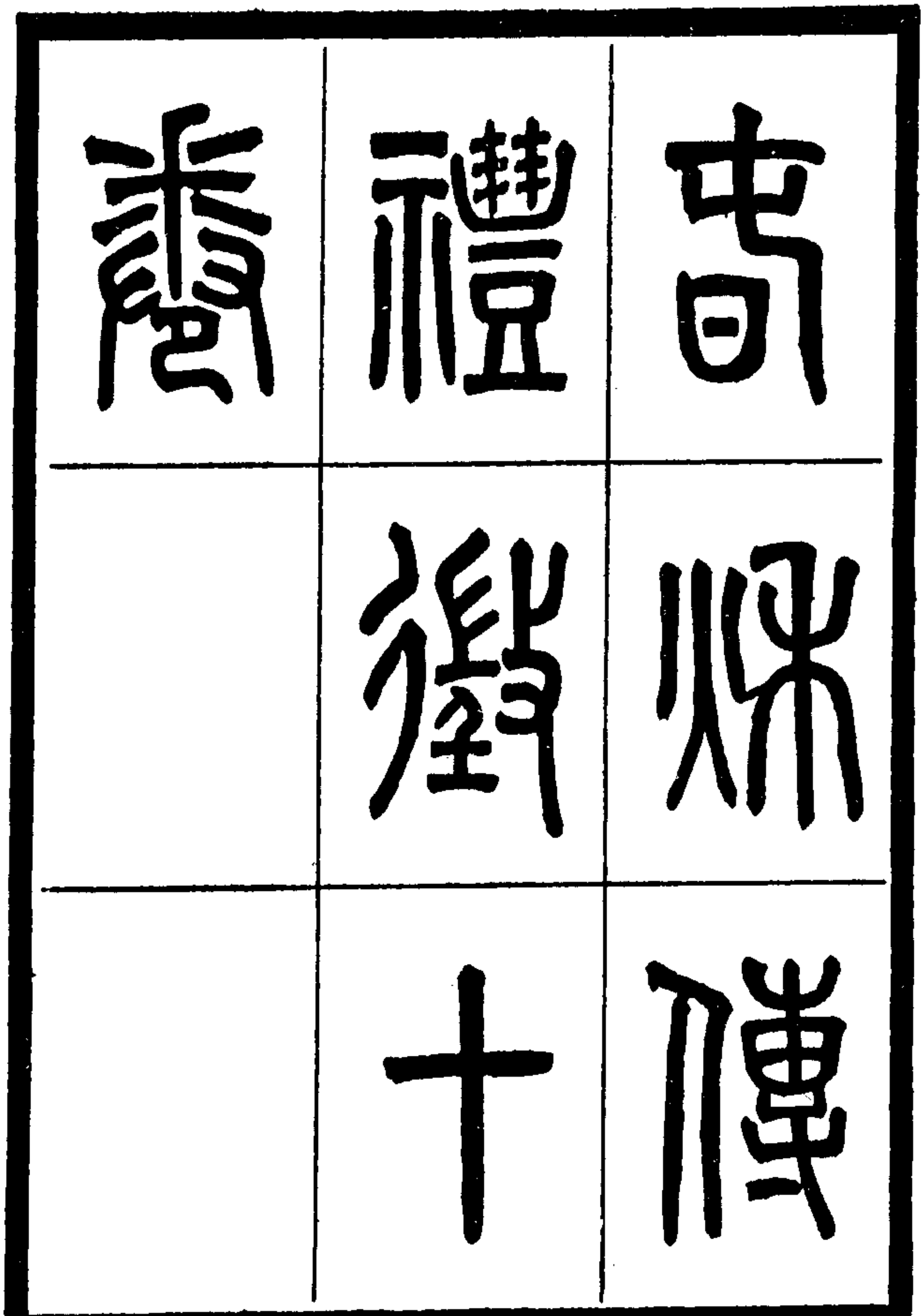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睡子精明覩日不眩强記默識與爲儔左晝方右晝圖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之民德之陳白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爲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綸習禮請從事以史幹知名歲餘奉敕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衞者修天文律歷兼於內史省考定鑒言內史令楊素之炫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所介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所賦役炫自陳於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於家以教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敕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爲帳內每使執杖爲門衞俄而釋之與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親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官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

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緦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再徵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憑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案故諺云老吏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於家以教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敕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爲帳內每使執杖爲門衞俄而釋之與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親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官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

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敕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於河間于時羣盜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放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遠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遯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總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怨捶楚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髮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願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圖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陰顯人間沈浮世俗敷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恧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鴻鵠整翮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書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甑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遵敎之陵遲跼先儔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驁壙

典膺改僻謬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請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諡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非諧俗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官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述議四十卷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述一卷並行於世

西橋先生博極羣書遡於經學尤服膺何間劉氏於規過外復得春秋述義一百四十三事爲之綴拾叢殘備引古今諸儒論說與劉氏相發明者分隸其下每事案之辨之題曰述義拾遺於是劉氏之說煥若神明復遡舊覩且旁搜隋志舊新唐志王應麟通志通考諸書作何間劉氏書目若干卷附拾遺後凡先生之於劉氏可謂勤矣先伯育功六經孔氏襲取而力沮之至使何間諸遺帙歸澌滅其軼見於正義者寥寥無幾又皆出於穎達排訶之餘未必其全書也後人圖於耳目第見孔疏序文及駁劉諸說非具卓識將以光伯爲何如人乎然凡先生亦未嘗曲護劉也如鴻舞之非干舞狄盟之非宮廬下而無直之下非生義室疎者類皆能之若夫買服南北取材於劉賈服鄭不使單詞隻義出於臆說則非博學而精思者不能今讀規過與述義信乎光伯之集成也凡先生之於光伯既有同好卽有同心其汲汲表章也宜哉仁本分陋又復荒蕪凡先生不鄙夷之而出書以示仁是猶道純縞於旃毳論太牢於藜糗也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仁獨何人豈無心哉謹約是書之旨還以質諸先生先生必有以教我也後學紹仁謹跋



隱公

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高一丈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徵曰雉制無定說毛詩鴻雁傳曰一丈爲版五版爲堵鄭箋云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鄭本定十二年公羊傳何注云八尺曰版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五經異義曰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傳一丈爲版版廣二尺五版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鄭駁曰古左氏傳說鄭莊公弟叔段處京城蔡叔云古之雉制各不得其詳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其城百雉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與匠人合里子男方三里與左氏說合而典命職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爲節子男五爲節注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方七里子男之城方五里與匠人不同按大都三國之一其城百雉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與匠人合典命以命數爲節特大判言之賈疏以匠人爲異代法非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公羊曰仲子者何桓公之母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

則何言爾成公意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穀梁曰
母以子氏仲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
可賵人之妾則不可　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曰夫人者
隱公之母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穀梁曰夫人者隱公之
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公者也　五年九月考仲
子之宮公羊曰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
祭其母也穀梁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
祭於子祭於孫止隱孫而修之非隱也　僖八年秋七月
禘於大廟用致夫人穀梁曰言夫人必以氏姓言夫人而
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義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
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　文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公羊曰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
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曰秦人弗
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定十五年秋七月壬
申姒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姒左氏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
祔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曰姒氏者哀未君也
穀梁曰妾辭也
微曰說仲子者三傳不同近儒惠士奇春秋說曰春秋正
名之書也母以子貴妾不得體君故於宰咺及秦人之來
則譏也書曰惠公仲子亦譏之妾不可穀梁正論雖聖人復起不
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不可穀梁師以仲子為惠公母律以僖公成

風誠得其實其說則協諸義而未協喪服齊衰不杖期章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條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
其子得遂也妾為女君條傳曰何以期也至庶子為君不得以適
婦之事舅姑等禮之別適庶如此至庶子為君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
庶稱異義曰公羊說妾子為君母得稱夫人尊行國家子不得爵父妾子為君得
爵命其母以妾在奉投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說僖
公以妾母成風為夫人是子而爵母以妾為妻非禮也古
春秋左氏說成風尊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按從
公羊左氏說許君義折衷至當所謂適庶者本父而言庶
子為君適母在但得別之為所生母而已安得云以妾為

妻庶子不得尊其母為夫人是武王不得追王文王王季
文王其義非也喪服總麻三月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
鄭注君卒庶子為母大功此不為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後者
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眾人此因適子卒父命庶子為後
者也公子為其母本練冠麻衣此因為後而服總麻蓋天
子諸侯大夫承祖禰宗廟之重故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
齊衰期章父在為母條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服
其私尊也記曰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傳曰何以不
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蓋夫為妻期
故子亦從而期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故公子於五服之
外權為此制所以不奪其恩也凡此皆因父之尊而屈其

私尊厥於父不閒厥於母故父卒無論適母所生母皆得
申晉范宣答問曰適母雖貴然厥降之制母所不及婦人
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屈降支子按范說是也母不
厥子故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條下卽列繼母如母慈
母如母二條夫慈母亦妾母也因父命爲母子尙爲之疏
衰三年豈有生我之恩反不三年乎喪服緦麻章庶子爲
向來經傳所云者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諸侯
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
燕居注庶子爲其母無服按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
無服惟近臣及侯驂乘從服惟君所服也注妾先君所
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惟君所服申君也春秋
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
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
小君歿後其庶子得申故注云申君按母無厭子之禮貴
分適母之存歿非也昭十一年葬我小君齊歸左傳曰有三年之喪

而無一日之戚譏其不哀不議其三年是爲所生母與適
母同知經云父卒則爲母母字兼生母與適母言矣庶子
爲君得爲所生母三年是成其母爲夫人故敬羸齊歸定
姒襄公夫人皆書夫人書小君不稱者惟哀母定姒據禮踰年
始稱君定姒卒在定年之末哀未成君不得遽尊爲夫人
故書卒書葬而略其稱知母在子年無論適庶俱稱夫人
天王之賵仲子也以惠公爲君而賵之也仲子卒在春秋
前年月無攷
文四年夫人風氏薨六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葬
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禮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
者三年成風文公生祖母服疏衰三年公必以祖母之喪
赴於天王故王使含賵使會葬安得謂賵人之妾又安得
謂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禮邦君之妻稱諸異
邦曰寡小君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稱之曰君夫
人秦人之歸襚也必稱夫人然而書法有所不得施禮無
二適書來歸夫人成風之襚其加哀美何嫌夫人成風之襚
從子但書成風不知爲何君之母故書曰僖公成風以母
繫子此卽母以子貴之義安得謂外之弗夫人襄四年定
姒薨不殯於廟無槻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
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定姒襄生母也稱曰小君
是定姒生時固已正其名曰夫人矣季氏不君君更何有
於幼君之母故曰穀梁說於義未協也至公羊謂隱以桓
母之喪告於諸侯按僖二十二年傳何注曰凡母在子年

無適庶皆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此春秋通
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曹者邾女爲宋景公夫人景曹例也哀二
公卒當繫元公生存未謚故繫於景曰景曹桓既
未君赴辭宜何稱不得曰算君之母又詎得曰算君弟之
母惠既薨繫妾於夫曰惠公仲子是自亂其例春秋書及
者所以殊尊卑成風尊不可言及則仲子微正當書及以
殊於惠公何以不書及前後傳自相違戾又以子氏爲隱
母按元年傳曰仲子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不
稱夫人子氏得稱夫人是隱已正其母爲夫人矣既正其
母爲夫人何以不書葬進退無據然則子氏薨何以書隱
夫人也隱既稱公則當書夫人薨不殯於廟不赴於諸侯
不祔於皇姑則不書葬亦穀梁說得其實左氏以春秋兩

書仲子一書子氏爲一人故先經發傳曰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禮諸侯一取九女以姪娣從夫人卒貴妾攝女君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以聲子繼室可也再取仲子爲夫人非禮也子氏卒在二年歸賵在元年乃創爲豫凶事之說末世即未盡合禮以送死之物豫及生人雖諄亂不至此左氏不即人情矣

秦氏蕙田五禮通攷曰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此即喪服小記不世祭之義蓋適子指父妾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又爲君者言穀梁誤引耳大韶謹按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此即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父命爲母子則生養之始喪之祭之於孫則上孫謂妾子之子此即妾母不世祭之義止非絕不祭也禮妾祔於妾祖姑止則仍同食於妾祖姑而已與庶子爲君全不相涉禮無二適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先君故別爲之築宮以祭東晉武帝詔追崇鄭大妃禮官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且漢文昭二后並繫子號宜遠準春秋考官之義近摭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申別建

妾母不世祭之義喪服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之子爲夫人則當祔於皇姑其祭不世祭之義也禮妾祔於妾祖姑止則仍同食於妾祖姑而已與庶子爲君全不相涉禮無二適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先君故別爲之築宮以祭東晉武帝詔追崇鄭大妃禮官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且漢文昭二后並繫子號宜遠準春秋考官之義近摭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申別建

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按禮宮議是也漢章元成等議毀郡國廟曰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死則薦於寢身歿而已孝文大后孝昭大后寢祠園如故云身歿而已即不世祭也曰孝文大后孝昭大后以母繫子猶是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例云寢祠園如故是不毀也庶子爲君安得援慈母妾母之例秦氏正之其識卓矣至謂適子爲父妾之無子者則又不然禮妾無子不立後同食於妾祖姑公子於庶母無服豈有適子受父之重而祭父妾之無子者乎小記正義曰妾母謂妾子自爲其母何嘗言適子至公羊說隱爲桓祭其母按雜記曰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注夫所祔之妃謂祔之祖姑隱爲桓立正仲子爲夫人則當祔於皇姑其祭也當配食於惠公豈有別爲築宮之禮其失固不待辯而自明

左傳正義曰周禮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器幣財用既掌弔事或卽充使此蓋宰夫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正義曰傳云父在故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皆書字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顧氏棟高大事表曰王人見於經者惟宰書名正義引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乎四海其意謂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通乎四海者謂大宰耳其屬不應得通而宰咺渠伾必非長官而亦稱宰者自

宰夫以上皆得通也

徵曰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宰旋即下士春秋凡王之下士書王人中士繫名上士加字且字辨見本條

宰咺宰渠伯糾皆宰官之屬非宰夫也渠氏糾名伯糾名字

公羊曰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著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注以馬者士不備四也禮既夕公賵元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駉高五尺以上士曰駑

以上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供事穀梁曰乘馬曰賵衣服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徵曰異義曰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庶人駕一與易春秋同鄭駁曰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於經無以言之謹按覲禮侯氏以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降以左驌出

注駜馬曰驌是驌即駜也鄭詩明言兩驌雁行說文以驌字從參故云駕三馬亦古有其說耳自當從鄭駁毛詩干旄正義曰馬以引重左右當約一轅車以兩馬爲服旁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按孔申鄭義是也詩云素絲五之素絲六之但言執轡如組可以五可以六耳非以爲制度也左傳哀十七年兩牡曲二十七舟設乘車兩馬書大傳命民得飾乘車駜馬此駕二也詩皆言乘是駕四也又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見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此降殺以兩之法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見天子以十馬則見諸侯用八馬非以駕車也宋菽詩云載驌載駜三馬如說文說也古乘車兵車田車皆一轅兩服夾之惟牛車雙轅言庶人駕一亦非法士喪下篇注兩馬古制也與何同子修身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此見於諸子者經典固無之雜記諸侯相襚以後路又曰上介贈陳乘黃大路於中庭是贈亦用車士喪下篇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

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公羊曰紀履繻者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

徵曰士昏禮記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歿躬命之支子則

稱其宗弟稱其兄鄭注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
也是母命得通也宗子不統於旁尊臼人君及宗
子無父母自定取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左
傳正義曰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也祭統載國
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
社稷此親命之辭也禮無稱師友者惟說苑修文篇大夫
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執不珍之屨不珍之
束脩敬禮某氏貞女劉蓋本公羊說

左氏曰卿爲君逆也公羊曰譏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
迎者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
於堂周人逆於戶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左氏曰禮也注天子取於
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公羊
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
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矣注昏禮成於五先納采問
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使祭公來使昏爲媒
可則因用魯使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
下母若逆婢妾然將謂天下何哉故譏之穀梁曰其不言
使焉何也不正以宗廟之大事即謀乎我故弗與使也遂
繼事之辭也其曰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
之則成矣　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左氏曰官師從
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公羊曰劉夏者何天
子之大夫也注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
也穀梁曰過我故志之也

徵曰異義曰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取皆當親迎所以重
昏禮也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
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
之上卿臨之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
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鄭駁曰大烈之家在洽之陽在
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濱即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
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配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
施於此哉范注桓傳引之是何鄭范三說同與左氏許君
異而徐疏公羊襄傳曰禮逆王后當使三公即知何意以
爲不親迎與桓八年注昏禮成於五然後親迎者欲道士
昏親迎之前仍有此五禮於時王者不行不謂天子親迎
也而異義引公羊說天子親迎彼是章句家說非何意也
徐以何兩注相岐故調亭其說按士昏禮記有若不親迎
一說近儒萬斯大曰親迎必有所受命宗子上承宗廟之
重諸父旁尊不得加之命無所受故已命人迎而不親往
先儒知有父母主昏之常禮不知有宗子自主之變禮并
謂天子諸侯必當親迎豈有當與大韶謹按萬說是已而
未盡也昏義曰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子門外壻執雁入
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禮遣女必於祖
廟者重以先人之遺體予人也所以壻拜而主人不答拜

者亦以先祖之遺體于人不敢當其盛禮也堉所以必再拜者重以父母之命來迎也以天子而親迎於侯氏禰廟禮將何施記云若不親迎與士冠若不醴少牢若不賓尸例同禮固有親迎不親迎兩法在士且然謂天子諸侯必當親迎非禮意也左氏與禮合正義曰文王迎大姒身爲世子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也按紀年成王三十三年命王世子釗如房迎女是世子乃親迎耳叔孫於禮合天子逆后先正其名曰王后命出而分定也故書曰祭公來遂迎王后于紀歸而後舉其所生之女稱故書曰紀季姜歸于京師若書逆季姜是與諸侯逆女等若書王后歸子京師失婦人歸宗之義上書王后下書紀季姜尊尊親親之義備矣天子嫁女不書逆者書築王姬之館明諸侯不得與天子爲禮也歸而後舉其所適之國配曰歸子某明王姬雖貴不以貴厥夫也與後世尚主之禮別矣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氏曰君氏卒聲于也不赴子諸侯不反哭子赧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公羊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穀梁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尊主故隱而卒之　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左氏曰書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公羊曰譏世卿則其文史策之常也此說郅允如君則書不往則不書故魯王故卒之按天王之薨我有往者則書春秋書天王薨惟桓襄匡簡景五王耳經不書平王則魯

氏薨曰葬我小君某無不繫以姓但書小君後世何知此君爲某公夫人於其葬也始稱小君名稱亦不同且以爲小君則當書薨不當書卒左氏說不可從公穀作尹氏是也尹與君形聲俱相近尹氏之爲君氏猶尹鍔之爲君澤晉語作尹鐸趙策作君澤尹壽之爲君壽荀子大略篇作君壽古今人表作尹壽書尹氏卒與書王子虎劉卷卒同外大夫卒赴則書范武子曰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若存歿隔絕情禮不交則卒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蓋外雖赴卒而內不會葬無其事則闕其文史策之常也此說郅允如尹氏於天王之喪爲魯王故卒之按天王之薨我有往者則書不往則不書故春秋書天王薨惟桓襄匡簡景五王耳經不書平王則魯

卿撫會葬者焉得有尹氏主魯之事若魯實會葬秋何以書武氏子來求賻公穀說亦不可從

王制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不世爵諸侯之大夫并不得世祿不世爵即此記禮者用公羊說也按左傳載范宣子之言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今主夏盟爲范氏穆叔曰是之謂世祿世其爵未有無爵而空受封邑者封建之世諸侯世國大夫世爵魯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作證者誤辨見左傳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古者開國承家然後有氏姓

堯典平章百姓某氏傳曰百姓百官是也蓋錫之姓以立宗使收族以爲宗主此宗法所由立也諸以禮經證之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條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人後者條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條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鄙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注下猶近也　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

大宗重謂社稷宗廟之重諸侯受於天子大夫受於諸侯父傳子曰傳重子受父則曰受重禮通記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又曰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正孝經卿大夫章然後能守其宗廟與諸侯守社稷皆爲世傳之重無子則絕故必爲之立後國君盡臣其諸父昆弟故繼統者不論世次大夫不得臣其本宗故以族之支子爲後若不世爵無重可傳亦無後矣

服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眾臣杖不以即位即位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注室老家相士邑宰也君嗣君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疏室老士二者是貴臣其餘皆眾臣也有地者眾臣杖不以即位欲見公卿大夫或有地或無地眾臣爲之皆有杖但無地者其君卑眾臣皆得以杖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哭位若有地者爲其君尊眾臣雖杖不得與嗣君同位下君故也大部謂公卿大夫室老者公卿大夫之室老也士貴臣者士之貴臣也非謂士爲邑宰而以室老士二者爲卿大夫之貴臣也士貴臣即緦麻章之貴臣按經曰士爲庶母貴臣貴妾

孔毋此四等人俱蒙上士爲爲文本赦繼
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下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小記公說傳於貴臣貴妾
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是也鄭謂士無臣故以室老連士
爲卿大夫之貴臣於貴臣注曰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按
大夫絕緦其服緦者必本服小功降乃爲之緦也若本服
緦降一等無服則貴臣貴妾謂士爲貴臣貴妾服經義甚
明此言公卿大夫之室老士之貴臣爲其君服故傳解之
曰君謂有地者也有采地者其臣謂之君言室老言貴臣
所以別於眾臣也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則室老貴臣爲
其君絞帶菅屨矣言眾臣杖不以即位則室老貴臣以杖
即位矣君服斯服此君謂卿大夫士之嗣子也天子元士三命諸侯通國儒書

一命大夫之子爲大夫故喪服經每以大夫公之昆弟大夫
之子連言若不世爵何得稱嗣子爲君何得臣其室老貴
臣又何得例大夫於公二也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
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條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
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
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按此五等服皆
在大功章爲士服故降一等尊同則服其本親之服大夫
與諸侯同若不世爵大夫之子何得降其本親一等三也
大功章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
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傳曰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謂之別子即自卑別於尊之義也自從也別子
之所自出別子之父也天子之別子封爲國君奉其父爲
所出王諸侯之別子爵爲卿大夫奉其父爲所出君諸侯
至第五世大夫至第三世則奉別子爲世祖故傳曰世世
祖是人也惟士亦然曾子問記宗子庶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
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此宗子謂士
宗子爲士而庶子別起爲大夫此大夫身在則以上牲祭
於大宗至其子則奉大夫爲祖而不祖士所謂自尊別於
卑者也若不世爵則大夫不得常三廟何云世世祖是人
四也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鄭注門子將代父當門者也邍書皇門篇其有大宗門子
茂揚蕭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地官師氏養國子以道
王制記曰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國之俊選皆造焉適猶正也適子與門子義同將代父當
門故春秋書武氏子書仍叔之子父在子未代從政故錄
父以使其子襄六年左傳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
伯是也隋劉炫駁牛宏降服議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
已庶子不得進出是先王重適若不世爵則卿大夫之門
子何與於宗伯五也古者諸侯以功德慈親受封大夫亦
以公族之有功德者受爵諸侯守士故晉欒盈曰得罪於
王之守臣守臣指晉昭公酅於王故曰守臣若謂范鞅則
爲守臣盈與鞅同陪臣也盈何以自稱陪臣獨謂范鞅
杜注非大夫守官故齊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宗

法與封建相維封建廢諸侯無茅土之封何有於大夫公羊師徒見三家擅魯六卿分晉謂春秋譏世卿不知巨室專政特人主倒持大柄耳世臣之中若鄭子皮子產子大叔擇賢而代世其卿未嘗世其政以季世之失遽謂世卿非禮西京時周官儀禮未行故公羊爲此說耳又按節詩家父刺幽王也其詩曰尹氏大師常武詩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據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毛傳曰尹氏掌命卿士正義釋以春官內史王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按內史中大夫耳詩亦謂之尹氏逸書和寤篇武王伐紂厲翼于尹氏八士武寤篇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是周初已有尹氏周卿士多矣獨尹稱氏義不可曉要之春秋書尹氏與詩稱尹氏同如公羊說王命尹氏何以不稱名且吉甫賢大夫也不同節之刺尹氏豈亦譏世卿乎此又見公羊說未足據

秋武氏子來求賻左氏曰王未葬也公羊曰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穀梁曰歸死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左氏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曰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文九年傳同穀梁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傳同

徵曰地官土訓職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惠氏士奇禮說說以春秋曰王者有求之之道無其道則不書於經書求者明有求之之道而失焉者也列國相弔賻以乘黃周有大喪魯不歸賻其罪大矣鄭輸晉幣毀垣納車魯不輸幣故周使來求其識亦在魯荊揚之貢惟金三品金非魯地之產非其地而求之是土訓失其職也自文公以後王使來求絕不復見天王之命不能復行於諸侯矣大詔謹按求猶徵也齊桓責楚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徵與求義同春秋於乞師乞盟書曰乞於求賻求車求金書曰求蓋周之舊典惠說非無據矣

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左傳正義曰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於隙地曰遇周禮冬見曰遇與此別公羊注曰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遇者爲主遇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朱氏珔曰曲禮見曰遇相見于隙地曰會此誤合爲一彼鄭注已引公羊傳云云但當在此節之下非以證冬遇也疑今注疏本誤徵曰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以人爲畜以僕爲廋以帶爲鞍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此遇禮之存者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左氏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曰譏遠也穀梁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小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徵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周頌潛序曰季冬薦魚春薦鮪也月令季春之月天

子始乘舟薦簡于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曰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見潛正義今本說是天子諸侯古有觀魚之禮周之春即夏之冬讒遠地可也讒非禮於禮不合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氏曰考仲子之官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曰讒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穀梁曰舞夏天子入俏諸公六俏諸侯四俏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范注夏大也大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俏初獻六羽始厲樂矣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俏也公羊曰讒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俏諸公六諸侯四穀梁曰舞夏天子入俏諸公六俏諸侯四俏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故云以干羽爲萬舞釋箋曰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公羊曰籥者何籥舞也萬者何干舞也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

徵曰周官之法天子諸侯有與卿大夫士絕者則於五等中分爲九七五三等有與卿以下共者則五等無差降樂天子宮縣諸侯同軒縣是也如公穀說上公既與侯殊等則降殺以兩諸侯四佾諸伯當二子男無舞於禮未有聞也郊特牲記曰八佾以舞大夏諸侯之僭禮也以八爲僭則五等同用六佾可知左氏於禮合

何注天子八人爲列八六十四法八風諸侯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諸侯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杜與何同服注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按白虎通曰八佾者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也諸公六六爲行列諸侯四四爲行列

言故明堂位記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武武舞夏文舞其總名則曰萬春秋書萬入去籥萬入者舞人與舞器入也去籥者獨舞干戚以卿佐之喪稍殺其節耳非惡其聲聞也說見本條舞文武並用故樂記曰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又曰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又曰動以干戚飾以羽旄毛傳以干羽爲萬舞證之於禮皆合自公羊以萬專爲武舞鄭沿其誤故箋詩注禮記文王世子並用其說不知簡兮首章曰方將萬舞言公庭將舞也次章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詠碩人之善舞也若如箋說則公庭之上祇用武舞何爲言籥翟正義申箋駁傳乃云碩人本能籥舞何須復言執籥秉翟按碩人即多才能豈能一人之身爲文舞又爲武舞知其說爲不通矣何云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舞則閟宮那何以獨言萬舞豈祭先妣不用武舞祭先祖不用文舞乎知其說亦不可通惟萬爲舞名故左氏曰將萬焉與小正同羽毀猶佾數以經言羽故云羽數耳如何鄭說左氏豈得上言萬下言羽數梁言夏者天官序官夏采鄭注夏采翟羽飾禹貢徐州貢翟羽染人職秋染夏注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翟狄古字通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翟曰搖曰翿曰蹲其毛羽皆備成章廣雅曰狄羽也即舞師之羽舞以其備五采謂之夏以其爲五采之禮經所載賓問大夫大夫贈賓如此賓之問幣皆公物記曰問大夫之幣侯于郊爲肆又爲以皮馬夏官校人凡國

爲大不辭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何注公羊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昏二十承事君子

徵曰異義曰姪娣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姊必少於適知未二十而往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左傳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不賓注朝而發幣於公卿若今計獻公府卿寺

徵曰聘禮於歸饔餼後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階西再拜稽首賓釋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賓稱面大夫對當楹北面再拜受幣于楹閒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楹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又曰大夫饔賓大牢米八筐於賓行後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禮經所載賓問大夫大夫贈賓如此賓之問幣皆公物記曰問大夫之幣侯于郊爲肆又爲以皮馬夏官校人凡國

之使者共其幣馬以其爲聘君之幣故大夫必再拜稽首受之異於面幣之爲私物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贄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爲之既徹俎而宴發致也見呂覽報更篇高注謂致幣於公卿也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發亦致也徹俎者徹饗之折俎也饗禮獻用爵故曰爵之既卒也卒饗徹俎乃說屨升堂坐故曰宴凡伯不能以禮待戎故曰不賓周語定王使劉康公聘子魯發幣于大夫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是聘皆致幣覲禮疏引服注云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爲王卿士不修賓主之禮敬報于戎是以戎伐之于楚丘亦據聘禮爲說杜不引禮以注疏矣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正義曰定四年傳取子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邑衞以道路並遠故兩爲之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守主爲助祭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互言之耳劉炫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因近許始名爲許公羊曰祊者何鄭之有許邑也自名許非因近許始名爲許公羊曰祊者何鄭之旁春秋魯莊公築臺子鄆是與六國時齊有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朝宿之邑按鄭以魯之常

孟嘗君食邑於薛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

徵曰閟宮之頌僖公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築臺子鄆是與六國時齊有

邑無文可證故破常爲嘗云是與者亦疑而不敢定今按
齊語桓公反魯侵地棠潛管于小匡篇棠作常則常卽棠
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棠爲魯邊邑故左氏以爲遠地棠
常聲相近棠邑之爲常邑猶常棣之爲棠棣小雅常棣之
傳魏志趙王傳陳思王傳宋書武三王傳盧
陵王傳彭城王傳文選求通親親表並作棠頌言居許是
許爲魯竟內地非助祭泰山之邑晏子雜上篇景公伐魯
傳許得東門無擇是魯有許邑也詩之許非春秋之許括
地志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城
中今開封府許州西南有魯城此其地劉光伯云地自名許非因近許
而名許田是也許國字本作鄦說文鄦炎帝大嶽之允甫
侯所封在潁川從邑無聲史記鄭世家鄦公惡鄭于楚字

正作鄦兩字本別觀禮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
賜伯父舍鄭注賜舍猶致館也未受朝先賜舍道路勞苦
且使卽安也禮經但言賜舍王制亦云方伯爲朝天子皆
有湯沐之邑但云方伯不聞諸侯皆有也禮經多言宿賓
鄭於冠禮注曰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鄉飲鄉射
並云速賓注速召也少牢注宿讀爲肅肅進也是宿乃主
人所以進賓非先誡之辭朝宿謂因其來朝而賜以解止
之處與賜舍同湯沐猶漢百官有洗沐百官治事故五日
一洗沐諸侯入王道路風塵故賜以湯沐朝宿湯沐互文
孔正義說是也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鄭云畿
內近郊小行人亦云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遠郊五十里

近郊三十里不聞諸侯於五百里告至於王也諸侯各分
其國故聘禮云若過邦使次介假道天子以四海爲家諸
侯入王何得以假道比之王制說湯沐之邑曰視元士天
于元士視附庸在五十里以下諸侯每賜以方四十里之
邑誠如異義所云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故何以四井爲
邑解之若然則許祊不過方二里魯鄭何必相易何注均
失之邑與田通稱春秋書汶陽田濟西田沂西田鄆讙龜
陰田許田猶許邑耳公羊分田多邑多春秋亦無此例
何注隱傳曰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
國至人見爲煩擾故知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書
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摯如
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八月西巡守至
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
如初禮歸格于藝祖是也疏皆堯典文
徵曰尚書無還至嵩如初禮之文此何以意增之而不知
其不可通也唐虞四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恆是也周之嶽
山爲西嶽爲五嶽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
江南衡是也嵩高之名始於漢武周尚不以爲中嶽何有
於唐虞史紀五帝紀白虎通巡守篇說殆脩文篇引尚書
俱無中岳之文惟封禪書郊祀志始云中嶽風俗通山澤
篇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彼自據東京言唐虞都

冀州嵩高不在畿內安得云還至嵩徐不察漫云皆堯典
文疏矣說五嶽者多異義釋山首列華嶽岱恆衡末云泰
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
中嶽一篇之中其名兩岐鄭注大司樂云五嶽岱在沈州
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幷州與釋山前一說
同注大宗伯云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
中曰嵩高山與後一說同近人邵氏晉涵爾雅正義曰華
嶽岱恆衡爲周時五嶽之名周以嶽山爲西嶽則華山當
爲中嶽故郭注但云華陰山不以華爲西嶽漢初傳爾雅
者於篇末增嵩高爲中嶽之文大史公首述其言風俗通
說文俱沿其說何休注公羊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俱有嵩

高之說皆誤以漢制爲古義而金氏鶚求古錄則曰東岱
西華南衡北恆四嶽之名歷代所不改惟中嶽非巡守朝
會之所特爲帝都之鎮故中嶽常隨帝都而移唐虞及夏
都在冀州之域以霍大山爲中嶽禹貢至于岳陽又曰至
於大岳岱爲霍大山也殷湯都西亳在豫州之域故以嵩
高爲中嶽周武王都鎬在雍州之域當以嶽山爲中嶽嶽
山卽禹貢岍山以其爲中嶽故專稱嶽猶霍大山爲中嶽
而專稱岳也華山仍爲西嶽乃西方諸侯朝覲之所與東
岱南衡一例爾雅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同說者以爲殷制
可知釋山篇末所載五嶽有嵩高無嶽山爲殷制矣其篇
首云河南華者釋周之五嶽而殷之五嶽載於篇末蓋此

五嶽雖殷制而東周以後亦因之故始西周而終東周也
邵說尚非確解大部謹按釋山篇首所列其東南西北據
大河言故衡山別之曰江南篇末所列據中州言嵩居天
下之中故曰中嶽並不據帝都所在若謂中嶽之名隨帝
都而移則周都鎬華與岱均在都東不得以華爲西嶽周
初在雍州之域以嶽山爲中嶽東遷在豫州之域何不聞
以嵩高爲中嶽漢都長安亦在雍州之域何獨以嵩高爲
中嶽知中嶽不隨都而改邵謂篇末之五嶽爲漢人附益
其說郅確職方氏備列九州山鎮於豫州云其山鎮曰華
不言嵩高昭四年左傳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
州之險大室卽漢之嵩高若周以嵩高爲中嶽司馬侯何
何別大室於四嶽之外而與陽城中南並言嶽高毛傳曰
嶽高貌山大而高曰嶽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
北嶽恆漢初本不言五嶽嵩高禹貢謂之外方周語謂之
崇山地理志曰潁川郡陽高縣武帝置以奉大室是謂中
嶽有大室山少室山廟志明言武帝置言是爲中嶽是漢
武始定以嵩高爲中嶽說文崇山大而高也崇高非中嶽
之專稱故郭於山大而高嶽注云今中嶽嶽高山蓋依此
得名是郭亦不以嶽高爲定名崇宗字同宣元年春秋晉
釋文云本亦作宗顏注趙穿帥師侵崇
地理志曰宗古崇字耳嵩嶽俱別體字鄭兩注不同而雜
問志曰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周家定以嶽山爲西
嶽不數嵩高此鄭定論也

何注桓元年傳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

徵曰說朝制者多異義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鄭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疏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覲大行人注及疏同又鄭注覲禮亦云朝覲宗遇之歲盡來遇

年故分六年年數雖殊其制不異一盡也皆也畢也謂六年則五服畢朝也至十二年要服當朝之歲則因時巡卽四面朝於方嶽之下至巡守之明年又從侯服起至六年要服而畢若左氏所述皆諸侯自相朝聘之法昭三年傳子大叔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云每歲聘彼云三歲此云三歲朝彼云五歲此云六歲會十二歲盟彼但云有事云不協則無定期蓋叔向因齊人不肯盟故舉數者言意各有在其言昭王之制猶聘義云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雨傳所述皆朝聘盟主與周官之法無與

曲禮記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宁面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正義釋注曰內朝謂路門外朝也對皐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朝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棄其命車至皐門外陳介天子車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棄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文王廟內天子還服朝服于路門之內諸侯更易朝服執摯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而待諸侯次第以進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惟饗有迎諸侯之禮謹按此記文意不明夏官司士職掌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而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每日視朝之位但有公孤無諸侯秋官朝士云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此大詢眾庶於外朝非常朝之法今記所說若是每日常朝安得有諸侯若諸侯來朝安得於治朝古者天子諸侯常朝但揖羣臣至治事之處皆於治朝之左右故玉藻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至議大疑圖大政則於燕朝左傳云晉人謀去故絳韓厥從公立於寢庭是也故司士職於列羣臣位後云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王見羣臣時位當宁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蓋在應門內之廷廷之有宁與堂之有依皆天子諸侯無與見諸侯立處當宁而立是每日常朝之位與見諸侯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南鄉而立是春夏受摯於朝受享夫承命告于天子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諸侯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郊特牲記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朝覲通稱耳非覲禮外別有朝禮也注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鄭順記文而以意說之耳於禮無文覲禮於受摯後

即云四注云四當爲三享皆東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是受摯與
受享皆在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侯伯
廟中將幣三享子男廟中將幣三享將幣即授摯六玉通
謂之幣故小行人云合六幣且摯重而享輕未有摯受於
朝而享反受於廟者無迎法夏官齎僕職掌馭金路以
賓朝覲宗遇饗食皆棄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疏
云因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有棄金路迎賓
客之法然則經云朝覲宗遇饗食者謂朝覲宗遇之饗食
也非以六字平列熊賈得之朝禮主乎嚴故不下堂饗食
略君臣之分而致賓主之儀故有送逆大行人所云朝位
賓主之閒經但緄言之不分別言之說者據此遂謂朝有

迎法非也又按屏之設處說亦不同李巡注釋宮曰門屏
之閒謂正門內兩塾閒名曰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
朝所宁立處也曲禮正義曰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
外屏在路門之外江氏鄭黨圖弘謂路門內不見有屏天
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
雉門內此皆謂設之於朝若廟惟天子有屏諸侯無之近
人胡培翬曰覲禮侯氏再拜稽首出 句自屏南適門西遂
入門左言既出乃自屏南適門西於是遂入門左也若以
屏爲在廟門內則自屏南適門西乃是出門非入門矣下
何以接云遂入門左惟金鶚求古錄曰天子外屏出於禮
經不足信凡門皆有屏惟皋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宁在

門屏之閒門即應門也大韶謹按金說近之門屏之閒曰
宁謂入君所宁立處故名屏曰宁非別有一物名宁入君
朝見羣臣負屏南鄉故曲禮云當宁而立依在牖戶之閒
依在牖戶之門王肯之而立於其中宁亦如之故曰門屏
之閒閒即中也戶牖之閒據東西言戶東牖西門屏之閒據南
北言門在南屏在北若屏在門外而曰門屏之閒詎王見諸侯出
在應門外乎吳語王乃入命夫人王肯屏而立夫人向屏
韋注屏蔽門內屏也王北向夫人南向若屏在門外則越
王與夫人隔門而語無是理也據韋注則路門內有屏應
門內皐門內並有之應門內之屏天子日視朝所立處皐
門內之屏天子大詢眾庶時所立處惟廟門內無屏蓋覲

不下堂天子負依而見諸侯惟饗食諸侯有以車送逆之
法故設於門外不得泥自屏南適門西一語概謂屏皆在
門外如其說曲禮何以謂之當宁若云宁在門外天子南
向當之豈當依亦可解爲南向當之乎有以知其說之非
矣
左傳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
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
誣其祖矣何以能育注逆女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楚公子
圍稱告於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
後祖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成夫婦也禮
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按禮親迎之夜祖席相連不

待三月鄭眾以配爲同牢共食先配而後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按昏禮婦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後食禮無其文鄭玄以祖爲載道之祭先爲配食而後載道言未去而先配按傳既言入於鄭乃云先配後祖豈是未去之事若未去先配則毓子在陳議之何須云送女此三說皆滯故杜引公子圍告廟之事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議忽者公子圍亦入臣也而得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爲配合而後告祖見其告方始議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爲忽取妻先逆而後告廟毓子而後議之公子圍告廟者權自由耳僕禮通解曰此說於儀禮及白虎通不同疑左氏不足信或所據者當時之俗禮非先王之正法也

徵曰白虎通嫁取篇云取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故朱子疑傳按彼下文曰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夫嫁女者重以先人之遺體子人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夫取妻者重以先人之遺體子人故告禰取婦以箸代將爲先祖後而不告廟禮不其然班兒士昏經但有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無告廟之文故朊爲此說禮婦入必三月然後廟見稱來婦誠所謂不必安也夫取者不敢必其成婦嫁者又何敢決其必能爲人婦何以取者不告而嫁者告非禮意也按昏禮記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禮卜筮皆於廟門闕西閾外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壺奠夫婦是先配也故傳紀其日曰辛亥以鶉氏歸甲寅入於

鄭辛亥至甲寅四日謂四日之中已祫席相連也春秋於內逆女必書夫人至者以夫人至告於廟也聘禮使者歸至于禰廷几于室薦脯醢大夫受命出命行告至之禮況取婦將以承先祖後反不告廟乎忽已成夫婦而始告是誣其祖矣此其事鄭人不知惟送女者在塗獨知之耳故鍼子至鄭而後讒之傳意本甚明杜誤以祖爲告廟故說之不明先後鄭及賈說正義駁甚當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曰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注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頻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諸侯上文云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注珍圭王使之瑞節此注乃云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頻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按聘禮於饗食後使大夫皮弁還玉於館聘畢歸使者執圭垂繅北面宰自公左受玉聘義云既聘而還圭璋司儀亦云還圭如饗食之儀惟玉爲本國諸侯之玉故禮有還圭之節若大夫來聘王使典瑞出以授之豈大夫來無所執以爲瑞節而待典瑞授以命事且既使典瑞授圭則禮畢大夫當還圭於典瑞司儀亦當有授大夫圭一節此皆禮文所無鄭誤以聘爲諸侯

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

徵曰自博士作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禮家遂以聘爲諸侯施於天于之禮非也凡諸侯之邦交曰聘秋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注聘義曰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曲禮記諸侯使人問於諸侯曰聘昭三年左傳令諸侯三歲而聘是也天子使人於諸侯曰聘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頻曰視大行人則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頻以除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此天子聘諸侯之禮也故小行人云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籍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問臣之禮也君之禮謂諸侯所以事君之禮臣之禮謂天子所以撫諸侯之禮疏沿注說乃云存頫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國之禮聘問二者諸侯使臣於天子之禮按大行人明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如賈說則經文當云存頫省臣之禮不當連言聘問既聘問與存頫省並舉明五者皆天子撫邦國之禮何必以一臣字强分爲兩解典瑞珽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結好卽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也除慝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也惟爲天子撫邦國之禮故二圭掌於典瑞天子使人執之以將事於諸侯上文云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注珍圭王使之瑞節今使者持節矣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是琬圭琰圭與珍圭同爲王使之瑞節此注乃云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頫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按聘禮於饗食後使大夫皮弁還玉於館聘畢歸使者執圭垂繅北面宰自公左受玉聘義云既聘而還圭璋司儀亦云還圭如饗食之儀惟玉爲本國諸侯之玉故禮有還圭之節若大夫來聘王使典瑞出以授之豈大夫來無所執以爲瑞節而待典瑞授以命事且既使典瑞授圭則禮畢大夫當還圭於典瑞司儀亦當有授大夫圭一節此皆禮文所無鄭誤以聘爲諸侯

使人於天子故以意增成其說耳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記又曰問諸侯朱綠繅八寸典瑞琢圭璋璧琮以頫聘禮經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分別截然然則典瑞玉人所云頫聘皆指諸侯自相頫聘於王朝無聘法諸侯使人於天子則小行人所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左傳齊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僖十二年）晉韓起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注時事四時之職貢是也（襄二十六年）春秋書天王聘者七本年南季七年凡伯桓四年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

王季子書如京師者四僖三十年公子遂文元年叔孫得臣宣十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年叔孫豹於天王使人於魯曰聘於魯使人於周曰如京師雖內大夫出使皆書如某不言其事而於周固大書曰天王使某來聘元趙氏汸曰周禮諸侯於天子有見有貢無聘問於天子言聘東遷以後失禮之辭自左氏言王使來徵聘孟獻子聘於周（宣九年）與周語云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均非事實穀梁以聘諸侯爲非正蓋西京時周官儀禮未行故有此說作王制者沿其誤而春秋之典禮晦并大宗伯大行人典瑞諸職言聘義亦晦范能正傳失其識卓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公羊曰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穀梁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也左氏謂凡諸侯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記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記又曰問諸侯朱綠繅八寸典瑞琢圭璋璧琮以頫聘禮經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分別截然然則典瑞玉人所云頫聘皆指諸侯自相頫聘於王朝無聘法諸侯使人於天子則小行人所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左傳齊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僖十二年）晉韓起無事相朝之法據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是諸侯邦交但有聘而無朝法

左傳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子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正義曰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賓以爵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事以喻己也取譬之事聊舉一邊

徵曰鄭覲禮注曰言諸侯來朝者明來朝者眾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寫人若朝於辟不敢與諸侯齒則周禮先同姓疏引服注云爭長先登授玉此位在門外引之者以其在先即先登外內同故引以爲證謹按鄭引春秋傳者取證一偏耳當以孔說爲正司儀王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公於上等侯伯

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奠圭以爵不以姓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哀十三年傳亦云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禮經所云者次位非朝位注聘禮記曰宗人授次也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位舍者尊舍者天子使掌次爲之次在應門外左右待事之處前朝者前覲於王之一日也其入覲時當依四傳擯之法注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列而升其一位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不以同異姓爲等且諸侯覲天子與自相朝亦別覲奠圭於階下升致命王受之玉諸侯相朝旅擯迎賓三揖至於階三讓升當楣再拜至乃授玉於中堂無兩賓並行禮之法滕薛所爭者爭授玉之先後

魯不欲先薛故折以宗盟之禮據定四年傳踐土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先姬姓而上公之宋列後若僖二十八年春秋則仍依國大小而蔡鄭列後滕薛俱侯爵就同爵之中先同姓就同姓之國則後異姓正義云聊舉一邊是也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

徵曰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郟司農注入王朝於王也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莊二十二年傳又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曰莫敢不來王孟子曰諸侯有王當是遏孟子是諸侯朝王謂之王與周官合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正義曰周禮天子六卿天官大宰諸侯則并六爲三而兼職焉魯三卿無大宰羽父名見於經已是卿矣而復求大宰蓋欲令魯特置此官以榮己耳

徵曰大宰一官見於諸國非卿也成六年晉侯使羅莅如楚報大宰子商之聘也注楚公子辰楚以令尹司馬爲卿大宰蓋散位從卿以公子爲之襄十一年鄭人使良霄石奠如楚楚人執之十三年石奠言於子囊曰止鄭一卿注謂良霄則大宰非卿甚明又成十四年宋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大宰在司寇下宋六卿右師左師司徒司馬司城司寇是諸侯之大宰少宰與周制名同實異魯亦當有大宰特其人不見經傳耳羽父已列爲卿不當復求大宰或魯制司徒兼冢宰爲執政所求在此與未敢肌說

桓公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左氏曰會於稷以平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公羊曰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穀梁曰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注江熙曰宣四年及齊侯平莒及郯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

徵曰秋官訝士凡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惠氏禮說說以春秋以成宋亂曰說者曰成者平也平宋亂也如其說爲爲書成而不書平書成則非平成者斷獄之名王制所謂平平者和解兩家訓成爲平失之甚矣四方亂獄莫大於弒君桓往成之不成而退反取賂焉春秋直書之傷天下之無王也地官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有兩說一謂和解之一謂立證佐成其罪兩說皆未允以民成之與民共聽之而已大韶謹按公穀說固失經意惠以成爲聽獄之名亦失之古者成平互訓故地官調人質人秋官小行人鄭注並云成平也大司寇注平成也平亦訓正大司馬平列陳注平正也成亦訓定小司徒鄉大夫遂人注並云登成也猶定也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傳曰討曰何故弒君猶

謂成獄辭也四方有亂獄往而成之惠氏禮說說謂平平者和解兩家訓成爲平失之甚矣四方亂獄莫大於弒君桓往成之不成而退反取賂焉春秋直書之傷天下之無王也地官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有兩說一謂和解之一謂立證佐成其罪兩說皆未允以民成之與民共聽之而已大韶謹按公穀說固失經意惠以成爲聽獄之名亦失之古者成平互訓故地官調人質人秋官小行人鄭注並云成平也大司寇注平成也平亦訓正大司馬平列陳注平正也成亦訓定小司徒鄉大夫遂人注並云登成也猶定也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傳曰討曰何故弒君猶

成爲聽獄則下文三聽字不可通至以民成之與文六年左傳惠伯成之義同當訓爲和解故名其官曰調人斷獄在有司豈得云與民共聽之惠說與周官左傳均未合

徵曰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注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紞維持冠者是也玄謂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疏傳云衡紞紘綖與衡連言明紞爲衡設矣笄既橫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爲橫既垂之而又得爲橫者其笄橫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豎言橫橫在頭上橫貫爲橫此衡爲從此衡則爲橫其衡下乃以紞縣瑱也鄘詩副笄六珈

毛傳曰笄衡笄也陳氏長發毛詩稽古編曰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傳引追師文引其成語耳而嚴粲詩緝云笄者婦人之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是以衡爲笄名失之何氏楷毛詩世本古義曰左傳言衡直是指笄周禮衡笄連文亦正謂笄橫貫頭上故名之爲衡笄耳男子之笄以維持冠婦人之笄則以固髮所以知后笄用玉者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大韶謹按何說與毛傳先鄭說合有安髮之笄內則於櫛纚後言笄是也有固冠之笄士冠言皮弁笄爵弁笄是也傳言衡禮言笄一也周官則疊言之曰衡笄非別有一物名衡此固冠之笄也安髮之笄短固冠之笄長喪服吉笄尺二寸固冠之笄當同之以其橫貫於紐故名笄爲衡用以固冠卽以繫紘頊鄭於統統繫於笄統乃垂於兩旁當耳衡不得言垂貫順注文而曲爲之說非也

藻率鞞鞛注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釋文率音律正義曰服虔以藻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

徵曰說文帥佩巾也或作帨从兌聲廣韻六至引作帥憲文字指歸同率帥古今字聘禮注並云古文帥爲率佩巾見左氏傳左氏多古言古義不讀許書不知服注之有本正義乃引玉藻率下辟解爲纏絳其邊失之遠矣又云司几筵諷席鄭司農讀諷爲藻率之藻似藻率同爲藻也不知先鄭意謂周官之藻與左氏之藻字同故引傳以證藻之同字非引其義也孔說皆誤文選東京賦藻率鞶厲假借爲之絳爲緂絳大索也孫叔然稗器注與此絕不相涉李注順彼文引作絳耳釋文音律亦承杜誤注又云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按毛詩公劉傳曰下曰鞞鞞上曰琫同說文琫刀上飾也瑧佩刀下飾漢書王莽傳孟康注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瑧未有以鞞爲下飾者飾謂刀之體非指刀之削注亦誤

鞶厲游纓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正義曰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復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也有固冠之笄士冠言皮弁笄爵弁笄是也傳言衡禮言笄一也周官則疊言之曰衡笄非別有一物名衡此固冠之笄也安髮之笄短固冠之笄長喪服吉笄尺二寸固冠之笄當同之以其橫貫於紐故名笄爲衡用以固冠卽以繫紘頊鄭於統統繫於笄統乃垂於兩旁當耳衡不得言垂貫順注文而曲爲之說非也

藻率鞞鞛注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釋文率音律正義曰服虔以藻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

徵曰說文帥佩巾也或作帨从兌聲廣韻六至引作帥憲文字指歸同率帥古今字聘禮注並云古文帥爲率佩巾見左氏傳左氏多古言古義不讀許書不知服注之有本正義乃引玉藻率下辟解爲纏絳其邊失之遠矣又云司几筵諷席鄭司農讀諷爲藻率之藻似藻率同爲藻也不知先鄭意謂周官之藻與左氏之藻字同故引傳以證藻之同字非引其義也孔說皆誤文選東京賦藻率鞶厲假借爲之絳爲緂絳大索也孫叔然稗器注與此絕不相涉李注順彼文引作絳耳釋文音律亦承杜誤注又云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按毛詩公劉傳曰下曰鞞鞞上曰琫同說文琫刀上飾也瑧佩刀下飾漢書王莽傳孟康注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瑧未有以鞞爲下飾者飾謂刀之體

鞶厲游纓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正義曰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復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也有固冠之笄士冠言皮弁笄爵弁笄是也傳言衡禮言笄一也周官則疊言之曰衡笄非別有一物名衡此固冠之笄也安髮之笄短固冠之笄長喪服吉笄尺二寸固冠之笄當同之以其橫貫於紐故名笄爲衡用以固冠卽以繫紘頊鄭於統統繫於笄統乃垂於兩旁當耳衡不得言垂貫順注文而曲爲之說非也

藻率鞞鞛注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釋文率音律正義曰服虔以藻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

徵曰說文帥佩巾也或作帨从兌聲廣韻六至引作帥憲文字指歸同率帥古今字聘禮注並云古文帥爲率佩巾見左氏傳左氏多古言古義不讀許書不知服注之有本正義乃引玉藻率下辟解爲纏絳其邊失之遠矣又云司几筵諷席鄭司農讀諷爲藻率之藻似藻率同爲藻也不知先鄭意謂周官之藻與左氏之藻字同故引傳以證藻之同字非引其義也孔說皆誤文選東京賦藻率鞶厲假借爲之絳爲緂絳大索也孫叔然稗器注與此絕不相涉李注順彼文引作絳耳釋文音律亦承杜誤注又云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按毛詩公劉傳曰下曰鞞鞞上曰琫同說文琫刀上飾也瑧佩刀下飾漢書王莽傳孟康注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瑧未有以鞞爲下飾者飾謂刀之體

鞶厲游纓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正義曰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復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也有固冠之笄士冠言皮弁笄爵弁笄是也傳言衡禮言笄一也周官則疊言之曰衡笄非別有一物名衡此固冠之笄也安髮之笄短固冠之笄長喪服吉笄尺二寸固冠之笄當同之以其橫貫於紐故名笄爲衡用以固冠卽以繫紘頊鄭於統統繫於笄統乃垂於兩旁當耳衡不得言垂貫順注文而曲爲之說非也

藻率鞞鞛注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釋文率音律正義曰服虔以藻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

徵曰說文帥佩巾也或作帨从兌聲廣韻六至引作帥憲文字指歸同率帥古今字聘禮注並云古文帥爲率佩巾見左氏傳左氏多古言古義不讀許書不知服注之有本正義乃引玉藻率下辟解爲纏絳其邊失之遠矣又云司几筵諷席鄭司農讀諷爲藻率之藻似藻率同爲藻也不知

經象大帶又有綬帶以象革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則鞶非大帶明矣大部謹按賈服杜以鞶爲大帶非也上文云帶裁幅焉此帶是大帶士冠曰冔弁服纁裳純衣緇帶皮弁服素積緇帶元端服緇帶大帶所以申束衣故與裳並列大帶用絲故詩曰其帶伊絲鞶字從革爲革帶甚明白虎通曰男子有革帶者示有金革之事按革帶所以繫韠及佩若用絲爲之則柔不勝任故用革說文裂繒餘也厲裂古字通（昭二十九年傳厲山氏祭法作烈山）而如古亦通故鄭讀而厲爲如裂言革帶之垂必裂繒緣之以爲飾鞶也厲也兩物若訓厲爲垂之貌則厲字虛自衮冕黻斑至火龍黼黻二十四字一字爲一物不應此句獨以鞶厲二字爲一傳以帶裁幅焉與衡統紘綖衮冕黻斑云昭其度蓋衣裳冠冕所以示威儀故曰度以鞶厲游纓與藻率韠韍云昭其數蓋雜佩及游纓所以章物采故曰數杜以鞶爲大帶上文帶裁釋爲革帶適相左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注鸞在鑣和在衡正義曰毛詩傳曰在衡曰和在軾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大戴保傅篇曰在衡爲鸞在軾爲和續漢書輿服志載魯訓曰和設軾者鸞設衡者韓魯義同與毛異而劉昭注輿服志引異義曰詩云八鸞鏘鏘則一馬兩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又引傅元棄輿賦注曰鸞在馬勒鑣史記禮書集解引服注漢書五行志顏注後漢書張衡傳李注說苑說叢篇並云鸞在鑣說文鑣馬銜也段注曰馬銜橫貫口中其兩端外出者系以鑾鈴然則一馬兩鑣采芑烝民韓奕烈祖並云四牡八鸞明是一馬二鸞則鸞不在衡明矣說文軾車前也又曰軨車軾前也凡鈴鐸之屬動搖則有聲軾不可縣縣則和倚於軾而無聲則和不在軾明矣又毛於韓奕傳曰鏤鍚有金鏤其鍚也箋云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春官巾車五路鍚注與詩箋同按盧與顱同故杜云鍚在馬額是鍚爲馬飾本無聲傳與鸞和鈴三者並言故曰昭其聲耳此在善讀書者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徵曰春官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飨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注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

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裘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讀曰絺當云絺績希鄭益希冕服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玄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咎繇謨正義引王肅曰舜時卽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陳氏禮書申鄭說曰周禮稱裘冕以祀禮記稱天子龍裘又曰龍裘以祭言龍裘而不言山則升龍於山可知司服九章之服則鷩冕言毳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又曰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傴伯言服止於火龍子太叔言色止於九文則周之裘服止於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矣或者疑之司服云公之服自裘冕而下如王之服王與公同祼九章之裘君臣無別公服自裘冕而下如王則裘冕而上明有日月星辰公不得上服十二章可知此鄭說交龍爲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熊虎爲旗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爲常而去其衣之日月星辰此劉彝說大韶謹按覲禮天子載大旂象日月郊特牲記旗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此三辰畫於旗之證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此指璪旒而言玉藻亦云龍裘而祭褒檢書傳不見三辰之章知鄭說爲確今按司服首言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下列裘冕等五服大裘在裘冕上最尊故特設司裘一官掌共王祀天之服節服氏於祭祀朝覲言裘冕於郊祀則言裘冕之大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注裘冕六人維王服也明王應電曰祭祀朝覲節服氏掌六人維大常郊祀節服氏掌爲王服裘冕而以二人送逆尸從車也舊說以裘冕六人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注裘冕者從王裘冕爲服王之服二人裘冕爲服尸服非也則王祀昊天上帝不用龍裘甚明而郊特牲云被裘以象天與周官不合王肅以爲先服大裘至泰壇而說裘服裘此調停之說不可信陳用之則云王祀昊天內服大裘以被龍裘龍裘所以襲大裘按鄭司農注司服曰大裘黑羔裘以示質疏質者以裘以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故曰質賈申先鄭義是也裘冕冕服毳冕服希冕服玄冕服若以龍裘加於大裘之上仍是裘冕非裘冕陳說非也鄭注司裘云大裘之上加以玄衣亦非也惟他裘皆裼大裘獨示質故玉藻曰大裘不裼加以玄衣非不裼之義大裘之冕亦十二旒故弁師但言五冕鄭司服注大裘之冕無旒無旒則弁矣何云冕注郊特牲被裘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此指璪旒而言玉藻亦云龍裘而祭褒檢書傳不見三辰之章又不能堅持其說當以先鄭義爲正

宋陸佃說曰大裘與裘同冕古者裘上必有衣王服大裘

以裘襲之冬至祀天中裘表裘夏至祀地服裘去裘以順時序又曰覆之曰褐大裘不褐非襲而何近儒金氏榜禮箋曰玄衣上更有上衣玉藻大裘不褐言不得免上衣見褐衣也大裘上衣十二章大韶謹按褐有兩義外襲正服開而露其所褐之衣謂之褐鄭玉藻注云袒而有衣曰褐是也內著裘外加衣以見其美亦謂之褐玉藻錦衣以褐之鄭云以素錦爲衣覆之是也故曰裘之褐也見美也古者服裘毛在外裘褻故用之以褐之美非指裘之美謂衣之美也大裘不褐與袒而有衣之褐義別袒而有衣此褐與襲對文聘禮或襲或褐指衣上有正服者言大裘不褐與狐白裘錦衣以褐之狐青裘玄綃衣以褐之反狐白等裘必有衣以褐取其文大裘外無衣以褐示其質亦與尸襲執玉龜襲義不同葢言襲衣上必有正服故不言大裘襲而言不褐記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褐此反言以明之謂禮之盛者必掩其美鄭上注云不尙文充猶掩也不尙飾故不用錦衣等以爲褐正義曰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褐之是不見美也不見美正解不褐之義非謂免上衣見褐衣也五經要義曰大裘不覆反本以其質也其曰不覆謂大裘之上無衣以口覆之也說與記合金以此褐解君在則褐夫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褐衣卽朝服推此凡裘外之褐衣皆禮服矣原文甚繁不具錄按鄭注祛褐之曰褐表裘也有祛而褐之備飾也玉藻麛裘青豻褒紩衣以褐之鹿祀昊天重在十二章之衣不重裘節服氏何以言裘冕司

裘亦用絞乎大詔謂裘之有褖所以見美練衣者九升布衣練大功布爲之故謂之功衰其服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琫而爲絞衣以爲褖與蜡祭同是吉凶相干也鄭說本不確今校褖者緆之借字當讀他計切士喪下篇記明衣裳之純曰緆紳緆緇純鄭云飾裳在幅曰紳在下曰緆飾衣曰純疏云飾皆謂緣之然則緆也紳也緆與紕同玉藻緇冠素紕雜記紕以帛純也皆謂衣之緣也對文則裳曰緆衣曰純散文則通祛褖之謂緣鹿裘之袖口也喪服齊衰期章傳曰帶緣各視其冠則喪服固有緣矣玉藻祛尺二寸緣廣寸半袖必有緣祛褖與緆緣對文衣之緣用緆祛則無定色故曰可也與士冠玄裳黃裳雜裳可也例同緆褖並從易聲聘禮

注古文褖皆作賜按今古文雖不同義皆相近覲禮注今文賜皆作錫賜與褖義絕遠無緣以褖爲賜疑古文褖皆作緆傳寫誤耳從衣從糸之字多通故借褖爲緆作記者用古文也字亦作裼士昏緇裼注裼謂緣裼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也聲與易聲亦近緆純皆謂緣也與褖襲之褖無涉鄭謂亦用絞乎疑不敢定此說經之至愼也蔡徑解爲卷起衣袖如其說則記文當云鹿裘衡長袪褖之可也何須云袪褖之既云長袪又云袪褖之記人之意謂袪則褖之耳此言衣之制非言人著衣之節且從古無以卷袖爲褖者誤解爲卷袖遂一誤而無不誤今按其說有不可解者十有六朝祭各有正服以衣名冕衮冕等五服是朝聘服以弁名衣皮弁等服是司服云享先公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不聞天子用錦衣以享以祀以祭也論語緇衣羔裘即記羔裘緇衣以褖之朝君臣同服君朝服以日視朝不聞緇衣以朝也素衣麑裘即記麑裘青豻褒絞衣以褖之鄭論語注素衣麑裘視朝之服其受外國聘亦素衣麑裘聘禮注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君皮弁以聽朔不聞素衣也黃衣狐裘即記狐裘黃衣以褖之郊特牲說蜡曰皮弁素服而祭不聞黃衣以蜡也記於狐白等裘並云某衣以褖之言之者所以褖此裘也衣與裘同色故羔裘之褖用緇云緇衣即正服不可解一毛詩緇衣傳曰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皮弁服也玉藻記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故鄭云天子之朝皮弁服諸侯則朝服記又云朝玄端夕深衣正義曰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玄端夕深衣染人七入爲緇鄭云玄其六入與則緇衣與玄端同爲卿士視私朝之正服而檜羔裘箋云諸侯之服緇衣羔裘者正義通之曰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褖之是羔裘褖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褖褖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邢疏論語同然則羔裘之正服色亦緇非即此褖羔裘之衣云緇衣爲朝

君正服不可解二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又曰褐降立賓褐奉束帛請享鄭引論語云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又曰君使卿還至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又曰賓褐迎大夫皮弁者用皮弁服也素積緇帶素韠若云褐衣卽禮服何云皮弁豈得謂裘時用素衣不裘時用皮弁乎不可解三明堂位記皮弁素積褐而舞大夏正義曰皮弁三王之服褐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夏家樂文故褐對大武質故冕服不褐若云褐衣卽正服則皮弁文故褐對大武質故冕服不褐若云褐衣卽正服則皮弁卽褐衣矣何以云皮弁又云褐不可解四臣見君必朝服若褐衣卽朝君正服記何以云君在則褐云君在則者見有不褐者在也聘禮曰馬則北面注享主用皮或時用馬兩則字義同故申之曰盡飾也正義云君在之時露此褐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是也上文曰犬羊之裘不褐不文飾也不褐褐之義主乎盡飾故又曰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褐盡飾也言弔則襲則非弔喪不襲矣云君在則褐則燕居時可不褐矣弔則襲君在則褐自是兩事非謂弔時君在則弔者褐也禮君弔并經凡弔者小斂則襲裘而帶經未有褐者朝服者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非專以朝冠飲射皆用之云君在則朝服不可解五哀十七年左傳衛渾良夫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若以褐爲露裘於禮正合何得因以爲罪不可解六衣必有表有裏裘則毛表而革裏革在內用素絲以英之毛在外用衣以褐之裘之有褐猶衣之有表記云見美者衣不指裘鄭云君衣狐白毛之裘以素錦爲衣覆之必覆之者裘褻也聘禮注裘者爲温表之爲其褻也義本甚明終南毛傳曰狐裘朝廷之服也與記云君衣狐白裘同上章曰錦猶言天子諸侯之服也與記云君衣狐白裘同上章曰錦衣狐裘下章曰緇衣繡裳豈得以錦衣指裘緇衣指三時蓋羔裘卿大夫之服也故詩詠大夫多言羔裘狐白裘天子諸侯服也故詩詠人君多言狐裘大夫得服狐裘不得用狐白檜詩曰羔裘逍遙狐裘在堂亦見其衣之美而知其裘之美非如今人之以表爲裏而反裘在外也古者裘無裏故毛在外新序云反裘負芻門襲裘不入公門表與襲俱不得入明入公門者當褐褐者卽此裘上之衣也入公門以盡飾爲敬鄭云君子行事以見美爲敬盡飾與見美義同則美在裘上之衣而非裘義甚明云卷袖以見裘之美不可解七古者裘之袖必有緣記云君子狐青裘豹褒麑裘青豻褒正義曰狐青裘君用純大夫雜以豹褒鄭詩曰羔裘豹飾毛傳曰豹飾緣以豹皮也正義曰緣以豹皮爲袪袖也唐詩曰羔裘豹袪大夫既雜用他毛爲袖云卷袖以見裘則服狐裘者但見豹袖服麑裘者反見豻袖鄭云豻野犬也何美之有不可解八襲重也裘上有衣外加正服故曰襲何以謂之復衣豈行禮時忽著忽脫不

可解九裼與襲相將言裼則必有襲故鄭云袒而有衣曰裼記云君在則裼內則子事父母不敢袒裼臣侍君主乎文故裼而見其衣之美子侍父母主乎質故不敢裼而見其美皮弁朝服者臣侍君之禮服也端衣者子侍父母之禮服也若以裼衣爲禮服則記云不敢袒裼者將褻衣以侍父母前乎不可解十記云裘之裼見美也服之襲充美也服與裘互見爲義於裘言裼亦有襲於服言襲亦有裼故曰無事則裼弗敢充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禮之盛者然後充其美則凡非裘而服者無不裼也襲非專指服裼非專指裘聘禮聘君與賓俱襲享皆裼文質相變云在裘曰裼是以裼專施於裘將古人行聘必在冬三月乎無是理也鄭詩緇衣之宜之韎之好云在裘曰裼是緇衣專以裼羔裘詩何以言衣不言裘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表記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瀆也何以言裼襲而不言裘不可解十一緇裕之裼禮無文以明然曲禮玉藻並云袗絺綌不入公門鄭云袗禪也禪絺綌與表裘同皆爲其褻故俱不得入是絺綌上當有衣以裼之故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安國曰表而出之加上衣鄘詩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褖袢也毛傳曰蒙覆也鄭箋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是以展衣覆於縐絺之上婦人之服如此男子服可知夏則服葛用衣以裼之而後外加正服聘禮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寒

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云裼襲專施於裘憑肌武斷不可理也鄭詩緇衣之宜之韎之好云在裘曰裼是緇衣專以裼羔裘詩何以言衣不言裘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表記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瀆也何以言裼襲而不言裘不可解十一緇裕之裼禮無文以明然曲禮玉藻並云袗絺綌不入公門鄭云袗禪也禪絺綌與表裘同皆爲其褻故俱不得入是絺綌上當有衣以裼之故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安國曰表而出之加上衣鄘詩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褖袢也毛傳曰蒙覆也鄭箋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是以展衣覆於縐絺之上婦人之服如此男子服可知夏則服葛用衣以裼之而後外加正服聘禮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寒

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云裼襲專施於裘憑肌武斷不可解十二裼與袒兩義迥別士喪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鄭注袒左袒扱諸右腋之下帶之內取便事面前也然則袒者脫左袂而露其肩臂也問喪云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喪禮皆肉袒脫左袂則衣之左畔皆垂而下故必插於右若但卷其袖則左手之袖豈能插諸右掖之下與帶之內不可解十三大射小臣贊袒公袒朱繻卒袒小射正贊設拾鄭云先袒乃設拾拾當以韝於繻上射所以袒者袖寬恐礙弦故袒而以拾韝於繻上鄭云拾斂也所以斂臂斂衣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纁繻君在則肉袒惟袒爲脫去左袂故君大夫必內

食大夫言裼襲於喪於射言祖襲分別甚明卷袖而露其裘從古無此謬解既以裼爲卷袖自然以襲爲垂其袖而不卷乃云襲復衣也不可解十五又曰襲衣上不可遽加朝祭之服故必有中衣以間之春秋則以深衣爲中衣夏則以葛爲中衣冬則以裘爲中衣葢著在襲衣禮衣之中間謂之中衣非有定制按玉藻云深衣三祛又云長中繼掩尺喪服繐麻章注麻衣如深衣疏以布緣之曰麻衣以采緣之曰深衣以素緣之袖長在外曰長衣又以素緣之袖長在衣內則曰中衣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注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郊特牲緇衣丹朱中衣正義曰中衣謂以素爲冕服之裏衣猶今中衣單也然則深長中三衣同制裼衣專以裼裘與中衣無涉萬氏斯大誤以深衣爲裼蔡能駁正其失乃云冬則以裘爲中衣未審出何經記不可解十六曲禮正義云中衣之上有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乃加正服說固非是若以裼衣卽正服是又變本而加厲矣蔡說五禮通攷取之淩氏廷堪禮經釋例亦宗其說竊所未喻故具論之以待深於禮者論定

冬公至自唐左氏曰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徵曰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禰廟而出視朝命視史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五廟所過山川反必親告於祖禰之子頭子勝也襄二十三年傳作趙勝帥東

陽之師以追之謂之趙勝者舉其大宗之氏也謂之邯鄲勝者舉其族之別氏也貳宗與側室例同貳副也副貳於大宗也若孟獻子之子別爲子服氏公孫玆之子別爲叔仲氏季武子之子別爲公鉏氏皆側室也卿之支庶爲卿不得並於正室而別爲貳宗傳以晉封桓叔有庶彊於適之勢故歷言重本輕末之制襄十四年傳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以相輔佐也義與此同注疏說未晰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左氏曰非禮也凡公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

小國則下大夫送之

徵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是諸侯之上大夫卽卿故春秋皆書大夫不書卿而下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成三年傳亦云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按齊次國也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昭五年傳有家子之二守國高在是二卿命於天子也而昭十二年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後更受三命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魯晉皆次國得有三命者皆命於其君也故成二年晉鞏朔爲下軍大夫獻齊捷於周而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亦以其命於周而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二十七年子展入陳司徒致民

君也惟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黜冕命士會將中軍此與命所云公之孤四命故晉特請於王均與王制所說同至云小國二卿則非也家宰施與於邦國設其參不別三等且既云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小國之上卿中下三卿一篇之中自相違戾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參正義云三命卿始得列位於王則子男之卿再命不應得一卿命於王竊疑二卿乃三卿之誤非違戾也其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三等皆同則小國亦應有三卿或者皆命於其君耳仍以誤說爲是

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諸母戒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在祭門之外殷冀也所以盛朝夕所須備舅姑之用

徵曰士昏親迎之禮云主人筵几於戶西西上右几（鄭注設神席於廟）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賓奠雁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記曰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父醮女而俟迎者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送女辭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據禮母送至廟門內亦不見兄弟相送之儀

何注公羊曰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

徵曰列女傳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夫人也孝公親迎於華氏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結其衿縭戒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戒之東階上諸母戒之兩階之間姑姊妹戒之門內以諸母戒之兩階之間亦非禮意

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氏曰致夫人也注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曰致女在他國來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徵曰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注謂舅姑歿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正義引熊氏云如鄭此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歿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論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合乃見祖廟故服虔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謹按昏禮下逮自納采以至親迎天子至士六禮同謂士當夕成昏大夫以上必三月成夫婦者不審賈服何所據左氏譏鄭忽先配而後祖者祖謂告至於祖也（見本條）以祖爲廟見非禮意也文六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

以爲反馬也正義說以三月廟見曰舅姑既歿以三月而祭爲反馬之節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按致女與反馬相將皆所以成其爲婦也所以必三月者取一時天道變于上人事成于下貞信之德著而後堪家來反馬女家乃致女故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謂未成婦不謂未成昏也實服朞之矣又按士昏云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曾子問曰擇日而祭于禰三者禮各別萬氏斯大以廟見即祭說云廟者高曾祖之廟也祭于禰即奠菜祇祭于禰故曰禰廟見亦擇日祭禰亦三月文大部謹按奠非祭也祭非特奠菜也禮于成昏之夕質明贊見婦于舅姑之禮也故廟見之禮亦奠菜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生存摯用棗腶脩歿則奠用菜見舅姑畢贊醴婦奠菜畢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是廟見之禮與質明而見之禮同稱皇舅皇姑者鄭云皇君也猶言君舅君姑益彌親之辭與祭法云皇考廟雜記以祖姑爲皇姑者別萬以廟爲高曾祖無論士不祭高曾禮何以但云皇舅皇姑豈有

祭及高曾祖而不祭先舅先姑不可通一義注云助祭也此指舅姑存者言特牲少牢並云主人主婦舅姑存則祖廟舅姑主其祭宗婦特助祭而已禮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於宗室是助祭之禮固已教於未嫁之先必三月始助祭者優游漸漬以生其孝敬之心猶存則質明而見即修盥饋之禮歿則三月乃奠菜神之也仲春之月始昏夏祭即與事特牲三鼎固非但祭菜獻尸獻祝及佐食皆主婦行之未有正祭之日祝忽帥來婦告於皇舅皇姑以奠菜即祭行不可通二擇日而祭於禰此指姑存而舅歿者言益姑存則質明之見固與俱存者禮同而舅歿不可不修孝養之禮故擇日而祭云擇日明不待三月云禰明指舅舅歿則姑老故婦得自祭其禰此因來婦而祭非四時之正祭也若舅存而姑歿姑尚無廟舅自主祭婦當別設几筵而祭耳庾蔚之謂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行盥饋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靈恩云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如庾說是指舅姑俱存者俱存本無廟見之禮又云三月不須廟見亡者所云亡者何指如崔說既盥饋又廟見所謂廟見指舅乎姑乎俱不分明盛禮但云舅姑既歿故曾子問特云擇日而祭於禰即壻之父婦之舅此補禮經所未及緇廟見於祭行又緇祭禰於廟見均失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氏曰書時禮也公羊曰狩者何田

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穀梁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何氏廢疾曰運斗樞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述之曰四時之田夏制也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制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則陰書於緯臧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識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歲三田前以乾豆三事爲田也

徵曰左氏周官爾雅並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惟公羊以爲三田穀梁雖云四時田而名又別此經師授受不同非禮有異制劉中壘爲穀梁學者也乃曰夏不田者何也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擊鳥不搏蝗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與公羊同范傳爲公羊學者也乃曰田之歲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與左穀同月令仲夏之月鷙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是古制雖四時田惟仲冬大閱爲備故左氏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語搜於農隙獮於既烝狩於畢時亦不云夏田公羊本不據緯鄭說不足以難何適以沿穀梁義又以三事爲三田亦非穀梁云唯其所先豈即何注弟一殺弟三殺公穀王制無異義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公羊曰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注天子之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禮君於臣臣字增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曰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蔡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

徵曰白虎通曰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尚書曰咨爾伯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兄不名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此何說所本謹按春秋書伯仲叔季皆字也有以字繫采者若單伯召其叔季者何也管蔡曹霍成康南皆采也康誥某氏傳康叔內國名與班

伯毛伯祭伯南季之屬凡毛祭周公之胤也南聃字通文之昭也管蔡世家作丹季載白虎通作南季載　白虎通引詩傳曰所以或上其叔季者何也管蔡曹霍成康南皆采也康誥某氏傳康叔內國名與班故置叔季上然則凡伯之屬皆內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也有以字配名者若叔肸是叔伯仲氏也肸其名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書叔肸卒與書季友卒仲遂卒例同肸友遂皆名則糾亦名可知皆以字配名也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春秋書公弟叔肸與書齊侯使其弟年鄭伯使其弟語衛侯之弟鱄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光宋公之弟辰衛侯之兄衎同皆母兄弟季友不書弟非但同母弟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卿大夫皆字而不名宣

十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不聞乎成二年晉侯使發幣於周王曰魯伯禽來昭十五年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又曰叔氏而忘諸乎（本顧氏日知錄）皆柳伯仲氏以伯糾爲老臣果何所據

五年秋大雩左氏曰書不時也凡祀龍見而雩公羊曰大雩者旱祭也然則何以不書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者旱雩不得雨曰旱何氏慶疾曰公羊穀梁並曰傳例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言雩者美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不言旱也就如穀梁說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起之曰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雩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者何乃廢禮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害物以久不雨明之

徵曰雩有二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龍見之雩常雩也春官司巫職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職旱暵則舞雩爲旱而雩也周七月九月皆得雩書大者別於常雩也春秋書大雩書不雨書旱分爲三例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見一時不雨文二年十三年並書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記旱而不爲災穀梁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是也書旱則成災故穀梁曰得雨書雩不得雨書旱春秋常事不書龍見常雩也不言豐殺水旱非禮也因旱而修雩故書左氏於此年曰不時也於襄五年昭三年八月六年秋九月十六年秋九月二十四年秋八月皆曰旱也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秋辛又雩曰書再雩旱甚也於後曰旱明爲旱而雩則此雩何以首發傳曰書不時其說兩歧當從穀梁說爲正

左氏曰凡祀啟蟄而郊啟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正義曰夏小正正月啟蟄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天明堂位孟春乘大路載弧韣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季夏周之六月郎則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如彼記云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啟蟄者禮記後人所錄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禮記左傳皆稱獻子一人兩說必有謬者

徵曰萬氏斯大辯郊非祈穀曰郊特牲祇言日至之報天不言夏正之祈穀以祈穀爲郊者因孟獻子言啟蟄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混之也魯直僭行日至之報天獻子此言因魯初僭郊託言祈穀後人不察郊與祈穀之分遂以魯爲祈穀見春秋書郊不書祈穀遂以祈穀爲郊明

堂位魯君孟春祈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非日至之郊而何大部謹按日至報天郊也孟春祈穀亦郊也冬至氣之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周以冬至祀天於圜丘以后稷配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魯不得與周同用日至之郊惟行於祈穀春秋常事不書書四月五月者爲牲數有災譏後時也祈穀非郊春秋何爲以郊書魯郊以寅月爲限此傳及襄七年傳專指寅月記禮者誤以魯寅月之郊爲日至之郊乃云孟春祀帝於郊天子之禮也按周官用夏正言上春中春季春皆指寅卯辰三月惟用夏正可言孟中季周書月令解呂覽十二紀是也故時月解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

名十二月若用周正則如國史所書但可言王正正月王二月王三月安得云孟春仲春季春則孟春祀帝於郊非祈穀而何鄭箴膏肓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言配天不言祈穀者主說周公孝以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祀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是卽郊天也後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與祈穀爲一祭也以上鄭說至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按宣九年仲孫蔑始見於春秋秋七月禘於太廟見僖八年安得云獻子爲之其言正月日至者誤以寅月爲子月與明堂位記同

秋八月壬午大閱左氏曰簡車馬也公羊曰簡車徒也穀梁曰簡兵車也

徵曰漢書刑法志曰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左氏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徵曰毛氏奇齡曰不書世子者春秋凡適子支庶而爲儲子者皆稱子此與後子卒子般子野例同大部謹按毛說是也哀四年傳諸大夫恐其爲子也今本作大子此後人妄增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服注爲子爲大子也荼少故恐立之是古稱世子爲子舉以大子禮者重適也書

左傳親其九族以致其禮記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同姓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徵曰說九族者多異義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鄭注尚書宗之戴禮歐陽尚書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白虎通說父族四與今尚書說同母族三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一族母之

女昆弟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一族與
今尚書說異按班於妻黨分妻之父母爲二何以於母之
父母則合爲一母之昆弟卽母之父族也班於父族合五
屬爲一何以於母黨則分母之父母與母之昆弟爲二與
今古文家俱不合至杜預則雜取外親之有服者以充爲
九數無論異姓不得以族稱卽如其說禮爲舅與舅之子
皆緦但言外祖父母則遺母之昆弟與其子母之昆弟旣
口爲族何以及從母子且所稱從母子者謂從母及從母
之子乎抑專指從母之子乎義亦不明按駁異義曰婦人
歸宗女子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
子則然昏禮請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

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若此所云三族不得有異姓異姓
其服皆緦麻雜記下曰緦麻之服不禁嫁取是異姓不在
族中明矣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喪服小記說服
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
矣鄭此說爲定論而近儒程氏瑤田猶援白虎通說曰九
族與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
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緦
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緦麻非所謂父
母昆弟有子爲二族乎甥緦麻非所謂身女子子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外孫緦非所謂身女子子適人有子爲三族
乎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舅與舅

遞殺至從世叔父五月族世叔父緦此由父而旁殺也祖
是父之一體故期祖之昆弟非己一體故遞殺至從祖父
五月族祖父緦此由祖而旁殺也由祖而殺則爲族曾祖
父三月至高祖之兄弟無服矣爲昆弟期故爲從父兄弟
九月從祖昆弟五月族昆弟緦此由昆弟而旁殺也父爲
子期則爲昆弟之子當九月而期者檀弓說曰昆弟之子
猶子也引而進之也加至期則爲從祖昆弟之子五月族
昆弟之子緦此由子而旁殺也上殺下殺旁殺要自父子
遞推之而九族之名以立故大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
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聚以昭穆別之以義
禮而人道竭矣喪服外親之服斷以緦麻卽有以尊加以

名加至小功而止小功章傳曰外親之服皆緦也通典引
喬氏宗喪服經傳略注云君子類族辨物本以性分爲判
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緦外祖有尊從母有名故得加以小
功又引庾蔚之曰以名服又云以名加皆先有其義故施
以名外祖以尊加從母以名加者由母於姊妹有相親之
近情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以上通典是爲外祖父母爲從母
小功因母而加安有所謂殺程因鄭上殺下殺旁殺之不
及異姓强爲此說不自知其非也喪服及釋親言族曾祖
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外親有族稱乎大傳云序
以昭穆外親有昭穆可序乎邵氏爾雅正義曰釋親載姑
姊妹於宗族而姑之子姊妹之子載於婁黨者所以示族

於黨之別也可謂明辯晰矣至正義欲申杜乃云高祖與
玄孫無相見之理則是族終無九校所謂親九族者各指
其本親之服言若以高祖爲指高祖之身豈但高祖與玄
孫不相見即祖與孫亦有不相見者矣正義此說何詩之
甚至詩角弓序以爲刺幽王不親九族而曰兄弟昏姻頗
弁序以爲刺幽王不能親睦九族而曰兄弟甥舅此詩人
因同姓而兼及之也兄弟昏姻無胥遠兮者謂昏兄弟姻
兄弟尚不相遠況王同姓乎兄弟甥舅無幾相見者此欲
王宴樂同姓兼施之兄弟甥舅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
異姓主名治際會是也葛藟序云王族刺平王也棄其九
族文九年傳說此詩曰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

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
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是左氏說亦專指同姓
程氏又論喪服不制高祖玄孫服曰傳云小功者兄弟之
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明明於此條中容五月之
月數而不制齊衰五月但制齊衰三月殺之而又殺者上
殺之服限竇窮於此鄭君注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
曾孫玄孫爲之服同義未諦也又曰若玄孫得備禮於高
祖高祖之年百有四十歲矣按先儒之論高祖服備矣鄭
云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月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
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
玄孫爲之服同也疏曰不言高祖者緦麻章注云族祖父

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若然此曾祖內合有高
祖同服可知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
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正義曰四世謂上至高祖以下至已
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相與袒免是謂服盡於此五世袒免
謂其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殺同姓也袁
準正論曰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言三月者此通
遠祖而言之也三月以諸遠祖之服齊衰以見高祖以上
之服舉三月則知其遠祖稱曾高其服同儒者或以爲高
祖無服五屬之文而云無服乎按袁記是已然以曾祖爲
遠祖之稱推而至高祖以上則又不然服數窮於五不得
謂高祖以上皆齊衰三月也大韶謂傳舉小功者據至親

以期斷言之也爲父期則爲曾祖小功矣曾祖小功則高祖緦矣然而小功者兄弟之服緦麻者族祖祖父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曾祖可以族祖祖父之服服高祖乎故爲曾祖爲高祖不依五服之次敘特爲之齊衰三月然則經何以不見高祖也禮窮則從同齊衰三月本非服之次爲曾祖服則爲高祖可知故鄭於小記注曰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此注亦云爲曾孫玄孫同齊衰三月章不見高祖猶緦麻章不見玄孫戴德喪服變除論曰斬衰三年者孫爲祖父後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子爲父同孫得承高祖之重而謂無服可乎至程云高祖之年百有四十歲以襲孔氏說孔特欲申杜預異姓爲族之說故難鄭云男子三十而取八年九十始有曾孫高祖玄孫必無相見之理此說之郅無理者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則八年六十以外便有玄孫此本不可以說經就經言之祭法云王祭下殤五適子適孫之曾孫適玄孫適來孫殤不止於玄孫而謂五世必不相見何謬之甚服制與宗法相維宗有五自高祖宗始高祖玄孫俱無服則服屬但有四何云五屬疏家例不破注故孔於堯典用古尚書說於左傳則從杜游移無定後人讀書當以經證經不得墨守唐人家法程說可謂强辭

七年二月己亥焚咸丘公羊曰疾始以火攻也穀梁同杜注左傳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

徵曰郊特牲記云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鄭注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言祭社則此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火弊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者誤也正義曰祭社既在仲春此云出火爲焚當在仲春之月記者錯誤以爲天子諸侯用焚亦在季春故誤在季春耳按周官中春火出而月令中春之月云毋焚山林蓋大司馬所焚祇圍禁以內地所謂放火張羅使禽外奔羅而取之非焚山林雨法原不相背惟王制記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月令中秋蟄蟲培戶則自十月以後始得火田故釋天云火田爲狩狩冬田也春秋書二月正夏正十二月合火田之禮或曰春秋書焚非火田也春秋以地定事皆書于若爲火田當如狩于郎蒐于紅于昌閒于比蒲之例曰焚子咸正今不書于故公穀謂以火攻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注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亟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屬眾多可以包四時之物

徵曰傳云亟也者爲五月復烝也不書正月烝無以見再烝之濱故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謂烝本冬祭正月烝得時何以書譏亟也爲下復烝見其亟何誤會傳意乃有十二月已烝之說又按祠禴烝嘗四時之祭春秋但書兩祭

十四年八月乙亥嘗諸經但列其名不見儀節之異春官司尊彝亦但陳尊彝之別何注曰春薦尚韭卵夏薦尚麥魚秋薦尚黍肫冬薦尚稻雁本董子四祭篇然王制則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庶人無廟故曰薦非天子諸侯所以祭宗廟何又曰烝眾也冬萬物畢成所薦眾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然則五月祭何以名烝祭雖瀆祀不至昧其名緄冬祭於春祭意四時之祭其儀節各別魯以夏正三月祭而仍用烝禮故春秋紀其實曰烝但禮文不具無可證耳何注似屬肊說

注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神非一處也箋小雅楚茨祝祭於祊曰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乎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五禮通攷曰楚茨絜爾牛羊是朝踐時事執爨以下是饋食特牲詔祝於室同而彼則繼之曰坐尸於堂此則繼之曰徹而出於祊明一時事也先鄭傳通解馬氏文獻通攷俱以祝祭於祊列於既徹之後似正祭畢而後行祊祭者非其序矣大部讀按鄭君緄祊於繹非也正義明知其非例不破注乃云祊有兩種耳泰以祊求神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曰繹又於其堂按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釋者云繹又祭也詩絲衣云繹賓尸但有繹名無祊稱是大名曰繹也又注索祭祝於祊曰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於以繹祭名也正義曰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於祊箋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文祊之於西方失之矣是也此索祭之祊當是正祭日之祊知者禮器云爲祊乎外以其稱外故主云祊明日之繹祭此注直云祊不云外是據正祭又注禮器爲祊乎外曰祊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

春官大祝所謂祭而則執明水火而祝號是也禮運先言作其祝號乃曰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殺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此備列祭事之終始其曰薦其血毛者在君親牽牲以後禮器曰血毛詔於室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是爲血祭其曰腥其俎者在君親制祭以後腥謂肆解牲體是爲腥祭其曰熟其殺薦其燔炙者正義據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燔從謂燔燔肉也炙肉也按特牲此節在獻尸賓長以燔從謂燔燔肉也炙肉也按特牲此節在主人酳尸以後下文方云然後退而合享豈有於未饋熟之先而行室中之獻尸乎正義非也此所謂熟對腥而言

以其沈肉於湯故曰熟以其傅諸火貫而加於火故曰燔炙是謂爛祭皆朝踐時事故曰君與夫人交獻祭義云君牽牲夫人奠盎祭義云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禮器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爲交獻以嘉魂魄即祭統所云合鬼於神此報氣也退而合享以下則饋食時事禮運此節備朝踐饋食兩節必首之以作其祝號蓋告主於室求神之以上卿禮也穀梁曰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也故書作祊即詩祝祭於祊是也禮器云設祭於堂爲祊乎於祊皆祭之始大祝祭而故書祇爲祊杜子春云祊當爲祇今本注作祇正文作而祇乃與注合若作而無緣爲祊按子春讀似非是當從

事也故祭統曰詔祝於室而出於祊詔於室即告主於室也出於祊即求神於祊也其曰出者與爲祊乎外義同對堂而言故曰外對室而言故曰出皆在廟門內其事在尸未入以前祭必有祊者祭統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於神教之至也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益孝子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主以依神先求之室尸以象神繼求之祊無非冀魂魄之合故郊特牲說之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謂神在堂與在室與諸即者古字通遠於人與繼之曰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以其從室從堂從室至門故曰遠禮器亦云於彼乎於此乎祭統說之曰鋪筵設同

凡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義也郊特牲說之曰祊之爲言倞也倞或作諒諒信也實也謂孝子以其精誠與神明相感於無形故使祝博求之何以室堂祊三者爲博求之意與禮器郊特牲祭統均合祊之意如此與明日之繹全不相涉不審鄭何以合爲一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曰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穀梁曰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內爲失正矣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糜信注禮諸侯之適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聘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會同急王命者也至於相朝非急會令曹伯有疾不朝魯未爲有闕而使世子攝朝言

非禮之正 見御覽皇親部十二

徵曰鄭注典命云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未與立也列於諸侯矣是世子有出朝會之禮然麋說甚正

誓者執皮帛而朝會賓客皆以上卿之禮接襄十年左傳曰光之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十九年傳曰光之侯爲藉百畝又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與何注異祭統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疏皆出祭義文

徵曰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諸侯又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與何注異祭統夫人

蠶於北郊鄭注夫人不蠶於西郊者婦人禮少變月令親東鄉躬桑不聞采桑西郊也白虎通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又引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今曾子問無此文益經師相傳舊說足補小戴所未備抑班所見曾子問篇與劉校本異穀梁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注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疏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故知三宮是三夫人也

徵曰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粢盛是甸師主耕王藉諸侯亦有之故左傳云使甸人獻麥甸人卽甸師禮王后六宮夫人三宮六宮者天子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分居六宮王后統之三宮者諸侯有世婦以下分居三宮諸侯世婦其數禮無明文夫人統之傳云三公者指世婦以下言諸侯適夫人祇一安得云三宮三夫人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大蠶於蠶室謂卜三宮世婦之吉者故下文曰世婦卒蠶不言夫人其言三宮之夫人者以夫人統此三宮故連言之若云夫人卜三宮世婦之吉者耳乃正義云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宮校鄭但言諸侯三宮半王后不言諸侯夫人半王后此正義偶失於措辭耳據世婦職凡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帥女宮而濯溉爲粢盛爲治也是粢盛自有女舂扰女饗諸職后夫人但共其事不親舂也猶天子諸侯三推藉田耳

莊公

元年夏單伯送王姬莊單伯天子卿也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公穀作逆王姬公羊曰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吾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

過我也桓九年紀孟姜歸於京師穀梁曰爲之中者歸之也十七年左傳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陳媯歸於京師非魯主之故不書宗女由魯嫁故單伯送王姬至魯魯在齊南自周至齊無過魯之理葢送女至魯使逆者得以行禮在禮諸侯不親逆使卿逆王姬爲齊侯夫人豈得書魯逆王姬公穀恐屬傳聞之失其誤以單伯爲舜大夫者因文十五年書單伯至自齊比於叔孫婼至自晉季孫意如至自晉之例若爲王卿士不得書至自齊又礙於不書名故揣爲命大夫之說按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卿春秋書叔孫也十四年單伯如齊齊不聞但書叔孫婼不聞書單伯如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左氏紀其事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齊商人弒舍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因魯請於王王使單伯爲道淫殺伯於鄄至文十五年歷年已八十其爲一人與能奉命出使年當已冠至此已百歲以外何淫之有今按文以前書單伯成以後書單子單爲畿內地名單氏世爲卿士文年之單伯非莊年之單伯公穀誤以爲一人概曰命大夫於時於事均不合當從左氏作送王姬爲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羊曰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於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

徵曰內則記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子亦當別宮故曲禮記云女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有宮者亦謂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正義曰女子許嫁則有宮門列爲成人引公羊者證女子有別宮也

冬十月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公羊曰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

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曰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徵曰錫命者錫以冊書非錫以服其冊書之見於左氏者襄十四年天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朕命此生存而錫之也昭七年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生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圍亞圍此追命之也俱不言服至僖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此有功而命爲一州之伯與尚書文侯之命同然則錫桓公命者錫以誄辭也春官大史小喪賜謚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誄讀誄下曲禮記云言謚曰類類者類列平生行事也言請也請謚於天子而錫之誄與謚如衛襄公比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王使召伯來錫公命者諸侯嗣位而王錫以命也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內史王命諸侯則策命之以方出之如齊靈公比曲禮記曰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凡嗣位而錫命當在此時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不重其財物禮曰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命則一故穀梁曰有受命無來錫命春秋時諸侯不王靈王將納后於齊而錫命尤失正據傳知周官所云九命作伯者如此未聞有九錫之文九錫見於禮緯含文嘉非古也大司徒上公封疆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與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以七爲節子男五命以五爲節是分土與命數不同何不信周官故說與禮乖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公羊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穀梁曰爲之者卒之也

徵曰此三傳本無異義自檀弓記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前一說即公穀說後一說或疑舅之妻無服故以王姬爲莊公外祖母按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惟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莊公於王姬或是姑或是姊妹均屬大功故鄭注檀弓曰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得服之義本喪服傳然則十一年王姬歸於齊何以不爲之服按僖十五年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

子王姬既無子卒已在桓公後齊不告喪故魯亦不卒不
得執彼以例此
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
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注王之親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
命以幣物宥助所以助勸敬之意　僖二十四年傳晉侯
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注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
帛以助勸也宥助也
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而酢饗禮九獻侯伯一祼而酢饗
徵曰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饗禮五獻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
禮七獻子男一祼不酢饗禮二十八年傳王饗醴命晉侯宥注
帛以助勸也宥助也
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

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祼與饗異禮
異日聘禮於受玉後請醴賓賓禮辭聽命宰夫實觶以醴
加栖于觶面枋　冠昏醴用觶侯國於聘賓用醴則王祼諸侯當
用鬱鬯春官肆師凡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是也饗備獻酢酬之節用酒以實爵不聞用醴以實觶士
冠云若不醴則醮用酒又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
醮焉士昏贊醴婦贊者酌醴加栖面枋婦以栖祭醴記云
若庶婦則使人醮之是禮之重者用醴輕者用酒醴尚其
質酒取其文既用饗禮而設醴先文而後質先今而後古
古無此禮此杜肊說禮饗有酬幣食有侑幣聘禮曰若不
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又

曰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
大夫曰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明日拜食與侑幣又曰大
夫相食侑幣束錦也饗之幣何言酬賓既酢主人主人復
酬賓故用幣以致之鄭云酬賓勸酒之幣是也食之幣何
言侑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特牲尸三飯告飽祝侑凡禮食
皆侑故用幣以致之鄭云侑勸也以為食賓客殷勤之意
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是也然則饗當言酬
不當言侑酬幣侑幣皆所以酬賓勸賓無須命亦不當言
命之命之者命其人也僖傳曰命晉侯侑是也如杜說當
云侑虢公晉侯不當言命命之侑晉語紀文公事曰王饗醴
命公肸侑韋注命加命服也肸賜祭肉也侑侑幣謂既食

以束帛侑之如韋說則命也肸也侑也為三事以命為命
服傳當云錫公命不得言命公宗廟之肸與侑食之幣二
者不得連言王饗諸侯不聞錫以肸肉也大詔謂醴與禮
古字通故鄭注禮多讀醴為禮覲禮王饗禮乃歸傳言饗
禮與禮經言饗禮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掌客王合
諸侯而饗禮同非稻醴黍醴粱醴之醴宥侑古字亦通釋
詁云酬酢宥報也侑與酢同禮惟賓主敵者賓得親酢主
人餘皆主人自酢卑不得酢尊也王饗諸侯諸侯不得酢
王王特命之侑內傳言命晉侯宥外傳言命公肸侑肸酢
肸侑皆報也然則命之侑者命其酢王也命晉侯宥者命
晉侯酢王也否則酬幣侑幣侑幣本禮之常何須言命親禮天

予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鄭云路下四謂棨馬也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棨馬以上禮大夫以上皆駕四無言三馬者鄭注禮大夫奉子頹以伐王度記曰大夫駕三非古也三當爲三古書積畫書四爲三此係王氏伯申說後人多三少見三因譌三爲三耳禮賜五等皆棨馬無降殺以兩之法惟饗禮獻依命數若九若七若五然則王饗虢公獻當九晉侯獻當七所謂禮亦異數也若以賜玉馬同數爲非禮於禮無徵

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引此傳曰饗與饗禮醴謂醴賓馬者蓋謂饗及醴賓之庭實故聘禮醴賓亦云賓執左馬以出杜注行饗禮先設醴酒恐誤士昏婦見舅姑贊醴婦婦饋舅姑醴酒舅姑既卒婦入三月廟

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九夬卦爻全變則成坤故謂用九爲坤蔡墨此意取易爻耳非揲蓍求卦安有之適之義按宣六年傳云豐之離成十三傳云師之臨襄二十八年傳云復之頤皆隨口舉之易林用此法以一卦爲宮下繫以六十三卦又用此例通之於三百八十四爻耳其曰乾之姤謂乾卦之姤坤之剝謂坤卦之剝故傳於一爻獨變無取後卦之義觀之否者觀之六四爻變故以觀之六四爻占億十五年遇歸妹之睽上六爻變故以歸妹之上六爻占二十五年大有之睽九三爻變以大有之九三爻占襄二十五年困之大過初爻變以困之初六爻占昭四年明夷之謙初爻變以明夷之初九爻占昭十二年坤之比五爻變以坤之五爻占哀元年泰之需五爻變以泰之六五爻占均不取後卦與蔡墨言乾同其閔傳曰屯固比入則不取爻辭略陳卦義昭七年備孔成子將立靈公初筮得屯再筮得屯之比而曰利建侯取象辭不取初爻者成子意在立元故取初筮之屯而曰利建侯此變例也其二爻以上雜變者始取後卦之象辭襄九年穆姜筮得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其曰八者卦無變爻即以不變者爲占此夏殷易也在周易則爲艮之隨蓋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一爻不變雜變者取後卦之象辭故姜曰隨元亨利貞正義曰或筮人或但稱史並同

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左

晉語公子親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按傳云皆八是初筮得豫震在內卦屯在外卦豫震爲諸侯爲長子屯之象曰利建侯豫之象曰利建侯故司空季子曰是在易皆利建侯明爻無變者亦取象辭乾鑿度所謂七八爲象九六爲變是也其曰貞屯悔豫皆八者猶言遇屯之八遇豫之八與艮之八例同故占法亦同然則何以不言其卦遇屯其卦遇豫如其卦遇蠱其卦遇復之例曰春官筮人掌三易之灋士喪旅占鄭注旅眾也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三易並用故穆姜曰是於周易艮之隨元亨利貞周易筮之二代易以不變者爲占故曰八周易以變者爲占故曰遇某卦之某正變以坤之五爻占哀元年泰之需五爻變以泰之六五爻占均不取後卦與蔡墨言乾同其閔傳曰屯固比入則不取爻辭略陳卦義昭七年備孔成子將立靈公初筮得屯再筮得屯之比而曰利建侯取象辭不取初爻者成子意在立元故取初筮之屯而曰利建侯此變例也其二爻以上雜變者始取後卦之象辭襄九年穆姜筮得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其曰八者卦無變爻即以不變者爲占此夏殷易也在周易則爲艮之隨蓋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一爻不變雜變者取後卦之象辭故姜曰隨元亨利貞正義曰或筮人或但稱史並同

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左

氏曰非禮也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摯別也女摯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摯是無別也注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摯以見莊公欲夸奢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摯俱見公羊曰宗婦者大夫之妻也見用幣非禮也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摯羔雁雉腒婦人之摯腶脩用幣非禮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也

徵曰大夫見小君與否禮無文可證左氏公羊但舉宗婦穀梁以爲列數又謂不言及則以大夫也宗婦也爲二謹按宗婦者同姓女而嫁爲大夫妻者也春官序官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鄭注內宗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宗婦並列注謂大夫宗婦同用幣非左氏義也孔氏廣森公羊通義曰喪服爲大夫命婦者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本無容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爲二故兼釋之引彼證此知大夫命婦爲一矣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注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朔傳云惟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故傳又釋例曰此年六月辛未朔實是七月非六月故致月錯又釋例曰天災有幣無牲今不用幣而用牲又非禮矣下傳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今不用幣而用牲又非

及士者宗婦據內宗言不據大夫左氏言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摯別也女摯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摯是無別也注宗婦同

明男摯得用幣非以大夫及宗婦並列注謂大夫宗婦同

徵曰春秋書六月朔日食者三傳口發例此傳但言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昭傳則口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當夏四月是爲孟夏四月建巳純乾用事之時姤陰未生以極盛之陽爲陰所蝕故用鼓以伐陰用幣以釐慝昭傳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此傳云惟正月之朔義同正月朔日食伐鼓用牲禮也而曰非常者非常與非禮義同傳謂惟天子伐鼓於社天子責上公囿禮之正諸侯當伐鼓於朝而用幣於社伐鼓禮也故下秋大水傳曰非日月之會不鼓但諸侯當鼓於朝而不於社於社則非禮矣下傳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今不用幣而用牲又非

禮矣大事表解爲非比尋常失之傳云惟正月之朔謂惟
夏四月朔而日食禮當用幣伐鼓餘月則否故加惟字以
明之觀後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故用牲於社傳
但曰非禮也其例顯然補正以此爲昭傳文恐有誤者亦
失之杜不得傳意乃肊說此月實七月按長歷五月壬寅
朔經書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癸丑去壬寅十二日至辛未
十九日五月當小則辛未實六月朔六月朔既爲辛未七
月安得辛未朔卽此注知長歷所云經傳日月誤者多不
足據

公羊曰日食則曷爲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
營社或曰脅之或曰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注社者土地之

道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
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闇者社者土地之
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
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耳

徵曰春秋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
朱絲營社鳴鼓脅之此識用公羊說也特不可通之左氏
義亦不可通於禮春官大祝四曰禁鄭注禁如日食以朱
絲縈社昭元年左傳正義駁曰社有形質故可朱絲繞之
日月山川非可營之物不得以此解禁也賈逵以爲營攢
用幣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攢
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攢聚也聚草木爲祭處耳鄭司
農注大祝云禁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日月星辰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山川之神則水旱
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說文云禁設絲蔟蘢風雨雪霜水
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校漢書叔孫通傳注韋昭曰
引繩爲絲立表爲蘢蘢蔟同字賈謂營攢者鄭樂記注云綴謂
鄭舞者之位也舞者之綴兆謂之鄭祭事之位次亦謂之
攢先鄭賈許義同並讀禁爲營祭法幽宗祭星也雩宗祭
水旱也鄭注宗皆讀爲禁幽禁星壇也禁之言營也雩禁
亦謂水旱壇也引昭元年左傳以證鄭雖讀爲營解爲壇
壝與賈許義稍別與公羊讀禁爲禁絕之禁者絕異謹按
禁者禳災異之祭也故大祝統之以祈鄭云祈嗥也謂有
災異號呼告於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示而不和則六癘作
見故以祈禮同之是也凡禳災異統謂之禁不特日月星
辰山川也左傳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
國人謂爲禁焉哀六年有雲如眾赤烏夾日而飛三日楚
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於
令尹司馬是禁與禳義同讀爲營與讀爲禁並依聲託義
非周官與左氏意緯書以鼓爲鳴鼓脅之則與大祝之攻
同既以爲攻又以爲禁與禮乖不可用

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左氏曰歸寧也公羊曰直來曰來注
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歸惟自大夫妻雖無
事歲一歸寧　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左氏曰歸寧也

徵曰毛詩序葛覃后妃之制也其詩曰歸寧父母傳曰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序又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鄭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歿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葛覃正義曰襄公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為夫人寧禮也若卿大夫之妻雖父母歿有時來歸寧故不降為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按襄二十三年左傳曰秦嬴歸於楚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為夫人嬴嬴者秦景公女為楚共王夫人昭元年秦伯之弟出奔晉左傳其母曰不去懼選鍼即景公弟至昭元年其母尚在不得謂父母俱歿故正義謂父歿母存亦使卿寧大韶按秦嬴之歸楚未必即在襄二十三年傳因子庚如楚耳

秦故連言之秦嬴或不自歸使卿寧耳禮父母偏存俱得歸寧成風尚存故杞伯姬來何謂國君夫人不得歸非禮意也或謂士昏不載歸寧之節古本無此禮按致女反馬均禮經所未備可執此遂疑歸寧非古禮乎

莒慶來逆叔姬公羊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注接內謂與君為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　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曰齊高固來逆叔姬自為也故曰逆叔姬自為也注卿為君逆稱女自逆稱女字見文五年注　穀梁與莊傳同

徵曰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叔姬歸於齊知我主之矣書來逆叔姬來逆子叔姬知大夫主之矣若書莒慶來逆女則當書子叔姬歸於莒書齊高固來逆女則當書子叔姬歸於齊書逆女何以別於為君逆書叔姬歸於莒子叔姬歸於齊何以別於為莒子夫人為齊侯夫人故書某來逆某姬則其自來逆自明即內女為大夫妻亦明左氏得經意士昏曰若異邦則贈大夫送者以束錦是越竟而取亦古制

二十八年冬築郿左氏曰非禮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注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宗廟所在雖邑亦曰都尊之也

徵曰冢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鄭注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春官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注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異義曰禮戴說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敢專祖於王故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其所出魯以周公之故立出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為大夫所食采邑亦自立所自出宗廟其立先君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謹按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

子知大夫有德亦得祖諸侯鄭無駭大部謹按諸侯得立
出王廟大夫得立出君廟非以其有功德也天子諸侯承
大統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如是則宗法散而無紀故禮
有別子大傳曰別子爲祖別子者今君之母弟也天子諸
侯既不與族人爲宗故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族人宗之
母弟雖多別子則一周公爲文王別子故立文王廟襄十
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同姓於
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
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注宗廟所出王之廟祖
廟始封君之廟魯爲諸姬宗故爲諸姬臨於所出王之廟
鄭桓公爲厲王別子故立厲王廟十四年傳先君桓公命
我先人典司宗祏文二年傳鄭祖厲王昭十八年傳子產
使祝史徙祏於宗廟注周廟厲王廟襄十年傳盟於亳城
北載書曰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注先王諸侯之太
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諸侯然大夫亦然季友爲桓
公別子故得立桓公廟郊特牲記云公廟之設於私家非
禮也由三桓始也蓋友爲桓公別子莊公母弟得立孟叔
庶長不得立其後三家各立桓廟則違禮矣孟之成叔之
屬皆家邑也而昭二十六年傳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
有都以衛國也定十二年傳稱將墮三都則以其有先君
之廟故與季之費俱稱都左氏於禮合孟子公孫丑曰王
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朱子疑齊先君之廟不應有五處

故口口謂古之王者舊爲都處便自有廟如太王廟在岐
文王廟在豐平陸非齊舊都不得有齊先君廟因舍傳而
從周官以都爲都鄙之都按冢宰注則周官之都與傳之
都本無異義試爲朱子舉一證齊策靖郭君曰受薛於先
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君何哉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
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史記稱田嬰爲齊威王少子其曰
受薛於先王則薛乃嬰之封邑固已立出君廟薛非齊舊
都也六國表但紀滑王三年封田嬰二十五年傳祝佗父
祭於高唐注高唐有齊別廟昭四年傳屬有宗祧之事於
武城又何疑於平陸之有齊先君廟乎大事表力辯魯無
文王廟按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
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
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始封君有三
等王同姓及異姓有功德受封者爲一等異姓固自得立
其四親同姓亦得自祭其祖若禰其一爲先君之次適今
君之母弟其未受封固統於別子不得禰先君矣及其出
封建社稷立宗廟亦自祭其所出之王爲禰廟而虛其四
廟傳至第五世則援世世祖是人不祖公子之例以始封
君爲始祖而不祖出王所謂不得禰先君不得祖諸侯者
指公子公孫也下別論始封之祖傳文明白如此故郊特
牲記云諸侯不敢祖天子未嘗謂不敢祭天子也若泥於
不得禰先君一語概謂始封君無廟天下無無所自出之

人且朝聘昏冠皆於廟行禮故公羊曰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無廟則諸禮並廢魯鄭何得有周廟鄭桓何得有宗祊惟始封君各得立出王廟故衛爲康叔之後而哀二年傳蒯聵曰敢昭告皇祖文王喪服小記曰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者以親死者之神告於王考廟若本無廟則諸侯各守其國豈有舍其祖廟遠祔天子之理口不得祔記文不虛贅乎

通典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口口譙王中山王俱封中山王上言乞立廟劉喜議不得立荀顗議得立時詔從荀議又詔曰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斁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譙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爲厭並立禰廟恩情兩申又宋庾蔚之曰諸侯別子封爲國君亦得各祭四代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或疑神無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以塞之矣大韶謹按此三說者均非禮意詔謂下食支庶之國按大傳小記並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此論士大夫祭於宗子之家國君承大統不與族人爲宗此兩王不祭安平而何祭安平兩子俱封則兩王並爲始封君均得爲安平立廟庾謂人子不可終身不享其祖考是也至兩王之子當奉兩王爲始祖而不祖安平非所謂父非諸侯尊同體敵故得立廟也至庾謂始封君得

祭四代則魯亦得立王季以下四廟乎

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子齊左氏曰禮也公羊曰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穀梁曰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於齊告然後予之言內之無我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譏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定五年夏歸粟於蔡穀梁曰諸侯歸粟諸侯相歸正也

徵曰大司徒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大宰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一曰以弔禮哀禍裁秋官大行人致飧以補王命不行隱六年冬京師來告饑昭二十五年會於黃父晉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春秋不書俱見左傳必欲責諸侯歸粟於魯於事勢無當也遞書曰匡篇大荒卿參告糴是古有告糴之禮故魯語臧孫辰言於嚴公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與周制合襄十一年同盟於亳城北載書曰凡我同盟無薀年公羊曰無儲粟戮梁於僖九年曰無訖糴內大於僖十二年傳曰無儲粟戮梁於僖九年曰無訖糴內大夫俱不稱使何獨以此爲私行告糴於齊與書如齊告糴同以非義貶所繫

二十九年春新延廏左傳曰春新作延廏書不時也凡馬曰中而出曰中而入

徵曰惠氏曰日中而出謂春分之後馬在野詩所謂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是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之後馬在廏詩所謂乘馬在廏摧之秣之是也周官趣馬辨四時之居謂春中居牧秋中居廏故牧師孟春焚牧馬將出而先焚之所以除陳而生新草圉師則於中春始牧之時除蓐覺廏蓐者馬茲核釋器蓐謂之茲茲席也馬茲所以藉馬出而後除之既除而修之修成而覺覺之者新之也且神之也然則延廏之新當在夏之中春周正月二月三月皆非其時大韶按二傳俱言新無作字公羊曰新延廏者何修舊也何注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穀梁曰其言新有故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賈注言新有舊在言作有新在春秋書新作例別經言新言廏傳言新作延廏作當屬衍字杜謂經無作字蓋闕非也

三十二年八月公薨於路寢公羊曰路寢者正寢也注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穀梁曰路寢正寢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齋終也

徵曰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還尸於寢士士注疏本無下士字誤說之妻皆死於寢鄭注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謂之適室正義曰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周禮遂不可用又引皇氏云君謂女君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於夫之正寢夫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夫寢皆婦人供視之是亦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服虔注左傳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皆君路寢爲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於寢則不殯於廟服云寢謂小寢也皇熊各異未知孰是按卒於正寢者道也初疾時未必即在正寢故曲禮記曰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病乃遷於此以病養者俱齋齋當於正寢卒則得正其終爲君與夫人各有正寢小寢僖薨於小寢是公之燕寢非夫人之寢夫人之寢爲小鄭所云卒當在夫人之正寢比君之正寢以君之下寢之上爲適寢是也天官內豎職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蹕宮北宮也故內豎蹕若君之路寢爲日治事之處惟天子諸侯卒乃殯於此耳其夫人以下禮無文焉又按定十五年公薨於高寢穀梁注高寢宮名按范是也史記秦始皇紀康公居雍高寢共公居雍高寢景公居雍高寢又曰桓公居大寢躁公居受寢寢與宮通稱是高寢別宮名猶楚之有高府耳何注未審所據何書

冬十月子般卒公羊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
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
廟則書葬無子不廟無廟則不書葬異義曰未踰年之君
立廟否春秋公羊說未踰年之君有子則書葬無子則不
書葬恩無所錄左氏說臣之事君小心盡恩不得錄君父
有子則爲廟無則廢也禮臣不殤君子不殤父無子而不
爲廟是背禮棄義罪之大者也鄭駁曰未踰年魯子般卒
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
不成於君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幼少之帝
皆不廟祭而祭於寢罪之重者此何不罪殤者十九向下
云未踰年之君未必不冠引殤欲以何明異義又曰公羊
說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
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於次時父未葬
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臣殺其君舍
父已葬按禮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
差左氏說是
徵曰公羊於閔元年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
也於僖元年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
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有受國焉爾按僖已成
君閔繼未成君皆不書即位是閔固受國於子般矣晉文

公設桑口匿服語見周以奚齊卓子惠公非正故立獻公
主行未踰年之禮子般以正口繼統雖未踰年固已君矣
蓋踰年乃即位改元者固禮也設冬盡遭喪當歲首雖未
葬即改元如僖公於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元年書即
位是也緣終始之義不可一年有二君故必踰年乃稱君
若臣子之心固不可一日無君一日爲君自當服以君父
之服其無廟者以無謚也其無謚者禮諸侯薨天子謚之
故祖祭乃謚穀梁所謂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不
書葬故無謚固非所論於無子不廟又非所論於臣不殤
君
閔公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左氏曰速也公羊曰其言吉
何未可以吉也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而畢其言於莊
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穀梁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
畢而舉吉祭非之也
徵曰禘祫之聚訟久矣鄭箋商頌元鳥曰古者君喪三年
既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羣廟（從釋文前本）自此之後五年而
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注祭法謂祀天於圜丘
以礬祀注大傳謂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注大司樂以
天神人鬼地示三者皆禘大祭也此鄭一家之說張純據
禮緯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分爲二祭惟賈侍中劉中
壘謂一祭二名孔氏正義宗之文二年正義曰取其序昭

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按小戴作於漢初郊特牲祭義皆以禘爲春祭王制以爲夏祭大傳以爲祭其所自出之祭說已參差今欲綜眾說而折衷一是未易擇所從卽春秋所書求之劉賈近是廟制天子七諸侯五祭之日自迎尸以至徹俎非彌日不給以一日而徧祭此必無之理若日祭一廟則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共十日祭前夕牲祭後有繹祭七廟者前節已移後節是天子諸侯四時之祭皆合祭於始祖廟無疑少牢筮日辭曰敢用來日丁巳用薦歲事於皇祖某甫以某妃配大夫三廟但云皇祖則祖禰統焉矣曾子問祫祭於廟則祝迎四廟之主又曰事於武宮爲叔弓卒去樂卒事書從祀先公爲順祀書明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廟爲無主耳文二年大事於大廟也大祫者何合祭也穀梁曰祫之爲言合也本非於禘外別有所謂祫然則曾子問何以言祫按王制云天子禘祫諸侯禘祫禘祫必祫亦有禘故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饋食自薦熟始無朝踐薦腥兩節其儀稍簡可於各廟行之其餘皆祫故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禘一祫嘗祫烝祫孔氏公羊通義曰一或也非一年禘一祫一無爾雅云一見一否夏小正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其義皆爲或謂祫則祫嘗烝必於莊公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二十年禘於襄公（經不書見左傳）此祫禘也可以祫故僖八年禘於大廟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宣八年有事於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此祫禘也祫爲時祭之名非喪畢而祭之名經書吉者公羊所謂未可以吉而吉也春秋常事不書四時之祭常事也其書者春正月烝（桓八年）爲夏五月復烝而書譏黷也八月乙亥嘗（十四年）爲壬申御廩災而書志不敬也禘於大廟爲致夫人書大事於大廟爲躋僖公書有事於大廟爲仲遂卒而繹書有事於武宮爲叔弓卒去樂卒事書從祀先公爲順祀書明乎此而五年殷祭之說緯不足據魯禘非禮之說小戴亦未可信

鄭注王制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杜預范寧以爲禘祫三年喪畢之祭謂之祫禘祫之禮經都無明證士虞記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自始死至吉祭儀節備於此經雖言士推之大夫諸侯天子殯至卒哭不過多其日月之數其祥禫無異鄭注記云是月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疏謂是禫月禫祭仍在寢此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於廟行四時之祭而猶未得以某妃配若喪中然也按祭用首月與仲月經師無定說而禫月

安能必値祭月若値祭月則於廟否則於寢是禮無定制
禘時已遷廟乎未遷乎遷則新主已入禰廟不得於寢未
遷則主猶在寢固不得於廟行之疏說未晰謹按此吉祭
即三年喪畢將正主於禰廟而祭也猶未配者特牲筮日
辭曰孝孫某敢用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鄭注
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
吉祭是也檀弓云是日也以吉祭按鄭以特牲爲大祥後之吉祭是也檀弓云是日也
以吉祭易喪祭者以祔與虞較祔爲稍吉故以祔爲吉祭
以四時之常祭論則祔練祥皆喪祭也故記特著之曰吉
祭祭畢乃遷於廟大戴記載諸侯遷廟禮曰成廟將徙之
新廟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於廟注廟殯宮祝曰孝侯某敢

以嘉牲告於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末云遷廟事畢乃
擇日而祭焉其云成廟將徙之新廟者謂禰廟成將遷新
死者之主於廟也穀梁曰於練焉毀廟成廟之道改塗可
也易檀可也玄服者未純吉也不稱哀子某稱孝侯某者
吉祭也擇日而祭者祭羣廟也蓋喪畢遷新主於禰廟則
自禰以上皆將遞遷親盡則祧故祭以告遷告毀耳通典
段暢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
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爲王喪再閏少五月而有事
文武明王爲卒哭除喪即位而祭廟矣有事文武可知祭
及羣廟按僖八年書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氏於七
年先發傳曰閏月惠王崩襄公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八年傳曰冬王人來告喪難故
也按魯語襄王三年而立晉侯襄王三年爲僖公十年口

口由十年逆推之襄王元年爲僖八年然則禫乃吉祭今
年踰年然後改元則王崩實在七年閏月而行吉祭又行禘禮於莊公與王
閔公喪未畢二十七月而行吉祭又行禘禮於莊公與王
喪未大祥而祭文武皆非禮也故詳書以示譏
鄭注祭法云禘郊祖宗報謂祭天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
天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明
堂祖宗通言耳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
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
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
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亦禮之
殺也正義引雜問志云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
靈威仰太皞食焉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

謂合祭於明堂又注喪服小記曰始祖感神靈而生祭天
則以祖配之注大傳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
仰也並以禘爲祭天之名惟小記注又以禘稷爲不同近
之爲鄭學者歷引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楚語禘郊不
過蘭藁以爲諸言禘郊與宗廟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大
韶謹按祭法此文全本魯語展禽此論專爲越紼爰居而
起發首云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下云黃帝能
成名百物以明命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
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此法施於民者也以死勤事則
祀之下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稷勤百穀
而山死此以死勤事者也以勞定國則祀之下云烈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杜能殖百穀疏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此以勞定國者也能御大災則祀之下云禹能修鯀之功此御大災者也能捍大災則祀之下云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文王以文昭武王除民之穢此捍大患者也乃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祭法作郊嚳非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依韋注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所列皆人鬼無天神故祭法於禘郊祖宗後別論泰壇泰折及三辰寒暑四時之祭祖謂始祖穀梁曰始封必爲祖是也禘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虞夏祖顓頊所從出者黃帝也商祖契周祖棄契棄所從出者嚳也故虞夏禘黃帝商周禘嚳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大傳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后稷始封於邰爲始封君奉嚳爲出王廟歷不窋至慶節正稷爲始祖而不祖嚳所謂世世祖是人也故周無嚳廟周人奉稷爲始祖本始祖之心追始祖所自出故商周並禘嚳喪服小記大傳所云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其義也祭統云設同几禘嚳以姜嫄配故生民歌姜嫄而云履帝武敏毛傳曰帝高辛氏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齋敬也是也周歌姜嫄與商歌有娀同知此而后稷無父姜嫄無夫之妄可以釋齊魯韓詩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云感天可也漢高祖亦感龍電晦冥蛟龍之異而生豈得云高祖非太公子云無父是自誣其本朝然則魯語先言禘者黃帝帝嚳在先水其世次不得先顓頊於黃帝先冥稷於嚳故先禘於郊固先祖有功德別爲禘郊祖宗皆崇德報功之典不論祭之大小也商祖契而周不祖稷者因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言郊稷其實配者特配天於南郊周固祖稷不祖文王故喪服小記云禘其祖之所自出者嚳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祖后稷也所自出者嚳也以其祖配之指文武也四廟四親廟也后稷文武合四親爲七廟配非合食之義謂以文武二廟配稷同爲不祧之廟耳以所自出爲感生則以祖爲稷以稷配靈威仰是禘稷非禘嚳與祭法注說又兩歧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箋云太祖文王也張齊賢議曰伏尋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或有據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注詩序云太祖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彼以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爲祖自非祫祭羣合食之太祖此說是也後世多崛起無始封之祖即以受命王爲始祖三代以前不然商既祖契宗湯周自然祖稷宗文王鄭見孝經云宗祀文王祭法云祖文王或祖或宗其說不定故云祖宗通言耳今按孝經宗祀與

祖宗之義則宗尊也謂尊祀文王於明堂故樂記云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統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配上帝與配天兩義絕不同郊祀后稷謂祀天南郊以稷配食明堂非祀五帝之所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郊則壇而不屋屈天神於明堂則祀五帝於明堂以配文王非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矣配對也匹也毛詩皇矣傳曰對匹也召誥其自時配皇天君奭殷禮陟配天大雅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皆謂其德足以相配也然則配上帝者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鄭謂祭五帝於明堂曰明堂竊所未喻立明堂以尊祀文王與配天南郊者相匹所謂孝子之至三十置一祫若甲年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年冬祫有象閏法疏數又均權之諸儒義實長矣以上通典孔氏正義則

謂禘祫自相距各五年徐彥則謂禘祫同三年但時異楊士勳則謂禘三年而祫五年凡此諸說不外通數各數兩法通數則三年祫五年禘八年祫十三年禘非五歲再殷之義各數則三年祫五年禘六年祫九年祫十年禘既祫多而禘少十二年祫至十五年則禘祫一年並舉尤非其義至鄭所推元鳥正義已疑之云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是春秋文而於禘之前經無祫事知所云僖二年文二年宣二年昭十四年除喪始祫並是鄭推算而云非實事況大祫僅見公羊說春秋於十二公所載祭名有嘗烝禘三者不見有祫至昭二十五年左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大夫遂怨平子此傳因昭公將逐意如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陳舒說三

雜敘前後事非一時禘於襄公未必實在二十五年鄭不過據以合五年之數耳甚非實事公羊所云五年再殷祭殷祭不知何禮緯書遂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光武信讖張純據之以希世主而後人沿其流治禮者但以經證經可矣

僖公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徵曰陵氏禮經釋例曰呂氏春秋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晉時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寧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疏矣大韶謹按聘禮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以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享用庭實假道但用束帛不特不用乘馬幷不加璧虞虢相依晉欲伐虢故以重寶假道本非聘也假道者假於所過之國非所聘之國若以屈產之乘爲庭實則用聘禮於虞復云假道於虞其可通乎帥伐虢之師而入聘人國亦無此法此子書之不經非注者之疏

四年遂伐楚次于陘左傳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注束茅而灌之以酒是縮酒

徵曰天官甸師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縮也春秋傳無以縮酒說文曰束茅加于灌圭而灌鬯酒是爲酌像神飲之也引春秋傳無以莤酒是用鄭大夫說而春官司尊彝醴齊縮酌鄭注醴齊尤清和以明酌涕之以茅縮去滓也郊特牲縮酌用茅亦引春秋傳無以縮酒爲證是縮酒有二一爲祼鬯之用一爲縮酌之用未審何義爲是

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龜長數短曲禮正義引此傳曰時獻公卜驪姬不吉更欲筮之史蘇欲止公故託言筮短龜長耳其實無復優劣鄭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是鄭及杜同

徵曰古人行事重卜而輕筮宣十二年傳成王定鼎于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定元年傳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哀二十三年傳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雒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皆用卜而筮不與故表記曰天子無筮鄭注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是也春官太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命龜大遷大師眡龜士冠筮日筮宮特牲少牢筮日筮尸惟葬用卜士喪卜葬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族長涖卜雒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是大事卜次事筮惟卜重筮輕故先卜而後筮僖二十四年傳晉文公納王先卜遇黃帝戰於版泉之兆復筮之得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洪範謀及卜筮又

云龜從筮從白虎通卜時西鄉已卜退東鄉問蓍于東方然則筮人云凡國之大事皆先筮而後卜者卽事有漸之義與春秋先卜後筮義不相背樂記諸侯以龜爲寶昭十八年傳使公孫登徙大龜定六年傳成之昭兆是也禮器家不寶龜昭十八年傳鄭駟氏請龜以卜子產弗予魯語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守龜者世守之龜故須請韋注以爲卜人非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然則龜之長於筮有明徵卜史蘇託言

左傳與小臣小臣亦斃

徵曰內宰之屬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晉語韋注小臣官名卽周官之內小臣與燕禮大射儀

掌陰事陰令然則小臣卽

之小臣職別

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徵曰異義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圓臺觀爲獻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圜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莫反也

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中辟雍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靈精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圜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按經師以明堂辟雍靈臺同處謂之三雍以辟雍爲大學此相傳說耳周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毛傳曰雝澤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有事于澤澤水草所鍾也是圜中有臺臺下有沼孟子稱文王之囿七十里三輔黃圖載靈臺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又曰靈臺辟雍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詩靈臺釋文曰靈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十五年傳秦伯獲晉侯舍諸靈臺是臺所處也謂之靈者孟子引詩而說之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說苑修文篇曰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斯其義也其後以祖宗舊制爲一代大法猶皋應造舟皆祖制也未聞以靈臺觀天文亦不聞別有圜臺左氏說靈觀二臺皆在廟於禮無文袁準正論辯之詳已今按觀臺者臺門也釋宮觀謂之闕釋名觀望也闕闕也在門兩旁闕然以爲道也周啓治教政刑並縣于象魏使萬民觀之以其縣象使民瞻之故謂之象魏亦謂之觀以其可以觀雲物可以遠眺望故亦謂之觀其上屋謂之觀臺禮器記曰天子諸侯臺門正義曰兩邊築土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定二年傳邾子在門臺臨廷指門而言曰臺門謂門上有觀也指臺而言曰門臺謂臺在門上也禮運記曰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諸侯廟在雉門內出謂出雉門觀在門兩旁故定八年雉門及兩觀災游於觀

之上謂游於觀臺也公視朔於治朝由治朝出應門故遂登觀臺則臺不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亦不在廟春官保章氏掌天文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司農注以二分二至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黑爲水黃爲豐則雲物即天文公羊說諸侯不得觀天文亦無證

萬氏斯大曰周秦以前至不繫冬夏分不繫春秋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此指周正而不繫以時也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稱周正建子改月改時當短至時立春已半月當長至時立秋已半月即繫以時亦當以春秋而不當以冬夏世傳周官掌自周公周公聖人也豈其戾於本朝正朔加以非時之名至於二分在夏正則當春秋在周正則當冬夏謂之分者以日夜至此而均長短至此而分又以當卯酉月日行至此而適中故傳曰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周正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仲秋之月日夜分夏正也即無論周正夏正皆無繫以時者自漢始漢武造太初歷改用夏正分至啟閉始均二十四氣之名始立又曰二十四氣在夏正則安於周正則戾蓋周改月改時其啟閉前後實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之節無此四節大韶謹按論改月改時者言人人殊惟萬此說郅爲無理三正迭運不始殷周甘誓已云怠棄三正謂王者改正可也謂王者改時是

無天也授時成歲均以日行躔度相五年傳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此指寅申巳亥四孟月杜預以始殺爲酉月非也莊二十九年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指昏旦所見之星與日次而言僖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傳載卜偃之言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昭四年傳曰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爲孟夏北史李業興傳曰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此定論也安得云周之冬夏至周之春秋分冬夏二至者黃道發斂之所由生惟春秋二分正當黃赤二道之交月所行之度即日二至所行之度春分之月上弦於夏至之日道下弦於冬至之日道則望在秋分之日道可知秋分之月上弦於冬至之日道下弦於夏至之日道則望在春分之日道可知傳云分同道也是也故春官馮相氏曰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而洪範則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蓋月行不與日道同月所行爲白道日以入赤道內爲陰出赤道外爲陽月則以入黃道爲陰出黃道外爲陽當其出黃道南爲正交入黃道北爲中交距交一象限去黃道六度爲半交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交一終每交退天一度半十八年而退天一周故日行黃道與赤道交也歲祫兩次月之行白道與黃道交也

則月有兩交每月有冬有夏惟春秋二分與日同度故禹
相氏云春秋致月二者義實同然則洪範所云冬者冬至
之日道也所云夏者夏至之日道也冬至夏至洪範已有
明文妄言周秦以前至不繫冬夏此何說也春秋書日南
至者以日體言禮記言短至者以日景言周官言冬日至
者兼氣言三禮義宗曰夏至爲中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
氣之至極二以明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北至故謂
之至又曰冬至中者亦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
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之至萬泥於改時之說厂詆周
官爲僞書按周官用夏正無一用周正內宰職上春詔后
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若周正則上春爲夏之十一月
安得始蠶庾人職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周正則十二月
爲夏之十月水始冰安得斬冰別詳周官釋歲則冬日至夏日至
爲子午月又奚疑國史書時王正朔故曰春王正月辛亥
朔日南至猶孟獻子云正月日至七月日至云正月七月
可也謂周之正月七月也若云春日至秋日至則不通矣
四時天之所有殷周不得擅改故國史於春三月必繫以
王然則何以書春曰春秋四時畢備以月繫時若不書春
是無歲始冬不可爲歲始周以十一月爲正歲首書冬便
一年有兩冬故秦之歲首可書冬十月周之歲首不可書
冬十一月也至謂啟閉前移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尤不
成語周之立春日在營室則立夏在畢立秋在翼立冬在

尾安得云立春當大雪立夏當驚蟄立秋當芒種立冬當
白露昭十七年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二十四年傳曰日過
分而陽猶不克當夏五月而云日過分當夏六月而云日
過分而未至是正朔可改而節氣不可改明甚漢兒寬與
博士作正朔議謂黃帝建氣物分數氣即二十四氣也五
日爲候三候而氣小正正月啟蟄月令仲春始雨水仲夏
小暑至仲秋白露降其名皆在漢以前逸書備載二十四
氣之名執其一孔之見盡誣古書爲僞幾於無書可讀
冬晉人執虞公左傳皆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注臘歲
終祭神之名正義曰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
一年改臘曰嘉平蔡氏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
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按禮夏曰嘉平殷曰清
祀周曰大蜡漢騶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此言
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與蜡合爲一祭言漢改曰臘不
蜡而爲臘矣
徵曰郊特牲記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饗之也鄭注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又曰黃
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
之據此則臘與蜡不同而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
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此周禮所謂蜡也是臘
即蜡正義曰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
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衣黃

衣黃冠郊特牲息民與蜡異也又曰凡蜡皆在建亥之月皇氏以爲夏殷蜡各在已之歲終據傳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是臘在建亥之月蜡與臘得在一月但祭分兩時耳

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發齊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焉

徵曰說夫人者三傳異義近人多宗公羊劉逢祿公羊釋例曰祔廟不得言致孔氏通義曰左氏以爲哀姜穀梁以爲成風皆與致義不合致者告至之辭金氏禮箋曰經例卒稱夫人葬稱小君是夫人爲生稱不得通於已葬哀姜薨已七年致主於廟而猶稱爲夫人無是禮矣公羊以爲齊媵女之先至者爲得其實婦人廟見曰致自嫁者言之曰致女成七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自來歸者言之曰致夫人桓三年齊仲年來致夫人也與此經用致夫人是也故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因姻好而來歸也自誤以文夫人爲僖夫人何乃謂宣公卽僖公妾子此妄之又妄者也世家世本並云宣公文公子穀梁同僖公篇葬則哀姜已成之爲夫人矣成之爲夫人則已配於莊公

無須於此年致之豈有葬歷七年而始致其主者乎左氏未得其實公羊以爲齊媵女之先至者以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誤以文公夫人爲僖公夫人遂掇爲僖公本取楚女二十年西宮災董生說曰蘧取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呂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誅去之意也按經師各有授受後人未敢臆斷其是非獨公羊此義不可從楚自熊繹以後其名並繫以熊三代以前男子有冠姓者乎潛夫論氏姓篇以晉祁奚爲黃帝子十二姓之後按襄二十一年左傳曰祁奚爲黃帝子必祁大夫注祁奚食采於祁因以爲氏祁縣今屬太原昭二十九年傳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賈辛爲祁大夫注祁太原祁縣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芈姓其後也索隱引世本曰六曰季連是爲芈姓季連者楚是也鄭語楚之興者其在芈姓乎古者男子冠氏於上女子繫姓於下昭十九年左傳芈姓有亂必季實立傳有江芈季芈不聞稱江熊季熊惟桓十二年傳杜注羅熊姓國此預之妄也顧氏補正改爲芈姓是也如公羊說春秋應書夫人芈氏薨書葬我小君頃芈古今傳記不聞熊爲楚姓然則左氏作敬嬴公穀作頃熊者敬頃同聲嬴熊聲相近王引之云古人多以雙聲字爲名或單用雙聲字或雙用雙聲字單用者若熊繹亦作熊釋雙用者若熊渠亦作熊摯熊勇亦作熊率熊嚴亦作熊儀熊咢亦作熊鄂熊眴亦作熊徇熊黮亦作熊坦熊狂亦作熊誑熊艾亦作熊乂熊相亦作熊湘熊通亦作熊侗熊貲亦作熊咨熊渠亦作熊蘧熊延亦作熊誕熊勇亦作熊悍熊嚴亦作熊莊熊咢亦作熊噩熊眴亦作熊恂熊黮亦作熊惔熊狂亦作熊俇熊艾亦作熊又熊相亦作熊襄熊通亦作熊甬熊貲亦作熊茷熊渠亦作熊磐熊延亦作熊霜熊勇亦作熊光熊嚴亦作熊班熊咢亦作熊諤熊眴亦作熊詢熊黮亦作熊惔熊狂亦作熊俇熊艾亦作熊乂熊相亦作熊驤熊通亦作熊滑熊貲亦作熊咨熊渠亦作熊挐熊延亦作熊虔熊勇亦作熊強熊嚴亦作熊莊熊咢亦作熊鄂熊眴亦作熊詢熊黮亦作熊惔熊狂亦作熊俇熊艾亦作熊乂熊相亦作熊驤熊通亦作熊滑熊貲亦作熊咨熊渠亦作熊蘧熊延亦作熊誕熊勇亦作熊悍熊嚴亦作熊莊熊咢亦作熊噩熊眴亦作熊恂熊黮亦作熊惔熊狂亦作熊俇熊艾亦作熊乂熊相亦作熊驤熊通亦作熊滑熊貲亦作熊咨熊渠亦作熊挐熊延亦作熊虔熊勇亦作熊強熊嚴亦作熊莊熊咢亦作熊鄂熊眴亦作熊詢

不見逆女之文意取聲姜當在爲公子時如齊入脅公立勝爲夫人春秋應書某如楚逆女乃得其實宗廟之祭夫婦親之公如欲立齊勝爲夫人則齊媵助祭可已何須致又何待八年始致公取楚女定在何年知公羊之說誣矣

金以葬稱小君夫人爲生稱說亦泥聘禮曰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又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定十二年左傳從我而朝少君存歿通稱又以致爲告至義同是夫人小君之辭尤非凡書至自某者此告至也若致女致夫人非此之謂禮婦人三月然後廟見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然則致者成其爲婦也頃熊來歸在何時可以三月之廟見當致夫人乎按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爲夫人此即異義所謂以子

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羊曰此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穀梁同

爵母也其事於禮本無徵其人則成風近是

徵曰孔氏通義曰諸侯絕旁期爲其女子子無服惟嫁爲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服之若其許嫁國君雖未嫁有貴道當亦爲之大功從內女有服者錄卒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爲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彼言女子子而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叔父母姑姊妹與嫁

者同則父母於未嫁女亦得以貴制服相較足明矣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下拜登受正義曰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篚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彼降階再拜是此下拜升成拜是此登受

徵曰鄭於覲禮注曰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毋下拜此辭之類疏彼以齊侯年老故未降已辭此下拜禮也故降拜乃辭之彼齊侯不升成拜者亦以年老故也謹按諸侯受於天子與諸卿大夫受於諸侯聘使受於主國君禮稍別燕禮大射儀公舉觶爵爲賓舉旅

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拜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聘禮主君醴賓受幣降拜公辭升辭之於禮若未成然

再拜稽首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太夫辭升成拜燕大射之拜親拜於君所也歸饔餼之拜問卿之拜皆奉其君之命而致故皆再拜稽首經文明著之曰辭若覲禮無辭文始王使人用璧勞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繼天子賜舍侯氏再拜稽首至覲日侯氏坐奠圭再拜稽首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享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

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告聽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經文但云延之曰升不言擯者辭則太史述命之時未嘗以王命辭也據禮諸侯見天子與受賜無辭法此宰孔辭無下拜者異數也故外傳紀其事曰桓公召管仲而謀若本有辭法桓公但依禮而行可也何須與管仲謀鄭注禮據此傳正義據覲禮以證皆未細審也又按司儀云諸公之國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幣無升成拜之文與此傳合與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儀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冬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公羊曰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之君也穀梁曰其君之子者何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徵曰奚齊及卓皆未踰年一書君之子一書君者左氏紀其事曰殺奚齊于次殺公子卓于朝戴氏東原曰立子不以正即位不正其爲君義不素定也雖有先君之命私也即君位於朝然後成之爲君說足與左氏相發明不得書弒其君奚齊義未定也不得書殺公子爲興主也然則奚齊不稱君之子而何稱穀梁失經意

十年左傳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

徵曰春官司巫掌巫降之禮鄭注降下也巫下降神之禮疏人死骨肉下沈於地精魂上歸於天天地與神人通楚語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肅恭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楚辭九歌靈皇皇既降朱子集注以靈爲神降於巫之身者也巫能下神故太子精魂得憑巫而與人言此理之常

十一年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注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　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注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徵曰攷工記玉人職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鄭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爲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以上鄭注謂之守者諸侯世守之圭也文九年傳楚子越椒來聘執幣敖莊叔曰敖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幣即玉也聘用璋圭猶曰先君則命圭爲世守之圭明矣杜乃云出聘必告廟故曰先君按聘禮使者釋幣于禰無聘君告廟之事杜肊爲之說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莊元年公羊傳命者何加我服也若賜以命圭之事毛詩序曰嵩高命申伯也其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介圭命

圭也說文引書曰稱奉介圭即顧命篤稱奉圭之文與尺有二寸者別此因申伯出封故錫命圭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以璧勞侯氏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侯氏還璧使者受此璧也非圭也所以勞諸侯非所以賜諸侯也王勞諸侯以璧猶君勞聘賓以束帛乃傳云王賜之命而隋以受瑞似王賜以玉矣今按周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內史歸告王曰執玉卑替其摯也替摯無鎮事與此傳首內史歸告王曰執玉卑替其摯也替摯無鎮事與此傳同又曰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晉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不聞錫以命圭也然則執玉者謂受王命執其信圭以爲摯耳

故曰替其摯非因其即位而以命圭錫之外傳義甚明

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氏曰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使似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也非使來朝而實非春秋書來寧云二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儀來請己也穀梁曰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朝己也言使非正也以病鄫子也注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氏近合人情

徵曰說此經者多從左氏顧氏五經同異載何孟春說曰禮婦人謂嫁曰歸諸侯之女出曰歸于某春秋書叔姬歸于鄫則以紀侯失國紀季有鄫土地人民而歸之也必繫以紀明爲紀侯夫人也伯姬卒叔姬歸女君異於始嫁者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故謂嫁曰歸于紀也亦謂始嫁之文可乎文十二年紀子拘當作杞伯來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叔姬卒不言紀當作杞絕也然則不繫之國謂皆內女之未嫁者可乎萬氏斯大曰此鄫季姬也前此何以不書既寧何以不書既詳其于爲世子時公不自主其昏也今既寧自見不必書也先儒多從二傳此遇防使朝之事則來寧歸蓋歸於鄫傷風敗俗之尤趙子常云使其請己者謂公怒其不朝而止姬姬使鄫子因朝而請見如此則三傳可通或疑明年季姬歸鄫爲始嫁之文獨不見紀季姬之歸鄫非始嫁亦書乎若以叔姬繫紀季姬不繫鄫爲疑今年已見明年歸鄫自從省文毛氏奇齡曰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則齊昭公夫人齊君舍之母徒以商人弒君皆屬已嫁與此季姬去國稱字同大部謹按此三說者均似是而實非春秋書來寧云二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儀而於莊二十五年書二十八年杞伯姬來莊公卒成風存於禮猶得寧伯姬歸于鄫季姬來寧書歸于鄫未嘗書鄫季姬來左氏何由知其來寧來寧禮也歸者始嫁之文因來寧而明年書歸是再歸也無此例至莊十二年書紀叔姬歸于鄫蓋閔紀之亡故於二十九年書紀叔姬卒三十年書葬紀叔姬備錄其事閔之也必繫以紀明爲紀侯夫人也伯姬卒叔姬女君異於始嫁者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故謂嫁曰歸于紀也亦謂始嫁之文可乎文十二

如季姬嫁爲鄫夫人公怒止之明年還鄫當書鄫季姬歸于鄫春秋別嫌明微不當以已絕復歸之人同於始嫁之人何引紀叔姬歸于酅句首刪去紀字是自留其罅隙也萬謂省文春秋之例無事在隔年而蒙上省者卽有之如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正月盪齊平此中無異事故蒙上伐燕文而書此閒時而不閒事也與此別至謂歸鄫爲世子時公不自主昏尤屬肊說歸於世子與歸於國君同內女爲大夫妻者如莒慶齊高固尙書來逆鄫子爲世子時而取魯女何所諱而不書嫁爲鄫國世子婦公何以不主昏至何引文年之子叔姬以證按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曰許嫁以卒也惟左氏以爲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按內女之被出者如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宣十六年鄫伯姬來歸成五年杞叔姬來歸是若□□□□□被出於杞當書杞叔姬來歸尊同則服其親服旣被出者□□得爲諸侯夫人無服何以卒子叔姬然則書子叔姬卒者與僖九年書伯姬卒例同皆許嫁爲諸侯夫人而以成人之喪治之也公穀之說甚正左氏因杞伯來朝韋合爲一事乃有請絕叔姬之說春秋書杞伯來朝書二月庚子子叔姬卒絕然兩事如左氏說當書杞叔姬卒不當但書子叔姬使已適人之女與未適人者混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卒顯有明證此

事也始封必爲祖

徵曰漢丞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此其說鄭注禮宗之注王制天子七廟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注祭法遠廟爲祧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注序官守祧云遠廟爲祧周爲文王廟武王廟注守祧職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

遷主臧於文武之廟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天子七廟其正也宗不在此數中尚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此其說王子雅宗之云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幷始祖及四親廟爲七聖證論曰周之文武受命之主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張融難云若數高祖之父遍與文武爲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以言七廟無虛主故以孔之言爲本穀梁小記爲枝葉按王不好鄭學而論廟制則劉說與聖證論之言篤矣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於天子云遠廟爲祧享嘗乃止於諸侯云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則二祧爲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又奚疑如鄭說周公時文武居四親之列何得謂之遠先公之遷主臧於后稷廟以孫從祖可也先王之遷主臧於文武廟屈祖於孫不可且后稷及文武便有三祧祭法何云二祧張融以尤廟難王劉固云宗不在數中矣大部謂周之制與夏異與殷亦異禹及身而王湯以孤聖獨興故夏祖顓頊謂夏無始祖說亦非而卽宗禹殷祖契而卽宗湯周則文武並有功德將宗文而遷武乎武固受命王也不可遷將宗武而遷文乎文固受命惟中身不可遷一代不得有兩宗故周公依古七廟之制以待後之迭毀依殷三宗之制別立廟於東都爲世室是爲明堂固不在七數清廟詩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戴氏東原毛鄭詩攷正曰據雒誥是爲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後成至廟中助祭孟子引書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中不顯頌文王不承頌武甚明不古字通顧氏唐韻正言之詳矣按戴說足補序說所未及試證之書大傳雒誥傳曰於卜雒邑營成周立宗廟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愀然若見文武之身其云升歌者卽明堂位記所云升歌清廟也是雒邑之祀固合祭文武於明堂雒誥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子以秬鬯二卣曰明禋于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文武並稱則明堂之爲合祭文武甚明逸書作雒篇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繫于雒水北固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郊兆于南郊以祀上帝以后稷配曰月星辰先王皆與食焉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

格藁祝設移旅楹春常晝內階元階陛唐山廡應門庫廬
元闆其云設郊兆者卽召誥用牲于郊也云社壝者卽社
于新邑也云先王皆與食者卽維誥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也云乃位五宮者古位立同字故古文春秋公卽位爲公
卽立位卽立也乃立五宮句目下言反坫以下與明堂位
記略同是明堂固建於東都爲合祭文武之廟故維誥云
王入太室祼攷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言
三代之制異名同實古世太同字文十五年太室屋壞公
穀作世室公羊曰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
世室周以后稷爲太廟故魯以周公當之以文武爲世室
故魯以伯禽當之而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
之廟武世室也以武公當武王此記人之失然可見文武
世室固不在七數中矣知此而九廟之疑可以釋并大小
宗伯守祧典祀諸職不見明堂之祭亦可以明
說明堂者多異義蔡氏月令章句合太廟太室明堂大學
曰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按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
類亦如之兆山川丘林墳衍各因其方天神地祇皆爲壇
而祭惟喪國之社屋之以五精之帝各處一室古無此禮
大名猶周之明堂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
重象也五府者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
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亦煙怒之府謂之
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此鄭所
本又注雒誥考朕昭于刑乃單文祖德曰成我所用明子
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
其法度也又注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曰文祖者周曰明堂
以稱文王此三注同按逸書蔡公篇亦惟有若文祖周公
哀二年左傳文祖襄公文者頌美之稱文祖與光烈考對
文周公告成王稱文王爲文祖與劑瞽稱襄公爲文祖義
同故太史公曰舜受終于文祖文祖太祖廟也其訓古
矣緯書以火精爲文祖不過證成赤伏符耳以之說經不
敢信一鄭又注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閭門左扉
立于其中曰南門國門也天子宗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
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路寢
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
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又駁
異義曰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
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
人明堂五帝帝一室合於數注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曰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按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
類亦如之兆山川丘林墳衍各因其方天神地祇皆爲壇
而祭惟喪國之社屋之以五精之帝各處一室古無此禮
不敢信一既以五室象五行則木火金水之屬當在東南
西北之正室何以舍四正而宅四隅使坐鄉皆偏不敢信
一南門者應門也顧命逆子釗于南門之外下云王出在
應門之內應門卽南門諸侯□□僖五年左傳公旣視朔
遂登觀臺廟在雉門內旣視朔□□□□□視朔當在

應門故記人曰聽朔于南門之外上句言南門下句言闈門左扉即闈南門之左扉也春官太史亦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以南門爲國門以闈門爲闈路寢門分爲兩解不敢信一大戴說明堂曰此天子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或曰此文王廟也小戴曰大廟天子明堂故鄭云天子宗廟及路寢皆爲明堂制然謂大寢如明堂則無解於顧命之東西序東西房及西夾更無解於覲禮戶牖之閒及記之東箱故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周公攝政乃立明堂於王城接皐應三靈辟雍皆本祖宗舊制爲一代大法明堂非周公所創既爲周公制

作禮經亦周公手定又何以不爲明堂制此尤不敢信

明堂制度攷工記與大戴記不同攷工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則云九室室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其外水名辟雍北魏李謐著論辯之曰攷工記得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盛得於戶牖失於九室蔡伯喈識其修廣之不當未思其九室之謬鄭康成釋五室之位各居四隅四隅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朝各失厥中左右之介棄而不顧近人孫氏星衍明堂遺制攷爲九室圖三三平列中爲道縱閒九尺按逸書月令解及呂不韋十二紀於四正之室等方三百步積尺五千四百十二尋方九十六尺旁一門則四門周書明堂篇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介

射侯兩旁謂之介室之兩旁謂之介其義一也室之有左右介猶堂之有東西夾皆於一地若三三平列爲九室室之閒有道以閒之則四正與四隅各自爲室安得謂某室之左介某室之右介且南北不過七筵疊排三室已占六筵之地橫閒減縱閒一半一道得四尺五寸則南北兩頭迫於堂廉盡階不升堂即入室成何體制攷工月令本無九室之文欲通大戴失之小戴孫又曰攷工記既稱五室又云內外有九室知約舉青陽明堂諸有名之室爲五而四隅室在其數中周制本有九室鄭云路寢如明堂制據內有九室之文則明堂亦九室矣內有九室蓋言王宮之內按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也外路寢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九卿之九室在路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天官九嬪職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然則九嬪之九室當在后正寢後此與明堂之制何涉而漫引乎孫說甚疏實事求是證以尚書毛詩及古禮經則明堂有二一爲壇壝宮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秋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儐南鄉見諸侯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子上等侯伯子中等子男子下等方三百步積尺五千四百十二尋方九十六尺旁一門則四門周書明堂篇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介

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應門即南門謂其位更在南耳釋之曰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小戴題篇曰明堂位斯其義也覲禮不言壇階司儀則分上中下三等注諸侯各於其等奠圭降拜既乃升堂授玉堂即壇也失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明堂者壇也是也天官掌次王合諸侯則張大次小次注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次疏大次去壇壝遠小次去壇近此天子大朝諸侯之明堂巡狩方岳亦如之故孟子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封禪書泰山下有古明堂遺趾荀子且云築明堂於塞外亦謂築土爲壇壝宮也是也一

爲合祭文武之明堂周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近爲毛詩學者據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明堂祀口帝之所口壇而不口此說非也作雒篇明言四阿反坫矣史記篇曰勇而害上不登於明堂口口口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故曰登於明堂服口口口口口口堂爲祖廟是也至攻工之五室本非明堂傳禮者誤爲一上言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此記明堂修廣及高之數以積尺計之九九八十一七九六十三其五千百有三尺其下云五室凡室二筵謂五寢之室非謂明堂明堂既屬路寢何以正室名曰太廟以生人所居圖於一堂之上爲此五室也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夏始祖之廟稱此則呂不韋所紀後人所以雜之逸書也不可信今據三禮義宗肊測五室爲五寢之室以待通人論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鄭以寢爲廟寢者據祭

定

朱氏珔曰以五室爲五寢之室自是卓見人所未及但五室既爲寢何上文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豈九室非寢與大韶按自記云九嬪九室九卿九室作昏義者述之曰天子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漢初諸儒之說徵之於經似未可信漢以大常光祿勳衛尉太僕鴻臚廷尉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卿周制但有六卿六卿之長曰孤卿王氏伯申說亦曰冢卿周時本無三孤之稱其以三孤配六卿爲九者非也記又曰九分其國九卿治之天子但有六卿六遂安得云九分其國不可信一六官三公九卿並言九卿之與六卿其同異經無明文治周官者但依五官本文爲據可也

十有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注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眾正義曰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眾以田易其疆畔徵曰晉語作轅田韋注引賈云轅易也或曰轅車也以田出車惠氏棟左傳補注曰爰田猶哀公之用田賦下文作州兵者猶成公之作丘甲說文爰籀文以爲車轅字春秋左傳多古言古義故以爰爲轅服訓爰爲易易田之法本周制何言作也大韶謹按訓易者是也大司徒授田之法有不易一易再易漢書食貨志說其制曰歲耕種田爲不易上田休一歲爲一易中田休二歲爲再易下田三歲更

耕自爰其處荀說漢紀作宣十五年公羊傳何注上田一換其處
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故三年一換主易居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制轅田注張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制裂田地開列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商鞅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處食貨志亦云自爰其處是也說文作趄云趄田易居也廣韻趄易田名也按何云換主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孟云爰土易居許云趄田易居其義均同爰之義爲易故史記酷吏傳集解蘇林曰爰易也韋昭曰爰換也說文以爰爲車轅字是內外傳字同以田出車或說非是杜云爰之於所賞之眾不知何義惠乃比之於田賦春秋書用田賦說者以爲重斂上文曰眾皆哭下文曰羣臣是憂方欲厚施以說民而以重斂當之恐失其旨州兵之制無明文可證惠又云易田本周法不當言作按鄭子駟作封洫溝洫亦古法也何以云作按地理志商鞅亦承用古法又何以云作乎二十四年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豈得謂常棣之詩作於召公

二十三年左傳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注揮灑也正義曰說文云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匜者盛水器也盥澡手也沃謂澆手也懷嬴奉匜盛水爲公子澆水令公子洗手既而以溼手揮之使水溝汚其衣故曰揮灑也

徹曰禮盥必有洗士冠鄭注洗承盥洗棄水器也凡洗皆設於阼階東南冠昏飲射燕食諸禮並同婦洗則在北堂惟至尊者則不就洗用槃匜特牲設尸盥匜水實子槃中節巾在門內之右記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澆沃執巾者在匜北少牢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士虞記澆尸盥執盤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東面宗人授巾南面而據禮尊者盥有奉槃者有執匜者有澆沃者鄭云澆沃猶注之也說文作趄云趄似羹魁有執巾者說文云匜似羹魁者斗部曰魁羹枓也木部曰杓枓柄也天官書杓攜龍角魁枕參首杓斗柄也魁斗勺也匜之器爲勺以盛水旁有柄所以執其吐水者謂之流士虞匜水錯于槃中南流注流匜吐水口也然則古之盥用匜澆手使水下流於槃有匜必有槃傳不具耳盥有用巾者有不用巾者用巾者特牲少牢士虞諸篇所云是內則亦云盥卒授巾其不用巾者則揮之鄭於特牲注曰尸尊不就洗亦不揮以其有巾故不揮釋詁云揮灑也正義曰說文云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匜者盛水器也盥謂洗手也沃謂澆手也懷嬴奉匜盛水爲公子盥洗手既而以溼手揮之使水溝汚其衣故曰揮灑也

時奉槃奉匜及沃者女五人皆在側士昏媵御沃盥交媵
姪娣也懷嬴適故怒耳晉語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
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口口秦伯見公子曰寡人
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
也是懷嬴爲穆公適夫人女以嘗爲子圉妻不敢以婚姻
正禮致之而令與於五人之使與五人者同侍沃盥
故怒曰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義甚明正義依杜解爲湔
汚其衣以揮爲懷嬴揮之於禮下闕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公羊曰西宮者小寢也小寢則曷
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
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
取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室
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
宮少在後漢書五行志說此經曰董仲舒呂爲釐取於楚
而齊媵之脅公使立呂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
若曰妾何爲居此誅去之意也呂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
穀梁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譏言之則如疏之然以
是爲閔宮也注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
徵曰西宮左氏無說杜預以爲別宮非三宮之內一宮其
說近是喪服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辟子之私
也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內則記
曰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宮卽寢也曲禮記曰女子許
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云門是女子亦異宮有門則有
庭然則異宮者別爲門庭而居其大腹自天子達於士惟
一別爲門庭故有東西南北之宮左傳隱三年衞莊公取
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是父子異宮之證後世因此傳遂稱
青宮蓋附會之說莊十二年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襄十年攻執
政於西宮之朝又曰劫鄭伯以如北宮謂之東西南北者
以其列大寢之四隅也此經書西宮猶襄傳之稱西宮耳
爲子以中宮幷東西爲三宮何又云右媵居西左媵居東
於禮皆無文可證至董傳說誤以頃熊爲楚女公羊師本
無此說此王充所謂語增也無容論又按春秋內官之見
於左氏者有諸子襄十九年諸子仲子戎子良十年諸子
嬪姻有孺子哀五年季孫謂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按
韓子外儲說右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
辟公欲知王所欲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
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其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漢
大子內官有孺子是孺子之稱諸侯至大夫同至文六年
左傳辰嬴賤班在九人杜祁以君故讓偏姞而上之以狄
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又襄十九年傳圭嬀之班
亞宋子所謂班者不知何義於禮亦無徵穀梁以西宮爲
閔宮按古者宮與廟通稱諸侯五廟始祖居中四親列東
西但言西宮知爲祖乎爲禰乎故左氏言宮皆繫以謚無
言東西者至成三年書新宮災以宣公主新正乎禰廟故

曰新宮穀梁以爲迫近不敢稱諡蓋也是也閔之喪至此閔二十年何嫌而不稱諡僖承閔後固奉閔爲禰廟文二年躋僖公穀梁亦云先親而後祖此傳何以言近於禰宮前後傳自相違公穀俱不可從杜注近是

二十五年秋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杜注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

徵曰戴氏東原曰先君雖未葬既踰年則書爵桓十三年書衛侯成三年書宋公衛侯是也書爵與內稱公同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春秋書公即位踰年也雖既葬猶稱子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年也是故諸侯即位以踰年爲斷不斷於葬與未葬杜肊說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穀梁曰諱會天王也　公朝于王所公羊曰曷爲不言如京師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穀梁齊侯無）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左氏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子河陽言非其地也公羊曰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其致天子也穀梁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朝于廟禮

三成宮旁一門此天子巡守方岳而覲羣后之禮也司盟職掌盟載之瀘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此因會同而盟諸侯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惠氏禮說曰庾種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臨之以上帝尊於上帝尊於山川羣神非盟而何方明者六宗也其神卑於上帝尊而宗之故曰六宗（按以方明爲六宗其說郅確孫氏星衍尚書疏亦宗其說）春秋時王不巡行而近畿之地鸛鵒猶或至焉故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虢謂壇墠宮也左氏紀其事曰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王巡踐土晉作王宮與王巡虢守虢作王宮同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

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司盟所云詔明神也定四年傳召陵之盟祝鮀述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司盟所云既盟則貳之也周重宗盟故姬姓列前春秋序國大小故先晉齊衛稱子猶鄭子子僕在位十四年而莊十四年傳云傅瑕殺鄭子以其位未定也温與河陽本周邑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中有温盟二邑大事表曰今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河陽城武王會諸侯於孟津即此地按盟孟本以同聲通用後歸晉是諸侯會於温者聞王將狩河陽而會以覲王也狩有二義蒐狩謂之狩巡守亦謂之狩車攻詩序云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徒焉其詩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定四年左傳取子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天官掌次職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鄭注謂諸侯從王而師田者又河疑於河陽之狩而言非其地乎天子以四海爲家王所在曰王所覲禮曰伯父女順命子王所攻工梓人祭侯辭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史記衛將軍傳遣詣行在所注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因巡守而公朝即古朝於方岳之禮左氏乃曰以臣召君引孔子之言以實之按左於趙盾弒其君夷獋於陳殺其大夫洩冶下兩引孔子曰此非閭里之微言或傳聞之失實也左於文元年傳云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

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正義
曰大宗伯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
必不是再朝而會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謹按左
氏所說諸侯自相朝聘之法與周官之法無與以周官
全經攷之諸職所云會同皆巡守之制地官鄉師大會同
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牛人凡會同共其兵車之牛與其
牽傍以載公任器司市凡會同市師帥賈師而往治其市
政稍人若有會同之事則以縣師之瓚作其同徒輦輦帥
而以至治其政令廩人凡邦有會同之事則治其糧與其
食夏官司弓矢凡會同頒其弓弩戎右會同充革車盟則
以玉敦辟盟惟巡行方岳故有兵車輦輦糧食之備王制

說巡守之禮云命市納賈故市師帥賈師而往若僅在國
外則近郊三十里遠郊五十里一日至一日會一日歸委
人自有郊里之委積何須治其糧與其食春官大祝大會
同造于禰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攻工記玉人則云
大璋中璋邊璋七寸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夏官校人
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
殺駒以祈沈之禮此其證矣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子四
方曰各修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又曰王
殷國亦如之殷國卽殷同天子十二年一巡守因巡守而
見諸侯故曰時見至方岳諸侯各朝於方岳故曰殷見大
宗伯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掌客王巡守殷國皆因巡守

而殷見注乃云王不巡守乃殷國似未協覲禮於饗禮乃
歸下更端言之曰諸侯覲於天子此因覲於京師而兼載
覲諸侯於方岳之禮末云祭天燔柴卽燔柴至于岱宗柴
祭山丘陵升祭川沈卽瘞埋望秩于山川若諸侯四時來
朝將幣三享皆於廟無爲壇於國外之禮亦無祀方明之
禮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左傳聽輿人之謀

徵曰逸書大武篇五虞四曰采虞人謀
鞫勒鞫斡注在背曰鞫左腹曰鞫
徵曰說文鞫箸亦古作亦今爲掖鞫也从革顯聲史記禮書鮫鞫

口集解曰鞫者當馬掖之革索隱曰鞫馬腹帶也楊倞注
荀子禮論篇口口馬掖之革顏師古注急就篇在掖曰鞫
諸說並同杜謀春官巾車樊纓鄭注纓今馬鞅三就注纓
馬纓三就注纓今馬鞅也口口釋名鞅嬰也喉下稱嬰言
纓絡之也顏注急就篇曰在頸曰口口諸說並同注誤
王命尹氏及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
徵曰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子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
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而春官太史職但曰大
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內史職
則曰凡命諸侯則策命之鄭司農引此傳以證是命侯伯
固內史職也玉藻正義曰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得交相攝

代故雜誥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內史襄三十年傳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皆太史主簡命以內史閱故也謹按傳載列國之事或相代爲之禮經言正禮不當舍正職而舉攝代者不能強合爲一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殺四國糾逖王慝

徵曰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異姓小邦則曰叔父曲禮五官之長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正義曰晉文公爲二伯王曰叔父不稱伯者以州牧之禮命之故稱叔然晉既稱叔昭九年傳仍父惠公又云我在伯父稱伯父者以晉爲州牧又爲二伯若以州牧爲禮稱之則曰叔父若以二伯之禮稱之則曰伯故或稱伯或稱叔也周公分陝爲二伯詩云王曰叔父者成王以本親命之也

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注出來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覲徵曰秋官訝士職客出入則道之鄭注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然則一覲口口口口口口策命一受口口口口入覲一一日而覲者三與

晝日三接義下闕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注弁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下闕

徵曰王制禁異服正義引服注云瓊弁馬飾文選東京賦瓚弁玉纓遺光儵爚僻縱注弁馬冠也又鞏以瓚玉作之亦作瓚弁口口口口以玉飾弁口口即用此傳謂馬飾者是也冠纓不聞以玉飾之說文纓冠系也綏系冠纓垂者玉藻元冠朱組纓元冠丹組纓謂以組爲冠纓內則冠綏纓鄭注綏纓之飾也纓條繩之屬用以固冠若飾以玉則不能屈伸服虔兩注當古說相傳如此較鄭杜爲長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左傳舍於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正義曰掌客天子待諸侯之禮子男同其附庸執帛與二十車芻新倍禾聘禮卿禾米與子男同其附庸執帛與公子孤同則此饋之芻米當芻六十車米二十車

三十年冬王使宰周公來聘左傳饗有昌歜白黑形鹽

徵曰天官邊人朝事之邊其實麷蕡白黑形鹽鄭司農注梨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春秋傳曰鹽虎形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鄭注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公食大夫禮宰夫薦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麋臡聘禮歸饔餼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東醓醢屈西夾六豆設于北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左氏曰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公羊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口口口口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下曲禮正義曰郊之說三傳不同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卜可郊與否

但卜牲與日惟周之三月爲之不得在四月雖三卜亦非禮故曰禮不卜常祀襄七年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公羊以爲卜者皆爲卜日故曰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上辛何休曰禮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及則用夏正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穀梁以爲春秋卜者皆卜日也襄元年傳云郊自正月至二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亦是用三正正月卜吉則郊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說同與何休異若鄭意不當卜常祀與左傳同故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不當卜可郊與否鄭又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四卜則不可駁異義引明堂位云孟春正月朔大路祀帝於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如鄭此言又與公穀卜三正不同

徵曰郊特牲記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注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春秋分而日長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以無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說周事正義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異義引賈侍中說曰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之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月亦宜損於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謹按遂書月令篇及月令並於仲夏之月云日長至於仲冬之月云日長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異義引賈侍中說曰魯無圜丘卽郊周官言制度故定其名曰圜丘方丘他經則但言郊記曰於郊故謂之郊此說其義也鄭既別圜丘於郊不得不謂周郊用建寅之月然建卯晝夜分而日長寅月日短至至極也故周月篇云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又曰基漸長陽氣動于黃泉短極則漸長故記曰迎長日之至也日至者謂日極南至於羣牛之次春秋書日南至易云至日閉關故記人又曰周之始郊日以至上下文本無兩義易緯及韓詩說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正非建寅之正月謂用夏正也故時月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大司樂以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圜丘卽郊周官言制度故定其名曰圜丘方丘他經則但言郊記曰於郊故謂之郊此說其義也鄭既別圜丘於郊不得不謂周郊用建寅之月然建卯晝夜分而日長寅月

固未分也以實言之魯郊不得與周同用日至故孟獻子曰啟蟄而郊漢太初以前啟蟄正月中節氣有前有卻建卯上半月猶屬啟蟄氣故魯得用夏正二月郊卜謂卜牲日非卜可郊與否其卜牲之禮祭義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地官充人職祭祀之牲牷繫於牢芻之三月郊特牲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穀旦曰我以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故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尸乃免牛不郊皆在正月周正月至寅月尚可改卜至改卜而牛災乃不郊明過寅月不郊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五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明改卜而牲無變傷則郊然則春秋所書三卜四卜皆卜牲日明矣曲禮記曰旬之外曰遠某日則魯郊當以建丑之月下辛卜寅月上辛不吉則於寅月上辛卜中辛不吉則於寅月中辛卜下辛所謂旬之外也公穀謂魯轉卜三正似三正之正月皆可用然必轉卜則魯郊不與周郊同月甚明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謀以夏正之正月爲周之正月明堂位記云孟春祀帝於郊天子之禮也誤同左氏又曰啟蟄而郊與其信記何如信傳鄭駁異義及箴膏肓不用公穀說而注曲禮卜筮不過三曰求吉之道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作不用左氏而從

公穀說鄭亦未有定論

猶三望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竟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泰山河海左傳正義曰賈服注以爲分野之星國之山川鄭駁異義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竟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徵曰堯典望于山川則望者祭山川之名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祭法六宗並祭於壇不得云望哀六年左傳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釋山梁山晉望也應從鄭左傳昭三年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十三年大有事於羣望十八年卜筮走望不爰牲玉二十六年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並謂山川之祭

庚辰將殯於曲沃注殯空棺也曲沃有舊宮焉

徵曰春宮喪祝及朝御在廟司農注朝謂朝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於廟不祔於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於武宮疏引趙商問曰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卒殯於曲沃是爲去絰就祖殯與周禮異未通其旨答曰

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謹按此傳不能解者三喪大記君殯用椑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士喪斂畢掘肂見衽注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又曰升棺用軸蓋在下又曰主人奉尸斂於棺乃蓋注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記曰殯於客位是既殯則於西階上也既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於下室曰設之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口口口口是也至將葬而朝乃於廟先朝禰後朝祖既夕記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而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之閒又曰適祖廟薦槀車凡柩所止曰殯傳屢言不殯於廟者並謂不朝於廟也天官內豎職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踐注遷者將葬朝於廟因朝廟而遂葬故有祖奠遣奠之設春秋之法亦無死而殯於廟者亡殯於曲沃不解一武公由曲沃幷晉徙都緡故曲沃有武宮曲沃之有武宮猶豐之有文王鎬之有武王廟皆因舊都而立若五廟之設自在絳未聞諸侯立國而宗廟別處者故晉語載文公反國事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朝于武宮則絳自有武公廟古者族葬或晉墓地在曲沃云葬於曲沃可也云殯於曲沃則是舍絳之武宮而就曲沃之武宮不解二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晉自文公以後見於傳者皆速葬

春秋傳禮徵卷四

文公

元年左傳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

徵曰漢書律歷志曰經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啟閉月所以紀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是舉正於中之義

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左氏曰書不時也僖三十三年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葬僖公句緩作主句僖於十五月而葬之禮杜以十二月爲十一月又數閏三月故以葬僖公緩爲句非也此傳錯簡當爲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公羊曰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穀梁曰立主桑主於虞栗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何注公羊曰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惡所以副孝子之心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栗主皆刻而識之蓋爲赫蹄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麤惡未暇別也栗主藏於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質家藏於室楊疏穀梁曰麋信引衛大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藏於西壁始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何休徐邈與范同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白虎通亦云臧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無文以明之

徵曰公羊說虞祭己有主與左氏不同曲禮正義通之曰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據孔說是公羊與左不背也謹按禮始死用重檀弓記曰重主道也士喪下篇於將出殯啓時曰重先於柩車將移曰甸人抗重出自道左倚之是始死至葬用重既虞則埋之葬有司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此時未嘗有主也故左氏說祔而作主異義曰春秋左氏說既虞然後祔新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謹按左氏說與禮同大韶謹按周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文公命命於武宮設桑主置桑主於虞栗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文公始反國而設桑主是獻卒於僖之九年至二十四年文公始反國而設桑主不文栗主不文士虞記無此文不知何注所據士虞但云男男尸女女尸無主故許鄭俱云大夫士無主束帛以依神　說祔者多異義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祔鄭注卒哭之明日也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張子橫渠曰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

者之主而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也既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主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主於廟朱子宗鄭說謂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恐攷之未審大事表曰喪事每加以遠反主於寢非即遠之義且既不於廟以神其親卒哭之明日何爲多此一祔萬斯大學春秋隨筆載黃梨州說曰祔者虞後作主祔於皇祖廟中其祭祇皇祖新主至祥禫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烝嘗四時吉祭行於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疑新主在廟有礙於吉祭也大詔謹校諸說祔者以新主祔於廟失之祔非祭也橫渠近之雜記曰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注從其昭穆中一而已祖又祖而已正義曰若不得祔祖則閟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閟去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校大夫三廟祭禰祖曾而已安得有高祖廟而祔又安得有高祖之祖廟而祔又曰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又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庾蔚之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不得爲主則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祭之喪服小記亦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而上而祔正義曰若祖無妾則又閟去曾祖而祔高祖之妾然下文云妾不世祭於孫止則妾無廟今云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據此是祔者特告於祖非以新主合於祖廟無廟則爲壇而告非以主祔於壇小記又曰王父死未練祔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皇父也未練則主尚在寢其孫而祔亦謂告於寢耳橫渠說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與雜記小記義均合其云練而遷主於廟則大祥及禫將祭於殯宮乎抑於廟乎此說尚未愜大詔謂卒哭必祔者曾子問曰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臧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蓋緣祖宗有哀子孫之心故於崩薨之際合羣主於太廟象生人之相聚也至各反其廟乃以新死者告於祖因喪畢後將正主於禰廟故先以禮告即事有漸之義也祔不於禰而於祖者爲其昭穆同也明乎此程子三年而祔之說顯違禮經鄭君祔已反寢之說亦非禮意傳云特祀於主者謂祔練祥也烝嘗禘於廟者三年喪畢新主既正於禰廟其祭始於廟行之此因作主而併言之猶穀梁言作主幷及毀廟耳喪三年不祭焉得有四時常祭服注曰特祀於主謂在寢烝嘗禘於廟者三年不祭遭烝嘗則行祭其義甚明杜預創短喪之說謂既葬除喪乃云四時常祀自如舊不特失禮意幷失傳意至黃氏之說固無容辯　祭法鄭注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正義曰王制大夫三廟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臧焉故云亦鬼其百世不遷之祖以藏主禮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據天

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無主春秋孔悝爲祏主駁異義云孔悝祭所自出君故有主異義曰主者神象也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禮但有尸無主許與鄭同義魏書禮志太傅清河王懌議曰銘旌紼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乎存自天子至士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重惟謂王侯禮云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有重則士亦有主明矣公羊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懌臣聞君喪豈得代主終祭也大部謹校鄭注祭法謂大夫無主而於士虞明日以其班祔注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此士禮也若大夫士無主何得云主反其廟又於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注云曾子問曰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云未聞又云乎以疑之是鄭亦未有定論哀十六年左傳正義曰孔氏姞姓春秋時惟南燕姞姓孔氏仕於衛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孔又以鄭義爲非是今校昭十八年左傳曰今又喪我先大夫假其子幼弱其二二父兄懼隊宗主服注祏主藏於宗廟故曰宗主是大夫有主不特反祏於

西圃一證魏志信而有徵矣至以攝主解爲攝斂神主則非曾子問攝主不厭祭宗子居他國庶子攝行祭謂之攝主有事而往使宗人攝其祭亦謂之攝主曾子問又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君薨夫人喪居其二夫鼎俎籩豆當其夙興陳設牲器時未行祭則廢至正祭既行不得中止則醋酢厭假舉酬諸節得使人攝之攝代也非攝斂之謂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亦謂有故而使人攝其祭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公羊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杜注曰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在閔上故曰逆祀正義曰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逆者二公位次逆非昭穆亂也魯語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爲昭穆假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禮必不然何注曰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繇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猶以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順逆各有所施范注編僖

公祖莊公

徵曰毛氏奇齡曰凡先入禰廟卽於新君爲之父而繼入祖廟則於新君爲之祖是以就世次言閔僖本兄弟就廟次則閔僖爲君臣爲父子在文公則僖爲禰而閔爲祖僖不得躋閔廟次之不得同世次有斷然者何休爲兄弟不分昭穆惠南向則隱桓皆北向莊南向則閔僖皆北向非也南向北向就合食言之合食之次卽東西分宮無二次也休但以合食論不知於廟位有大戾者孔氏公羊通義曰僖之先閔不直以臣越君乃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越祖文公當禰僖而祖閔俗儒惑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爲人後者後其廟禰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又曰凡新主必納禰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嗣懿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王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躋懿上卽逆祀矣其後桓王嗣平王平之孫也然祀平必於禰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徐邈云兄弟六人爲君自爲昭穆則後世祀不及祖禰此妄之甚者兄弟六人相代亦六世祀祖禰卽如其言六人各自爲昭穆是爲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世終無後也大韶謹校昭穆者子孫世序之名不可通之於廟又不可通之於廟主祭統記曰夫祭有昭有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又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所謂齒者謂於世次之中各自爲序非謂弟三世之昭得與弟一世之昭相齒也惟爲子孫世次之名故左傳云太王之昭也武之穆也昭穆與宗法相繫昭穆分雖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子孫之所自出秩然不紊故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小史奠繫世辨昭穆魯語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又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皆指子孫世敘而言若廟之稱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不聞稱昭廟穆廟聘禮賜饔唯羹唯筵一史若昭若穆此昭穆皆謂其禰若或也此使者於世次爲昭則其禰爲穆於次爲穆則其禰爲昭故曰或昭或穆鄭注父在祭祖父歿祭禰則以昭穆爲祖禰非也古者世卿父在子安得爲卿而出聘鄰國乎王制云三昭三穆亦指其世次而言雜記曰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又曰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所云昭穆亦謂其世次也孫居昭行則其祖亦昭行孫居穆行則其祖亦穆行非廟也否則大夫三廟安得有高祖之廟而祔而朱子說廟制云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遷則昭者不動校如朱子說可通於廟位之左右不可通於合食之南北天子七廟當武王時后稷爲始祖東鄉高圍祖紺王季南鄉西上亞圍大王文王北鄉西上至武王入廟高圍祧自

當以亞圍南鄉以次遞移乃於世及之主正若拘於廟之昭穆則武王當與祖紺王季南鄉而文王反北鄉不幾於逆祀乎且何以處三廟之制大夫祀禰祖曾不及高祖其制當皇考廟居中祖考廟列左右至弟四世之主入廟時曾祖當祧則居左者入曾祖廟而居右者當移左此廟制昭穆一定之說不可通也惟其爲子孫世序之名故南鄉者可稱昭北鄉者可稱穆即有如孝王以叔父繼兄子孝王時奉懿王爲禰廟孝王崩懿王子夷王復立當奉孝王爲禰廟而夷王爲祖廟其合食於大廟則廣穆懿三王南鄉昭共孝三王北鄉孔氏謂祖禰皆廟名後者後其廟其義郅通禮新主入必於禰廟故襄十三年左傳云惟

是春秋卷內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杜云從先君代爲禰是也以上祖曾高以次遞遷此一定之序天子諸侯承大統非如大夫士必以支子後大宗故以兄繼弟可以叔繼兄子亦可以孫繼祖亦可以叔繼兄子奉兄子爲禰廟又何疑於僖之禰閔與文之祖閔乎推之兄弟四人相及如殷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四王齊之孝昭懿惠四公皆兄弟也小乙子武丁立則禰小乙祖小辛曾盤庚高陽甲陽甲以上入於祧廟此不易之常萬氏斯大爲同堂異室之說以兄弟相及者同廟則有如商齊四人相及將一廟而有四主非禮所云廟無二主也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如兄弟同昭穆者同廟隱固兄也當稱隱宮不當

舍隱而言桓知隱與桓閔與僖同廟之說何注亦未足據昭穆者子孫世次之常祖禰者親廟相承之統父子不可易祖禰不可越非世次而繼統者稱曰嗣王某嗣侯某不得稱孝王某孝侯某正其名也唐宣宗穆宗弟而敬文武三宗之叔父也禮院奏於穆敬文武四室稱嗣皇帝於禮合所謂爲人後者後其廟也明乎此而繼統之義嚴而倫序之名正魯語所云非昭穆也即非世次也三傳義同學者失之

又按此禮專論天子諸侯不得通之大夫士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何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孔氏通義曰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於禰祀仲遂於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之法何氏乃嘗其亂昭穆之序禮不有爲殤後者乎爲祖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豈皆以父母稱之乎桉說仲嬰齊者多異義萬氏斯大曰春秋同時有二嬰齊一爲仲遂一爲叔肸子法皆當書公孫嬰齊卒然不知何者爲仲氏嬰齊何者爲叔氏嬰齊冠之以氏曰仲嬰齊叔氏嬰齊則從其恆稱然後兩公孫嬰齊不至無別毛氏奇齡曰

歸父自有子卽子家羈季孫曰子家氏未有後則嬰齊未嘗爲歸父後必待子家羈爲卿而後後之是嬰齊未嘗以歸父爲父歸父未嘗以嬰齊爲子甚明徐氏乾學曰穀梁傳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注云人之子謂歸父子是歸父自有子昭公時有子家羈注莊公元孫見昭五年傳注子家歸父字歸父莊公孫羈以王父字爲氏故爲元孫是歸父自有孫不必以弟嬰齊爲後然則嬰齊孰後後仲遂耳書仲嬰齊者以父字爲氏也大韶謹校此三說者各有所據孔氏申公羊義於禮不協喪服斬衰章爲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報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古者世卿其仕者惟宗子一人無後不但其先祀絕幷宗法亦散而無紀故必爲之立後非若後世無子卽立也天子諸侯盡臣其諸父昆弟臣子一義故繼統者不論世序大夫僅收族故以族之支子後之必以支子者小宗適子各自爲宗以適子爲後則是奪其宗也故適子不得後大宗此立後之義也無子而立後後此死者也有罪出奔而立後後其先祀也故臧紇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者宣叔文仲也歸父出奔安得爲歸父立後知公羊說失之矣至孔引喪服小記三語尤於經悖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正義曰爲殤後者謂宗子爲殤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以其父無殤道故以兄弟之服服此殤以上正義無爲人父之道爲後者以大宗不可絕故云爲殤後非爲殤者子曾子問乎記又曰爲祖後者三年此論適孫承重故正義曰適孫無父而爲祖母後者三年猶曰祖父卒又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三年益祖父在祖母後者祖父已卒又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大韶謂爲卽適孫承重爲祖母亦齊衰期祖父卒乃三年此與喪服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例同與此事有何關涉而蔓引桉爲慈母後者卽喪服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死則喪之三年如母是也此是父命不得概之於庶母更不得例之於祖庶母妾無子不得立後故父命妾之無子者曰女以爲子命妾子之無母者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必待父命乃得爲母子故傳申之曰貴父之命也至小功章君之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益士爲庶母總大夫以上於庶母無服此言以慈己加則服總者加至小功同一慈己者一爲之疏衰三年一爲之小功則命與不命之別也故

鄭注疏衰章曰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是庶母之慈己者小功不慈己則緦以慈母之例推之於庶母已與經違況以己之妾子爲己之妾母後是大亂倫敘此記人之失不可爲典要孔又曰不以父母稱之校喪服傳明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父母稱之而何稱總之大夫士與天子諸侯異僖可以後閔嬰齊不得後歸父公羊云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據宣十八年左傳曰公孫歸父欲去三桓而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使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是季孫怨歸父之

將去三桓無辭以罪託於遂之殺子赤耳於歸父有探譬於仲遂則黨惡不得謂傷歸父以時勢論之嬰齊後仲遂不後歸父較然明著不然左傳何得云子家氏未有後元定年傳益羈者歸父子子家羈爲歸父孫據穀梁與人之以羈爲歸父子者是子一語耳究之其子何名無文以證則氏羈氏子家猶彌牟氏子以父字爲氏子南耳隨父奔齊後還魯事昭公未爲卿以有嬰齊後仲氏也故意如曰子家氏未有後吾欲與之從政公羊則云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公羊無歸父欲去三桓一節故以逐歸父爲臧宣叔事然內大夫出奔而立後者如逐叔孫僑如而立其弟豹成十六年逐臧孫紇而立其弟爲襄二十三年未嘗以豹後僑如以爲後紇何獨嬰齊必爲歸父後即魯人惡襄仲而傷歸父則召歸父於齊可也否則歸父自有子何必嬰齊此公羊傳聞之失知此而弟無後兄之義明大夫不得同於天子諸侯之禮亦明又校春秋時廟制有不得以禮律者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舄言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杜預注左氏曰桓僖親盡而廟未毀大韶校廟制一定諸侯立國即建五廟以次遞遷桓僖親未盡時即此四親之廟親盡則遷其主入太廟夾室穀梁所云改塗易檐者以新主將入禰廟因而新之耳無易一主毀一廟之禮何云復立何云未毀江氏羣經補義曰諸侯五廟遷廟之次不越乎五若兄弟相及則祧遷不得爲常制禮有以通其窮兄弟而相及者當別立廟高曾親未盡者廟不遷既盡則兄弟同昭穆者兩廟並祧魯桓僖皆兄弟相及宜別立廟以待他年之祧遷廟雖增而昭穆世次未嘗踰乎數桓之廟莊公所以丹楹刻桷也僖之廟其即閟宮與僖以兄繼弟當別立廟故於生時因作路寢漢文帝生而立顧成廟亦此類也此兄弟別立之禮然廟雖當立而祧遷仍當依世次之常計隱桓之祧當在成公時其時季孫行父爲政以桓爲三家所自出也則祧隱而不祧桓閔僖之祧當在昭公時其時季孫宿爲政以僖賜田

邑有德於季氏者也則祧閔而不祧僖所以猶存於定哀
開其始因兄弟繼立權宜立廟不意末流至此他國亦有
兄弟相及者魯襄公六年當齊靈公時傳曰齊侯滅萊獻
萊宗器於襄宮襄至靈有八君如五廟之數當遷已久考
其實襄與桓兄弟爲一世孝昭懿惠皆兄弟爲一世頃爲
一世靈公禰頃祖惠而桓公其曾祖僖公其高祖襄與桓
曾祖行宜襄廟之未毀以此知兄弟繼世者別立一廟而
靈公時齊當有九廟也按江此說亦屬肊測昭二十二年
單子劉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傳曰盟百官於平宮定七年
傳王入於王城朝於莊宮平至景歷十二王莊至敬歷十
一王自平以後無兄弟相及者平莊又何以不祧此後世

之末失不足以證禮以孔氏通義說爲正
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左傳晉侯饗公
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晉侯降辭登成拜正義曰燕
禮賓降階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
復再拜稽首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拜然此莊叔以公
降拜晉侯辭之禮未成故更登成拜是賓主俱還上成拜
禮也
徵曰諸侯非天子不稽首亦無降拜之法哀十七年傳公
會齊侯盟於蠆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
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傳亦云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
曰寡君使某賜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
一介老某助執紼諸侯使人弔其次舍禭賜臨皆同日而

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親畢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
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
首升成拜升成拜者先拜於堂下以辭復拜於堂上也凡
臣於君行禮皆然至公食大夫云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
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
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不敢當其堂下之拜故
命之成拜於堂上也若賓主相敵皆答拜未有降拜亦未
有降拜此皆卑以事大而盟主之失禮正義引燕禮以證
非正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左氏曰禮也公羊曰其
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穀梁曰含一事也賵一

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不敬也其不言來不周事
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莊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
也禮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
曰孤某須矣含者升堂致命拜稽顙含者委於殯東南有
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襚之義所以
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鄭箴膏肓曰何休云尊不
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
徵曰雜記弔者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
淑含者曰寡君使某含襚者曰寡君使某襚上介賵將命
曰寡君使某賵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
一介老某助執紼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

畢事其次如此也然則諸侯之相弔也以爲先次舍次禮
皆一人兼行故曰同日而畢事惟士喪以赴於君後君使
人弔君使人襚既夕有事請葬期後公賵玄纁束馬兩至
於邦門君使宰夫贈之以玄纁束在本國則然若異國相
弔則如雜記所云止遣一使介副之春秋書上客不書介
六年左傳宣子于是始爲國政既成以授太傅陽子太師賈
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正義曰周官太師太傅太保天
子三公也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
傅尊於中軍之將與太師皆爲孤卿也周禮上公之國有
孤一人王制諸侯三卿晉侯爵也而有三軍六卿復有孤
卿故書大傳有司徙公孤者未嘗指師保傅西京時周官未
行故書大傳有司徙公司馬公司空公爲三公隱五年公
羊曰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
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惟賈子保傅篇曰成
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
少師而鄭注地官序官師氏曰書序云周公爲師召公爲
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三公之號無師保之
名賈子弟云爲置三少未嘗云三孤三孤之名始於僞周

官一人晉爲霸主多置羣官共時所須不能如禮孤尊於
卿法由在上故宣子法成授二孤使行之

相混故加諸以別之猶漢稱諸生矣鄭以三監說之似非
春秋大夫爲命卿者受三命而止晉故未嘗立孤官也其
師保之官見於傳者晉有太傅士會宣十六年太傅士渥濁成十
年傅羊舌肸襄十六年齊有少傅夙沙衛十九年楚有太師潘崇
文元年太師子穀哀十七年少師賈無極昭十九年蔡有太師子朝襄二
十六年衛有少師公孫免餘二十七年隨亦有少師桓六年襄傳稱
羊舌肸爲傅而昭五年傳稱叔向爲上大夫以上大夫而
爲傅益知非孤官矣若以孤官當之衛蔡在春秋列於小
國隨且僻陋在夷安得有四命之孤而夙沙衛費無極奄
人也又可以爲孤官乎知不然矣惟無孤官故晉必請於
王以蔽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春官司服孤之服自

希冕而下徹居十二章之末則徹冕卽希冕正義曰鄭注之衣冕其冠也此云徹冕亦謂徹祭服論語徹祭服之韓按孔以徹爲蔽膝非也玉藻一命緇韍再命三命赤韍徹與徹同是大夫惟此本得服徹何須請

兼職如正義說孤尊於卿則宣子當受命於孤不得云授亦不得云使因傳所載太師太傅諸官益知古之三公非師保傅而列國之師傅非孤官矣

王氏伯申曰周禮言三公者皆著其數曰三全經言孤者凡二十有一皆但謂之孤無言三孤者則孤之數必非三未可以保傅篇之三少當之益六卿中有秉國政者其位獨尊故謂之孤孤獨也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於大庭孔晁注冢卿孤卿也益冢大也六卿之中孤爲大故曰冢卿其位在六卿之首其數則一人而已不得有三也

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注聞晉侯疾故劉炫云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正義駁曰依聘禮出使惟以幣物而行無別齋遭喪之禮若主國有凶臨時辦備

徵曰聘禮曰聘遭喪入竟則遂也其禮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

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遭主國君及夫人世子喪之禮也聘句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其禮赴者未至則哭於巷哀於館受禮不受饔食赴者至則哀而出唯稍受之此遭聘君喪之禮也若有私喪其禮則哭於館哀而居不饗食此聘賓遭父母喪之禮也賓入竟而死遂也其禮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爲之棺斂之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其禮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此聘賓及介遭喪之禮也哀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貞子尹益對曰臣聞之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臣聞之

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是古有聘而遭喪之禮傳云求者求其禮非求其幣物也古者禮皆書於策謂之禮書哀三年傳命宰人出禮書是也春官太史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書謂載禮之典籍也遭喪之禮有五故文子求其書使得依書行事下傳書晉侯卒則文子自因聞晉侯有疾故求其禮書據禮云將命於大夫是聘使但行聘不行弔含襚賵正義臨時辦備之說非也光伯云自須造遭喪之禮豈知禮具典籍固無須造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穀梁同

何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范用何注惟改祖廟爲禰廟杜注左傳曰諸侯每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正義引論語告朔之餼羊解曰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即於是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歲首則謂之朝正祭法王立七廟皆月祭之諸侯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月祭之然則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於五廟中獨不祭顯考一廟不解其義云何范謂告朔於禰廟者穀梁因告朔鄭駁曰謂朝廟而因告朔似失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於十六年傳云諸侯受朔於禰廟故范依用之但禰廟實非故玉藻正義謂穀梁說與禮乖告朔然後朝廟駁異義說極明毛氏奇齡不解告月之義乃云文公此時但不告朔而猶視朔至十六年不視朔則并視朔而亡之矣亦誤以告朔爲告廟

左氏曰閏月不告月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不告閏朔棄時政也公羊曰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

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謚之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鄭駁曰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

徵曰公穀說正閏月史記謂之後月元年左傳曰歸餘於終秦始皇本紀及秦楚之際月表書後九月秦以十月爲歲首故以閏月爲後九月後月承前月之政而行之故公羊謂天無是月公羊但謂閏月不朝廟未嘗謂先朝廟而後告月說公羊者失之劉歆以爲文公元年閏當在十一月後則六年無閏而置閏故曰天無是月左傳元年閏三月故六年有閏失於前遂誤於後此又爲左氏學者曲說春秋不書閏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乙未閏月之日也是也昭元年左傳十二月晉旣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於溫庚戌卒亦閏十二月也服虔注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正義駁曰若是夏十一月朔當在明年言之劉炫云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一月以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卽行十二月之文爲下甲辰朔起本明晉烝猶在朔前正義駁曰如劉言傳當云晉旣烝趙孟適南陽十二月甲辰朔烝於溫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未有此例正義兩駁俱是經書十一月已酉楚子麇卒左氏紀其事曰右尹子干出奔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趙孟云云已酉與庚戌連日自楚適晉不能一日卽至趙孟若卒於十二月庚戌不得見子干則庚戌爲閏月之日奚疑而長歷以已酉爲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誤正義曰杜但謂十一月不得有已酉以已酉爲誤十一月非誤也杜以爲月誤孔以爲日誤似皆非已酉去甲辰五十六日以甲辰朔逆推之則十二月甲戌朔十一月乙巳朔是已酉爲十一月五日子干於楚子卒後出奔至晉而趙孟無恙故得與叔向議其所食祿至十二月晉旣烝祭乃於閏月甲辰朔烝於溫越七日庚戌卒於時於事皆合杜必以十一月爲誤者長歷於是年不置閏若已酉爲十一月之日則十二月不得有庚戌故以已酉爲十一月誤正義見經傳書月日分明若爲已酉則擬於庚戌子干於已酉出奔趙孟於庚戌卒必無得見之理故以爲日誤顧氏炎武閻氏若璩俱說俱難通從服注以甲辰爲來年正月朔晉用夏正傳是十一月事傳以烝本冬祭故系之今年大韶謹校春秋閏在歲終故閏必十二月凡傳言閏月者必上文無十二月如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在經明年上月從赴　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哀十五年閏月艮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上皆無十二月文若已有十二月則不復言閏月以閏在歲終例可知也此傳若用夏正則傳當云十月晉旣烝十一月甲辰朔如是則甲辰朔爲周正正月之朔乃明今傳旣言十二

月又言甲辰朔一篇之中或用周正或用夏正錯雜不成紀事之體且晉用夏正之說似不可據日知錄但據滅虢之月終縣老人甲子爲證校彼用甲子記數不得不從建寅之月立算猶昭元年傳首晉祁午謂趙孟曰于相晉國於今七年傳末秦醫和則云主相晉國於今八年皆據實數盡周正特國史所書至時俗所用則皆夏正讀周官自見至卜偃引童謠云丙子晨龍尾伏辰此舉日躔所在孟冬之月日在尾故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而傳稱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何嘗云十月至僖四年傳紀晉申生事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經書於五年春猶成十八年春王正月書晉殺其大夫胥童哀十六年春王正月書衛世子蒯聵入於戚衛侯輒來奔三事皆傳載於年末而經在明年之首蓋從赴不然謂衛用殷正可乎大事表於朔閏用力最深此不免爲杜所惑

七年左傳穆嬴日抱太子以啜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子宣子

徵曰釋頓首者惟段先生若膺說爲確說文注曰太祝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玉裁校凡經言拜手言拜皆周禮之空首手部擘字下曰首至手何注公羊傳曰頭至手曰拜手皆與周

禮合何又曰頭至地曰稽首與周禮注合凡經傳言頓首言稽顙或單言顙皆九拜之頓首何注曰顙猶今叩頭檀弓稽顙注曰觸地無容皆與周禮頓首注合頭至手者拱手而頭至於手頭與手俱齊心不至地故曰空首若稽首頓首則拱手皆下至地頭亦皆至地而稽首尚稽遲頓首主乎以顙叩觸故謂之稽顙或謂之顙經傳立文凡單言拜下屬稽首稽顙言拜手者皆空首也言拜手稽首者空首而稽首也言拜而後稽顙者空首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頓首而空首也言稽顙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於喪言稽顙亦未有言頓首者也然則稽顙之卽頓首無疑矣有非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也類乎凶拜也如申包胥之九頓首而坐以國破君亡穆嬴頓首於宣子以太子不立與平子稽顙於叔孫昭子以君亡昭公子家駒再拜顙於齊侯以失國正同也若陳無宇稽顙於欒施以排忠難無字之詐也至秦漢以頓首爲請罪之辭中山策司馬喜之頓首卑於陰姬之稽首漢人文字存者蔡邕戍邊上章云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云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首云尙書令臣郾等稽首言末云臣郾等誠惶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皆頓首與稽首別稽首爲對敵之辭

八年左傳晉侯使解揚歸匡威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

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注公壻池晉君女壻
徵曰十二年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故杜以公
壻池爲晉君女壻按釋親女子子之夫爲壻說文壻夫也
壻繫女言不繫女之父言傳云晉君之壻於雅訓稍乖今
按定五年傳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是公壻本楚地
名此人以地爲氏故稱公壻池池本楚人而在晉晉以地
封之故曰公壻池之封非晉君女壻（公壻池之封與士孫之里義同）注士孫人姓因名里十七年傳趙穿公壻池爲質焉顧氏補正
曰趙穿與池皆晉君女壻故以爲質如顧解當云公壻趙
穿及池爲質二人俱爲晉君女壻何以池獨稱公壻則公
壻其氏池其名傳義甚明

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羊曰不及時書
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穀梁曰志葬危不得葬也疏魯卿
往會始書若不往會則不當書故春秋之世有十二王志
崩者九書葬者五耳良由王室不赴諸侯不會故也異義
曰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
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
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
得禮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則
不奔喪若同姓親親也甘容說爲近禮鄭駁曰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
者也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
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
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徵邑之少卿也王吏不
討卽所無也豈非諸侯奔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諸
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
尤與禮乖
徵曰禮有奔父母喪奔天子喪無文可證顧命有東方諸
侯西方諸侯者正義曰成王始崩或有諸侯來朝京師者
適遇國喪因見新君非謂東西諸侯卽能至也穀梁曰周
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我臣也使
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不可也故周人
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未久也是並有喪不得舍其君
之喪而往奔天子使大夫尙不可謂諸侯越紼而往公羊
說失之矣昭三十一年左傳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
喪士弔大夫送葬此列國相弔之法則諸侯於天子當會
葬使上卿弔故曰卽段邑之少卿也其意謂靈王之喪
禮當使上卿往以簡公在楚上卿守國故使小卿襄二十
九年傳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前後傳合
卽所無者卽其無上卿可使非謂簡公不在楚卽當親往
也隱元年傳天子九月而葬同軌畢至言會葬不言奔喪
左氏義甚明鄭謂諸侯當奔喪許謂上卿會葬杜謂卿共
葬事禮也均與左氏義違天子待同姓諸侯別於異姓者
親親之恩也諸侯無同異姓皆臣子也甘容分別同異姓

奔與否尤非禮意楊士勛曰書葬襄王考一以見卿會葬之非一以見不會葬之罪此說得之穀梁刱天子志崩不志葬之例故云危不得葬非春秋旨

十一年冬十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左傳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注門關門征稅也正義曰據禮城門亦有征必知關門者以關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是關禁之重異於城門此云食其征稅故知關稅也

徵曰王氏伯申曰城門與關俱有稅此所食者城門之稅非關稅也地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鄭注正謂爲征征稅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是門與關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謂關之征門之征也傳言以門賞彤班下文又云謂之彤門不言關則爲城門之征明甚如杜解直不知門與關之有別矣

注鄭瞞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釋文曰說文云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魯語曰在虞夏商爲汪芒氏在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說苑辯物篇作虞夏爲防風氏於周爲長翟氏今謂之大人謹按上文云禹致羣神防風氏後至則長翟於虞夏實爲防風不爲汪芒劉所引國語當得其實今本脫誤耳又按孔子世家汪罔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索隱曰家語云漆益誤

此本無漆姓桉釐與來古以同聲通用來與黍形相涉五帝紀來始滑漢書禮樂志作七始詠古書七多作黍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釋文漆或作泰斤字作耒與來形極似古以來爲釐因來譌黍而釐姓遂爲漆姓說苑亦作釐不作漆晉語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僖姓僖釐古字通釐即僖也魯僖公世家皆作釐

十三年大室屋壞左氏曰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公羊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魯公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

不脩也穀梁曰太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寢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漢書五行志舂秋經大事於太廟躋釐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者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公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公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

徵曰明堂位記云大廟天子明堂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記人用公穀說而誤焉者當云

魯公之廟世室也乃合周以文武爲世室故魯以伯禽當之耳至志以大室爲明堂中央大室則爲左氏學者說之耳左氏無此義也五室之名始於放工記二筵之地何以行禮然放工但言五室未有青陽總章諸名經但言屋何以知爲重屋漢儒好說災異因牽合大事於太廟穿鑿不可用諸侯廟制五親廟四魯以伯禽爲世室不在都宮內當如文王武王之別建明堂於東都故世世不毀毛氏奇齡曰左傳作太室則周公之廟洛誥王人太室祼系太廟中央之室惟周公有之而穀梁云伯禽曰太室謬矣大韶校世太古聲義俱通太室即世室三傳本同以太室爲太廟之室本賈服杜說並承漢志之誤廟通稱宮不問言室

太廟周公之廟太室廟中央大室以太廟之室爲大室義絕不通毛不知世太之同字乘世世叔齊世叔卽子太叔反以穀梁爲謬何其僞也

何注曰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疏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犅爲赤脊矣

徵曰說文犅特牛也特牡也故夏官校人職凡馬特居四之一騂犅猶言騂牡明堂位記作騂剛剛卽犅之借正義曰剛騂言剛則牡也如注說則赤色者惟牛之脊其餘皆雜校白亦剛非也

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地官牧人職凡陽祀用騂牡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秋官犬人職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云外祭用尨可也則內祭必純可知羣公不毛者謂不必用白用騂凡純色之牛均可用故郊祀牲記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未聞宗廟之祭牲用雜色者注並失之

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左傳臧文仲有言民主偷必死徵曰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歿矣則稱謚若字十八年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然則大夫歿於君所言俱稱謚與字不獨士也

宣公

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徵曰春秋書弃書放杜氏釋例曰弃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謹按釋例是也弃者不論有罪無罪或遭故而出春秋書宋司城來弃宋子哀來弃皆無罪者放則罪已定之名昭八年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左傳襄二十九年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昭元年鄭放游吉于楚逐者勿使居竟內而已故則定以地堯典放驩兜于崇山與流竄極皆五流之名所謂不殺而宥之以遠也堯典作殛鯀于羽山殛即極之借故文十八年左傳曰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冢宰八柄廢以馭其罪鄭注廢猶放也舜極鯀於羽山是也又咎繇云鯀非誅死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王逸注楚辭天問曰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是極與放義同竄三苗殺即粢之省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釋文曰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粢音同字從殺下米云糅粢散之也正義亦引說文云粢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是殺三苗即粢三苗謂放於三危也放流粢極所謂五流有宅三居也但天于以四海爲一家故罪人可宥之於遠若諸侯各分疆域不得以鄰國爲邊竟使罪人居之此春秋之法不可解至公羊說則大夫去國之禮喪服齊衰三月傳所謂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是也與尚書放字絕不相涉

二年春王二月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左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注植將主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大役屬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主故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是植爲將吏主帥監作者也

徵曰十年傳令尹蒍艾獵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平版幹植即版幹也釋詁楨幹僕也舍人注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楨所以當牆兩邊鄣土者也當牆兩頭立木謂之楨兩旁鄣土謂之幹皆謂植木也此云植即彼之幹此云爲即彼之平謂等其高下使城齊也巡即巡其版築功也昭三十二年晉土爾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定元年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栽謂設版築也功功役也與此亦同司農以植爲部曲將吏不可從

左傳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

爲餘子其庶子爲公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注無公族故廢公族之官官仕也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庶子妾子也掌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正義曰夏官有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無餘子者天子諸侯禮異耳

徵曰文王世子記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正義曰此句應承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既司士爲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所以在此者當是簡札遺脫耳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注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正義曰周禮諸子屬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故序官注或曰庶子謹校傳之公路主車行

餘子卽夏官之諸子至文王世子之庶子與傳及周官均不同其云正於公族謂公族大夫也故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又申之曰公族朝於公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記此數節並記公族之禮至諸侯庶子官見燕禮經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燕義曰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此本近侍之臣故與司宮同執燭不但與公族大夫無涉亦與諸子掌國子之倅者無涉以庶子正於公族與禮經及周官均不合不當據記人之失混於諸子也魏詩有公族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杜以公族爲公族大夫是也公族不必盡爲卿大夫而鄭大夫半出公族故以同姓卿之適子爲之晉語列謂之公行其實止是一官詩人變文以協韻耳而鄭箋詩云公路主君之軏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軏車之族公行主君兵車之行列鄭見傳云趙盾請以括爲公族盾爲旄車之族故云庶子爲之校旄車之官於傳無徵惟成十六年傳云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公之卒棄程鄭爲棄馬御虞丌書爲棄馬御棄公棄也昭三年傳云公棄無人卒列無長公棄與公行同無人謂掌公棄者不得其人也服注云軏車戎車見詩正義則旄車卽掌公行者不得以旄車爲公路又以公行爲主車行列三官或據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注餘子卿大夫之子弟當守於王宮者以餘子當公族此大誤周官之餘子與孟子之餘夫同鄭司農云餘

子羨卒也是也司馬彪注莊子秋水篇以子末應役丁夫蘇林注漢書食貨志餘子未任役者並與先鄭說同此民之羨卒與卿大夫之餘子迥別要之傳與詩不必同傳首云晉無公族乃云立此三官然則公族餘子公行皆晉同姓卿之子爲之此因公族而起非載晉官制晉官不必與魏官盡合無庸牽涉

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曰反馬也注送女留其送馬嫌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正義曰何氏高肩云禮無反馬之法鄭箴曰士昏禮舅姑饗送者以束帛儷皮送者反馬之幣也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以致禮餼餼卽秣馬之芻豆詁馬餼不過稂莠是也東山曰之子于歸皇駁其馬是庶人嫁女亦有送女之馬士禮當同昏禮但載六禮故於女不記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鄭知士妻棄夫家之車者以士昏無反馬之文也校漢廣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箋云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以致禮餼餼卽秣馬之芻豆詁馬餼不過稂莠是也東山曰之子于歸皇駁其馬是庶人嫁女亦有送女之馬士禮當同昏禮但載六禮故於女不記歸寧於壻不記反馬左氏可補禮經所未見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公羊傳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注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徵曰天子諸侯皆三朝治朝在路門外此常朝之處玉藻記曰君朝服以日視朝是也記又曰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卿大夫治事之處在治朝之左右夏官司士云王族在路門之右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王入內朝皆退是王族公族每日常朝與羣臣同文王世子記所云公族朝於內朝謂與宗人圖嘉禮耳非常朝之法羣臣朝位在治朝至議大政乃在路寢僖二年

傳獻公朝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進者由路門外入路寢庭也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於是韓厥將新中軍且爲公立於寢庭是也此云使諸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是也此云使諸大夫皆內朝則日視朝於路寢非禮矣

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踏階而走注踏猶超遽不暇以次

徵曰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疏曰凡升階之法有四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越階四也謂左右足越二等公羊傳云躐階而走是也謹校栗猶散也東山烝在栗薪箋云古者聲栗裂同也攷工記舊栗不迾鄭注栗讀爲裂卿大夫之喪臨祭不告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不言卿大夫檀弓備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言雖是事辛巳自爲祭日不爲仲遂檠仲遂卒於辛巳者赴至適足也故雜記謂之散等鄭云散等栗階是也字本作歷禮弓杜簣人寢歷階而升歷謂左右足各躡一級歷而升也卿卒不繹萬大舞也竹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人學初用萬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萬之名不始武王毛詩簡兮傳曰萬舞干羽也然則干武舞也籥文舞也萬其統名籥舞人所執以舞非以吹舞有聲有容毛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春官樂師疏引而釋之曰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是舞必有聲故樂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又曰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非簫舞有聲而干舞無聲自公羊

繻之裂曲禮記曰拾級聚足聚合也謂左足躡一等右足從之而并然後又躡一等栗階則左右足各躡一等不並

氏曰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注萬舞名籥管名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進者由路門外入路寢庭也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繹於是韓厥將新中軍且爲公立於寢庭是也此云使諸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是也此云使諸大夫皆內朝則日視朝於路寢非禮矣

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踏階而走注踏猶超遽不暇以次

徵曰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籩豆既陳而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不言卿大夫檀弓備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言雖是事辛巳自爲祭日不爲仲遂檠仲遂卒於辛巳者赴至適足也故雜記謂之散等鄭云散等栗階是也字本作歷禮弓亦曰卿卒不繹萬大舞也竹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人學初用萬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萬之名不始武王毛詩簡兮傳曰萬舞干羽也然則干武舞也籥文舞也萬其統名籥舞人所執以舞非以吹舞有聲有容毛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春官樂師疏引而釋之曰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是舞必有聲故樂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又曰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非簫舞有聲而干舞無聲自公羊

簫入奴弓卒去樂卒事奴弓臨祭而卒於廟故書樂而卒事辛巳自爲祭日不爲仲遂檠仲遂卒於辛巳者赴至適足也故雜記謂之散等鄭云散等栗階是也字本作歷禮弓亦曰卿大夫之喪臨祭不告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云去其有聲者而杜范並云惡其聲聞似失之陳氏禮書曰武舞在先文舞在後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言及干戚羽旄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先大武而後大夏是古人之舞先武而後文然則去籥者奏武舞不奏文舞以卿佐之喪爲之稍殺其節耳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作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左氏曰雨不克葬禮也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注引徐邈曰禮喪事有進無退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于廟其明昧爽而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柩停久次疏曰舊解禮庶人縣封不爲雨止明天子諸侯不觸雨而行傳云不爲雨止謂不得止葬事而更卜遠日喪不以制者謂不得臨雨而制喪事豈有諸侯執紼五百人觸雨而行哉

徹曰檀弓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注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推柩而反之子游曰喪事有進而無退柩既夕明旦徹祖奠設遣奠曾子當主人已徹奠乃復設祖奠故子游譏之此謂柩車已移者也曾子問論日食止柩之禮老聃曰既明反而後行日有食之安知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疢患夫日食運速有刻數故止柩就道左聽變雨則不可知故王制云庶人縣封不爲雨止庶人禮數略明士大夫以上皆爲雨止若觸雨行事是以親疢患也穀梁云不爲雨止者言其常也喪不以制也制猶限也葬本不爲雨止今乃因雨不克葬喪不以卜日既定限後日也葬用柔日因雨不克葬得用庚日之剛所謂不以制也徐邈說非是舊解云不爲臨雨制喪事亦失傳意

十四年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注釋庭實曰主人亦設邊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釋加貨曰命侑幣也正義引劉炫曰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獻功謂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元纁璣組羽旄齒革乃得爲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貨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

徹曰庭實之義有二覲禮四（注四當爲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此因朝而陳即莊二十二年傳所云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是也聘禮賓楊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攝之入設也於賓問卿云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於私面云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於上介云庭實設介奉幣入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此因聘而陳皆賓所致於主國之庭實也

公食大夫禮於賓食節云賓三飯庭實設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擯者進相幣賓受幣當東楹北面聘禮記云凡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主國君所致於賓之庭實也卽儐二十二年傳楚子入饗于鄤九獻庭實旅百晉語公子重耳及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是也皮馬不上於堂故曰庭實言百者舉成數耳儐傳正義及晉語韋注並引掌客致饔餼之禮當之非也饔餼惟牢鼎陳於兩階前其八豆八簋六鉶兩簋皆在堂八壺在西序六豆在西夾非庭實也致饔餼在賓館饗在廟其禮迥別據昭五年傳燕有加貨則此庭實爲主國所以待賓傳意謂小國以禮事大則大國亦以禮相待杜是劉非聘禮記曰賄在聘於賄鄭注子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加貨者如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秦西乞術來聘厚賄之於常禮外別加燕好故曰加劉謂多獻賄賂此肊說也杜謂侑幣亦非禮享有酬幣食有侑幣此正禮非加貨也又校古者享與私覿私面庭實不過皮馬聘禮首云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注言則者享主用皮或時用馬記云凡庭實皮馬相閱可也注閱代也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正禮實束帛加璧享庶實皮則攝之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問卿節庭實設四皮私覿節上介特面介奉幣皮二人贊庭實設介奉幣入

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二篇所陳略同皆饗時所陳大司樂賓出入奏肆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與此同鄭以大饗爲祫祭乃破肆爲陳似不可從其言王事者謂王饗諸侯也王饗諸侯有庭實則諸侯自相饗亦有庭實可知龜金竹箭皆饗時所陳統言之則曰百十五年初稅畝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注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公羊曰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校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取之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所謂十而爲一井故曰井田穀梁曰古者十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

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譏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牆屋其中又種桑麻菜茹民戶已受私田又均受公田公田不善民亦不盡力而已故曰惠而不費初稅畝者譏始去公田也三傳義同孟子說取私田之十一也

徹曰春秋書初稅畝者譏始去公田也三傳義同孟子說井田之制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此謂平土可以爲瀘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墝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又曰周室既衰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晦春秋譏焉甫田正義駁曰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其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爲同養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孟子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注匠人據之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甫田正義申曰言什一者據通率而言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一中爲賦故鄭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爲什中賦一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謹按九一者九中稅一也加班說公田僅八十畝八家各受田一百十畝是十一中稅一正義駁之是也至申鄭義以九合十一爲二十夫似非九一爲九中之一則十一爲十中之一非以十一爲數而稅其一也萬氏斯大曰據趙注孟子周人耕百畝者徹去十二畝以爲賦小司徒云九夫爲井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十而不收餘畝之稅校萬說非也司馬法畝百爲夫九夫以地言非以人言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明以百畝統爲公田孟子明言八家安得云分之九夫然則助法九中稅一貢法十中稅一助法重於貢法魯去公田是輕其賦矣非也周法貢助兼行而貢法必多於助法何則田之可井者必平疇沃壤班云平土可以爲法者是也若山林藪澤不能截然方整則以貢法通之襄二十五年左傳楚爲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澭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賈注山林九度而當一井藪澤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七辨而當一井澭鹵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五數而當一井偃豬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二牧而當一井衍沃畝百爲井九夫爲井小司徒授田之法有不易一易再易三等者舉其中傳言九等者該其數是井田必衍沃之地故九中稅一若不可井者則

併其畸零以授不能拘一夫之數視受田之多寡使自賦其十中之一此貢助所以並行也然而大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下急上也見漢書蕭望之傳鹽鐵論取下篇曰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和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古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私穀梁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責民之不急上也至後世如班所云上下相詐民有私而忘公於是并公田而去之與貢法之自賦者同十一而稅而助法亡春秋所以書初稅畝杜預徐邈並云於公田之外又稅十一說非是

十六年成周宣謝火公穀作災杜預注左傳曰宣謝講武屋別在雒陽者正義曰楚語先王之爲臺謝也謝不過講軍實知謝是講武屋也公羊曰成周者東周也宣謝者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臧焉爾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穀梁曰其曰宣謝何也以樂器之所臧目之也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謝者講武之坐屋徵曰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此釋廟寢也無室曰謝四方而高曰臺陝而修曲曰樓此釋謝與樓臺也爾雅文惟曰土高曰臺有木謂之謝有木即是屋也爾雅有之者本或誤也校釋宮上文曰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謝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上加木爲屋名之爲謝下云無室曰謝郭注如今堂隍故杜注引而釋之曰謂屋歇前正義曰歇前無壁如今堂廳事無室之謝與有木者之謝絕然兩事或說甚誤廟不得以謝稱謝古通豫亦通序鄉射曰豫則鉤楹內鄭注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今文豫或爲序有室謂之庠無室謂之序地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序謝豫序三字聲義俱通故無室者謂之謝或謂之豫亦謂之序一也講武與習射事亦相類漢書胡建傳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顏注堂無四壁曰皇是也何注以無室曰謝連上廟寢爲類非爾雅義也春秋時京師王城也成周爲下都敬王避子朝之亂乃入於成周左傳言東王西王者以成周處王城之東故以敬王爲東王耳春秋無東周西周之稱其時西周鎬京也東周河南郟鄏也公羊東周之稱不可施於春秋車攻詩序復會諸侯於東都箋云東都王城也地理志河南故郟鄏地是爲王城毛氏奇齡申公羊曰釋宮無室曰謝凡廟無無室者室即寢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臧焉爾注宣宮周宣王之廟寢也至此不毀有中興之功

處對廟爲卑故在後昭十八年左傳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惟廟列前故在道南寢列後故在道北釋宮以廟與寢對言謂寢之異於廟者但有堂後正室而無堂之東西兩箱耳毛不識廟制以堂後之室爲寢乃云廟以燕尸室以臧主按天子諸侯祭有朝踐饋食故郊特牲記曰坐尸於堂大夫士自薦塾始無堂事故特牲少牢祝延尸尸卽入於室惟賓尸在堂故有司徹曰埽堂但云廟以晏尸廟指堂乎謬一士喪死于適室鄭云適室正寢之室也兩楹之閒曰中堂聘禮公受玉于中堂是也以兩楹之閒爲適室是堂室之別尚不能明謬二廟有堂有室寢亦有堂但無東堂西堂卽東箱西箱云制廟後之半以爲寢是不辨廟與寢之名也謬三至云遠廟無寢此本鄭棘僕注按其職云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校五寢謂天子五寢也非廟寢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故云五寢鄭泥於祭法遠廟爲祧一語不知廟祧通言耳故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左傳襄九年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昭四年鳥有宗祧之事於武城七年弗敢失隕致諸宗祧二十年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鎭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三十一年將使歸冀除宗祧哀二年卜之以守龜於宗祧襄二十三年紇不佞失守宗祧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亦稱祧足知祧卽廟宗祧猶宗廟鄭云祧廟無

體解節折禮運腥其俎熟其殽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謂體解而燔之正義曰豚解五體也特牲少牢以薦熟爲始皆體解無豚解天子諸侯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爲豚解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一臑一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是體解卽節折以牲體言謂之體解以骨體言謂之節折少牢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肫胳正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肩臂臑肫胳在兩端脊脅肺在上注凡牲體之數及備載於此此經節折前體肩臂臑兩相爲六後體肫胳兩相爲四短脅正脅代

脊兩相為六脊有三總為十九體惟不數觳二通之為二十一體校此牲體之數吉禮皆用體解故鄉飲鄉射大射燕禮皆云薦折俎折俎即節折欲射燕其牲皆用狗故飲禮賓主人介皆三體鄉射記獲者釋獲者皆二體燕禮記惟公與賓有俎而大射注及疏皆引鄉射記為釋是飲射之俎尊者三體卑者二體此節折之數也下傳云享有體薦燕有折俎折俎即殺黍非謂切肉為殺而升之於俎也襄二十七年傳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正義引此傳而釋之曰傳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享卿當如燕法有折俎自王言之故曰王室之禮耳其諸侯待公卿亦當然校正義此說是也天子待諸侯使臣亦

饗食燕三者禮具故僖十二年傳云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是卿亦有饗也

惠氏禮說曰大射儀云以我安安者坐也未安以前皆行饗禮既坐徹俎而薦庶羞然後燕禮行焉知饗禮不亡盡在燕禮矣春人並舉饗食而不及燕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而燕禮亦無文古者饗燕通設俎為饗徹俎為燕大詔謹校惠說是也而未賅燕有即行於饗後者有與饗異日者鄉飲鄉射兩禮並云司正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說屨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鄭注至此盛禮俱成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鄭注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強有力者猶倦焉請坐者將以賓賜

也昏禮舅姑共饗婦奠酬注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鄭云使人者謂二人舉觶也故曰燕燕禮亦曰以我安釋詁安坐也自旅以前皆立行禮說屨升堂後乃坐故少儀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此饗畢即燕也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寡三辭曰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公食大夫曰設洗如饗是先饗次食次燕此行於饗後者饗之禮亦別饗用太牢采菽筐筥云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羹芼芼羹也注疏本作字誤三牲牛羊豕芼以藿是也昏禮曰舅姑共饗婦以壹獻之禮校婦以特豚饋則舅姑饗婦亦特豚又曰舅饗送者

以壹獻之禮姑饗婦人送者此亦當用特豚是用太牢謂之饗用特豚亦謂之饗獻酬酢三者備乃為一獻自九獻以至一獻禮有隆殺儀節盡同飲射之禮皆饗禮也故燕亦通名饗燕禮曰公與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上介一食一饗大夫壹食上介若食若饗又曰若不親食大夫若不親饗不言若不親燕知言饗而燕賅焉傳所載饗禮數十皃皆燕也何以明之鄉射記曰古者于旅也語語先王之道德也即指賦詩一節昭十七年傳小邾子來朝公與之晏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此燕也惟燕說屨升堂乃得從容燕語若饗則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以至眾賓僕盛飾繁多無賦詩

之節記所云旅當指無算爵時若司正相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儀無語法而傳所載如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僖二十三年范宣子來聘公享之賦摽有梅襄八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十九年季武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轅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校后夫人助祭廟中位在北堂據特牲少牢饗賓不與饗食在廟燕在寢故燕禮曰燕朝服子寢惟在寢故穆姜出於房賦詩而入房東房也從路寢東房而出也成九年夏季文子如晉晉侯使韓厥來聘公享之賦摽有梅襄八年公子賦河水僖二十三年范宣子賦黍苗十九年季武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范宣子賦黍苗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賦常棣之卒章以卒二十七年楚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昭元年皆燕也成九年夏季文子如晉晉侯使韓厥來聘公享之賦摽有梅襄八年公子賦河水僖二十三年范宣子來聘公享之賦黍苗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十九年季武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轅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校后夫人助祭廟中位在北堂據特牲少牢饗賓不與饗食在廟燕在寢故燕禮曰燕朝服子寢惟在寢故穆姜出於房賦詩而入房東房也從路寢東房而出

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賓三
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
以侑幣致之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
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昏禮舅饗送者以壺獻之禮酬以束
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昭元年傳秦后子享晉侯歸
取酬幣終事八反蓋每酬以幣將之后子親攜其一續送
其八是爲九獻之酬幣襄傳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展莊叔
執幣皆指饗言而周語云先王之燕酬幣晏貨以示容合
好古者饗燕通稱故云先王之燕而陳氏禮書據此謂燕
亦有幣但禮文不具其說無據鹿鳴詩序云燕羣臣也而
曰承筐是將篚云兼饗食而言鄭意謂燕無幣故云兼饗

食今按燕即行於饗後篚篚之將即酬幣也不當兼食言
食禮於傳無徵惟襄三年晉侯以魏絳爲能刑佐民矣反
役與之禮食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說者謂
即公食大夫禮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
二十八年叔孫穆子食慶封此大夫相食之禮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成公

元年作丌甲穀梁曰作爲甲也兵甲國之大事也古有四民有士民有農民有賈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丌作甲非正也何注公羊用穀梁義杜預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丌丌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丌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爲使丌出之譏重斂故書

徵曰如穀梁說春秋應書作丌乘杜預說應書作甲如杜預說應書作丌乘以十六井而出六十四井之賦於法倍四雖暴斂不至此宋胡安國云丌出一甲者益三甸而井出十二甲益舊數三之二大韶謹按周官本無計地出車之法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該唯田與追胥竭作此以井牧之法定軍賦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丌四丌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此以井牧爲之說

司馬法棄馬之法有二四邑爲丌丌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丌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爲使丌出之譏重斂故書

徵曰如穀梁說春秋應書作丌乘杜預說應書作丌乘以十六井而出六十四井之賦於法倍四雖暴斂不至此宋胡安國云丌出一甲者益三甸而井出十二甲益舊數三之二大韶謹按周官本無計地出車之法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該唯田與追胥竭作此以井牧之法定軍賦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丌四丌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此以井牧之法定都鄙之貢賦也六軍之衆出於六鄉故凡軍旅田役皆鄉官帥民而至大司馬云軍將皆命卿命卿帥六卿也然則小司徒定其民大司馬掌其政夏官篇首言伍兩卒旅師軍與小司徒同古謂兵爲賦郊特牲記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車賦車兵也卒伍徒兵也故大司馬曰凡令賦賦兵也謂出兵之數也以令貢賦猶言以令軍賦上地中地下地地有定戶口無定上地不必常七中地不必常六下地不必常五故曰毋過家一人該卽指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言竭作卽竭此三等之該家出一人爲正卒六鄉七萬五千人故大司馬定軍額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諸經都言六師明王畿雖萬乘軍賦止於此數其六遂及都鄙盡爲農故鄉中但列出兵法無田制遂人但陳田制無出兵法兵自爲兵農自爲農謂兵農合一者不察之論也井邑丌甸縣都六者皆定地以出田賦與軍賦無涉軍賦但出民不出車四丌爲甸與二百里曰甸千里之內曰甸皆定其地之名田棄雖同聲要不得讀甸爲棄春秋書作丌甲與左傳載鄭子產作丌賦皆主丌言鄭子寬譏子產作法於涼而哀二年左傳載孔子之言曰施取其厚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丌足矣似古賦法始於丌不敢加

是曰匹馬丷牛四丷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備謂之乘馬見本年傳正義一法方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見小司徒疏注兩法不同者成百井定受田三百家以家出一人準之得三百人十而賦一故三十人甸五百七十六井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以可任者二家五人準之得七百二十人亦十而賦一故七十二人兩法實一法孔賈分爲畿內邦國也特三十人及七十二人與伍兩卒旅師雖參差不合故牧誓正義曰一車七十五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而陳氏禮書通之曰卒有百人車一乘合七十五人則一車所餘在後車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之五十人又在後車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六軍則千乘此與六軍三軍之數通矣仍不可通之二軍一軍二軍二萬五千人以七十二人配之三七二十一三五十五車三百乘計二萬二千五百人再以三十三乘配二千五百人則餘二十五人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車一百乘卒千人築楚丷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三千今本管子及齊語並作三千字誤當爲三閭二年左傳亦云革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是一乘十人山至數篇方六里而爲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一乘二十七人大司馬云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故縣師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會其車人之卒伍司右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知車人配合本無定法不定以七十五人不定以三十人閟宮詩公車千乘而曰公徒三萬是一車三十人矣而管子中匡篇定五十乘爲小戎而曰有此三萬人有革車六百乘今本管子及齊語並作八百乘韋注曰八當作六是一乘五十人大匡篇有同甲十八萬革車五千乘是一車二十人又曰築緣陵以封之予高白築甲一千築夷儀以守之予車百乘卒千人築楚丷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三千今本作五千字誤當爲三閭二年左傳亦云革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是一乘十人山至數篇方六里而爲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一乘二十七人大司馬云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故縣師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會其車人之卒伍司右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知車人配合本無定法不定以七十五人不定以三十人閟宮詩公車千乘而曰公徒三萬是一車三十人矣而管子中匡篇定五十乘爲小戎而曰有此三萬人有革車六百乘今本管子及齊語並作八百乘韋注曰八當作六是一乘五十人大匡篇有同甲十八萬革車五千乘是一車二十人又曰築緣陵以封之予高白築甲一千築夷儀以守之予車百乘卒千人築楚丷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三千今本作五千字誤當爲三閭二年左傳亦云革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是一乘十人山至數篇方六里而爲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一乘二十七人車人配合隨時而定然則王國六軍大國三次國二小國一此軍額也以七萬五千人配三千乘一車當二十五人原未嘗羨卒盡起以司馬法說之鑿矣

漢書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
居園囿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
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
千井戎馬四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
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六十四井
出一車之法也則百里之國僅出車百乘傳曰天子一圻
列國一同以大夫采地等於大國諸侯疑未敢信包咸注
論語曰方里爲井十井爲一乘百里之國適千乘哀十二
年公羊傳何注亦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十井出一乘
之法也校食貨志曰一夫挾五口治田歲收畮一石半爲
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月八
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
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錢千
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
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如包何說是
農民戶既出十一之稅又出車一乘馬四匹芻茭之費共
之此必非八十家所能給亦疑不敢信竊謂經傳言萬乘
千乘百乘非計地以出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
百乘言國之富不得過百乘耳明堂
位記說魯云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以方七百里之地而
出車千乘與司馬法不合而定九年蒐於紅左傳亦稱自
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甲車四

千乘十二年傳楚靈王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
三依劉炫說國各千乘是合楚國之車得
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
縣遺守四千是一縣百乘也縣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
出一乘合晉國之車又寘啻萬乘是大國不必定千乘也
襄十一年傳子產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昭元年傳秦
后子適晉以車千乘是大夫不必定百乘也閔二年傳衛
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
乘是衛文儉以足用乃有此三百乘耳周官本無計地出
車之法特因小司徒云登其鄉之六畜車輦鄉師云辨其
牛馬之物里宰云比其六畜兵器遂謂車馬兵器皆出自
民今校鄉師凡四時之田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旅師若作
民而師田行役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縣師若將
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使皆備旗物兵器而至酇言以帥
而至者謂有司自以旗鼓帥民而至六畜車輦民所自有
特以時簡閱之非以供軍興天官司書三歲則大計羣吏
之治以知民之財用注疏本脫用字依疏義補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
家六畜之數里宰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兵器即
器械民閒所藉以防患古未有禁民挾兵者若以供軍興
則簡其牛馬車輦足矣何簡及六畜校牛人凡軍旅共其
兵車之牛校人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哀四年左傳孟孺子
將圉焉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焉

馬注圉畜也　此牛馬出於公家之證也司兵及授兵從司馬之濾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司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司甲篇亡云如其儀則甲當司甲授之巾車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毀折入齎於職幣隱十一年左傳鄭授兵於太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閔二年國人受甲者此兵車出於公家之證也左氏均於周官合大事表乃云周官出於王莽特附會司馬法不知周官之法本不與司馬法同顧坐讀周官不審耳

二年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左傳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是以免既衞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注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正義曰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樊纓十有再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前樊鵠纓鄭云樊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也既夕禮士鬻馬纓三就又諸侯之卿有受革路木路之賜皆有繁纓而云諸侯之服者以與曲縣相對諸侯之卿特賜乃有大路士喪禮送葬設盛服耳此非正法所有

徵曰春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司農注宮縣四面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宮縣象宮垣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注云備三面三字之誤也當爲二宮縣者非卽軒縣之法注云備三面三字之誤也當爲二宮縣者非卽軒縣之法注云備三面三字之誤也當爲二宮縣者非卽軒縣之法注云備三面三字之誤也當爲二宮縣者非卽軒縣之法注云備三面三字之誤也當爲二宮縣者

爲判縣可知又大射儀疏曰云國君於其臣備三面者言事也以諸侯大射於臣備三面惟有鼓則大夫全去北面國君合有三面爲辟射位又與羣臣射闕北面若與諸侯饗燕則依軒縣三面謹校大射所陳去北面者避射位也作階東西階西階閒各縣鐘磬鑮鼜鼓惟庭南不縣大射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鼜在其東南禁又曰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爲避射位若軒縣正位其北亦有鐘磬鑮鼜鼓在西階東故鄭云無鐘磬有鼓軒縣本三面去階閒則二面故鄭云諸侯於其臣備二面耳賈以大射所陳當軒縣誤會鄭意也定十二年公羊傳何注曰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城闕闕南方謂之軒城樂縣闕南方謂之軒縣其義同舊注謂形似車輿者車左右兩較前有軾亦三面借以形之

亦確惟繁纓爲馬飾周官巾車大行人但別其就數之差等不聞大夫無繁纓據行人云諸子樊纓五就則卿大夫當三就士一就士喪攝盛用三就是士當一就士一就則大夫三就差數可知於奚所請或過於三耳傳義不明正義說以大路似失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左傳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注使壟畝東西行

徵曰溝洫之制有縱有橫盡東其畝此必無之事卽公穀二傳並云使耕者東畝則是土齊也亦約略言之國內之畝豈能盡東而程氏瑤田通藝錄曰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南畝故畝橫畝流於遂故遂縱匠人疏云井田之法畝縱遂橫溝縱川橫爲東畝之圖是自西視之畝橫於東引此傳以證且云盡東其畝者謂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大韶謹校南畝東畝者實據地之形勢而言非所云自北視之爲南自西視之爲東匠人云凡溝必因水勢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水勢常趨東南此其理然也造井田形體之法必先度大川之勢而後定東南之畝田無分東南畝依於畝故詩曰南東其畝南故遂溝由西而東由北而南畝謂廣一步長百步爲畝而東直達而無曲折乎此肊說也

左傳公會晉師於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一畝三畝水自北注南畝亦隨畝而南是爲南畝水自西

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注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士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

徵曰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鄭注輿衆也行謂軍行列然則輿司馬主車徒行司馬主卒棄軍司馬則兼掌之此戰也韓厥爲司馬即軍司馬也僖二十八年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訾侯此軍司馬之職十八年傳籍偃爲之司馬晉語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儉也使爲輿司馬此輿司馬也文二年傳

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於垂隴注晉司空非卿也正義郎引此傳以證此軍司空也淮南兵略訓曰隊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又曰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輿帥即夏官之師帥二千五百人爲師則一軍有師帥五人亞旅即旅帥五百人爲旅則一軍有旅帥二十五人總言之則曰輿帥矣輿衆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左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注燒蛤爲灰以瘞壙四阿四注椁也翰檜上飾正義曰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注互物蜃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是用炭以瘞壙也劉炫以爲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也

徵曰掌蜃云以共蜃炭秋官赤芨氏以蜃炭攻之疏蜃炭蜃灰也故鄭謂擣其炭而坋之攻工槭氏注之以蜃杜子春注蜃謂灰也匠人白盛注蜃灰也以蜃灰堅牆掌蜃赤芨氏之蜃炭即蜃灰炭與灰古通故月令云毋燒灰呂覽仲夏紀作毋燒炭劉炫說非也

正義曰匠人殷人四阿鄭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椁之上設此木從二橫三以負土則土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題湊諸侯不題湊則無四阿

庚寅衛侯速卒左傳衛穆公卒晉二子自役弔焉馬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送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正義曰雜記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主孤西面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君命行弔之禮今二子師行經衛竟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又曰喪大記君之喪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

徵曰陵氏禮經釋例曰凡婦人之位小斂前在尸西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柩將行始降在階間士喪禮始卒哭位婦人侠牀東面注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眾婦人則戶外北面此尸西之位也小斂畢奉尸侠於堂男女如室

位又云婦人阼階上西面此阼階上之位也大斂畢婦人東復位仍復阼階上之位也朝夕哭婦人即位於堂南上既井椁婦人哭於堂此位亦當在阼階上是婦人之位自小斂至既殯皆在阼階上也既夕禮還柩車婦人降即位於階間注位東上至此婦人始降者柩車將行故婦人於車後送之也

左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魯公享之賦摽有梅季武子使行人私焉對曰匪我能享敢勤吏人以重其罪武子賦綠衣宣子賦淇奧曰匪我能有敢以及此武子曰宋衛實不共先君之職敢不承命宣子賦乾肆武子賦形弓之什宣子遂賦節之三章武子曰吾子其不堪任之以及此乎宣子曰匪我能任之敢以及此武子曰吾子之賜多矣敢不拜賦采菽宣子賦角弓武子賦彤弓之什宣子賦菁菁者莪武子賦既醉宣子賦蓼蕭武子賦湛露宣子賦彤弓武子賦菁菁者莪宣子賦六月武子賦采芑宣子賦車攻武子賦吉日宣子賦鴻雁武子賦庭燎宣子賦沔水武子賦鶴鳴宣子賦祈父武子賦白駒宣子賦黃鳥武子賦我行其野宣子賦斯干武子賦無羊宣子賦魚麗武子賦南有嘉魚宣子賦南山有臺武子賦由庚宣子賦崇丘武子賦由儀

西鄉賓西序東鄉釋宮東西牆謂之序謂兩夾之牆也東序在東楹東西序在西楹西飲射於升階後並云當楣北面再拜至楣堂之前一架也當公拜脫時賓三退負序是公拜在阼階上畢卽受玉是賓主並未入堂南北之中公受玉其南北之節當東楹耳鄭伯與晉侯親行禮無所爲致命升階後晉侯卽北面當楣拜至鄭伯答拜據鄉飲鄉射俱賓主畢鄭伯右還以右手晉侯左還以左手由序端至兩楹閒相訝授受今於東楹之東至晉侯尙未行至東楹鄭伯急行不覺過堂中至東楹又過而東也故文伯譏其視流行速

二月辛巳立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羣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注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正義曰服虔云羣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校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殤公立殤宮此若爲禱而立何以不言禱無驗之說故不可從公羊曰武宮者武公之宮也

徵曰明堂位記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或謂記禮者之失然其言有由然也周奉后稷爲始祖別立文武廟於雒邑故雒誥曰王入太室祼太室卽世室路寢庭則僕大夫郎周官之太僕故得從公立於寢庭云杜世室者世世不毀也記人欲盛陳魯禮故以武宮爲武世室左氏以爲立武由己則不指武公杜以楚立武軍證之非也彼傳云蓋築武軍以爲京觀與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晉張武軍於樊庭昭十三年傳陳蔡請爲武軍義別襄昭傳之武軍謂軍之壘壁也本杜注宣傳之武軍爲京觀也築壇四邊爲埒謂之宮故哀七年傳云謀於社宮社壇而不屋謂之宮者謂社稷之壇也如杜說楚豈得立先君廟於鄀知不然矣正義駁服云不言禱於武公校禱於殤公亦但左氏說耳左不以武宮爲武公廟故不言禱昭十五年經書有事於武宮諸侯立四親武公至成閔十二世祧毀已久如左說昭公時何以祔於武宮公羊義是也穀梁曰立者不宜立也與立殤宮傳同則穀梁亦謂武公廟

左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注兼太僕

徵曰燕禮小臣師在東堂下注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太僕正君之服位者也疏夏官太僕職掌正君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彼下有小臣之宮上士四人其職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諸侯兼官無太僕謹校太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太僕職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燕朝朝於路寢庭則僕大夫郎周官之太僕故得從公立於寢庭云杜路寢之庭襄三年傳魏絳授僕人書注僕人御僕周官御僕掌

羣吏之復逆鄭司農注復謂奏事是僕人即周官之御僕
太僕之屬左傳有僕大夫有僕人禮經有小臣有僕人正
僕人師無太僕不盡與周官合賈謂諸侯無太僕不知僕
大夫與太僕職掌正同也江氏周禮疑義舉要曰司士言
眡治朝之儀但揖見羣臣而已揖畢即適路寢聽政諸臣
反其官府治事之處匠人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若議
論政事則在路門內之朝故論語曰攝齊升堂三朝惟路
寢有堂有階按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僖
二年公羊傳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入亦謂入路
寢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徵曰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記曰有故則束
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

衛人來媵左氏曰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何
氏胥臣曰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左傳云異姓則否齊
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箴曰禮納女於天
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
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

徵曰姓生也昭十一年左傳曰歸姓也注姓生也是也備
百姓猶言百斯男百眾多之辭耳泥文以求之諸侯豈備
洒掃而不埽灑大夫豈備埽灑而無酒漿斯不然矣莊十

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句于鄄遂及宋公齊侯盟但言
陳人之婦不知陳取何國春秋爲公子結因媵女而及諸
侯盟故曰遂非譏魯不得媵陳襄二十三年傳晉將嫁女
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晉吳同姓不得昏姻嫁女於吳
者或嫁爲吳大夫妻齊得媵之是異姓相媵也白虎通云
取三國女者廣異類也晉語異姓則異類是班說亦不專
指同姓以魯論僖適母文姜生母成風宣適母哀姜生母
敬嬴襄適母齊姜生母定姒諸侯不再取則成風敬嬴定
姒皆媵女也何說得之莊十九年公羊傳諸侯取一國則
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也今本脫女
字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取白虎通亦云取一國

二國往媵之皆以姪娣從大雅韓奕正義曰眾妾之名有
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士昏疏諸侯夫人自有姪娣
二媵各有姪娣謹按媵者送女之名故書曰公子結媵陳
人之婦謂陳將取婦魯以女媵之使結致之也姪娣指其
本親娣嫁者之女弟也姪嫁者之兄子也不指媵姪娣亦
得以媵稱士昏注嫁女以姪娣從謂之媵是也通言之嫁
者之姪娣亦謂之媵分言之則本國之女以本親言曰姪
曰娣他國但謂之媵士昏曰婦徹於房中媵御饋姑酳之
雖無娣媵先云雖無娣則媵者非必備姪娣或姪或娣可
也云無娣媵先則娣爲婦之女弟媵爲他姓來送女者故
鄭云先媵客之也碩人云庶姜韓奕云諸娣庶姜者莊姜

姪娣也曰庶曰諸不必一姪一娣他國來媵者未必國三人晉衞齊三國來媵未必備十二之數而公羊云二國往媵之穀梁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文十八年校之禮經無文可徵何注隱元年傳曰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故襄三十二年左傳曰非適嗣者舉其貴者是娣貴於姪故襄三十二年左傳曰非適嗣何必娣之子是適夫人無子立適娣之子先媵後適姪娣於禮亦無徵

十一年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注昆弟之妻相謂爲姒正義曰娣姒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

族其夫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女補字弟也是以其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今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妻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生先後爲娣姒則知娣姒以己之年非夫之年也

徵曰邵氏爾雅正義曰釋親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

伯邾人滕人伐秦左傳及秦師戰於麻隊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注不更秦爵正義曰漢書稱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級者賜爵一級其四曰不更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此傳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蓋後世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蓋商君新作也

徵曰秦本紀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此皆在商鞅以前商君傳孝公拜爲左庶長是鞅未立法以前身且爲此官知秦爵由來已久鞅特增至二十耳楚官有莫敖曹參傳得大莫敖踞與敖同桓十三年傳莫敖必敗舉趾高漢書五行志作莫踞皆舊官也或以

此疑左氏爲戰國時人失之矣

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左傳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注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正義曰鄭詩箋云韎茅蒐染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縓謂一入赤爲淺赤色也跗注自要以下而注於腳跗以上謂之袴士謂之韐鄭於瞻彼洛矣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喪服士服而來未受爵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以出白虎通引韓詩內傳曰世子未受爵命服士服故詩曰韎韐有奭說文作韐曰士無市有韐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鄭士冠注云韎韐纁紱也玉藻一命縕紱世子未受爵命故服韎韐朱芾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郤至

與眾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郤至必鮮華故楚子偏識之

徵曰鄭注禮解韋弁不同又雜問志曰韎韋之不注不讀如跗跗幅也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韋爲弁又裁韋如布帛之幅連屬以爲衣素裳白鳥與司服注微異而實同

司服疏引賈服注云跗足跗也注屬也韋注晉語亦云兵服自要以下注於跗蓋司服經但云韋弁服不言跗注故鄭讀跗爲幅解爲以韎韋爲衣又以爲裳據傳云跗注當從賈服韋杜不當從鄭江氏周禮疑義舉要曰陳氏禮書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雀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釋名亦云以爵弁爲之謂之韋弁即戎以韋弁服即爵弁服其服縹裳朱芾臣之貴者卑者以韎韐爲衣又以爲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爲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縫屬鄭以爲衣裳則衣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衣裳不連跗注言連者爲要腳連耳軍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郤至

將故服朱芾韎韐與朱芾賁賤迥殊郤至將新軍不當服韎韐且兵事上下同服楚子何以獨識之蓋以韎韋爲跗注者非戎服之常故晉語作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共王云以者明郤至獨用此服正義謂軍士未必盡然得之江引以證爵弁之爲組紱殊不分曉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鑾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注肅手至地若今揖

徵曰凌氏禮經釋例解九拜曰肅拜婦人之拜也鄭注少儀曰婦人以肅拜爲正男子惟軍禮始肅拜左傳郤至三

肅使者卽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閭百詩以古之拜如今之揖古之肅拜如今之拱手非也鄉飲酒賓厭介介厭衆賓注今文厭皆作揖然則今之揖乃古之肅拜今之拱手乃古之揖耳又曰婦人之拜皆立扱地始坐拜也大韶謹按鄭注鄉飲云推手曰揖禮凡言三揖皆推手與今之引手至地者異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土揖推手小下之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蓋於推手中別此三等之法實皆拱手也凌謂今之拱手乃古之揖是也肅拜爲九拜之一與但言肅者別段先生說文注曰凡不跪不爲拜跪而舉其首惟下其手是謂肅拜漢人而俯下其首則不成拜矣郤至之肅卽今之揖漢謂之揖肅不連拜介者不拜長揖而已柀段說是也少儀謂之揖肅不連拜介者不拜長揖以其曲身引手至地故謂之長揖漢書鄒生傳不拜長揖以其曲身引手至地故謂之長揖漢書酈

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蚩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譏小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疏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後陳其牲物告牲之牷於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孔氏通義曰或意未明舊說以爲用事於泮宮然後郊要非本傳所取闕疑殆焉

徵曰用然後郊傳意不可曉就注義求之先有事者此何引或說釋傳也以下則何駁或說也鄭注禮器曰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之也之字注疏本無以意增仁與存通謂存偶之也故仲尼燕居記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鄉之禮所以仁

賓客也仁卽存也鄭云先仁之與何云存后稷神義同正義曰將以后稷配天先以仁恩存偶之也此告謂告后稷魯無后稷廟故記曰告於郊宮注或作宮非夕牲也地官充人展牲則告牷鄭注展牲若今夕牲續漢書禮儀志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孰劉昭注引干寶周官注曰展牲若今夕牲與鄭同夕牲之禮郊社及宗廟同故特牲曰厥明夕宿賓明日之夕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然則夕牲不過展視牲牢無告廟之法告后稷不審在郊前幾日至夕牲則在祭前之夕注以或說夕牲告牷於后稷於禮無徵其云在日上不當在日下者蓋或說以先有事釋用郊故注正之曰若以用爲告

后稷是解爲用亡必郊其日當在郊前不當書於辛丑之下日上指辛丑以前先告書辛丑用郊則郊在辛丑日非先有事之義矣此駁正或說也九月用郊尤悖此注釋傳不宜用之義夏四月不郊猶三望三望譏之小也今以九月而郊失禮之大者故曰小大盡譏之下又申先有事說之非耳徐全不解注意其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後告牷說尤無稽

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左傳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正義曰夫人之宮有朝羣妾於內以治事正寢正寢卽夫人朝處左傳所謂內官之朝是也攻工記內有九室九嬪居之齊雞鳴傳云夫人綱紝而朝卽謂朝於夫人之正寢也正義解爲纚紝而朝君非也

左傳程鄭爲棨馬御棨車之僕也六閑馬六閑之騶周禮有六閑馬正義曰周禮掌駕之官無名騶者襄二十三年傳稱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則騶亦御之類周禮趣馬下士掌駕說之頒是騶爲主駕之官棨馬御棨車之

御之貴者故令掌駕之官亦屬之

徵曰朱氏珔曰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注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正義引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爲七傳云六騶乘馬御當卽其總主者

春秋傳禮徵卷七

襄公

三年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披練三千以伐吳注組甲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披練練袍正義曰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然則甲貴牢固組練俱用絲也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尚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組是絛不可爲衣服安得以爲甲裏

徵曰此三說者惟賈說爲合古制攷工記函人爲甲有七屬六屬五屬之別鄭注屬謂下旅下旅札續之數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蓋甲以革爲之析而爲札故資由基射甲徹七札焉七札猶七葉也函人又曰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鄭司農注窓小孔貌甲續札爲之其相續之處必有鑽空故用組與練以綴之呂覽去尤篇郤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郤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且猶若也竅滿則盡任力矣竅即鑽空竅則綴以帛小則綴以組革堅故任力者全革不堅故任力者半呂說與攷工記合賈蓋本攷工而爲說也其云甲裳者函人云楯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甲裳即下旅宣十六年傳得其甲裳是也云重若一則上旅與下旅制同馬云以爲甲之裏案函人云眡其裏欲其易也鄭云無敗蔵敗蔵即司農所云革裏肉也革近肉處削之不盡則敗蔵而甲易敝故欲其易易治也此言札與札相屬之處今去肉淨盡則革堅非以組練爲裏也馬說非是杜不讀古混云戰備練袍豈戰備乎

四年夏叔孫豹如晉左傳報知武子之賜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

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徵曰春官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戚夏驁夏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祀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戚夏公出入奏驁夏梜九夏之名惟肆夏戚夏驁夏見於禮經及禮記鄉飲鄉射大射燕禮並云賓出奏陔大射云公入驁肆夏見郊特牲禮器仲尼燕居記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郊特牲記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燕居所云謂兩君大饗郊特牲所云兼朝聘則諸侯於鄰國之君於聘賓皆得

奏肆夏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鄭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之是諸侯燕己臣子亦得奏肆夏故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以大夫爲僭明諸侯得奏矣案鄭注燕禮曰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於次國小國之君亦如之晉侯享穆叔升歌文王合鹿鳴用兩君相見之樂故金奏肆夏之三明諸侯燕聘君但得奏肆夏惟天子享元侯備三夏故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但得升歌小雅合鄉樂惟兩君相見得升歌大雅合小雅故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肆夏之三說者多異杜子春說以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說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渠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國語謂皆昭令德以合好也此一說也韋注魯語云肆夏一名繁遏渠一名渠杜注同此一說也劉炫規杜云文王之名遏納夏一名渠杜注同此一說也劉炫規杜云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緜是其三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三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三納賓則奏肆夏之三是其一何須重舉二名大韶謹案劉說是也呂叔玉以繁遏渠當時邁執競思文亦無明證訓夏爲大解爲遂於大位位字非經文所有時邁毛傳曰夏大也箋云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與呂說雖異並以夏爲九夏之夏思文云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箋云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疆界乃大有天下也則以夏解爲大有天下二字亦屬橫益竊案夏諸夏也常法也釋詁法常也陳常于時夏者陳大法於諸夏也與君燕修和于有夏義同肆于時夏肆當從箋訓陳

懿德猶言文德言武王惟以文德陳於有夏也有也時也正義曰奏謂作樂也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國語謂皆昭令德以合好也此一說也韋注魯語云肆夏一名繁遏渠一名渠杜注同此一說也劉炫規杜云文王之名遏納夏一名渠杜注同此一說也劉炫規杜云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緜是其三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三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三納賓則奏肆夏之三是其一何須重舉二名大韶謹案劉說是也呂叔玉以繁遏渠當時邁執競思文亦無明證訓夏爲大解爲遂於大位位字非經文所有時邁毛傳曰夏大也箋云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與呂說雖異並以夏爲九夏之夏思文云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箋云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疆界乃大有天下也則以夏解爲大有天下二字亦屬橫益竊案夏諸夏也常法也釋詁法常也陳常于時夏者陳大法於諸夏也與君燕修和于有夏義同肆于時夏肆當從箋訓陳夏非詩篇與詩箋異當從彼注爲正

正義曰奏謂作樂也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初故於肆夏先言金奏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復以金爲始故言工歌其實金奏亦是工歌之詩大小雅譜曰其用於樂國君用小雅惟天子用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正義曰文王鹿鳴亦

奏肆夏亦工歌故言歌肆夏謹案鐘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樂縣在庭故仲尼燕居記云入門而縣興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大饗亦如之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大饗亦如之歌者在堂故曰登燕禮記賓及庭而奏肆夏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升也下也笙也合也分四節鄉飲鄉射並於一人舉觶後乃席工於西階上工四人二瑟工歌用瑟不聞奏以金也郊特牲記說其義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禮經及內外傳於肆夏並言奏凡詩篇主乎歌者亦下以奏金不云歌緄金奏於工歌非也太師帥瞽而歌射節鄉射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而鐘師則云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大夫奏采蘩昭二十五年傳昭子賦新宮而燕禮記則云下管新宮至樂章則可笙可管可金奏而不可歌成十二年傳晉郤子如楚聘楚子享之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正義曰聘客至庭即奏樂此郤至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楚為地主宜盡敬故欲以驚賓此正義不誤

七年冬十月衛使孫林父來聘左傳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注禮登階臣後君一等

徵曰升階之法賓主敵者俱升不敵者後一等至聘賓與

與國君行禮則後二等士冠至於階三讓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注主人賓俱升立相鄉士昏納采至於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疏禮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鄉射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鄉射鄉大夫為賓興賢能賓士也故主人先升一等聘禮歸饔餼至於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饔餼為主國君所以禮賓大夫奉君命以致故先升若聘時納賓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鄭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公食大夫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注遠下人君是孫文子當後二等注誤

九年宋災左傳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注司里里宰正義曰周禮里宰五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

徵曰周語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司里不授館注司里里宰掌授客館單襄公曰夏之時徹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注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注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據外傳則司里本司空之屬主官室者王制記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故司里掌授民居釋言里

邑也李巡云里居之邑也地官遺人注鄉里鄉所居也疏郊里即六鄉之居郊者夏官量人云里居也職掌民居故官名曰司里客館亦宮室之事故兼掌之宋以武公廢司空故曰司城伯氏爲樂喜屬官故司城使之司里主宮室故令徹小屋塗大屋韋注俱以地官里宰當之非也正義明知其非不據外傳以證疏矣

使華臣具正徒注徒役也司徒之所主正義曰周禮大司徒掌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凡用眾庶則掌其政教凡國之大事致民是司徒掌徒役司徒所具正徒掌共官役之屬昭四年傳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版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巾車車僕諸職皆掌車乃爲宗伯若今之正丁

徵曰小司徒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民正卒也大司徒所云致萬民於王門是也餘子羨卒也此正徒即正卒二十三年傳臧孫使正夫助之義同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注五縣爲遂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正義曰此隧正當天子之遂大夫鄭注遂大夫云郊內比閭族黨州鄉郊外鄙里酇鄙縣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外別之郊內屬鄉近於國都司徒自率之以入城矣郊外屬遂者是郊野保守之民不可令離所守司徒令隧正量其多少納之於國隨火所起奔往救之

徵曰七年傳叔仲昭伯爲隧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

役是隧正之徒役納郊保謂納郊保之民檀弓記曰公叔禹人過負杖入保者息鄭注保縣邑小城也月令四鄙入保注小城曰保韋注晉語同莊子盜跖篇小國入保釋文引鄭注小城曰保是也聲類云堡高土也見一切經音義二十築爲高土有似於城故曰小城堡與保同後人加土耳八年傳焚我郊保憑陵我城郭小城曰保外城曰郭郊保與城郭相對爲文非謂保守也郊指民之居郊內外者下文云四鄉正敬享則此時鄉遂之民當遂正兼率之矣

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

徵曰工正之官見於傳者莊二十二年傳使爲工正注百工之長昭四年傳注服車服之器工所書與此三注說各不同今案正猶長也工正工官之長攷工記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故令工正主車耳非專掌車當爲司空之屬正義謂司馬屬官似非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注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正義曰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以卿爲之長此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典之但其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

徵曰地官序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鄭注三公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天子六鄉以六鄉兼之故凡軍旅田役皆鄉官帥民而至宋六卿之見於傳者必先二師文七年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哀二十六年傳不次者因皇靈樂三族以族敘故曰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與他傳敘次刖故成傳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宋先代之後以二師當天子之三公以四鄉正當天子六鄉之大夫六卿除二師則四卿匹卿故立四鄉上文華閱討右官右官左官蓋鄉正以下諸官屬於二司者是宋官制二鄉則師一人各掌其方與周制同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注火正之官配於火星義曰五行之官每歲祀之謂之五祀月令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配五帝而食其神矣而火更配於土星者以其於火有功祭火星又祭之火官配合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咮

微曰漢書五行志曰春秋說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柳七星鳥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昔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閼伯居商丘主辰昭七年傳辰爲商星十七年傳宋大辰之虛也是閼伯食於心之證也襄二十八年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鶉火南方正位柳星張爲周分野是食於咮者祝融也

十二月己亥周盟于戲左傳晉士莊子爲載書注載書盟書也苟偃曰改載書注子駟亦以所言載於書故曰載微曰載謂盟載之書書其辭也十年傳子孔當國爲載書故欲改之以位序聽政辟定十年傳加於載書十三年傳載書在河哀二十六年傳使祝爲載書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並謂盟載之辭非謂以言載於策也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又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鄭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使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謂之載書是也盟辭必書於策以加於牲上故謂此書爲載哀八年傳將盟景伯負載造於萊門載卽盟約之載景伯不欲與吳盟故負其載以出耳

十年夏五月丙午遂滅偪陽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注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正義曰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禘是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太廟則作四代之樂魯禘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鄭康成以爲祫大禘小天子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有禘樂謂有周之禘祭之樂非左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大祭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

文但實禮既輕必異於禘祫以享實當時之失用之既久遂以爲常

徵曰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而以安賓客鄭注大合樂者謂偏作六代之樂誰校經云大合樂者此成均書樂之事猶大胥職春舍菜合舞秋頒合聲非臨事而合也故下文曰乃分樂而祭以樂合聲非臨事而合也故下文曰乃分樂而祭以享以祀注分謂各用一代之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無兼用六代者六代之樂非一日所能畢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十年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一爲樂禍一爲效尤非禮正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裨而舞大夏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夏文舞武武舞未聞禘用四代也仲尼燕居說大饗之禮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實樂與祭樂同故曰實祭用之劉炫云實異於禘皆不考於禮以意說之耳

左傳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注要契之辭正義曰周禮鄉士職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要之爲其要辭如今劾矣彼謂官人略其罪狀爲其要約之辭此亦辭之要約使其各爲要約言語兩相辨

答

徵曰天官小宰聽稱責以傅別聽取予以書契聽賣買以質劑鄭注傅別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謂出子入受之几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春秋傳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而異其名耳如鄭說則傅別書契質劑六者異名而同實文六年傳由質要注券契也是契即要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注劑今券書也使訟者各齎券書是劑即契訟者各舉要辭與賣買者兩書一札其義同皆所以驗其合使王叔氏舉其要辭與伯輿合同故曰合要王叔氏以無左證故不能合契即要也列子說符篇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臧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得矣是刻其邊以爲數釋名契刻也刻識其數也刻識其數使兩相合同與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一用書一用齒其用亦同

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半入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孟氏使半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不然不舍注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二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

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正義曰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曰公徒三萬鄭箋云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萬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眾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于經往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軍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三軍皆是變故改常卑弱公室故史特書之若國家自量强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萬因文以後舍其一軍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爲三軍則異于是以魯屬公之民皆分爲三是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惟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公羊曰三軍者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强臣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實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便據校勘記注疏本作使誤知當時無三

子今爲三軍則異于是以魯屬公之民皆分爲三是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惟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公羊曰三軍者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强臣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實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便據校勘記注疏本作使誤知當時無三

據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穀梁曰貴復正也

徵曰魯軍制說不同閟宮正義曰如此箋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咎臨碩問魯頌言公徒三萬是二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二據校勘記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實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也自文至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便據校勘記注疏本作使誤知當時無三

軍也與此正義若田兩人當從詩正義爲是范注以魯爲
次國二軍說亦同惟於春秋書作書舍之旨未明江先生
藩經補義說曰春秋之時兵農已分管仲參國伍鄙之法
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賈之鄉六十三鄉十五公帥五鄉國
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
鄙之農不與桓公問伍鄙之法管仲曰相地而差征則民
不移征不旅葥則民不偷謂隨地之美惡而差其征稅則
民安土著不移徙農恆爲農不以其舊爲農者隸於師旅
則民無貳志不偷惰豈非兵農已分乎十五鄉三萬家必
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法但施於伍鄙則鄉里但有兵賦
無田稅此外更無養兵之費他國兵賦亦可考而知晉之
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意其爲兵者必有
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漸而增也固以地廣人多
其增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兵盡出於農
則農民固在何必隨時改易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棄
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
其子弟之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
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
之卒棄者非通國之公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
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
聽其貢獻於公也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是歸之於君

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能使
通國之農民田稅皆屬之已哉魯君無民非無民也無爲
兵之民耳以此觀之兵農豈不有辨乎三家之采邑固各
有兵而三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於壬辰戒都
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夫
子答問政曰足兵使兵農不分何能別使之足至不得已
又何必議去哉大韶謹校江說發人所未發家出一人爲
兵六鄉七萬五千家故六軍七萬五千人以下準數可知
兵出於鄉故小司徒但有出軍法無田制遂人但有田制
無出軍法似周制本兵自爲兵農自爲農小司馬軍司馬
與司馬行司馬四職雖缺法猶具於管子小匡篇曰參其
國而伍其鄙參國故爲三軍其法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
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率十率爲鄉故二
千人爲旅五鄉爲師故萬人爲軍伍鄙其法五家爲軌六
軌爲邑十邑爲率十率爲鄉三鄉爲屬五屬大夫參國
則士鄉十五但有軍賦無田賦與周官之法合特以萬人
爲軍此則卒旅之數小異耳然則魯之作三軍也籍民爲
兵其舍也即還兵於農三子各毀其棄棄即卒棄謂舊隸
軍籍者也魯舊二軍四卿並將見成二年傳作三軍則季氏將
中軍孟叔各將其一故昭傳曰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一舍中軍則分爲左右季氏將左孟叔將右哀
十一年傳云武叔退而蒐棄孟孺子帥右師冉有帥左師

是也　按傳云武叔退而蒐棄孟孺子師右師又曰五日右師則武叔所兎者蒐右師之棄也昭十年傳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此時中軍已舍何以三卿並將益孟叔弛叔弓杜謂叔孫白以叔孫氏爲軍非也其作三軍也季氏使其棄之人以其役邑人者無征不入者倍征棄之人謂隸於軍籍者父兄子弟即指棄之人故清之戰季氏之甲七千老弱守宮老弱即父兄子弟中別其老者幼者其舍中軍也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貢與小司徒所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伍兩卒旅師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而令貢賦同謂軍賦也三子盡征其兵而時貢於公則公室無兵矣若幷其農民而征之則公無一民尺土哀公何以云二吾猶不足乎以此知民賦軍賦各不同而

春秋書作書舍之旨明若泥於司馬法甸出七十五人則魯地不加闢何以能增一軍魯地不加削何以復損一軍魯若讀棄爲甸見地官稍人注郊特牲注春秋時井田之法未壞豈得云各毀其甸乎穀梁以爲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何注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案大司馬云王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襄十四年左傳亦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趙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桓叔以曲沃兼晉王始命以一軍列爲諸侯是小國一軍之證未聞諸侯皆一軍也至范注云天子六師萬有五千人案白虎通三軍篇引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其下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鄭栘樸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與師者殷末之制周禮五師爲軍軍萬有二千五百人校師與軍通名趙商問此箋云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未達其意答曰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舊其大數乃言軍耳又答臨碩問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眾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然則六師即六軍穀梁言天子六師與大司馬云王國六軍同班誤以二千五百人之師當六師范亦承班之誤耳又校白虎通引春秋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是穀梁說本與周官合故昭傳曰貴復正也復正者復次國二軍之正也若作諸侯一軍則魯舍中軍尚有左右二軍何云復正疑今本脫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十字乃爲諸侯一軍耳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左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及其鎛磬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徵曰說肆者多異義春官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注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千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歌鐘二肆疏引服注昭二十年傳注云七律謂七器音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大族爲商南

呂爲角姑洗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鐘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八十一鐘爲八十四調此一歲之閏數此服以音定之以一縣十九鐘十二鐘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鐘則十九鐘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閏數案大射儀不見有十二縣服氏非鄭義也陳暘樂書曰鄭以十六枚在一虡爲一堵杜以縣鐘十六爲一肆後世四清之聲起焉是附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爲此說也陳祥道禮書曰凡縣鐘磬不過十二而旋宮備後世增之以至十四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四唐兼用之以二十四爲大調而其下至於七枚此皆惑於清倍法使然也大韶

謹校七律之說具於周語服以一月有七律當月之小餘其說不可攷以還宮之法攷之鄭說爲允典同職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律十二而編鐘磬必用十六者大師職云以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黃鐘宮大族商姑洗角林鐘徵南呂羽此五音順序相生之法也若五音六律還相爲宮則十二律各自爲宮各爲其宮則限於其律宮聲之最濁者遞減而清宮君也商臣也商不可過於宮於是有四清之法朱子曰如以應鐘爲宮大呂爲之商聲高於宮爲臣淩於君不可用乃用大呂律減半爲清聲以應之雖減半祇是此律故亦相應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

階之鐘磬鏞爲肆故曰全爲肆歌鐘歌磬備應云一肆而云二肆者周官分言之以鐘磬十六枚爲堵以三十二枚爲肆傳總言之故云二肆其實歌鐘二肆則鐘三十二枚也磬二肆亦三十二傳亦周官無二義鄭以半解爲半於天子之卿大夫士士有磬而已椄鄉飲云磬階間縮霤但言磬似士有磬無鐘而下云賓出奏陔陔夏爲九夏之一九夏掌於鐘師是士亦有鐘半爲堵全爲肆特詳鐘磬在虡之制故云凡凡者統天子至卿大夫士言與上文論樂縣之位別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傳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注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徵曰冢宰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鄭注聽治謂舉於野外以聽治又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內列舍營之在內者夏官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凡治事之處皆曰朝故後世稱郡縣朝

己未衞侯公羊作衞侯衎左穀無衎字出奔齊左傳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注救戒二子欲共宴食正義曰君之於臣有禮食之禮也共食已之大夫亦當放之宴食公食大夫食聘賓之禮也其食已之大夫與賓客燕食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鄭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明國君與臣禮食亦當放之禮經有戒有宿有請士冠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又主人速賓注速召也鄉射同皆先戒而後宿燕禮小臣戒與者大射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公食大夫使大夫戒皆有戒無宿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是有請無戒鄉飲於戒賓後云乃請賓是戒後即請燕禮輕故有請無戒昭元年傳鄭伯使子皮戒趙孟遂戒穆叔是饗食有戒此食當是禮食故傳云戒若燕食則士相見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此燕食之禮也無所用戒杜說失之

左傳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注道人宣令之官彼云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是號令羣臣百工使之諫也杜必以爲行人之官者以云徇於道路故云行人采訪歌謠與孔不異

徵曰劉歆與楊雄求方言書曰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以歲八月求代語僮謠歌戲說文丌部曰近古之道

人以木鐸記詩言是古說相傳以道人爲行人之官道人采詩官師相規工執藝以諫三句事同一例采取歌謠以爲諷諫故總言之曰諫失常也自僞孔誤解爲宣令之官正義云虢令羣臣百工使之諫而古禮亡漢書食貨志曰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宣十五年公羊傳何注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亦與道人事相合

注官師大夫謹案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正義引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祭法官師一廟鄭注官師中士下士春秋之例下士書人故杜與鄭稍別要知士中下皆士非大夫傳以官師與百工並列則謂在官之士耳官師相規與士傳言義同工執藝事以諫與百工獻藝義同此引夏書以明古義故下句曰諫失常也諫失常三字總史爲書以下數語言若解爲官師自相規正則語氣不相接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左傳范宣子假羽旄 注疏本毛誤字 於齊而弗歸齊人始

貳注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旄 注疏本毛誤 宣子聞而借觀之

徵曰春官司常職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釋天云注旄首曰旌周官言羽不言旄爾雅言旄不言羽合言之義乃備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旗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凡七旗皆畫其象而別其物名全羽析羽則以羽爲別有羽必有旄故李巡注爾雅云以旄牛尾箸旌首也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旌上亦有旄縿是也干旄詩首章言旄次章言旗三章言旌互文彼正義曰言旄則有旐縿言旗則亦有旄干旌干旌一也皆謂旗也然則自日月爲常以下七旗其竿首皆用羽旄

羽五采羽也天官序官夏采鄭注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緌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也染羽之法攷工記鍾氏云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煠而瀆之是也以其但設縿旐則有常旗等七名建羽旄於七旗之上則謂之旌故釋名云旌精也有精光也說文云旌所以精進士卒也注旌於竿首謂之旌故旗通謂之旌成十六年傳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又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納旌於弢中鄉射記注旌總名也是也曲禮武車綏旌德車結旌何允云垂放旌旗之旒以見其美是旒亦通謂之旌昭二十年傳

曰旃以招大夫孟子則云大夫以旌是旃亦名旌昭七年傳爲王旌以田正義曰竿首有羽羽爲旌名遂以旌爲旗稱是也凡旗皆注旄於竿首故旗通謂之旄禹貢正義曰說文犛西南夷長毛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王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也以其可爲旌旗之飾故字從从周官言羽爾雅言旄傳言羽旄義同杜不讀古但引析羽爲旌一語誤以旌爲天子之制乃云齊私有之於禮疏矣

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公羊曰劉夏者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采取其租稅耳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參見正義　定四年劉卷卒夏葬劉文公公羊曰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

徵曰白虎通云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得兩食之此何所本但劉卷實非畿外諸侯入爲王卿士者也王中有麻詩曰彼留子嗟又曰彼留子國子嗟父留與劉同陳氏長發毛詩稽古編曰留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聚者是其後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康公案陳說本漢書地理志志注康公于十四年賂劉獻公注定公子二年劉獻公之庶子伯蚡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蚡昭二十二年又劉子如劉注歸其采邑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王城人焚劉二十六年定四年左傳注劉卷即劉蚡也校王季子者頃王子匡王弟故公羊曰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毋弟也鄭注冢宰曰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若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然則王季子食采於劉以邑氏也故曰劉康公其後子孫繼爲卿士非外諸侯甚明王制曰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故春秋於召陵之會書劉子於其葬曰劉文公卒但書名不爵此禮之正也何說無據又案天子三公書爵上士中士書名左傳曰宰咺從單靖公逆王后子齊卿不行非禮也鄭祭法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此劉夏爲士或當劉康公族

十七年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以略答家老徵曰此於禮無徵惟雜記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

喪服如士服鄭注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云云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正義曰案聖證論云喪服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平仲言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爲重是以言惟卿爲大夫孫辭以避害也焉昭難王肅曰雜記云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肅云無等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異於士大夫之別於士大夫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此大夫之別於士者也三年章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首曰父非王者之達禮鄭言謙者無異於遠害謹案喪服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爲士者傳曰何以大

路十二金路九象路七革路五木路無文而郊特牲記則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傳禮不同據魯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子產辭邑而不辭次路者玉藻記云君賜車馬乘以拜旬賜衣服服以拜旬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其弗敢乘服者謂此殊等之賜也故二十四年傳王賜穆子大路而昭四年傳杜洩將以路葬南遺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諸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若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是穆叔但受賜未當乘路特用以葬與葬子蟜同故左氏以爲禮杜以就數爲差則金路九就象路七就與卿三命大夫再命不相當士喪薦馬纓三就喪禮攝盛則大夫當三就耳至何謂諸侯稱路車大夫稱車校路猶車耳釋詁路大也凡路寢路門可訓爲大寢大門車不得稱大車訓車爲大則單言路者爲不辭矣覲禮路先設又曰路下四注路謂車也朱薇曰彼路斯何君子之車卿車固稱路矣惟成二年傳仲叔于奚謂繁纓以朝傳引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繁纓爲馬飾但當別就數之差而以請繁纓爲僭是不可解耳

二十一年秋欒盈出奔楚左傳使司徒禁掠欒氏者使候出諸轘轘注候送迎賓客之官也

徵曰夏官候人云及歸送之於竟鄭注引此傳以證是送之事也周語候不在疆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候人爲導是迎之事也

二十二年左傳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吾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赦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注御叔御邑大夫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正義曰司勳職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云賞地之悅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入於臣此采邑貢王之數也然則諸侯之臣受其采邑者亦當三分之一而歸於公故云古者家有國邑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也

徵曰司勳云三之一食猶云食三之一耳與大司馬云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同皆指其地食者而言特職首云掌六鄉掌地之法以等其功是所自食者臣有功乃賞之如鄭賜子展八邑子產六邑此賞地非采地也古者賦祿以田故晉語云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韋注五百人爲旅爲田五百頃百人爲卒爲田百頃昭元年傳作百人之饒注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正義曰祿足百人謂取稅以共食足爲百人之饒與韋異當以杜說爲長叔向謂韓宣子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謂其祿不足以饒百人也晉語又云絳之富商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賈人無田故無祿據司勳則賞田食

三分之一采地所食書傳無文據晉語則卿祿一旅大夫祿一卒采邑雖大其餘盡歸於公此倍其賦謂御叔之采地御叔氏族無考當氏於采曰御過謂往過之因雨而往過御叔之家也若爲經過之過當云過御不得連言叔御叔當爲魯大夫偶在其私邑故曰在其邑若爲御邑大夫則御爲公邑自有定賦不得因邑大夫而倍征之也

二十二年左傳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歸官薄祭祭以特牛殷以少牢注三年殷祭以羊豕殷盛也正義曰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鄭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左傳齊侯伐衛啟牢成御襄龍師狐鞫疏爲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注爲此言或當有成文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大前驅啟棨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故服言古人有名軍爲啟者

徵曰六月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韓詩群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輸馬被甲衛輒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陳之車所以冒敵先啟敵家之行伍也馬融論語注曰前曰啟後曰殿是在前者名啟也昭二十九年傳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釋畜云前右足白啟鄭詩曰兩服上襄故名其馬曰啟亦此義也肱兩掖旁也司馬彪注莊子肱篋篇云從旁開曰肱旁卽左右人左右掖謂之肱故軍左右翼亦謂之肱逸書武順篇一卒居前曰開一

牢牢餽食三時之常祭也殷合祭也大夫常祭用少牢合祭用大牢黑肱滅之故曰薄祭矣

二十三年三月乙巳杞伯匄卒左傳杞文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注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貴之

徵曰雜記曰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傳言鄰國者服注曰鄰國之喪尚爲之闕況晉與杞爲甥之國乎是也

左傳齊侯伐衛啟牢成御襄龍師狐鞫疏爲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注左翼曰啟右翼曰肱大殿後車正義曰左翼右翼賈逵以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故服言古人有名軍爲啟者

徵曰六月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韓詩群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輸馬被甲衛輒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陳之車所以冒敵先啟敵家之行伍也馬融論語注曰前曰啟後曰殿是在前者名啟也昭二十九年傳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釋畜云前右足白啟鄭詩曰兩服上襄故名其馬曰啟亦此義也肱兩掖旁也司馬彪注莊子肱篋篇云從旁開曰肱旁卽左右人左右掖謂之肱故軍左右翼亦謂之肱逸書武順篇一卒居前曰開一

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卒曰闔門卻左右卒曰胠之屯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屯爲在後曰殿殿之通作敦猶殿之通作屯屯通作晨服以大晨爲大殿是也其曰大前驅啟棄車者卽詩云以先啟行謂前驅之車所以啟棄車也前驅謂之啟左右翼謂之胠賈以啟爲左翼非也據邊書是古軍陳有此名特古用卒齊用車耳

二十三年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旣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微曰此傳於禮無可徵飲酒之禮有獻有酢有酬有旅酬鄉飲曰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酢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於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賓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酢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於主人之西賓揖復席此賓酬主人也又曰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儀主人揖復席此主人酬介也又曰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眾受酬者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儀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於篚此介酬眾賓眾賓又以少長爲次序相酬也鄉射儀節同但有主人賓介眾賓不見主人之子弟鄉射有賓黨主黨之弟子經但云執觶者皆與旅不及弟子惟特牲於祠子舉觶後兄弟弟子於阼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此宗廟之禮非燕飲之禮此云及旅而召公鉏未曉一禮立一人爲賓備獻酢酬之節乃獻介及眾賓畢卽席工於西階上獻畢而召主人之子未曉一設席之法賓牖前南面眾賓之席繼而西亦南面介西階上東面主人阼階上西面未有北面者惟燕禮云若有諸公席于阼階西北面此爲近於君故以北面屈之賓爲苟敬席亦如之又曰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卿辭重席司宮徹之鄉飲惟公三重大夫再重此云北面重席未曉一且云旣獻則獻禮已畢獻畢而復新尊絜之將使悼子爲獻主乎抑臧孫復酢悼子乎昭四年傳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此因孟而新從之此因孟而新從傳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此因孟而新從之此因孟而新從

齊至因飲大夫酒以接見之二年傳晉韓宣子聘於齊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見子尾子尾見弼禮同此云臧孫命北面重席召悼子降逆之則是臧紇召之也一禮未旅以前皆父子並立賓主之閒是有二主矣未曉一禮未旅以前皆立行禮此云大夫皆起則獻畢未旅大夫皆坐未曉一二十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左傳晉侯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齊人以莊公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注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正義引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

之長
徵曰王氏伯申曰晉之五吏具在傳中成二年傳公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倏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益一司馬二司空三輿帥四倏正五亞旅此晉吏之名遂先軍尉而省亞旅昔制也自悼公立軍尉而五吏之名遂先軍尉而省亞旅成十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郤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輿尉纏偃爲之司馬晉語亦曰郤奚爲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元司馬張老爲元候鐸遏寇爲輿尉纏偃爲輿司馬元尉卽軍尉也元候候奄卽候正也上軍尉輿尉卽輿帥也故十九年傳公享六卿於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益自悼公以後有軍尉而無亞旅此晉五吏之新制也此傳爲賂平公則所謂五吏者當爲悼公所定一軍尉二司馬三司空四輿尉五候奄矣坰誓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爲官儿五晉之五吏其遺制也淮南兵略篇曰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此下當有此司正行伍連什伯明旗鼓此馬之官也一句正行伍連什伯明旗鼓此尉之官也前綏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直行輸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臧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輸此輿之官也儿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五官卽五吏矣三十帥者帥帥也統於六正者也大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依小司徒五師爲軍一軍之中師帥三十大國三軍師帥凡十五也晉爲大國師帥當十五而有三十帥者古者天子一圻而有六軍今晉地數圻計井出賦自當有六軍之數非三十帥不足以統之晉白文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十年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皆謂羣有司也其小大之差則旅卑於師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二十五年傳百官之正長司旅先正長而後師旅師旅也杜誤以爲帥師旅者乃注云小將帥夫帥師旅者豈得遂謂之師旅乎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傳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注擁抱社主示服徵曰陳氏禮書曰小宗伯若大師則帥主車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鄭注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葦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注議以爲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中大社石主遷於社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在

禮無文案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準五數長五尺準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木末均也蓋石地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爲之其長不過尺五寸其短以寸計之而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尺埋其半於土中此肊說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禮而陳侯擁社以見鄭子展果埋其半則不可迎而載果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擁大韶謹案古文論語問社於宰我今論作問主何劭公杜元凱並用之文二年仲僖公主正義曰古論語及孔鄭等皆以爲社主社主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祭

法正義引五經異義曰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案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田主即社主賈疏以田主爲神農似非然則田主之木各以其地之所宜宜松者松主宜柏者柏主宜栗者栗主古社主不用石後世以社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乃改用石非古也

祝被社司徒致民司馬致鄙司空致地乃還注陳亂故正其眾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劉炫云子展子產各使已之眾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服注曰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

徵曰劉說是也天官司書曰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鄭司農注小宰曰版戶籍圖地圖也戶籍即後世戶口冊故秋官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內則男子生

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論語式負版者則諸侯之制與天子同土地人民皆有版圖致還也上文云陳侯擁社以示失守社稷故使司空致其地眾男女別而繫以示降服故使司徒致其民掌節節有五此言司馬致節當爲軍節服以侯國三鄉卽司徒司馬司空故云皆是陳人案軍行有銳司徒壁司徒見成二年傳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淮南兵略訓五官有司空官卽軍司空也則此三官爲鄭之官致者子展使三官致之祝被社者亦子展祓除不祥也正義駁服云子產數俘獲尙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云入陳駁之當矣

左傳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注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比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

徵曰異義曰古春秋左傳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案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讎說王者所封三者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曰二王之後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

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別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說文曰慤敬也春秋傳以陳備三慤大韶謚案恪與慤同漢帝堯碑若不虔恪僖十四年魯峻碑敬恪慕像酈注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昭二十五年傳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慤從客聲慤與客同魏孔子碑追存三恪者同恪之禮恪與慤同則以陳備杞宋爲三恪義自可通鄭商頌譜曰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是鄭亦以宋爲客也駁異義必別二王後於三恪者郊特牲記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故鄭以三恪爲劉祝陳案樂記云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劉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是周所尊在黃帝堯舜之後殷後則別之曰投示不得與先代比與郊特牲記義異要之傳云以備與不過二代之義實不相背也

二十六年左傳鄭伯賞入陳之功三尸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注八邑三十二井

徹曰杜解邑不同下傳云取衞西部鄧氏六十以與孫氏注取田六十井以一井爲邑二十七年傳公與免餘邑六十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以一乘爲邑又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二十八年傳與晏子卽殷其鄙六十與北郭佐邑六十昭五年傳

於宰旅正義曰周之卿三命天子上士亦三命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宰旅爲冢宰之下士也小行人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夫歸時事之義也

左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注稅卽縗也喪服縗衰縗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慈于鮮故特爲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薨故言終身服注曰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服之輕者正義駁曰禮記過而追服實名爲稅以聞凶之日爲服喪之始衰麻不異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弟之服還是齊衰期耳

何得云如天子諸侯絕旁暮公於子鮮不應爲之服獻公
痛愍子鮮特爲服此服也獻公尋薨至死未釋此服故云
終身

徵曰近爲左氏學者僉是服而非杜案鄭注檀弓小功不
稅曰月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鄭服同時故其說同今
按服間曰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
葛以有本爲稅鄭云稅變易也正義曰大功以上麻絰有
本者得稅變前喪緦小功麻絰無本不合稅前喪也是稅
者以後喪變前喪之名別詳禮記釋稅聞喪追服小功本無其說
況所云日月已過者謂相去隔絕不獲聞喪子鮮託於木
門注音昆何至久不聞喪而煩追服稅總聲相近喪服總衰

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總衰者小功之總也諸侯之
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
天子記曰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總衰無受故曰喪之
終身杜謂稅爲總非肌說也獻公卒在二十九年子鮮之
卒傳不言在何時傳蓋終而言之總衰既葬而除公痛愍
子鮮之不反服以總衰而不除故曰如稅服終身杜義不
謬

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左傳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
舍涖事麻婴爲尸慶舆爲上獻注上獻先獻者正義曰祭
主人先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禮未有主人與祭而
使人攝行獻者天子諸侯之祭禮無文以明據祭統云尸
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
爵獻士及羣有司天子諸侯之獻卿大夫士及羣有司與
大夫士之獻賓長衆賓衆兄弟內兄弟及私臣義同然則
爲上獻者正獻畢後之弟一獻以慶舆爲卿非慶舆得爲
初獻也且大夫士無堂事但有酳尸之三獻諸侯有朝踐
夫人之亞獻乎此必無之禮注及疏皆漫爲之說耳又案
冢宰云大祭祀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大宗伯云享
大鬼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所謂涖事也昭十
五年傳將禘於武宮宰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告乎
其在涖事乎三月癸酉禘叔弓涖事涖臨也謂臨視與祭
諸有司之職事也亦不得慶舍使舆爲上獻傳紀此者起
下殺慶繩麻婴耳無別意

又案鄭注祭統曰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
而獻賓正義曰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爲尸飲

五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梡特牲於三獻後主人始獻賓長如正義說通朝踐饋食之四獻爲尸飲五是君酳尸惟一獻卿獻卿禮未畢而獻助祭者疑非是司尊彝罰疏引祭統此文曰彼指侯伯禮宗廟七獻二祼爲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卽則同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大夫士無二祼直有酳尸三獻獻祝是也案天子諸侯之祭禮雖亡以散見於戴記者求之堂上四獻室中三獻正獻凡七自君羣牲以人後禮器曰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祭統曰君執爵刀

羞齊夫人薦豆籩人朝事之豆於此薦之是爲朝踐之二獻畢乃合享禮器曰奠定詔於堂乃行饋熟之禮饋食之籩饋食之豆於此薦之是爲饋食之二獻益朝踐腥祭也饋食爛祭也畢尸乃入室尸卒食酳尸君與夫人各一獻諸臣酳尸一獻凡七獻此其節也大夫士無堂事故止室中三獻諸侯有七獻者朝踐饋食時君與夫人各二獻凡祭必夫婦親之禮器云廟堂之上君西酌儀象夫人東酌罍尊是也五等之君既有堂事之四獻不得謂子男僅五獻也儀節不能明未審鄭意何如竊案祭統所云非指正獻祭之獻卿大夫士猶燕之獻卿大夫士燕義曰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蓋君專大惠口徧神惠故飲畢必獻飲五飲七飲九者加爵也非酳尸也據特牲賓三獻爵止注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又曰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眾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注止爵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又旅酬賓酬長兄弟後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益尸體神意欲均其惠於助祭之人故三獻爵止主人乃獻長賓賓獻眾賓而自酢復酬賓賓奠於薦左乃獻兄弟於阼階獻內賓於房中獻私人於阼階上無非欲神惠之徧也天子諸侯備官以祭凡同異姓皆在列尸飲五者於卒食三獻之後同異姓之卿各爲加爵以飲尸是爲飲七君乃洗瑤爵以獻大夫畢同異姓之士各爲加爵以飲尸是爲飲九君乃以散爵獻士記所以云飲五飲七飲九不云五獻七獻九獻也然則天子諸侯之正獻止有七諸臣之加爵在正獻後不得以加爵充爲九獻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

徵曰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曰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間祭此祭正羞也贊者東而坐黍稷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坐祭此祭俎也祭飲酒于上豆之間此祭酒也賓祭加饌贊者北面坐取庶

蓋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注庶羞輕也汎祭謂不依次序汎舉以祭也杜云遠散所祭不據禮以解疏矣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徵曰雜記曰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上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又曰諸侯相襚以後路冕服大記曰大斂而君至主人西階東面君升自阼階即位于殯東南面君命主人主婦襲君命之衣于序端君命之帶于序端君命之冠弁于序端君命之履于序端君命之尸于序端君命之復小臣二人執冕服升自阼階以衣復降自西階以復復畢加冕服于尸上乃斂君命之斂君命之奠君命之賵君命之謚君命之葬君命之反哭君命之祖君命之遣君命之反虞君命之卒哭君命之祔君命之練君命之祥君命之禫君命之除君命之復如初

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此諸侯使人相襚之禮春官喪祝職王弔則與巫前男巫職王弔則與祝前喪服大記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墀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此既殯而君臨之禮檀弓釋之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據喪大記諸侯相襚之服凡五故穆叔以朝而布幣言之義見正義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傳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注相禮侍威儀也

徵曰聘禮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至歸禮之明日賓朝服問卿卿受於祖廟下大夫擯是古者相見必有擯相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公享之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徵曰凡射皆三次射皆三耦大射儀司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遂比三耦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三耦卒射此初射也司射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公將射賓先待于物北公卒射公還而后賓降諸公卿升射卒射眾皆繼射此再射也勝者飲不勝者畢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樂正奏貍首以射此三射也初射惟三耦射獲而不釋獲故無釋獲及飲不勝者之儀再射及三射皆三耦先射而後公與賓及諸公卿大夫射賓御於公則賓與公也云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大夫不成耦數以士爲次夫耦與鄉射云大夫雖眾皆與士爲耦

例同鄉射之三耦弟子也大射之三耦士也故曰命眾耦
如命三耦之辭傳云公臣不足謂士耦不足也又案燕禮
於樂正告正歌備後云射人自阼階請立司正公許射人
遂爲司正於說屨升坐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
射之禮案大射自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
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皆少進擯
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以下儀節盡與燕禮同燕義曰諸
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燕射與鄉射儀節同故云如鄉射
之禮是諸侯之燕禮即燕射禮也大射於郊故記曰公入
爲節云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在寢禮云膳宰具官饌
於寢東則燕射在路寢庭傳云公享之展莊叔執幣此酬
幣也既饗徹俎乃燕故行燕射之禮知古者立行禮謂之
饗說屨升席坐謂之燕饗禮即具於飲射燕大射諸篇燕
射即具於鄉射與燕禮篇中禮經無饗禮者非篇佚也
吳子使札來聘左傳請觀於周樂
徵曰聘禮記曰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訝帥之自下
門入鄭注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據禮是
聘有觀法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亦其禮
見舞象箾南籥者注象箾舞所執案當云箾舞者所執乃明南籥以籥
舞也皆文王之樂釋文箾音朔正義曰賈云箾舞曲名言
天下樂削去無道杜云箾者舞所執詩頌碩人之善舞云
左手執籥左手秉翟籥是舞者所執則箾亦舞者所執杜

說當得其實但不知箾是何等器司馬相如上林賦拂鷩
鳥捎鳳皇則捎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爲拂捎捎必傳於古其
箾捎字同也杜云皆文王之樂則象箾與南籥各是一舞
南籥既是文舞則象箾當是武舞詩云維清奏象舞則即
此象箾之舞故鄭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
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又曰鄭氏注象云此樂名象而
已以其象事有武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名故此
直言舞也
徵曰鄭詩箋禮注並謂象即大武維清正義引鄭明堂位
注云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大武之樂亦爲象但
禮文於下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簫管以頌之武
象則干戚以舞之又周頌譜正義曰象謂武也子道而堂
下示上下之差案白虎通云武王曰象者象大平而作樂
示已大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
人歌之是孟堅已有此說謹案謂武王作象舞以象文王
之武功可也謂象即大武非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並
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記則云下管象武說之曰
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郊特牲記云歌者在
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播樂器
然則毛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者謂奏象舞時以管吹此
維清之詩而舞也春官樂師疏云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
是也古者非人聲凡器聲皆謂之奏清廟示德故歌者在

堂象舞示事故管者在下非以父子之尊卑爲差也序言象舞禮言管象與傳言象箾義同箾與簫字異音義同下文見舞韶箾者釋文箾音簫是也謂以簫管奏維清之詩以舞古人言樂多言簫箾錄誤言簫韶魯語言冷簫韶箾即簫韶象箾猶管象陸於彼音簫於此音朔一字兩讀恐非典要至上林賦之拂捎謂以矰弋拂之捎之方言撟捎選也自關以西秦晉之閒凡取物之上者謂之撟捎則捎非人手執持之物正義引以證箾字失其義也南南舞也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朝不僭傳曰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曰朝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是爲和而不僭矣

後漢書陳忠傳引詩以雅以南朝任朱離李注引韓詩辭皆同非詩本文李不察乃肛云齊魯詩耳然則雅舞用籥夷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以其人聲及籥不僭差也又云詩無朝任朱離之文益見齊魯詩大韶謂朝任朱離四字此陳忠自釋詩語與毛傳同南任音義舞亦用籥毛云以爲籥舞甚明象箾謂吹管而舞象舞也南籥謂吹籥而舞南舞也杜以象爲文王之樂是也以南爲文王之樂直誤爲二南之南矣正義擬於注說乃云未聞耳

五聲和八風平注八方之氣謂之八風

徵曰王氏伯申曰樂之有八音以應八方之風隱五年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周語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賈服注並曰八風八卦之風是也因而八音即謂之八風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五聲八風相對成文杜云八方之氣謂之八風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傳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爲故曰爲九歌八風若八方之風具是天籟不得言爲矣大戴禮小辨篇天子學樂辨風又曰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辨風即辨音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輕重已篇吹壎篪之風磬動金石之音風猶音也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土風謂南音淮南原道篇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高注遺風猶餘聲是也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

徵曰聘禮記曰無行則重賄反幣鄭注無行謂獨來無所之也疏云此特來非歷聘吳公子札聘於諸國是有行也昭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遂如齊納幣自齊聘於衛與札同

三十年左傳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

徵曰大司馬四時之田於中春云獻禽以祭社中夏云獻禽以享礿中秋云致禽以祀祊注祊宮爲方壇也詩曰以社以方　中冬

云獻禽以享烝疏曰冬夏主於祭宗廟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者中冬一陽生是陰陽在內故神象之而行祭也此祭因田獵獻禽爲祭若正祭月在孟月桓四年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四時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謹案賈說是也此因田獵而薦非四時之正祭也魯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罟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罣罹（注罝當爲罣罣罹小網也今本作罝罣字也）以實廟庖毛詩潛序曰季冬薦魚春薦鮪也月令亦云季春之月薦鮪於寢廟皆言薦不言祭據周官田於四中則古者祭用首月信矣

左傳諸侯賓至甸設庭燎

徵曰燕禮曰宵甸人執大燭於庭大射儀同

昭公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左傳穆叔子皮及曹大夫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矣注兕爵所以罰不敬

徵曰毛詩四言兕觥卷耳七月桑扈絲衣鄭箋並云罰爵也異義引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也而卷耳傳則曰兕觥角爵也異義引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日觴觚亦容五升所以罰不敬觚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飾不得云觴謹案禮經於用此器者必分別之曰觚曰觶於受此器則統謂之爵無名觚者則兕觥爲罰爵特經師相傳說耳

二年晉侯使韓起來聘左傳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徵曰春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濛以逆都鄙之治法則八法則六則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凡射事執其禮事疏禮書若今儀注古者禮皆書於簡策行禮則執以從故哀二年傳命宰人出禮書周禮謂周之禮書也象即治象教象政象刑象象亦書也以其縣於闕使人則而象之故名其書曰象哀傳曰季桓子命滅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案魏也闕也觀也一物而三名所以縣治教政刑之象故曰象魏在雉門兩旁象可臧魏不可言臧疑傳本作命臧象作象魏者涉上立於象魏之外而衍正義曰由其縣於象魏故謂其書曰象魏似曲說紀年成王二十一年除治象昭王元年復設象魏象魏者復縣治象於兩觀也周官三易掌於簭人而其書則掌於史官故傳稱筮史易也象也春秋也爲三哀傳又稱命周人出御書注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御於君者也案御書無攷定四年傳賜魯公以備物典策於唐叔康叔不言賜是周書魯獨備有之二十六年傳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書不獨易象春秋傳舉其大者耳

夏叔弓如晉左傳晉侯使郊勞辭致館辭　哀十五年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陳成子館客

徵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張旃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又曰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閒大夫帥至于館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記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

于工賈秋官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致館如初之儀聘禮卿還玉于館之明日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注賓將去親就其館送之司儀亦云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致館者君使卿致之也館客者君親就客之館也傳云陳成子館客蓋齊侯不親館而使人館之與致館兩事

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徵曰秋官蜡氏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楊焉鄭於職金注曰楊書其數量以箸其物也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檥楊也檥楊也皆木也死於道路者書其姓名於木尸於市者書其罪於木其事同廣雅曰楊檥杙也杙即檥也廣韻曰楊檥有所表識也漢書尹賞傳瘞寺門桓東楊箸其姓名箸與檥同師古曰箸鄭司農注蜡氏云杙謂加木牲諸之味韭諸之味顏注楊杙也義與此同

既祭則臧其墮與其服鄭注墮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臧之以依神士虞祝命佐食墮祭鄭注下祭曰墮墮下也周禮既祭則臧其墮是也春官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疏宗廟中無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而已是宗廟與牲宗廟次祀與大祀同亦直有禮神幣帛而已是宗廟亦用幣禮運列祭祀瘞繒此祭地示之禮宗廟墮幣禮無文可證以文義論斷不如注疏所說聘禮釋幣制元纁束束于几下出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此釋幣之禮祭埋幣以否亦無文以證

冬十有二月叔孫豹卒左傳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爨大夫以落之注以豵豬血釁鐘曰落正義曰雜記云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豵豚此叔孫爲孟作鐘非是宗廟

之器亦釁者周禮小子職釁邦器鄭注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此鐘亦禮樂之器故釁之也

徵曰釁者殺牲取血以塗其釁罅落者設盛饌以燕賓客也雨義殊別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鄭注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饌以落之爾檀弓云晉獻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是也鄭意甚明庾蔚之云落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歌樂之義也酒食安得云澆落失其義也今案落始也考成也並釋詁文謂路寢既成飲酒以落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何注公羊傳曰考成也漢書翼奉傳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顏注考成也成其禮也蓋指其宮室始成謂之考指其與賓客燕飲酒也昭七年傳楚子爲章華之臺

願與諸侯落之楚語作與諸侯始升焉是落即始也而下傳云楚子饗公於新臺是落即飲酒也哀十七年傳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求令名者與之始食焉始即落也食即飲酒二十五年傳衛侯爲靈臺於藉圃將與大夫飲酒焉飲酒即始食也此云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際接也釋詁際接捷也捷與接同故以際訓捷謂孟始從齊至未接諸大夫故欲於鑄鐘落成之日飲大夫酒使孟得即見焉鐘鼎爲寶器古銘辭多爲頌禱之辭是鑄鐘與築宮室同用落成之禮鐘固須釁但釁與落非一事注誤

使賓饋于介而退注介東西箱

亦不使一介行李釋文介古賀反二十八年傳君亦不使一个秦誓若有一介臣釋文云字又作个音古賀反文十二年公羊傳釋文介古拜反尚書音古賀反介之有古拜古賀二反猶大之有他蓋唐佐二反字可兩讀義則無別故文選思元賦運命論注引傳並作置饋於介謂之介室鄭注鄉射云居兩旁謂之个射侯左右謂之介室左右謂之介其義同又謂之達內則記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鄭注閣以板爲之庋食物也達夾室崔靈恩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近故於房中減殺於天子惟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

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爲土坫以庋食也案釋宮又云無東西箱有室曰寢無東西箱者謂無夾前之東堂西堂耳是大寢燕寢並有東西夾夾中有閣以庋食物故豎牛命饋食者寘於介而退箱非置食物之處

五年左傳朝聘有珪享頫有璋注享饗也頫見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正義曰鄭氏先儒以爲朝聘之禮使執圭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頫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帛以繅璋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云上公享王圭加馬享后璋以皮侯伯子男享王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公侯伯於諸侯享用璧琮子男於大國享君琥以繡於夫人璜以黼也大韶謹案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經曰使者受圭受夫人之聘璋又曰聘于夫人用璋是朝聘用圭璋也經曰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享元纁束帛加琮是享用璧琮也惠說根據禮經較鄭說爲長至皮馬無一定之法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聘禮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冀幣于其前注言則者享用皮或時用馬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是小行人所云圭以馬璋以皮者特大總言之古者重帛而錦次之聘禮郊勞畢賓奉束錦儐勞者覲禮侯氏奠圭及其享而亦陳匹卓此朝覲也皆先以圭致命然後陳馬於庭而享禮行焉聘享或以皮或以馬聘禮曰庭實皮則攝之記曰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則聘禮歸饔餼畢賓降堂受老束錦

又下大夫歸上介饔餼儐之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大夫歸禮賓儐之粢馬束錦上介兩馬束錦覲禮天子賜侯氏舍儐之束帛粢馬賜侯氏車服儐以束帛四馬此聘賓儐使者用錦諸侯儐天子之使則用帛也聘禮賓覲奉束錦又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此享用帛而私覲用錦也又賓問卿奉束帛入賓面如覲幣注如私覲君之幣上介特面眾介面如覲幣此問用帛而私面用錦也士冠主人酬賓束帛儷皮士昏員饗送者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大夫送者以束錦此酬賓用帛酬送者以錦也皆古人重帛之證故禮經於束帛皆加璧束錦則加琮聘禮云享夫人束帛當為錦字之譌耳

惠謂錦帛通未察也杜見享禮無用璋者故破享為饗案傳但混言之禮器云琥璜爵饗用琥璜不以璋也注者當據禮以疏證之不當破讀禮經及周官於享祀之享饗食之饗亦分別截然左氏及小戴記每混用故多錯解

又云臣為君使用璋直虛造禮經矣正義迴護杜失乃引尚書毛詩兩璋以證不思彼璋皆指璋瓚祭器也於享頻何涉

宴有好貨

徵曰天官玉府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疏王於羣臣有恩好因燕飲而賜之貨者七年傳好以大屈是也

飧有陪鼎注熟食為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正義曰聘禮有豆無籩公食大夫曰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

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服設飧餼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云食不備禮曰飧餼孰也其鼎實如饔餼羞鼎則同陪鼎也以其實言之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鄭以飧禮小饔餼禮大故云不備杜以餼生而飧熟故曰熟食

徵曰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饔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腳臏膮臐蓋陪牛羊豕腳鼎在牛鼎西臏鼎在羊鼎西臐鼎在豕鼎西其陪所設當西階之內廉公食大夫禮設加饌曰旁四列西北上腳以東臏臐食禮之有加猶歸饔之有陪鼎其實則腳臏臐也出有贈賄

徵曰聘禮云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加覿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眾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上介亦如之使人贈眾介如其面幣使者歸執賄賂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此贈聘賓及介也司儀云致贈如此主國君贈聘君也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左傳晉侯享之有加邊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既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辱也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注邊豆之數多於常禮正義曰上言加邊此言豆者邊豆並加互舉其一也

徵曰食禮有豆無邊公食大夫曰上大夫八豆六鉶

九俎不言邊是也燕饗邊豆並設鄉飲鄉射兩禮並云主人獻賓薦脯醢賓升席設折俎燕禮主人獻賓獻公皆薦脯醢設折俎脯乾肉賓於邊豆其實則天官邊人云朝事之邊籩薦白黑形鹽膾鮑魚鱐鮨食之邊籩棗桃乾椇榛實加邊之實菱芡棗脯菱芡棗脯蓋邊之實糗餌粉餈醢人掌共五齊七醢七菹三臡注五齊昌本脾析鹿豚胾深蒲七醢醓嶽麋蜱魚兔雁七菹韭菁茆葵芹箔筍三臡麋鹿麋賓禮與祭禮同故公食大夫曰宰夫自東方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鹿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麋臡聘禮歸饔餼堂上八豆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西夾六豆北上韭菹其東醓醢東

爽亦如之僖三十年傳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是也其數下大夫六則上大夫八豆八邊加以葵菹蝸醢禮獻依命數鄭注掌客云爵卿也饔餼五牢膳大夫也三牢則卿獻五大夫獻三故昭元年傳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每一獻而薦籩豆故曰五獻之籩豆季孫為魯上卿獻當五武子謙以次國之卿當大國之大夫故曰不過三獻聘禮記云凡致禮皆用其饔之加邊豆是饔禮之籩豆固有加注云多於常禮亦屬加說

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

徵曰聘禮賓覿奉束錦總束馬二人贊賓振幣進授士受人獻賓薦脯醢賓升席設折俎燕禮主人獻賓獻公皆薦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束馬者自前西乃出又賓醢設折俎脯乾肉賓於邊豆其實則天官邊人云朝事之邊籩薦白黑形鹽膾鮑魚鱐鮨食之邊問卿後賓面授奉幣庭實從注四馬面即覿也禮經於君言覿於卿言面互言之耳禮用束馬惟諸侯享天子用馬十覿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八用六者本降殺以兩法或春秋不能盡如禮也聘禮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惟芻禾介皆有餼士帥沒其竟所過邦無勞禮以國君而勞卿尤失禮

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徵曰聘禮若過邦誓于其竟上介西面眾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鄭注史讀書以敕告士眾為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謹案史所讀即誓書也秋官士師五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

七年左傳賜子產茅之二方鼎正義曰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

徵曰董逌廣川書跋曰祕閣二方鼎其一受大府之量一石七斗又一受量損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方如矩漢人謂鼎三足以象三德又謂禹之鼎三足以有承也韋昭

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其下則圓當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工匿者永出故不得其形制墨子曰鼎成四足而方是古鼎固有四足也

八年秋蒐于紅穀梁傳艾蘭以爲防留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蹏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能中過防不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注旃旌旗之名周禮通帛爲旃轅門印車以其轅表門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空握握曰寸也轡紲則不得入疏以車爲營舉轅爲門又建旃以表之故云置旃以爲轅門徐邈云流至也門之廣狹足合車通至車兩軸去門之旁邊一握或爲流旁握者謂建旃表旗之旃也字從从訓與旒同桓三當云年左傳鞏朁游今本

門之旒旁去車之兩軸各一握也古字同通故傳作流但與注少僻耳

徵曰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鄭注轅門曰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其車以其轅表門注旌門曰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肆同若食息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疏仰車以其轅表門者謂仰棄車轅相向以表門故名爲轅門大司馬狩田田之法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挈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用次弟出和門也據此是轅門與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旌門別轅門若史記衛將軍傳以弍剛車自環爲營而仰

兩車之轅以表門故鄭云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旌門樹兩旌爲之故大司馬職謂之和門和與桓古同聲鄭注禹曰和讀曰桓漢書尹賞傳如淳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春官典瑞公執桓圭注雙植謂之桓雙植謂之桓圭軍左右門謂之和門其義一也故車攻毛傳作褐纏旃以爲門旌旃制別而古多通稱轂梁毛傳說以旃周官云以旌義同故車攻正義引大司馬文云彼旌卽此旃是也正義又曰既爲防限限字依較勘記設周衛而立門乃以褐纏旃之竿以爲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然則傳云轅門者以車從門出故名轅耳范說以掌舍之轅門似非流與游同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旃者旌旗之旃也字從从訓與旒同桓三當云年左傳鞏朁游今本

游纓是也學者讀旃爲旒浪爲假借按顏說非也說文曰从旌旗之游从蹇之皃从中曲而垂下於相出入也讀若偃古人名从字子游又曰撱旌旗之流也游旌旗之流也段注曰旗之游如水之流故曰流周官字作旃旒乃俗作耳本無此字安得謂之假借傳云流卽繆游旌旗亦通稱九旗之竿首運羽旄則謂之旌游之數大常十有二旂九旗七旒六旒四惟置旌以爲門故有流旁握者旗之游去車軸四寸耳毛傳作閒容握義同或說得之徐訓爲至非也

九年左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注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正義曰劉炫云

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爲髦彼兩髦又云因以徹之者謂
親歿不髦案禮加冠以後親歿以前身既成人猶自垂髦
何得云童子垂髦若三加之後棄弁不棄髦杜何得云棄
其始冠既弁連髦而言知非親歿之髦也
徹曰既夕云既殯主人說髦鄭注兒生三月剪髮爲鬌男
角女鬠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
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形象
未聞內則記曰子事父母拂髦冠緌纓鄭注髦者用髮爲
之象幼時鬌拂髦振去塵而簪之既著髦乃加冠喪大記
云小斂主人說髦鄘柏舟毛傳曰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
之飾據鄭注云拂云簪是髦假他髮爲之其制本爲事父

毋之飾故既殯而說與冠絕然兩物故內則於拂髦後乃
云冠緌纓士冠記云始冠緇布之冠也冠而緌之可也傳
云因以緌之者謂既冠而棄其緇布冠親歿而棄其髦如
杜解則是因冠而并去其髦則既殯而說者豈又有一髦
乎杜於禮甚疏多肊爲之說正義曲爲迴護尤謬
十年夏齊欒施來奔左傳遂伐虎門正義曰周禮師氏居虎
門之左司王朝鄭云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
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

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左傳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
用幣用幣必百兩必千人注載幣用車百棊
徹曰據禮三享用束帛庭實唯國所有若皮若馬春秋卽
重幣斷無多至百乘今案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
尋鄭注十箇爲束兩者兩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
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奉大
國故用百兩兩謂匹兩非車兩之兩聘禮官陳幣史讀書
展幣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故君薨
曰載謂載之於車幣亦兼皮言古者用幣之車以人推之
春秋傳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案說文輦輓車也从車
扶扶在車前引之也鄭注小司徒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
器也司馬法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
五人而輦然則輦用以載任器亦以載幣帛千人亦舉人
數耳注不可從
十一年左傳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
其僚從之億子使助遷氏之邁
徹曰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斯時也奔者不禁
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鄭注重天時權許之也案文十
二年穀梁傳注引譙周曰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
禮聘因媒請嫁而已此說深得禮意較鄭爲勝內則記曰
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成十一年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
吾不以妾爲姒與內則合昭十九年傳楚于之在蔡也鄖
陽封人之女奔之周語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
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人三爲眾女三爲媵康公之母
不止奔女但云三者之備物是奔固不在禁例周官之法

嚴故權許於仲春說者以周官此法爲莽歆所竄是未讀
內外傳管子有合獨之政入國篇曰凡國都皆有掌媒丈
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
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謂之合獨與周官之法合
左傳衣有禕帶有結注禕領會結帶結也釋文引說文云禕
帶所結也
徵曰曲禮記曰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鄭注袷交領
也天子至尊視之目不過此玉藻記曰凡侍於君視下以
聽上視帶以及袷注袷交領也會與合義同故小戴記字
作袷其實袷爲褘袷之袷交領字正作禕惟褘爲交領故
曲禮又云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傳云視不過結禕之
表著耳不然劉規之甚當正義曲爲之說謬

中義同玉藻又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畢結三齊注結
約餘也許以禕爲帶所結與禮不合陸引之非也
朝有著定會有表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正義
曰著定佇立定處故謂朝內列位常處也劉炫謂下文有
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爲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
過非也杜意并探下文會有表以配著故謂之表著非謂
著之一字卽名表著也
徵曰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注羣臣之列位也位與
著同故十二年傳曰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注著位次
是也十六年傳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周語大夫日恪位著
義同春官太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位常猶著定杜云

列位常處是也夏官司士掌朝儀之位三公北面東上孤
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鄭注此王日視朝於路門外
之位古者朝庭而不屋故釋宮云中庭之左右卽東
西諸書但言著位不聞言表著周語昔成王盟諸侯於岐
山置茅蕝設望表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賈注云束茅以
表位爲蕝蓋會盟爲壇立表以明其位使會者各就其表
覲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
而立以旂爲表會盟之禮同下文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
之處著指朝表指會文義分明安得以著定混言之曰表
著或杜意解定字謂列位有常處故曰著定傳寫者誤爲
表著耳不然劉規之甚當正義曲爲之說謬

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左傳子產子太叔相鄭
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正義曰周禮
幕人掌幄幕帟綏之事鄭注王出官則有是事在旁曰
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帳王所居之帳
也帝王在幕或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爲之凡四物
者皆以綬連繫焉然則幕與幄異幕大而幄小幕下張之
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
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注建立旗
旗不曳其旆旆游也軍將戰則旆故曳旆釋天緇廣充幅長尋曰旞繼旞曰旆鄭璞曰帛續旞末爲

燕尾者然則旂謂旂身旆謂旂尾旆綴於旂本是相連之物非別體也而不曳其旆當纏繼於竿頭蓋如禮記德車結旌也釋天又云練旒九周禮所謂九游游即是旆故云旆游也然天子十有二游并屬於一幅之廣於理不可蓋游數多者旁綴於縿如今之旗其軍前之旆如郭所說

徵曰說文旆繼旒之旗也沛然而垂毛詩出車傳曰旆旆游垂貌蓋以帛繼旒末垂之旆旆然故曰旆士喪書銘于末注今文末爲旆旆得與末通者亦垂之於下非特旌相借也定四年傳或旆以會蓋不旆者卷而不垂旆之者垂之也正義云旒爲旗身旆爲旗尾是也謂旆即游非也釋

天云練旒九邵氏正義曰以絳絲爲下垂之旒故有九旂七旂六旂之別旆即旒末故許云繼旒之旗釋名云雜帛爲旆以雜色綴其邊如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然則朝會所用繫旂於縿末不用旆軍旅所用繼旆於旒末不用旂以此而別

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正義列先後鄭賈服此言之鄭在男服明矣韋從先鄭說最得正義欲申杜乃云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則富辰方言王當尊貴豈反等伯爵於子男之列明居男服故曰伯男非所云國小也

四說而從王肅說先鄭及服注云鄭伯爵在男服也駁曰周制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賈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注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駁曰子產爭國小貢重輒

言鄭爲南面之君復何所益後鄭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駁曰武公既遷東鄭并十邑爲國不得食子男之地若西鄭時食子男之地今爲大國曰當貢重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言鄭在甸服之外其爵列於伯子男言爵卑國小不應出公侯之貢

徵曰惠氏補注引春秋繁露云周爵五等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故云伯男又引桓十一公羊傳何注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大韶謹案西京時多用公羊說不可通於左氏今案周語曰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韋注引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之新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正後鄭說也先鄭以爲男服則六服內之男服矣韋注合而一之似宜有別昭案內傳云以此言之鄭在男服明矣韋從先鄭說最得正義欲申杜乃云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則富辰方言王當尊貴豈反等伯爵於子男之列明居男服故曰伯男非所云國小也

十五年左傳六月乙丑上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注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

晉書杜預傳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叔向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則是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

徵曰杜預短喪之議固無足辯平心而論實左氏有以啟之諸傳所載文元年晉襄公既祥朝王於溫襄十五年十二月晉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會於溴梁晉侯與諸侯宴使諸大夫舞歌詩必類傳載其事無貶刺之文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六月經書五月葬鄭簡公未葬而請免喪則既葬即除喪矣以此爲禮此杜預所藉口以誣世襄九年五月穆姜薨冬十二月同盟于鹹晉侯以公宴

問公年曰可以冠矣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案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于次哭踊三者三乃出此謂孤子當冠之年因喪而冠故曾子問記曰除喪不改冠乎明不備禮穆姜爲襄適祖母承重三年襄年十二未當冠因喪冠而用吉冠此何禮也文元年穆叔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左氏並曰禮也凡君即位好勞舅修昏姻取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校公羊曰三年之內不圖昏董傳曰納幣之月在喪分

故謂之喪取而鄭箴膏肓曰僖公母成風主昏得權宜之禮案禮爲長子三年無論成風不當主昏即主昏亦須在禫後凡事可以權三年之重無所謂權鄭此說所謂又從而爲之辭左氏習於衰世之故以非禮爲禮不知春秋所書皆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其惡自見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惠公之薨月日無攷但在元年不過小祥前後隱於十一年十一月薨而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又盟于越未五月也莊於三十二年六月薨而閔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文於十八年春二月薨而宣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于平州此既祥也八年六月夫人姜氏薨二月公如齊襄四年秋七月夫人姒氏薨冬公如

晉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十二月同盟于毫此未祥也書列國若桓十四年十二月齊僖公卒十五年六月襄公會于艾僖九年三月宋桓公卒夏襄公會于葵丘十二年十二月齊僖公卒十三年四月穆公會諸侯于毫二十五年四月衛文公卒十月成公會諸侯于洮二十七年六月齊孝公卒二十八年五月昭公盟于踐土成十四年十月衛定公卒十五年三月獻公會諸侯盟于戚襄四年三月陳成公卒五年秋哀公會諸侯于戚十五年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三月會于瀆梁定三年二月邾莊公卒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四年二月陳惠公卒三月僖公會諸侯于召陵五月盟于皋鼬與宣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

元卒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未踰年而稱侯以使眷秋因其背禮之實直書以示譏例同則凡未終喪而出盟會與背禫後凡事可以權三年之重無所謂權鄭此說所謂又從而爲之辭左氏習於衰世之故以非禮爲禮不知春秋所書皆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其惡自見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惠公之薨月日無攷但在元年不過小祥前後隱於十一年十一月薨而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又盟于越未五月也莊於三十二年六月薨而閔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文於十八年春二月薨而宣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于平州此既祥也八年六月夫人姜氏薨二月公如齊襄四年秋七月夫人姒氏薨冬公如

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惟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爲凶廬者案禮葬後杜楯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爲義大韶謹案諒梁同聲通借閻從音聲陰音亦以同聲而借文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杜讀音爲蔭是也侵覃部多通轉故尚書論語漢書五行志白虎通四時篇作諒陰禮記尚書大傳文九年公羊傳何注作諒闇鄭於喪服四制注云諒古作梁楯謂之梁閻讀如鶉鵪之鵪閻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杜楯也注無邊云諒闇轉作梁閻楯謂之梁閻謂廬也鄭云杜楯者喪服傳曰既葬翦屏杜楯注云楯謂之梁杜楯所謂梁閻疏翦屏者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旁兩箱屏之餘草杜楯者前梁謂之楯

捐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然則始喪倚木爲廬無柱與捐既虞乃施楣及柱漢書胡建傳注匿者小室之名若爲菴屋之類廣韻庵草舍也菴庵皆後出字正字當爲闇闇爲廬故字從門以其不施楣柱其處幽闇故引申之又爲愚闇之義伏書說命傳曰高宗梁闇不言何謂梁闇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今古文家義同僞說命亦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唯弗言又曰以台正于四方台德恐不類茲故不言荼默思道亮陰三祀者居廬三年也其唯不言者不施令於百官也楚語曰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楚語無宅憂之文故云三年默以思道作僞書者襲之作荼默思道與諒闇之義本不相涉孟子亦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居廬者居於諒闇也未有命戒者聽於冢宰也以諒闇爲信默不言高宗何以於免喪之後始云不言若以免喪爲既葬除喪何云諒闇三祀是僞書亦以諒闇爲凶廬喪主哀何云信默又云不言荼默說命何又云荼默諒有信訓無荼訓慤不成文既云信默即不言既云信默又云不言荼而論語集解引孔安國亦云諒信也陰猶默也孔安國論語注出王肅僞撰海寧陳氏鱣猶之甚詳韋注楚語云默諒闇也望文生訓義絕不通伏生爲尚書大師故鄭宗之其餘等之邪說誣民可也心喪者師無當於五服故檀弓記云事師心喪三年哀痛迫於中斯哀麻節於外三年大喪而可以無服之服託名心喪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其斯之謂與注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正義曰喪服杖期章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取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爲之三年不取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

徵曰惠氏補注曰墨子公孟篇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後子爲後之子又非儒篇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兄弟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母同而與兄弟庶子異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墨子所據喪禮與傳合與喪服傳異傳云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必三年然後取不得爲三年喪服也且天子絕期安得引以爲證大郡謹案父在爲母期父卒乃爲母疏衰三年而傳云三年然後取者蓋爲母期特厭於父也子厭於父不敢伸其私尊故父即達子之恩三年然後取即謂之三年之喪可傳文本無語病墨子所云爲妻三年不知其何所據十六年左傳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孔張後至立於客閒執政禦之注執政掌位列者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

徵曰禮經不載饗禮以公食大夫徵之經云公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此迎賓之節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小臣東堂下宰東夾北內官之士在宰東北介門西北面上此主國羣臣及聘介之位也食禮無酢席燕禮席公于阼階上西鄉饗備獻酢酬公席當與燕禮同故羣臣位在東統於君也介立於門西統於賓也東夾南者位在堂下遙當東夾也禮士大夫入君門由闑東由闑東而入於東夾南其勢徑孔張蓋因後至恩遽由東而西乃立於客閒計賓入門三揖即至於階不得停留而云立於客閒者校士冠至于廟門揖入三揖注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士昏納采使者至于廟門揖入三揖注云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鄉飲酒主人與賓三揖注三揖者將曲揖當陳揖釋宮堂塗謂之陳當碑揖士冠疏云主人將右謂轉身東向欲背客宜揖將北面東行折向堂塗與賓相見又宜揖碑是庭中大節三分庭一在北又宜揖此三揖之節賓與主並行者至使臣與鄰國君三揖與此不同案聘禮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下云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鄭於公揖入注曰公先入省內事繼則立於中庭以俟賓於賓立接西塾注曰立於廟門外是則賓及廟門公先入在庭南賓既入門未即曲故有北面西上之儀賓介既定位公揖之乃右曲西行食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此中庭而西鄉迫大夫納賓賓與介入門左者尊賓行敵禮也賓既定位公於中庭揖賓賓乃行至碑賓主西鄉既揖乃轉身東鄉行至堂塗乃轉身鄉北又揖賓賓乃鄉堂塗主國君在前賓在後皆公揖賓入門以後常後於公始相鄉與賓主敵者儀節異是賓自入門以後常後於公不並行故孔張得退至客之後客之後者客之西也樂縣之位據大射阼階之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鎛其南鑮孔張初立於客閒繼立於客之西終乃立於縣閒此縣當指西階之西而益西矣

淩氏禮經釋例曰堂塗與門不相值而與階相值故賓主入門至內霤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士昏納采使者至于廟門揖入三揖注云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鄉飲酒主人與賓三揖注三揖者將曲揖當陳揖釋宮堂塗謂之陳當碑揖士冠疏云主人將右謂轉身東向欲背客宜揖將北面東行折向堂塗與賓相見又宜揖碑是庭中大節三分庭一在北又宜揖此三揖之節賓與主並行者至使臣與鄰國君三揖與此不同案聘禮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下云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鄭於公揖入注曰公先入省內事繼則立於中庭以俟賓於賓立接西塾注曰立於廟門外是則賓及廟門公先入在庭南賓既入門未即曲故有北面西上之儀賓介既定位公揖之乃右曲西行食禮公入門至內霤將右曲將北曲

之蜃注云飾祭器是祭器皆飾以蜃也然則歸脹與受脹並指廟祭言受脹受胙於公也歸脹歸胙於公也天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疏證以春秋傳受脹歸脹是也正義迴護杜失曲爲之說耳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左傳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太宮注屏攝祭祀之位正義曰鄭眾云攝東茅以爲屏蔽

徵曰楚語屏攝之位韋注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案鄭注檀弓云畫以布衣木如攝與又注喪大記曰漢禮畫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衣以白布柄長五尺是說畫之制也云如

攝與是攝與畫形制相類故韋云如要扇

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注野司寇縣士也正義曰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其職云各掌其縣之禁令諸侯縣士亦當然鄭有大役聚眾庶則各掌其縣之民數而聽其獄訟若邦注云地距王城二百里曰野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

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左傳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正義曰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鄭注屬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謂徵識也大傳謂之徵號又曰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徵識旌旗之細也士喪禮爲銘各以

其物以緇長半幅廣三尺書名于末此蓋其別也大閱禮
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則以相別也又大司馬中
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
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名以辨軍之夜事注
號名者徵識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
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以門名者所被徵識如其在門所
樹者六月箋云識徵識也將帥以下皆著焉又春官肆師
表齍盛注表謂徵識也據鄭箋注是徵爲旌旗之小者著
於背以爲題別在軍以備死事若舍以辨夜事生之有徵
識與死之有銘旌其義同故檀弓記說其義曰銘旌也
以死者爲不可別矣故以其旗識識之注疏本脫上識字此據士喪禮注補通解義者
旗識與徵識皆所以題別也此注云徵識也脫一徵字當

言徵徵識也乃與鄭注合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左傳宋公享昭子明日宴飲酒樂
宋公使昭子右坐正義曰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
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也右坐
者令在宋公之右蓋在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言其改
禮坐也
徵曰正義說是也燕禮記曰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
面禮云若有諸公席於阼階西東上此因其近於君故北
面所以別嫌也與此別
九月己亥公孫于陽州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鬬扈

徵曰夏官家司馬鄭注大夫家臣爲司馬者春秋傳叔孫
氏司馬鬬扈
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氏以王子朝奔楚左傳昔先王之命
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
卿無私古之制也何氏休膏肓曰春秋之義與三代異建適
媵別貴賤有姪娣以辨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
不以長王后無適別尊之敬之義此句義不明當有說誤無所卜筮
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
如左氏言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賢臣下必從豈復有
卜隱相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又大夫不世
如并爲公卿通繼嗣之禮左氏爲短鄭箴曰立適固以長
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始
立長王不得立愛之法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
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中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
之法也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短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
義矣公卿之世立者有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犯
徵曰漢初周官左氏並未立學官而坊記曰惟卜之日稱
貳君不特春官太卜有卜立君之法何不信周官故有此
說公卿無私指單劉立子猛及敬王言謂公卿不得私有
所援立何鄭並失左氏旨
二十七年公如齊左傳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于家子曰朝
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注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君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爵也
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劉炫云燕禮司正洗角觶南
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
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
當卿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使司正請安於
賓服虔亦然杜云齊侯請自安非也正義駁曰鄉飲酒禮
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於賓然則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
是常事何須載其事以爲卑公之義明是齊侯欲自安不
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審思而規杜非也

徵曰燕禮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升自西階主人亦
升自西階注主人宰夫也宰夫太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
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天
子膳夫爲獻主疏曰燕義云宰夫爲獻主是也大射之先
行燕禮亦然是燕禮燕已臣子使宰夫爲獻主也聘禮記
燕則宰夫獻注爲主人代公獻是燕異國之臣亦宰夫爲
主人也燕禮記與鄉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
賓禮必立賓一人備獻酢酬之節故宋鄭享諸國之大夫
以趙孟爲客季孫飲大夫酒以臧紇爲客公父文伯飲南
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皆主人親獻鄉飲鄉射並同公
與臣燕使宰夫爲獻主蓋臣不敵君故使宰夫獻若兩君
相燕則君爲獻主如晉侯以公宴於河上襄九年晉侯以齊
侯宴昭十二年以與也此主君親獻也齊侯比公於大夫故使

宰獻安坐也燕禮皆立行禮至徹俎後乃說屨升就席所
謂安也無論賓主相敵與否燕必坐齊侯之卑公不在請
安在使宰獻也杜云比公於大夫據禮言也解請安爲請
自安則昧於禮矣正義雖多方回護無益也

二十九年左傳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
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
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
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
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徵曰郊特牲正義曰社稷之義舊解不同鄭以社爲五土
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食之稷有
播種之功從校勘記配稷食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並以社祭句
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聖證論難鄭云召誥曰社
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祭
法及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
明知社即句龍鄭孝經注社后土也從校勘記既云社后土即
句龍是自相違又異義曰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
廣博不可偏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爲后土后
土爲社謹案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
上公非地祇鄭駁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
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是賈許馬王說並同與鄭異

又答趙商問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社后土從校勘記句龍爲后土後轉而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謹案當從鄭義本年正義曰晉語云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西阿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尊收也天之刑神也如彼文虢公所夢之狀必非該之貌自是金刑之神耳由此言之知句龍祝融元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食之神名也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爲配者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穀神之名亦得稱后稷也正義此說實足與鄭義相發明何注莊二十三年公羊傳亦云社者土地之主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

秋而祭之與鄭義同社地主也后土即社句龍能平九州故名其官曰后土死則配食於社月令五人帝五人神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以木火土金水而王死爲五行之精配食故中央后土與句芒祝融蓐收元冥並列襄九年傳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左氏說古之火正謂火官也帝嚳時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祝融閼伯並配祭火星故杜棄亦配食於稷以杜正之官因其能種百穀故配食於稷傳言故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即五人神如王肅說杜即句龍稷即后稷則木正即重金正即該水正即修熙何以木火金水四正配食五行之精而土正但祭后稷至異義公祀地官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也王社侯社則小司徒云凡建邦國設其社稷之壝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是也崔靈恩云大社在藉田案周語云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毛詩載芟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此陳氏舊說諸侯三社案傳云閒於兩社兩社謂侯社亭社也在雉門內

不聞諸侯有三社也置社者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此大夫以下通於士庶也故十一年傳云盟於清丘之社此民閒之社祭社必祭稷故載芟序曰春祈社稷良耜曰秋報社稷也大司徒注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是也駁異義以稷爲原隰之神案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原隰爲五土之一言土祇而原隰自舉矣何須別祭鄭此說與傳違不可從

杜解土正曰后土云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案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鄭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其祀戶祭先脾夏其祀竈祭先心秋其祀門祭先肝冬其祀行祭先腎聘禮記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厲或舊台而祀之山卽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是中霤與門行并竈同爲五祀與此社稷五祀別郊特牲記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此言天子諸侯祭社大夫以下不得祭主中霤耳非以中霤配社也異義曰古周禮說顓頊有子爲祝融祀以爲竈神鄭駁曰祝融古火官之長乃是五祀之神而祭火神於竈陋於禮乖也案禮器記曰爨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以竈爲火正與以中霤爲土正均失之

定公

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者象既小斂喪於堂昭公於兩楹之閒然後即位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喪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義禮始死於北墉下（釋文墉音容本又作牖按作墉者是）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於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於戶內喪於兩楹之閒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

斂喪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穀梁引子沈子說同

徵曰曾子問記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鄭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於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柩而服殯既塗而成服雜記記諸侯行而死之禮曰其輴有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惟輴爲說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宮適所殯謂兩楹之閒凡柩自外來者正柩於兩楹之閒尸亦疎之於此皆

曰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閒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遽也

二年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徵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霤遂出大射儀同是禮有賜脯之法故閽人乞焉奪杖以敲則非禮矣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左傳祉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稷主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

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注祉稷動謂國遷正義曰劉炫謂軍行徵曰劉說是也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肆師凡師田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鄭注社軍社也大祝大師宜于社設軍社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宜于社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注社主在軍者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據禮凡軍旅必載社主以行社稷不動即謂嘉好之事曾子問記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社稷但告而已故曰祝不出竟軍行被社謂軍社也杜謂師出先有事被禱於社謂之宜社亦非也釋天曰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王制天子將出征宜

乎社此謂卿未出竟先祭社也祓社祝奉以從謂先祓除而祝奉社主以行與宜社曰屬兩事杜皆失之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旂注少帛雜帛也綪茷取染草也通帛爲旂析羽爲旌正義曰周禮司常通帛爲旗鄭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大赤是通帛知少帛爲雜帛也茷卽旆也爾雅繼旒曰旆旒是旗身旆是旗尾尾猶用赤則通身皆赤知綪茷是大赤然則大赤卽是旆旌綪茷之下更言旌者茷言旗尾旆言旗身圓其文故具言耳不然旌是干之所建旗皆有旌少帛旆旆之後何須更言旌明是圓其文耳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

臧在周府可覆視也

徵曰禮二名不偏諱偏與徧古字通見禮記釋偏　與晉言故諱其一曰武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次第與

史異

八年夏公會晉師于瓦左傳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乎始復禮尚羔正義列賈侍中鄭司農兩說賈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駁曰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雁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言於是乎始墨魯於是乎始髦今云始尚羔似魯卿大夫並用羔今見晉正卿執羔介卿執雁始以羔爲貴耳至趙鞅荀寅依禮不當用雁正義說是也又案曲禮記曰飾羔雁

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爲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記禮所從壞駁曰禮傳及記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所執無異文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及侯伯之下並云卿皆羔又士相見者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雁上大夫相見以羔安在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曲禮云飾羔雁者以繢鄭康成云此爲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臣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諸侯之臣不畫所異者惟此而已其執不異傳文之乖於禮者爵卿也皆當執羔趙鞅荀寅不當執雁此是當時之失於倔下以晉卿失於倔下魯卿舊執皮帛非其義

矣魯人始知執羔爲尊或亦效晉惟上卿一人獨執羔耳未必卽能如禮諸卿執羔也

徵曰聘禮聘畢後賓卽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雁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鄭注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雁下於見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卽掌客云卿皆羔見以羔　聘禮記賓卽館訝將公命又見見以其摯注大夫訝者執雁士訝者執雉又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注上介執雁羣介執雉並與大宗伯文合傳於變禮之始云晉於是乎始墨魯於是乎始髦今云始尚羔似魯卿大夫並用羔今見晉正卿執羔介卿執雁始以羔爲貴耳至趙鞅荀寅依禮不當用雁正義說是也又案曲禮記曰飾羔雁

者以績鄭注績畫也注大宗伯引記曰謂飾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堆以下執之以飾士相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帛校鳥當爲錦　加琮璧以享不聞以聘璋夫人以聘不言績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謹案鄭於經典績字並訓畫文畫字並訓雲氣故云爾案說文績緝餘也一曰畫也則畫爲刓一義急就篇承塵戶幃絛緣總顏師古注緣絛亦組之屬以績者謂以組維禽之首及足經云布記云績義同無天子諸侯之別

盜竊寶玉大弓公羊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主判半也半珪曰瓚白臧天子青臧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

瑑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徵曰毛詩棫樸傳曰半珪曰璋箋云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古統謂璋璜曰璋鄭特牲記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即圭瓚璋改工記玉人亦云大璋中璋邊璋故顧命曰秉璋以酢即祭統云大宗執璋瓚亞灌也故何引詩以明璋即璋瓚其云白臧天子青臧諸侯無文可證董子四祭篇曰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此何所本而鄭注小宰云惟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則天子郊天無用鬱鬯以裸者何鄭異義不可強合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繅三采六等問

諸侯朱綠繅禮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校鳥當爲錦　加琮璧以享不聞以聘璋夫人以聘不聞以徵召也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玉人曰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牙璋非琮璋而白虎通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起兵此附會之說非周官法典瑞又曰鎮圭以徵守不聞璋以徵召也禮天子彫弓弓把謂之拊五采備謂之繡行輦毛傳曰彫弓畫弓也故曰弓繡質謂畫弓也拔定四年左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氏之繁弱明堂位記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春秋書寶玉大弓當指此何不信周官左氏故說多異

哀公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公羊曰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子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穀梁曰納者何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曰衛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　三年春齊圍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曰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

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穀梁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圉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孔氏公羊通義曰傳言可者謂衛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讐其父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可立蒯聵無父命不可立徵曰喪服父爲長子三年傳曰正體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謂我受重於父子又將嗣已而傳父之重此重謂適適子及眾子俱服期不父其父安得有王父以王父命辭父命此逆天理背人倫之大者孔廣森據喪服傳之尊祖爲解案傳云者謂尊祖統也故曰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即穀梁所云德厚者流澤光之義以之相承之重非謂孫可禰祖也禮有適子無適孫祖父卒適解公羊此說則是祖可厭孫祖父在當爲父期矣誣經背道莫此之甚據左傳衛侯謂子南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殺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靈公未嘗命立輒郢初辭以君夫人在堂者意在蒯聵特不敢顯言立之耳及靈公卒郢知南子必不欲立蒯聵倉卒無君乃云亡人之子輒在江熙曰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立輒據經解經其說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穀梁曰此衛事也春秋不嘗書衛人立晉乎若衛之臣子奉輒爲君當書衛人立輒稱以當日時勢論之趙鞅之納非爲蒯聵也曼姑之圍非拒蒯聵也毛氏奇齡經問曰晉伐衛不過借衛世子之入棄喪嫁兵故國人拒晉非衛君拒父也春秋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以爲伐衛者趙鞅非蒯聵也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爲拒晉者齊衛二國非衛君也惠氏說曰戚乃衛孫氏邑或屬衛或屬晉文元年晉師圍戚取之至八年復歸之衛成七年孫林父如晉將宿于戚則戚乃衛晉閒之地故其屬無常昭七年衛襄公卒晉范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則戚又屬於衛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班送之士吉射逆之晉趙鞅禦之遇於戚將戰衛大子爲右光是鞅納蒯聵於戚故爲車右而敗鄭師經書戰於鐵者鐵乃戚城南之亢明鐵之戰實在戚則是時戚仍屬晉矣至哀五年范中行之亂既平趙鞅以衛救范氏故伐衛六年晉治范氏之亂伐鮮虞則齊衛中山皆以救范氏而伐晉故趙鞅亦報衛及中山與衛世子何與是時晉失諸侯趙氏與范中行爭國與

兵相攻諸侯皆助范中行而伐晉左氏據國史紀事前後詳密公穀不信國史而以意逆之見經有納戚後有圍戚之文遂疑曼姑爲子拒父如其然齊國夏何爲哉四年圍戚雨足之禽未有子圍其父願爲戎首以助之者知其必不然以昭二十六年炊鼻之戰季氏以臣拒君經書公圍成而不言戰以其不可以訓故不言春秋不言臣拒君獨書子圍父滅天理絕人倫君子不忍言策書所不載後之學者詳焉惠說援據晉衛事本末據經解經而春秋之大義明而生人之倫敘正治公羊者尚無如漢之儒不疑與

云謂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

徵曰喪事數閏以否說多岐晉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祥除應在閏月喪事先遠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左丞劉遵議春秋文元年閏三月設

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以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散騎常侍鄭袤議用閏之後月吏部郎中劉毓議閏無定所其名稱則在上月卒以閏者以所附之月爲周大常丞殷含議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列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若閏非月數功服葬月於何用之於葬則數於祥則不用二義未知安也又鄭袤難范甯云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答曰所謂忌日者死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會稽內史鄭愔議若云天無是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若云情重則宜包輕

卑時僭也鄭云僭者據禮卿大夫本無椑今簡子云罰始無椑 椑辟椑同字 知常禮用椑矣故云僭

則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不本乎歷數又宋大帝公庾蔚之議以閏亡者明年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若用閏之後月則節侯已殊使以閏十二月亡若用後月祥忌則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歲之義冬亡而春感又乖致感之本梁天監中定議節屬前月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宜以後月爲忌並見通典大韶謹案閏者合氣盈朔虛而成積三十三月其餘分滿月策則置閏故公羊謂天無是月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三年問記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爲是以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然則齊斬以年計功緦以月計遲數雖殊其爲時日也同若以閏數則服九月者未滿三時服五月者未滿二時服三月者未滿一時然則謂年計者不得闕之恐非先王制服之義喪以閏數時日以月數者卽得闕之明白而無可疑者

謂以閏月亡卽以閏月起算卽死與往日之義歟梁與禮合若晉宋諸儒所議固議所無容議也

忌日者親亡之日也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之有所

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夫是也夫日者是日也感親之於是日亡而生哀戚故曰終身也哉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與練祥之有定限者別練祥者喪服變除之節也以閏三月五日亡至來年三月五日爲忌日如范武子說以後年閏月五日爲忌是謂忌月非忌日矣且閏必積三十三月前閏在三月後閏當在後三年之十二月非忌日而忌逢忌而不忌於理於情兩相乖剌殷舍謂忌不可遷是也又謂祥不必本月說又兩歧當以庾蔚之說爲正禮尋而小祥再尋而大祥中月而禫時日有定假以閏三月五日亡閏三月者前三月之餘日也至來年四月而小祥後年五月而大祥七月而禫如以本年三月亡來年適逢閏三月自然以四月爲小祥不數閏若前所議大祥之月逢閏此但當論已滿二十五月以否不當論祥月之爲閏也如未滿二十五月而此第二十五月爲閏月自不當以附前之月爲數當以後月爲祥祭如已滿二十五月而此第二十五月爲閏月祥不必計後閏月後月當包在禫內不數此固禮之顯然明白而無可疑者

七年秋公伐邾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說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曰協和萬邦從左氏鄭

駁曰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千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百也自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成數

徵曰周官王制所云皆計地以立算法非受封之實數也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此總數畿內外地也下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案百里爲同封方百里者三十當除去三十同故曰餘方百里者七十也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之國六十七七四十九方七十里者一爲方十里者四十九以方七十里者六十計之六四得二千四百六九得五百四十共方二千九百四十里故曰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應存四十同六十成故曰餘方百里者四十也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六十案五五二十五一公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六侯方九十九以方七十里者六十計之六四四十六六侯方九可六千六百里餘四百里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三三而九十一伯方九千九百里餘一百里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王制分析之職方氏則約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鄭云可四可六可十一可二十五可百此解最善否則周之上公僅有虞虢宋此三國者安得有方五百里之地其非實封亦明矣而鄭於王制注云幾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

雖其致仕猶可卽而謀焉大韶謹案此鄭意爲之說不可
爲典要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此定員也致仕者無
定安得謂致仕之公必有三卿必有六大夫必有二十七
其云三孤無副者鄭既以此三等之國各差以三卿有六
幷致仕者爲十二若三孤亦有副則爲十八王子弟之封
僅有三與大國之三小國之二十七參差不合故又爲之
說曰三孤無職豈知周官有孤卿本無三孤之稱不得以
三備數也作記者祇明算法解者必欲以實數充之則窒
矣古人於數之極者則言萬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是
也於數之衆者則言百則百斯男是也論衡藝增篇曰尚
書協和萬國美堯德致大平之化化諸夏幷及夷狄也言
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欲道堯之德大所化者衆
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
增之也案充說得之謂之爲增非也極言之耳

十一年五月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左傳將戰公
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正義曰賈逵云虞殯遣殯歌詩杜云
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啟殯而葬反日中而虞蓋
以啟殯時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
車行時執紼者方且銜枚以聽司馬匠人之進止何邪許
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助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
之有新禮擊虞所定故云爾然謂非經典所載亦不知起
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爲之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
於何時

二十五年左傳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聲
子韅以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骹之
是以不敢注古者見君解韅陳氏禮書引此傳曰韅而登

席則屨有韝矣史記張釋之爲王生結韝傳曰文王左右無結韝之士則韝有繫矣梁天監閒尚書參議禮跣韝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旣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韝蓋方是時有不跣韝者故議者及之

徵曰禮有爲有屨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爲黑爲素屨葛屨鄭注爲有三等赤爲上冕服之爲下有白爲黑爲后惟祭服有爲褖衣之爲下有青爲黑爲又注士冠曰王之吉服有九而爲三赤爲配冕服白爲配皮弁服黑爲配冠弁服士冠曰元端黑屨素積白屨爵弁纁屨有屨無爲詩言爲者三狼跋韓奕並言赤爲車攻言金爲箋金爲黃朱色也皆冕服之爲也是古者貴者有爲有屨賤者無爲

故屨人又曰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不言爲也韝字不見禮經鄉飲鄉射燕及大射四篇並於徹俎後說屨升坐燕大射臣侍君燕之禮也與飲射禮同但言說屨屨不云解韝毛氏奇齡經問曰燕禮君但說屨臣必解韝記曰燕則有跣跣者解韝也大韶案宣二年傳晉靈公飲趙盾酒其右提彌明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跣以下據服本是飲酒皆說屨升坐故少儀記說之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蓋朝聘饗食主乎嚴皆立行禮無坐法惟燕有請安之儀安坐也玉藻云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與宣傳合說屨之法亦有二曲禮記曰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此升堂而說也又曰戶外有二屨此入戶而說也燕坐或於堂或於室堂則說於階下室則說於戶外知古者坐必跣襲五年傳公跣而出此呼公聞魏絳言恐遽不暇納屨遂跣而從路寢以出也安得以跣解爲解韝古所謂跣皆說屨惟始喪與有罪者別徒跣問喪云親始死徒跣昭三十一年傳季孫練冠麻衣跣行是也若解韝則徒跣矣詩采菽云赤芾在股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縢偪束其脛戴氏毛鄭詩攷正引此傳曰解韝就席必露見其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大韶謹案戴說非也幅與偪同內則云偪故毛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副束也桓二年傳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詩以邪幅與赤芾並言與傳義同詩非燕飲何得云解韝而見邪幅韝之制於經典無考惟釋名云韝末也一名紱紱足者也然則古之韝僅覆足而已其自鄰以下至膝以上有邪幅以束之諸侯來朝當赤芾金舄安有服舄而解韝者乎此傳於禮無徵杜云臣見君解韝肌說耳

春秋禮徵十卷朱大韶虞卿撰虞卿字仲鈞華亭人嘉慶己卯舉人選懷遠教諭以憂歸紳士留主眞儒書院再補江寧縣教諭卒年五十治經宗高郵王氏以形聲訓詁引申假借通古人所闕尤熟精三禮凡大小典禮古今傳譌者爲之反覆辨證不苟同不苟異務要於至碻此書取春秋之言禮者合三傳經史通典及先儒之說融會而貫通之朱蘭坡學士推君遂於三禮前刻實求是齋經義已收惠公仲子說不識世卿說不諱狩於河陽說躋僖公說仲嬰齊說不書閏月說初稅畝說短喪說八篇爬梳古義見重禮家今搜得全纂亟刊行之以嘉學者歲在旃蒙單閼小春吳興張鈞衡跋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余纂春秋地形卷成中有所見與前人違反處既爲著論復作韻語以助叶之積成一百一十三首取便于學者之記誦其封疆錯互險要背繫與列代戰爭顯著及今日川瀆改易併漕運海道來由俱用今代府州縣地名旁注其下簡而居要可爲讀史之先路杜氏之驛郵而列國廢興大要封建原委與杜註孔疏之舛譌亦一二附見焉昔元遺山先生效少陵體作評論古今人詩三十六首近世阮亭復推廣之爲五十首余不能詩但以左氏卅角受讀今成白首又參以二十年來足跡所歷輒倣元氏之意名曰春秋地形口號貽諸學者用爲讀左之一助云時假館九江大孤山堂乾隆四年十二月上浣復斷南國旋成楚北門六

初氏譜

老向蟫魚寄此身那堪歷碌走風塵春秋列國紛如織得披圖數問津一

余經歷七省到處訪求春秋地理

從古文人說馬遷持摭經傳等談天瀾翻左氏如流水聚米山河在眼前二

土地稱名歷代更征南註左最分明滄桑更轉無窮期綿譯重須仗顧榮三

杜元凱有釋例土地名

綺錯縱橫舊版圖瓜分合併更懸殊若從盲左清疆索鄙註桑經信不誣四

酈道元註桑欽水經說春秋地理最有根據

初遷洛邑帶河陽肩背桃林是號疆表裏山河俱屬晉空存虎器守烝嘗五

鄭氏詩譜周東都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河陽爲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即古孟津也又號公爲王卿士號地自河南府嵩縣以西至陝州靈寶六百里高山深林皆號略之地桃林之塞在焉後皆屬晉

聲勢相聯稱宛維宣王封謝莊申垣中亡腰膂從中斷南國旋成楚北門六

詩稱于邑于謝南國是式謝申伯之都周之南國也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里楚文王滅申由是出兵則以申息爲先驅守禦則以申呂爲門戶文十六年楚大饑戎蠻子歸于楚申伯之不啓

燕封僻遠隔山戎職貢王朝路未通北伐功高稱尚父京師左輔舊無終七
菲三十年山戎病燕齊桓公伐以通道山戎一曰北戎一曰無終三名一地也襄四年無終子嘉父納虎豹之皮于晉以請和諸戎杜註無終山戎國名今爲直隸永平府玉田縣縣治西有古無終城齊桓伐楚合江黃此是驅人到滅亡晉悼用吳能制楚褒齊貶晉說何狂八
江在河南汝寧府眞陽縣東黃在光州西十二里皆近楚小國齊桓于僖四年合江黃八國爲召陵之師僖十二年楚滅黃文五年楚滅江齊不能救諸儒謂齊桓能遠交以孤楚之勢胡氏至比之攸野之庸蜀彭濮而以晉悼之用吳比之卻虎進狼者竊所未喻

登萊大海浸茫茫萊子城高百尺牆齊滅萊棠通海道空聞鐘鼜怕吳彊九
今山東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極爲險峻棠萊邑在今萊州府卽墨縣南八十里襄六年齊侯滅萊遂圍棠滅之齊于是始有登萊二府之境東際于海矣哀十年吳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蓋因齊滅萊棠後通東方海道也
敵入韓原患寇深幾從河內賫搜尋晉疆直抵延安府白翟遺墟舊帶襟十
韓原晉地爲今陝西同州府韓之戰晉惠公曰寇深矣若之何近代顧亭林先生謂韓城在河外無寇深之理疑當在河東或欲以河北縣之韓亭當之非也晉跨有河西之地直抵延安丹二州丹州今延安府宜城縣上郡爲延安以北寇深之言膺合不必以韓城爲疑也
曹衛諸姬南向楚名之曰啡更何辭宋儒半是陳餘者只道文公誦用師十一
曹衛以北方大國與魯僖俱南向事楚此時周室孤立有累卵之勢晉文坐致楚師一舉勝之使天下諸侯翕然宗晉眞有回瀾倒日之力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兩舉其罪家氏鉉翁所謂言之不足而重復言之者也夫子謂誦而不正詞指其他事如請隧及名王巡狩之類耳必以伐衛致楚爲諸是驅天下而爲宋襄之仁義也厥後雖晉伯極衰叛者四起而曹衛未嘗一日事楚豈非城濮之餘烈未艾歟

狄之廣莫晉爲都密邇平陽患切膚滅衛入邢侵曹鄭東連齊界半寰區十二
僖五年傳二五言于晉獻公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請使重耳主蒲夷吾主屈使俱日狄之廣莫于晉爲都杜註蒲平陽蒲子縣今山西隰州屈平陽北屈縣在今山西吉州治東北二十一里俱逼近晉都是時狄侵滅諸國狄地蓋連亘齊晉由山西貫直隸以及山東之西界
齊晉東西各樹壇征車盟會路漫漫晉人滅潞收遺地逼近齊疆遂戰鞌十三
初時齊在山東晉在山西遠不相及故齊桓之霸晉獻不與盟晉滅虞虢齊桓不能討自宣十五年晉景公滅潞收狄之遺土于是晉地跨有東昌曹濮之境與齊接壤成二年鞌之戰遂平行以入齊

都矣卻克欲使齊之境內盡東其畝惟戎車是利蓋以地逼近故也

范家封邑在山東狄土歸來作賞功後入齊疆更奇

絕助臣黨叛長凶風十四

范爲今山東曹州府范縣季氏私考謂此係衛地晉不應以封其大夫余考宣十二年郤之戰士會隨武子宣十五年晉滅潞十六年士會帥師滅甲氏留吁十七年請老稱范武子以後終春秋之世稱范不稱隨蓋范爲狄所滅之衛地晉收之以爲士會賞功之邑耳後又入齊爲邑孟子自范之齊卽此此因春秋之季范中行叛晉卽齊齊衛助之范遂入齊不返情事固顯然也

郇伯懷思歎下泉黍苗陰雨被桑田興師曲沃由朝

命見滅王靈不復宣十五

詩稱郇伯勞之毛傳郇侯也鄭箋云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郇一作荀左傳畢原鄧郇文之昭阿房宮在今咸陽縣俱屬西安府

周靈臺在今陝西鄠縣東三十里

刮可憐焦土是咸陽十八

桓九年荀侯賈伯伐曲沃卽與荀同一國也荀承王命連五國以伐曲沃舉方伯連帥之職而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賄爲荀叔是顯抗王命挾仇滅國而周室不討王今不行于天下可知矣僖二十四年晉文公入國秦晉大夫盟于郇城今在山西蒲州府臨晉縣文十年晉人取少梁卽此

秦臨河界築王城秦晉爲成亟會盟初起西陲基尚

王城在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西二里所謂臨晉也東近黃河渡口秦孝公初立下令曰穆公東平晉亂以河爲界則知前此未能東至河也韓之戰晉侯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王城之名始見于此疑經營卽在此時

狹東平晉亂始經營十七

盡徵諸傳記半模糊二十

今人多以九縣爲漢陽諸姬高江村曰漢陽謂在漢北夷考姬姓國之近楚者曰隨曰息曰蓼曰穀隨終春秋不波穀在漢南息蓼在淮壖又非漢北盜楚所吞滅之姬姓甚多皆不見于經傳也

楚勢鴟張自滅鼎連秦掎角道巴賓戎車更繞周疆

梁韓同在陝韓城秦晉鄰居鼠穴爭厥後戰攻歷幾

世少梁剡首血縱橫十六

韓姬姓文王之子詩稱韓侯受命是也晉文侯滅之爲韓原地後以封桓叔之子韓萬爲韓氏之祖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南十八里梁嬴姓僖十九年秦穆公取其地爲少梁邑在韓城縣南二十里文十年晉人取少梁卽此

秦臨河界築王城秦晉爲成亟會盟初起西陲基尚

狹東平晉亂始經營十七

王城在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西二里所謂臨晉也東近黃河渡口秦孝公初立下令曰穆公東平晉亂以河爲界則知前此未能東至河也韓之戰晉侯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王城之名始見于此疑經營卽在此時

靈臺舊在鄠宮旁周室遺模尙未亡奢麗阿房秦帝

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杜註庸上庸縣故城在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先儒謂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楚至是盡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列國諸侯在其掌握自是楚益彊宣三年遂問鼎于雒邑矣

邲水從稱古汴梁袁曹官渡戰爭場渡河爭掬舟中指原武河邊祀告長二十二

晉楚戰于邲邲城在開封府鄭州東六里邲水一名汴水楚漢時謂之鴻溝三國時謂之官渡又原武縣西北大河即晉師敗而濟河楚莊王祀河告成處

疇昔驅車覽宋椒荒原千里集寒鴟應懲洛邑遺頑畔平地封藩四望遥二十三

宋都爲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土高而四墮者爲椒城西南有商邱周三百步世稱閼臺余十年前曾過此

往來頻過轡道墟南自魚臺北汶餘漫說海邦曾所屈詩人頌禱尚從虛二十四

余往來京師水陸皆由魯境隱五年公矢魚于棠爲今克州府魚臺縣又汶上縣爲齊南魯北境上魯境東西長而南北狹其後侵奪邾莒杞小國故其地多畸零不正員朱子謂襲慶東平府沂密等州即其地皇輿表以爲山東登州府之寧海州非也魯地未嘗涉登萊之境且既以爲江南之鄭界中州四戰區惟彊是擇最良圖高家賴子同斯復兩屬

術得免兵戈保一隅二十五

五代十國中南平高氏國小民貧地當四戰奉事中朝又稱臣吳蜀閒漢當時目爲高賴子然用是五十年無大兵革民以少安蓋用鄭權往玉帛得于寬上之計

杞遷東國是何時宋得雍邱事可疑三恪舊封疆互易春秋失載更誰知二十六

杞始封雍邱爲今河南開封府杞縣人春秋未幾即遷東國東國即淳于爲淳于公故地在今山東青州府安邱縣東北而雍邱絕遠不知杞以何年并淳于去雍邱爲宋有淳于去雍何道取雍邱此等俱不見于經傳

棄陳何事等珠厓召楚初由陳計乖齊楚會盟陳列蔡先服楚亂中華入郢鞭尸蔡始萌厥後零丁無倚泊州來遷國人吳沙二十八

晉悼公時陳事晉苑宣子曰陳近楚棄陳而後可信十九年宋襄圖伯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于是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邘蔡列楚上此爲楚與中國會盟之始

定四年蔡以吳人伐楚入郢楚復國哀元年楚圍蔡蔡請遷于吳二年冬吳遷蔡于州來由是壽州更爲下蔡蔡之服楚最垂其得楚之禍亦最酷自莊十年獻舞被執蔡遂甘心從楚齊桓之興僅一從北杏之會後以八國加師國潰而不能革其從楚之志也逮晉文大創楚蔡始歸勉爲三會而旋即背之悼公復伯陳鄭相率事晉而蔡安于郢楚凡楚之撓亂王略吞噬諸侯蔡無役不從卒至昭

十一年楚殺般用世子有遂從而滅蔡矣平王封蔡猶忘讐事楚踰東國再逐而不悔王昭侯積累世之怨用吳破楚入郢鞭尸蔡爲禍胎楚復而蔡遂入吳遷于州來蔡一微國而有關于夷夏之世變如此

楚武經營首事隨藩臣役楚不嫌卑若從盟會江黃比蚤見南遷叫子規二十九

士隨國在今湖廣德安府隨州近河南界自僖二十年楚子伐隨取成而還自後爲楚私屬不與諸侯盟會定四年吳入郢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楚以此德隨哀元年復列于諸侯終春秋世不滅

滕薛邾郳併一方截長補短亦何當況從里計周量小百里曾無七十彊三十

四國俱在今兗州府滕縣孟子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五十只當今二十七里有奇蓋里從丈尺起周尺短當今五寸五分弱也

濡上南通易水寒悲歌慷慨號無端黃金不愛求死士前有燕昭後子丹三十一

昭七年齊燕盟于濡上杜註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濡上蓋在今直隸安州任邱之間

梅李遺墟泰伯城于今脆弱可憐生闔閭以上俱都此破楚爭霸蓋世橫三十二

今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東三十里有泰伯城地名梅李鄉自闔閭以上三十二世俱都此

鐵甕城邊江水潺朱方當日舊江山楚師何道能深入遊擊應無匹馬還三十三

昭四年楚靈王使屈申圍朱方克之顏師古曰漢丹徒縣吳朱方也今爲江南鎮江府附郭縣孫權于此築城號鐵甕

歷盡閩疆又浙東俗能堅忍號雄風范蠡深識能因地嘗膽君臣啓霸功三十四

舊以浙江以東皆越境余甲辰遊閩丙午丁未遊浙東徧歷越地

越封西竟盡餘汗衢信遥連姑蔑寬于越渡頭流水在淮南獻議炳如丹三十五

江西饒州府餘干縣爲越之西界袁宇記縣西南有子越渡漢淮南王安獻議曰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汗界中蓋今餘干縣以東連廣信一府皆漢餘汗地國語止稱越地西至于姑蔑今浙江衢州府龍游縣由衢至饒中尚隔廣信府濮爲越楚分界廣信之弋陽貴溪二縣本餘汗縣地也餘汗卽于越爲越之餘國語所稱殊未盡

夏口憑高江上師吳兵仰瞰自難支其如陸騎臨江岸淮右啣枚席捲馳三十六

昭四年楚沈尹戌奔命于夏汭杜註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按夏口在今湖廣武昌府治江夏縣扼江上流吳人仰攻勢不便故出兵多就淮右北道楚亦從北道應之至是出夏汭故順流東向以制吳十七年長岸之戰以得上流而勝至柏舉之役吳舍舟淮汭自豫章與

走夾漢則從陸路臨江岸失水戰之勢矣

大別鋒交吳卻東還師就近易收功不期夫槩先殊死三戰長驅入郢中三十七

定四年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庚午陳于栢舉小別在漢川大別在漢陽栢舉在麻城自漢川至麻城吳師東退三百里蓋因懸師深入故且戰且卻引楚至近以爲全師返國之計耳孔穎達謂自東而漸西者誤詳見栢舉之戰論

楚王掃境與吳爭紀郢空存百雉城不固國都圖保聚倉皇燬竈卻吳兵三十八

子常濟漢擊吳蓋在漢陽府漢川縣戰于栢舉在黃州府麻城縣去郢都江陵尚遠是時昭王不宜哀隨人使宗社爲墟倘無包胥楚不國矣

城口邀歸用計精不行旋致師崩闔閭豈是狂愚者倘肯從前冒進兵三十九

城口乃漢東三隘道之總名即大隧直轅冥阨也在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東南與湖廣德安府應山縣接界乃吳師北來之路是時吳方與楚夾漢屯駐漢口在武昌漢陽之間深入楚內地司馬戍欲毀舟淮汭塞其歸路前後夾擊乃漢李左車塞井陘之計世謂子常不從其策以致敗余謂闔閭子胥稍于用兵必然有備卽從其策未必能勝

蔡居淮汝水中間逼近能爲楚國患淮北漢川幾千里全憑導透重闕四十

倘書左傳蔡封淮汝之間在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與信陽州義陽三關接界當日舍舟淮汭在今江南壽州中間經大隧直轅冥阨至漢陽府漢川縣陸路凡一千一百里若無蔡人爲之鄉道吳必不敢踰險深入杜預云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蓋蔡近淮汭吳師至蔡境蔡更道迎吳從陸路來徑越信陽三關之險乃吳所未嘗歷者以前用兵經于定四年書蔡侯以吳子杜云吳從蔡計謀故經書以者言能左右之也故讀春秋必深曉地里方知聖人經文皆是據實書

吳人伐楚取鄢陽路出嚴嶽道里長此事已當入郢後從前何路到南昌四十一

鄢陽縣爲今江西饒州府治在鄱陽湖之東湖亘饒州南康九江南昌四府南昌在湖之西定六年吳始伐楚取番番卽鄱陽春秋時鄱今一縣當爲今饒州南康畧盡彭蠡之境九江德化縣已當彭蠡之尾而定四年入郢傳云自豫章與楚夾漢又以前屢言豫章吳豈能越南昌之地乎知春秋之豫章非今日之南昌決矣

錢塘帶水分吳越語出唐賢殆未然笠澤戰爭鋒不解鴻溝只在五湖邊四十二

唐人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以東爲越地若然則今嘉湖杭三府吳安得越一出兵卽入太湖與吳爲夫椒笠澤之戰耶況越北境之槜李城在今嘉興縣南四十五里則此石門縣越敗吳于檇李檇李城在今嘉興府之石門縣越語之不足信明矣國語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五湖卽太湖詳見吳越分界論

夫椒敗越係包山猝猝湖光煙水間逐北直過苕霅
界會稽山接伍胥瀆 四十三
哀元年吳敗越于夫椒杜註吳縣太湖中椒山通
典包山一名夫椒山即西洞庭山也在蘇州府西
南八十五里越一敗即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
之蘇州去會稽五百里追奔直至此可見今日湖
杭二府春秋時係甌
脫爲兩國莫居之地
楚越交通計不踈掎吳結越在鄱餘若非左蠡親經
歷三國分疆總瞥如 四十四
昭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
勞王于豫章之汭歸王乘舟且帥師從王據此則
豫章爲水濱按地圖饒州府之鄱陽縣爲楚餘干
縣爲越豫章之汭即今鄱陽湖連亘二縣之境歸

王乘舟當在此吳楚越三國之分界也余親歷鄱
陽湖方深曉其地理蓋杭州以西爲吳地由杭州
而嚴州而徽州至饒州之鄱陽縣濱湖則閭閻十
百里魏文帝欲平北邙山令登臺便見孟津以幸
毘諫而止周宇文泰攻河橋據北邙爲陳魏公李
一年伐楚取番之路也衢州之龍游縣爲越姑蔑
密攻鄭于王世充自引精兵出偃師于縣亦濱湖則越大
據北邙以待之蓋自古爲洛陽形勝地
會計山頭苦聚兵風高獵獵越王城滅吳固守江淮
險七國爭雄比大鯨 四十五
太史公曰會稽者會計也禹會諸侯于江南計功
而崩因葬焉在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東南十二
里有無餘故城號越王城句踐所都又越滅吳而
不能正江淮以北今日揚州淮安之地盡棄與楚
所以五世至無
疆爲楚所并
河陽自古孟津區晉造河橋天際紆南北三城列節
度臨淮百戰固西都 四十八
河陽即古孟津在今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晉
泰始十年杜預以孟津渡險始建河橋自此河橋
始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作橋于河北側岸謂之
北中城東魏元象元年更築東城及中潭城所謂
河陽三城者是也唐設三城節度使使爲重鎮史思
明之叛李光弼棄洛陽守河陽賊卒不敢西渡關
輔得無恙北城在孟縣南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
中隔一河相去四十里中潭城即今河中之郭家

瀰宋政和以後廢今皆無故蹟

一丸泥固壯秦塘誰料崤函是晉封蚤定霸圖由虢略河山兩戒此當衝 四十九

文十三年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桃林即秦函谷關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故虢地晉獻公滅虢崤函爲晉有故得以制秦秦得崤函而六國之亡始兆自秦孝公始置關以前則但謂之桃林

武關一掌閉秦中襄郟江淮路不通少習虛聲能懾晉卻憐拱手送商公 五十

哀四年傳將通于少習以聽命杜註商縣武關也今在陝西商州東楚通上雒阨道今自河南之南陽湖廣之襄郟入長安者必道武關後人于秦以封衛鞅爲商於邑自河南鄧州內鄉縣至陝西商州凡六百里皆古商於地武關在其內自後秦屢出兵武關攻楚成建飯之勢矣

太行詰屈阪羊腸少水封尸事更狂不是危疑等風鴻當令單騎縛齊光 五十一

齊莊公伐晉取朝歌爲二隊人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羣玉之下封少水乃還按太行陘在懷慶府城北所謂羊腸阪也少水即沁水在絳縣過近晉都是時晉方懼欒盈爲內應故按兵不動徐俟其退而使趙勝帥偏師追之不然豈止如殺之獲三帥已乎

秦人滅鄀志南圖楚卻移都好避吳白起功成置南郡百年未竟舊遺模 五十二

僖二十五年秦人晉人伐鄀文五年秦人入鄀蓋欲圖南出武關然終不能有其地至定公六年楚避吳之侵北去徙都鄀謂之鄀頃襄王二十一年秦白起拔郢置南郡楚東北保陳城明年又遷壽春蓋白起所拔之郢即僖二十五年秦穆公所圖之鄀也至拔郢之歲統計凡三百五十六年

韓原戰勝賦河東不久歸還晉倘雄魏獻西河十五縣空教吳起泣成功 五十三

僖十五年秦晉戰韓獲晉侯秦始征晉河東河東即河外列城五晉人背約不與者僖十七年秦賀晉太子圉仍歸晉河東蓋今陝西同州府及華州之境左傳所謂虢略華陰也少梁北徼彭衙劉首始納陰晉入年納河西地十年魏秦惠王六年魏是河西盡入于秦吳起去西河而泣曰使畢我能秦必可亡西河可以王自僖十五年至戰圄秦惠王二十一年秦穆公所王十年統計凡三百十六年

大峴關山古穆陵齊南天險實堪憑戰爭不見春秋傳彊晉東來道不登 五十四

僖四年傳齊地南至於穆陵穆陵關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劉裕伐慕容超兵過大峴喜形于色卽此青州與魯莒杞三國接界

平陰廣里壘長城魯衛東胎孰敢爭晉水波高北風競空聞殺馬格追兵 五十五

襄十八年諸侯同圍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今山東泰安府平陰縣東北三十五里有古平陰城防門去平陰二里卽齊築長城之始又格馬山在濟南府長清縣東南六十里卽夙沙衛殺馬處

虎牢天下據中樞南北東西孰敢逾服鄭制荊成晉
悼韓侯從此啓雄圖 五十六

虎牢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二里初屬鄭後屬晉襄十年諸侯之師戍鄭虎牢卽此後三家分晉段規謂韓襄子曰必得石溜之地卽虎牢也後韓哀侯卒以此滅鄭

夾寨沿河梁晉爭契丹南渡亟親征澶淵自古襟喉
地林父居麇益弄兵 五十七

襄二十年盟于澶淵杜註衛地近戚田古澶淵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之西北往時大河經流于此梁晉爭時晉王存最于此築夾寨城時河流闊遠數百里苞絡故申國之地僖二十五年楚文王滅申以封子元居之兩城相距三十里故有南澶北澶之巨朱景德初在莊十八年至僖四年屈完對齊桓公卽云楚國方城以爲城蓋楚一得申地卽經營方城之彊也咸爲衛孫林父邑則申之係周利害豈淺鮮哉

在開州北七里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于是文于遂叛

馬陵狹道可藏兵此地春秋會盟萬弩深林夾道
楚扼長江最上流吳兵更擾東北陬防淮全恃州來
伏終教豎子遂成名 五十八

成七年同盟于馬陵杜註衛地在陽平元城縣東南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道卽孫臏伏弩射殺龐涓處考史記世家此時魏尚都安邑乃齊入魏境必由之道也

彭城南北往來衝吳晉通聯遏楚鋒猶有偪陽口中
鍾離天險號難降梁魏兵爭劒戟撞起自春秋吳楚
險一失藩籬到郢州 六十二

州來楚邑爲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阻淮爲固吳畏楚上流出兵多從淮右北道壽州是其要害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師大奔州來遂失自是入郢之禍兆矣雞父在今壽州西南六十里

世魏然百雉奠南邦 六十三

昭四年楚城鍾離州來居巢以備吳鍾離爲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控扼淮水南北朝時爲重鎮梁汝寧府治古縣瓠南北兵爭最要區此地春秋沈子
國平輿屬楚蔡先驅 六十

今河南汝寧府治有平輿故城在汝水南岸春秋時故沈子國定四年晉人使蔡滅沈後屬楚爲平輿邑晉杜預時猶仍平輿之名亦謂之懸瓠城南北朝用兵縣瓠爲必爭之地

楚陵中夏恃方城百萬雄師莫敢攖連亘直苞申國
地戍申不用怨周平 六十一

方城山名在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楚人因山爲固築連城東向以拒中國起葉縣至唐縣連接數百里苞絡故申國之地僖二十五年楚子入居于申杜註申在方城內故曰人是也楚文王滅申在莊十八年至僖四年屈完對齊桓公卽云楚國方城以爲城蓋楚一得申地卽經營方城之彊也咸爲衛孫林父邑則申之係周利害豈淺鮮哉

橫莫制實始于滅申也平王東遷申已被楚侵伐故平王戍之詩人興刺至入春秋滅也百年矣楚之覬覦申國非一日則申之係周利害豈淺鮮哉

天監五年魏將元英圍鍾離那緒謂鍾離天險必無克狀魏主不聽梁遣曹景宗韋敞督軍二十萬赴救魏人敗走

上庸蜀魏互相攻孟達申耽反覆踪白馬金城空歎息楚莊圖霸首侵庸六十四

庸國在湖廣郧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秦置上庸縣建安十四年先主遣劉封孟達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後孟達復以城降魏其城號白馬塞孟達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而更失之春秋文十六年楚使盧戮黎侯庸滅庸蓋莊王圖伯之始事也後庸遂

白水眞人氣鬱葱春陵帝里舊唐風晉陽本自伊耆子後漢爽成仇郢市空六十五

唐本堯後夏殷徙封晉陽周成王徙之于許郢之間而以其地封叔虞春秋唐惠侯是其後定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止之由此遂結仇明年爲楚入郢又明年爲楚所滅漢元帝時以蔡陽之白水鄉徙春陵戴侯仁爲春陵侯屬南陽郡蘇伯阿過之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即此今爲唐城鎮在湖廣安府隨州西北八十五里

楚雖三戶足亡秦項氏兵來三戶津夷考當年渡河處春秋晉地果誰眞六十六

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以界楚師于三戶史記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後項羽果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破章邯說者以爲亡秦之讖今考三戶津服虔曰漳水津名也在彰德府治臨漳縣西三十里春秋時爲晉地楚之三戶在今南陽府內鄉縣西南內鄉距臨漳驛道一千三百里地

名偶同不可以此混彼也

楚地蔓延多險阻六十萬衆始能平深山大澤多英物劉項還從楚地生六十七

秦王翦破楚用六十萬人後項羽宿遷人漢高帝沛縣人俱屬今徐州府當日係楚地

自四十六至六十七共二十二首論列國險要

官山府海致齊彊旋入陳家爲國殃興霸即成窮國計國之重寶愼收藏六十八

曲沃初由支子興驪姬奪嫡更堪懲從今無畜羣公子本削終教異姓乘六十九

宣二年傳初驪姬之亂晉詛無畜羣公子正義曰服虔以驪姬與獻公爲此詛非也乃文公懲驪姬之鴟而設此詛爾考文公諸子雍在秦衆在陳黑臀及襄公之孫談在周無在本國爲卿大夫者知是文公本意非踵驪姬舊法蓋矯枉過正自是權移六卿矣

公族旄車加趙氏宗蕩大柄世卿操揚干及懲無通顯盟會從來不執羔七十

晉成公即位宦卿之適子以爲公族使教公之子弟于是趙括爲公族大夫趙盾爲旄車之族晉之公族無通顯者見傳惟悼公之弟揚干悼公之子慭二人終春秋之世晉公子未嘗見經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周禮大宗伯卿執羔

七穆三桓張晉鄭晉無公子執朝權從教廢食還懲

壹莽謚于秋好作緣七十一

春秋時會盟征伐列國諸公子見于經者甚衆魯鄭則非公子不行惟晉絕無此春秋變局也齊則崔慶樂高遞執國柄亦稱公族迨自相吞滅而陳氏興矣

楚之立國最堪師委任宗支更不疑命將尤能嚴賞

罰喪師辱國莫逃誅七十二

楚之令尹執政僕用公子爲之不恭用異姓然每有敗績輒必誅不赦城濮之敗子玉鄢陵之敗誅子反陳之敗誅子辛惟柏舉之戰囊瓦以逃鄭免所以權不下移累世彊盛

世楷堂藏板

都西憂秦遏就淮川七十三

楚鄧都爲今荆州府治江陵縣定六年徙鄧子都爲襄陽府宜城縣戰國時白起拔鄧遷都陳爲今河南陳州府又遷壽春仍謂之鄧今江南壽州是由南而向北也

晉當典午曾南渡楚際春秋向北遷南畏吳侵徙鄧

季子能全讓國高終令傳位閻閻饕誅鋤骨肉摧殘

甚夫槩功成卒逋逃七十四

季札不立而立王僚係夷昧之子所以閻閻欲圖篡弒其後疎忌骨肉使徐執公子掩餘鍾吾執公子燭庸二公子皆奔楚夫槩有破楚大功卒奔楚爲堂谿氏所以一蹶不復振

仲尼沐浴討陳恒全魯加齊力尚勝決勝審知彼已

策伊川持論太無憑七十五

郭見嘉十四年獲麟之後孔子朕齊確有成算非以空言作一好題目告君者左氏載孔子之言甚明伊川謂勝齊爲孔子乃以人國爲僥倖也編恐未然

自六十八至七十五共八首論列國廢興大要

莒國初封舊介根葛盧朝魯事難論于今高密膠州地曾有夷人解歌言七十六

杜註介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今萊州府高密縣西有黔陬城膠州南七十里有介亭蓋高密與膠州連壤地又高密縣東南四十里有計斤城春秋謂之介根莒始封邑

長狄三人九畝身弟兄都歷百年春不知何地堪君

長絕種離奇恐未眞七十七

公羊傳弟云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劇一之晉不詳其立國何地杜預云鄆防風氏之後漆姓至

世楷堂藏板

崇晉疆蚤徹漢新豐七十八

驪戎國名杜註在京兆新豐縣東南安府臨潼縣按國語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史蘇曰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是爲女戎三代皆然魏冰叔曰後世滅國其所滅之國山川之主必積其怨鶩生殊尤入後宮爲患害用以傾覆宗祀如驪姬及隋宣華夫人是也揆此則晉地早已踰河而西矣

小戎陸渾本嬴煌重耳姬甥後嗣昌允姓姬宗支派

別史遷女弟說荒唐七十九

晉獻公娶二女于戎大戎子
生夷吾杜註大戎唐叔子孫
別在戎狄者小戎允姓之戎孔疏狐氏出自唐叔
生重耳狐偃其舅在今陝西延安府境小戎瓜州
之允姓戎為今敦煌後遷中國為陸渾在今河南
嵩縣瓜州在今陝西肅州衛西即詹桓伯所謂惠
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者蕞爾為惠公母家故挾以偕
來也二公子母姓各別史記晉世家謂夷吾母重
耳母女弟也
可發一笑

肥鼓俱遒晉剗除鮮虞尺土
號界在燕齊抵霸餘八十

鮮虞一名中山與肥鼓俱白狄別種春秋季年晉
竭力攻鮮虞終不能滅至戰國時僭號稱中山王
與趙魏並今直隸正定府
治西北四十里有鮮虞亭

自七十六至八十共五首論春秋四裔

山川阻奧隔舟車戎裔中華錯雜居晉楚并吞俱失
記周初列國萬千餘八十一

周時蠻夷戎狄錯處中夏大抵近山者為戎近水
者為夷戎漸莫之地為狄如淮夷徐戎赤狄白狄之
類先王弟設方伯連帥以統屬之未嘗必欲驅逐
崩除而後已也蠻夷以姓名自通于天子者雖大
皆曰子如今湖南兩廣蠻峒之地動輒數百里春
秋時北方亦多有之晉所滅留吁甲氏陸渾楚所
滅戎蠻子特以其來告而後書耳又凡諸侯滅國
不赴告則不書則知周初執玉帛者蓋萬國也

周當八百會同初推戡功高難剗除封建屏藩先懿
戚半仍舊地奉車書八十二

自八十一至八十三共三首論封建源流

蒼莽河從西北來黎陽白馬望中開流經鄭衛迤齊
北無棣溝通海曲隰八十四

禹貢導河積石至東過洛汭洛為河南府鞏縣
以上黃河俱東于山峽之間千年不易至子大伾
大伾山在今濬縣即古黎陽為河之北岸其南岸
為白馬即今之滑縣大河經流其中乃古河道自
東折向北處今則南徙三百里春秋在開封府城北十
里矣河道遷易自大伾始春秋時白馬為衛楚邱
稍西為延津縣即鄭之廩延又東北為開州即衛
之渚淵又東北為汲縣即衛之南河晉文公還自
南河濟侵曹伐衛處也又自東而北則為齊之無
棣無棣即九河入海處今山東無棣溝合商津河東入海商
津乃九河最東第九河也

周定五年河始徙春秋年數恰中央大伾右轉流從北卻繞山南迤邐長八十五

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是年係己未爲魯宣公之七年自隱公元年至此恰一百二十一年矣禹河則繞濬縣之西而北流河徙後則繞濬縣之南經大伾山之足折而東流禹貢所謂北過洚水至于大陸此時已無之矣自是河流清濁之間二千年前首所謂黎陽白馬望中開也蓋此時已與禹迹微分同一大伾而一經其西一繞其南正對白馬南岸闢後河屢決而南河流更在濬縣之南三百里爲閼封府城北十里而至于大伾之迹亦不可復問爲今日之河道矣前首所云乃春秋宣公七年以後之河道也宣公六年河未徙以前河離滑縣開州尚遠詳見河圖說

王莽旱時清濟絕餘流今作小清河發源趵突溫泉

水迤邐青齊入海波八十六

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濼卽今之小清河其源卽趵突泉在濟南府治歷城縣西南濟水伏流重發處也流經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七縣以入于海蜿蜒六百餘里故道就湮而水橫決爲諸邑患民多曲防盜決本朝康熙某年張鵬摶山東斥鹵遷之古河身爲田者疏請濬復建石閘以備旱潦濬洩遂爲永利此濼水之見于今石者也詳見徐東海塘圖集趵突泉冬溫故又謂之溫泉北注則謂之濼

大江無恙截南區衆澤分流勢轉紆彭蠡九江和震澤宛如傳舍列通衢八十七

江河俱橫截中夏乃河屢易而江如故者固緣河性湍急亦由河處北方爲百川之委無諸澤爲之分水龍王廟三分北流七分南流以濟運

水南北分流濟運河九十

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大野一名鉅野在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東五里濟水之所經也屢經河患自漢以來衝決塡淤凡四五度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處及河南徙遂涸爲平陸今爲鉅野及嘉祥二縣地王氏撫曰南旺湖在汶上縣西南榮迴百五十餘里濟河貫乎其中有東湖西湖東湖濱北接馬踏伍莊坡以及安山諸湖南接蜀山馬場坡以及昭陽諸湖卽古之大野澤也今有分水龍王廟三分北流七分南流以濟運

鉅野澤承河濟委河遷濟絕涸成阿猶餘南旺湖中

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大野一名鉅野在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東五里濟水之所經也屢經河患自漢以來衝決塡淤凡四五度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處及河南徙遂涸爲平陸今爲鉅野及嘉祥二縣地王氏撫曰南旺湖在汶上縣西南榮迴百五十餘里濟河貫乎其中有東湖西湖東湖濱北接馬踏伍莊坡以及安山諸湖南接蜀山馬場坡以及昭陽諸湖卽古之大野澤也今有分水龍王

海口微高潴太湖鄱陽北阻大江籽自餘十藪皆乾涸雲夢圖田今已無 九十一

夏氏允彝曰震澤入海之地亢若仰盂水反流而越內內溢而外噬故激蕩靡寧朱子謂彭蠡在大江之南地形北高而南下其北流入江處反爲江水所過因卻而自潴故二澤至今不改其餘鉅野雲夢皆涸爲縣圖田孟諸亦幾成平陸矣詳見春秋時藪澤論

元建燕都行海運雲帆轉稻自唐先那知吳霸爭齊日已辦舟師入海船 九十二

哀十年吳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此爲海道之始詳見春秋時海道論

連屬江淮沂濟波積成今日轉漕河夫差爭長黃池昭代叢書

歲卻已功成半又過 九十三

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又哀十三年會于黃池杜註在封邱縣南近濟水國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案邗溝今曰漕河亦曰官河起于揚州府城東南二里歷卻伯高郵寶應諸湖北至黃浦接淮安界其合淮處曰末口在淮安府北五里自江達淮南北共長三百餘里又十三年既溝通江淮遂帥舟師自江入淮自淮入泗復穿魯宋之境連屬水道有不通者鑿而通之以達于封邱之濟即杜氏所云近濟水也蓋吳人溝通之路由今考城過杞縣北境歷蘭陽而至于封邱今曰漕河由淮而北連合沂泗汶洸及山東諸泉以濟運都做其遺法漕河沿革攷曰漕河之北段即元人之會通河其南段春秋吳于所開之邗溝也北段萌芽于元南段兆始于吳至明而大備總爲我朝萬世之利

南海春秋尚未知屈完之對屬詩辭濱東齊地連吳越三國時勤海道師 九十四

哀十年吳徐承帥舟師自海道入齊十三年吳爲黃池之會越范蠡舌庸帥師沿海入沂淮以絕吳路俱用海師以三國俱邊東海故也春秋時中國尚無問廣故未知有南海屈完之對及鄭伯行成楚子云俘諸江南以實海濱皆虛言耳

自八十四至九十四共十一首論川瀆改易及今日漕運海道來由

亞父封條漢廣川晉初疆域太相懸鳴條近在今安邑通雅諸書竟失傳 九十五

桓二年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仇杜註但云晉地通雅云河間府景州有古條漢周亞父封條侯即晉條地近皇輿表祖之案穆侯當周厲宣之時晉地安得至此今山西解州安邑縣北三十里有鳴條岡括地志云岡北與夏縣接界即舜所葬孟子曰舜卒于鳴條尚書大傳湯伐桀戰于鳴條即此以此爲晉條邑庶幾近之

今日中牟鄭圃田佛肹畔處迹經湮征南不解知何地漫說湯陰亦未然 九十六

今河南開封府之中牟縣在大河之南係鄭地至漢初始置中牟縣春秋時未有中牟之名也春秋晉之中牟杜註第云當在河北不詳何地據各處傳文及國語約當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鄗鄔之間今曰第當傳疑辭以近日閻百詩之精于地里亦云無可考而史記張守節正義以湯陰縣有牟

楚邑丹陽係秭歸女嬃遺蹟是耶非朱方別有丹陽郡班志傳訛失據依 九十七

楚封丹陽在今湖廣歸州東南七里熊繹故封也亦曰秭歸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因名秭歸離騷所謂女嬃之嬋媛也班固地理志謂楚始封在丹陽郡丹陽縣大謬丹陽郡今爲江南鎮江府丹徒縣東晉時爲重鎮丹陽尹常以皇子爲之

鄢邑原來兩楚邱開皇並道本春秋班書謬列從成

武滑縣漫同巳氏州 九十八

穀梁于兩楚邱皆言鄢邑而不明其處至隋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邱縣一在漢巳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邱爲名巳氏春秋時爲戎州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里一在漢白馬縣卽齊桓公所城遷鄢文公于此則以滑縣混同曹縣大謬丹陽郡今爲江南鎮江府丹徒縣東晉時爲重鎮丹陽尹常以皇子爲之

宗邦並列兩平陽新泰高平各一方稽古兩援盟越事東南不辨魯封疆 九十九

魯有兩平陽一爲東平陽是魯本有之邑宣八年城平陽是也杜註泰山有平陽縣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有東平陽城晉羊祜爲平陽人奏立新泰縣今仍之一爲南平陽向本邾邑魯取之哀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令魯還邾公與之盟于平陽是也杜註云西平陽西字當作南孔疏高平南有平陽縣今克州府鄆縣西三十里有南平陽城後屬齊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卽此景范氏于兩平陽下俱引左傳盟越后庸事高江村地名攷則一存一遂以宣八年之平陽下註云案哀二十七年公及越后庸盟于平陽卽此兩地混而爲一矣景范江邨俱精于地里而不免于此此千慮之一失也

豫章廬皖及饒州六見經文迹可求漢代郡名非昔地南昌尚隔楚江修 一百

春秋時豫章地極廣今江南廬州府之壽州安慶府池州及江西之饒州南康二府盡鄱陽湖之境吳楚越三國接界處當日吳楚交兵豫章凡六見于左傳南昌在鄱陽湖之西吳兵未當至南昌也柏舉之戰舍舟從陸涉淮泝自豫章與楚交漢豫章卽指淮泝今日壽州地耳世多以江西

之南昌爲豫章乃漢分九江置豫章郡治耳按之春秋當日之地形殊不合也

鄭重滅許在容城葉地西偏敢撼荆漢縣華容卽都側楚雖新敗豈能爭 一百一

定四年楚遷許于容城六年春鄭游速帥師滅許杜註因楚敗也此許當爲葉縣之許昭九年傳遷方城外于許杜云許遷于葉因卽謂之許是也鄭至是凡再滅許矣其舊縣西蓋葉在容城當卽在葉縣西蓋在許州已爲鄭所奪因楚之敗乘機取之應勿以爲華容城在今荆州府之監利縣華容案都此時昭王新復國鄭師豈能至此

祝其城在潁榆西魯圍南疆更遠齊盟會須當接界

迤稱爲夾谷屬無稽 一百二

祝其漢縣屬東海郡地在今江南海州贛榆縣西五十里當魯之極南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杜註夾谷卽祝其後漢志東海郡祝其縣卽古夾谷以道里計之祝其縣僻處海隅去齊魯之都數百里非會盟之轍所宜至且齊强魯弱齊豈能越國而會于其地魯亦無爲挈齊而會于其國之極南三十也高氏地名考以山東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谷山一名祝其彙纂又以爲齊魯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而以泰安府萊蕪縣之夾谷峪爲萊兵劫魯侯處近日山東通志以新設青州府之博山縣有地名顏神鎮爲當日之夾谷爲萊蕪淄川三縣適中處庶幾近之

今青州府曹縣東北五十里又襄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邱杜註齊地在今東昌府東南五十里跨茌平縣界兩國分注甚明景范氏方輿紀要以襄十七年衛所取之重邱卽註東昌府謂爲曹北竟之邊邑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邱卽此混而一之殊誤

自九十五至一百三共九首論從前地理差謬

處

近關脫屣等浮雲廢置由來總不聞馮道老奸猶儈衛卷懷高蹈事宜分 一百四

襄十四年衛孫林父將出獻公告遽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襄二十六年甯喜將弒其君剽而納獻公復告伯玉伯玉曰弗得聞君之出故聞其入復從近

調出此左氏之謬也夫伯玉食君之祿而首尾十二年之間此廢而彼入彼入而此廢若無與已事者此長樂老人之歷事五代豈伯玉大賢而出此而子朱子乃引爲卷而懷之之証恐未可訓詳見遽伯玉論

一百四一首論左氏差謬

徙父占辭說涉河侯車東敗是秦戈征南詮解殊疎謬地里推尋矛盾多 一百五

僖十五年韓之戰卜徒父筮之曰吉涉河三字要連讀是卜徒父口中語猶襄二十八年傳子之曰克見血左氏每有此文法若說秦之地當在河以東于陝西韓城縣解不去矣侯車是秦之游兵如今之探騎侯同侯古人二字通用係秦車非晉車若說晉車敗是秦已得勝穆公安

用詰徒父杜解殊謬詳見杜註正謬

焉用喪歸屬晉侯繆公本意不成仇若從杜解支離甚伉儷情深輟閒謀 一百六

秦伯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兩歸字俱屬晉侯說下文有必歸晉侯可証文義本易解杜註云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穆姬在內如何云喪歸且穆公竟成儷內之人眞所謂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智而免諸國矣

戲情事相懸有萬千 一百七

僖二十三年傳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案沃盥是執巾櫛之事既而知是懷

廉係姪婦欲揮令遠去故懷嬴怒曰何以卑我辱服而囚只是當日畏秦威耳杜註揮湔也正義解之曰懷嬴奉匜爲公子澆手揮之使既而以溼手揮之使水湔污其衣如此則此時已屬調戲情事正是相反

鳩茲江水屬蕪湖吳地烏程天一隅南北懸殊千里外追奔曷用過吳都一百八

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子衡山鳩茲爲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杜註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今爲浙江湖州府附郭是時吳都尚在無錫東南三百里何用追奔至此乎疎舛甚矣

生而賜族本劉炫穎達譏彈已在先仲氏季孫從後更無一語爲持平一百十一

孔氏正義序內謂劉炫意在矜伐性好非毀其攻劉氏規杜如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子箕及襄二十一年傳邾庶其以漆閭邱奔公姑姊妻之二條伸杜抑劉可謂析入牛毛蕭絲但其他社有未安而劉規之爲得者必曲諱杜氏甚覺無謂且杜最精地里而孔子地里特疎凡涉地里處多置

不解如柏舉之戰謂吳兵自東而追至西者尤誤

自一百五至一百十一共七首論杜註孔疏胡傳之失

虢滅西歸絕好音申亡南服啓雄心春秋普楚平分勢兩國存亡痛鉅深一百十二

晉滅虢得陝州靈寶桃林之地鎬京消息中斷楚滅申有宛謝南陽營方城逼近洛邑自是春秋爲晉楚之世矣

此一首總論春秋全局

往日讀經兒戲同聽人傳說任西東而今紙上看形

補遺

越棄江淮就故封史遷耳食未宜從武城烽火曾相接隔遠如何有戰攻

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上泗上盡今揚州及徐泗等地考吳越春秋竹書紀年越絕書俱云越徙都琅琊起觀臺以望東海琅琊爲今山東沂州府其所屬日照縣向係海曲疑所謂觀臺即于此也傳哀二十二年越使后庸來言邾魯之界哀公又嘗如越武城嘗有越寇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若吳越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公又言邾魯之界哀公嘗如越武城嘗有越寇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若吳越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公又之往來公之如越越之寇武城中間俱隔一楚地則知史記之說非也

楚疆不越洞庭湖此外殊方天一隅吳起相荊新闢地春秋原不隸輿圖

長沙府以南俱爲百蠻地楚莊王時羣蠻從楚子滅庸自後蠻服楚鄢陵之戰蠻從楚擊晉然皆不隸版圖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漸由湖南以開兩廣矣春秋時並非楚地也

沙鹿于今隸大名經爲天下志山崩祇緣卜偃言亡國適會韓原與禍并

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僖十五年十一月壬戌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後儒遂謂沙鹿是晉地胡傳云春秋書沙鹿崩于前書獲晉侯于後事應具存此不考杜註陽平元城縣東北有沙鹿土山在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其西有沙鹿城去晉疆絕遠未至于東方也沙鹿即五鹿杜註衛地僖二十三年傳晉公子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史記年表是年爲僖公十六年即秦晉戰韓之明年也公子由狄過衛山于五鹿乞食于野人杜註陽平元城縣亦有五鹿近志今大名府有五鹿城即沙鹿城也由晉而狄甚遠道極遼遠沙鹿非晉地明甚因左氏好言災異附著晉卜偃之言而不知此日之晉尚未有沙鹿之屬之晉公伐衛取五鹿沙鹿屬晉末幾又屬衛至哀四年公以梁嬰齊衛救趙鞏于卽鄴劃五鹿又屬晉梁嬰齊當春秋之季晉地直跨至山東界沙鹿始屬晉有不得據其後以梁夫前也公羊云爲天下紀異此爲得之

江漢初逢大別山楚吳角鬬此中間康成錯解安豐縣顧氏仍譌未肯刪

禹貢漢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春秋定四年吳楚相舉之戰自小別至于大別山在今漢陽府城東北百步武昌府之西漢水觸山而南人江處卽今之漢口也康成註禹貢謂在今安豐史記索隱及班固前漢志亦云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西南而方輿紀要亦從之皆誤也安豐之大別山是一山與禹貢大別非近漢之名在安豐之西南八十里夫漢口絕遠孔氏頴達曰吳既與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

孫中梓愛琴校字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７０
作者＝
页数＝７９５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